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E72/04

一四·經部·易類

周易宗義十二卷〔明〕程汝繼輯……………一

周易疏義四卷〔明〕程汝繼撰……………五二九

易經增註十卷易攷一卷〔明〕張鏡心撰……………六五五

原缺

時易受易讀本義稍、親解義之
指歸竊謂天道人事存亡吉凶規矩
準繩方圓平直左之右之惟逢之
源時不畸義、不畸時故曰六位時成
夫義則時之別解也從之集之得孔
孟之真為紫陽見其合曰象也者像

周易宗義 序

也理之似莫如義與陰與陽與先
天後天皆是物也蓋王瞿揚何者流
斤守其師說即躋之六通四闕往
古來今猶將固壘一隅望洋一面為
弗為之矣說者猶謂程傳主數朱義
主理夫原本法象根極性命闡玄繹
幽惟謂理數可岐傳義可兩也小子時
嘗謂程先生曰孟子善用易者義也
先生沈潛易義蓋一生之精力殫焉
編摩大觀抽矣獨睹是書之成名曰宗
義夫其得義得時得象矣蓋孔子
思夏殷之禮曰杞不足徵也有宗存焉

序

二

夫祀宗之於周心懺矣孔子神聖豈不能一人了證夏殷改謂世遠之湮世不之奇智之士每援引上古托為一家之言其傳奇智言其以是則孔子之所大慮也易自江左玄虛蓋已降而班於老矣今學士侯易輒曰吾心有義皇則點成象也不我為釋氏窟穴耶又不則竄入百家之術數矣先生曰紫陽之義則義皇之祀宗也吾宗義以傳之庶三氏之百家之者其無所托耶噫世有神明點成者知其必以先生之義為激也已

周易宗義序

程師向令禹抗為嘉惠諸生也則出易義一編示之吳得從諸生後受讀也則見其奧衍淵密若不從一豕一文區經上索者間嘗請諸先生先生復為出一編則自咸以下三十四卦大都折衷羣儒合之一貫網收柳比抄析絲擘若圓宗規方宗矩蔑有與者時先生擢西都司寇尚書即業已戒行莫能竟今幸夏比來謁則茲宗義梓人已告竣矣先生復悉出原稿示吳鉛硃錯讎甲乙互筆且曰吾稿且三易矣子可無為我言之吳敬謝不敏退而深惟之夫易之作以為道也畫不足而有象不足而有文不

且而有文言有十翼、不足而有古註
疏古註疏不足而有程傳有奉義傳奉義
不足而有百家、出而易愈析六愈蔽先
生不得已而有宗義先生、若曰宗不在易
也易者吾心變化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不
測之謂神生、之謂易、也道也神也何也
曰心也心原經而顯義其悟性不在經也如

序

二

火麗木而有形其然性不在木也心有貫乎
萬止於一者謂之宗昧其宗則辭且不足
以盡言也而何況於象得其宗則糟粕煨
燼無形妙義即註疏百家曷有盡出焉故
其取之博也以為約也寓之閑也以為精也
探之奧也以為顯也要以見易於心隨枝疏
却解而未始出吾宗非先生寧有法乎吾

夫子之贊易也乾表自強坤著厚德於龍
德則揚謹信於直方則標敬義夫豈戒指
於伏羲稟說於文王受詁於周公哉獨得
其宗故也不然將天行何以法乾地勢何以
法坤其說龍德以為靈惟不可窺倪、物
而直方者、第為虛揣之形容而脩詣無
功證入無路則易也者不幾為蒙首區尾

序

三

之迷誤乎而世之學者方且根瑣局躋曾不
能於文字外深索厥旨而第曰易者經耳
夫經之所陳者皆後天也在吾心則先天也
倘伏羲之後更有伏羲文王之後更有文王
周公之後更有周公孔子之後更有孔子
當不僅止是也吁此宗義之所以作也管
公明之不言易似矣而遺其理習其數傳

所載大抵如識緯家言以書後之一中而已嗟夫易也者聖人以為趨吉避凶之書而管子以為莫能趨莫能避之書也與夫不究其理而徒數之習未有不流於曲術者也若夫居安樂玩易以知陰簡以知阻潛不敢見惕不敢躍飛不敢亢即未探策問兆而惠迪考祥之原已定命於一心矣豈僥倖於射覆而以冥之決哉

序

四

故漢人明經主通大義若董子之於春秋匡生之於詩類能於全經中揔其條貫耦變應節迴環宛轉而不窮彼未得其宗者而猶若是而况如先生之於易者乎先生之合高杭也為比之初六今在司寇也為噬嗑之九四夫盈岳以孚之黃矢以貞之善用易者豈必不言易也書曰江浮朝宗於海而記曰先生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夫原以為本往莫可窮也委以為宗來莫可測也吞天浴日不見其盈歸虛尾闕不見其涸有本者如是之宗爾朱子探本以合宗先生立宗以會本之義宗義其為見易於心一也易道庶其復明矣乎昔文中子之擬經也咸嘆其備而我明王伯安氏獨謂其良工心苦有能知

序

五

文中之苦心者乎則謂先生之三易即夫子之三絕可也敬以復諸先生先生殆不得辭予言矣

萬曆己酉季夏高杭門生姚星吳百損首書於金陵鷄鳴山之麓

題程敬承先生周易宗義叙

吾邑程敬承先生幼有慧識

長而端凝落筆驚人弱則就

試甚為有司所器聲名大噪數

奇不售淹庠序者廿餘年歲

序

一

占高壽負笈從遊之士連郡跨

邑不下數十百人皆以經義素

學家世治易故以易著嘗言易

教精澂而為俗學割裂上者

玄虛下者煩碎不有統一愈

晦聖真以故頻年掩關覆策

凝思務窺未画而取證於百家

同異其要則以紫陽為宗至旁

叔曲引黑白燦然闢荆榛而歸

大道諸生著蔡奉之拱壁護

序

二

之發而為文人、洞極旨趣無支

無詭望之知為程門弟子多有

樹幟文場巍然青紫者而先生

六遂捷兩闈握綬親民斗城游

刃手多新構前矣散棄不收稍

遷南比部在公多暇偶檢故篋
得之慨然有遺簪墮履之歎重
理篇帙復加參訂茲推教席所
董爰作多士司南題名宗義醒
之覺路友人王于蕃私請命剖

齊

三

剔予方承乏苗臺竊得寓目曰
記曩時挾徑問難世往時移已
是三十來年今煥然還舊觀又
憶與先生同事浙藩極隕邑令
涼躡冥諧其間炎燠升沉日更

萬變而先生無幾激見顏面今
以成果熟夷猶白雲先生愛之
怡然屈伸進退無之不可先生
之於易深矣詎止掇拾言詮取
辦括帖云尔哉予初亦習易而

齊

四

年少鹵莽未涉其藩已復冒
薦此後蹉跎六舉幸苦一第
風塵豔豔傲帚視之驚得先
生繕稿展卷茫然邈爾河漢
於與先生質疑送難互暢宗

奧如曩者一往破的不足任已
故乘先生之請聊為粗述游歷
及所勤梓人之意令覽者得考
其世若云易在畫先善易不
言則予与先生皆贅也不乃

考

五

有先生心易在

己酉七月之望爻弟汪懷德

夢得父書



刻周易宗義凡例

一是集立說並以文公先生本義為宗尊

時制也間有異同亦其傳信傳疑可備參考者耳

一是集所采多出晉魏註疏宋儒傳錄及

國朝大全近來名公解說因原文也間有私附亦據所見
聞以折衷就正耳

一卦爻取象止把正體推求何等簡易其互體原係漢
儒增出雖不甚悠謬而未必無穿鑿瑣碎之病間存

一二以同志者共商之

凡例

周易宗義

黃虞稷曰汝繼字志初婺源人萬曆辛丑進士官泰州府知府朱竹
垞經義考錄之有朱之善序此本未見可補書



周易宗義卷一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經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洪覺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繫彖周公係爻而後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嘆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乎此者耳故別之以著代也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若夫係辭則夏商之時固已有為之者矣觀古傳所載可知也

胡雙湖曰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為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之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變為艮巽變為兌首咸恒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圖備見於

文王序卦首尾中三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

乾三三乾上坤下坤三三坤上

陸庸成曰乾六爻皆為龍坤合卦乃為馬故乾爻曰六龍坤馬曰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于龍馬以其為天數地數即乾之龍坤之馬也出於河天一生水而地二成之也蘇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于人者馬也故乾坤象焉

乾元亨利貞

潘雪松述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

周易宗義 卷之一

而施人事元亨利貞乾所繫之辭也以贊乾之無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貫李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斂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 陸庸成曰元亨利貞作四德照文言可知然元為之貫惟乾四德備焉純粹精矣諸卦即兼此四字者餘加一字即不渾全故與其四字備而未純不若偏而獨舉亦有偏舉而雜見亦有全無而純疵故分有者得四卦焉大有

之元亨大壯之利貞鼎之元亨兌之亨利貞是也全有而雜舉者得五卦焉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全無者得七卦焉觀剝晉姤革艮歸妹是也其偏舉而雜見者皆然唐疑菴曰乾者健也大極動而生陽其性本動兩卦相承純陽用事有周流循環運無停機之象其健至矣故曰乾何以言健也以元亨利貞言也元者生機也生機之暢達為亨生機之充足為利生機之正而且固為貞蓋陽主發生六畫純陽則生機饒裕生生不已人得之為人物得之為物既以之自生亦以之生生其為亨利貞悉取足于此矣故自元而貞固乾之一始終貞下起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

元則始而終終而始蓋未有紀極矣此乾德之所為健也胡雲峯曰本義云一奇也陽之數也從象上說乾健也陽之性也從理上說大通而至正此天理之本然大通而必在正固此人事之當然也

蔡虛齋曰天地間凡柔者皆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能有為况乾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為大通也凡物之剛者必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程敬承曰元亨利貞是聖人事合下便是元亨合下便是利貞非謂元亨了又必利於貞也夫不貞何以得元亨乎

初九潛龍勿用

按乾體純剛象龍初始伏於地下象潛孔疏初九潛龍此自然之象易以時為大時在潛便當勿用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此言潛者晦養以俟時也二見五飛皆初之潛者耳

程敬承曰易卦首乾易又首乾初而劈頭稱一潛字何也氣先專翕心初微隱潛字中疑蓄許多變化端倪聖賢大學問大事功俱自潛出耳即如龍見惕躍飛神靈不測非以潛耶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非兀然一無所用也無用之用之所以為妙也紫溪曰潛便勿用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

不潛便輕於用矣陸庸成曰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始故曰君子五天道之始故曰天示則也龍以不見為神其能見能惕能躍能飛皆在于潛故勿者我勿之也毋微露其可用而使人物色也勿之精神其孰能窺之唐疑菴曰陽性躁急於有為故以勿用戒之亦以蓄其生機而厚發之也

胡雲峯曰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潘雪松述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註稱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陽氣發動見於地上尤莫如田故以為象體陽宅中德施周普天下利見此大德之人莫不蒙其利益焉 纂言曰陽為大陰為小凡三畫中為人位九居二象大人利見即有相與行其德之意非徒觀見之而已大抵龍德大人自是上下同利者五二利見同 陸庸成曰遯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故在田也大人惟九五五之利見臣民共焉此獨於二當之者與五應故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潘雪松述曰象旨鄭玄以六畫言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也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居下卦之終有終日而夕之象惕謂悚惕鄭玄曰懼也

蘇子瞻曰九三上下之際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惕若雖厲而无咎也王註謂九三為動心忍性之學而能補過者是也

程敬承曰終日乾乾非第空自憂懼而已言每恒終竟此日合上乾下乾而健以行之無息不體此乾故曰乾乾乾自不已體乾者自不息如下文所謂反復道是也 建用二乾字即如繫辭連用二存字

陸庸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險莫如三四之地故僅曰无咎然人事之得莫大於无咎而吉次之故乾六爻不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中雜一吉字亦不得也有吉便有凶對矣吉以敬善非純乾可用也故人道備於三四止曰无咎噫可以无大過其聖人乎 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

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個地淵則空虚无實之處通乎上一躍即飛在天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四或躍乃應初在淵而起其進也易所謂一躍便上至於天也

潘雪松述曰已離下體故謂之躍以陽居陰故謂之淵九四陽氣漸進乾道變革之時龍之潛者至是躍上矣時躍而躍自然之象或躍在淵不敢必躍而遽離於淵也淵龍所安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易安身而後動也

慎如是故无咎无咎還重進邊

蘇子瞻曰下之上上之下其為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均也至九四獨躍而不惕何哉曰九四既進而不可復反者也退則入於禍故教之躍其所以異於五者猶有疑而已三與四皆禍福雜故有以處之然後無咎 纂言曰見龍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周易宗義 卷之一

潘雪松述曰六畫之卦五為天三畫之卦五為人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蘇子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王註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敬仲曰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

潘雪松述曰窮高曰亢陽在上乾體既備上位既終故曰亢龍劉濂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

之理故曰有悔重剛而亢時之所宜也乾道常不息故必有悔龍神物也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亢而有悔龍德之與時偕極而不失其正也

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其妙在悔識時通變之術從有悔得也陸庸成曰悔猶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 總論胡雲峰曰勿用禁之之辭利見幸之之辭无咎謂如此而後无咎勉之之辭有悔憂之之辭觀乾一卦大槩可見矣 李氏曰乾陽物也消息盈虛有時

周易宗義 卷之一

龍陽類也潛見躍飛亦有時聖人龍德也升降進退亦有時爻序可知矣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潘雪松述曰劉瓛曰總六爻純九之意故曰用九也王註九天之德也體乾聖人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焉見群龍無首者六虛之用用其虛也敬仲曰用九之道雖見於各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物斯用之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為已為私好剛好進安得而不為首 洪覺山曰易道以中為至用九用六用中也九即為中非九極而

變乃中也一中純然無始無終故曰无首 陸庸成曰
 乾陽性能變故亢復為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無終也
 乾之四德迭用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
 隨之不見其首得無首之說矣至此曰吉其為占者開
 鼓舞之門乎 唐凝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
 至无首方吉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楊止菴曰乾為純
 陽為吉乃六爻不言吉至此統而言之者何也初勿用
 吉莫先於知幾也二五利見吉莫大於見大人也三四
 重剛无咎善其補過亦可趨吉也上九亢極有悔悔極
 能知變亦吉也乾陽主動此六爻皆吉詞爻不言故於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九

此總結處統言之也又曰剛貴變動皆變動故皆得吉
 惟乾剛太陽變動

游廣平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
 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
 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永貞利
 項氏曰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
 利言利在行此事也

象曰大哉乾元 全

程敬承曰凡天下之有始者未能為始也乾惟无首故
 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時也語六

位為時成語六龍為時乘時終時始是為無終無始此
 乾道之變化也各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物盡還
 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故曰首出即從无首中出也聖
 人體元首出庶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我而萬國咸寧
 矣程傳曰元大也在天為始物在君為首物之德也大
 明終始一句是此章大關鍵御天首物非大明者能之
 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

潘雪松述曰象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乾者純陽天之
 象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故曰大哉乾元元氣之始也陽
 氣初動太和氤氳萬物悉資之以兆始也一始萬始而
 生而成天之發育皆總於乾元故曰乃統天天者萬物
 之總名物何始始於天天何統統於元 姚承菴曰天
 生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不息是盡天之造
 化皆此元之統括也故曰乃統天乃字承資始來見其
 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為始故下有終始之說

程敬承曰元者萬物所資以始也原自無始亦復無終
 春而冬冬而又春總是一個發生之氣貫通其間故曰
 統天惟資始乃為統天惟統天乃見乾元之大也 陸
 庸成曰元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
 萬物所資以始乃見元也天道之下濟其可見莫如兩

然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

蔡虛齋曰形對氣言資始時還是氣到這裏方有形却

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

胡一川曰品物流形是言資始之元氣流通於形質之

中不可死殺講在物上去恐說在坤的了大抵乾主氣

上說坤主形上說流如水之流由此而後至彼也

潘雪松述曰陽大陰小陽明陰暗大明者乾之體終始

者乾之運大明終始一伏一見一躍一飛皆乾道之自

然也故六爻之位隨時渾成而六龍載焉六位皆龍而

乾德乘之升降無常惟時所用以控御天體所以運動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變化不息也章氏曰大明終始貫資始流形變化各正

而言見乾德之無端矣曰時成曰時乘惟其時也

程敬承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元之始起於貞元本

不為首也由終而始又由始而終變化不息故曰乾道

變化六龍之變化也此由元亨說到利貞而貞則還元

是終又復為始矣所謂終萬物始萬物此終始之說也

大明終始非心通變化者孰能之

王汝仲曰良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之明德大明

終始明乎此而已洪覺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

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者上下進退之時其

幾在我耳 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

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 唐凝菴曰總之

六爻也或謂之位或謂之龍何也析其六爻時有各當

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總其六爻時當變易不得纖

毫膠滯故謂之龍蓋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龍者萬變

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執其不一者以應時

彼位本因時而定我亦因時而乘則統天者在我天地

之猶有憾者我得以先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

蔡虛齋曰此條時字最重蓋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

乾之四德終而復始一時焉而已六位時成則見得卦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之六位始於初而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至於時乘六

龍以御天則其潛見惕躍飛亢應受而不窮者亦時焉

而已此一節之大旨也 于孔安曰乾道變化只從元

亨說到利貞處各正保合二句不可平大凡萬物之生

必具此理而後有以成其形至於成形質而物之生理

全矣保合大和從各正上來 潘雪松曰六龍六氣之

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曰乾道變化陽變而陰復

化而陽一進一反舒斂以時各正保合是乾之德能各

正物之性命以保合此太和一元資始之氣凝聚於形

質之中而返一无迹也是乾之利貞也性生之理命生

之氣太和則元氣之生生者貞以含元而又開萬物之始天地生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 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足故物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復相合也山物乃見乾之利貞吳因之曰化即利貞二字 唐凝菴曰總之生機既謂之元復謂之和何也元氣即和氣自其資始故謂之元和氣即元氣自其欣合則謂之和總之為物而或以萬言或以品言又或以庶言何也萬明其數之多品見其類之異庶言其生之同各有攸當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按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亦非兩時事如五穀至堅實時生意毫無滲漏是性命得其為性命也此無滲漏處便覺韜藏秘密一團太和元氣飽飽滿滿在裏面了故曰保合 洪覺山曰太和者性命之懿也各正性命以保合凝聚其懿為資始之端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於元而始于元者也流形變化之交役坤戰乾勞坎之際非剛健無息者不能故復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夫子之意深矣 程敬承曰聖人既從元亨說到利貞又從利貞說歸元上去而曰首出首即乾元所謂也聖人體元以統天

之道治天下其間乘龍妙用只此元初生意直貫到底故總歸之乎始物而曰首首萬物者終萬物者也所謂乾道之變化乃乾元之變化也萬化歸元故萬國寧也 游讓溪曰寒暑相易收生相禪乾道之變化也而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太和聖人首出庶物其道由是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非能為物作則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是以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

楊氏曰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木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元息謂之道融而元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四

命莫之尊而尊其和者曰性孰為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象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統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貞其變也新故為無常其化也消息為無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其自來謂無物耶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謂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謂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易為變易為化是不可勝窮也試觀雲行乎化而黃黓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交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 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洪覺山曰強健也陽也上下皆陽故不息君子體之所以法天行也天行者自天行也克伐怨欲不行則非自

天矣故不與其仁是故乾元資始自天也自強也三月不違仁是也

程敬承曰天之德正於行處見得人之德亦於行處見得君子行此四德始而終終而始乃所謂自強不息也此心有一息不行即非天行天行為行則天亦自我御矣要以自體即健體自強乃真強非純乾君子孰能之章氏曰只自強不息便是乾便統天御天潘雪松曰自強者體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吳一源曰生生不息者天之德行行不息者天之象惟生生不息乃所謂元也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法其行行不息者乃所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五

全其生生不息之德也楊止菴曰不息則天有息則人天人之分係於一息幾微如此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洪覺山曰龍陽物也初九下也在下勿用所以養陽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澤物在德而曰德施普在田故普也胡雲峰曰提出一德字即君德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程敬承曰上下皆乾乾乾之象道即乾道也乾道不可一息不行終日乾乾反復行此道耳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荀爽曰陽主於進或躍在淵則無必進之心故曰進无咎汪咸池曰加一進字斷其疑也

洪覺山曰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修身見於世此聖人中正全體之學如三之乾乾四之或躍則若有未全者然龍德無不善故乾乾或躍所以求全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敬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所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六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洪覺山曰亢盈也知悔故不久也

程敬承曰亢亦時之不能違者處亢之道在不盈耳盈虛迭用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約說曰經言無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九者言也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呂氏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為首也老子竊窺無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跡雖不為首心實為首也觀此可知易老公私之辨

蘇紫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故歲以春為首日以朔為首而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為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無端聖人之自強不息不過如此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為主元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七

者本來生生大德萬善之所始也嘉即善之通生機發越物物休暢也利即善之宜生理充足物物各得也貞即善之成生機完固物物歸根也故體仁者德完其所大生嘉會者禮合其所自始乾始之利在我故可以利物資始之脉於此收藏即於此培植故足以幹事總之自元而貞復自貞而元一元生生不已君子之行四德亦生生不已只一體元盡之矣

潘雪松述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不可得也 項氏曰在事之初為善善之聚

盛為嘉眾得其宜為義義所成立為事此一理而四名也

潘雪松述曰四德皆善總只是生生之心元為善之長非元无所資始无所根蒂

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

程敬承曰亨句不必添出禮字只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齊集湊合於此故曰會此就性體无文上體認不可泛涉外面動容周旋等語

程敬承曰利者因物宜物而不過物即能諧物者也故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八

利乃義之和以見私利非義悖義非和也經釋曰惟義與利有介然之辨故即義之和明利焉 吳一源曰人知天地網緼之氣太和而不知其所以為網緼者物各付物截然有定本嚴肅也人知天地嚴肅之氣為義而不知其所以為嚴肅者各因其分而遂其所宜本太和也是故人得天德之利以為義義也者所以利天下所以和天下而非所以拂天下也

按貞者靜而正也王伯厚曰貞者元之本貞下起元是後來生生化化之根抵根抵在心貞固牢立可依以為事之幹易述曰貞居隆冬木冬惟幹葉盡剝以歸根也

朱晦翁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也

程敬承曰天大德曰生此生脉即仁體也君子體仁渾身都是生機一體萬體一生萬生故足以長人

又曰嘉之會性體之本然也君子於嘉之會處毫無增

減適符其本然性體此便是合禮禮不在嘉而在嘉之

會君子得其所會則何所不嘉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經

釋曰禮者仁之體三千三百非實有體無於禮者之禮

也合禮者合此者也 洪覺山曰利已則私則害義利

物則公各正性命則和義和義所以爲義耳汝吉曰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九

已制物戾也裁物適已厲也得和義之意矣 按上言

義之和加之會而此言和義加會者以人事而體天德

也

潘雪松述曰君子之貞自其天性靜正不忒寧極而固

故足以幹事王伯厚曰周公曰冬日之閉藏也不固則

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夫貞所以

成終而成始者也

程敬承曰上言貞者事之幹此節加一固字何也蓋凡

事之幹依理以立只要植得固耳乾之貞本自固君子

貞固猶云固守此貞也天下事千枝萬葉不離一貞貞

固而根深矣故足以幹事謂事以有幹而成也

易述曰君子能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道非人

不載元君子之健何能行君子之行吳因之曰不是健

了然後行四德行四德就是健洪覺山曰乾健也天行

也知天行之行則君子之行其至矣 陸庸成曰分爲

四德統爲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

子之行總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箇健以行仁是

元爲善長而更有一善爲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

乾元其旨深乎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二十一

不成乎名遜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潘雪松述曰初爲龍德起爲世用宜也位適居下與時

而潛道可以易世不求治世无必用之心也隱可以成

名不求成名无潔身之志也鄭玄曰當隱之時以從世

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遜者藏其身而迹不露也至

於遜世終其身一无所施而无悶晦其迹并晦其心雖

不見是其遜世而亦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若行若

違初無容心蓋根深寧極自信者固曰確乎其不可拔

汝吉曰詎無樂行適也憂則違之歸於潛蟄以存身言

潛而憂違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德而人者之
成心盡亡也。確乎其不可拔即乾體剛健堅固之義。
洪覺山曰：龍德而隱，无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故不易
乎世亦不成乎名。逃世不見是而無悶，樂行憂違幾于
無聲臭矣。聖賢之學只到此處為難，惟其有逃世无悶
之心，故能樂行憂違同乎時而不與于物，故不可拔不
可拔者其志也。乾健之志也。潛龍未出而以用舍言者，
出處之始重之也。唐疑菴曰：一陽初萌，在人為性真
乍見，正君子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處。深之愈深固而又
固，研幾藏密以通極于命，非特榮名利祿，即一切垂世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立教一切濟世安民，可喜可願之事，皆無足以動乎其
中而拔之者。此其所以為龍德。此其所以稱潛龍也。
蘇紫溪曰：凡人之學問，不深而潛者，自炫聰明，自任見
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
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走作，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
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无名心
無世味則忘進退矣。无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
亦可以違，可違則違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
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游氏曰：不易乎
世者，用舍在我，故逃世無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

故不見是而無悶，此最妙。貢受軒曰：人在世間都被
世界轉移去，不易乎世，這是出風塵的漢子，然纔是特
立，便要成名，既不易乎世，又不成乎名，纔潛得不凡，所
以逃世無悶，得此已是沒世界的心腸，渾乎道心之微
矣。登之曰：君子依乎中庸，逃世不見知而不悔，潛龍
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逃世不悔不稱潛。
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以龍德而隱，
故隱有關世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謂其無心於必
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逃世，逃名則不可無悶之心。
即可樂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確乎其不可拔。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二十二

於兩則字內見得朱子曰：此非專為退避不改其操也。
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嘗觀龍之潛也，時出時沒而神靈
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違而變化不可知，故曰龍
德而隱。蔡虛齋曰：初九何常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
非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盧中菴曰：憂字不必深
看，正進齋所謂少有拂逆，我心不快之意。如孔子因問
陳而遂行，孟子於崇見王而有去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敬承曰看來此節還歸重德字據本文曰龍德曰君德曰德博而化信謹存誠不伐皆語德也其曰正中不過以此別于潛龍耳時說重時誤矣又謂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而下為正中則益誤矣閑邪存誠非待有邪后閑也庸信庸謹奇袤已黜而入於誠顧誠有信之謹之而不能盡者必閑之益密存之益純乃可還乾始之元而歸性命之正動變而化所自來矣故閑者閑於无可閑而存者存於不待存此至誠无息境界所稱龍德而為大人之利見也游讓溪曰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大人之學誠諸身而已矣不伐而化誠身之積也 洪覺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

山曰九二龍德正中言行信謹大段无甚着力惟只是閑邪則誠自存矣信謹者誠也閑邪主一也法乾之主一所以誠也君德大人之德也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大功大業不出乎庸言庸行之間則君子之學可知矣蘇紫溪曰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之所以為易知也又曰避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不伐字要說得細只是胸中無一毫自足之心若說誇張之類則淺矣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無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

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言行之信謹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按日乾夕惕豈是空空着慮任大責重處之最難惟是進德脩業可以免咎而德何以進忠信其所以也業何以脩脩詞立誠其所以也此只論其大要耳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內用脩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內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

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几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其終日乾乾夕猶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有夫何驕進修方勤而人不怠夫何憂總約之存誠之一念立誠之一事而以處上下之間無難矣雖危何咎 蘇紫溪曰九三一爻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德脩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聖賢視天下國家便當作吾身實事舍此亦無業之可見矣德非外來是吾心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假學問外飾而中漓陰非而

陽是豈惟死得且併其固有者而失之矣又有一種虛
談的人聽其言論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
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辨耶忠信是一片真
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設即心是
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脩辭非在詞語上用功也不言
而躬行既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
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
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
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
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為知至也以口耳為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者未至燕而言燕未至越而言越非真知也知終終之
必終之而後為知終也以見解為知者知農而不終業
知工而不終事非真知也與幾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
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
易述曰乾之為德惟於惕字見之知至知終惕若之真
體也
程敬承曰因時而惕時字當味位居下之上正當惕而
檢點時也因時而惕故可及時而進 經釋曰三日乾
夕惕何謂也曰達天終事也達天之學始非潛不入中
非庸莫依終非乾惕不行

朱子曰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與播谷相似須
是實下種子方會日見發生是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
即誠也誠存諸心只懸空在裏面若不真實去做恐汨
沒動搖立不住下必從忠信心說出便從說出的做去
做到那極真極實處這道理始有着落安泊恁地堅將
起來而誠立矣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
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脩業朱子曰脩業居業
兩者只是一意業如屋宇未脩則脩之既脩則居之脩
業便是要居他

程敬承曰誠者成也立誠便做得成做得成便是可據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六

之業不成不可為居也以忠信奠其基址而無以浮華
搖之則業完而居安矣故曰所以居業 洪覺山曰業
亦德也而獨以修詞言者人之病大率在言也立誠則
行在中矣
姚承菴曰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
个忠信知終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做到底此方是修
詞立其誠 德而曰進必造到極致之地而后可故知
至猶虛也在因其所至而實有以至之夫至極處即真
幾微眇處幾非親履其域者不可與也與幾正見其能
至耳業而曰居必止得歸宿之所而后可故知終猶虛

也。在因其所終而實有以終之。夫此止歸處即義理安頓處。義非畢了其事者不可與存也。存義正見其能終耳。

吳因之曰：可與幾絕，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吾胸中之所得幾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豈有不進乎？

或問終之何以存義程敬承曰：語云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終之是完備得十分事便收拾得十分理。无纖毫遺落故曰存義存有時出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二十七

不窮終身取足之意。因業用居字故義用存字。吳因之曰：不是至之終之外另有可與幾可與存義德進業脩亦不是直待可與幾可與存義處纔見得只至之終之便完了。忠信全在知之裏面用然不是懸空忠信便會至之都有修辭立誠脩詞立誠全在終之裏面用也。少不得靠忠信作主故曰不可截然開看。潘雪松述曰：至何所至終何所終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无終萬物无終聖學焉得有終此言知終蓋自聖人一贯之的言也。通於一萬事畢知至亦知終矣。然知至至之才可竭也知終終之才不可竭也。至於從心不踰矩而

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必也明終始之大人乎有開必先之謂幾。聖人不動念而動幾。唯變所適之謂義。聖人不存幾而存義。可與幾則所存者神，可與存義則所過者化。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然無甚深希有之行惟約之庸言庸行忠信脩辭而曰至曰終皆不外也。示人易知易從之旨躍如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按九四在下之上故有或躍之象在上卦之下故又為在淵之象。進則躍退則淵上下進退未有定擬故曰或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二十七

也。或上或下何其跡之无常而非為邪以干進也。或進或退何其心之无恒而非離群以獨往也。其平日之進脩德業原不為一身全是為天下此則欲及時而進耳。經釋曰：君子德業達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時其靡常徐起而赴之欲不先不后幾及之而已矣。唐凝菴曰：夫四在他卦已為大臣此猶進退未定何也。全乾皆君也。乾之事業必待于五四猶未成其為君也。故有无常无恒之象。无常无恒須說得有分曉不果於上而又不安于下是為上下无常不果於進而又不安于退是為進退无恒。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者是機會一日

也先不得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便屬躁厲後一日便屬固滯及者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但此處重在後一邊纔是欲進欲上本旨 胡仲虎曰三四皆以進德脩業言者重剛不中皆危疑之時聖賢處此惟有進德脩業而已况二爻在上下進退之間乾道變化之際于進退而識其幾於變化而見其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九

潘雪松曰此廣陳利見之義蓋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已詳於九二閑邪存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也物無不從其類者聲氣無形相應相求以同孚也水火无情流濕就燥以性從也龍變化而雲從虎有威而風從神理之感通也皆出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以發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覩之者親之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地之間故相感應各從其類若此矣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作物覩無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故統乎萬類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朱子曰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個龍虎若是真個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唐疑菴曰謂之本則知其資始之本來固然聖人安能有加亦還其本來而已蓋至于各從其類則物之无不若其生遂其性而性命之各正矣乾元以是而資之聖人以是而保合之御天之事舉大人之利見以此 洪覺山曰夫子于九五止曰上治曰位乎天德聖人作而萬物覩而不見有為之迹何也相應相求親上親下皞皞然以氣類感召各從所欲以治而功業文章无可名焉是龍德之盛治之至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九

吳臨川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鷄鳴而衆鷄應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精而取水于月磁石鉄之母而可引鉄同氣相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張初子曰此三无字乃上九自无之也蓋既謂之貴自是有位者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佞故曰无位耳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滿不能巽志以體下民故曰无民耳既謂之賢人在下位則自是為我輔者但志滿不能虛已以用賢雖有位若无輔耳皆亢意也 易述曰九五貴之位上九在五之上故貴而无位何安曰既不

處九五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則民不隸屬矣自四而下以陽居陽皆在下位之賢人聲應氣求雲龍風虎皆從九五與上无與故曰无輔其亢如此升極當降故有悔 應邦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焉得有悔爻詞但曰有悔孔子申之曰動而有悔也蓋言上九非决有悔緣妄動則則悔耳聖人處此便无悔只是不動 登之曰龍有亢乎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若慮亢之有悔而先處於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為耳豈曰龍德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十一

易述又曰亢龍與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居易俟命甚无樂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而難反是以悔悔亦聖人之情乎曰聖人未嘗遠於人情也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按前云陽在下也以氣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蘇紫溪曰陽氣在下則斂而不散人心當下則晦而不炫孔子

所云慮以下人正是潛心工夫

龍既見而在田豈為時所棄以二方出潛尚非正位故本義曰未為時用

行事謂進德脩業之事程敬承曰事而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

此爻本是進意姑試其可是自試其可為者耳非不為也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乎吾心非他人所能與故自試也

居上治下歸重居上者方切飛龍在天語意洪覺山曰龍德在上而天下化之以德而不以刑政故上治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十一

亢龍處位之窮窮極而災至矣傳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舊說窮謂亢災謂有悔覺非何也悔自凶而趨吉者也程敬承曰聖人必不以悔為災也

按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健不息故謂之乾元用九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為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初而潛在三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蔡虛齋曰元包四德故舉乾元足以盡君道

程敬承曰元者天生物之心也仁德也乾以元君萬物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人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 按一百九十二爻皆九而乾九獨言天下治者傳所謂用九之道聖人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楊止菴曰九五爻故言上治用九總六爻故言天下治天下上下六爻之象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注

潘雪松曰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而合之人

陽氣潛藏看一氣字還在世運上說張切子曰孔子什潛曰隱曰下曰藏隨事制義无不可也

程敬承曰德施普矣天下被其化德博之化也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紀聞曰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也 九三乾乾行一事一隨其時時不息而進脩亦不息也紀聞曰无時不謹者君子守貞之常而因時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也

傳曰龍之在淵革潛而為躍九四上進革卑而為尊乃者疑而未定審其可革革之善者也

洪覺山曰離下而上故云革古人重革故或之所以處革也張雨若曰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 蘇紫溪曰進德脩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者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者也

潘雪松述曰龍潛龍見龍躍皆非其本位惟在天乃還其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 蔡虛齋曰乃字似亦有意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無德而據尊位者也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李隆山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為不知變 紀聞曰初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注

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也

登之曰用九以九為用也用即德性用事之用純陽之卦用皆天則无一毫之陰滓也冠以乾元謂以統天之德而用純陽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一者元之體九者元之用體與用合而成變化肖象於龍六爻之位則九之所乘也見者如所謂于此可見之見非聖人見之也謂之則者有限制而不踰意以龍之變化豈其膠於一定不知至无定之中有一定不可易之天則在焉如當潛而潛當見而見云云皆則也不膠於一定而不失一

定之則君子所以爲時中也。九亢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于元。元之所爲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以見乾道變化之則。蘇子瞻謂天以无首爲則是也。

按此數條重天之氣運上立說，陽氣潛藏是天道晦冥，閉塞之秋，天下文明是世運雍熙太和之候，終日乾乾者，時當進修，故朝乾夕惕，不敢懈也。或躍在淵者，時當改革，故觀變相幾，不敢輕也。飛龍在天者，乘時撫運，乃天命之歸於有德，亢龍有悔者，與時偕極，乃天命之厭乎滿盈，乃知天道未嘗過亢，君道不可過剛，故又曰乾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元用九，乃見天之則。橫止菴曰：六爻之象皆時也。六爻之時，天時也。總之各當其則而已。故曰：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程敬承曰：此章大意是申明乾元之大，與首章大哉乾元相應。其曰大矣哉，又曰大哉贊之不一而足，總之一大字，槩之矣。惟大故聖人用其道，可以平天下。試味首章云：首物咸寧，謂泰平非元初生意之流通耶。天道也。治道也。統歸元始一脉者也。彼以四德運于天，具於易

體於聖分作三項謬矣。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了，故第三節承而贊之，只看開場獨說一箇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

按乾具元亨利貞四德，而資始惟一。元乾元，乾始也。惟无始有始，斯亨。自阻遏不住，始而亨者也。觀一而字可見。亨物者，元亨之這一點生意，直貫到底，到那利貞時，物物各有個性，情此皆是元始之氣綿延不息。以至於此，故三節竟以乾始作主。一直說下而贊其大。程傳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包在美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六

利一句內了甚渾融。紀聞曰：止言利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云皆言所利者，纔言利便有利有不利矣。陳四明曰：美利猶云好利，利天下猶云宜天下之物也。二利字即利貞之利得其宜也。當始亨時，少不得也是乾之性情，然却是性情發越處，未見其真，惟至利貞乃歸其本根，還其命脉，乃見其真性。真情本義云：性情之實，實字最要。看性情二字，要分曉，生意完足於此是性，而後來生生不息之機已胚胎於此，便是情。情即是性中所含之情，即各正保合二句

意 洪覺山曰性生理也情生意也生意始發于元而成性于貞言利貞者言乾德之性情如是非言乾之利也言利則有物而小矣故夫子不言若謂貞不有其功為不言所利則利貞之文已言之矣

程敬承曰前言乾元乾始總是一箇乾大哉乾乎即承上文大矣哉說來言乾之大豈一名目形容得盡故着剛健中正等字

洪覺山曰胡云峯曰剛柔以質言健順以性言朱子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健疑于不中不正故曰中正中正容有所未盡者故曰純粹精也純以言乎其全粹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

言乎全體中之微妙精者至也熟也渾合而無迹也情者義也六爻之所各得者也四德即六爻之德六爻即四德之用亢龍不言德何以爲純粹精也在一爻則謂之亢在全卦則謂之純雲行雨施聖人之德與天同矣○孫質菴曰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機運動而爲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許多妙處出來剛是就他體段說如春夏便生長秋冬便收藏一毫過他不住何剛也健是兼他發用說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年年運行不息何健也中是元亨利貞之運行適均而不偏勝如春夏秋冬各三箇即是也正是元亨利貞之立位分

明而不相混如春只管生物夏只管長物是也易述曰純是純一不雜如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無一毫陰柔之氣雜乎其間焉粹是粹美無惡如元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之美更無一毫邪惡之氣雜乎其間焉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

程敬承曰語乾元之大而總歸一精字精故不容名言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

惟聖人以乾卦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無餘矣何者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惟此六龍足以闡乾之精惟時乘此六龍足以御天之道時之變化即精之妙用妙用惟我萬化歸元即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不必拘拘以元亨利貞分屬自始至終只是起初一點德意流注默令人遂生若性而元氣太和盎然於宇宙間豈不是蕩平景象 又曰情是乾之情微言之則精顯言之則情也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貫萬變矣一卦足以周萬用矣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通之乎天下也以乾之情通之乎天下之情則天下平矣

夫何以云雲行雨施也行之施之時之乘也六龍之妙用四德之幹旋也此便是生意之流通此便是美利之各足利貞性情不即在始亨範圍中耶故乘龍御天而天下平惟體元者能之此章提起乾元作主即就乾始而贊其大大故足以盡天道也亦足以盡君道御天即統天者之為也信乎乾元之為大也

矣一源曰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乎元元也者統六龍之道而貫乎亨利貞者也孔子雖分爲四德而元爲善之長則亨利貞皆其支派也元以長人則合禮和義幹事皆長人之一德也是故元統天者也萬物資始此元也品物流形此元也終始一元之終始也變化一元之變化也達于元而無餘矣苟泥于乃利貞之言而不察其首尾互相發明之意遂以流形爲亨各正性命爲利貞以乘六龍爲聖人之元則雲行雨施非變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九

化取物既流形非正性命取乾元但能始物而亨利貞非元取六龍無利貞之德取物資始于元則性命太和在其中矣流形則各正保合在其中矣元統天則亨利貞在其中矣乘六龍則四德在其中矣夫四德六龍非二道也四德即六龍之德六龍即四德之象自四德言之則四德中各有六龍自六龍言之則六龍中各有四德此元之賦于天爲命此元之受于物爲性此元之渾融不相持害爲太和各正者萬物各具一元也保合者萬物統會一元也故列貞即元之性情而以美利利天下乾始之大也聖人作易其示人體元之功乎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朱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朱子曰德者得之於心行出來方見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敬仲曰二謹信三進脩四及時易爻至五爲成德之地初在下故言未成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時

當潛而所行未著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敬承曰此言君德與龍德正中節何所分別蓋前節曰信曰謹曰誠在心體上言其所謂誠即仁也然聖人雖是性天德亦豈能廢學問不事故此又從學聚問辨說到寬居仁行裏面來此精一宗旨博約全功也始之學問皆爲求仁設至仁行而其心純焉即誠也是學之成也仁是心無私欲行只是此理流行無間仁行即天行也楊廷秀曰仁行謂心之全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十

無一息間斷

潘雪松述曰君德即九二乾體學問寬仁以進德也夫德患其不聚爲已有耳不學則不聚學者著察於庸言庸行之間日覺與我湊泊也所謂聚也學必問者防臆見也問以盡人人合而聽之則天故曰問以辨之夫不大其心不能體天下之物惟寬則容容乃公惟寬則虛虛乃受是居德之地也然必無私之盡庸信庸謹渾然本體爲一而後德成也故曰仁以行之歸於體仁長人之德焉此之謂君德而文明之見德施之博在其中矣洪覺山曰學者覺也泉翁所謂心覺則聚不覺則

散是也寬居廣大之體也仁行不息之用也仁行者仁之行也元始而亨之義大人之學也 朱子曰學聚問辨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王伯厚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周用齋曰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有自強不息之意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有收斂慎密之意坤道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周易宗義 卷之一 聖

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 按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敬仲曰他人之重剛不中必有凶此則雖危疑而无咎者乾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也特就所居之位見為不中耳 九三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此正言其居上之天下之上當事任而為心地也先言重剛者其惕厲自重剛中

來也能惕厲故可以勝上下之任而无咎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蓋三為人位猶在下體四則離下而上矣時方在道不可退步進亦不可輕也時亦不可失也 唐凝菴曰四介於上下進退之間所以為疑因不敢以有常有恒之見自決於上下進退之間所以疑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潘雪松述曰大人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月序合四時吉凶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為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為天道故曰後天總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天不違天之從之也奉天時天與之應也唐凝菴曰我得其所以統天都則天故不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間也 或問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朱子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吳因之曰先天二句總是一作文言只要狀他橫行直撞與天為一故分個先後形容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別五

周易宗義 卷之一 聖

來也能惕厲故可以勝上下之任而无咎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蓋三為人位猶在下體四則離下而上矣時方在道不可退步進亦不可輕也時亦不可失也 唐凝菴曰四介於上下進退之間所以為疑因不敢以有常有恒之見自決於上下進退之間所以疑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潘雪松述曰大人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月序合四時吉凶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為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為天道故曰後天總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天不違天之從之也奉天時天與之應也唐凝菴曰我得其所以統天都則天故不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間也 或問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朱子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吳因之曰先天二句總是一作文言只要狀他橫行直撞與天為一故分個先後形容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別五

常制禮作樂網罟舟車天地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之事然畢定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前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之所原有則曰後天其實一也天弗違者道理不能違大人奉天時者大人不能違道理一是默契一是奉行見大人渾身是天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程子云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大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先天後天二之則不是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有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三

道其鬼不神大人握先天之柄故莫之能違也一楊止菴曰舊以先天爲意之所爲然纔有意便是後天邵子之言精矣其旨以思慮未起朕兆莫窺之際曰先天以幾微旣動形迹旣着之際曰後天 洪覺山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知幾如神知其在我合其吉凶之謂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張幼子曰潛之爲言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于潛也亢之爲言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制于亢也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亢致悔往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爲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了故只見這一邊更不見那一邊縱必敗之形已兆徑當面挫過不見若此等人僅可旁觀不可當局聖人胸中无物原不曾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窺避退凶失之心故那邊如燭照數計語云身在薩中不見薩此語最有味知進退存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不失其正不是在進退存亡上處得來聖人自是大綱罟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闢日月四時之禪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四

代陵谷之變遷鬼神之屈伸人物之代謝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流行變化於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此事從天下看聖人處神妙遂以爲神化莫測在聖人直如飢渴飲食家常茶飯不足異也因之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只是一時字進退存亡便不是聖人亦有能知之者只爲把利害兩字做了主張憑他會算計只是利害以內之意念亦有會處置的也只是利害以內處法夫胸中着了利害兩字先已爲利害所掩越笑得

明白越成障蔽越處得曲折越增溪壑聖人毫不落常情利害只在天理上起念天理未有終亢者所以能燭照數計隨時員轉而善處於進退存亡之際也 胡雲峯曰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蓋四德以貞為智上九而能貞則必不至於窮此夫子所致意也 蘇紫溪曰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虛而況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無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無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五

不失天道之正而已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貞元之妙如環無端矣 楊止菴曰蒙引曰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亢亦聖人乎曰唯聖人是也善至人亦有亢時特以時雖亢而知之善處乎亢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乃所謂乘龍之亢也

坤三三坤上

坤減乾之半此他本來資稟才力分量之不同雖均是聖人却有天道人道之別坤之資稟雖稍不如乾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

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槩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上便會趨時如赴也決不挫過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間也只有這兩樣異人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為純陰陰之純則順之至順之至者順乎陽也所以乾元亨坤亦元亨蔡虛齋曰乾元亨無所不元亨也坤元亨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又曰先後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言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六

從陽則不失也

牝馬之貞順中有健也紀聞曰物之牝者皆能從陽求其從一不變莫牝馬若也故稱牝馬之貞章氏曰陰畫中虛受乾取象牝馬配牡有資生不窮之義焉 唐疑菴曰乾為馬坤為牛稱牝馬者從乾而稱之也從乾而稱之以見坤之不自為主也蘇子瞻曰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順之至即健也 胡雲峯曰乾言利貞貞則無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

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主利利順也謂先乾而行則失而迷后乎乾則得而主於順也君子有攸往以下是開示其例以明牝馬之貞意陽先陰後陽倡陰和理之常也朱子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余四明日西南東北不必拘但是陰之才力行不去的處便是東北行得去處便是西南安貞安於牝馬之貞也此句總上文而言吳因之曰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七

陸庸成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為統坤重貞以貞為安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由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乾元始物而無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貞成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為貞故曰以大終曰无成而代有終坤非乾敵明矣陸庸成又曰後蹇解二卦俱利西南者蹇則陽入坤體而居五解

則陽入坤體而居四也又蹇獨云不利東北者艮在下也又解蹇二卦獨五曰朋來四曰朋至亦得朋之義程敬承曰吾合觀乾坤而知天下事不可先物也天德戒於為首謂宜柔順者得之而先則迷後則得坤詞復然可見先之一字舉世所忌不獨陽剛已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敬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句下面德合无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八

疆即從順處合也德惟順故厚厚故能載守此順德而不變曰貞攸行行此順也先迷失此順也惟後則順惟往西南而不往東北則順順者一於從陽之謂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坤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此一章之大槩也洪覺山曰夫坤以順承天何以為至哉元也健順一理資始資生一幾也无疆廣不息也坤德合天之大而自无疆所謂至也游廣平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含弘坤體也光大乾事也馬乾象也坤言牝馬言其與乾同類故能行地无疆无疆光大咸亨矣而乃曰柔順利貞皆所謂順承天也乾曰

大明坤曰攸行行即行地之行行所知也坤不先于乾行不先于知故曰迷非真迷也乾知之事非坤道之常耳坤始于西南而盡于東北乾始于東北而盡于西南順坤而往故曰得朋乃與類行不先于陽故曰喪朋乃終有慶安貞安于貞也君子應地之道如此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為正胡雙湖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后天卦位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北之時美里之囚乎味安貞吉之辭又王之心蓋于此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九

合為用。蓋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坤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並行以成化育。而無界限。故曰德合無疆。而何以言厚也。彼其資生時。所承天以付於物者。無減乾元之初。其渾淪磅礴。至厚也。下面含弘光大四字。正形容厚德之妙。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亨者通者。通於外。未有不充。諸內者也。故含弘先焉。咸亨咸字。亦自大字來。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唐凝菴曰。先言順而后言厚。非有二也。厚即順所積也。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楊止菴曰。

既云順承天。又云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所以明坤之配乾。相須為用。所謂天地合體者也。

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蔡虛齋曰。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坤元只是乾元後一截。當其氣形交接處。流形與資生。大不同流者。是發生源。源不竭之意。一箇亨嘉之會。都是流形時事也。資生特其肇端一處。陸庸成曰。天地生物。正一氣流行。方施為乾。施及于物。即屬坤。非乾既資始了。坤方去資生也。始之之氣機。在乾而行於坤。故并資生亦即承其始氣而發育萬物。此造化合一之功用也。陸庸成曰。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其靜也。翕為易見也。即元亨時。亦主於藏。故元猶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必曰含萬物。蓋其厚德之所藏。非發越所能盡也。若乾則主施為君。但曰雲行雨施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廿

林次崖曰。牝馬地類順也。行地無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德之順健云耳。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於有終利貞也。此節專重柔順利貞一句。牝馬地類。乃借彼明此之詞。君子攸行。只安常守分。盡吾才力之所能為。而堅貞安。

固終不出於柔順之外其所行一如坤之順德也

經釋曰先迷失道道自不迷迷自失道後順得常道自

有常順斯得常故知常曰明 唐凝菴曰乾統天故

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

後不可先也又曰天言御若天不能為主而君子為之

主本于乾之統天也地言應若地自為地而君子自法

之而為君子本于坤之承天也君子攸行以下只發明

君子順柔從陽之義始應得坤道利牝馬之貞 質卿

曰先迷後得先之迷失柔順貞利之道也後之得得柔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

得明西北喪朋一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

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之間耶凡此皆安於牝馬

之貞而吉所以應地無疆也地以其順而合天之無疆

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無疆歸於天道之無疆而已矣

朱子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

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也言終有慶則慶不在今矣

陸庸成曰后天卦位起震而終於艮故曰乃終終則必

反也 項氏曰得喪二字孔子恐後學誤認其意將有

以得為吉以喪為凶故釋之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

地之交乎天臣之位於君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之慶也程子曰

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當喪其類全汝白曰喪朋猶太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故吉此說與朱義不合然却有理故並存之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故曰行此以形言故曰勢

程敬承曰地之厚德惟含弘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

意滿腔靡不翕聚靡不包納其載物無疆與地何異

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無喪

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諸理

齋曰騶虞虎兕並育芝蘭荆棘並生封山濬川者不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

為德慝山堙谷者不以為怨地之厚德也不屑屑於賢

愚貴賤之間不鰓鰓於取舍異同之辨即罰之刑之以

堅冰也

至於命師征伐皆所以誨之君子之厚德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潘雪松曰坤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坤始何以象履

霜陰主殺也陰氣始結為霜盛則水凍為冰故其象履

霜即知堅冰之至其端甚微其勢必盛其初不可不慎

也聖人謹初每類此履即初象履霜象初六堅冰象上

思重始字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狎
順意古今只為一馴字壞了許大宇宙爻曰堅冰至慮
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胡雲峯曰至危之之辭
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 王
伯淳曰乾初九復也而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
姤也而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又曰履霜戒於未然
月幾望戒於將然至於幾則危矣

方獻夫曰此爻不持在此卦為陰長之初在六十四卦
亦為陰長之初故聖人致謹焉蘇子瞻曰始於微而終
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為物弱而易
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
无不利地道光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圭

唐凝菴曰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正則自然直也乾體
圓坤則效之以方中則自然方也德合无疆則與乾並
其大矣敬仲曰坤之至與乾之大非有異不習无不利
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此坤體合乾之妙洪覺
山曰是三者者乾之禮故不待作為自无不利但乾之
大則大而无方耳 蘇子瞻曰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
於所習者矣故曰不習无不利 蘇紫溪曰不習非不

假於學也曰敬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
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无
思為而无為是之謂聖學王註動而直方任其自然之
性也所謂靜則體而動則用者也人心嘗失之於動惟
動而直以方此六二為坤道之純歟一說二之德靜而
能動順而能健此所以為直方也如一於靜則頽然耳
退然耳其何直方之有

程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為地道無不
利利字即孟子以利為本利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
方无矯揉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无不利夫无不
利者坤之所以合乾而君子之所以應地也地道光大
六二純乎坤道則大而光矣光者思為不擾性體獨呈
之謂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西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
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三有陽德為章以陰居之有收斂之意故
為含章是其可貞之道也以其位陽而居下卦之上故
云或從王事三五同功而非正應稱或陰體臣分故從
而不造不敢居其成功以居下卦之終故代終也徐氏
曰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成謂專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不

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註云有事則從不敢爲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爲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按无成有終爻象俱重无成上有終特帶言之耳曰有終正見其不爲始也是即安於後得主利之貞者歟 蘇紫溪曰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未免於偏主下或至于凌人渾厚樸實之意已斷喪而無餘天下國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爲貞乎惟有其章而含之無智名無勇功恂恂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無他技臣道之正也無成有終畢竟是含章君倡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十五

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 胡雲峰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九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時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

游讓溪曰以時發者言内含章美非欲囊括自晦但待時而動不敢爲先耳夫人臣而爭功能者暗於道者也此無成有終之爲光大也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呂東萊曰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爲預先多

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以時發

程敬承曰彖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明總之重含意也 吳因之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未光大曾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着處雖強欲遏抑終止不住 項氏曰靜者六也動者三也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爲始而爲終雖含章而有終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可謂亦可如此非決辭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可貞爲當貞也爻辭於可貞之下用或字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十六

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含章猶秋冬之時從王事猶春夏之時人但見陽居大夏而成歲而不知藏蓄使有今日者皆地之智含之則爲知發之則爲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何以象括囊二中正有直方之德三位陽有含章之美四重坤之交履非其中以陰居陰純陰无陽當自括結其囊以求无咎无譽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括囊象四之括囊時勢所宜非過慎也孔疏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理齋曰慎不害者言其无失也不言其

有得也得則譽矣程敬承曰无譽非是惜之之意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亦曰不成乎名名者人之所就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陸庸成曰陽宜在上故乾以初為無用之地陰宜在下故坤以四為無用之地括囊非專在言語上以默為主一以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主靜之至也凡動便有利害故咎舉半焉逃乎咎者譽之媒遠于譽者咎之招此則出於利害之途其咎其譽兩无所涉括之時義大矣哉乾之潛坤之括不可思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七

議者與其乾坤之妙用所居無事而根抵是者與蘇子瞻曰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夫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譽之難也胡雲峯曰三含章四括囊皆取含蓄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經釋曰乾三四曰惕曰躍慎其動坤三四曰含曰括慎其靜以皆人位各因其體性致慎於防危兢兢焉唐凝菴曰

於下卦之初已有堅冰之慮况復交一坤則陰勢愈盛故不得不懼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楊止菴曰黃中色裳下服黃裳者言其居中得下體也守中而居下則元吉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

潘雪松述曰天玄而地黃上衣而下裳黃者坤土中央之色裳則法坤為制而有五采之施者蓋中德在中而發於事業之象也五以陰麗陽而居中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黃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元吉之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八

蘇紫溪曰天玄地黃曰黃以別於天也上衣下裳曰裳不敢安於上也以黃為裳猶言以中為順總是居中處下之意耳又曰文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固所以為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闇然之章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唐凝菴曰易凡稱元吉皆原始得吉言貞吉皆要終得吉吉雖在五亦由此馬初六一履從始知辨故原始得吉耳不然至五漸堅矣安得有黃裳之美哉蘇氏曰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

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王肅曰坤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德之極陽所不堪曰龍戰非陰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常度也陰勢泛溢無復限制

也又上有郊野象故云于野畢竟陽為主陰為客當龍戰時寧獨勝在陰陰與陽俱傷而玄黃莫辨矣故曰其血玄黃

潘雪松述曰上六道窮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是故君子謹履霜堅冰之漸卦終陰極

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朱穆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九

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 馮厚齋曰主龍而言則

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 胡雲峯曰坤陰卦也

臣道也六三曰玉示有君也上六曰龍示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

于河陽同一書法也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故曰堅冰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曰龍戰

者著堅冰之戒於其終也

程敬承曰亢龍曰窮龍戰亦曰窮窮則必變故乾用九坤用六取其變也變者窮之通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胡雲峯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

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潘雪

松述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也乾主成而坤惟順以健行曰惟安貞貞不可息利永貞而已矣坤代有終所以象曰以大終也陰能順乎乾剛則以陽終斯永貞无

不利矣此用六之道也

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本所以大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六

終乾主元終始故曰用九又曰不可為首重元也坤用

六永貞又曰大終重貞也貞下起元元即大矣此大終所為發也

程敬承曰坤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以大終不失為順承之義矣 又曰陽之極不為首是无首也陰之極

以大終是无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无陽陰極之終復為陽之始終始循環變化无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總論蘇紫溪曰傳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為之謂也為其所當為也順非一無所為之謂也為而無所作為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

也至若時有後先事有終始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則造化之所不能違而亦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彼委靡之士趨而趨諾而諾者固無足數間有自恃聰明自矜才辨有所得焉而故術之有所成焉而故張之即譽言日至而咎且隨其後矣况其不善之漸尤有可畏者耶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已無名事業在君而已無功寧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微天下之譽時而處後時而亡朋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克而違不忘解几几可挹而誼不忘規茲其為坤道之純乎然其要則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二

敬義先之矣君子之主敬也如臨上帝如對明神順其軌也君子之集義也不弛焉而忘不躐焉而助也順其序也未萌而防不以復霜而忽先幾連根而拔不以疑陽而忘血戰順其宜也至於貞焉而永大焉而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茲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胡雲峯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

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程敬承曰此章本義雖分釋貞利亨元其實不必拘泥看來大意只是贊坤道之順以承天耳至柔至靜其本體也承乾而動氣至即發剛只是柔之剛剛乃見柔之至承乾之施隨物各賦方只是靜之方方乃見靜之至惟至柔至靜也則后而不先為道之常翁而能含為化之光要以乾先而坤特代之終其后得也順也乾施而坤因作之成其化光也亦順也然則坤道其順乎其承天而時行者乎於時行見其剛方於承天以行見其至柔而剛至靜而方蓋先天有為非順後天不為亦非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三

順无為而無不為此之謂順此之謂坤道矣經釋曰柔靜順也動剛德方則順之健用成其柔靜順之至也故坤道其順乎承天時行而已矣

蘇子瞻曰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蓄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夫物即動也動而靜所以為方也 蔡虛齋曰動剛德方固是健然終是順之健也蓋至柔即不動也其動也承乾而動耳至靜若无形也德方亦只是承乾之施而賦形有定耳皆非自為健也後得主利是彖詞有常是釋詞程竹山曰坤何以後得主利取知始者乾也故坤不得而先施斷制者陽也故

陰不得而專主居後有終得陰道之常矣故有所得而主利也經釋曰彖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彖傳著先迷不著主利不正言後得獨以後得得常一語括之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又不著先迷不正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則主得其主而主利爲得主得主爲後得之義躍然伊繼山曰化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含非歛藏之謂只是元之後亨之前光景耳若說是靜翁則是涉利貞時了而以亨接利貞把元放在何處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三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潘雪松紀聞曰文言什履霜因言積不善以積善配什括囊因言賢人隱以草木蕃配則相形而其理自別此文言所以爲文之格也積善餘慶之慶即乃終有慶之慶子安於正以從父臣安於正以從君不安於正不能自慶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剗地激出事來呂氏曰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要哉言乎周用齋曰漸者漸積而至於此也既謂之漸則其幾微之間有先見而

人莫之覺者乃禍福之所由分而辨之不可不早也此責君父當慎微也

約說曰順即馴致之義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順長而馴致也此坤之初也而聖人極言之如此正欲人辨之於早也王伯厚曰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與仁與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又曰坤曰早辨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爲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幾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三

按直方二句是說六二已成之德工夫全在敬義二字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委曲故謂之正方是處事皆合宜截然不可移易故謂之義內何以直只主敬而內自直矣外何以方只協義而外自方矣陳潛室曰不言正以直內而曰敬者蓋本敬則心必正敬則心必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義是把吾心做個應事應物的尺中區處停當毫不差謬是爲義以方外敬即正中之警惕義即敬中之條理敬義既立其德盛矣潘雪松曰一行之脩一善之具謂之孤又或專於涵養而應用則疎或曉於事宜而存養則缺亦謂之孤

惟敬義立而德不孤此所謂大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林次崖曰疑是滯碍也如欲直則未能直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赴之是滯碍也亦由工夫未至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就是敬義工夫不疑其所行行字就是六二之動的動字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事自各得宜然須要又屬敬內孟子曰義以行吾敬君子敬存而心自直義自行外自方表裏洞然事理渾一更无毫髮之疑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 洪覺山曰所謂敬義者敬焉而已爾義焉而已耳順吾廣大之自然初非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十五

有所作為而至之故能不疑其所行蓋承乾之知以行也 程敬承曰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便覺立脚不住內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朱子曰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張陽和曰乾只一畫工夫只有誠一箇坤有兩畫工夫便有敬義兩件夫子語顏子只是一箇克己復禮語仲弓便有兩個敬恕所以謂之乾道坤道之別陸庸成曰誠者乾之道也敬者坤之體也仁者乾之行

也義者坤之用也以坤六二乾九二參看乾二爻曰存誠此曰敬乾二爻曰仁行此曰義微矣哉 楊止菴紀聞曰二五皆言君子內可為直內方外之君子外可為黃中通理之君子其德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張幼子曰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緼者矜也有大義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成功者驕也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十六

程敬承曰此節妙在含之二字曰含之以從王事是事主之自王而我特從之非才不足分有所不敢成耳洪覺山曰弗敢成者含美也非但不敢居其成功當事始而有自專自必之心皆成也 唐凝菴曰夫天不施地亦无由而生其成功本非坤之有也爻言無成文言釋之曰弗敢成也蓋原坤從陽之心也操懿恭溫之惡皆一敬心成之耳爻言有終文言釋之曰代有終則併其終亦非坤之所自有也終乾之所未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章氏曰陰本閉翕至四宜變一闔一闢陰陽交通天地

變化則生氣暢而草木蕃四居陰上而又重陰則天地
閉隔賢人隱遯所以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不
罹於咎難以事指也无得而稱不以善名也慎之至也
象謂之慎文言謂之謹所以致重陰之戒者深矣 呂
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春則見否則隱猶春
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若謂相時而動則已屬兩
事矣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
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張雨若曰變
化閉塞即數百年內天地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蕃
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 唐凝菴曰乾初之隱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七

隱于无位坤四之隱隱于有位无位則在是非得失之
外而不易不成也易有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无咎
无譽也難非其戒慎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
之謹非徒能隱其身也隱其美也然觀六五方云正位
則知六四亦猶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事任時猶可以
括而括者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
業美之至也

程敬承曰此章專重黃中作主通理黃中自通理也惟
黃中故能正位而居體推黃中故能暢四肢而發事業

美之至也極贊中德之妙

蘇紫溪曰黃土色居中是歛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
顯之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
理畢具故曰通理 通是統體理是統體之節目朱子
嘗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萬象畢具處是通萬
象森然處是理只此一句想像便是分曉陸庸成曰通
理者一心之內具有彌綸方成爲中是至順之所出也
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五居上卦之中正
位位乎中也安見宅中建極之至而不御下有體者體
乃條條件件恰好正當之謂亦居中之體也不必泥本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八

義下體下字合上文觀之中美德也黃而曰中是美德
在中也在中之美其精神盎然其經緯森然鬱而必暢
積而必發四肢事業通理之符也无美爲美乃爲至美
雖然美之至猶可名也孰與乾九五飛龍在天之无可
名即物所共觀其上治之功无待發揮矣

胡雲峯曰二之直内方外是内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
之黃中通理則内外通貫無所容其力矣

潘雪松述曰六五陰居陽而陽不散故曰美在其中陽
明内蘊陰體虛含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四肢充暢
之容理之通者動於體也理不中通神不完體四肢皆

形骸之枯不為吾用矣通暢發揮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為尤盛也 又曰三為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焉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正所謂以時發者也 唐凝菴曰美積于二之中發于五之中美誠无以加矣故曰美之至也或曰于此尚有含乎曰已發者發矣發發者固不與之俱發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潘雲松述曰天下未嘗一日无陽坤純陰之卦陽實主之上六陰之盛極也陰極陽生陽動而微陰進而抗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六九

云龍戰于野曰野者陽始下生非居中用事之時也主戰者陽而曰陰疑於陽必戰明陰之為逆德而陽之能自強也

章氏曰凡戰必兩者相敵純陰果何戰乎上六陰極必交於陽故戰不言坤戰而言龍者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純陰有无陽之嫌其實坤行至亥下有伏乾故稱陽於極陰之時稱龍於牝馬之類即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是也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氣陽而血陰陰之類有血血之辨有色言血為陽所傷而見血也既戰且潛未判其類故稱其血玄黃洪覺山曰其血玄黃者

陰傷乎陰陽二者俱傷乎血陰類也陰自傷也陰自傷而陽生焉故玄而黃也 莊氏曰上六兼有天地雜氣故其血玄黃陰氣既盡則天自天地自地玄黃之色一定不易蓋陰於是乎終而乾又始矣蔡汝棊曰在初曰辯之不早辯在上曰陰疑於陽必戰辯則不疑疑由不辯也

胡雲峯曰上六六三皆揭以陰之一字三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為鈞敵矣天道不可無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辯也 張雨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

曰為字嫌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玄黃雜明陰之无利於抗陽玄黃分見陰陽之終不可得而易聖人扶抑之意微矣

程敬承總論曰此卦上下皆坤順之至也順則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初言當慎防其微也四言當謹懼其害也從陽故三含其章蓋臣子之職不敢成也抗陽故上疑而戰然玄黃之分不可易也二居下之中而直方合焉故其道光五居上之中而通理溥焉故其德美是中也亦順也倘所謂順之至者其二五兩爻乎嘗取坤

之六爻合乾論之亦各有相配者象潛龍護微陽也象履霜防微陰也謹信蕙成與敬義夾持寧有二德乎體乾道而惕守坤道而含寧有二心乎重剛故當革而疑疑故无咎重陰故當闕而括括故并无譽九五居乾之位而曰飛龍曰上治乾大之義也六五正坤之位而曰黃裳曰至美坤至之義也陽窮於亢陰窮於戰其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乎用九而无首用六而大終其貞復元陰復陽之妙乎合而論之陽欲其常存陰戒其漸盛而坤之六爻猶惓惓謂其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十一

屯

三三 震下坎上 蒙 三三 艮上

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於寅是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故曰屯為混沌之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兵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故曰草昧蒙非私錮物蔽之謂乃未學識之赤子故曰童蒙象旨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

也物之充物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潘雪松述曰卦震動而遇坎險動而遇陷動而未暢故為屯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難主初一陽言也故屯乃元亨初陽得正所以能濟故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皆初九之象勿用者屯難在前不可輕用以往王註所謂往益屯也民得主則定震一君居內而主二民侯象也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屯為人道之始人始生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十一

五性具故亦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具不可分為四德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耳惟貞故能以至正正天下之不正也不貞非獨是有些苟且凡急躁不寧耐亦是游讓溪曰世難方殷毋為禍始故勿用有攸往而又何以利健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不可往得其人則可往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按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張清子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又其義為動乎險中能動是其才足以有為故得

元亨任險中則其時猶未易為故利貞蔡虛齋曰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所束縛耳震為雷坎為雨皆陰陽始交之所為雷雨交作在在滿盈萬物萌生屯而未達之象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始之時草雜冥昧眾力並爭民無所定其時一陽動于下眾陰之所歸者宜建之為侯以收拾人心也然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為安寧方可蓋建侯之後尚有許多亨屯事業所當竭心力輔真主以畜之勿如漢將一立更始便日夜縱情聲色也必如是而后可以大亨貞陸庸成曰利建侯動之大也貞之道也經綸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三

寄也洪覺山曰不寧者震險之心也程敬承曰彖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也君子經綸正其動乎險中處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子曰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潘雪松述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恐喪沮不敢有為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此開物成務之道紬繹圖為以解世之桎結者雲雷屯則醞釀灑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霽經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裏面事又曰坎不

言水而言雲未通之意郭子和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在下為雨故雷雨解 洪覺山曰朱子曰屯需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需是緩意在他无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中初出欲破地面不无齟齬故當為經綸經綸雲雷之意不云雨而云雲者欲雨而未成也聖人代天理物以濟成一代之治其機在此而已洵詞曰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以治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四

君子之濟屯要有才有志有位有助初陽是才而在下則無位居動體是志而應陰爻則无助如何濟得天下事以故遲回却顧有磐桓之象人情到此便易失守一失守非惟無以濟天下而先失其所以濟之之具矣故利居貞陽剛有主宅心以靜不以艱危之後乘利擇便而失其正也然而天造草昧君子終不能忽然初九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從民望而建以為侯則可收拾人心而平世難矣易述曰居貞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或云不曰君而

曰侯則未可以君天下爲侯也君天下者五也顧陷於險而掩于陰二之柔德不足當大任必侯初以爲群陰之倡耳周用齋曰初九非自建侯也蓋占得此爻者利建如初九者爲侯耳若謂自可建侯則是自加九錫殊禮之類不可訓矣

程敬承曰居貞者時之所限不可躁也建侯者民之所屬不可違也建侯非躁動者所宜惟居貞者利焉則居貞乃濟時之本也又曰貞者正天下之具居貞居之以待時而行耳非忘世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正而曰行不欲屯膏之意要緊着一志字惟志欲行而故能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貴下賤而盡心力以濟下民之屯方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十有聖哲君子能爲之造命立極孰不望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又大得民也張雨若曰大宇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洪覺山曰利建侯者利居貞之謂也夫非自利也群陰歸仰于初而初能下之以大得民心故其才其時宜侯也陸庸成曰象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亦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凡陽爲馬初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

故二四上全取焉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與五自是君臣正應但下乘初九爲初所難故欲進不能有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之象爲初九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遭乘馬班如正申屯遭之意然初之求二不是要害他正見他賢能欲取爲已輔以濟時艱耳陸希聲曰初雖難二非欲爲寇以二近已欲爲婚媾康屯之情可以見矣但二柔中之德守其女子之貞而不許字謂不字於初也十年乃字字於五也乃字甚有味非至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六

十年之久不得字也貞之至也着匪寇句見女子不字之難着十年句見女子不字之堅十數之終也又坤數爲十女子者明未有所從也剛不是論他德只據他所乘之位言之二與五應本是常理爲初所難便失其常了十年乃字則君臣相遇而復其常矣謂之反常明相遇者乃其固然幸之也王註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者也十年則反常則本志斯獲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潘雪松述曰六三居震動之極非陽而居三無德而有

求民之心無應而舉濟屯之事即鹿无虞象也趙汝楫曰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无虞不驅禽即我我反從禽以我從禽故曰即鹿也鹿善走險逐即奔林禽不可得惟入于林中有陷而不得出之象蔽于所欲即陷害在前莫之覺矣仲虎曰幾動之微六三互體艮止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曰往咎戒其動也聖人欲示人免害之端故提一幾字以喚醒人也 洪覺山曰虞主苑囿之人无虞者三六俱陰无應也无虞而即鹿是徒從之耳從入而入于林則不可復拔惟當未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

入之始幾而舍之何以幾也凡人動極宜思遇險宜思也六四居正自知柔德不勝而能求媾于初以往不惟自知且知人幾也 一說虞非虞人乃商度之謂更詳之 程傳曰從者以身殉之之謂從字重看是心貪乎禽也貪心勝故雖無應而不免躁動是无虞之由也從禽便是即鹿鹿者功也齊賢之喻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質卿曰君子只看見幾不如就舍一往便各更無商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欲進與初同事以濟屯也當草昧之初身在坎險欲進而不前有乘馬班如之象初為得民之侯以四正應求以為婚必得媾合所以往吉無不利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 仲虎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四求初九之賢往以濟屯與即鹿无虞者智愚異矣故象贊其明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

胡雲峯曰六爻唯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木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可以施而不施是自屯之也又曰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無如之何矣故凶 潘雲松述曰膏者坎為雨也詩謂陰雨膏之卦坎在上為雲而不為雨屯膏之象九五剛中居尊雲行雨施以澤萬方斯其事矣而時方在險掩于上下之陰有膏澤而不得施此屯之所以屯也夫既屯膏而不得施僅僅小補可耳安能大有所濟乎此時初九方大得民於下大事已

去而徒求正應之六二以爲貞難免凶矣

程敬承曰君子經綸大人之事而以望之屯膏之九五必不能也故雖爻位得正下應六二而貞亦不免于凶何者大事以得民心爲本屯膏則無以收人心而安能濟大事程竹山曰小者必貞而吉大者雖貞亦凶甚言不可爲也陸庸成曰小貞大貞寧有二哉但用之小則猶吉用之大則不免于凶何也屯其膏故也小惠猶可偶及而至仁不能博施故又曰施未光張清子曰光陽光也五陽德本明以陷于坎中爲二陰所掩如雨爲密雲所蓄故施未光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九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呂東萊曰亂極則當治屯極則當通上居屯之極正是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幾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又曰何可長者蓋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于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潘雪松述曰上六乘馬班如與二爻四爻不異二與初比事定而從四與初應待求而往九五君位已定乘馮班如將何待乎屯道之窮無所歸命故泣血漣如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漣如泣貌此與比後夫凶義同又坎爲血卦故有泣血之象蘇紫溪曰四

應初也故乘馬而吉二應五也故乘馬而遭上乘五也故乘馬而泣

蘇紫溪總論曰夫屯豈易濟哉無志者既重發而喪其功有志者又輕爲以至於敗無才者既不足爲天下用其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無志而輕舉妄動是賈禍也上窮則變豈曰無時而萎蕪不振是自貽之感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即有守貞不字之援而竟不足以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其四之求士乎汪咸池曰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爲屯主而曰利居貞利建侯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九

至九五但曰屯其膏

二應五則道如不能進上遠初而處卦終此所以泣血漣如也大抵能動則亨已陽剛則動已陰柔而資陽剛則能動不然者即鹿泣血而已

蒙三三坎上

象言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程傳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經釋曰物始生爲屯天之元德存焉既生而蒙形生矣蒙必亨而不足於元故不言元王

伯厚曰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蒙之所以得亨在發蒙者之有道耳匪我以下皆發蒙事初筮再三只形容誠不誠非問一次厝次也

按樨而未達曰蒙蒙者人之初正是渾金璞玉一般未彫未琢其可開發處正在此故發蒙者非能有加于蒙蒙者所性不昧皆欲自明如鄙夫之問正其志應而求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全十一

我之處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是也此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說也初筮重初字蒙之初心惟一者誠也可告者以誠感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真已鑿而失之瀆矣豈瀆而猶可告乎然而不告亦未必非教也楊廷秀曰未達而求達也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于悅者乎 楊止菴曰坎為水為瀆瀆者衆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有所混淆不能如初之專一則再三矣故曰再三瀆 蔡介夫曰我二自謂也教者无

求於學者學者有求於教者而后師保之道尊學者之求教也如叩神明而不瀆教者之告學者達其成心而不以言瀆然后師保之言入利貞者蒙之所利與發蒙者之所利惟貞而已矣

程敬承曰童蒙求我蒙非童不求也初筮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非童不能範之於正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亨此童蒙之所以吉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全三

朱子曰山下有險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蒙 按艮止山也止在內險在外見險而能止則蹇止在內險在外自險而未能達則蒙蒙蒙然不知所向往蓋非愚昧之蒙乃童稚之蒙也何啻乎亨也知識雖未開而天真具在有可亨之道焉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 志應養正告不告皆行時中之謂蓋非亨行必不能以正養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志不相應其蒙未可發也志應只是五之志應二然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但就不求之中

自有感發之理故下一應字剛中不必分剛而且中自然告而有節而瀆則不告可知矣。洪覺山曰初筮初心誠也初筮者六五在中而求于二真一之心也然有群陰在焉未免再三之瀆再三之心即瀆心矣如能靜以待之猶有可清之理而我乃復眊之以言是我瀆汨其蒙也夫人所以可至于聖者以有此蒙耳蒙與聖同養正者養蒙之初心也瀆之非養正矣

程敬承曰蒙可發也不可瀆也初筮而告發其未發之初心也再三則心非其初矣彼既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導而還之於一矣故惟不告則不瀆不瀆其心使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全三

之一於誠也不屑之教不可謂非亨蒙之道也又曰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來是正的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故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謂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然則養蒙以明失其道矣

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體已骸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逢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翳而明自現非始有明也故爻曰發蒙發其在中者使蒼耳曰包蒙包其所

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就童心可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鬱極所通而施當其機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涵育機括非督責之謂故狀蒙之象則曰下山有險象蒙之功則曰山下出泉泉出于山下其源也達于四海其流也聖功不于其流于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于蒙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全四

唐疑菴曰山下出泉其源未遠其流未遠有蒙象君子觀其流未遠而有必達之勢則以之果其行其源未遠而有可養之機則以之育其德果決涵養多不能兼欲進德者必兼之而後可洪覺山曰果者剛中也泉之初出其勢必行君子體之果行以育其德育者靜止意也育其所本有猶泉之本生生者乃德也初則果再三則不果一則育二三則不育自養其蒙之道也。潘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盡性之聖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蔡虛齋曰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

蒙以養正聖功也 王伯厚曰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有味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唐疑菴曰初六雖不若六五得中然亦止于氣稟之拘未嘗涉世而鑿其真其蔽可以震而發之者故曰發蒙發者發其初心也蒙愚無知告之未必喻引之而屬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然而刑弗可專用也若一于用刑而不輕舍之則教雖善亦無以入蒙雖畏亦無以發苟免無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全五

故以往則可吝孔疏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故刑罰不可不施於國而鞭朴不可不行於家程傳曰發蒙之初遽用刑人無乃不教而誅乎不知如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程敬承曰蒙之初曰發初故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彖云養正而初曰正法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意自寓於法中矣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得中以亨行時中者也有包蒙之象

發蒙全貴於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而巽入之吉道也納婦者所以明包蒙之意如納婦然謂納之化誨中也以明容暗暗亦可明賢愚僉受曲成不遺故兩稱吉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以二應五任內起事克家之象

陸庸成曰剛柔接者二本剛而五以柔接之乃能師道立而善人多接不但禮貌直是順以巽之之謂 質卿曰人之至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紀聞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全六

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于五喜其接五柔接於二求我之義也此正見五之志應處要之皆以二之剛中得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九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六陰象女而居陽位柔暗而多僻躁動而易邪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也以女而懷二三之心則失其所以為蒙而求我之心亡矣如是之人二既勿取上且擊之何以利哉

勿取即不告意示不屑之教也象曰行不順也女子所持者身待求而應不二其行是之謂順若乃見利輕忘其身則逆行也故曰勿用道之棄也 又云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 李九我曰二納婦三勿取女見質弱者猶可教而為利誘者難與入道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潘雪松述曰陰資陽以為明者六四陰居陰位而上下又與二陰相比獨遠於陽闇莫之發故曰困蒙質卿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八七

欲自振之則限于師友之無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息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為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 彭山曰困亦卦名者也與蒙相似皆以內體坎險有以柔掩剛之象但外遇兌則為險而說說有徐通之意因之而名困卦遇艮則為險而止止有靜養之意因之而名蒙其別如此然困甚於蒙也

陽謂九二之陽陽稱實也曰獨遠見初三五之不然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王註五以陰質居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

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

敬仲曰六五象童蒙是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良為少男故象童蒙 唐疑菴曰童蒙不待擊上不必更有所開發只保其本然遂可為聖矣故吉 王伯厚曰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程敬承曰六五好處全在一童字惟童故赤子可以作聖亦惟童故能虚心一志以應九二順以巽童蒙之吉道也易述曰六五柔順有應於二動而成巽順則以陰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八八

從陽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是明師亦无可成之理此六五所以兼巽順之德而獲童蒙之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張甫陽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易述曰上為蒙之極也蒙極教道窮矣故至於用擊蘇子瞻曰發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擊過矣故有不利為寇利禦寇之戒三為坎盜而上九應之有寇象擊蒙過當非我為寇乎寇蒙則我反失道而蒙反成頑不利孰甚焉艮止能

止坎水有禦寇象但去坎險之為蒙賊者使內惡不萌外誘不入而蒙德成矣蒙之利莫大焉利亨也

或曰擊蒙

擊三也三陰乘不正心寇也為寇不利於蒙故擊之擊者攻而禦之也寇禦則蒙利矣更詳之

紀聞曰蒙至于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發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以至於擊教之成有如王制所云不變者斯擊之矣

胡雲峯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上之順順在施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順在受益還其所本有或曰發蒙者利於初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八九

過此以往其習已深雖欲止之亦吝而難脫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于后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

揚止菴曰二包納治之以寬上九擊治之以猛教之尚寬而有三匪人間之于中即治之以猛所謂相濟以成教者也

程敬承曰蒙之初利用法防寇於早也法而曰正雖過督不妨教化矣蒙之極利用擊持法於終也擊而曰順雖過剛不碍包容矣

程敬承總論曰發蒙教之豫也包蒙容之廣也發之弗

喻容之弗入則用擊擊亦道之順也此為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困而思憤機猶可通也獨六三蔽於利欲童心盡喪蒙質盡滿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象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又一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

需三三 坎下乾上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潘雪松紀聞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室為惕室惕者光亨之反訟者爭之尤也

陸廣成曰需訟均曰有孚此有孚之始也夫兌說巽順合為中孚此何以有孚也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孚義二卦乾坎互焉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

周易宗義 卷之二

貴不陷而貴能往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貴于入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言亦終吉者二

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於人也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為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健剛不陷非若困之剛掩也 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須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按卦以乾遇坎成需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只當寧耐以待之蔡虛齋曰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一點寧耐真心自然意必俱全毫無墨礙而光亨并無行險微倖之事而貞此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大川坎象又乾晦于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而極之夷狄患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乃所以能需處有孚誠也一真為主萬感不入也光亨明也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此皆天德用事止於至善吉道也故不特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即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無入而不自得矣何利如之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易述曰卦以乾之坎成需乾剛可以濟險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故曰剛健而不陷此必非柔躁

者可能蔡介夫曰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需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正中乃天位本然如此不正則邪不中則偏可謂天位乎五宅天位而正中是故需而有孚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九五所以為需之至善故能利涉大川而有功孔疏前云剛健而不陷此云往有功剛健即乾也故乾德獲進往而有功即是往輒亨通也此雖什利涉大川兼什上光亨之義本義兩象云者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

言坎陷有大川象乾健有利涉象也章氏曰涉川者冒往爭先則危需則利需之道於涉川為最切 洪覺山曰剛健何以不陷也乾剛天德而不妄動故不陷也坎困則剛拚困與亨反也需者事也光亨者心也事苟需矣而其中少有欲速覬望之心即非乾德之孚謂之光亨不可也坎非天德五何以位天也處乾上也程子以正中合乾九二言之是也凡卦有乾者必曰中正曰正大曰應天曰天命吁至矣君子之學體乾行焉爾矣利涉者需以正進以正也乾內坎外則利涉乾外坎內則无所利而為訟是故欲濟天下大事者貴有主也程子

曰凡言貞吉有既貞且吉亦有得正則吉者當辨

程敬承口正中天德之純也位天位正中猶言位乎正中即

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要以需而能孚惟守正執中者

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

有並重孚貞者俱謬

又曰坎

有孚心亨而未光需何以光也孔疏云光亨貞吉由乾

之德也乾陽本光九五居位乾上又得乾體位天位而

正中其德達天故光也吳因之曰坎之一陽與乾同體

所以能孚五在險中此時痾瘵之念如何放得下時變

如何好不躊躇只是雖切隱憂胸中又却寬閑無事坦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

坦平平前邊沒一箇快快的念頭後邊沒一箇冀望的

念頭此謂之有孚又有一箇大來歷直湏事求可功求

成之意些子不留纔能有孚所以聖人從無取必又曰

惟有孚然後能貞

質卿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功不知能需

者之往却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

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上于天未

成雨也故為需待之義飲食宴樂朱子曰謂更無所為

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

程敬承曰待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利之自至即所謂孚而貞也本義更有二字宜玩蓋前

此當為之事已畢矣洪覺山曰彖言險象言常彖利涉言有為象宴樂言不過為也先有為後可不過為如

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

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纂言曰宴謂身安無所營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

恒无咎未失常也

按需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

无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

為主則失時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

能之易因曰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不犯難

初已出門而需于郊矣而能不遽進我知其不犯難行

也但恐其或不耐久有失常心則雖犯難不顧耳故以

利用恒无咎告之胡雲峯曰用恒只是寧耐到底之

意无咎終不罹於難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只當需不需是犯難而行夫事從其

易而行之无所不濟故乾德行恒易以知險只不犯難

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惟中无常主或為才

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行

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

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蘇紫溪曰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當犯難耳君子置

身於名權利鎖之外而游神於恬澹閒曠之鄉自不犯

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孚常孚也明常明也

周易宗義

六

游讓

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溪曰需者將濟之時也近險而急於進者危在遠而安

於需者吉故恒於其所不二其心者无咎之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

言以吉終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漸近乎險故曰需於沙履健居中亦

未嘗進而需焉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象旨二

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其前險者責之以潔身知其不陷

者責之以極溺極溺者失於見幾潔身者至於亂倫而

二之終吉以陽德也行易以知險又在下卦之中而能

需也仲虎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

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衍在中者胸次寬衍綽有餘地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如是終吉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於風波亦不能不關情者要之求全之毀何損於日月之明耶衍在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疎故雖小有言而以吉終也

伊繼山曰衍即是剛以剛為衍者就需言也亦以惟剛為寧耐也中即剛中之中非險之中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

楊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胡雲峯曰致之一字罪在三矣趙氏曰水涯之泥善陷切近於險之象四坎陷象三迫於險居位則然非致寇者然才位俱剛進不顧前能無窮乎致寇之云欲人遠險如初戒人即險如三也

洪覺山曰坎雖為災而猶在外三雖重剛而在乾體汝

吉曰乾體健能敬敬而加慎於泥中需焉可以無敗何也敬自我者也夫泥中不可須臾處者也而需焉惟乾德者能之終日乾乾無不敬也敬天則也天則不以泥中而忘也問敬慎之別朱子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他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顛躓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慎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慎固處險之道也

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惟敬慎不敗故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乎孫質菴曰二不如初之高致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八

三不如二之見幾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血陰傷也既傷矣何以出自穴也朱子曰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在陷了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 易述紀聞曰需於郊者

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剛而能守也需於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也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按象曰順以聽順即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即需而不進也唯順而後聽唯聽能出自穴象旨四順聽矣何以爲失血出而聽以爲聽之晚矣一說五爲濟險之主聽順以聽於五也亦可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朱子曰需只是時當此之時別無作爲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如飲酒濡首則非正矣 易述曰無爲而需庶政之理无事而需百工之熙需而忘其爲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九

需也是天德之中正所以坐致太平者也象曰需於尊位特表其爲君耳不必重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於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雖在坎中不言涉大川而利可知矣 纂言曰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千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胡仲虎曰人生之欲莫大于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于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金汝白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按上六陰居險極無復有需入於穴矣然猶幸其應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卒然而來故云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王註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已居難終故自來也處无位之地以一陰而爲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敬之一字是於坎中覓生路也來知德曰入穴窮也學人移接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吉者以三陽宜變知險可以拯溺也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來矣其意正欲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

彼二陽共來濟我我之敬之亦敬其恒者衍者敬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進不小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爲三陽主三陽有爲五不必爲也其曰貞吉以此按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洪覺山曰客何以不速也需時不進之客也六應三而連引初二以進故云客也上六不當位蓋言陰不宜居上位也雖居上位而在柔體且三陽是敬故未爲大失也

項氏曰陽來居上雖不當位然而不當之失小不敬之禍大善需者勿以小失爲嫌而以大禍爲憂險雖已濟

猶不敢忽必入其穴終其事而後已則可謂敬也已矣
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
乾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
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于險者還須賴乾以
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
故聖人于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蘇紫溪總論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
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
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之聖賢履險若夷視有事
若无事俟其數之既復時之既順吾可徐徐焉以享其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一

安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于沙亦可于酒食亦可
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身在網羅阨
迫之鄉而心在清夷曠蕩之境人情之變態殊觀而一
腔之造化自在不徇世不遺世惟因乎世而我不與焉
此豈世故所能櫻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
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種種嗜好種種功
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地便成淤泥堂奧之間皆為
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之矣然則險何足為人
患患吾心之自險耳
楊止菴曰易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

決之害事也而易以乾健之性見險能未可進乃不進
所謂能進而不進者也必有俟而進需豈終于不進者
哉惟其能進不進俟時而進故四不困上不窮需之得
也此較之濡滯云者大相遠矣洵詞曰夫易之需豈易
言哉以之遭間阻進者百爾求通終焉致敗倖險為徒
固无足咎謀人國家抑有甚焉出奇策變機士也尋機
曲就智士也夫而忘身義士也死而如歸勇士也一致
反噬君與受之可不慎乎此惟知進而不知退昧于時
者以此較之不決之需又大相遠已

訟三三
就上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二

程傳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
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
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無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
強所以訟也

蔡汝楫曰訟卦以惕中為戒爻以不訟為美不貴九五
聽訟之亦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敬承曰聖人以訟名卦原非貴訟如不得已而訟必
其情真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窒窒不得伸者焉倘得
少伸訟便可止而不必終故曰惕中吉訟非美事毋論

勝負未分之爲可懼而損德廢業恒必由此寧得不惕
惟惕故能中止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見大人惟
大人之剖斷是聽亦惕也若駕虛以求倖勝如涉大川
然則不惕之尤者也曰惕隱然有兢兢自訟之意以此
處訟可終歸於无訟矣吳上源曰訟貴有孚我以其
孚彼以其僞情僞兢滑乃窒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
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
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
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三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於淵也

訟上剛下險以險遇健不相下而有訟在一人則內險
外健在二人則彼險此健所以爲訟也訟有孚窒惕中
吉者坎剛來而得中也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陰有孚
之窒也窒故求伸猶且不敢負恃險思戒能無惕乎居
二得中只釋中義而惕在其中無窮怨也無多上人也
中吉之道也訟不可成只據理言訟至於成所喪必多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質五之中正以求物我之當而不
必于成如其成也雖孚而勝亦不免凶矣入淵終凶

之謂也凡終訟者皆冒險爲之爲入於淵言其入險愈
深不可出也要以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與訟剛而在
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
愎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
焉斯得之矣

程清溪翼曰公訟而辨訟之名也乾健坎險訟之由也
訟有孚自信其實而信於人也窒而不通君子懼也坎
來下而得中貴中止終則凶不可長也乾坎連屬之卦
利見大人尚乾中正中吉之利也不利涉大川坎之淵
深終凶之戒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四

唐疑菴曰凡遇險皆欲出不欲入需險在前進則出險
訟險在下退則入險故需利涉而訟不利涉 蒙引曰
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
人已之間俱背其德失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可以
與其成哉君子所以深爲之戒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潘雪松述曰天一生水其始本同一氣一麗於形天上
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也
孔疏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
與天違行者凡訟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

違行也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汝中云卦象曰中吉曰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謀始莫要於自訟 又曰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於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於始自訟於心不以片言起釁不以纖芥睽情塞憤爭之源杜好勝之實不為形區類別之見而一反於始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自息矣此無訟之道也 按訟字全在違字上取君子作事只在未行之先求不違于人情天理故曰謀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五

始謀之於中亦已晚况其終乎洪覺山曰謀始乃審幾誠意反已自修之謂若區區計利害于事始而後動焉則與險健詐何遠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洪覺山曰訟爭也君子貴乎止爭止爭以順初六順而下也故不言訟而言不永所事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事為坎阻雖不得已而小有言然以其下順之志不在于訟故其所謂言也乃亦平心觀理而已辨明者應陽也訟內坎故自言需外坎故外有言也言則未訟長則

為訟矣故曰不可長也 胡雲峯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

程敬承曰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才得辨明便止原不爭辨易明也易述曰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辨明而吉方是事結楊誠齋曰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仗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洪覺山曰九二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上與五敵而五以中正居尊又非可為敵者故二畏之而逋知其義之不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六

可也知義之不可故逋而不敢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逋坎隱伏象曰三百戶小邑退處小邑以示屈服苟猶據大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據防請后豈理也哉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入曰歸逋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免災眚哉坎為加憂故曰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蘇紫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

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為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貞厲，即惕中也。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厲之用心也。守素分而無求，便是貞居貞。即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從王无成，亦非抑其才不足，特論其人如此耳。彭山曰：六三以无爭處天下者也。坤六三雖无成而終，但不敢為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洪覺山曰：言无成而不言有終，慎之也。德陰德也，守其以陰從陽之常，而不敢違以從乎王事，言從上則訟不足。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七

言矣。一說從上，凡才知賢於我者，皆是不專指君言。

唐凝菴曰：坎卦原舊是坤，以乾再索而成。坎遂失坤之順而為險。六三在二，既歸之后，卦復成坤，全有坤德。故曰：舊德以坤從乾之舊德也。貞即坤之貞觀，或從王事亦坤三舊爻可見。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甘苟非吾命。譬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古摠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上爻以訟受服，正爭利而得之者，所失多矣。與三正相反。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洪覺山曰：呂東萊曰：九四剛強，性本好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訟，所履者二三至柔而不至于生訟。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心之所入，只有善惡兩件。惡既不得逞，則必自還于善。故曰：復即命。愚謂九四以剛居柔，亦非逞惡不遂，而后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是所謂柔克者耳。約說曰：即就也。命，天命也。乾為天，反訟為不訟，曰復。反就乾體為復，即命之象。命，正理也。反而即於命，是變其非正以歸於正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八

潘雪松述曰：無訟而有訟心，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也。故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經繹曰：下三爻險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

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連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并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青終吉，不足言矣。仲虎曰：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故其心能安貞。然曰歸曰渝，皆知

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 程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為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不克訟便是即命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亦即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洪覺山曰中正者五也通天下之人之心者也夫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者欲其盡善而成吉苟件件尋一道理應之則亦不勝其勞殊不知所以盡善而成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介中正待之而已夫中正乃使民無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九

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為元吉則亦小矣 潘雪松述

曰處得尊位為訟之主建中表正德威德明凡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出於以律制險之外故大善而吉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垂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遇九五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剛健之極不勝不已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使終訟而勝尚爭之世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乎不崇朝三褫之矣是成亦毀也

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孫質菴曰錫帶出於或然見其无取勝之理終朝不免于三褫見其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 周用齋曰周公以為必且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于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褫 易述曰三本坤之六三因二變而成訟三守舊德含章不變自无訟理或因王事不得有爭則亦務存謙順不敢以成自居也上本乾之亢龍以剛終訟於法當凶自無勝理以三從之故有或之錫三上相應者三之從上曰或上之錫帶曰或居訟之時未必然之辭也 蘇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肯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二十

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二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肯止訟之道也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諺又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不若論後邊改

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可成之意。

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乎無訟矣。而正本清源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乖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捷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卽或錫必禡之矣。彖所以曰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

師三三坎下比三三坤上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二十一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于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爲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于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于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于田禽之執比之五貴于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无意也。蔡汝柎曰師者將道也有丈人之貞自有出師之律故彖言貞不言律又言律不言貞。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

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徂詐咸作使又曰以逆取而順守之悖經抑又甚矣。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卽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其丈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于弟子雖丈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師貞丈人吉无咎

潘雪松述曰汝吉曰師衆也禮伍兩卒旅具而成師大爭以兵也。卦偶多爲衆章氏曰師以貞爲本一陽在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二十一

爲衆陰所主故爲師貞在下卦之中有將帥之道故象丈人孔疏爲師之主惟得嚴莊尊重之人監臨主領乃吉也。彭山曰丈人剛德宅中有嚴有翼能靜能動可以統羣陰專閫外之寄故吉也。兵本凶事宜有咎者故又以无咎言之。王註興役動衆無功罪也故吉乃無咎也。洪覺山曰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兵似非一元生育之事若以利亨誨人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守一貞足矣。經釋曰訟彖无四德師惟貞以爭道於天道已遠也。抑訟五元吉師无之以大爭危之危師五中未光也。吳因之曰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吉者无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内元氣未嘗耗損按師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之兵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衆也正也只釋字義卦體入在能以衆正處以者將以之也可以王乃是命將者王也以正正字與彖不同彖屬君以師出有名爲正此屬將以節制爲正要之義亦自該朱漢上曰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一

人爲師衆之義也潘雪松述曰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不樂下但捍外安內又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夫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太旱之後時雨迺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興師丈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便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也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其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丈人是

能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中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蠶渠魁宥脅從封忠臣孝子之墓恤孤兒寡婦之家存問父老表揚遺佚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又曰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如前所解丈人者皆是

傳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四

之專也行險而順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象旨苟後世不明行險而順之義便謂以義動民雖毒天下亦可爲則遺害豈少哉程啟承曰能以衆正二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所以吉又何咎也然則剛中也者其丈人之真面目乎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然而民從之者以其有害處即所以除害

處也吉何咎單指丈人說與卦詞不同

程敬承曰舊說謂行險句重順字是已其謂剛中句單重剛中則謬假如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成功應顧不重乎行險而順不必與上句牽對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分明根上行險句來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潘雪松述曰坤爲地坎爲水地元不容聚之卽爲水民無不容集之卽爲兵此卦之取象也夫水浩蕩無際而地善涵水性潰決不測而地善滙有容故也君子厚德容民宅畷爾田樹之長立之宗農政厚生並與安宅无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五

不納也无不保也不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而伍兩卒軍旅師畜焉畜之无事之時用之有事之日此民卽此衆也於此知兵農合一地水自然之勢也析兵農而二之民之所出費於兵者十九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悖矣程敬承曰楊敬仲曰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畜而聚師衆也不畜則不聚以其无有容之者耳故畜衆只在容民民容卽聚民聚卽衆民之不保且各離散夫誰爲君用命也者本義云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甚有味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爲毒故

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于六卿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菱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况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爲不預何時刻畫兵號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故容民卽以畜衆兵滿中外居然若无所謂藏至險于大順也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而兵有定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六

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爲患與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師出以律此只據爲將之始說箇道理如此王註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卽否臧矣象旨以初居六陰柔不出且在險陷之始故爲不臧之戒胡雲峯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又曰象以失律代否臧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吳因之曰師出以律所謂節制之師只是能以衆

正內一休 蘇子瞻曰以律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夫律謂不和蔡言曰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為元聲而軍法紀律皆取法乎此故曰律師即人和意未可專言吹律一節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朱子謂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是也謀斷兼資威和並至以為主師故獲吉而无咎然非在上者信任之專褒寵之厚亦何由成功乎王註承上之寵為師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一

主任大責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凡在師中雖專制之自己然因師之効而能致者皆君所與也故曰承天寵也天謂王也亦春秋王必稱天意三錫寵之至也使之得專閫外以坐成大功是所謂懷一人以懷萬邦天下之大權也 蒙引曰錫命謂專任之以為將非褒其成也承天寵即承天王委任也 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心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

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命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眾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心

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輿尸大无功也

余四明曰謂之或者言其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眾而盡坑之秦非此之謂乎周用齋曰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喪師辱國者之戒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註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按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謂不進前而退後也此雖无克敵之功猶得完師以待其會故无咎象曰未失常即无咎意明退不為怯也楚子囊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一

與吳戰兵寡不敵曰散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道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若楚王蓋識左次之義者哉 傳曰全師而退愈於覆敗遠矣此不論才之擾劣功之殿最賢於六三也易恐人以退為却故發此義 質卿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顛倒錯亂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故左次之无咎知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程傳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輿師任將

之道丘仲深曰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故利執言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无咎象肯五柔中不爲兵端之象也擇將授師當以長子帥謂一也五應剛中之象弟子謂三五柔居尊不足於斷故有與尸貞凶之戒

洪覺山曰禽坎陰象害稼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命但言執不言戰者命其執搏夫害稼者而已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謂之田有禽不可矣

蘇子瞻曰夫以陰柔爲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二十九

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

潘雪松述曰田有禽利執言師之貞也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長子即力也象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一使字繫民命之死生國家之安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師師長子以定亂安民爲功所以能開國承家開國拓其疆土

也承家世其德業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不可使有

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至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亾也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蘇子瞻曰夫

師終始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

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爲諸侯大

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末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邪

潘雪松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師中之吉必於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

長子不使弟子得尸之蓋已慎於始矣氏曰師以衆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丈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

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張雨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盖國家中亦自有

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爲民之心如此

象義曰以正功者詭遇獲禽所不取也揚止菴曰古者

兵農無二途文武無二道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之始弟子凶不用故爵賞之時終無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下之政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無能之將則無以勸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 唐凝菴曰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貞也如此經釋曰初上不取爻義取初終義謹始慮終以重師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一

潘雪松紀開曰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與尺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本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其喜之後各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初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三之

凶又不如四之无咎皆卦辭至三四无咎皆恐懼重民之意

比 三三坤下 三三坎上

紀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比所以次師者言眾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趙汝楫曰凡卦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徐之祥曰象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二

朱子曰為人所比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人之比不所以原筮元永貞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貞 潘雪松述曰卦以一陽為眾陰所親輔故曰比比即吉也質卿曰萬物相附則生生民無主則亂民之不能不比於君臣之不能不比於主理也亦勢也故比即吉比之所以為比全在九五一爻初筮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體元居貞同天不息於以長人於以作君當天下之歸而无咎也不寧方來後夫且凶民之比

之豈有外哉自非然者君位惟艱民心易離而比之難矣故再筮乃得之也 厚齋馮氏曰萃比下同體坤萃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於象言 王伯厚曰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蒙曰初筮而比曰原筮原者依原初之意原筮言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蒙之筮問之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不寧者方來是比我以求寧也後夫分明是負固不服者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五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約說曰上爲下所順從吉道也凡物孤則危羣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洪覺山曰象蓋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也衆共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无所勉強无思不服之謂也吉道也敬仲曰九五剛健中正天德也所謂元也永貞則此德之常存而不息耳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天下其曰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以此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

動而无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邊陽剛者所向常在公正一邊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千病百痛並見雜出殘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纔養得純自无三者之雜蓋元永貞總是天理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爲元永貞无疑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既尊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于寶曰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曰不寧方來四陰比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上六爲後夫不得言應矣後夫上六後於九五之象也敬仲曰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五

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 又曰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爲九五之顯比者也 又曰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无愧當正法耳

按順從曰下尊上之詞應兼上下舉衆之詞剛中元永貞不必如程傳分貼永貞卽是元的永貞中卽是剛的中原判然分不得未發之中卽元也永貞卽剛中之不

息者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潘雪松述曰物之相比莫過地與水何晏云水性潤下人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理齋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衆民愈不疏遠矣親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木地相比而无間也

王註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唐凝菴曰非建國則民散而難比非親侯則國遠而難入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卒之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五

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于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之世也陸庸成曰建國親侯則一人作孚萬國效順者水比于地之理也封建之法列爵惟五以一陽馭五陰似之又離為萬國合為一家亦水比于地之理也建之而枝幹固親之而脉絡通矣親諸侯所以親民也為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備矣乎按比者親輔之義先王之比天下重在親之親之還當專重上人加禮諸侯方見我往比人意不可以朝聘言張雨若曰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

程敬承曰建萬國分明承師終開國承家說來見得聖人始而征伐非故貪功所以靖萬邦也既而封建非徒正功所以親萬邦也義也亦仁也師而後比湯武以之胡氏曰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有合而无間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質卿曰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有可觀也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於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聖人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五

六有他吉也

氏曰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寔寔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寔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

程敬承曰有孚之心微表微裏此便見盈滿處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真誠非盈缶即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初无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謂也吳因之曰終來有他吉只是論有孚感動君之常理如此他字正從有孚生

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纔是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又曰。相比之道。惟初爲得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比之初。有之。失初則否。象辭二有孚。皆略之不舉。所重在初。惟能有孚。本原好。根基定。則能至盈。缶而有他吉。陸庸成曰。筮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此比所以先有孚也。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于初已卜矣。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七

比。抱道而出。上應顯比之君。非外有所徇而比也。比之正也。吉道也。何以不自失也。徇人者失已。自內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潘雪松述曰。比二四皆陰。而內比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三亦陰柔不中不正。卽爲比之匪人之象。夫陽明剛正者。比於陰而能自援。與陰應而能相濟。六三近則昵而已矣。然則匪人之傷。得非三之所自爲乎。王註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張雨若曰。匪人何世無之。

顧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他自家。

胡雲峯曰。爻不言其大凶。而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傷乎。卽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不內應初。而外比九五。故曰外比之。貞吉。卦惟一陽剛而中正。下伏群陰。稱賢焉。六四舍其私黨。外比於賢。以柔而比剛。以不中而比中。得比道矣。而五又居四之上。故曰以從上也。賢以德言。上以分言。曰比于賢。而又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徐魯菴曰。四與五本非其應。特以其爲上而比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八

故獨以分爲言。但所比幸五。更爲得人耳。二曰自內。謂由已而不苟於比。上四曰外比。謂親上而不私于比。下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潘雪松述曰。陽剛中正。凡卦九在五位皆然。而莫盛於比。當比之。世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聖作物覩之象也。陽明爲顯。比王中心无爲。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无容心也。其象爲王者之田。所用者三驅。所失者

前禽而邑人亦不誠吉可知矣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
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而不必於得王者之
田之心也邑人不誠衆著於好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
上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
以吉言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爲王者之政不誠人
而人自知故爲王者之比 氏曰王者之比天下去
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
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顯其比周
而不比矣不顯其比比而不周矣 胡雲峯曰師比之
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有禽害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

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則失之王者
之仁也 陸庸成曰三驅失禽置失得于勿恤者狀蕩
平之王心邑人不誠泯知識於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所居之位得正中也比以不偏
爲善故云正中正中以心言此正无欲之君可以行王
道者也夫王者於民盡比道以安養之而已何心得失
哉下以順從五五亦以順取之逆吾而前者聽其自去
耳此所以有前禽之失也

程敬承曰王者之世本无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无
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上交在元

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后故卦謂之后夫

唐疑菴曰三驅失禽見王者无意得民而自得邑人不
誠見斯民无心歸五而自歸惟上以无心感故下以无
心應此所以曰上使中也大公无私王者之心大化无
外王者之道此謂顯比之吉而已

吳一源曰舍逆取順豈徒聽其強梗已哉討逆安順聖
世不免特彼自取凶而王者无心耳如曰舍逆取順而
已足謂姑息非剛中也是謂小仁非元善也是謂苟安
目前非永貞也雖建國親侯能親於所順不能親于所
逆逆者得以間吾之順且拜其所親者失之矣顯比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

道固如是乎吾故曰逆之舍也非故縱之不以智力刑
威驅之而以德馴之俟其自效順也堯豈不知苗之當
降多士多方民命此皆所謂禽者然而虞周君臣之心
不能一日忘三苗多方也蓋至于分北保釐而後其心
以寧乃知舍逆非聖人之得已也討逆安順以成大順
之功是顯比之大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者民之元首上六德不足以爲人所比是无首也衆
叛親離凶何如哉 胡雲峯曰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

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

唐疑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后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

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此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

不知比而无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比

之无首无所終也此其爲后夫之凶也

程敬承總論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

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无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盡

得其所以比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

以孚二與四比以貞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

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六始不比而終无比所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以爲后夫之凶

小畜三三 乾下 巽上 履三三 兌下 乾上

陸庸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

義小畜之六四陰爲小而五陽爲其所畜也履之六三

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

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既雨履在卦則不啞人烹在

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于小畜

則文德之懿蓄于一身化畜爲蓄非畜之善乎履則禮

制之辨達于天下化履爲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巽柔畜乾巽最足以縻人而使之威

故乾卒受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

兌柔履乾兌最足以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啞而

亨其或見啞者三柔而志剛也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

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潘雪松述曰內卦乾乾力健巽之一陰爲卦主其力本

柔以柔畜剛畜之者小也陰本小故名爲小畜所畜者

小而陽自亨其象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乾爲天巽陰上

乎乾故象密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彭山曰

周易宗義 卷之二

西郊陰方但取陰義非謂陽倡則陰和而成雨陰倡則

陽不和而不成雨也雲蓋有西方興而雨者此文王自

謂可以意會 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佳故陽得自亨

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君子猶幸而有此耳使小

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吳因之曰亨與別處

不同不是直頭得亨通言其猶可亨也須知彖詞不是

爲君子幸乃是爲君子謀要在言外體看言此卦雖是

以陰畜陽然卦德卦體還有可享之望不是截然沒生

意的只怕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 王伯厚曰易

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于既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

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徐進齋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小畜以四為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耳此卦所以為小畜 姚承菴曰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以為巽也柔得位而上下應全是以巽靡君子而君子不覺為所畜耳柔得位不作得時用事看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柔巽最能惑人故曰上下應應者為所惑而受其係也豈是心服而從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三

健是嚴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是紆徐慎密不憤激于外所謂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乃亨者難之之詞言小畜本不當亨其亨者乃以此耳 程竹山曰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行只言剛德君子居中用事是權未盡移於小人尚有可為之機也小人柔巽故足以籠制乎君子君子健巽故終不受制於小人巽一也願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巽遇健巽是以畜未極而施未行健當可以勝柔也 王註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凡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

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 吳因之曰密雲不雨二句是從亨上看出言君子猶可以得亨則是陰之畜未極而施未行若其畜已極其施既行君子方懼何亨之有此卦其辭則幸之其意則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又曰畜之淺處如否如小過畜之深處如剝如明夷若更進一步則坤之龍戰是也 仲虎曰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四

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易固為尊陽作也本義以為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不能大有所為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潘雪松述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令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君子以懿文德文德命令之本也不內懿德而文其言末矣詩曰詞之輯矣詞之懌矣非內有章美之因而能出之乎陰陽相錯而后文生

焉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之柔炳然文德
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也

洪覺山曰風行天上畜而易散故曰小畜小畜何以懿
文德也大畜有艮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
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
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德无小大特因象
各言所重耳一說懿文德非君子不能爲大畜也當小
畜時澤旣不得施於天下而苟一言一動稍有不盡美
處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

周易宗義

卷之二

聖

君子致美于威儀文詞細行必秘使小人不得議我之
失耳要之文德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非內有章美之
畜不能出之矣 楊止菴曰文德德也前言往行德也
交養互發不可廢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于自字无着落
而自訓作由亦似影响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爲所畜則
自道分明是以自己道義爲閑不隨人進止者况合之
二牽復爲不自失兩自字相應益足信矣周用齋曰卦
以陰畜陽爲義爻以自立不畜于人爲道苟不自立則

咎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得吉處
正在此初九復自道矣何瑕可指何累可攻何咎之有
小人得而畜之乎故吉 胡雲峯曰卦言畜取止之義
爻言復取進之義不可一例觀也蓋下而畜於陰勢也
其不爲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况初以陽居陽雖與四
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
之有義當吉也 程竹山曰曰復其辭直曰自道其理
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者事未可知而義當吉也
程敬承曰爻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主持所
以謂之剛健

周易宗義

卷之三

聖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曰牽復與一陽之初復者牽連而進也以其剛中耿介
有守便亦是進復自道者故小象釋復而別在中二字
謂其得中於已故不自失也曰吉不爲陰柔所畜而道
得行也象言初復自道二牽復而進初二並進其勢益
昌蓋一陰得位之時喜陽復升如此 吳因之曰初二
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其相入最易又
屹然自做主持无所繫靠一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
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與他卦不同
此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 游讓

溪曰小畜畜之小非若以良畜乾之大正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輿脫輹善其能止而不為亢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彖傳所謂剛中而志行也

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彖曰出无疾初之自道所以于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 王伯厚曰澹菴云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元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七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其始而與之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故象咎之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語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不中故相昵相昵故相敵有自來矣張雨若曰以君子之於小人而稱之為夫妻已極可鄙况又至反目乎三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皆當位而兩不相下剛性躁暴不能居忍而爭柔性善入能制剛而乘其上故反目而不相得 洪覺山曰輻車輻也輹車轉軸也輻无脫時必

輪破車裂而後可脫若車輹不行則說之矣三陽不中近而說四為四所尼不能復進以從於五蓋其尼之也非四尼之乃三之自脫自反程子所謂三自為之是也 三言夫妻上九言婦而不言夫者九能夫也雲峯胡氏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良一陽同德而其輿利往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為一陰所制而其輿脫輹唐疑菴曰大畜之輹可說可縛小畜之輹說則毀矣可縛則暫止而即行既毀則終止而難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胡雲峯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八

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血為陰類四本多懼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

蔡虛齋曰血去惕出雖全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故孔子曰上合志合乃四之有孚能致其合非四合上之志也志即剛中之志 金汝白曰四五皆云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志合於五也四籍五以畜乾五任四而相孚 徐隆山曰需三剛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小畜三剛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

惕出柔剛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爲訓
雖六四爲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其專戒陰柔之用
事者耶

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
而可懼雖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已何
所利哉卽至陽受制而旣雨旣處厲猶不免蓋畜乾若
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爲柔巽所入
率受征凶之禍耳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潘雪松述曰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又用六四者也四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九

與上合志五與四同體四陰虛五陽實有陰陽虛實相
孚之義一體固結攣如而不可解也巽爲繩攣如之象
五誠孚四因四以孚三陽向之欲畜而靡之者咸畜聚
而爲吾有是謂富以其鄰陽與陽爲隣乾陽皆五之鄰
也富卽畜聚之義

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二
爻相攣固矣心旣相結力亦相同能兼二爻之助以成
其力故曰富以其鄰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
右其鄰以畜三陽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下也
胡雪峯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

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上皆巽體故五
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 蔡虛齋曰此
爻巽體亦不做小人說在人事如以下畜上以弱畜強
以偏祥而畜主帥之類故其辭雖若至善而終不許以
吉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

潘雪松曰陽德君子可以力畜乎哉凡孤立寡助而无
鄰者无德以孚耳故象曰不獨富也明孚之爲本也
上九旣雨旣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旣
雨旣處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陽爻而居巽體自乾視之皆爲陰也上九陰盛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十四

極陰能制陽陽亦不敵而受制於陰向之不雨者今旣
雨矣向之尚往者今旣處矣然此未必皆小人之過也
自古小人進路未有所倚附而自盛者多由君子尊
而尚之故勢漸至此極也

程敬承曰尊尚卽坤馴致意九三不能正室尚德之漸
有自來矣然此豈小人之福哉以理言之小人不宜加
於君子雖正亦厲况未必正乎以時決之陰盛陽衰如
月幾望此時萬无可行之理征則凶矣處如處暑之處
止也載滿也猶俗云滿載也月幾望是盛極之象旣望
則向衰幾望正盛時也洪覺山曰巽下一陰而謂之月

幾望何也。巽之初陰即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而又當畜之時故幾望也。

按陽與陰和非其情也。君子胡為尊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能靡人。君子亦若為其所靡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以至於盛耳。程傳曰。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胡雲峯曰。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為戒深矣。孫質卿曰。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於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十一

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乎辭矣。經繹曰。一陰始見。故聖人於扶抑之際兢兢焉。

程敬承曰。大畜以艮陽畜乾。乾受其所止而止之。極反成通。故陽道大行而亨。小畜以巽柔畜乾。乾受其所入而入之。極反成尼。故陽道既處而凶。

德積載玩也。字便見是雨處之。故疑依程傳疑慮看小人勢盛。未有不害君子者。安得不疑慮乎。知疑慮而預防之。則不至於凶矣。

程敬承曰。坤之上六陰極盛而戰。然猶存龍之名於堅

冰之日小畜之上九陰極盛而雨。然猶存君子之名於幾望之時。摠之扶陽意也。王伯厚曰。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几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程敬承總論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為其所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特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二之牽復。以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嘗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不能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尊尚陰德。以馴致於幾望。既雨既處。此時猶尚可有為耶。曰征凶危之也。故善處畜者。惟初二二陽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十二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守。如初如二。原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停。不當便落他圈套了。此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為君子謀。至外三爻。則又係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言與體三爻同力畜乾。那箇不是可畏。可懼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懼。誰想與體得陽助血去。惕出。竟全然沒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協應。一發齊整得極。至上九畜極而成。抑又無可奈何矣。陽剛處此

若非深為之謀將何以自脫乎大抵一卦六爻總是為君子謀蓋臨復勢盛全不廢處置至如剝一發无可處置惟小畜之時全是要處置的故周文聖人慎深望君子以善處之術

履三三乾上

王註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矣故此一卦以陽處陰為美也按字義履只訓行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對楊廷秀曰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三

嘗忘于處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質卿曰凡卦乘剛者危此卦取三柔乘二剛直危之曰履虎尾明人之涉世皆危機凡履皆虎尾也履其尾不濡其齒者鮮矣故不咥人即為亨

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實地此卦以柔履剛剛為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禍常起於嘖咲變每生於几席隨其所履安往非危機而惟兌之悅可以處之豈為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徒曰悅而曰和悅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

故履虎尾而亨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莊子曰虎媚養已為其順也蔡子木曰人踐履一世謂之履无地非寔踐故无地不戒慎履虎尾不咥人戒慎之學也戒懼之體所行素感所往坦途所存愬愬所考周旋以為幽人以履天位无所不宜跛履之凶夫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慎洪覺山曰胡氏曰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故凡卦處患難以履為正履者小畜之反小畜曰柔得位履曰剛中正言外之意可見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四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按柔者剛之所陵二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至危而不見咥者說而應乎乾者也虞翻曰明兌不履乾故曰應章氏曰兌德為說柔不忤物乾居其上天德天位在焉說而應乾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象履虎尾不咥人亨

程敬承曰卦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危卦德說而應乾柔不忤物順不取禍以故履虎尾不咥人亨惟履剛則不得更任剛也兩剛必至相戾若三之

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咥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為過暴與武人之為大君異矣夫位高甚危履君位者輒曰如履虎尾而不疚則何危之有曰光明亨之義也卦中具此履道之至善所以危可使平歟吳因之曰和說躡剛強有無限妙處聖人發于此卦足以消磨天下之客氣而驅除其忿忿好勝之習天下無難處之事而亦無難處之人矣

吳一源曰傳特揭九五發明履道見彖人之取義廣也蓋帝位未易履猶虎尾也剛中正以履之才位雖足有為而其心兢兢業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無失履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五

疾則其道光明矣以此推之凡處難處之地接難與之人臨難行之事皆履虎尾也所謂柔者非委靡說者非狗媚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蔡虛齋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便自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故曰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潛雪松述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澤視天則最下最卑者也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為典禮隆殺等級截然不亂貴役賤尊役卑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使民各安其分定其志

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君子識履之所以為履本至卑至下而率履不越則民所視履即此在矣 洪覺山曰君子盡分小人安分分生于理非有所強而使之然故不曰上天下地履而曰上天下澤履澤說于心非有所強之謂也

程敬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志定志定于下則初為素二為坦願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而凶矣志定於上則四能懼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履夫而厲矣六爻取義不同其為履虎尾之心一而已 陸庸成日記曰人情有禮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六

則安初率之以為素二由之以為坦上反之以為旋安于禮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王輔嗣曰處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敬仲曰素有質義有本義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為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程傳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

程敬承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二曰道 又云俗士務華徒以彌縫眾見真儒務實要以快絕獨知中庸

曰闢然。无惡於志也。易曰素履。獨行其願也。獨行願是
自憐境界。胡仲虎曰履禮也。履初言素履。以質為本
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質也。白賁无咎。其即
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即虞
其弊為靡。為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
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不失吾
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剛中履。即為道。此道甚夷。无疑无阻。
坦而又坦者也。二內卦之中。象幽人。上無應。與內心不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七

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潘雪松述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為不當位。故眇而自
詭。能視跛而自負。能履眇則不審於履。跛則不良於履。
適居剛上。肆然履之。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
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武暴之人。陰性
多暴。有武人象。章氏曰。大即五陽。有恃其一陰。以君五
陽之意。君即卦主之義。謂為眾陽主。而欲強行於眾陽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八



以此履危見咥者也三為陽位本自不中而六居之又復不正虎尾之危正在於此象旨允有虎象三虎首也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咥人倚剛為用也胡氏曰歸妹眇跛初二分言履以一爻並書惡其不中且不正也虎尾之履以此九三病根全在志剛二字志剛只是不量己力妄欲有為之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傳九四陽剛而乾體在近君多懼之地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九

而獲吉也 胡雲峯曰三履虎尾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四履虎尾則以九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唯五以剛居剛謂五為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履之四以剛居柔愬愬然所以終吉 王註迫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程敬承曰六三履虎尾而凶其志剛也強欲行而不得行也九四履虎尾而吉其志危也不輕行而終得行也

履主於行故以志行為吉與初九行願義同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尊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王註履道惡盈而五處尊是以危厲 胡雲峯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二之坦則正而吉喜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十

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蔡虛齋曰剛中正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蓋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程敬承曰四愬愬則終吉可見履臣位者不可无惕之心五夬履則貞厲可見履君位者不可有恃之心也經釋曰夫敬所以康履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履之陽爻皆言吉未有不善者也祥者吉

之兆上九處履之終於其終也。視其所履以考其祥，蓋吉人用心常以自考。吉事有祥，兆於先幾，果履也而其旋不愆於素，不渝其貞。周旋完備而无所缺，此之謂求福不回元吉也。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是也。上以重剛居履之成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旋則黷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乾九方能視與眇能視正相應。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程敬承曰：視履考祥，即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誘休咎於天而不考善惡於己。眇視如三，無論已五之夫履何恤履之善否乎？曰：視曰考，非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敢自寬之意。王註云：履道尚謙，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也。盈則不能視也。又云：初終之間，吉凶之門也。履之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嘗卒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十一

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即以此旋，方是周旋无虧，方可得元吉。其元吉全在考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即吉之祥。元吉只是大善而吉大有慶，方是實說福。

吳因之曰：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團看。常人拋却善惡專論禍福兩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福，正是考善惡。又曰：天本一定，而以爲有未定之天者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爲一。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則始于殃，未始不卒于慶矣。一旦易善而爲惡，則始于慶，未始不卒于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未極，猶可轉移而爲言也。至于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

唐凝菴曰：愬愬在始而要終，故曰終吉。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

質卿曰：人之制行，初心猛烈，欲得元吉，无難。末心頑熟，欲得元吉，不易。元吉在上，則彌向彌邵，愈久愈精，不惟有慶而大有慶也。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胡不萬年者，此也。陸庸成曰：吉莫吉於无愧，慶莫慶於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十二

克終

總論丘建安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

洪覺山曰履行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三

庸德也坦素愬懼而不敢剛以夫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于人將應之何啻之有故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于動天則行至而德積祥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

泰三三坤上否三三乾上

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陂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代法之世乎大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大而否否而大一治一亂治多亂少泰豈可復哉泰其上古之極治與馮氏口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

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為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慘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滅无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夬又極盛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三

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興未艾之勢而无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為陽道慶者莫大於此 陸庸成曰自泰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无一凶字其易道之最盛乎開之者泰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維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泰之為卦陽在下而陰在上二氣相交流通无滯故泰取通義通則志相得矣小往大來陽進陰退也退則出外故曰往進則居內故曰來吉為

君子言也吉則無所不通矣故言亨程子曰泰之道吉而且亨不言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大小不可以樂言言吉亨則可包矣 林次崖曰卦名爲泰以不可相无之陰陽言辭曰小往大來以淑慝之陰陽言也惟天地交則小往大來矣其理一也 唐疑菴曰卦以九二爲主六五爲應原以大來成太也 伊繼山曰此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之時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五

洪覺山曰或曰泰自否來坤往居外乾來居內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伏義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惟上筮過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爲占文王觀象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寓于往來數字間卦體始爲之活動非揲著求卦之義胡氏曰卦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于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二畫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于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月剝九陰月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觀八月剝九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姤五月陰月泰正月言之後見其多寡順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泰正月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干下經之始坤不言十月而言之干上經之復蓋先天圖圖剝復之間自有坤姤夬之開自有乾后天復次剝復又自有坤上坤下姤次夬夫姤又自有乾上乾下坤陰陽之極利復夫姤陰陽消長之際讀本義者不可不知是亦有說矣然大段陰陽消長微著流行天地間只有此數故或多或寡或順或逆或反或對莫不自然有合序卦者因之不必過爲之辭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盡天下之爲君子而无小人也 丘建安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六

剛毅爲主而柔懦不行也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朝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內疎而遠之則爲外長者一步長一步消者一步消一步所以爲泰聖人所以慶幸若長到沒去處則爲盈消到沒去處則爲虛盈則極而必反矣如夬卦只好用盈字却用不得長字下 馮氏曰泰否之象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張雨若曰內陽三句總歸重君子小入上亦洒脫如云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爲內君子而君子道長也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爲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戊辰墨卷有用此說者 陸庸成曰大壯與夬

陽極盛矣皆過于中而惟泰為中道何也天不能無陽地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无所歸則物窮必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忠无由而起故曰泰然後安 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為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為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為泰若小人在內則害君子其黨勝而天下否矣氣化盛衰人事得失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六十七

程敬承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自古有君子則有小人在安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運彙而征相與為包荒為艱貞能使彼之翻翻來者皆化為君子耳此說得之 玉泉喻氏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朱子曰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能偏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 問裁成輔相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

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下如何裁相得 林次崖曰裁成是箇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箇器具如渾淪一個段疋裁成一件衣服相似輔相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左右是夾輔使之植立也 陸庸成曰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內分別區處出來宜即道中之宜不過因之耳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為民泯然无知之眾聖人以贊天地者提挈之使得各遂生以復其性此元后開萬世之泰也 洪覺山曰屯蒙之時風氣未開需訟以后開而尚畜至履而泰而后九功修和眾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十八

堯舜命稷契夔龍之事也故程子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後世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闕而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引之貌 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舉則類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者初以之也征往也不言往而言征者樂其道之得行同類征征然以正往也 陸庸成曰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然類不同則茅亦異泰茅蘭也否茅莠也蘭雖拔不改其芳莠一拔

難前其蔓類相反耳志在外外謂民泰以外卦爲民
楊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惟
志在於爲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植黨而已 潘雪松
曰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
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泰當內君子之時而九二與五正應爲泰
之交故治泰主二爲言剛居柔位在下得中本有虛含
容納之度故象包荒乾體本剛健果決故象用馮河三
陰在外泰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九

不以同體相比本至公无私故象朋亡尚之爲言配合
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得尚者慶辭也保泰以包
荒爲專專於包荒非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
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缺一焉於中行遠矣如保
泰何哉以光大也九二陽德中體虚心平情也不執定
因循一路也不執定發揚一路一切先入之見有我之
私分毫无有沾帶鑑空衡平順而應之何等光明廣大
所以能中又曰四件一時俱有益一事之中而四者齊
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
不一時取必略其微細不察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

安是用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爲海隅蒼生之計爲百世
萬世之計是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
習勳戚故舊我也決不爲他中止之是朋亡 又曰中
行雖兼剛柔畢竟以剛爲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
遐遺豈委靡者所能亦剛也看來治天下國家剛德是
本領合下便靠他做主但純靠不得也要柔來參酌大
抵七分剛三分柔若對半就犯太柔則廢乾元用九道
理正是如此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七十一

荒用馮河言憑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
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聖賢之爲也故包荒豈姑縱
者哉從容而略其苛細而寬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
深遠之慮所云憑河不遐遺朋亡盡由此出蓋不遺朋
亡非有憑河之勇者不能而憑河又以包荒用故小象
單舉包荒以釋曰得尚於中行尚配合也六五中以行
願而二與之配故曰得尚於中行也陸庸成曰包如天
荒屬地蓋亦於卦象有取云 唐疑菴曰包荒如天之
包地險遐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
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憑河用字當貫言此

皆包荒之作用也

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為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於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然則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若扶持根本培養元氣此為持遠慮亦存大體也 張雨若曰四事總在包荒內此治道也然天下事業皆從心上做出惟他平素涵養得心體光明闊大所以他舉動也恁地光明施為也恁地闊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得尚于中行之道朱子曰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闊底人如何做得最宜玩

唐疑菴曰九二何以曰不遐遺也知平陂往復之幾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一

城隍先虞其復也何以曰朋亡也三陽三陰雖各為朋而實相為應必不以有心樹黨而使陰无所容也尚者尚主之義正與歸妹相應然不言吉者祉吉皆為五有二不敢有之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曰三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泰而必否故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故當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則可以保泰而无咎不失所期

為孚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食也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述曰陽自上而下曰復小往大來也陰自上而下亦曰復大往小來也故曰无往不復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處其交履其會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則可无咎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道故禍端敗幾往往伏於泰通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

陸庸成曰地道无平不陂天道无往不復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際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一

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于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疾飛貌謂羣然而來且迅疾也時已過中其三陰翻然而下復不待力以率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蓋其黨類之易集若此君子處此亦大可危哉以鄰以字專言四以之也 陸庸成曰翩翩見向之往者今羣而來也不富而隣從者甚于從富不戒而類

信者速於信令則時可知矣

潘雪松述曰劉伯子曰翻翻飛而向下象也陰為虛不富也以其鄰五與上也三陰同志皆承乾者也彭山曰當泰之時三陰在上皆順乎陽不戒以孚共為一朋此大道為公之盛所以為泰也方獻夫曰初之上進必以其鄰四之下交必以其鄰比太之道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也此非本義正意姑存之

胡雲峯曰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于必來者小人心也故象曰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彼之所願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絕之使不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為君子庶可上下交而合為大同矣

按三陰下復是欲復來為主於內耳爻以內卦為下象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三

以下復為上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惟其失實

則此心惟恐君子議其后故懼然交合以謀害君子者

乃其中心之願願故自孚不待戒也首二句是嚴陰陽

之分以抑小人後二句是推小人心以危君子胡

金峯曰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

而自結于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疎其

防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楊氏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人君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

臣也言莫亨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為帝妹潘雪松述曰程傳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為正也六五陰居尊位下應九二柔中虛已而順從如帝乙之歸妹然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也質卿曰泰至五位陽道將潛伏矣陰氣已流行矣自是可以凝陽德之亨可以消陰機之萌福祉自天世道攸慶元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四

吉之象也唐凝菴曰歸妹正與二之尚主相應福所

止曰祉即三之所謂福也

王伯厚曰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

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

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

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

陸庸成曰泰之君願為賢者婦蒙之君願為賢者童中

孚之君願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程敬承曰三陰合交害正其所願也幸五為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陽相與致泰平是願此之願行而彼之願

消矣曰中以行願謂非柔中之君不能與剛中之臣相尚也

吳因之曰初之彙征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亨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傳屈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于隍也勿用師者王介甫曰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於潰散而速其禍故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五

勿用也自邑告命亦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然不能預防于先而徒修救于後雖正亦可羞吝經

釋曰貞而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早已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人事之失耳故曰其命亂也謂政令不修治而然也然豈遂付之於不可為乎告命所以治之也

總論周用齋曰五主泰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之所始由君子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

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

否 坤上 乾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竹山曰泰者人道之常否則反其常矣故曰非人道也既非人道則君子之道不可行矣大往小來所以為匪人所以為不利也潘雪松述曰否之匪人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石介曰為君子遇否者言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負陰而抱陽也此卦內陰外陽有匪人之象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六

仲虎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為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匪人也孔疏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節句句與泰相反邦之所以為邦者以其有上下之交也若上下不交則君臣隔絕情意不通豈復成箇世

界有邦與无邦同蘇子瞻曰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國與无國矣何晏曰泰中言志同否中言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乖而亂邦國也蔡節齋曰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不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易述曰内坤為内柔外乾為外剛主德不剛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游讓溪曰内柔外剛小人之得也是以倭傷善而成天下之否者也洪覺山曰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唐疑菴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必言治病之方也

簡端曰匪人匪云无乎人之辭萬物不通則人類不生天下无邦則人不成不成猶不生也蓋大往小來君子之道消猶无君子也无君子猶无人也曰无邦猶可復焉曰无人則絕之故不曰无人曰匪人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按辟難全在儉德儉者韜而不之謂有作子陵詩曰當年何事着羊裘此正譏其不能自斂也惟儉德方不取匪人之忌方為辟難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七

程敬承曰本義不形于外四字甚妙君子當否時志在休否豈肯怱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被寵祿泊然无榮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樞也大凡處否而罹小人之禍者多因韜斂不深反令人得以祿位榮我一為所榮祇為所辱矣身辱則道否而小人之禍隨之故不可榮乃所以辟難也洪覺山曰不可者其心有所不可知几明決之辭也然則君子知世之不可而各退避于荒野乎夫有所不可避者比干狄仁傑是也

吳一源曰聖人每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于剝膚極矣然于三則曰剝之于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于小人者况否雖内陰未至如剝之極也故于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善矣尚與其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剝膚防之可无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甚嚴也一陰始生躑躅孚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而况于三陰内固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七

乎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朱子曰這是凶未判時若能于此改變小人便做君子
于孔安曰小人之進不可遏小人心猶可回蓋天理
之在人心不容泯滅况初惡未形誠能幡然改悟以正
是從變而為君子豈不吉亨 洪覺山曰善惡无定形
君子小人无定位勉于貞即為君子之貞矣故不曰吉
而又曰亨者甚言以勉之此之為小人謀謀其為君子
耳

經釋曰小人者私一已為其內也反而貞即志在君於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七五

太初又何間焉故善反惟志 周用齋曰凡小人之欲
傷善祇為身謀耳既為君謀必不害君子矣君子者天
地之紀而社稷之衛也 楊止菴曰先儒曰在外則不
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君而用之
所謂為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
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在初故有此象
蘇紫溪曰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
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
其彙協力以撩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无君
子君子之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不在天下

陸庸成曰泰之為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為
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
之者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為小人者欲
化之使貞姑溷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征為貞改外為
君蓋一旦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于為君子
而深樂于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為小人也此變小人
之微權也二則導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
承順君子而又羞為小人何至為君子之害哉此四所
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八十

大凡小人之真者不足畏而其不純乎小人者深可畏
六二包承是包得詭多承順底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
處正能染君子處若徒昵其外有相容之迹而不察其
中有實不然之心未必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以
善承君子為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則以安守其否
不亂於小人為亨非為君子幸深為君子危也 蔡虛
齋曰陰柔而中正小人之君子也其曰吉小人非有
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其曰否亨非謂其包
承而亨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
辟難之意大人身既否矣道入出得亨洪覺山曰二以

否成其不否也。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修已俟時，休否之業，惟不尊者能之。

程敬承曰：小人猶易與也，羣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為其蠱惑，非大識見大涵養，未有不亂者。故不亂羣為大人也。夫當否時，儉德君子豈能絕不與小人為羣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易因曰：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故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當，故包羞。蔡虛齋曰：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盖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為非，而有所不安者，故謂之羞。張雨若曰：聖人着一羞字以動之，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楊止菴曰：內羞而外包，其中未可測也。危君子也。程清溪曰：羞者愧心生也，包羞包含其羞也。小人為不

善見君子未嘗不報，然以自知君子知之，未嘗復行。小人知之，包羞而已。六三不中且屈于乾，小人見君子之態也。伊繼山曰：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蓋既失其勢，又短于才，故包羞而惡未發，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又有為君子危之之意。

程清溪曰：謂易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愚讀否卦知聖人有不絕人之仁，諄諄乎化惡為善，反邪歸正，豈不為小人謀哉？但不為小人謀，小人之事也。何哉？泰象與否正相反，否爻與泰為小人者，不過誘掖小人而從君子之道也。初之貞吉，志在君也。二之包承，求君子也。三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

之包羞見本心也。聖人豈不知小人凶頑為難移者耶？小人亦類也，有教無類，何可絕耶？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按有命是個機會，无咎正九四着力處，與他處无咎不同，只一個不極其剛不亟反之意，疇離祉全賴有此。蓋必如此而后可以承上天命也。洪覺山曰：命天命也，无往不復意也。四當將復之初而已，又能以靜正得之，故曰有命无咎。命自此始，亦自此立，故也。疇類也，離麗也。陽之志在行，因否而滯，四始復之故，喜之也。程敬承曰：楊止菴謂此爻正與泰九三相變見陰陽往

來反復在此二爻也泰曰无往不復此曰有命泰必艱
貞无咎此直稱无咎疇離祉者九三太已往故戒之九
四泰將來故喜之也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
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
豈非人事哉 陸庸成曰命亂于泰之上六而復治于
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
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
正當也

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三

之吉也大人雖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
未離於否也不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
來曰其亡矣其亡矣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
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
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
敗也 潘雪松述曰人依木息曰休九五當陽轉旋世
道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若休
而復來只轉眄乎吸間耳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故曰
大人吉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
來知德曰此心兢兢然若國家係於苞桑之柔小嘗畏

其亡而不自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為休故其
心危懼如此鄧伯羔曰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
堪繫重乎此即朽索難馭之喻

程敬承曰本義只云又當戒懼則係於苞桑斷是憂危
之心非國祚安固之喻也

六二曰大人亨此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胡雲峯曰休
否之大人即否亨之大人是也 程敬承曰位正當與

履九五同聖人恐其有所恃故以其亡其亡戒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王童溪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四

才居否之極固所優為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否極以
陽居之則德浸長而為泰也否未終尚當漸圖終則直

言傾否方未傾時否猶故存及其既傾而後喜可知也
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唐疑菴曰休否

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
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

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
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 游讓溪曰先

否後喜謂以否為先悼往失而慮後禍以喜為後毋矜
功能毋狃安肆與其亡其亡意同 陸庸成曰上爻傾

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惧心焉。其心猶以否念為先。以喜傾否之念為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郭崇韜謂无忘戰于河上之時。得五上之義云。

尹和靖曰。易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所謂機會。豈其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斂德辟難乎。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

又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八五

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辟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為保身堅隱哉。拔茅以集。君子之勢。包承以移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有命。否道將消。猶必處之无咎。使羣陰並離其福。而後志行至。是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為。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拳焉。故知盡人回天。在一念乾坤中矣。

李九我曰。此卦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人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而每為之致其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

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後喜而每為之致其幸焉。扶陽之意也。馮文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于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于否之君子也。

同人三三離上 大有三三離上

陸庸成曰。同人之主畫。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畫。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咲。勢大。故能令人思。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八六

艱令人惧。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為要。歸大有以元為首出。潘雪松述曰。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大有之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為所有。故曰元吉。同人之陰在二。而上下五陽皆欲同之。故曰亨。曰利。君子貞。劉伯子曰。易以比與同人名卦。比同最易。溺於情而難於貞也。比者坎一陽在五。為眾陰所比。而坎陽中正。故卦辭曰。元永貞。同人離一陰在二。為眾陽所同。而離陰中正。故卦辭曰。利君子貞。惟其貞也。此所以為顯比之吉。而比即周所以為於野之同。而

同即和也 象旨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同人十二卦
坎體凡六見矣離自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體見之至同
人十三卦而正離見十四卦而六離之用始與坎等然
離之用隱者過半矣聖人處憂患而用明如此矣 司
馬公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
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之者所以通之也 金賁亨曰此
卦象以大同為義爻以擇所同為義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孔疏于野喻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乃得亨通與
人同心足以濟難故利涉大川與人同利易涉邪僻故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十七

利君子貞 蘇長公曰野者無人之地也立於無人之
地則同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故
利涉大川苟不得其誠同與之俱安則合與之涉川則
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故也 蘇紫溪曰同人只要
分剛公私同人于朝以勢同耳同人于家以情同耳惟
于野則无我无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 吳因之
曰同人于野固亨而利涉矣然非君子之正道又安得
謂之于野故利君子貞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襯出于
野只一層意說者多分公正兩項不知謂何 又曰于
野利貞只是以理為同不以情為同意後面曰乾行曰

文明以健曰中正而應總之不人人情絕去蹊徑渾把
一理為主看同人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
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盡於此矣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
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
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盧中菴曰得位正也得中中也乾九五亦中正也而二
以中正應之同德相應者也故曰同人謂之人者盡乎
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看 吳因之曰卦惟一陰而
五陽同與之情之同也釋卦名不及此者人之相與唯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十八

同德者其情最堅有如蘭之契有如斷金之利故舉德
之同則情之同不假言矣 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
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
而必用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則又曰此
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為主者皆然
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離不得乾豈能
亨而利涉乾行是于野源頭何謂利君子貞離為文明
乾為健六二居中得正上應九五中正曰文明則不迷
於非幾也可以見柔中之美曰健則不撓於萬變也可
以見剛德之善曰中正以應則不牽於邪僻也可以見

剛柔正合之妙此乃君子之正也

程敬承曰乾行天行也天无私覆以天而行浩浩蕩蕩豈不是于野之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摠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云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易述曰通天下之志所謂志者一於正而已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機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无別地他歧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強自閉隔其道无由故能通之而无間惟通其志纔謂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

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吳因之曰通天下之志通字若作字契浹洽看便屬情去了此處正就理發出一段大同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志慮潛于幽獨而不見者直以此正通之无少壅隔此正所謂大同而利涉本義乃為大同句要看卦象之辭只是要同人插入理字裡面去全以理論不以情論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蘇子瞻曰水之于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潘雪松述曰

程子云不曰天下有火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天覆

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天與水相違則為訟天與火相同則為同人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異中之同也蓋象天之兼覆火之鑿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汝吉曰人之與人同也類以類聚羣以族羣非類不聚非族不羣故人不昵非類神不歆非族者天也君子明於物則各以其類族辨焉類同相邇異使相遠族同斯羣不同斯分別宜分類選賢與能同而異也豈智計也哉吳因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

此是零碎同處總來人各安其分物各止其所再无僭亂乖爭再无瀆擾侵害穆穆熙熙又是大段同處天與火合以无所不覆之體兼无所不照之用則物物同在其中矣故稱同人洪覺山曰族以人言如人情善惡大小是也物以事言如物理是非同異是也類之辨之明其善惡同異之分以處天下使之各得其情如天之于萬物已无所與此君子所以大同于人者君子貞之謂也

程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為同各正之為保合也睽異也以同而異則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

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志之道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按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常不同隔之者門也是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又誰咎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於此故无咎也象旨初前遇六偶為門象 王伯厚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六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洪覺山曰同人彖吉而又少善辭何也爻以比應為義故少善也不論應之正與不正而少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一

有比心焉則皆非矣是故初九在下无應也比于二而不昵出門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矣誰咎者無可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此同人之所以為同人也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有同人于宗之象彭山曰二本美德而為比所動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故曰吝也觀五以不得同二而號咷則二之情可知矣五陽剛能以大師克三四之間而遇二二雖柔克不能勝剛能无羞吝乎 張雨若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 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

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於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乘承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其于象正相發而非有二義也或曰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夫比初與三為私應五為公以應五為吝失其旨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王註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党相分欲乖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勢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於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二

程敬承曰或謂伏戎象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不直義不勝故畏敵而不敢顯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總是懼九五見攻之意然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吳因之曰伏戎二句是聖人就他地位想他情景特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此是水月鏡花語要看得虛活三歲不興言理勢不敵也須索罷了此句渾是觀他語氣 洪覺山曰伏戎于莽伏兵也升其高陵望敵而欲行之矣欲行以敵剛下同于二而勢有所不敢故三歲不興

三歲不興則終不可行矣安者不可之辭也 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易述曰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覬四因同而攻皆起於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 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壙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九四乘其壙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壙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儻然起憑陵之心焉有乘其壙之象象旨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九三

離二中虛外周象壙九三為六二之壙乘二之壙將攻而取之其才陽也而處九三之上故乘其壙其位陰也而處九五之下故不克攻而吉 敬仲曰夫乘壙力亦強矣其弗克攻乃以非正應而義有所不可攻故自不克也其所以得吉者困而反乎法則也則義理之不可踰者困於不義反於義矣故吉於此見知困為善機而不遂非之為貴也 蔡虛齋曰乘其壙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二未必得二也况所圖在二攻三何為弗克攻非讓與三也以二

自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處 吳因之曰困而反則不可板定講全要形容他悔悟之妙言二既制于義而不得通便流水回頭流水撥轉來反而就于法則之中耳不走非義一路上去故吉劉伯子曰曷為乎攻欲也在三之上勢易逞也卒以近君多懼不克而反故知居上好凌所以爭也居下憚上所以戢也 丘建安曰同人之世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奔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三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壙方萌窺伺之意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九四

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况四之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順逆之勢又不侔焉噫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與與 項氏曰六二眾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觀此則知訟卦九二之不克訟亦非不勝而歸蓋九二之中履柔能自反而逃其患也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不克攻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可例見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

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潘雪松述曰九陽位五居中得正同二之道裕矣三四為間故有先號咷之象以其中心義直終必得同故有後笑之象三四皆剛曰伏莽曰乘庸非易克者九五乾剛為能克之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克者理直而勝也既克三四而忽遇二喜之之詞汝吉曰同人之時莫危於間也二五同心物猶間之况其他乎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以間而離者多矣九五剛德中心義直絕訛與疑用大師克之而濟也微大師豈能克哉微克豈有遇哉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笑始間而終合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五

幾在自克大師克相遇語自克也自克則能同人矣紀聞曰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 又曰卦以二五中正而相應名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剛強之間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正者以同二象以同人於野歸之乾行者以此

劉伯子曰五之號咷而笑克而相遇皆中也中者二五同然也使二以應五為吝則五之應二不得言中直矣知五之為中直則二之吝非應五也斷可識矣程敬承曰四曰困五曰直惟直足以屈之使困也四曰

弗克五曰相克惟相克足以制之使弗克也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其理之直有在同之之先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之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於先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纒邪得間之意 吳因之曰于宗私也于門非私也三四之妄同私也二五之中正相應非私也私與不私而吉凶悔吝頓分兩途則信乎同人之道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左六

潘雪松述曰同人于郊不用而在外之象上子夏曰居外已過其同无與同者爭患之禍則免矣求同之可得乎爻詞凡同人者无繫應也 程竹山曰夫有所同則有正與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无得失矣故无悔

楊氏曰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為亨為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爻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丘建安曰周公於爻以不異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

半頁原缺

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相反

總論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无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為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為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之无所爭也

蘇紫溪曰同人之道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下

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

宗各也伏戎乘牖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各邪也寧固而

周易宗義

卷三

七

周易宗義卷三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大有三三乾下離上

蔡清曰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有如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者所有之大也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為善之長故惟元為能有大而亨

大有元亨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太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 姚鳳梧

周易宗義卷之三

曰於卦象見一人照臨萬國之義於卦體見四海會歸一人之義故名大有元亨者事得其理民得其安治化四達海宇清謐王業永保而無虞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楊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洪覺山曰柔六五也居尊執柔固眾所歸而又大中是

以應也。五何以曰天位也。居天位而得五陽之應，則統體皆大矣。故名之曰大。中大有大者，陽也是。故小畜以一陰而不得尊位，則雖五陽而小之。故爻之善在陽，大有以一陰而得中尊之位，則雖以一陰而大之。故陰陽之爻俱善。

經釋曰：大有眾也，得眾而有大有也。卦於同人同體，皆主一柔而之柔也。五也，匪直得位，得尊位矣。匪直得中，得大中矣。上下應之，匪直應也。羣往君宗之矣，以能奮九有而有大有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程子曰：凡卦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之類，有因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之類，有以其卦才信者。如大有元亨之類，諸卦具元亨利貞，則象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之義。元大善也。元者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敗，敗非先由大有，蓋言大有明健才德在其中矣。

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凶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眾元亨也。唐凝恭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易述曰：同人履應其德，故曰乾大有應其時，故曰天同人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者乎。大有曰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者乎。林次崖曰：其指居大

有者，德字兼德體而言。天者理之當然處，便是時，故曰當其可之謂時。天之所在，即時之所在，非應天之外，又有時行也。姚舜牧曰：大抵處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羣，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握裁，全在德勝。故夫子提其德二字首節，雖云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為主。上下應應乎此耳。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李獻吉曰：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无所不照，物无遁形，善惡必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又遏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非有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主

程敬承曰：遏惡止惡也。惡未著則遏而絕之，使不得作也。善雖隱則揚而顯之，使樂於為也。天命休美原來有善，无惡遏之揚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是奉行天命以行天命討之意。王輔嗣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易述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故極於遏而揚。吳一源曰：遏惡

揚善亦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胡雲峰曰當大有之時驕奢浸生人易有害初陽在下

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

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

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北林次崖曰書曰居寵思危

罔不惟畏艱之道也方伯雨曰初九在下雖尚无交

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

之以无咎之道陸庸成曰大有之世保終之道慎于

履始必有克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

九上曰大有上九獨本未見大有爲始不垂戒終難考
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王註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

往而无咎象曰二虛足以受九剛足以行故象大車

以載有攸往按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的象以載是有

天下大責任的象以大德而勝大任如大車而物无不

載者載依薛敬卿所謂如載於其上之載非謂承載於

其下也二大車中虛能容以五所載積之於中不至損

敗故利有攸往无咎也潘雪松紀聞曰蓋軫輪輻之

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

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適天下之至遐夷犬

下之至險大才亦然積中不敗所以有攸往无咎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

害也

胡雲峰曰九二字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

不言吉皆臣識之當然也亨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

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包茅不修朝貢者

矣安足當此潘雪松述曰人臣而居高位爲公公者

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以所有之盛爲天子之盛蕃育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人民爲王之屏翰豐殖貨待王之徵輸小人無德而

居此往往私其所有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

克象又曰害也觀富強而驕盈恃盛大而滋橫患斯及

之程傳所謂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

也害與无交害之害同陸庸成曰初九無交害小人

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程敬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

此剛正之德輸之於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

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獻諛云耳故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四剛履謙專心奉上諸陽並進治極物豐其盛且多皆五之有也已何有焉有匪其彭之象如是乃可以无咎矣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經繹曰臣之作福作威王食也其必有大之心焉而烏知非其有也四柔抑抑大明不惑有德有善汝才汝賢匪其彭也一歸諸天康國佐王巨勞崇勛匪其彭也一歸諸君非天非君疇與領此於我何有而以自詡唯然又何咎矣抑微明天人之極灼義命之微者不及此曰明辨皙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

吳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勳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皙者當局不迷按明辨二字連加一皙字是形容其明辨之深處四居離之初能明見於初故為辨皙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効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大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心忱下賢而諸陽皆為其孚也誠信所結不

約而自堅有厥孚交如之象柔德居尊疑於无威而五文明之德下應乾剛厥孚既交德威自著有威如之象此其所以吉也當大有之時而上无威嚴則玩愒易生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必威如而後可以言吉經繹曰五文明之主不言明言孚言威王不自用其明也亦以柔不足者開之按虛已應二是厥孚上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孚矣王註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陸庸成曰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遇惡揚善斷然行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程敬承曰孚交德交也交不足以言之故亦曰如方伯雨曰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卦同天下之志志字同皆指本心之發見真懇處而言原是人人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見彼又不得自主惟顧上之能觸發與否耳游讓溪曰司馬溫公之論君道也曰仁曰明曰武厥孚交如仁矣大有之世人情徇於安肆瀆慢易生故必威如而後吉纔上下玩易则无畏備

也故太之用馮河是也若漢武帝則又武而不足於乎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乘也惟大有稱上下應故上亦應五趙汝楫曰九陽也在五之上為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利斯其所以為大有歟程敬承曰履信思順尚賢之義六五備矣上九下從六五是六五之道皆其道也至於上之應五則天人交助五陽之有皆其有矣又何往而不利乎又曰大有至上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八

九極矣有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是其高而不亢滿而不溢聖人特於此發有大不盈之意非獨賢上九也又非以六五為賢而下從之為尚賢也或曰此賢字即外比於賢之賢非在下之賢人也亦可

吳因之曰大有之勢皆天所為獨於此言天祐何也當大有未極天運自宜隆盛不見祐助處今至上九正天運將衰之候了幸格天有道而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宜亂而不亂故獨舉天心以明之

程敬承曰六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至上九而天祐之

惟應天故得天也不然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害者也陸庸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无咎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全德而象詞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唐凝菴曰比以剛中不免後夫之凶此以柔中乃得上九之吉何也坎離之異也坎之上猶是為險之人離之上終有相麗之義且比乃創業天下猶未盡歸大有自是守成則上下无有不應之時矣 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九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九

孫質菴曰大有之世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匪彭處有而不過其則爻辭皆善豈不猗與盛哉

三三坤上 豫三三坤下

陸康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謙之效而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於豫之順而豫言順動者四益有旨哉

謙亨君子有終

潘雪松述曰象旨虞翻曰君子為三艮終萬物有久於其道之象鄭玄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也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又曰謙為美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為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挹損而并人已兩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无溢亢也讓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斂之而无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頌膚有几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既耄猶抑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 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

君子能有其終昧道旨觀近知道者考終于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于謙者矣 程子曰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卦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程敬承曰有終分明承上卦有字說來謂有而能謙故終保其有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約說曰艮以一陽而下交天道下濟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坤在上卑而上行也 傳曰天

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濟當為際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章氏曰艮陽在內坤陰在外天道垂光下濟而地氣順之上行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也

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後則人孰先之

汝楫曰天主氣陰陽代謝盛者衰衰者盛天之虧益也地主形山有時而隕水无有不下地之變流也鬼瞰高明神與正直驕則人叛不伐者不爭人鬼之福害好惡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一

亦莫不然陽在上本尊三位賤故卑謙尊而光艮有光也卑而不可踰艮之光明出乎陰之上也是君子之終也

按天道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然故皆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或曰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

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无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是愈斂則愈光愈下則愈不可踰進而无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術失其旨矣 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

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蘇子瞻曰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為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于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無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于彖辭惟謙最詳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一

厚齋馮氏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利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象眾之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退處于下為謙自下奮出于上為豫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敬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裒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也者君子所持以一人心世道者也洪覺山曰謙以平已之情故能平物之情觀裒多益寡而謙之為中德可知矣紫溪曰裒是全然損盡益是

只管崇起損得上人之心盡便運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無低昂心稱有輕重無輕重心歸於平焉耳陸斗南曰多寡皆就一人施而言稱物平施稱以已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也此語極有斟酌殷士望曰君子有終終于平也王慕蓼曰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內止而外順此平施之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二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潘雪松述曰荀爽曰初最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謙二陰一陽成體故曰君子彭山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不可以爭先爭先則急於進而

有患以至謙之道涉川則无所云而可安也六而居下非利涉之才故不言利而言用耳吉以心安言象曰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內心自寧如牧養者使之不暴而時馴擾之之謂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謙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程敬承曰人之驕心客氣最易發而難御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須用牧物之法以養之曰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蘇子瞻曰謙之道

可用以涉牧也者養之以待用也亦通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潘雪松述曰二柔正位處下體之中其謙也根諸心得之性焉以不掩暢於聲音發於詞旨為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正所自得非勉為之故不覺發之於外耳經釋曰微中心得而誠將能鳴乎夫謙何可以聲音笑貌為乎 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也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四

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蘇氏曰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誠也中孚鶴鳴子和象曰中心願也與此同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胡仲虎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者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薛溫其曰居上下之際接兩體焉非勞不可亦乾乾之義也 潘雪松述曰成天下之功非剛明之才能也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故有勞而能謙周公當上下歸服之時明保冲人勤勞王

家整齊百工吐握下士可謂勞謙彭山曰此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德之可久者故曰有終

程敬承曰天地鬼神惟其損盈以益虛故妙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盈終耶此可思君子有終之義孔疏萬民服也什所以勞謙之義以上下羣陰象萬民皆來歸服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

程敬承曰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僅不敢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 唐凝菴曰為撝為行師征伐皆有不得終於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五

謙者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違則也

王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象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 胡雲峰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况四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 徐魯齋曰九三勞謙本无見忘之際其在於四自當如此 潘雪松曰四何以能无不

利撝謙，艮止之上而加之以厚，坤順之下而居之以柔，得謙內外二體之全者，四也。唐凝菴曰：下濟上行非有二則，天下之道中焉止矣。下濟者所以抑尊之過而就乎中，上行者所以振卑之不及而企乎中，中乃謙之則也。四當卑而上行之初，以陰居陰，柔順而得正，其曰撝謙於中道，豈有違焉。

潘雪松述曰：初自收以下人，三致恭以存位，六四无不利，撝謙蓋謙德既成，謙光彌著，自然几几，自然抑抑，自然休休有容，故不違則也。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楊止菴曰：五之重於三者，以其勞；四之尊於三者，以其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六

位位不勝勞，故有自然之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中虛也。六五柔中虛體，不恃富厚，所以能得人心之從，彼其在，上能謙正於不富，見得不富，故能用其鄰，不富而能用鄰，則謙之至也。謙而為人所與，何事不可為者，用之以侵伐，亦无不利。陸氏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故曰：利用侵伐。唐凝菴曰：六五陰柔而當地道之卑，必无抗激之弊，惟懼其委靡不振耳。以侵伐行之適中，其則矣。又師之為道，无過於行險而順，六

五以坤順為謙，則知其侵伐，必不得已而行之者，為得不利乎。陸庸成曰：五有天下之富，而无富天下之心，故曰不富。言不以天下驕也。臣隣皆樂為之以樂為不富者，以也。侵伐以征不服，當萬民皆服而有不服者，非以力服人也。誠出於謙，雖侵伐亦不爭之天，故无不利也。

彭山曰：謙冲之主，亦不廢計，叛之師柔而能剛，是謂得中，所以无不利。程傳：征不服也，征其文德，謙異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王介甫曰：得尊位而无應，故有征不服之詞。楊止菴曰：以師伐國，乃謙所必有之事，不得已而用之，蓋亦所以成謙也。纂言曰：非求勝也，使彼能正，即已矣。故曰：征者，往正其罪，王者有征无戰，故曰：征不服。所謂謙德不覆者，豈未勝哉。張氏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侵凌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七

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觀此乃知謙五利用侵伐之義，舜之格有苗，文王之降崇，皆用謙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有聞，是鳴謙也。謙而有聞，人所樂與，雖用之行師，亦无不利。征邑國，還是與之之詞。語意謂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蓋觀五爻詞不富以其鄰，則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也。蘇子瞻曰：其為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

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夫實雖不足而名在於謙則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則征者利矣 胡雲峰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

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裒多者益之則衆物无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衆皆平而无有於爭亦无有于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 先儒曰卦之盛治備福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八

莫若大有而順理樂天莫若謙謙尤甚於大有

總論蘇紫溪曰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无凶上三爻則皆利而无害為君利也為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无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无所加於人故潛

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啞啞之中虞書陳謨推轂不矜幽風致頌式歌赤鳥至於征苗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 又曰謙與豫之交其理欲之幾損益之介乎謙冲挹損德之基也驕奢淫佚德之廢也韋布猶然況侯王君公哉故鳴謙則吉撝謙則利鳴豫則凶盱豫則悔聖人之戒嚴矣

豫三三坤下

質卿曰人心得意而欣乍合而喜宴樂而歡娛皆一人之私情不名為豫卦坤震相合雷出地上陽氣和暢衆心皆豫故以豫名卦汝吉曰彖通全體以所樂樂人公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九

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樂身私已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豫利建侯行師

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斯二者非人心之豫順和樂不能也

按坤下震上為豫地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約說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為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眾順所以豫也吳因之曰說了豫順以動就該貼上建侯行師聖人因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又其小者矣順動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底根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二十

了所以能合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經釋曰天地萬物一體也同人渾然與人同體也故不見有人而大大有公其身於天地萬物也故不見有我而謙唯然則心和氣和形和而豫豫和樂也樂則天則神故天地如之此體信達順之道。陸庸成曰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汝吉曰夫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日月而行四時溫涼燠寒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慎罰之政成焉萬民太

和矣日月過而四時乖刑罰繁而民風衰將能豫乎故豫順之道大也。楊止菴曰諸儒曰震在地上後天圖位此居日月行度所始震為春為四時所始故以順動象豫曰日月四時惟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若日月之行度過即四時忒矣順動故不過不過故不忒取象甚明。項氏玩辭曰豫隨姤旅若淺事而有深意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跋涉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之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須合天地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二十一

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蘇子瞻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无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為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從而為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不可勝數也又可盡以為異於它卦而曲為之說歟

陸庸成曰人知豫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大其義也使人於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

此義而已豈不大哉因是推之凡象傳之稱大有三體或止嘆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或嘆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夫卦各有時時各有用亦各有義止言時者因所值之時或逢治世或遇亂時出處存亡此道豈小用者因時之用也經權常變全在幹旋斟酌推移作用甚廣義者蘊于時之中可思而得不可指而示也已然而有未必然未然而有必然得意豈常住之鄉失意豈終墮之地恢弘妙理非可浪猜故用廣而顯也義深而微也所見之卦則餘可推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三

潘雪松述曰趙汝楫曰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及二月震雷聲發則寒沍渙釋品物无不和暢故為豫程傳先王觀雷出地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宣崇盛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殷薦樂亦以殷薦為極盛又曰雷出地奮蓋天地自然之氣所以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和之至也先王作樂一則象其出地之聲一則取其和豫之義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于熙明

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怠德之墮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薦上帝歆祖考 洪覺山曰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備物盡文則其樂之猶盛者如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經釋曰雷天氣出地奮而豫故聖人作樂以應天神人和焉澤地形下天下而履故聖人制禮以配地上下辨矣出奮者性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五

與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履本於素素禮之質也故著誠去偽為其經豫止于介介生之靜也故窮本知變為其情樂至无怨禮至不爭則刑罰清民志定而天下化成故易禮樂之大宗也然禮其體已故履先豫後噫不達於性命而欲以制禮樂者未已 吳因之曰聖人制禮何常法天澤作樂何嘗法雷震但以其相似故云聖人從不曾有一件要比擬天地所以无一件不相似 陸庸成曰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薦只是一和和由順生不順動而求豫舉念便碍矣姚承菴曰崇德薦配中總是感格天地祖考

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爲豫

蔡子水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

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

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

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

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陰柔居豫初失位不正志安夫豫

又有震由豫權臣之應震爲善鳴而初和之故爲鳴豫

之象益不勝其有矣其凶以盈滿也初非窮地故以志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四

表之或曰初纔得志便滿極非可久者故凶也 洪覺

山曰豫卦以震四爲主故六爻之吉凶取四也初六在

下本无大失然以其應四也以小人之才憑藉寵貴意

得志極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其凶宜矣噫豫與謙對豫

之初卽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

制于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慎乎

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溺于豫便是順動的道理要看得

一貫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略有些念頭割不

盡似有似无就落荆棘路數了邵子云寶鏡造形難隱

髮鸞刀迎刃豈容絲絲髮猶存卽此是溺人鬼關頭也

只爭得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當豫之時初與

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无所附麗有介於石之象其德

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已之先見立起而圖之有

不終日之象夫豫之溺人非汨沒而不知也以不能定

之於始耳平居之豫其介于石臨事之豫不俟終日是

謂得正而吉 洪覺山曰介有中義有貞義有幾義中

正靜固明動幾先以不流于上下之交靜極而陽生也

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爲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五

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

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

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

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

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吉道也孔

疏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去惡修善守正得吉

也 揚止菴曰三畫之卦初日早二日中三日終故三

爻爲終日與乾九三終日同二在下體中不待至三終

日而悔象不終日

孔疏六二居中守正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故不須待其

一日終守貞吉也汪咸池曰緣他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燭利害之中 吳因之曰六二介石之守要說得細本是在個中却不着一念不染一絲空空洞洞靜亦定動亦定這便是聖人主靜立極地位了

曰不終日亦不是靜中另生出一番靈明蓋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為紛紛擾擾沉溺太重把本來面目却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所以不能識凡事之幾微唯安靜而堅確无分毫障蔽依然本來面目如鏡未蒙塵水未着垢可燭鬚眉可分妍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是也要之不終日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六

必曰不終日此是形容介石之妙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張目而望也朱子曰此人趨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四非正應求豫而辱是以有悔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意然而悔貴速也悔之遲則必有悔矣陰體遲疑不能早決故又曰遲有悔此以知見幾在於素定而悔過在震也聖人望人遷善之心緊要在一遲字本義速悔字乃悔悟之悔與爻不同 胡雲峰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眾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猶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盍簪虞翻曰由自從也震體乘下順而動動而眾順故大有得盍合也坤為盍盍聚會也坤以眾順故朋盍簪象言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象汝吉曰以其豫豫天下以其由豫者公天下而不疑也朋其來乎如簪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七

斯合也疑則間間則阻而否塞隨之豈有豫哉陰雖眾附非我族類故以勿疑開之 又曰爻本豫主而乘應皆邪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昵昵者聚而難致者望而不至夫惟開誠布公者不以樂已而附不以守貞而違權在已應在人而無已私之與焉則吾朋其有不同者乎

志大行者剛應而無他爻以分其權也以其樂與人同存心於天下之所為也金汝白曰五之貞疾四實為之於四取其志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六五貞疾恒不效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效中未亾

也

傳曰人君致危亾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迫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蒙亦以陰居尊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亾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或云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漠不省此貞疾之証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亾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八

此恒不亾之証也 楊止菴曰恒即恒卦之恒五陽位居尊在上體之中眾柔順五陽位為恒故雖為陽剛所逼猶存五位未亾也得中未必其有中德乃五中處尊是也 一說恒猶言恒心人一身皆恒心不亾則不亾六五疾隣亾而中未亾是猶以一脉君道維其存而不亾者也故曰恒不亾 蘇子瞻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得吉五以得疾也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亾則恒至於不亾君

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上以陰柔居豫極迷而忘返五柔同豫如結成之象然極則必變且震動之終不容不改故冥豫雖成又為有渝之象理齋曰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何可長者自其不渝言之也 程敬承曰豫彖意重順爻則重震蓋坤柔而震動也震體乘下順而動動而眾順四所以大有得五疾矣而恒不亾此心猶有動機也上冥矣而成有渝動極故能補過也 胡仲虎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九

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為強援故應之以為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 紀聞曰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其惡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啟其善冥暗也與升上六之冥同一陽上於坤之下故謙之三有不伐之美一陽動於坤之上故豫之四有近逼之嫌比五剛君故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強臣故宗者吝而介者吉鳴

謙則吉鳴豫則凶謙可鳴豫不可鳴也 又曰易者言變易也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无弗得善蓋善用易也成有渝所謂彼將惡而美終以晚蓋者也成有渝變之於其終官有渝變之於其始上之渝可以介於石矣初之渝可以繫丈夫矣

程敬承總論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豫和豫也人心之豫逸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為豫者乎故豫卦以四一陽為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之盱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二與四无係故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成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一

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人於人心之危者何如矣

隨

震下 巽上 隨 三三 巽下 震上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下巽上止故為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焉 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耶隨无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 蠱則飭也當飭而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為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按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說皆是物來隨已者本義已能隨物二句只是一項言已能致物之隨而物自隨我也既為人所隨可以大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况動而悅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一

蠱患生矣

潘雪松述曰隨以隨動陰悅為義苟爽曰震陽動而兌陰說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孔疏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 孔疏凡卦有四

時之義即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即當四德備具其隨卦以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无此四德則有咎也與前五卦其義稍別其革卦已日乃孚有四德若不巳日乃孚則无四德與乾坤屯臨无妄隨其義又別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按剛來下柔重下柔二字象旨剛柔震剛而兌說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陽下於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內辭也王逢曰上能下下之所以隨上貴能下賤賤之所以隨貴隨之義剛下柔也震陽動而兌陰說是在我足以致人之隨而物自隨之也隨之所由名也悅字要重不悅決不肯隨

潘雪松述曰道本惡隨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而天下隨時吳因之曰隨元亨據其所隨處行无不通此已是貞已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三

是无咎了若不貞則朋從爾思隨而不廣利盡則踈勢去則散隨而不久隨之以力不隨之以心且不成箇隨又安得元亨彖傳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惟貞然後爲天下所隨可見隨以貞而成不貞便不成隨了貞者隨之時義也隨一正而天下皆從其時義豈不大矣哉嘆其大明不可不貞也程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劉伯子曰夫无我而後能无係无係而後能隨係已私隨天德也隨之三陰皆係以爲隨者也學不能无我而妄意於隨

其能出於係者吾見亦罕矣隆山李氏曰咸隨二卦皆男下女者也咸少男少女陰陽之氣相等而相應故謂之咸隨長男少女陽壯可以制陰而陰自隨之故謂之隨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斯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也或曰夫子以隨時二字釋大亨貞最妙亨者隨時變通貞者時之所在即理所在也洪覺山曰隨時不可係非大亨貞何以免於係卦言貞而又言无咎者隨之時易咎也程敬承曰不曰隨之而曰隨時似覺於隨時之義有着落但本義不協姑存之以備參考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丘建安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宴息之義乎曰此言君子隨時之義彼則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洪覺山曰澤隨雷動而云澤中有雷隨何也陽氣潛伏所

以養其動也。是故君子法之以嚮晦入冥息。道固不必求之深遠。順其時而冥息焉。道在是矣。是故向靜坐而澄澗也。向下位而獨善也。向亂邦而不居也。向時詘而舉之不敢贏也。皆冥息之類也。陸庸成曰。兌正秋也。雷收其聲之時也。雷入于澤為隨。入于地為復。嚮晦以當一日之運。故君子法之以冥息。養一日之陽。待一日之用也。冬至以當一歲之運。故先王法之以居靜。養一歲之陽。待一歲之用也。一身之夜氣。培于息。天地之元氣。培于閑。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四

程敬承曰。嚮晦冥息。乃所以養也。澄其心於何思何慮。調其氣於勿助勿忘。此止體也。即生機也。勿謂冥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又曰。雷取震之動。澤取兌之說。君子體澤雷之象。歸休於寧定之境。恬養於閑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勵進修之意。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為隨之主。故稱官。非以偏主當官。偏主意已藏在內。有主之心。非廓然无主之心矣。故曰。渝然。惟主於從正。

不主於從邪。則雖有主而不失。為所主之公。雖渝何害。故曰。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陸庸成曰。人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顧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于情利之私。雖隨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為羣。則一出門。皆有功之矣。何失之有。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五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剛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偶門均也。惟初剛得正。故心无所係。而能出門。以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嘉。交於丈夫。而孚以貞。交於神明。而孚以至誠。率是也。凡比昵而交者。多失正。出門交有功。何失之有。雖有渝。亦不害矣。吳因之曰。同人卦。惟君子貞。然後為同人。于野。此爻。惟出門。然後為貞。貞之量。原廣濶。若有所私。昵隘而不廣。只此私心。便是不正。故必出門。而交。然後為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夫。所謂私者。不必溺於親愛。然後為私。如有勝心。客氣。而不能相下。亦私也。泥先入之見。而不能洒然。一空以察人之善。亦私也。因微瑕而棄。

白璧亦私也。忽芻蕘之善而不採，亦私也。友善未充其量而遽自足，亦私也。或以近故略之，或以遠故遺之，亦私也。此類皆非出門交之義。又曰：官有淪三字，正是聖人慎重之詞。言這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一番過了。如之何而可安隨乎？故必貞云。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唐凝菴曰：二五正應，二不應五而隨初，此亦初之所稱淪也。以近而隨，故隨初而至。於係係則有所專屬，自然不能兼與矣。焉得不失丈夫。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六

乎弗能兼與爲昵，小失夫者戒也。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

吳因之曰：六二爻詞雖不係其凶咎，然爻中特用小子丈夫四字，正以見從違之失宜也。要把這四字看得重。吳一源曰：邪正弗能兼與，狗邪斯失正也。二之中正非倍正者也。柔或昵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即欲從正而不可得也。洪覺山曰：兼與者，大人之事也。然則二之德，其不可爲中正乎？曰：以隨之時而乘震陽之動，故或失之。王伯厚曰：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

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潘雪松述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迫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上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彭山曰：四陽當任而三從之，以柔隨剛，以昏隨明，隨有求得，凡有所求皆得也。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居者，弗隨之義也。洪覺山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主

三十七

謂之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非。其得則是，其求則非。求之不已，而患得患失之心生焉。是功名富貴之心累之也。得者得於四也。胡雲峰曰：事有得必有失，失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爲得也。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爲從。違實非真見四之爲君子而當親初之爲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若自己陽剛，其取其舍灼然不眩，便斷不爲邪媚聖人。

何必防範他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又曰四陽當權用事而已隨之豈不隨有求得乎但我既得依附正人須在世味塵埃之外超然有一段意氣相期名節相許道德相尚功業相讓的景象方始無負這一番機會而吾亦不為正士之所羞賢人君子之所誚若以隨有求得之故而遂妄有所求徒藉以供一身之欲成一己之貪則雖得附于有道之門墻竟亦何益且賢人君子之相與豈宜有此等俗氣此等惡態以重斯文之玷斷斷乎清修之節不可不勵而邪媚之干不可不重戒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六

質卿曰民為同胞物為吾與即小子亦當有包涵成就之義乃可若志在舍下便非一體之道即小子何賴焉其原在係心一有所係便偏着如何得不舍下

揚止菴曰先儒謂剛能自立為隨而柔不能自立為係遂以為係不可有抑知柔係剛以自立在柔宜然惟以柔係柔則過於委靡故柔係剛可有也以柔而係柔不可有也爻詞所謂係則柔係剛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九四以陽剛當有為之任得陰之從有獲之象隨以陰從陽為正故陽剛在四亦得為貞但位不中又在說體隨而說之以為已獲疑於睚矣四

多凶近也況有植黨自私之嫌哉故貞凶質卿曰斯地也斯時也惟有孚可以感人惟在道可以持已孚以感人則覬覦之心息道以持已則朋比之念消此非苟且以遷就事機者所能以其明也如此則隨者不厭其多獲者不傷其正夫何咎也非明難矣哉郭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為獲也潘雪松述曰陽剛中實有孚也以陽居陰剛柔不偏在道也有孚在道乃為臣者家常茶飯此處只不改其常耳處危疑之地惟有孚故能在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從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進退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九

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吳因之曰大抵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權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處卓有定見不為目前權勢遮蔽君豈至于殺其臣臣豈至于殺其身故爻象聖人特提出明字為處盛之著鑑云

程傳曰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眾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袁梅巖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游讓溪曰隨之九四居寵思危大有九四處滿思謙其明同矣故能開誠履道而不至於凶咎也由豫者致豫

於民由願者致養於下義與感滿不同聖人猶爲之戒
蓋爲臣不易如此建安丘氏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
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戒在君而五貞疾隨
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凶然則處
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柰何曰勿疑有孚在道而已矣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蔡虛齋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免
強或始信而終疑乎于嘉是同德相信知之深任之專
君臣肝膽相照無毫髮之疑惑也言謂上下交而德業
成也 潘雪松述曰配曰嘉偶昏曰嘉禮言陰陽相得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十

也隨之世皆急於求合故陰爻皆有係四陽貞而凶惟
五陽不苟隨而隨出於孚配合禮嘉其吉爲何如 王
伯厚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
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程敬承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
二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
捐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无
所污而有所疑上九所以睽孤有所係而无所疑九五
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爲隨主君不下隨臣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

也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亦處說終隨之固結而
不可解者也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蓋柔順之至无
以爲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
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況可得間而離
之乎此其隨之之誠雖用亨于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
人之隨可知上窮窮字作好字面看與往吝窮字不同
言其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唐凝菴曰比隨之上
六俱當比隨之窮何以不得比而得隨乎比貴先而隨
以近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十一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
曰係教以隨之誠總之則象辭之所謂貞也
總論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六爻以
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
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
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爲人所隨四
臣位不當爲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
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蔡虛齋曰隨道
有終始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
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

是也。合而觀之，隨之義備矣。

蠱三三 巽下艮上

蘇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蟲生之為蠱，久久宴弱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蠱。潘雪松述曰：易道不重在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終始相承，則爻中所謂父母與子之象，亦有着落。不必各爻另尋父母之象。蘇子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傳曰：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十一

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也。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齊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此戒，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吳因之曰：先甲三日，新也。以今之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滌蕩振刷，過了目，其所謂滌蕩振刷者，又極其慎重詳審，周悉萬全。

略不疎漏，以致後弊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

上先甲三日，意蓋恐自新者激於意氣，喜於紛更，少萬

全之長策，故言此以防之。蓋示其所為自新者如此，看

先甲三日，何等樣振作，何等樣持重。洪覺山曰：甲者

十干之首，言始事也。言始事而乃於巽者，巽為物始治

天下始家，故蠱爻言父母也。

潘雪松述曰：質卿曰：蠱從蟲，從皿，物必腐而後蟲生之

蠱，蠱而物斯蠱矣。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弊積而世斯

蠱矣。卦象巽止合體而為蠱，蓋積漸使然也。夫蠱亂微

也，亦治機也。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世誠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十二

蠱矣，則起弊維風，從此可振改絃易轍，從此可行塞而大通，理有必然，故為元亨。蠱而元亨，夫時也。乘天時而效治道人功也。及此時而疏淪整剔，俾前之積蠱拔其根株，而無遺其芥蒂，如涉大川，乃為利焉。蔡汝楫曰：蠱者亂之將傾，君子慮豐之盈，不慮蠱之壞。天道人心向於有事，可以慮始矣。故天時為元亨，人事為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此乃所以涉大川而圖元亨者也。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為有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極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朱子曰此是言致蠱之由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者良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為趙德壯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四

雲峯胡氏曰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與隨反蠱則內卑而外高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巽斬之吉又與蠱反蘇子瞻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

吳因之曰剛上而柔下不專屬君臣天下人才只是剛柔二種剛者須賴柔以裁其激柔者須賴剛以作其懦二者相交相接如房杜之謀斷相資然後可以維持天下今剛者亢然自高鄙柔者之不足與有為而不交於柔以求濟柔者倪然自卑安於剛者之不吾與而亦不交於剛以求濟二者判隔不相為用則激者无所於裁懦者无所於作各任其偏同於僨事而天下日壞矣本義良陽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上下便是不交剛上

柔下巽而止非蠱也乃所以致蠱也 馬氏曰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 陸

庸成曰人之情畏其媮蠱與巽一也巽之所以不為蠱者有九五以主之也故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按舊說彖辭從天道說向人事上去彖傳從人事說向天道上去夏官明曰不然聖人言人不言天彖辭曰元亨隨著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蠱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際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之辭非言天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五

言人之說 按元亨未便是已治言蠱而至於元亨的時候則亂有復治之象矣象是景象猶言模樣也其曰治蠱至於元亨者蓋亂極復治雖天運之自然然未有恬然付蠱於不治自得元亨者且曰治蠱又曰至於可見蠱下即繼以元亨者亦要其始終而言耳非是蠱已治而元亨了方去涉大川以有事而自新之於始丁寧之于後也洪覺山曰利涉大川所以治也不言往有功而言有事者治蠱之道貴於勇往有為以濟其險故六爻之用貴剛也 易述曰利涉大川涉字最有力須如救焚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爻說幹字便是涉大川

之意此非有剛果之資如何做得 又曰蠱者極壞也 惟極壞然後有事是從空另做一番故曰先甲三日若 將衰未衰時用些維持挽回之術只是因仍舊貫補緝 其間非有事之謂處大壞極弊田地乃旋乾轉坤之日 豈修廢舉墜之日惟其重新整頓自我作古之事所以 最難下手多有革弊之人能及一時極重之勢不旋踵 而難端不發于此即發于彼方稱蠱蠱又復來此係慮 淺謀近坐狼疾人之病故有後甲三日之戒 吳一源 曰蠱極而當治也猶日之終于癸而復始于甲也終則 始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于未治之先而審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六

于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 事以成天庶其可治乎夫勇往之志決而先後之慮周 无畏難无忽易大善之道也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 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 做只為天不能自做而特假手于人要之人做便是天 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復有天故 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為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違天如此 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潘雪松述曰張獻翼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

上渙之風在水上凶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於 內而已凶能達也故曰有山下有風風遇山而止則木 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語曰蠱從內生是也 程敬承曰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頽於下而振作鼓舞 之權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頽者起矣而已德未成作新 无本德而曰育涵養以要其成也匪徒一奮勵而輒止 者大抵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 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 周宴曰振 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 洪覺山曰程子引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二

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 象故云蠱者事也振民育德事之大者天下之事不作 則潰者不立作之不以其道則入者不深天下壞亂治 體既隳人心潰矣故必導德齊禮鼓舞振作而後民德 可育也是故蠱萬物者風也震萬物者亦風也撼於風 者山也止乎風以養育萬物者亦山也在君子施之而 已矣隆山李氏曰易中育德多取於山蒙亦曰果行育 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

潘雪松述曰蠱以漸積在初尚易爲力初最下爲內卦之主于象以陰居陽以柔行剛幹蠱象克體父志不襲其弊爲父補過是爲有子而考得无咎當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汝吉曰父子一體也考即父之稱也曰父之蠱明无得諉爾蠱者以權濟初巽主稱隱以行權故善之而質柔故戒之厲焉 質卿曰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爲有子不然與无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无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周易宗義

卷之三

聖人

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故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因仍蠱弊殊爲失義 張希獻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孝子之于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 項氏曰初六有幹蠱之志九二有內幹之才九三有外幹之才大抵蠱下三爻皆能幹者以其異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幹母之蠱尤難幹父者必於承家當事之時而幹母則承歡慈闈之日也王註居於內中宜

幹母事婦人之性難以全明宜屈已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 林希元曰五以陰柔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不可貞本以剛承柔來凡剛多有所違拂而柔必有所不堪故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爲正也傳曰母在而以剛行之矯拂傷恩所害大矣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與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蘇氏曰陰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象曰得中道也可見柔行與入乃爲幹母之中道也質卿曰得中

周易宗義

卷之三

聖人

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發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爲其事之當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按九三居下之上才位皆剛能幹父蠱者也洪覺山曰三剛不中本爲有悔然當治蠱之時以剛爲本而又在巽體之中得位之正可免於咎而夫子加之以一咎字曰終无咎者謂雖過剛終是无咎喜其德得剛之體也汝吉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

蘇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以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

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姚承菴曰論到周旋无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略其細過 按當蠱之時聖人最喜人能幹故略其失而深與之此與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一例蓋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陰柔得正但非強幹之才其體艮止亦非進而飭蠱者寬以居之而已故為裕父之蠱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辛

象此非有不正之德縱蠱使之日深也然蠱豈優游无為者之所能持乎由此而往以止自安見吝必矣言裕為蠱之害如此象曰往未得也未得所以見吝初曰幹蠱所患不在不能患其太過耳故曰厲二曰不可貞三曰小有悔四曰裕蠱所患不在不審患其不果耳故曰見吝曰未得使之反裕而為幹也 毛瀘川曰三之銳失之過故悔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寧為悔母為吝 朱晦翁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

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却憂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潘雪松述曰五陽剛得中之位可以有為六柔居之體和履中承應皆陽柔以剛濟不貞不裕能幹父之蠱也嗣君以成就先德為孝故曰用譽譽榮之道也傳稱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終始成就榮其祖考也可以明六五幹父用譽之旨 又曰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正應剛柔合德幹不違中以成元亨之治恢弘舊業掩飾前過而美譽施於其父曰用譽象曰承以德也傳

周易宗義 卷之三 辛

曰任剛明之賢可以善繼而成令譽也其德在臣其譽在君也 卜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則任賢正六五所以為幹蠱者非以用譽為用賢也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為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也五享治蠱之成故為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王敬美曰蠱物壞而有事也諸爻皆汲汲幹事至六五用譽矣從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不事而又曰其事明以无事為事也其事何事也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事

吾身之事而徒嚶嚶然曰吾不事焉若人者何足稱乎
楊廷秀曰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
子皆有振而飾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
又有六四以裕之又又有六五之君秉羣賢之幹裕者而
用之則上九不必爲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
殊則上九不得爲若夫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依陰柔
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厦乎則上九不可爲然
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非自以爲高也人高
尚其事也 唐凝庵曰居艮山之上是以高爲尚也志
可則豈徒以其高尚可則哉天下事惟當可則止不當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過求幹蠱而至於用譽幹之道至矣盡矣不可復有過
求矣止得其止故以其不事事之志爲可則也凡卦上
皆在事外然亦有得有失惟蠱則適當其道矣
程敬承曰志何以可則也曰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巽高
尚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以救蠱之壞故可
則也士何事尚志卽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其事卽其志
非有二也 胡氏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柔而志剛
也 趙汝柁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
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
而高自事蘇氏曰見蠱之漸也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

周易宗義 卷三

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
由趙說則功成身退之事由蘇說則陋巷簞瓢之事皆
所謂以無事爲事也不事而曰其事蓋與往有事者同
用矣 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
勝人多苟且以投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爲蠱天上
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爲志可則
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昌黎希文二篇皆識
此意 雲峰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下九以
不事王侯言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
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行巽之權而不爲汙在事之外
潔身以退焉係艮之止而不爲辟
蘇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
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
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于蠱也古今
稱幹蠱者无如周宣王考其時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
其承德弘矣鴻鴈安集車攻飾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
矣彼其先甲後甲之攻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
元成宋之元和天下之蠱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
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爲幹蠱之

一一七

悔天下事從此日非矣雖然寧為幹之悔無為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臨三三坤上觀三三坤下

陸庸成曰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為義自二陽初進而臨于地故為臨及二陽進極而為天下觀故為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无咎者二可謂蒸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吉止五上為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王註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十四

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趙汝柝曰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居臣位之正可以出臨羣陰其為亨也視復為大於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得其正然至於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矣有凶必不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凌逼于陰者君子進則小人自退非君子真逼他去也元亨利貞須切臨說重利貞邊貞即悅順剛中有應意八月謂自臨至遯凡八爻也如七日來復之例曰元亨以勢幸之

也曰利貞以理防之也曰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也易為君子謀亦深切矣 胡雲峰曰方臨之時即懼其為遯何也曰遯者去也剛浸而長君子之朋來固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易去尤可憂長有消之幾來有去之幾不可不戒也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即為之戒戒貴乎早也 潘雪松述曰臨蒞也傳言之大也陽大陰小一陽復尚微浸長至二陽四陰順之而往也可大已臨也十二月之卦也臨且泰而元元始而亨而利而貞六陽純乾天道成焉大終矣而反之姤之遯之觀四陰浸消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十五

洪覺山曰八月者觀卦酉月也觀於臨為反對也二陽至觀四陰逼之轉而為剝為坤其消不久故消凶不在剝而在觀也觀者臨之體來者往之幾聖人見八月之幾於臨焉故豫言之未中而戒識之早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進齋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浸長以上臨乎衆陰是謂以大臨小上臨下也臨何以元亨利貞也易述曰內允為說則二陽之進也為不逼外坤為順順則四陰之

從也為不逆剛當浸長過則為邪而二為剛中則陽德
 方亨而不過柔正用事權在於五而五為正應則剛柔
 合德而有為此臨之大亨以正是乃天之道也猶无妄
 所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陸庸成曰剛曰浸長浸長
 之義取地中有澤也二陽居兌之下其進也得之滋潤
 之后自有勃發之機故云浸而長又即曰說而順者見
 其進之不躁也又曰剛中而應見其進之不苟也此元
 亨利貞所由係歟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曰天之道天
 道為陽為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
 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
 之凶立至矣八月有凶非歷數八爻之謂凡日陽象也
 月陰象也八少陰之數也七少陽之數也故言陰來之
 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
 汝楙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息為主以臨與觀
 反也臨為二陽之長觀為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為剝
 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
 人於斯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於二卦
 者其憂深思慮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
 制於未亂也
 程敬承曰陽長曰浸語漸也而消則曰不久抑何速歟

斯亦可危矣汝吉曰明於勝復之運者當時無幾功成
 不尸毋亟疾以迫之庶夫 吳因之曰元亨利貞是言
 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是言後日將衰益見
 其不可不貞述曰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
 與夫不言亨復與泰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
 之勢惟方興為最盛臨之浸長方興之勢也蓋盛莫盛
 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地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靜而不
 至于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无垠也君子之於民亦然
 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臨之以教教无窮也教思无窮胞
 胞无已之意澤之深也包容之保育之以莫麗民而无
 疆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此大德臨民之道君子所
 以法澤地之象者三代之民不怠先王之澤三代之下
 一决則橫流矣蔡虛齋曰教思謂其一改教育成就人
 的意恩容保是愛而保之也
 程敬承曰地中之澤自然之澤澤无時而窮其所容亦
 无限容保二字一申說必容得方保得師象地水臨象
 澤地皆取容民之義容乃所以畜所以保也而師象臨
 民與首則水險而澤涵 文思亦澤地自然次第

不必強為先後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潘雪松述曰剛長為臨咸者臨之體也一陽初復在下有應於四心无私係偏感羣陰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道也故曰咸臨所居者正所感而應者皆正故曰貞吉象曰志行正也志陽剛有為之志蓋必進而上行矣卦以二陽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章氏曰三陽在下為交泰天地之氣相通也二陽在下為咸臨陰陽之氣相感也質卿曰只是志行正便自心相感通故為咸臨若意在感人即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八

屬有心如何成咸 約說曰咸普偏之義其道廣大公普无所偏比道之正也故曰貞吉 洪覺山曰臨下之道貴公貴大貴慎貴厚得是數者斯得吉矣咸者皆也大公之謂猶之復之朋也當陰之盛其勢未艾二陽方將同心並進以求大行於天下非以為私志在於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潘雪松述曰二陽浸長與五正應其志得行故為咸臨吉无不利四陰在上猶盛二陽自下臨之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偏感羣陰而得其大順曰咸臨咸无心之

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利是以象曰未順命也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强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促以勝之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之象也其吉无不利以此 蘇氏曰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強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張文饒曰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九

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二剛得中不惟陳義甚正又調停得極妥而勢上進光暈比初又甚盛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潘雪松述曰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也三陰柔不中正臨浸長之剛兌口柔說故為甘臨之象善柔之性則然也虞翻曰失位乘陽无應故无攸利趙汝楳曰剛長之世非甘言諂佞之所利也以位陽而比剛德故能憂既憂之則變其

甘說之意而順陽剛之正咎可免矣憂與甘正相反曰甘臨位不當也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六居三在下之上是處不當位也既憂之可以補過咎亦不長項氏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 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居說之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為所悅且將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唐凝庵曰允之六三承乾則急於履五承坤則急於臨 位之不當其失如此張雨若曰如此之人而聖人許以咎不長欲其速憂耳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

程敬承曰君子臨小人以威而小人承君子以甘甘媚易投聖人深為君子危之故曰无攸利又曰憂之无咎沮小人以无媚君子且誘之反正也此非徒為小人計正以為君子謀耳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潘雪松述曰四處下體之上陰柔得正而應於陽剛之初居正位而親下賢誠意切至相感通也故為至臨之象剛勝則柔危柔能順剛乃得无咎 程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雖在多凶之地而无咎蓋由位之當也夫以六居四

正也處其正而止曰位當何也彖傳歸大亨以正於剛中故予陰以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潘雪松述曰趙氏曰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曰知臨六本柔闇承比皆陰而稱知臨以應二也二感臨君德臨之權在焉五尊位柔順居中委而聽之无一毫自用之私為知臨也大君臨制萬國職惟親賢今舍親比而任正應濟柔以剛握中以運已不勞而天下之治成此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雖不自任其知其知大矣乃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蘇云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悃悃而難合舍甘臨而親咸臨五之所以為知也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

孫質庵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故曰中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

項氏曰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慮後世必有以苛察為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如家人上九曰威如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

吉慮後世必以刻下為威者矣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威在自畏不在威人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朱子曰敦臨是積累至極處有敦薦之義爾雅高堆曰敦坤上畫地最高處曰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孔疏敦厚也上六處坤之上敦厚而為臨志在助賢以敦為德故云敦臨吉

程敬承曰臨而厚合之至臨知臨而道愈篤治愈隆矣又何咎象曰志在內也孔疏在上卦之極志意恒在於內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時說以敦臨之臨為臨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奎

民內亦指民言也可 洪覺山曰臨之為道不嫌於厚而六以居上之尊遠下二陽高而能下非厚德能之乎唐凝庵曰復五以去陽之遠而敦復臨上之去二陽猶復五之去初也故亦能敦臨陽德向長之時上之順應若此然非初二說之正何以能乎此象之所謂大亨以正也 張氏曰允終為悅甘臨者小人之事艮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无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敦

臨夫亦敦薦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也內指內卦

二陽 吳因之曰初九九二卦之所以為臨者故皆曰

咸其上四陰皆受陽之臨者故曰甘曰至曰敦皆有順

承而无逆命之辭在二陽則可以徧臨四陰在四陰則

不可不委順二陽此六爻大旨但要說得含蓄不露耳

周用齋云勢在陽則示以陽制陰之道勢在陰則示以

陰從陽之理最得旨 蘇紫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

久矣然以一人臨天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

其勢常易是故為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

以智臨稱焉為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奎

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甘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然垂衣而享之矣

觀三三坤下
三三巽上

程傳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

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王註觀之

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而為尚遠之為吝

觀盥而不薦有孚頤若

潘雪松述曰卦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為觀王註王道之

可觀者莫盛於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盟也祭未

有不薦者但觀之取義以誠敬在未有事之先故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待有事而大君觀示之義萬民觀感之意具象中矣。有孚謂五顒若君德有威容貌詩曰顒顒卬卬君德之謂也。仲虎曰此獨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象二陽在上无爲而化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也。觀法莫此爲親切質卿曰觀是无爲之妙纔涉有爲便不是觀。陸庸成曰上示下瞻之謂觀便有政教之施聖人恐人認作發見粗迹故特撮不薦顒若淵微玄穆處示人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四

觀之精也。觀者顯也。不薦顒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具于盥。顒若寓于不薦。總是薦恭不顯意。蒙引以八字俱在觀之一字內甚妙。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潘雪松述曰天下惟陽爲大爲上九五一陽在上爲下四陰所觀故曰大觀其德順而不逆巽而不忤又以陽剛處中正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此居尊所以能觀天下順巽兩卦之德也順爲之本巽以出之順者順人心

之所同巽則不强人之必從爲柔服羣陰之道曰中曰正則羣陰之取衷也。王註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統說觀之爲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吳澂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爲天下觀也中正則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五

其所以爲觀者通章全重此一句順巽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爲巽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卽此不可見者隱隱躍躍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民何意於觀我。神道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卽天道也。故謂之神。陸庸成曰神道設教卽中正以觀天下內剔出神字以見大觀之原耳。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看之觀都不着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只是觀字註解將祭而盥盥而尚未祭這時節胸中

是甚。塵境界凜然肅然。一毫妄念雜意也。自容着不得。為觀者須常是這樣光景。不論內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歛愈神。愈收愈潔。无一息不似盥而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矣。文王不顯亦臨。无教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欣羨。此真所謂不薦之孚也。故模寫得如此親切。曰中正曰神道設教。純是示。示以意曰化。曰服。純是仰。仰以意化者。漸運默移之謂。服者。心安意肯之謂。順與說他性情。其合下資稟質地如此。中正則養之德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是和平安妥。无躁動决裂之狀。冥不是入於理。其心隱約收斂。沉而不浮。潛而不露。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

之意。所以養得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薦之意思。无別觀天之神兩神字。粘着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設教。就是為觀其觀示處。不露形迹聲臭。故曰神聖人以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灌輸。而羣黎已偏為爾德矣。故曰下觀而化。化而只一觀。示間。上安所着意言。下安所庸知識。兩精相喻。神焉而已。故觀天之神道。可以得聖人之神道。朱子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

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易因曰。夫曰觀則聲臭俱无。一如其天。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唐凝庵曰。上之教即大觀下之服即下觀而已。程竹山曰。天道聖人其化育皆无迹者也。无迹故神。然其所以為觀。則皆中正焉爾矣。陰陽動靜各止其所。民彝物則久。恆人情天也。聖人也。皆此中正也。吳因之曰。此節須看本義。所以二字。不曰觀而曰所以為觀。極有意。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

潘雪松述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於地。風得省方。觀民設教之道。民有方。方有俗。俗有風。移風易俗在因民而設之。教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儼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理齋曰。設教者。教之以中正也。所以為觀也。歐陽永叔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或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潘雪松述曰觀者觀九五也五陽剛中正之君惟近之乃見其光初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童子之觀不能遠見也小人謂下民初民位下民之觀於上趣順而已其為童觀不足為咎在君子則大人在上而失利見之會可羞吝矣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甚言非君子所宜有也 陸庸成曰五以大觀在上童觀者但見其小不見其大闕觀者但見其似不見其真 洪覺山曰初六在下去五遠矣以陰位陽為童童穉之見不離乎陰所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其夫婦飲食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六

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潘雪松述曰二以陰柔之小在內雖與五為應而隔於三四猶在門而闕門外以闕為觀所見者狹也居內處中寡所鑒見體柔履順不能大觀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 湛源明曰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以君子之人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觀視朝美一斑於形似之粗如女子之闕觀也丈夫而效女子之見不亦醜乎 胡雲峰曰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穉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

日用而不知也闕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為可知已 張陽和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激丈夫皆可出而不出故醜也范希文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丈夫之自期當如此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潘雪松述曰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六三可進矣故示之觀我生以為進退象有六三居下之上而近於巽雜卦傳曰巽為進退故六三自觀其生以審所學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九

生使不觀我生不能量已豈能應人 吳因之曰士君子所行未通而急於求進總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

故聖人於六三欲其自審此爻雖不言觀光總在觀光處立脚 楊誠齋曰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脩已辭同而德異六三似漆雕開程敬承曰初象童三象女吝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位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曰觀我生者何恐以漫不可用世之身自負機會故觀我所為為進退蓋欲密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忽然以退終耶

易述曰象曰未失道道觀之道也童觀闕觀胥失之矣
三觀我生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至失道也程清溪曰
道者生之理也觀我生觀我所生之理為如何而進退
也 吳因之曰上有大觀在上之主周公說一退字似
阻天下觀光之志故象以未失道明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曰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大觀之主也
四切近之故曰觀國之光觀見五之盛德光輝也不指
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於一身乎
夫聖明在上凡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輔戴之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一

康濟天下是王者之賓也四既觀見九五之光故利用
賓于王利四之利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
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能觀三未及觀獨六四最近
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丈夫之槩可以進而輔大觀之
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
之會也 胡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
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
達於國者也 敬仲曰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
九五賢明中正在尊位上九亦陽明在賓師之位國多

賢聖有道之光象曰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
進也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
賓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已所以
重道也 唐疑庵曰爻曰利用則作賓在四象曰尚賓
則尊尚在五

九五觀我生君孚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程敬承曰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
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合萬民生
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
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抑觀我而曰生謂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一

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后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者
中正而已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
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下觀皆化非
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
无咎也孔疏我教化善則天下著焉 風教化不善
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不名蘇氏所謂難
乎其无咎也 汝吉曰夫王者通天下為其身五觀我
生必觀之民民若於道且歸於仁不賞不怒以勸以懲
則孚之孚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海隅蒼生未其康共
王之視之予瘵予痾於自反何窮哉此王者之觀也上

為化主故觀我即觀民也

唐疑庵曰象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即九五之

觀我生以觀民亦自盡其為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

不化我何知焉則吝與醜皆非君子之咎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上極不當事任而德之為人所觀者

猶九五亦九五所觀法者處天下所觀之地雖无位乎

其心通天下以生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

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已

咎哉故其志未平不以无位安然放意不自考省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

洪覺山曰其亦已也而以為觀其生何也以五之觀已

於民而上在无民之位故言其以別之然何以未平也

當觀之時陰多而陽少惡多而善少上雖无位而其為

觀於天下之心不能自已如孔孟之講學脩德栖栖然

不少恤乎人言志有未平故也 吳一源曰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何未平之有焉有德无位自觀其生内省不

疚而已

易述曰臨之八月有凶指觀也觀木陰壯陽消小人逐
君子聖人持主陽以名對為小人觀君子之象故五上
二爻曰君子无咎明二陽向消君子方危能如五如上
皆君子乃可无咎耳五以位上以志皆以陽德感化羣
陰陰本與順乎上君子之道猶存於世而不至於利也
故曰當觀之時聖人慎焉 項氏曰上九當觀之時在

斗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已

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稱其生此

即利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滅陽為坤陰不進則

陽存而為碩果道之與廢皆未可知故曰觀其生志未

平也觀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

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為小人觀君子之象勢實新

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

之居中復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謹可免咎耳不然

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

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

唐疑庵曰上雖在事外與五同體在臨則與之咸臨在

觀則與之同憂其道宜然何咎之有况未幾而剝且及

之矣此所以不得以事外常格論也

總論蘇紫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

人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

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

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

乎以考風俗而燮惡若衡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

此達觀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返聽之謂聰

内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虛洞達明之本

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蒸也適

觀厥成矣而猶曰... 凡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

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内省不疚何其切也此觀我生觀

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牆

之陋闕觀者自足於葺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

哉可乎哉

噬嗑三三震下賁三三雜上

陸庸成曰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為喻。賁无色也。故爻中多以尚質之象為得噬嗑者刑罰之啟也。賁者禮樂之化也。必先威而后文可施。

程敬承曰聖人不尚刑。故用刑之爻。每寓難之之意。至四五而曰艱貞。曰貞厲。見威明之不足恃也。聖人不尚文。故用文之爻。无甚取之之意。至五上而曰丘園。曰白賁。見文明之貴以止也。又離與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搏擊而山慎重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噬嗑亨利用獄

潘雪松述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合者以有間也。齧去其間則得合而亨也。楊中立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程傳謂凡天下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此言甚當。又曰程傳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

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吳因之曰夫惟

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合。則亨通矣。然其噬之也。非用獄不可。蓋聖人之心。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天下。但強梗為間之人。即大學仁人放流。迺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人。豈得復從輕恕之法。優容之。典以致養。奸而縱惡。故須用獄。言以痛懲其罪。既曰噬嗑而後亨。

又曰利用獄。聖人蓋深惡為間者。而決去之。故其鄭重如此。張婁東曰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爭而求辨。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恤之於終。不若化之於始。此六五之无咎。終不若訟九

五之元吉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質卿曰彖言頤以實為體。以虛為用。頤之中。豈可使之有物哉。有物則隔其上下。若噬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王註有物有間。不齧不合。无由亨也。胡雲峰曰卦詞云噬嗑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亨也。此以卦名釋卦辭。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剛則暴。全用柔則縱。

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足伏物、此卦震剛在上、離柔在下、總大體而言、一剛一柔、不相混雜、故謂之分卦、德動而有威、明而能照、威照並行、所以服強禦而燭奸偽之道也。雷電合而章、即上云動而明、但此重合而相濟、意質卿曰、雷鼓電作、合成天威、造化震曜之用、至章也。故曰合而章、剛柔分、已足得中、此又云柔得中而上行、單以六五言也。上行二字不重、只從卦變說來耳。柔而得中、中節之妙也。朱漢上曰、六以柔居五位、雖不當施之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為利矣。輔嗣所謂能為齒合而亨、通必有其主、則五是也。侯果曰、文明以中斷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六

制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胡仲虎曰、雷電有時、獄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頤中有物、強梗者為之、間獄豈宜用哉。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洪覺山曰、陰陽分焉、可合也、動而明焉、將合也、雷電合而章焉、其所已合者也、合則亨矣、致亨之道、非一事可盡、而獨以利用獄言者、舉其所重與所宜也。以柔處剛中、而不過、故宜之、而不言宜于刑、何也。明以察獄、辨其情偽、離之用也。然則君道其貴柔乎。曰、德貴剛、而用刑貴於剛而柔也。三宥而后制刑、柔之意也。象旨、頤中有物、則為噬、噬賁何以不為噬、噬賁、兪氏所謂噬者、必下動賁、无震也。

剛柔分、震剛離柔、分居內外、非謂三陰三陽也。柔得中、上行對賁言之、謂居尊在上、而行事也。簡輔曰、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簡言是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潘雪松述曰、雷電威明、並用曰噬嗑。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天威之章著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則於明罰勅法、見焉。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疑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七

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勅法。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勅法是平日與其有間、而後治之、不若未間而預防之。所謂為之刑威、以類天之震曜者也。離火也不為火者、五卦遇雷、則為電噬嗑、豐是也。遇地則為明晉、明夷是也。重離亦以明言之。陸庸成曰、考之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重輕、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蓋刑者所以取中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无非以中用刑也。故卦之利用獄、不獨有威明之善、使非五

之柔得中孰為刑之主哉。約說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而為之。去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唐凝庵曰。雷震必電。雷燁必雷。无不相合者。故稱噬嗑。先王以其震為威。以其電為明。威與明合。故以刑法為事。第先明而後威。則其法必當豐之。所以折獄致刑也。先威而後明。恐有未當。故但取離之明。以彰明其罰。取震之威。以申勅其法。示人以不可犯而已。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彖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九

利用獄。象曰明罰勅法。又若急急于刑罰者。何也。謂非此无以合間也。間之一字。是甚樣不好。獄一用而天下之間可去。間去而天下歸于一統。治化復于大同。是刑罰者。正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勅法之心。即道德齊禮之心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上不言噬。无位受刑之象。初在卦始。其過淺薄。刑以誠使不復重犯。陽剛橫亘於震足之下。遮沒其趾之象。震動于下。不禁則行。象曰不行止惡於初也。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以不禁其微。王註凡

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屢校滅趾。極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楊誠齋曰。屢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極罪大之凶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象旨。膚。鼎肉之大。齧謂二中正而乘初剛。噬之沒鼻。則其噬合矣。侯果謂乘剛噬必深。非專尚深刻也。人之噬肉。豈有掩沒至鼻。假以象其噬之合耳。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九

吳因之曰。噬膚。若說服之甚易。則與滅鼻相矛盾。這易是自家身上易。六二中正。心无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不待擬議已得明允。是為噬膚。陸庸成曰。滅鼻。即剝刑也。刑加於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傳曰。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胡雲峰曰。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易述曰。以下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脂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脂之噬難。干膚。肺難。干脂。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於脂。肺。其為間之大小。用刑之淺深。亦于各爻見之。禮祭有膚鼎

膚者牲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六二柔得正，而乘初剛，治之易易，故象噬膚，小物全體而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暴於夕，乃乾曰腊。肉藏骨，六柔三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聯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上體，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之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蓋獄成而讞於王，雖有強梗，其詞已服，故為噬乾肉之象。草廬吳氏謂六二六三二柔畫爻詞並云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畫爻詞不言肉而言肺，謂有骨者也。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三在膚，稱肉離日燠之為腊，或曰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肉藏骨，柔中有剛亦通。王註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惟堅乎？將遇其毒，敬仲曰：彼實強梗而又陰險，三噬而除之，而反遇毒者，三無德也，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人，无有服從者，能不過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彼為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噬嗑以柔中為貴，三本柔順之質，非用法過刻。

者且彼既有罪，終必服法，所以終无咎。陸庸成曰：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已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已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當噬嗑之任，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皆刑官也。九以陽剛居四，已入於上體，是為間之大者，故云噬乾肺，肉有骨謂之肺。乾肺至堅難噬，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其剛，矢取其直。九陽德本自剛直，以剛克疆，以直理枉，故為得金矢之象。王逢曰：以剛直之道，刑人非艱難於正，則不吉；四動而不正，故戒以艱貞。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

彭山曰：治獄雖貴剛，然四尚未得中正，其剛直則於哀矜折獄之意，容有不足矣。洪覺山曰：陽剛宜光，而以九四有艱貞之心焉，故未光也。能以德服人，則光矣。石守道曰：三不當位，故遇毒；四當治獄之任，以不得中，故未光。五柔德中而上行，然猶曰貞厲，无咎，乃知治獄難矣。楊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六爻

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丘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周用齋曰得金矢者用剛直以為斷也得黃金者用中以為斷也非入金矢之說呂涇野云若欲訟先納黃金三十斤世无此富人法无此先王貧者又何辜也 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詘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三

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難而利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易欽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君位獄成而告於王王聽之之事也而謂之噬乾肉象旨林黃中曰折肉披筋而燂之似剛非剛似柔非柔也其疑於剛柔以六居五也黃中色金剛物五成離之主剛位而柔中能斷獄而得其情者也故云得黃金然實柔體戒其貞固而懷危厲乃得无咎貞者正也厲者離火之嚴所以為德威也離初故未光離中故不明此離之中故得當也彖言不當而爻言當

猶漢獄失當得當之云位與事之分也在一卦柔居五位本不當在一爻則居中用剛而能貞故利用獄則得當矣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以剛柔相濟亦皆用獄之道 蘇紫溪曰九四陽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艱焉貞焉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吳一源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懼艱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逞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三

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惟艱无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聖人之得已也威明而已末也 張雨若曰貞即四之貞厲字視艱更重五君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耳 李西溪曰曰貞厲止如穆王訓夏贖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聰不明也

潘雪松述曰中爻言噬嗑之事至上九罪人得而重刑施矣梁寅曰初卑下而无位上高而无位故皆為受刑者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鄭玄曰互坎為耳離為槁木木在耳上也何校滅耳皆

自上取象孔疏罪已及首性命將盡非復可誠校既滅耳將欲刑殺非可懲改凶莫甚焉王註聰不明也故不慮惡積至於不可解也耳本聰且為離體而滅其耳正以罪其聰之不明也離上亦有不明之象 洪覺山曰噬嗑之終宜有合矣而上九何復以何校滅耳言也噬須剛合貴柔也上以不中之剛自離於外其為怙終可知泉翁曰耳之聽也其心接乎物其為出入之門而善惡之機也人之罪惡雖至於弑父與君皆不聰者之以漸而積之滅耳所以罪不聰也蘇紫溪曰人之耳為心聰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止塞更無開悟之日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四

矣張雨若曰初於趾上別生一義此於耳上別生一義蘇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吳因之曰薄刑加于小惡極刑施于大惡要之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二三四五俱屬用刑用刑大都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无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利用獄之意

賁三三離下

潘雪松紀聞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只是換了一爻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皆據成卦而言非謂乾卦中升降也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凡以柔居五者皆曰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五

賁飾也說卦坤稱文則知文從陰生而陽剛為質矣質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小可行而已 按天下本為大文為小本立矣柔從文焉能无亨乎亨於有本之文也文易渝亦不能久行故小利有攸往亨小利二句全是重本質本義離明艮止二意只宜承上帶說與前文明而各得其分意不同勿與剛文柔平層言玩象辭不釋可見潘雪松曰卦離明在內陰麗於陽有燦然莫掩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為陽止有不盡飾之意故曰賁亨小利有攸往再詳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仲虎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為主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

唐蘇庵曰賁乃噬嗑之倒體離入而在內曰柔來文剛者文艮也則先有質而柔來文之者也噬嗑原以震在下賁則以艮在上故曰分剛上何以謂之文柔也論文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六

質彬彬之道文以文其質謂之文質以質其文亦謂之文離明之文太過究且滅質安得為文惟艮以質文之故柔不至過而適以成文矣故曰分剛上而文柔

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質不為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雅道之中真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人情自質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反於質也難人之喜文如水就下聖人一說到賁飾便慮到末流之弊便預為之隄防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利有攸往 吳臨川曰交錯者初與三三與四五與上

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朱氏曰在人則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妻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燦然有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故曰人文觀乎天文可以察時變而聖人之脩政和民以天文也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而聖人之神道設教以人文也乃聖人用賁之神道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俗 問文王周公之言賁也小而孔子大言之極天人之神化將无異乎 吳一源曰彖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七

內而發外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質故言小利以止之也在時變則冬至而後天文在內而日章夏至而後文極于外而日歛在化成則民俗朴陋賁之以文明民尚文明賁之以艮止事事物物各止其所乃所以為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為文矣六爻之象皆當既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揅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所以復其本然之真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郁而文勝之憂已倦倦之于賁其察時變審矣 按天文人文正是卦名為賁之義且以起下文極言之端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

唐疑庵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吳因之曰察時變化成天下雖是極言貴道要在言外看得維持世道意言察時變大矣化成天下又大矣而不外于天人之文如此可見文而得所謂文者上可經緯宇宙下可維持民俗奈何司世教者舍其本實而徒事浮靡爲也故曰與其過于文寧過于質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八

朱子曰明庶政就離上說无敢折獄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遠故止而敢折也又曰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程敬承曰治獄之多冤敢心誤之也毋敢之心止心也不敢過用其明也夫獄之不易折卽山上有火之旅猶須先慎况火在山下耶晦翁曰慎刑如山則毋敢折獄分明有慎意匪徒明止于內之爲无敢也蔡虛齋曰觀賁象辭益知小利有攸往之理鄧伯羔曰賁道之大至

於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於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脩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嚴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凡獄之蔽未有不起於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无害曾子之告湯膚曰得其情君子察於情與文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始剛正則不屈於慾離體則本有其明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在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九

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爲趾之賁也 胡雲峰曰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敬仲曰軒車人之所以爲賁者初九在下義不乘車窮不失義也以義爲榮不以車爲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賁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林次崖曰微夫子此語初幾於以隱爲高者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潘雪松述曰象言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然成離之主而性炎上故爲賁其須之象須待也指

九三而言象以文剛又實之曰此與上俱興者也王註
 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須
 如詩所謂印須我友柔必須剛以興起文明之盛故有
 斯義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不麗陽剛安得賁乎
 故曰與上興也朱漢上曰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
 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 吳因之曰即陰陽相
 與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
 成文陰之從陽陽之受陰皆理所宜亦見順理成章處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而二陰比之陰陽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九

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
 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也賁懼其盛也濡懼其
 溺也三本剛正惟永貞而不變則吉三與二非應而相
 親故有永貞之戒 心解云按三居二陰之中有坎象
 故有濡義亦有陷義雲峰曰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為
 潤澤之濡我于彼不為陷溺之濡也 羅彝正曰陵生
 於狎三能永貞二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下陵上卑陵尊
 相賁者而至於相瀆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
 也 象旨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有坎水自潤故
 曰濡如據而兩獲之象章氏曰三四剛柔相雜且離艮

相連故曰賁如此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
 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
 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
 胡雲峰曰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推
 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
 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
 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

孫質庵曰四之不遇於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於初
 者无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
 易其守也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
 一白賁之風而已 潘雪松述曰六四艮體其賁將止
 而文將反於質矣故曰皤如曰白馬白與艮陽白賁同
 象 蔡虛齋曰當位疑謂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
 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其所存之志或曰當位疑難
 之也終无尤壯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潘雪松述曰五居中履尊下无應與六四近不相得而

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於丘園之象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五為賁主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束帛菱菱獨任其質獨守其約其賁飾之時而儉審若此於人情誠謂之吝然任質則於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於質終成吉也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於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張雨若曰時方逐末世道有多少好憂處五能反本故喜非五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九十一

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本色无色故為白賁之象文極而反質素賁於是乎止矣夫何咎孔疏白賁故无咎守志任真得其本性者也唐疑庵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程敬承曰下三爻爻詞皆主文上三爻爻詞皆主質故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體之終篤實之極其賁也即白是賁反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胡雲峰曰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歟吳因之曰人雖正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

真心此之謂志白賁无咎便不汨沒了這念頭能反而得其太素太朴之真心故曰得志丘建安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蔡清曰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九十二

賁者則賁之變也程敬承曰賁極而反於白賁則變而適得其常者孔上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周易宗義卷四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剝 三三三 坤下 復 三三三 震下

陸庸成曰天地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賴有陽耳曰剝見其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于剝而善處于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不利往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 孫吳江曰龍

周易宗義 卷之四

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暮牯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于剝陽之來復不待于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不食矣

潘雪松述曰卦之所以名剝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剝盡一陽而後已也為卦坤順而艮止故剝至四而極五能順而止之此一陽所以不盡剝窮上反而為復也

剝不利有攸往

胡雲峰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五陰一

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也天行也

丘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迨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

李隆山曰夫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辯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詞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使之日銷月鏹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吳因之曰柔變剛變字要說得淒涼光景言向之衆陽今將盡變為陰而陽道幾無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已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收斂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十分要他順止故復申解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剝字便慘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無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 潘雪松述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

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異言衛命不犯手不觸時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雖剝之時猶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吾之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 又曰順而止之卦有此象小人方盛不可逆止疆亢激拂觸忤以墮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程敬承曰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順止非第不往靜以觀時有待而往也止而曰順孔疏謂在剝之時世既無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而止乃所以行必曰尚消息盈虛天行者言陽消而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息乃天運之必然見順止之為順天也剝以順止復以順行行即從止裏養成端倪勿謂剝之不往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胡仲虎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運然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體天而已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約說曰山附於地惟其地厚則山可安否則剝矣下者上之木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為人上者觀此象故

厚養下民以固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潘雪松述曰厚下本坤言安宅本艮言山高絕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孔疏剝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也 蔡虛齋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 陸庸成曰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為宅厚下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為廬剝君子所以自剝也 吳因之曰厚下安宅剝之道也剝至危至險字眼聖人於至危至險之中發出一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

段至安至穩盤石泰山之固的道理故安字要說得重正與剝字相反看 程敬承曰剝至危險矣厚下猶可
以安則信乎國家以厚為基也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潘雪松述曰剝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床以足為安剝始自下故為剝床以足陰自下進剝陽而先及其足漸至于身也蔑陸氏以為削蔑也蔑貞謂蔑陽之正道也剝初即滅下勢必至於蔑貞其凶可知此卦是據見成五陰剝上九一陽初六之剝都是剝上九 姚鳳梧曰在初猶為剝陽之始雖未便遂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昵其道

而要之小人亦何利而為此祗自取凶耳取象於牀蓋君子乃小人之所藉以安也茂貞則凶小人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 楊止菴曰茂貞與滅下滅字不同茂茂視也藐然若無之意也滅浸沒也初柔雖微而剝從此起其消剛有不可測者故滅下之為凶也

洪覺山曰夫剝陰剝陽也陽不可剝故于剝之中有位陽近陽如六三六五之為君子猶必取之重陽也近陽為上位陽次也然而初六位陽也君子何以無取也初在於下陰德未勝剝至于五以漸而極皆初陰為之故曰剝足滅下咎其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六二剝牀以辨茂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傳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茂於正也凶益甚矣經釋曰牀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備焉 楊氏曰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蔡虛齋曰未有與者於危之中而有幸之之意似教君子急避他意思 程敬承曰剛柔相應比曰與未有與楊止菴曰謂為未

有君子與之元以止柔之應亦新但據二與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還當以未有小人黨與為是

楊止菴曰二在剝全體之下未有一剛比應之與無以止柔之進故也夫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所以遏止之進猶有忌憚而不敢肆惟其未有與此剝道之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若六三之剝之有與故也上九而後有也蓋傷有與之不早而僅能存一剛也聖人於此不謂無與而曰未有與蓋不忍陰邪害正猶冀有以止之耳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潘雪松述曰荀爽曰眾皆剝陽三獨應上無剝害意是以无咎孔疏上下群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違失上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

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廬之咎趙氏曰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胡氏曰所失者柔失乃所以為得也曰无咎所以勸也 洪覺山曰三雖非中能位陽焉離眾應剛以不羣于上下之黨故无咎也何以不言吉也程子曰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慮在元位之地于斯時也難乎免矣又安得吉 應凝菴曰象曰上下失可見一柔之力亦無如四陰何矣故止於无咎剝三即復四復四之稱獨亦此意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以足以辨而至于膚君子已罹及身之禍矣君子

既滅小人能獨存乎 或曰膚者牀之膚謂薦席也四
當身處薦席即近身之處也身臥膚上剝膚則切近於
身矣故曰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官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官人寵終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五為衆陰之長凡剝者皆其類也故雖體
艮欲止而在下者將依以進五位得中能部率羣陰如
貫魚之次第以順承乎陽有貫魚以官人寵之象魚陰
物官人陰類貫指一三三四而以之者五也以官人寵
使均被恩眷此外無假借也如是何不利之有蓋一陽
在上羣陰所剝非五以柔中之德總領以承陽則剝必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盡矣剝至於五剝之極也盈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
止之而更不言剝 張雨若曰剝至於五極矣聖人不
忍言故又別取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三之勢未盛
則教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為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
以聽陽易為君子謀亦深切矣曰无不利者亦以禍亂
既成不得不重利害處以動之且以見小人雖至蔑貞
之後一能委德君子猶可以獲其福也嗚呼此何心哉
敬仲曰魚官人皆小人之象貫以柔制之也寵以愛御
之也皆順而止之之道制小人良難恐其不利也如貫
魚寵官人則无不利矣故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與民所
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潘雪松述曰此爻為艮止之主一陽歸然在上不為所
剝有碩果不食之象果含生意碩果陽之實而在木未
又為上之象王註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於碩而
不見食也程傳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機上九亦變則
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
息者也君子指上陽小人指五陰一陽以五陰為輿蓋
陽所乘以行五陰以一陽為廬蓋陰所入而處君子當
剝之極必得其輿小人當剝之極則及其廬矣廬亦取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八

在上之義象吉艮為果故上九碩果吳澂曰坤為大輿
五陰承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為得輿也周宴曰艮
為廬象群小剝正道以覆印家如剝牀焉自足及幹自
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小人剝極無所容身之
象也 劉牧之曰果不見食者葉為之蔽上九不見食
三五為之蔽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群陰之心六五比上
九而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於一陽之功大矣 唐凝
菴曰全乾剝而止于上之一爻不特全乾之元盡歛于
是而再住為復貞下起元亦于是乎發矣无窮生機咸
在於此則此一爻之果乃艮之成終成始生生不已之

果也豈非碩大之果乎生機斷自不息安得而食諸
簡端曰樹至結果木之貞也貞而復元循環無端理則
然爾 孫淮海曰碩果不食其義最精果中有核謂之
仁醫家謂桃仁杏仁之類是也凡一樹之根株花葉結
實皆在此仁之中復者復此仁耳此仁復而天地人之
道歸矣然非剝之不食必不能致復之亨故剝之上九
之象既可喜又可危也 質卿曰碩果不食蓋天意所
生人不得而食之既不食必復生息盛大生息盛大而
君子得與小人必失所安而剝其廬矣是雖剝其牀終
必得其輿其剝牀者乃自剝其廬歟象曰小人剝廬終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九

不可用也乃所以深警之也 楊止菴曰輿非一民所
能行必衆民乃行載加載於其上也以諸柔爲載諸
柔在剝皆小人此口民者向爲剝今能順五不爲剝故
以民稱之蒙引所謂被五化革不以小人稱者是也上
九无諸柔則无所載故曰得輿諸柔无上九則無所庇
故曰剝廬
程子曰正道剝剝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
子君子得輿也
程敬承曰君子何以爲民所載也君子在上則厚下厚
下即所以自安故得輿耳 義林曰飛廉惡來之黨方

熾而四友十亂已產於周朝李斯趙高之惡方炎而蕭
曹陵勃已生於漢世陽其可盡剝乎若小人則商鞅出
亡而无所舍剝廬之慘何所逃乎

雙湖胡氏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辭其實各原
其初剝陽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始之時乎
二之蔑貞其遜之時乎但以剝陽爲蔑貞不以位論矣
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而五以宮
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于觀四別取觀國之義而
于剝五又取率群陰以受制于陽爲利焉至上九直象
之以不食之碩果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

陸庸成曰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而爲柔者也
聖人之慮殫于剝矣于初二也必曰蔑貞凶示剝牀剝
辨貞猶无恙可及止也如必蔑之爲快凶將在已不獨
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
必有驗也于衆人剝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冀其去邪
從正誘之曰剝之剝其剝陽者也轉凶爲无咎何憚而
不爲哉剝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
上下教之以斷也剝至于五則又極矣併剝之一字聖
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爲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
之門貫之者五也率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曰寵

曰无不利聖人以暗爲君子之心托明爲小人之策也
又曰終無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宏量必不
追咎汝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爲也有三有五
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
君子小人相爲一體非相敵也君子非兩弗載兩非君
子弗蓋載之則爾其民也君子亦得與矣剝之爾其小
人也亦自剝其廬矣

總論蘇紫溪曰世道升降之機每繫於君子小人用舍
之際聖人固甚慮之已。是故於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
其能安乎陰於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曰蔑貞曰剝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
終无尤幸之也。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九而得與
剝廬之戒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床之
餘終於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于天下爲小
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復三三三
坤上

程傳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陽君子
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故爲反善
之義朱子曰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
上面陽消一分下面復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

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
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觀始復之名義凡乾健坤
順乾君坤藏可並言之哉 楊止菴曰蒙引曰張子云
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消矣故適
盡卽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朱子以陽氣既往而來復夫
大德敦化而小德川流不窮豈假手旣消之氣爲方息
之資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因以著其往來之象
爾蒙引又曰復者剝之反對也五陰在上一陽在下而
復此所謂環中趣也邵子詩曰自從識得環中趣閑氣
胷中一點無至哉言乎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潘雪松述曰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群陰剝陽至於幾
盡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氣反復而得交通故云復亨
也

趙汝楫曰陽自下而上則爲剝今山上反下復於其所
故卦名復陽在剝則窮今復則道亨出乎剝入乎復一
元生生不息之理正會其時故無疾也五陰之朋咸來
順之善補剝時之過故曰无咎陽之初復其氣甚微五
陰方盛懼爲所阻塞而不得亨通无疾无咎則一陽動
而五陰順之象也陰陽消長之道反復迭至復者剛反

而復其道也卦有六位至七而變陽始消於始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來復也陽消既久而復其長有不可遏之勢復之所以亨也故利有攸往 張切于曰无疾言无害事也氣失其平之謂疾能應行故无疾也无咎即疇離祉意我若不順行用壯用罔則眾陽亦因壯罔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眾陽后事故曰咎 張雨若曰聖人於臨卦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於此卦言七日來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日月日八惡陰之長也故遲之於此曰日日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三

游讓溪曰七日來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比亨義為大修舉廢隆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 蔡虛齋曰陽既往而復反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餘而陽之亨可知出入无疾以其動而順故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其兼朋來言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于一陽復而已此彖詞總見陽復必亨反覆一亨字便了 王伯厚曰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眾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乎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

朋盍簪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象吉剛言反見元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剝上九剛為止反遂成震為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剝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敵眾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無以養微陽之體而甚陰于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陽順而長陰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為復之道也道者天運自然之道故曰反復其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四

道洪覺山曰反猶歸也猶言先出今歸歸其所原有者耳出入者反也反則復而亨矣朋來而動長也无疾无咎順行之謂也 程敬承曰剝之時士君子之氣約結不得伸倏反而亨未有不銳焉逞其意氣致激眾陰之怒者疾之不終無也或曰疾陰疾之也動震動有為之才順行順理以行也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向觀象以俟時今乘時以順動此乃所以善其出入而自復之道也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以動而自長矣潘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

之不以順也陸庸成曰惟順故自長匪順則助長而速消矣

唐凝菴曰反復其道者反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復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來而必往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无止息故皆曰天行利有攸往正與剝之不利有攸往反彼往則剛日消此往則剛日長也張雨若曰此處稱天行又稱剛長是從前日看到今日又從今日看到後日通見君子有必盛之勢聖人不勝其喜而言之丘輔國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

程敬承曰天行天運之自然也自然而反亦自然而長長而至于純乾往之利也非以一反而遂已也此亦順動所自致者曰順順天之行也 經釋曰乾大象首言天行后屢言之蠱發之先後甲剝發之消息盈虛復發之七日一以明易卦爻皆天行之分限節度已焉深夫張雨若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聖人真箇大明終始方纔說得出來天地之心時時不息只就箇卒急看不出惟在轉摺處看最見明白見字重發一剝就復可見天地

生生之妙若有心於其間故指以示人非謂他時不可見至此方可見也朱夫子答南軒先生云天地以生物為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一亘古窮今未始有毫髮之間斷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而有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尚何以復生於內而闔闢之無窮乎此較本義尤明 唐凝菴曰何言乎天地之心也生生不已而已然心與行非有二也自其渾含謂之心自其運旋謂之行惟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運旋不息隨剝隨復行無停機无後先无際斷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

渾乎生生而不已何往非天地之心但欲見之則非此无由何者渾然於穆機緘不露何所容見惟其收藏乍畢而一元生生之機忽萌於黃鐘之宮此為可見正見其生生之不已也故聖學之求見吾心也亦必在莫見莫顯之際孟子所謂乍見孺子見此也則見天地之心正所以自見其心也 潘雪松述曰復者已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心自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生生不息之心也見之即入於无窮之門微矣哉 又曰復見天地之心要說得見字親切人當積陰之時以為剝不復

亨至於復乃見天地生物之心不可滅息若是三陽發
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
端的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矣動靜
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矣七日八月
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矣剛柔消長
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地之心矣 又曰天地有
天地之復世道有世道之復人心有人心之復天地以
冬至為復世道以亂極而治為復人心以既迷而悟為
復人心迷而能復便足以合於天地之復而能默握乎
世道復治之機卦合天地人事而論至爻乃皆以人心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七

之復而言其義不可釋乎 雲峰胡氏曰陽无頓生之
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
天卦序則以復次剝大抵剝盡便生如列子運轉无已
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又曰前乎此自始而剝陰在內為
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為主陽方行順境
故其繫為亨也 毛靜峯曰此與乃見天則句正好對
看彼是從動極而靜處說此是從靜極而動處說動而
靜者天地之義故曰則靜而動者天地之仁故曰心其
實天之大德曰生義正所以為仁也 張子曰復見天
地之心咸遯壯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蘇子

瞻曰見其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謂之情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潘雪松述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王註復者
反本之名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卜子夏
曰冬至陽潛動於地中也帝王體化合乾故至日閉關
絕行不務察事以象潛之勿用與時更始也

朱子曰至日閉關正是于已動之後要安靜以養之蓋
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
如人善端初萌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都丹陽曰舜十
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八

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日至之辰天地之元精初動而
養之則凝擾之則散陽和之生意乍萌而順之則成逆
之則害唯安靜以俟其定則上而氣機闕下而土膏凝
無復有壅闕乖戾以傷天地四時之和馳驟奔走以擾
山川陵麓之性而陽氣固矣此王者一天人贊化育之
術也 陸庸成曰冬至之日涸陰水于地上一陽已萌
于地中非聖人不能知而養之謂之至則反而來矣迎
其真脉培其天機外之關閉而吾心之出機併杜也商
旅之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
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 象旨閉關象坤之闔戶商

旅衆坤之象俞氏說如此震爲大塗商旅之路坤爲靜不行之象坤爲地方之象項氏曰彖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洪覺山曰彖言陰陽之復又言善惡之復復者陽也陽爲天理爲善故復之凶吉主陽也初陽根心未離乎體其有不善猶之日月之浮翳耳无根也是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偶然見于其念則必不有之于心不有之于心則不祗于悔矣中庸曰修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身也脩身以仁則毛髮甲爪俱爲仁體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九

故曰陽者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楊廷秀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卽復不遠而復也動生于心復亦生于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 潘雪松述曰一陽震於五陰之下剝之反爲復也剝於上則反於下故曰不遠復陽本天地生生之心剝而復如寐而寤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故謂之復震无咎者存乎悔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曰无祗悔明初陽之復卽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耳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善之體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機吉之

先見者也故曰元吉 又曰復之初爻卽乾之全體當剝極之餘一陽來復於下其體震動得正爲五陰之主此乾道由貞而元無斷無續无間可息故曰不遠復復而未嘗有失也能默識此體吾心之復卽復天地之心一陽爲主形色皆天身有無不善者矢故象曰以修身也於形著以檢身未已

唐疑菴曰人身全是生機一有間斷身爲虛器矣不遠之復其生機渾乎无間而後成其爲身而后可以言脩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焉卽成過矣微過卽覺覺卽神明如初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二十

是謂不遠復復於意不起之始也微動於意而卽復不發於言行則不入於悔其曰元吉吉孰大焉象曰以脩身也明乎修身當如此而修 沈德培曰濂溪以貞論復伊川以元論復觀元吉之元伊川有據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紀復主初之陽剛六二以柔中之善密比於初初復不遠二能順之以復其復也不勞休矣文中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象曰以下仁也王註陽爲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程敬承曰克已復禮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下仁下

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心日就檢束而不外馳能下則此心日與陶鎔而不自知其益也不亦休之乎其為復乎夫子與子貢論為仁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休復之道也 盧中菴曰仁於復言之誠有深旨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此張南軒說 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一

潘雪松述曰剛反之世柔不能競自二而上皆求復者也六三處震動之極過中失正困乃思復有頻復之象王註頻頻震之貌震而求復蓋徵聲發色而後喻改者以尚近初復也故能自惕厲而得无咎復貴於速曰頻復則去而迷復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以其震體有懼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 張雨若曰言復則失可見然聖人言復不言失者亦是從他好邊誘過來 王伯厚曰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潘雪松述曰四雖中位而六以陰居之為得其正又處羣陰之中在順之體下與初應與象俱行獨得所復者也故為中行獨復之象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四五六與初不相應唯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洪覺山曰中者五陰之中也四居陰中而能獨應初剛以從其道中行獨復之謂也然則從道與下仁異乎曰仁者得其心矣仁以道見然而得道者未必得其心也夫子所以不輕許人以仁者以此 纂言曰道所行之路從其故道還曰復剝六三乃復六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一

四二卦相變在剝失上下无咎在復取其獨復從道此二爻皆取應故也唐凝菴曰二與初近能見其心故謂之仁四雖正應與初遠但見其率行之跡故謂之道震為大塗有道象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之於初非比非應固應有悔然五位陽也體則坤之中坤靜而中有主能下順陽剛得居尊之體故曰敦復无悔象曰中以自考也自考如考中度衷之考五本中位得其本心故能自考不遷於物不動於意進於不遠之復亦於悔也中之可貴如此繫辭

曰復以自知此曰中以自考蓋亦庶幾矣

程敬承曰此卦以初之復為主豈五獨能不待初而敦

復耶所復一如其初能常以不遠為復即敦也本義中

順云者居坤體之中乃中也有中德故能順初九之陽

而復所以曰中以自考也考成也能完其初之謂成不

敦不可語成也自成即初言身脩意也初曰无祇悔元

吉五止曰无悔而已復顧不重初哉

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獨復

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

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一

蘇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精地之

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

皆終身不遠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

終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
附而順之无所于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
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
陽之長而六五則帝乙歸妹為大壯為四陽之長而
六五則以喪羊於易无悔歸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
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
之皆所以為君子地耳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

十年不克往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

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遠是昏迷而

不知復者也彭山曰迷復復而迷者也卦以初陽為復

六在羣陰之上而遠於復陰暗之極者也故有迷復之

象孔疏最復後是迷暗於復以迷求復所以凶也有青

災者暗於復道必无福慶唯有青災也程傳迷而求復

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

也十年數之終凡言十坤終之象也師敗君凶至於十

年而不復甚言迷復之不可如此彭山曰言十年者當

復之時无終迷之理十年之後猶可復也若以迷復為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四

終迷不復則初陽之復當遂息矣王汝中曰迷復者非

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逾求復而愈遠於道

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吳草廬曰君道謂初陽所復之仁也迷復之凶不仁之

甚者也或又曰反君道者五中以自考上六不中也

質卿曰易之凶未有大于復之上爻者蓋人心不過迷

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若迷於復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故甚其辭耳

總論張婁東曰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

彖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

復繫詞以顏子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冉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志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蘇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繫辭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真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真見也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顧可以為遠耶是故古之賢人君子其復而厲也如雷之迅風之行而不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五

容停也其下仁也從道也如谷之虛川之納而不容壅也其不遠而復復而敦也如太虛之復歸其所日月之復歸其宅也不然一念少蔽便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已而後復禮格物而后致知夫惟內不見已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所以為庶幾也

无妄

震下大畜 天上下

陸庸成曰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繫之牛為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為時然二

卦以乾為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猶之剝復以坤為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備矣故頤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為上下終之以坎離也

程傳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金賁亨曰无妄誠也史記作无妄蓋有所期望非誠矣其義一也各爻辭兼有此意

按卦辭重正字九居初六居二正也六三不正故有災九四可正故免於咎九五得中故疾而有喜卦詞其匪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六

正有肯則上九當之矣 有攸往

潘雪松述曰震主初陰 也震乾合體為動以天象肯妄者二陰耦畫之 者一陽奇畫之象陽一

在內則不二故名无妄元亨利貞无妄之德也

趙汝楳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曰利貞况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安得不利乎正乎不然

則肯從內生其於往也將何所利 或問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人有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問史記作

无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却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胡雲峰曰其占元亨而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戒深矣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詞也不利有攸往剝詞也陽既復而无妄有乾道矣仍兼用剝詞何耶蓋一陽之復尚微震方動而二柔乘焉即妄之參也纔有妄便有青陽斯災矣故仍以剝詞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因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陸庸成曰无妄之卦心學之精也在復之後為大畜之基其精微之妙不獨下經之有咸艮也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以道心為主而動於无心則實理之自然乃為无妄誠者天道也惟微者道心也太虚无我之境乃在一真自如之中復則不妄矣故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也此為主于内者非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而然而者也如雲翳空如塵蒙鏡善消塵靜虚明自

在即動而獲矣此有主者眾理自為之役非以主役也况物欲安得而捷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為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于眾感眾應之時得无感无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為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為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為知命着一念焉即落人心存心養性脩身以俟則為立命動一念焉即為巖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為受命墮一念焉即為困窮故匪正之青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无妄而不可往非吾所謂无妄也无妄而不可以往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道心息矣生機絕矣天下舉廢而不合矣若以為妄彼豈有物欲形骸之累若以為无妄又曾不睹動健感應之神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不祐聖人所以破萬古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蘇紫溪曰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為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畫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臥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為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樸

實无所回互而於事機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潘雪松述曰何如動以亨也動以正也何如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故曰天之命也明剛自外來者非由外鑠自乾而來象自天降命也所謂无妄正而已震動而歸之靜也匪正則失其貞靜之本體矣故有青而於往不利无妄何以有匪正乎既已无妄而更有所往動无所之動非正也妄也天命弗祐焉凶悔吝隨之吾得行乎哉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曰行矣哉甚言其不宜往也 淮海曰朱子解无妄以為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二十九

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實即理理即是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故无妄者正也卦詞曰大亨利正初九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宅心之實也所謂正也動而健行義之勇也所謂正也五剛中而二柔中以應待物之誠也所謂正也正者天之命也故大亨也卦詞曰匪正有眚不利攸往則反是也天之命即實理之自然无妄者吉凶禍福悉付之自然雖吉凶禍福之來无常而吾之正則有常故吉與福亨矣凶與禍亦未嘗不亨以亨道在我也不正則雖吉與福何亨之有故曰不知命无以爲君子正者天之命也 象旨卦以下爲內上爲外陽

本在上故稱外來對大畜之詞也大畜以艮上一陽爲主剛在外无妄以震下一陽爲主剛在內 唐凝菴曰人之妄悉由於動惟動而健則其動以天矣正什貞天命猶言乾道天地之中正即道道即命也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四德也於臨言之取剛長也於无妄言之取剛動也長兼勢言動主理言皆天也故一則曰天道一則曰天命天不可違違天匪貞即匪亨故又曰消不久曰不利有攸往所以懼之使必貞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潘雪松述曰應言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與无妄者欲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

見萬物皆无妄也

胡雲峰曰天下雷行物物與之以无妄物物各具一性物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一自然之天也 陸庸成曰于復見天地之心于无妄見萬物之理然不震動則伏者不可得而見也育物必因其時時而以茂對之茂盛也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對時者有爲主于內者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發育者先王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

程敬承曰茂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爲主茂者一誠充積

之處有鬱勃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所期必之哉期必焉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對時育物者无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正剛之爲主於內者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在人爲最初一念所謂動以天者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一

蘭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

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雉

程敬承曰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所之正也大凡有應則有繫无應則无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利順爲愉快也

汪咸池曰君子素位而行固不願外而行有不得皆反求已則亦有不妄於心者在也无妄而往則在在可行何志之不得乎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胡雲峰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畲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畲不耕穫不菑畲六二柔順中正終始无所作爲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無所作爲亦有時可如此不煩作爲者六二柔順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也 蔡虛齋曰六二非全无所作爲只是言其始終一無計較也蓋六二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當爲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全付之度外不圖功於前不收功於後如有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畲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一

邵國賢曰有所爲而无所冀非无妄也无所爲而有所冀亦非无望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而菑當畲而畲何菑畲之有此之謂无妄 蘇紫溪曰六二一爻本義解得極好學非无爲也然農夫之爲出於人力君子之爲順乎天機爲之以天即謂之无爲可也學非无得也然農夫之得計日而收君子之得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則利有攸往則字甚着力見匪正决无利往之機也

潘雪松述曰陰虛故未富 敬仲曰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 沈德培曰人多爲富字所

悞心体裏潔潔淨淨滓去清來未嘗念頭涉着功效上此正是純心之學便不害无妄之體 游讓溪曰无妄往吉乾道也不耕穫菑畲坤道也為資不同而誠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 質卿曰六三无妄者也履非其位已則不妄而災或惟之曰无妄之災其象如何如或係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而邑人受其災則亦以无故而惟也无故之事則人所不能為之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行人之與居人兩相值得牛之與失牛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君子為得而避焉亦順受其正而已矣 潘雪松述曰象又以行人得牛明邑人之災理之所有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潘雪松述曰卦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九四陽德陰位本非正以乾體乘二陰之上而於初震之動无所係累不至于匪正故有可貞之象可貞則免于咎矣可之云

者因其以剛居柔而勉之也與坤六三可貞之義同象曰固有之也乾初體乃震一陽所自來是貞其固有者此所以為可貞也 唐凝菴曰於初四兩爻乃見心之全體要知念念遷轉曾无停機此心也如如不動真常寂然此心也然非二也念念遷轉而真常終於不動如如不動而遷轉更無停機不可執往吉可貞相病也 程敬承曰上三爻貴靜玩五之不可試上九之不可行而四之不可有為明矣可貞斷主堅守其貞而勿動意孫質菴曰凡物守不得便不為我有非固有之謂固守也固守只是不為惟固守乃能固有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即剛中而應无妄之至也凡疾生於有妄无妄則何疾焉以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 又曰五爻本乾剛中正六二應爻亦陰柔中正曷為而有疾耶以乾健在上震動於下動而未正剛而不中亦足為五中正之疾此所以謂之无妄之疾若又惡其震動而必欲止之則乾剛之體與震動隔絕不通非一體之遠而何以為无妄之主哉 程敬承曰九五健體也健體本无疾即疾非真疾也惟順其天命之正而以无心處之天將自佑往將自利无

妄之疾自當緣无妄而愈故曰勿藥有喜註疏藥攻有
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
也程傳五既处无妄之極故戒在動動則妄矣 洪覺
山曰其所謂疾者亦堯舜猶病之意耳猶病而或少有
所更作變動則反以无妄起疾不可試者言不可少有
所用也 蔡氏曰所處既當則惟自信而已爻辭止云
不必試而象復言不可試者所以爲生事者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吉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也乃猶行焉故以窮
之災言之窮反生妄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五

程敬承曰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也象止言匪正
有吉而此言行有吉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行便
匪正何其躁而不知處窮之道也夫无妄之行而曰窮
卽欲往何之之意 唐凝菴曰三猶可誘其災於天上
實造其吉於已 崔子鍾云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
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災疾皆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
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
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總論胡雲峰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
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

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而有吉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
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吉非有
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
可貞五勿藥上行有吉時當靜而靜也 洪覺山曰君
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乎无妄而已矣

蘇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
不雜於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種思慮俱屬妄心
種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
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脩固自以
爲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六

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
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爲聖賢君子而偽滅性人賊天
幾微之間大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穫不菑畲是勿忘勿
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
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
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
之吉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无異揠苗尾生孝已
无取硜硜嗟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大畜三三

艮上

程傳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

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羶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趙氏曰大畜之義在巳則為畜德在人則為養賢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下惟陽為大亦惟陽為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傳曰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彭山曰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七

六川之象

吳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无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無一件不能做施為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縱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效萬世不拔之業這却是本領不濟學術未純亦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特詳如此看此卦辭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象旨大畜大壯皆四陽占皆曰利貞何也仲虎曰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又

云陰始於巽巽陰之微也故曰小畜陽終於艮艮陽之究也故曰大畜艮畜乾貞巽畜乾悔也梁孟敬曰畜者止也又聚也能止然後能聚也故明德曰知止能得所畜聚之不正則上之畜才也為小人之淵藪下之畜學也為曲學之小道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于中形于外自有不能已者見大畜之所以為大也王註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八

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着實體驗着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機活潑鼓舞為飛魚躍暗地中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按篤實輝光重篤實字輝光印在篤實內是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自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日新者日進一日之意思道理本常新德則吾之所得於道理者日且會新也

王伯厚曰大畜爲學資爲文能止健而后可以爲學文
明以止而后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
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約說曰畜有三義
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
畜健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輝光內剛健而外篤實輝
光則其德日新也此蘊畜之大而正者也上體本坤上
爻變而爲艮剛上也爲六五人君所尊尚尚賢也此畜
養之大而正者也上艮止而下乾健又爲止健是能止
強健之人而不縱其惡也此畜止之大而正者也故曰
大正皆釋大畜利貞之義象旨賢謂陽尚賢五尊上九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九

程敬承曰玩傳文能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
王註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莫之能也曰大正
蓋小畜巽陰畜陽非正大畜艮陽畜陽則正也 陸庸
成曰正无大小不必泥卦變卦體卦德之說分爲三事
潘雪松述曰養賢承上文尚賢而言五能養賢與共天
祿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上九一剛屹然在卦之外非
尚賢之君隆師臣之禮彼豈肯受其養故言不家食吉
武尊尚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尚賢也利涉大川大
畜養賢之功用也卦以上九爲主不曰應剛而曰應天

總以上卦應下卦故不取二五剛柔之應知此則知大
畜之貞矣 洪覺山曰二五在一陽下曰尚賢二柔在
三陽上而能下應乎乾故曰養賢然亦惟其尚也斯所
以爲養耳 傳曰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
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
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
涉大川
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
貫百凡施爲注厝圓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天俱故利
涉大川蓋變故櫻于前患難臨于後這時轉眼風波倏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十一

忽變化若令執泥之士拘古方按舊法而欲以濟非常
之變非徒无益祇債事耳此應天時行所以利涉之本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潘雪松述曰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
畜之象 姜廷善曰天積氣也今虛空中无往而非積
氣亦無往而非天山有空洞處積氣未嘗不在焉謂天
在山中實有之也 王汝中曰山之體小而能韞天道
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
所以約禮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
尊德性 蘇氏曰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

之間以辨之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先厚其學

程敬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實內已

充裕多識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 所以大其畜也

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

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日日新也前言往行皆吾故物自

我畜之則新矣 游讓溪曰非剛健篤實則多識者不

免徒博之病矣

吳一源曰大舜有聞若決江河所聞者小所會者大孰

謂山中所畜之天之為小耶

程敬承曰易中无兩君子小畜之君子與大畜之君子

周易宗義

卷之四

聖一

一也非懿文小而多識大也小過之君子與大過之君

子一也非過恭儉衰小而不懼无悶大也聖人各因象

取義君子亦隨時從道而已

六爻大意

蔡子木曰大畜明體適治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于用

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意以明之初與二下之道也

故止于三四與五上之道也故止人三下體之上上卦

之終待時而動可行之道也

陸庸成曰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

為義初懼災而見幾二待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

通也猶必以艱貞為戒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四

禁惡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通也始

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為言驚辭也大

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之衢亨通

至此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潘雪松述曰大畜且止畜乾健也初以陽剛健體居下

必上進者也而當艮畜之初利於已而不利於進子夏

傳云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意近之矣災謂艮

山之阻乾雖剛健前遇山險必不能通 汝吉曰初九

周易宗義

卷之四

聖三

以微陽當畜之初剛德自勝潛體能下不犯災行止而

止也 洪覺山曰不犯災者初自不犯之也行止皆存

乎初重初也 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

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

亨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剛健與初三同為乾體故有輿象二

在中輿象當大畜之時陽剛得中遇止則止象輿說

輶自說其輶而不行也輿而說輶時說其車下之縛而

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二本中位中故無尤 汝吉曰

剛健自克內心寧極蓋中无怨尤而德以彌畜也自畜者善也與小畜之輻見說於四順逆蓋有間矣 蔡介夫曰小畜之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朱漢上曰氣雄萬夫者或屈于賓賚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聚之命說較之意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潘雪松述曰健極則行止極斯通三上同德心志合而從焉象良馬逐也馬非逐不行乾為良馬為行健九三得位而初二隨其後故曰逐蓋比德齊力並驟齊驅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三

象以艮止在簡未可輕進有利艱貞之象進母傷易艱則不危進母失正貞則獲安猶且日閑輿馬日閑衛馬時應而不知備說進而不知戒鮮不及矣象旨與指二衛庇護之意指初九閑習熟也二剛同體日與習熟也三居終日乾乾之地與二陽同心日討國人軍實而為行計如是則不失其馳安行軌道利往也夫 張氏曰二之與說較而不進三閑輿衛而不輕進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蘇子瞻曰三乾並 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 唐凝菴曰彖言利貞此曰利艱貞何也陽居健極勢不

可止猶欲止之其艱可知三力守其正故曰艱貞

按考工記周人上與車有六等之數戈也爰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日閑輿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與艱貞一套事不可以閑習為上進之具也 異已者見忌同志者弗疑三與上同德勢不相畜而志適相合故得遂其進而利攸往 唐凝菴曰夫小畜之三至於反目大畜之三以為合志何相反也小畜之三不受畜而四強之止大畜之三已受畜而上川之行故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四

傳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喜而吉也王註處良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徒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強爭所以大吉而有喜也 彭山曰童牛未角之時而仰牯之牛習於牯而忘其觸焉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 胡雲峰曰祭天地之牛角鬮粟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喜而吉

上子夏曰牛陰類也而又童焉居牢而安能止其健不勞備而得其用則何往而不濟焉故大吉有喜矣 張

雨若曰禮者防於未發之前刑者禁於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又曰上勞禁制下苦刑誅而後能畜即使畜得終費周章處置此心有多少不自在處四止未形而元吉故有喜喜以已之一心言 沈德培曰不知其圖於未事之深心如何下苦功而乃今有此喜也

六五積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道之斯行止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五

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畜之要道矣象曰有慶邦國之福慶也然視之禁於未發為稍后五所以不得稱元吉也 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要而已人莫不有見使之爭者情也猶豕莫不有牙使之噬者勢也積去其勢則牙不噬順逐其情則健不爭畜天下之要道也上得其要則下忘其健矣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

亂者順其情彌其源也

蔡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 游讓溪曰四之童牯防其漸也五之積豕探其本也厚生而有耻其施為之道亦同歸耳四五二爻有主陰自畜之說者再詳之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畜之極卦之主也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之極而大發何所不通故以何天之衢象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六

四通八達无所障礙曰何喜之也亨即不家食利涉大川之意艮陽在上本上行也天道也畜而至此天則用事乘乎六虛入于无礙之門故象曰道大行也畜之歛行之大也艮為徑路在上則天衢之象行字正與衢字相應何與商頌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同 虞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為天道震為行故道大行也 易述又曰畜以止為義以養為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輟止也閑與衢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始達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騁駕於天衢

之中其亨可知

吳因之曰乾是怎樣剛健若非畜得絕好他豈肯爲我制故上三爻俱言善畜之道要想善畜意惟善畜所以天下都被他制縛竟動不得內外之卦原是一意相承但體是乾聖人不欲十分說壞故不作強暴看口氣稍放得鬆活耳

總論馮文所曰大畜六爻初以剛居剛故抑其銳二以剛處中故安於鈍三以剛應剛進无違距者也然知艱而自防則亦不輕於進者也四居臣位其制邪也致其詳五居君位其制邪也操其要上處畜極則通剛明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七

賢進无阻塞如往來于天衢也與之共濟天下之險則涉大川之功成矣夫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輟曰艱貞能以止爲進艮靜也曰牯牛曰豮豕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 蘇紫溪曰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爲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爲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之說輟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旣閑矣我馬旣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嫩惡異習於是

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窒慾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旣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過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牯必防其漸豮豕之牙必相其機夫亦以鉤距之屏迹不若候明之潛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牯而厲二以豮而脫四以牯人者自牯五以豮人者自豮是相拂而未始不相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爲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爲天衢則何怪其措足之差哉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八

頤三三震上 大過三三巽下 陸庸成曰震艮爲頤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頤之象巽兌爲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頤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趙汝楳曰頤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猶動故動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屬故皆占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震艮上下二陽內含四陰下動上止故為頤養則頤之義也頤養惟正則吉李子思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

有物則害其所以為養故不取養頤之義而頤中之虛元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 張中溪曰頤養之道當以靜為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為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九

飲食嗜好富貴爵祿等項凡在吾身上受用者俱是此皆恒情所係戀而不能割者若於此處脫然無累只把過而不有物來順應道理應付過去未嘗厭心于此亦未嘗羨心于彼這真是見得透打得破洗得淨養得深故為得正而吉大抵在口實上帶了一毫挂碍便不是貞略不着相畧不沾着便是貞

潘雪松述曰口容止上九止體之成故得專頤名震動有求義初動而凶故示之觀頤自求口實六爻總以由頤歸之於上此卦當以上九為主按觀字自求字重有審擇意謂審擇其養之正不正也 孫吳江曰自求口

實只是觀頤裏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而一有正不正所養亦為累矣故又剔以示人 經釋曰學莫先於自觀惟中虛乃能自觀自求自觀也言觀頤於自求口實觀之

程敬承曰觀頤自求口實即孟子於已取之之意謂頤之道在自求耳 趙汝楨曰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為實也外假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失其正也故六爻之義自養者吉求養於人者凶初二三動體毋論已雖四五亦未免顛且拂也資人故也獨上九之養取足於已所謂以止為養者自養以養人養之正也信乎觀頤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在自求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言而則字重看謂養而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 潘雪松述曰頤主上下二陽言震陽在下動於柔頤失養人之義則凶艮陽在上止於其所群陰皆由之以養則吉自養養人無二義也故觀其所養必於其自養者觀之自求口實頤之則也 耿開封曰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

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洪覺山曰何以爲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爲實也震一陽在下爲動爲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于其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順也必虛中靜止无一毫忻羨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內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養德養身絕非兩件除了養身別無養德故聖人不教人觀其養心而教人自求口實求口實不過就觀頤中抽出言之耳始終重一貞字惟養之以貞則吉矣凡道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故既言養之正又極言養之大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程敬承曰自養自字重順之道養已以及人者正也今已而徇人者妄也

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雷動風散元氣渾渾推出來便是無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養天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于无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爲大極言養道之大而贊之也 龜山楊氏曰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夫天地養物聖人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然後吉順之時

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金汝白曰雷潛山下靜養之義故爲頤動而能止所以爲慎言語節食之道 洪覺山曰養自其身始也身之易動而爲德病者莫如言語與飲食君子法山止之象慎之節之 西山吳氏曰已得其養然後可以及人未有不先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

張中溪曰出而動者爲言語不慎則妄出而

招禍入而動者爲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動爲義 陳臯曰言語者禍福之幾飲食者康疾之由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動止得其道身乃安頤苟禍患未免于身何以養人 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亦不妄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真西山曰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之功也

六爻大意

經緯曰頤下體震動於欲而多凶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情之性也又下體主自養專所養於身而上體主養人公所養於人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爲能養物陰

則歛之故卦主二陽爻為養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王輔嗣曰安身莫若不兢脩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
求祥則辱來居養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
其靈龜之明也美我朵頤而躁求離其自養之至道闕
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徐進齋曰靈龜以靜而為
養朵頤以動而為養 李樂菴曰觀我者自他人言之
也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來看我
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朵我之頤矣正如劉禹
錫輩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 洪覺山曰九以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三

陽實明智之德自養養人無待於外如龜之咽息以氣
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不能自知其貴與眾馳逐以
朵頤於六四之應四以陰虛無實而又無所得焉徒自
動頤垂涎朵我爾矣故觀者設為四之詞曰舍爾靈
龜觀我朵頤其亦不自知所貴哉蓋啓之也 龜靈物
取其靈智象 薛氏曰養生者取其息決疑者取其兆
貴內靈也 吳因之曰士人立身第一根本要在富貴
爵祿上識得破走得過若此處一失脚人品卑污真是
无所容於天地之間故恒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頤曰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皆深懲而痛戒之詞

程敬承曰舍爾觀我與自求口實正相反震陽在下而
動也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敬承曰養以陽剛為實二陰虛不能自養又居動體
不能自止下則為初九所動上則為上九所動无一可
者也故曰頤頤拂經又曰征凶何也頤之之時相應則
相養者也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是妄動而取凶也
質卿曰人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
即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之征凶正以
行失其類也 程敬承曰二頤頤以求自養其心私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四

四頤頤以求養人其心公自養以无求於人為潔妄求
非正養人以不資於人為復求之專而繼則宜 洞庭
芳曰養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頤拂而凶四五靜
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
也
潘雪松述曰上為正應三居震體求養於上本為正理
然履不得位行不得正故於欲拂養正之義視二之
拂經又或甚焉故曰貞凶而又甚之曰十年勿用无攸
利

程敬承曰道者順道也彖所謂自求口實象所謂節飲食皆道也道宜靜而妄動則悖動極則大悖大悖故十年勿用 質卿曰拂順大悖乎順道如以藥石養生以梁肉伐病以嗜欲殺身以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皆拂順之類也故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吳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係持再靠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三兩爻凶禍至此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十五

也蓋初九陽剛足以養人四柔正與之應惟其所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顛而求非爲自養所以爲萬民養則雖顛而吉第恐下不專而求不繼耳故以虎之求養於外者象之虎下視也虎之威在目故視眈眈曰逐逐則虎視下而求食之心也四以賢者目初故其視專在初而不泛用其養以及二三如所稱吐哺握髮云者所以得吉而无咎也蓋必如是而養天下之責始盡也 吳因之曰人臣爲國養民多要下士之虛名鮮好賢之實願故曰下而專求而繼言其誠切而懇至也 纂言曰自養於內莫如龜求養於外莫如虎故初九六四以

此二物爲象 參義云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以不求 蘇紫溪曰二顛頤而凶四顛頤而吉何也二狗人而喪已者也四舍已而用人者也以眈眈逐逐之心用之狗人則爲欲心以眈眈逐逐之心用之求賢則爲道心顧所養之正與不正何如耳 象曰上施光見爲相者不必耻其恩之自下出也下有爲君養民者而君上之德施光於天下矣上指五艮有篤實輝光故曰施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十六

程傳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才質不足上有陽剛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以養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必居貞則吉以陰資陰正也居貞而不變斯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吉也 程敬承曰程傳朱錄俱謂居貞爲守常涉川爲濟變蒙引不用其說而謂自用爲涉險試詳味之倚賴剛賢而尚不可濟變耶况上九利涉大川豈順從上者而獨不可也故斷從蒙引說爲是 潘雪松述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言六五之貞不在

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六五長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則反是 洪覺山曰居貞陰之道也拂經而謂之順從者其義則拂其道則順如太甲成王于伊周之事是也 仲虎曰五獨不言順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由順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順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順之時以柔乘剛也六二亦拂順而彼曰凶此曰吉者何也 唐疑菴曰六二拂經拂自 養之經以動而求上故凶也六五拂經拂所養之經以靜而求上故吉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七

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 王註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順重大難副是以厲也 兢惕不寧是以吉也為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 程敬承曰涉川艱險非危厲不足以濟此即厲吉處也 故象不什涉大川 趙汝楮曰順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群陰之得所順者由於上也上居亢極群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眾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乎 陸庸成曰卦惟陽德為能養而爻初上二

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厲勝也靈明之天本自足貴兢業之宇利賴无窮士當自養宜寶爾靈當其養人无忘爾厲兩得之矣 經釋曰卦二陽主養人初爻順上由順動止德異故也 又養人下逆而上順 程竹山曰五曰不可涉大川則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皆順之道也 潘雪松述曰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抵於厲之一辭故知敬與肆蘊於心者甚微而理欲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八

之分吉凶之判所繫者甚大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齊人由陳氏而得養至於殺逆不知厲也苟知厲矣則君臣上下皆遂其養寧非大有慶也程傳曰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吳因之曰四五之養不免取資於人惟獨上九之養則取足于已惟以其才猷之自裕者貽四海蒼生之慶豈非養道之最優者如此立意亦好 總論朱子曰順卦下三爻皆是自養上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

吉

大過 ䷛ 巽下兌上

程傳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 彭山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卦名為剛過但謂任重之過耳先儒以過之大與大事過為二義則支甚矣 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唐凝菴曰觀兩陽爻居陽者皆不利兩陽爻居陰者皆利其用柔可知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九

潘雪松述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二陰居四陽上下不勝其乘弱故為棟橈之象程傳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中強而兩端弱是以橈也棟橈則當修而卦才有可行之道也故利有攸往乃能亨也 胡金峰曰四陽居中過盛借意言時事之大耳非指人言上下二陰不是小人只是無能為的力量擔當不起耳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也是安危倚伏

之機也天下重事非柔弱之才所能濟而此卦上下皆陰本末俱弱是既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於終棟能无橈乎蒙引曰棟橈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 陸庸成曰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說又總不離中體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沉潛內運為巽其和順外宜為悅則靜无不察之變動无不投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此大過之時所以大也否泰豐蹇之會皆由人造盈虛消息之數豈盡天行曰大矣哉惟身任其大者能知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本

潘雪松曰陽為大為君子當大過之時剛實於內朋聯勢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刻覈太至不能消濟柔和平懷虛已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凡陽盛者陰必衰而卦之上下皆陰本末弱也本末弱而中剛之重不可支故棟橈曲也室以棟為主棟橈室將傾焉此大剛則折之象也

程敬承曰棟以本末弱而橈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說行之不幾於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於偏倚惟中乃適於時亦易涉於麤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流於激亢惟說乃調於氣是過而不

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而得亨。易述曰：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則可權。

夏官明曰：剛過而中一段，是聖人于過極難處中思得此一段，猶有可為。幹旋處利有攸往，乃亨者難之之詞。若曰如是則宜有所往，乃得亨耳。方獻夫曰：或曰事既過矣，可以謂之中乎？曰：過者過于正也。正有不中者，正也者，常也。中也者，時也。雖過於常而得時，中聖人之所貴也。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質卿曰：大可壯不可過也。大者一過，勢將偏矣。害可勝言。如周之文初甚郁，郁及其過也，遂至於文滅質。再如東京之節氣初甚凜

周易卷之四

卷之四

六三

凜及其過也。如此在卦四陽居中而過盛，故為大過。是大者過也。看來大過之時，相率而趨於浮動也。甚易相持而入於和平也。甚難相習而流於委靡也。甚易相勉而底於勤厲也。則難非明炳於幾先者，不能燭其微非。心持於公平者，不能挽其末。其大矣哉。

吳因之曰：大過人之才，就拍着過而不過，勿泛言大過之時。事體大關係重，實是驚天動地。吾稍着一分意氣，半點暴戾，只消頃刻之間，便把天下事却敗壞了。必如所謂剛中，巽悅者，從容委曲，和平鎮定，于聲色不動之中，而自有一定之成筭。庶大過之勢，可挽回而維持信。

乎大過之時，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故曰：時義大矣哉。胡仲虎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為之時也。所謂才者，指上文卦才而言也。蓋大過之事，甚大無其特不可過。有其時，無其才，愈不可過也。楊元素曰：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潘雪松述曰：澤在木上，澤水漲而沒木也。澤者滋養於木，木反為澤所滅，大過之象。澤能沒木而不能使之什，以其植根固也。章氏曰：常人獨立不免有懼心，遯世

周易卷之四

卷之四

六三

不免有悶心。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懼何悶之有此。所以大過乎人也。觀卦象可見。質卿曰：澤以說木者也。而至於滅木，過矣。君子以大過之時，皆眾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以尚同為高而已，則獨立雖遊於眾而不同於眾也。獨立則謗議所叢矣。仰叢之而不懼也。人皆以適世為能而已，則遯世雖處於時而不耀於時也。遯世則文質俱隱矣。即隱之而亦无悶也。此非以其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堅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之攸賴正在乎此。晦翁曰：大過自有大過時事，小過自有小過時事。如堯舜之揖

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遜世无悶。豈是常人都做得底事。故曰大過當過而過。理也。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

程敬承曰。大過之時。君子所為。皆衆人所不能為。有誰與共事者。故曰獨立。君子所為。皆衆人所不能知。有誰與共照者。故曰遜世。不懼无悶。純是德性用事。惟有剛中。異說之德者能之。非氣魄意見所能參也。顧涇陽謂小心之極。方能放膽。言哉言乎。又曰。君子中道只是中立不倚。未嘗要獨立。只是和而不流。未嘗要遁世如此云云。亦處大過之時然耳。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胡雲峰曰。物錯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戒慎恐懼之過者也。柔本能慎。在異下尤能慎。慎則不敗。何咎之有。潘雪松述曰。初六陰柔在下。以承上之陽剛。故有藉象。茅柔物。白茅則至潔者。巽為白。故云藉用白茅。唐凝菴曰。本雖弱而有弱之用。何咎之有。易述象曰。柔在下也。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辭也。二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六之柔。故遂有棟橈之。

吳因之曰。慎而无禮。則憊。慎自是不可過也。但當大過之時。非過之道。不足以濟。此藉用白茅所以為无咎。或問卦取過而不過之義。而此言過於畏慎。何也。曰。過於畏慎。乃其所為。不過若縱事則過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胡雲峰曰。楊枯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四

洪覺山曰。枯楊生稊。近本也。過而未極。以近而與於初。生道存焉。生在陽也。生於下。則華於上。華非枯楊之所宜。有枯楊生華。末之散也。經釋曰。過宜下。不宜上。陰宜少。不宜老。時也。而生道歸焉。林次崖曰。陽過之始。剛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濟。故无不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潘雪松述曰。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棟之橈於卦。以四陽也。四陽之中。猶有二四為陰位。九三重剛。棟而過重。勢必難勝。且居下卦之上。而末又弱。安得

而不撓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故棟撓之凶九三獨當之象曰不可以有輔也輔三者上柔不能輔而九三過剛自用不可輔寧免撓折哉

虞翻曰本末弱故撓輔之益撓故不可以有輔也陽以陰為輔也 又曰屋以棟為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撓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其下不撓其棟鳥得不隆隆非有所加也不撓乎下而已矣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以有輔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五

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西溪李氏曰下卦下虛故棟撓上卦下實故棟隆伊川

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

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柔既已得宜復牽繫於陰以

害其剛是為有它又曰卦之棟撓太柔則廢也三之棟

撓太剛則折也經繹曰剛德時過宅柔用下下附巽主

以安以藉象棟隆然不撓乎下吉也抑剛柔之用難其

中損過就中過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柔无

乃過乎故有它吝也 張雨若曰大過之時人皆知有

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爻言有它吝以下應初六也象原棟隆之吉亦以其下

應初六也下有白茅之藉故不撓也不撓則隆矣

傳云不撓乎下不下繫於初也故有它則吝矣如此說

是什有它吝非釋棟隆吉也易述曰初六藉用白茅柔

在下也九四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觀象玩詞何待註

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六

潘雪松述曰象旨爻詞承九二言五陽之極以過二與

初枯楊之稊至是畢達而華初巽長女為老婦至是得

五五陽得位居中故象士夫

胡雲峰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

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

稱老婦得其士夫傳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

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可醜也

程敬承曰生育陽道也得女妻者老夫為主所得在陽

故有生道焉得士夫者老婦為主所得在陰失生道矣

而何以可醜也洪覺山曰九五以剛居剛過而易悅陰

反得而乘之爲老婦所得故可醜也

唐凝菴曰二近初本也五近上末也上以柔居柔志雖
說陽而力不足以振之五與之比故其辭遂至與二相
反枯楊生華士夫而得光婦總之皆元生機矣五與上
比非若三之不可輔以取凶雖不久可醜非其咎也然
無補于救過又何譽乎蓋本有生機不過一時之華一
時之合終于无益其弱終弱矣此又上下本末強弱之
分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七

或爲楊或爲棟棟木之強者也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

也二五近於本末故均爲木之弱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楊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

任重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 潘雪

松述曰上六乃末弱易搖之地當諸陽過盛之時才力

本柔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无救棟橈之凶王註志在

救時不可咎也雖凶无咎不害義也

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

人正之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

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吳因之曰徒歿

而无益聖人之所不與也但死於國家則一死足以明
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
於過周公繫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張
雨若曰此論是非不論成敗聖人所以勸忠義文天祥
似之

程敬承曰初上二爻柔所謂本末弱也然初居巽下臨
事而畏慎不欺君子不以柔少之上居說極臨難而甘
死如歸君子亦不以柔少之則巽說之道尚矣

總論丘建安曰大過陽過乎陰濟過之道貴得其中而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六

已六爻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

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

過者爲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

无咎上陰躍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

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馮文所曰大抵陰宜慎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

凶陽宜濟而不宜過故二四則利三五則不利然則易

之所謂大過者乃取於无過也或曰初六慎之過者也

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爲仁義之事也故皆无咎

習坎三三坎下離三三離上

程傳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凡陰在上者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異之象陷則為險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 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舜臣曰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九

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章氏曰六十四卦獨於坎曰維心亨八卦獨於坎曰為心病信乎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憂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常亨而无病哉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潘雪松述曰坎以陽陷陰中而名內外二卦俱陷故名習坎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中心亨之象處坎中不亨矣維心而亨不為其所陷也誠心而行則能出險而可嘉尚止而不行則終於坎矣坎以能出為功也 薛氏

曰坎非用物以習為用故名異它卦蓋言用坎之人也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近无可避之地智愚无自脫之人而後大下之真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得以終免也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按乾坤與離皆重卦名无重義此獨言之者危之也處險之道只宜實心寧耐而此卦陽實有孚之象有孚則心亨矣亨者通而不塞之意 胡雲峯曰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胡雲峰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詞有孚之義也 盧中菴曰流而不盈常也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信指流而不盈言流而不盈特為不失信張本蓋

足此達彼不至泛溢水之常也雖越巖壑陶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不可如介夫以行險卽流不失信卽不盈說建丘氏曰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可以出險若盈而後其水矣潘雪松述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水流猶云游主皆明重險之義流而不盈未能出乎險中也水行險中不失其信此所以爲有孚也荀爽曰陽動險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虞翻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象旨坎流水與兌澤盈科後進者異游讓溪曰不失所期爲信有諸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一

已亦謂之信君子之有諸已而自期者道義之身信之謂也特循不變者其常也不幸而遇事變則正志蒙難慮善以動其信固不失也故卽水以明有孚之義章氏曰習坎有孚只是行險不失其信便是出險之道故曰維心亨王註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內亨外闇內剛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坎以能行爲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傳曰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唐疑菴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

能流行則或盈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爲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通流而已剛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於此安得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通流矣蓋二五兩剛雖爲正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

程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於險苟不入於險險其我如何語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心孚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卽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陸庸成曰險非水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一

也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于其行險觀之夫世知有常形者爲信而以无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可斷爲圓曲可矯而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乃水无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得道者必觀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則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水之信惟內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顯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亨丘建安曰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天險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王註天地以下莫不須

險也非用之常用之時也 陸庸成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險之所以為大也 馮厚齋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卦全體水下水上水自內之源而流出於外象洊水出既盈即自上而就於下曰至故曰水洊至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以之脩己以之教

周易宗義

坎卷之四

七三

人皆體習坎之道也 王龍溪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不厭不倦仲尼之有取於水也 陸司農曰趨而下者至也常德行則險而不變坎剛中之象習教事則險而能應重坎象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六爻大意

洪覺山曰六畫相值无所應援坎其吉凶惟以才德為本以能漸出為尚以陰陽相比為義 質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

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下口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僅求小得

坑坎中小穴旁入者為窞入於坎窞險中之險也趙汝楫曰彖言習坎而爻繫於初者以其適在重險之下也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於坎窞之中宜其凶

象曰事无險易處之皆有道焉苟得其道雖險可易雖凶可吉初不中正失行險之道故象曰失道凶也猶謂得道則免不可盡諉之時位也 洪覺山曰失道者失

周易宗義

坎卷之四

七三

於入也坎以入為失也或曰坎而又坎失其求出之路故曰失道

質卿曰坎之六爻初與上皆失道蓋處坎有道濟坎亦有道得其道即可出離失其道終於陷沒其道惟可要歸於有孚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約說曰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以其剛中之木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之深陷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蘇紫溪曰惟其未出險之中故謂小有得若出險則大有得矣

程敬承曰九二剛中正彖所謂往有功者乃僅僅小得而已雖時未出險中亦以上不遇大有爲之君以爲正應故所濟者小耳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支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且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五

用之徒勞而已 趙汝楳曰六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遑寧居矣奈身居兩坎之間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中失道所致也 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質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爲勞

矣

程敬承曰六三與初六同入坎窞而凶與勿用異者三居陽志剛亦既費心力以求出險之路特才柔力弱而无其功不若初之失道也故止言勿用而不言凶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張雨若曰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下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四五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濟君之倚信者倍於常時故四不必於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因明自結則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六

上下同心而時難可濟故无咎樽酒二句一串意本義甚明不必分講且納約自牖時講只說得開君心之明而於本文約字及本義結字全无干涉是宜斟酌或疑既相濟矣又何用納約自牖不知相際者四之所以可約於五而約之之道則固不容不如是也 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通之乃能入也 虞翻曰坎爲納也四陰小故約二用缶故納約自牖得

位承五故无咎象旨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四五相
締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六子本卦重者爻不相應
蓋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際惟剛柔
濟故得以朴忠實意自結於君從君心之所明者納誠
以啓之而終无尤咎險可濟矣故卦中處險之道止四
一爻盡之

蘇氏曰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
无與爲主五非四无與爲蔽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
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質卿曰將恐將懼置
余於懷詩人所以興歎四與五俱在坎中時危則勢必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七

相依是以剛柔自爾其相接剛柔一接形迹自忘故相
通之情超於薄物之外也

程敬承曰坎之納牖與睽之遇巷皆時艱也一則正應
而遇以道一則交際而納以誠故无咎均焉不然爲曲
而枉險未必可濟睽未必得合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程敬承曰坎不盈舊說猶險難未盡也愚意水以流而
不盈爲常不盈則平矣盈者泛濫之象也天下之水行
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派之極何以有此然
而止得无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象旨祗依鄭作坻

按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
後進者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蓋陽
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故无咎也二五俱險陷之主二
有險而五既平上下之勢異也 楊止菴曰先儒曰天
下之平莫平於水平五陽剛中正之象也水以中正爲
平平則不陷於險矣 朱子曰二五雖陷險中畢竟是
陽會動陷他不得故至於既平而后无咎也

許衡讀易私言云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
可以有爲也然適在坎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
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七

而无其時惟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盧中菴
曰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阨於時勢而未得大有
所施也 陸庸成曰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无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
平耳夫視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
三歲也

傳云上六以陰柔居險極陷之深者也如係縛之以微
纆因寘于叢棘之中險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至於
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三股爲徽兩股爲纏皆索名繫之徽纏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象也上坎第三爻故又取象三歲 洪覺山曰三歲坎之數也因坎初六三歲不覲是也 張雨若曰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 經繹曰夫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於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險之情伏焉其懼也夫

丘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陷之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祗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九

於坎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總論蘇紫溪曰天下之事處順易處逆難孔子論仁而徵之造次顛沛中庸論道而極之于夷狄患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哉特患人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於上四以誠心而輔於下此君臣相與以際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亦終於入坎窞抑于險枕束於微纏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德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吾觀造化之流忽有

飄風倏而震雨雷霆晦冥雪雹驟至而太虛之運不爲少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而可憂忽而可愕置之空乏處之疾疾而此心之自得不爲少動者其性定也惟其性之定也故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卽坎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微纏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阻不能自振甚者昏夜乞哀覲覲計較是時未險而心尤險也亦可慨夫

離三三 離上

羅彝正曰離麗也明也取其一陰附於上下二陽則爲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八

麗也取其中虛象火象日則爲明也二離相重麗而復麗明而復明也 章氏曰有乾必有坤坤者乾之牝也有坎必有離離者坎之牝也故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 又云乾體本實而離爲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爲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卽坎之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卽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縱而其用行又曰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始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潘雪松述曰離上離下二陰分麗於四陽之間故為離
離本陰體麗陽之為正中虛而明乃亨通也王註柔處
內而履中正牝之善也外疆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
體以柔順為主故畜牝牛乃得其吉 質卿曰離以麗
為義物之生也必有所麗陰必不能不麗於陽陽必為
陰所麗卦上下皆離是彼此相為附依雖欲離之而不
可得者程傳謂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
其所麗也人之所麗惟貞則固故曰利貞亨 約說云
畜牝牛吉謂養成至順之德則吉也牛之性順而又牝
焉順之至也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故以牝牛言而曰畜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

唐凝菴曰先利貞而後言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
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能亨畜養也養其
順德所以消其火躁之用也 胡雲峰曰麗而正則亨
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
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
則陷矣故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
吉亨者有所托於彼吉者无所咎於我 隆山李氏曰
乾坤陰陽之純故居卦首坎離陰陽之中故居卦中蓋
坎離二卦為天地心坎藏天之動中受明為月離麗地
之陰中含明為日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造化

之妙不出乎此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麗也日月麗乎
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謂
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苛察則天下之化可
成也

趙汝樸曰不依形而立不倚蹟而行道而已有形則不
能无麗上則日月麗天下則百穀草木麗土大君成位
乎兩間將何所麗亦正而已耳明者易流於察亦易昏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

於所寄流於察者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重明繼
作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於
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
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 蘇子瞻曰火之為物而
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於火也火
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
以盡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 紀聞曰責以離為下卦
既以化成天下贊之矣於離之全卦仍以此贊焉則化
成天下其惟離之文明乎
蘇子溪曰麗正二字已含利貞之意柔麗乎中正則舉

卦體以明之耳 項平菴曰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人能附麗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是以二字緊承麗中正來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 林次崖曰二兼中正五不正而亦言正者以中該正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潘雪松述曰陸佃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 薛敬軒曰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王汝中曰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明之奇者其明孤而賈明之兩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三

者其明續而又兩明明繼照于四方明明德於天下也洎詞曰上明而不繼之以下之明耳目所及且蔽之之况四方之遠乎

洪覺山曰明兩作爲離離不必兩作也以繼明之義言之耳繼續其明緝熙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无所遁情是照之之謂也非物物而察之之謂也

經繹曰大象傳惟離言大人以心知化而天耳 開封

耿氏曰彖言二五君臣故曰重明象言兩作皆君故曰繼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傳曰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具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 蔡虛齋曰敬以辟咎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

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敗令終之道也是以君子貴謹始然則離終之正邦非始之敬慎致然歟不然未有不贖武者矣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按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於君故稱離離而得臣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四

道之中故稱黃離離火也明也有火之明而不入於躁即所謂明而得中者也 章氏曰坤六五在上象黃裳以中德而居乎陽也離六二在下象黃離以中德而麗乎陽也故皆云元吉象曰二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持以得中道許之

王註居中得位以柔居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得中就是黃離非謂黃離在外得中在心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

離何可久也

潘靈松述曰初為日出二象日中九三為過中而昃王註處下離之中明在將沒故象日昃之離 彭山曰缶瓦器質素之物民間所常用以為樂者鼓缶而歌安常樂天養志無為之象不能如此則大耋之嗟凶也八十曰耋自此不反謂之大耋理齋曰何可久也正言其為天運之常而不可為也又云人之老不以生為樂則以死為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也蘇子瞻曰火得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陰陽之相資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八五

也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如日月之昃如人之耋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而不寧則凶之道也 吳因之曰昔韓信已奪齊王而封淮侯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常守分而鬱鬱不平卒以取禍正類此文之義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離之繼明火之重災也以陽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其來如其氣熾焚如殆必至死如棄如後已

所以象曰无所容也言必死棄也四承六五柔中之主其剛躁陵爍之氣肆无所忌以迫至尊承上若此逆德也天下誰能容之

洪覺山曰泉翁曰以離火而言焚則死死則棄矣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而見其无所容 質卿曰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辟咎之義益見 仲虎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於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水本又來而之下入於坎窞而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六

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突而迫乎五三亦上突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蔡虛齋曰柔麗乎中是箇立心端正的人但其處事不正况又迫於上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在已既有所不足在人又有所不遜故憂懼之甚所以憂懼者恐不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得保其位而吉矣離王公即是吉言以憂懼而得離乎王公之位也 經釋曰夫王公

至尊也五吉則離於王公慶之大者於憂危得之故戒懼不可後也

程敬承曰憂懼非徒憂懼必有善反之正者 洪覺山

曰坎之善在行故五以上出而不盈麗之善在止故五

以上離而憂畏義各有攸當耳泉翁曰古者未必稱德

言王公之位則德可知 仲虎曰坎中有離自離離虛

明之象也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加憂之象

也九三大羞之嗟以生死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

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鄭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七

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潘雪松述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剛明及遠能敵王所

愾以正邦國有王用出征之象象旨五為成卦之主與

上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征有嘉美之功 彭山曰

折謂屈折而服之也屈折其為首之人而不濫及其協

從之眾也 仲虎曰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

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兵猶火也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出征之象離為甲冑為兵戈

征之所資 蘇子瞻曰凡在下者未免離於人也而惟

上九離人不離於人故其位為王其德可以正人各安

其所離矣而有亂群者焉則王之所征也 王註離麗

也各得安其所麗謂之麗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

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

其醜乃得无咎也 吳因之曰協從罔治用威而得正

卒亦不失夫畜牝牛之意云易述曰醜有二義老婦士

夫可醜負且乘亦可醜二醜為羞辱離獲匪其醜漸離

羣醜二醜為朋類 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八

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

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

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程敬承曰重明麗正正天下之本也出征正邦則天下

之不正者盡正而益收化成之功矣

總論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

於動故止之繼者安於逸故振之也 臣之炎盛不能以

剛為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

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

慎於進四急於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

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 經釋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終經焉象人中天地之功於二經為中象人成位乎其中貴之矣乃坎六爻貴五猶之中未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之道矣善反天地之性矣地交坎多險離多躁險且躁於理性无已遠乎

周易宗義卷五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下經

咸三三 艮上 恒三三 艮上

傳 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也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後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持矣雲峯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咸恒合為一體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咸損恒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篇上經象辭不言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姻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陸庸成曰貞者二卦之權輿也貞於咸貴以無心而為感貞於久貴以立心而為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美而二卦六爻皆无全德何也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愛諸爻各執一以為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為志志者虛之忌也曰志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末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無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貞四當心之處也恒惟其方舍方則無以立諸爻各隨地以為感故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

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於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無以求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二卦爻之最善者。僅得无悔悔亡而已。然悔亡愈於无悔。咸四爻之悔亡。非爻之有也。隆山李氏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比應之理。又各不同。故也。所謂不同。以咸取周偏。恒取專一。而有不如其皆偏。如其專一。若卦體者。即未善也。此六爻之義也。

趙汝楳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近。取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

諸身感之。至真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咸以止為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為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股。與輔在人。身皆不胥應。故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卦以艮男下兌女。陽下陰。而陰從陽。一感一應。故為咸。咸者感也。上下交相感應。豈不亨通。然非可以不正感也。此卦男女皆正。故取利貞。而事之貞者。莫如取女。取女大事。於感通尤切。故又曰取女吉。謂感之貞。如取女。然則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丘建安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咸感去心而為咸。咸皆也。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吉也。

王伯厚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舜。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

姚鳳梧曰。咸字便對著應字。無應亦不為感。故曰交感也。所謂有感斯有應。有應復為感是也。造化物理皆然。盧中菴曰。柔上剛下。本卦體也。二氣感應。則據卦體而申其具有感應之理也。陽降以感夫陰。而陰應之以與夫陽。陰升以感夫陽。而陽應之以與夫陰。是二氣感應自然之妙也。止而說。艮止而兌說也。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男女之情。少者最切。男先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感應之誠。无踰此。所以取女吉。

楊敬仲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

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嘗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大哉止說之道乎 唐疑菴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無感也兌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無應也感而無感應而無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無心之感所以為正也經繹曰無心之心不動於欲故咸止而說惟咸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頰舌不言咸其心深夫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止字重感主於說止而後不妄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

說也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咸之所以能感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即以和平感而天下自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偽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機惟是矣卦中曰虛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張中溪曰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咸之妙也

洪覺山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

萬物間而實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无可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敬承又曰天地感乃二氣自相感感以無心者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意於感空洞洞之中自成一段冲然蕩然之體自然薰得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於感感非其正便自不和平天下何以和平天地之情亦天地相感之情不復謂與物感也 吳一源曰六爻陰陽相應也爻詞則以求應為戒何居益陰陽相應正也心係於所應則心為憧憧而所應為朋從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

傳澤性潤下山性受潤澤在山上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元俞琰云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程傳虛中者无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孫氏曰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太公所謂虛也內外兩忘所謂虛也 汪咸池曰無我固虛有主則實咸主中虛乎主中實虛非淪於無者故曰虛者實之因實者虛之根虛而實實而虛者感之門 陸庶成曰彖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

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居止也順乃所以居止也順事物之來以為往非惡動求靜而後為居也艮體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體為說說宜感而五失之六爻大意質卿曰之六爻皆主於感人者也而皆未足以感人如咸拇則微心鳥足以動眾咸腓則躁動何足以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其腓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為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為極則而自咸拇以上則皆窒之故曰觀其彖思過半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

蘇紫溪曰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無而未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

初六咸其拇彖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彭山曰咸以靜為體六陰當卦之初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即先有所感故為咸其拇之象象曰志在外也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未

傷於靜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象咸其腓而凶亦戒詞也然本體艮能止其所又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王註陰而為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二五正應非戒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張幼子曰咸艮皆取身為象艮腓不言吉凶咸腓則曰凶者躁動故也居即艮其腓矣艮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傳九三與上六應上居說極三感而從之不能自主隨入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惟隨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艮主何以感於所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為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箇隨人耳隨者柔道也三陽剛而亦不處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質卿曰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即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居之即吉矣故三之不處猶

二之不處既曰咸其股即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 洪覺山曰謂為在下初二所拘執亦可

九四貞吉悔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凶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楊龜山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獨不言心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蓋有心感物其應必狹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

形其照幾何 洪覺山曰貞往來皆定之謂往來夫何害所害者有感而憧憧耳憧憧爾思則思之所及者朋則從之其思之所不及者非四之所能感亦非四之所能忘四之不忘生于思朋之不忘生于從如曰得朋曰朋來曰朋盍簪皆出無思以得則非朋從矣 朱晦翁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又云往來憧憧只是著一個心迎的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心

唐凝菴曰憧字從心從童曰憧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營營擾擾心無定主即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憧往來 楊誠齋曰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成光大之德哉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

程敬承曰光大原是虛體太空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其自往自來於吾何有而何必憧憧思慮為憧憧者虛之障而塞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稿其心以成虛抑未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九

唐凝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體未明則其覺性皆發而為思一涉于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靜之人每苦于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澄源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无私係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未矣孔疏末猶淺也感以心為深也 唐凝菴曰悔生於動不動復何悔乎故直曰无悔此其特志抑未矣何也天地聖人不容廢感正以天地

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之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此不可也奈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體之正乎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程敬承曰如良背則為靜得其所而心可通於天下矣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胡雲峯曰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狹矣況動以口

乎感以言非矣況無實乎童蒙孟云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頰也徧約說曰上以口舌感三以隨應不誠甚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

蘇子瞻曰感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于身乎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屨腓行心慮口言六取竝舉而不知忘也見其感而不見其所以感也見其所以感非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爻主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何也咸拇者不忘拇咸腓者不忘腓咸脢者不忘脢咸股者不忘股咸趾者不忘趾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又曰凡感貴以神橫渠先生謂咸卦六爻皆以期必於感不盡感道故君子以虛受人也虛受者即所謂神之感而無意必固我者也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

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良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洪覺山曰人之一身心為上思慮次之言說次之拇脢百體又次之皆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得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思俱泯焉而後感道盡矣

恒 三三 巽下 震上

趙汝楙曰男下女者婚媾之禮夫尊婦卑者可久之道故卦名恒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翼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范氏曰諸卦以有應為吉此六爻相應而无元吉者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一

故以剛柔皆應而不獲為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曰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約說曰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哉註恒之為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各得所恒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無違故利有攸往也

張雨若曰常而久方盡恒義不常則久亦無益楊墨只是好新奇不常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來知德曰恒者長久也以恒字論左旁從立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而不變也

恒久也恒之義也剛者宜上而上卦為震柔者宜下而下卦為巽得其順序乃恒分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必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所謂相與以動也震動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三

巽順以順為體動无違逆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 唐凝菴曰咸恒俱以剛柔相應獨言之恒者咸取无心之感有應則有心恒取有常之道相應則可常此四者皆可久之道故卦名恒也

傳 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蔡虛齋曰天地以正不著力天地自無不正也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庸何不正之有

唐凝菴曰天下惟道為正惟久於其道為恒所當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恒也道本通達何所不亨道本无過何得有咎道之所在正之所在則彖所利之貞也 蘇紫溪曰彖曰利貞傳曰久於其道天下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道字相應不必道之外又添一正字

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其貞常无息不然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久於其道即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經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三

權常變闔闢動靜何所往而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程敬承曰久於其道是吾儒學問極到處故曰終猶言了頭也學到了頭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攸往之所以利也

唐凝菴曰天地之久自然於道故先言道而後言久謂之不已則其終始循環之運也蓋天下之事止于一始一終終則无所往而不可恒矣惟終則有始循環无端則愈往愈見其不已愈往愈見其恒矣焉得不利 項氏曰聖人慎復者以執為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

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慎暗者不知道之所
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利有攸往終則有始
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
久矣

得天者得其自然之理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
久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聖
人句重久道化其心成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
其久也

程敬承曰天地萬物總不外此恒久之道道不可見所
可見惟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即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四

此是恒即此是情之可見者也 洪覺山曰咸以觀其
初恒以觀其終初心者本心也凡人物之心之情必于
久而後知亦必于變易不二而後定觀恒之義也 朱
子曰物各有個情有個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
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個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
而頭面却是一般長長恁他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楊
敬仲曰觀其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
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為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
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故无所不通无

所不恒天地萬物之情如此

李隆山曰易中諸卦大率兩兩相從合兩為一陰陽相
等則其為用可以至于久大若夫以巽遇艮陰老陽少
則為蠱以兌遇震陽老陰少則為歸妹不若咸
恒陰陽氣等无差此其所以為下經之首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

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蘇子瞻曰雷風非

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也

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 張

雨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爲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

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爲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五

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爲不易方也 洪覺山

曰天下之至健莫如雷其至疾莫如風體雷風之健疾

不敢自弱以撓於中是所以不易也學者能以風雷之

益改過之義合而觀之其功可知已 史繩祖曰雷震

位風巽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恒故立不易方

益則先巽後震此變動故益遷改可見恒易二象異

蔡子木曰德之恒者以其知方常知方是立不易方也

恒六爻之戒爲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

九四偏而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一處異體天資

純粹可以勉學者能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洪覺山曰恒之六爻彖意盡之矣有終則始隨時處中以圖其始焉爾矣是故初六始交也浚深也始終上下義有深淺而遽以正應之常責望之過則其勢必有所不行如程子所謂劉蕡之類是也 張雨若曰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早交浚在四又情疎閣不下接又為二三所間說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往又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六

善入故深以常理求之如賈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間遽慟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凶既凶又曰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小象只就本義在初二字立意言始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浚言深凶所自來矣

傳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浚恒者也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 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所以悔亡易述九二以中德應五五復居中以中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

中也

程敬承曰悔自內出者也九二初當有悔其內省之疚處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因中求正故得悔凶夫久中而止悔凶也以陽居陰之為累也或曰不言吉利者聖學正誼不計功此所為恒也 又曰久中不是中中便員通而能恒正所謂立不易方者 象旨咸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恒之二不曰貞而徑言悔凶咸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中中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七

潘雪松述曰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不變然以其過剛不中又巽體其究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志從於上不能自守故為不恒其德之象郭雍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或進之羞雖貞亦吝貞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 張雨若曰觀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全不恒上羞之者眾不知為誰故曰或朱子曰承者猶言人送羞辱與之也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為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

人无可逃於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而已

九四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久便久了而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則久非其道矣恒而非道雖恒奚益无禽之象也 金汝白曰田者震動馳驟之事故此爻與解皆言田卦有震也 唐疑菴

曰四與初應初陰虛无禽象并以巽初亦稱无禽又况初之浚恒本不相得乎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者也 仲虎曰師之六五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

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八

故曰无禽

程敬承曰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約說曰位不當與九二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好 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

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經釋曰常德非常不常其常執常 非常之常六五

以柔中下應剛中式常爾心從一而終是婦人之貞也

惟婦而吉矣夫五夫子也道在制義乃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陽剛之正而凶彭山曰恒以惟變所適為貞

五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也豈利往之貞哉

孔疏五居尊位在震為夫二處下體在巽為婦五係於二是從婦凶也

程敬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而在夫子則制義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如徒一于順從是夫子而蹈婦人之為也故凶 唐疑菴曰恒以夫婦為義夫柔婦剛其德悖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此分別于此益明久于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 丘建安曰二五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九

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凶而五曰夫子凶者蓋二以剛為常能常者也五以柔為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也

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

能感或承之差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于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或曰從一指夫言此是泛論不拘爻義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无施而

得也 經釋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震終動極以振為恒夫振則何可恒矣終日馳騫盡而不知其盡也凶而已矣 吳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而在上所以大无功而凶也

總論恒是人義德然要歸于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即貞而不知變非貞也初之浚恒可以為貞乎二之久中可謂之非貞乎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為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意焉讀者當自得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

陸庸成曰浚於初而震於上者其異震之本末乎浚與之入也振震之動也三爻為貞而不恒四爻為恒而不貞五爻則恒矣貞矣而在婦人則是者夫子則否

遯 三三乾上 大壯 三三乾下

陸庸成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為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為君子也 王註遯與臨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故剛遯也 仲虎曰遯以二陰之義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為主

遯亨小利貞

林次崖曰遯亨言遯則亨也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意是如何蓋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義聖人恐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時而遯也彭山曰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程子謂寧武子能沉晦以免患即此義也

程竹山曰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然小人之害君子亦非小人之福也故以利貞戒之戒小人以无害君子也

吳一源曰遯之義取諸遯之遠逸非退藏也二陰在下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一

未至於盛而迫陽也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否亂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象但云遠小人而已非退藏也彖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王註遯之為義遯乃通也遯而亨者遯中已有隱藏善處之術故即能亨也剛當位而應在人事猶有可為疑於不必遯者只是時非可為遂乃與時偕行超然以遯此其心之遠覽如何所以亨 質卿曰遯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道難為拘方者論也如遯而

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違之可名曰去惟避則无頭腦无
圭角驀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
機先有對面相避而無痕迹者是其避也若勢已亟而
昂所以遠之殆矣殆矣 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
後能避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避世避豈徒爲隱逸者哉
避而亨非以退爲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
張中溪曰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臨之象曰
剛浸而長避之象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益
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朱子曰惟其浸長
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見是他之福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二

洪覺山曰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
陰爲否則不利君子貞矣

胡雲峯曰避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
爲難時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唐疑菴曰君子之避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
存吾道也苟誤以當位而應爲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
且晚一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
其義豈不大哉 陸庸成曰避止言時足矣又曰時義
之大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避而得其宜又決之
蚤謂之時義剝之象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行也而

況於避乎識得此義方知其大 又曰避之時避之義
皆君子處時之妙哲人先天之大機豈不至大

象曰天下有山避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湛原明曰天下有山是陽止陰於下而脫然高上不爲
所凌之義避之象也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之
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无有作惡而嚴
以自守乃君子之常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彼
雖上凌而迫之而避其不相及矣此之爲君子之避也
夫避者蚤見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於盛故可遠若
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 蘇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三

紫溪曰聖人之嚴嚴於治已而不嚴於治人嚴於其心
而不嚴於其迹此所以爲不惡之嚴也夫過嚴之近於
惡也其幾希之間乎彼未能爲聖人者寧嚴而已
程敬承曰君子以天道自處曷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
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於其下
而趨不可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避尾不厲不往何災也

洪覺山曰避以四陽上避爲義則初六者尾也避尾斯
后時而不可及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避尾非也
當尾而必求避以顯其迹亦非也地卑職微于義尚淺

古之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往者往有為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奔陳門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程敬承曰味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為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為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本義中順二字要分明中不過時順不拂時有與時偕行之意執之用黃牛之革非必於退藏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竝處如柳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四

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三公易介此所謂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也 游讓溪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用黃牛之革

陸庸成曰遜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而不惡而嚴知此之為遜則不言遜可矣舜與共驩同朝且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子借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遜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亦不言遜所處不可遜也但論其志耳志之固也小人不能勝我而亦不見我之所以遜此謂不惡而嚴

九二係遜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遜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徐進齋曰係戀也比乎二陰宜遜而繫故曰繫係遜是為小人私情所牽係而不能決去者夫遜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將剝剛故有危 孫質菴曰疾者行之疵厲者身之危无一可者也惟以此繫遜之道畜臣妾乃可無疾厲耳蓋出處大節與泰養私德同故可施於彼而不可施於此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無所利耳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五

游讓溪曰繫戀之久正氣消公力不足而困憊也畜臣妾之道豈可以當大事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疾憊連綿字樣以形容其疾之甚也彼其繫戀處昏昏惛惛如病狂喪心者然困憊之甚所以厲也

呂涇野曰憊寔之處張讓狄仁傑之處諸武其畜臣妾之意然陳讓不足言仁傑幾矣蓋君子不幸而實世道之幸未可少之世之君子有過此時用此道不知畜臣妾之象乃以不可大事責其後時者不得此爻之旨也程敬承曰一說前止也下體艮三主止也柔勿進必馴服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禽乾剛以蓋去小人為事此非三所能則係之病也說亦新而與本義稍戾姑存之以備參考

九四好遜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遜小人否也

程敬承曰四乾體剛健豈其有所好於小人陰長之時或欲大有爲以救世或欲遠避迹以潔身蓋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絕之以遯故曰君子吉小人否

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敬承曰遯何以嘉美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剛陽故能遯也中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六

正故能善遯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剝陽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爲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郭白雲曰九五嘉遯隨而不流無繫也無執也無好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游讓溪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於爲此乾道坤道之別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卦外無應於內心无疑戀超然遠舉故有肥遯之象 姜廷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肥者疾德之反也 劉牧曰處不逃名遯而不遯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櫻世累者在遯而無則絕无望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 唐疑菴曰再進而否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大都下三爻其故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七

无所疑也獨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而無入不自得遯之蚤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

游讓溪曰上九身在事外所謂无譽于其前无毀于其後无樂于其身无憂于其心者又何疑之有无所疑須知他去的氣象灑灑落落无一點塵埃染者程敬承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

心焉上九則甘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蘇紫溪曰遯豈聖人好為隱逸哉聖人无心于忘世亦无心于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櫻乎世味唯時而已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有得于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 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木子臧也當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八

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結與兩生也

大壯三三乾下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王註

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章氏乾一也震動於上為大壯艮止于上曰大畜皆四陽之卦故卦詞皆曰利貞

大壯利貞

洪覺山曰大老陽也乾六陽何以不為壯也純也惟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故曰利貞則以其大之動者利于正也不與復臨泰同言亨者彼之三陽在內也噫女之壯不可取剛之壯猶可貞女之壯即於婚之初剛之壯至四而后言焉聖人之心可知矣

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小人不可過也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貞雖卦傳曰大壯則止也 丘建安曰遯小利貞小者利于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于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凌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九

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張雨若曰貞非獨行已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激疎與激可不戒哉一卦六爻皆是此意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固字恒之貞重正固本恒所有也壯之貞重固正本壯所有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敬仲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是剛以動也經釋曰天德時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非以大壯也大謂君子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大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以言大故利於貞 邵二泉曰大者壯也壯之體大者正也壯之道君子勉於正則大在其中矣 建安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也復為靜中之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至正至大而已

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

本體耳如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於天地正大之情拂矣 陸庸成曰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于情者則可見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為主也正為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戰于中而后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弗與勿較自在些

敬承又曰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於義理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不用壯為貞用壯為匪貞故貞者壯之所以大也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一

傳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象旨初九在下先動壯於趾之象雖卦傳曰大壯則止陽止俟陰之消未可遽進故征凶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初九非有凶道也特以其始事不宜即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故象曰其孚窮也主於必往而必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 陸庸成曰此所謂以禮禠躬善維壯者歟

趙汝楨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故不恃其壯而猛進此所謂利貞也聖人於陰陽消

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二陰則陽
遯三陰則道消至於四陰五陰聖人蓋憂深而意切今
反為四陽直可為君子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唯二以
中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養其壯乃无躁決
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間窺隙而剛之壯无窮也 秀
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
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
人用壯君子罔也

潘雪松述曰大壯以不用壯為貞九二本未為壯然重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

剛不中在乾體之上過於剛而果於用者小人血氣未
除自矜其力而用壯君子理義未純自恃其智而用罔
罔亦君子之壯也爻位雖正以壯為正其正必危如羝
羊好進而喜觸羊壯以角也藩籬在前怒角以觸之藩
不可決而乃羸其角恃壯貞厲其象如此小人用壯無
足怪者君子而亦用罔所愈幾何安得不以罔困乎此
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做之意 洪覺山曰泉翁曰義理
之強无所用其強用則為強暴為威猛為无禮之勇是
壯未為病用之斯病也罔猶蔑視也小人者上六壯極
之小人小人用壯而君子乃罔視而輕觸之真正而不

知善用其實亦壯而已厲者將危而未至于危之謂也
項氏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
觸藩羸其角恐人以用剛居剛為得正也大壯之時方
以過剛為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
制必至于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 楊止菴曰纂
言曰陽盛之時不宜過剛聖人雖喜剛之進盛而猶抑
其太過以示教戒也 胡氏益曰在大壯其辭危者是
也此三爻健體而初三皆有戒象一獨有取者以二剛
居陰又中以剛中為貴故重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

尚往也

潘雪松述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壯之主也四陰位靜體
而九居之壯而得正故貞吉乘諸陽之進志在消陰疑
其迫也不能无悔正則不極其壯而悔可亡矣

程敬承曰不壯為壯壯之大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矣
壯于大輿之輹大壯之象也輹壯則車強云壯于輹謂
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 洪覺山
曰不言角趾腓股之類而云壯于大輿之輹者言已无
所用于壯也 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羣羊並
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

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爲夫之決乾之純矣。四爻全重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唐凝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爲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亦爲之亡矣。潘決二句正是吉悔凶之象。云潘決蓋羣邪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陽故稱大也。乾與本可以行又有震力助之若與之有輟矣。以此大輿之輟行此決潘之塗更何所阻。象曰尚往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爲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尚往全在能貞上來不申下句者兩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四

象一義也

趙汝楳曰羸角則尼吾行潘決則尚于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后遂剛其可妄動乎。項氏曰自四以往爲決故爲潘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爲大輿之輟輟在輿下者也。四爲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夫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又曰剛長乃終。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羊羣行而喜解請湯竝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

皆爲潘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姚鳳梧曰以柔居中何爲不當在壯言之則爲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爲也。林次崖曰柔居中是柔在內也爲失其內剛也。

項氏曰四之所決卽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卽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很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五

上六羸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傳 羸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羸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洪覺山曰不詳審於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后知艱焉其亦壯極則變也哉。胡雲峯曰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故可勉之以艱也。

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

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難則
 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勉於咎故曰
 艱則咎不可長也此雖教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
 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
 象聖人亦因其才之可至而教之臨之六三无攸利象
 曰既憂之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六
 三變則為泰大壯上六變則為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
 張雨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唐疑
 菴曰以震之驚懼故知艱也咎不長即是吉非别有吉也
 蘇紫溪總論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為之日也然如是可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六

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惧其進
 不以正而其終必至于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
 其當天下之事亦多矣顧陳寶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
 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
 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略不競
 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
 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不以為
 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為於天下而不
 以為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
 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為害也有象吾心之私其為害

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
 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
 賊易去心賊尤難

晉三三 離上明夷三三 坤上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
 明也何者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
 宜艱而貞也 又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
 極剛乃壯也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眾允之乃進
 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
 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七

陸九淵曰晉上離下坤六五為離明之主三陰順從是
 以致吉而二陰爻反皆不善金賁亨曰卦內柔爻多吉
 晉之道不利於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洪覺山曰康侯者安民之侯不言公卿而言侯者侯治
 其下也成功之侯未免君臣草昧而未定上下艱厲而
 不寧至乎晉則安民无事矣諸侯以和順得衆之績上
 通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
 接隆此所以為大明之世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

馬而頌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問三享之勞
晝日三接 雲峯胡氏曰屯豫建侯震也康侯坤也坤
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為牝馬為蕃衆象晝日三接離
為日有中虛象崔憬曰晝日三接喜其來而親之至也
唐疑菴曰五為大明之君二為康侯自五至二歷三爻
三接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蓋以明為進也大右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
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唐疑菴曰總一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八

卦言之則離明出于地上日之斯升進也以内卦言坤
以其順而附麗于大明之君亦進也大明以五在大之
位正見其為中天之晝日也此外卦言之則離柔進而
上行非復明夷之在下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者何
也自下之麗則見其大明自下進則有有其明惟有
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乎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
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蕃
庶錫之厚也三接禮之隆也極言其上下之交進之有
道也
明出地上无所不照賞罰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

所謂小心翼翼以事一人者重在順字順故能忠貞而
效職柔進重柔字柔故能虚心而禮賢 張雨若曰大
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 唐疑菴
曰眾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
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其所為順麗也

彖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洪覺山曰明出地上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晉而出于
地故明耳夫一日之為也出之則明入之則暗向之則
明背之則暗出入向背之間而明與不明分焉是故君
子之學在自昭其明德昭者昭之也止于撤其蔽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九

也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者也 潘雪松述曰
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
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
日以之自昭 程敬承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
地上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昭之意光四
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 又曰自昭非為
人昭也內省於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吝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
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而上應竊位之九四故欲進見摧

推處最易奪所守故戒以守正則吉謂守正終必見信于上得遂其進也設有未信亦當義命自安不急人知而名焉則不自失而无咎矣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倖倖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胡仲虎曰推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于裕貞與裕皆戒詞也

程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願一樣看履之所始真心惟素素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一

別无以奪吾守故均謂之曰獨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有无往不可之意當晉之時見推也可不見推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也可无適不可行吾正也程傳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君子之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后之人不達寬裕之義故以未受命什之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唐疑菴曰罔孚正與眾允及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孚初在下位猶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之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上下未交故四得

而阻之惟上下未交則綽然有餘裕進退可以自由故寬裕以俟其進可以无咎矣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孚自然受命四亦安得推之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王註進而无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无應而回其志得正之吉也受茲介福即是貞吉處王母六五陰象也六二履貞不回乃受茲大福於其王母也福錫自王受自我豈倖得哉象曰以中正也原其所受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一

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呂涇野曰愁如者上疑五之不斷下防四之見害若司馬公於宣仁是也陸庸成曰推如與愁如不同推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初之貞與二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故復勸之以裕二因其本貞而堅之故遂大之以受二得坤道之純以中正者以德受之而无愧也仲虎曰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推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皆戒之

曰貞吉不以應之有無爲吉凶惟以不失在我之正爲吉質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有摧有愁皆是好事情若一氣做將去後來亦少意趣聖人知此故有貞之訓

六三衆允之悔凶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胡雲峰曰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固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凶易因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猶然不肯遠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於悔也經釋曰初二貞反之身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二

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卽貞非衆允而誰其與之不中正諸講皆作无德說夫无德何以衆允而悔凶薛畏齋曰三居下之上无應于五維持左右者无其人宜有悔矣此說受

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摧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于大明矣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程敬承曰與衆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象旨鼫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三陰欲麗六五大明之君九四以非類畏忌羣陰自疑其往也晉之時衆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是貞而厲之道也

程敬承曰四無貞以進而固爲貞也竊高位而欲潛據之以爲固雖固必危本義云貪而畏人衆所未允故有厲也洪覺山曰四有二忌回戾近君而忌其明悍邪圯族而忌其逼故晉貴同類也

趙汝楫曰晉書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則位不當也許慎說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水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張氏曰詩以鼫鼠刺貪此之碩鼠象其貪於進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三

六五悔凶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程敬承曰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但晉道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爲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故其悔可凶然而不可有心期必也計功謀利一念其爲治道累不小而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也況晉至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衆允志行而鼫鼠不得竊據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勿恤者純王之心

吉之道也曰无不利此无意于利而自利者也

胡雲峯曰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私明反為累矣故失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

陸庸成曰凡先言悔凶者則所以悔凶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得失之心來能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專承勿恤言也

況五本為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為體陽而用陰雜其心則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霸之辨手

因指曰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一人之慶乃在心之純與不純嗚呼嚴矣 易傳曰六五柔主宜不立者聖人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四

漸之以悔凶以勿恤以往吉以无不利傳又曰有慶是

四者它卦或得有一二已為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而有之然則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健晉

之主德不尚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明而不虛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孰謂

其柔而不立哉要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相合而得中乃然爾 經釋曰比取地上有水晉取明

出地上主坎離中爻故比五顯比而失禽不誠晉五悔凶而失得勿恤其義通也 程敬承曰六五離體虛中故其心廓然不以得失累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

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傳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故象晉其角在角而進

允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

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

小矣維用伐邑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所利耳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五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

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

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為技窮之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為晉其角用亦窮地也

馮文所曰初之罔孚至三而眾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弗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

陸庸成曰處遯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凶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競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

明夷三三

離上

鄭玄曰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被掩抑也王世安曰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爲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爲之矣

明夷利艱貞

孔疏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正宜艱難堅守其貞正之德故利在艱貞 蔡虛齋曰他卦只云利貞此曰利艱貞者蓋是時雖守正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故須艱難以守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甲六

彭山曰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所以援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于濟天下之難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 張婁東曰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者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程敬承曰內文明至大難是以卦德什明夷之義未可便說處明夷之道至文王以之句方云古之人曾用是道矣下節亦然內文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

多韜晦善藏 之意此文王所用之道也利艱貞晦其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也能正能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此必非逞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當此時事之不可諫之不行直直的以正道持之又做不去所恃默默周旋獨有此志耳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苦委委曲曲于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爲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甲七

汝吉曰明夷時之窮也而道則彌窮彌通者也其當文王箕子與紂之事耶內明外順以蒙大難奉昏主以明聖拘羑里而卒免也其明夷其艱貞也而道在文王矣親遭內難卒正其志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也其艱貞其明夷也而道在箕子矣古明夷未有如殷受之世古明夷之世未有如二聖人之艱貞者故經惟明夷以二聖並贊於以見時命大謬而至德凝焉至道存焉非聖人不能行易道非易道不能濟聖人也經繹曰大易皇皇大範洋洋終古爲光即明夷豈有傷哉胡雲峰曰聖賢之於患難身繫斯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張

幼子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晦也用之以居易則為蒞眾之君子晦而明也明而晦故全已晦而明故燭物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質卿曰用晦而明是千古蒞眾之法天下之事所以破壞而至于大失人心者只緣用明而明何曾用晦而明智者乃能用晦愚者却只用明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矣王註藏明于內乃得明也顯明于外巧所辟也吳一源曰是道也以蒞眾亦以處已常則為瀆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八

哲變則為艱貞 羅一峯曰蒞眾者以離照坤也用晦

而明者以坤養離也咀得極細

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為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

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晦晦而明者

也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

大晦明而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晦明妙在用晦

用字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朱子曰初尚能飛但垂翼耳于飛垂翼初九明夷之象也去明夷之主尚遠其傷未及早見而遠避斯免于傷也君子于行祿位可无戀也三日不食困窮可无恤也去此而他有攸往不免主人之言亦姑聽之而已其所全者大也 洪覺山曰明夷于飛其傷在外遠不及身情所難見而離明君子獨能見之故其于行以三日不食為義如賁之初義所弗乘所以速往也食則不可往矣世俗之人知有所可往至于幾微而往如穆生之去于不設醴酒之日雖申公白公不知也其非之也宜矣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有言或諷其迂或議其拘不可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九

說去之早也 孫質菴曰夫子挑出一義字則知不食

之故非惟厄于時且決于義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於暗主比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有夷

於左股之象夷於左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

此時正宜見幾而作浩然決去如極馬壯然則身名兩

全而禍可免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

得早免於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為于時也 孫質菴

曰穆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韋忠謂蹇裳而避

之猶恐餘波及我皆知用極之義者按象傳曰柔順蒙
難則順者正處明夷之道也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
於拯救而得其則虛齋分順則為兩意則以字覺无著
落或曰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極是為順
而得其則也 一說傷而未切國難猶可匡救須用極
馬壯以佐其急乃吉馬壯謂初九九三陽為壯健之馬
籍以濟艱難於萬一也曰吉乃為之自我當如是濟與
否弗論也

項氏曰明夷六二用極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
也渙初六用極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爻辭意在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一

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也明夷六
三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于為臣之則故曰順以
則也渙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救
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
則者道之常也 唐疑菴曰二在明體不言明而言順
以明方晦也 蘇子瞻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
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極
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
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
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

者行不及食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
大得也

潘雪松述曰昏王在上群陰乘之從君於昏皆民害也
九三以剛德在明體之上志與上應為君除之故為明
夷於南狩之象殲厥渠魁得大首也不可疾貞以明克
暗以至仁伐至不仁必不得已而動无逞剛欲速之心
乃得為貞貞即艱貞意也 又曰諸家皆以三與上應
以明克暗為武王伐紂之事須假五年為不可疾貞之
證非也彖利艱貞釋彖實以文王箕子臣節為萬世法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一

者若以南狩為牧野之師得大首為獨夫之誅抑與彖
旨戾夫大抵諸爻皆發人臣艱貞之義上六則用晦而
明者之反以示戒也 蘇紫溪曰此爻舊說皆謂以臣
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
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姦究荼
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數取其元惡而誅之以
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
貞也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
之也 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為臣
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為臣者

篡弑之禍也

志字多少涵蓄言其志非富天下為天下去害也今既得其大首則其志乃得大矣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胡雲峰曰上為暗主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為其所傷者

初二三明在暗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則暗尚淺猶可得意于遠去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

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遜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二

也 蘇紫溪曰二在外卦為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

內卦為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

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

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楊止菴曰明夷取股腹心意首為象明上下之分也

當明夷之時人心唯欲遁而已苟欲去而不能則是明夷之心未有獲也故四以去害為獲明夷之心 按爻

辭入字與出字對見得深處亂朝而傷害不及雖入而

可出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以柔居尊為明夷之主而象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

子之貞也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 鄧伯羔曰六二中正體離箕子之明也為六五暗君所掩是箕子之

明夷於紂也在難之內而難保其中明知以藏之愚以出之得其正而時不能遷明豈可息哉

約說曰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隱然自在何嘗滅息就是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无非是委曲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三

以全此心之明明豈有時而息哉唯明不息故忠義炳

朗精忱憤烈適可謂箕子之貞耳 蔡虛齋曰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

程敬承曰箕子之貞艱貞也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保而其明遂至滅

息明一息便不 咸 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胡雲峰曰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

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矣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知者亦可鑒矣

潘雪松述曰夫厲其明以照四國者自極其明者也自極其明必反為暗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爻象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夷見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蘇紫溪曰上六非本无明也不肯自明其德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四

胥於晦也用晦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反觀內照以為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為明而反明為晦則者不可踰之理君道以明為則失則即是不明晦

總論建安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繫論上一爻極暗為紂之昏棄五近暗為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為微子之遁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于暗為文王之姜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陸庸成曰明夷之時貴於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 薛畏齋曰

明夷之時暗君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 之智二守常而經初通變而權主於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因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无傷于明者也

家人三三

離上 睽三三 離下

陸庸成曰家人內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言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言遇不言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五

蘇紫溪曰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張邦奇曰內離外巽相飛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 陸庸成曰巽德為巽離德為明通卦諱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之地也文中子以明齊內外為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非巽有齊之義也 金賁亨曰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閑曰嗃嗃曰假曰孚曰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辭所以責女者略矣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乎女也

家人利女貞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象曰利女貞

蔡虛齋曰莫難化者婦人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此所以欲先正乎內也看先字則男亦在所貞矣朱子曰正

家之道須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林次崖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

主家之人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六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唐疑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假而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

刑于為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荀爽曰離巽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嚴與正无二義正即

所以為嚴也舍正而為嚴則皜皜矣又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夫以帥婦而

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一

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丘氏曰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

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趙汝楫曰或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靈也賈上下之

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嫂惟薄之儀父雖嚴有不

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

弟恭夫制婦聽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

一家之父子兄弟正而莫難於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

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

父以身正身以言行程竹山曰男女正則剛柔之義明

倡隨之義得是陰陽不可易的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七

非以象天地也 孔仲達曰男女正義均天地道齊邦

國此二語該全象之旨孫質菴曰正家而天下定不作

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則盡乎家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

既炎盛復還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

火出家人也正家之義修之于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

機出身加人發通見遠故舉言行以為之誠言既稱物

而行稱恒者發言立行皆須合於可常之事互而相足

也

汝言曰火不必風風不必自火出而火之風固自火出其言精矣。家人風化之本也。君子知風之自則反躬急焉。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諸子相曰言行止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說言而能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唐疑菴曰家人一氣而相通者。火與風俱以氣用。巽與離又近在一方。風自火出則一氣之流通。火之熾皆風之力矣。故稱家人君子觀此則知家人之正皆自我出。惟于吾身言行修之而已。有物不誕也。庸言之信是也。有恒不詭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八

庸行之謹是也。蓋舍言行別無修身。舍修身別無齊家矣。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為本之義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洪覺山曰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為道也不曰正而曰閑。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九剛在初其志未變。閑之于其始。禁于未變之謂豫也。習于遠斯變之而難矣。初又獨不言吉何也。方將正志求以免悔。而何吉之遽及哉。潘雪松述曰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體。雖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

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也。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責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居內卦之中。上下皆陽。婦德柔順无專成。故无遂事。婦正位。壺內職饋祀。故在中饋。遂者行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位而不離也。此六二之道。所以貞而吉也。洪覺山曰夫中饋何以盡女貞之事也。采薪采蘋以公侯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為道法度小。而至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一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恐。則非有德者不能。故不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九

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唐疑菴曰二實正乎內之女象。所言女貞之利者也。事得專成曰遂。婦以无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惟二之順。故守其閑于前。謹其節于後。事必禀命。唱而後隨。一毫不敢以自用自專。故曰无攸遂。巽指五曰以者在閨闈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之所謂維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蓋始以五之正。正乎二。既以二之順。順乎巽。此其所以貞而言也。張婁東曰在中饋則門庭之外。非所履也。无攸遂則壺食之外。非所與也。祭虛齋曰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于无所不

能而在于能其所能。象旨易象言順以異者三蒙六五以本文之變言漸六四以本文不變言此指所應爻言皆有異象

九二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彭山曰嗃嗃嚴厲聲九三以剛在離體之上治家過嚴而發於聲之厲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義勝傷恩一時固不免悔厲然猶不失為正家之吉道也反是而嘻嘻則吝矣

傳云在卦无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一

肆寧過於嚴也蔡云嗃嗃言家人至嘻嘻獨言婦子入尤見非所宜而可吝也

胡仲虎曰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于嬖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必須用節節謂節制防其過也

唐疑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於始則為開劑於中則為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者以三在內外介耳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洪覺山曰陽實陰虛六四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

道也二不言富何也當事之婦也四則尊矣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豈財帛金玉之謂哉果然則亦不足以為大吉矣蔡云禮記云云與陰主利之旨不合然禮義生於富足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者亦可致矣程敬承曰富者阜也四順以正位一家康阜豈不大吉

胡雲峰曰二曰順以異四曰順在位玩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二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游讓溪曰九位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假之義奏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卦之九五陽剛中正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内外交正禮教不忒所謂離離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也汝吉曰家難而天下易故王者以恭己正家為兢兢王格有家則不勞憂恤而自吉矣何也邇可遠也風之自也誠一之能化也吉也古假格通至也感通也語曰王假有廟幽可以治鬼神也王假有家明可以治天下矣

唐疑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闕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卽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真愛感彼。必以真愛應。父子兄弟夫婦交相愛。卽閑與節。間皆真愛所流溢。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相愛以道也。分不定則濇。卽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爲用者。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愛以聯交。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內情義不親。非合異爲同也。九五能假有家。則一家名分定。情義篤矣。故吉。朱子曰。這裏方成個家。若家之人有一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二

之不相愛。卽非家矣。而何以曰有家也。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言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蘇紫溪曰。交相愛不止。夫婦父子兄弟皆然。楊誠齋曰。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姪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嬪。其不交相愛乎。或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堯之協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四海無不交愛。此正家

之所以爲大。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一家之人。初聞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孚矣。而陽德尊嚴。不用威而威。儼如恩。不掩義情。不瀆禮。正家久遠之道。无踰於此。故曰終吉。謂始終皆吉。猶云好到底也。陸庸成曰。縱言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身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三

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忠。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失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卦終言之。楊止菴曰。或曰。彖詞以五爲嚴君。而上九以威言。九五以愛言。然則異歟。曰。嚴其義也。所以明分也。正倫理是也。愛其恩也。所以合情也。篤恩義是也。家有倫而不達。理尚恩而不協。義乃過於愛而不知嚴。又安能正也。故以嚴爲本。而又以德感之。又以愛交相處之。然後謂之治家之道也。易傳曰。治家在政。睦家在德。政以治之。德

以威之治即嚴也威即假也故威愛用別而其道一也
洪覺山曰平者誠身也反身也反身自誠而一家之人
無不與服是威之所從著也非聲色之為之也夫家道
之成人情未有不意滿而玩忽之者而九剛不然此所
以能有終也家人之義其善矣哉 唐凝菴曰初家之
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
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
者皆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之自
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
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家道所由以正也嚴若之嚴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本四

以此豈真以嗃嗃苦其家人哉

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二能節五
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焉彼二與四不過順之
而已順即女貞也婦之不順失在主人家者故家人重嚴
若尤重反躬

睽三三兌下

程傳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
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
行也亦為睽義

睽小事吉

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趙汝楫曰卦言小事吉以六五
用睽之才不可以大事也程可久云火澤元相用之理
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孔疏大事謂與役動眾必須
大同之世方可為小事謂不待眾力者雖睽亦可 陸
庸成曰當睽之時而欲圖大事非變革則不可故得三
善僅可小事睽之反為革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
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
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睽用大矣哉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本五

唐凝菴曰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則必相侵
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無爭而情通
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為卦也言乎其始之分也

楊廷秀曰物聚則朋睽則孤矣焉得而不窳嗟而小事
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無為貴易矣
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
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
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叛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
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陸
庸成曰火澤之睽於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既

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而乃有合者天地萬物男女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

鄧伯羔曰澤與火俱動故睽火動而澤止无睽矣洪覺山曰朱子曰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居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矣家人何以不睽也長中之女與少不同且柔居正故也象旨革亦二女同居而大亨革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胥反焉所以僅小事吉也

說而麗明言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孫質菴曰說與明兼重有其具也柔進而上行重進字有其勢也得中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六

而應剛重應字有其輔也得中而應故雖不能大有所為猶可小有所濟張雨若曰豫只是人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個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為打頭一睽字睽壞了耳然非是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唐凝菴曰火動而上炎澤動而下注上下遂至懸隔睽也中少二女同在一卦故稱同居卒之有行各必有家故其志不同行又一睽也言其象也言乎卦之情則睽而必合矣以動而下者言則說而麗上之明下之合乎上也以動而上者言雖進而上行以其柔中而應乎二之剛中之合乎下也是以小事吉也何以止於小事也兩

皆柔卦而合睽之主又柔也汝吉曰小事吉蓋睽之吉也抑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于何不通同定位員方動靜何睽也而細縕化醇合以育物其事同矣男女正位異姓殊體何睽也而剛柔唱隨合以成家其志通矣萬物芸芸別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相應相求其事類矣蓋必有睽也然後其用可

以合而同令有陰而无陽有柔而无剛不合異以成章將能行乎正如火澤不睽則沓息而无害耳莫不善于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故易无用不行也易莫妙于反對于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蘇氏曰人苟惟同之知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七

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林次崖曰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无以為合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代淵曰火與澤混同則有害用不相通則功不成而物不濟以明其體位須異而其理須同所謂同而異也

陸庸成曰彖示異中之同象示同中之異處同人則類以辨之處睽則同而異之易之道也

程敬承曰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彖謂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為同也天下无事可以獨成故彖謂睽須用合所以化異也

敬承又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為明以晦而明也明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為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蓋君子之同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即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矣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為異祇終睽耳韓魏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八

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而同之道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與四非正應動而成睽有悔也而與四同德終必相合其悔可亡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 洪覺

山曰睽初何以悔亡也心邪而後疑生疑生而後睽至初剛得正无所睽故悔亡勿逐見惡人皆无所疑于其心之故也行者馬也无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為復也夫謂之見未必見也但不致睽疑拒絕之而已見

惡人何以于初也初隙未開凶惡未著故可見也言自復无咎而不言所行者睽初未必其可行也

質卿曰馬所以行行有不得者吾不可以求之人惡人世所嫉人所共嫉者我不可以不容之也 潘雪松述曰夫睽之時人情離矣斯時也人分上一毫討求不得惟自己分上自盡其道而初九陽德兌體也剛動而正不起疑妄兌初而和生乖違故能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睽者自合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能以同異動其心而睽情頓什有見惡人无咎之象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九

者由弗絕也是故即一見而四睽於初合也

程敬承曰四既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為惡人以四主睽為異故也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異為同故在一見

王輔嗣曰此時顯德自異為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 楊止菴曰傳曰无咎則可合蓋四主睽為異初見之即所謂異而同也

蘇紫溪曰曷言乎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跡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曷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於我而其人未始不同於我也同者同之而

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項氏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辟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易說曰見惡人之所以辟咎豈其爲咎蓋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故必量足以容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仁足以養天下乃可以寄于天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十

潘雪松述曰二五之睽雖緣三五之隔實以陰陽皆不當位之故臣位反剛剛易亢也君位反柔柔易疑也則相合難矣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緝其剛迂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洪覺山曰巷者委途也二應于五可以行矣然而既非其時又非其君故其行也亦必委曲以達其止而後其道可遇如程子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此非剛中達材未有不以廉謹自速違戾者然則納約自牖其亦謂之達才乎曰睽與坎相似坎四但能

逢其一路之誠遇則可以有爲矣何以爲遇也猶忽然而遇之未疑之初心也。

李隆山曰委曲求合期于行道以救斯世惟二以剛中之才具和兌之性足以行之非拘拘小節狷介避世者所知也。傳曰所謂委曲者和順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已枉道也。唐疑菴曰二尊五爲主五親二爲宗則遇而合矣而曰遇于巷者巷取坎爲通象特非震之大塗耳未嘗非可行之道也此亦孔子于季桓子之義也。張氏曰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二亦五之所求其位雖隔其志終通故二得爲于巷之遇于巷非遇主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十

地而无咎者以不失乎相從之道也。程敬承曰五本柔中本不難遇九二正應何以遇巷也。當睽之時志在與主合以濟睽寧敢純任徑直其悃悃款款委委曲曲有投合在尋常軌轍之外者故象之乎遇主于巷耳。天下有巷遇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君厥宗噬膚所自來矣。二止曰无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潘雪松述曰睽之爲睽以有可疑之迹爲人所疑而自

生乖異也六三上九正應何以有疑也柔居剛位已本不正而承乘應又皆不正之陽疑地也疑橫見生見二之曳其後也四之掣其前也上之天且剛而刑之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為有者終付之以為无也故曰无初有終 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生于見本无與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剛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尼而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成見見鋼愈疑既而疑亾見什還為婚媾過剛故也非上之剛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十一

三亦安能以遇雨終乎故君子貴剛 見字直貫到天且剛處曰輿曰牛曰人蓋以乘輿取象車以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輿中之人謂三也或曰坎為輿為曳離為牛唐疑菴曰坎本為輿見其曳而不為之載離本為牛見其掣而不服其乘皆不可上往之蒙易述曰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鼻者上通之物剛之則逆其上通吳幼清以為三車曳牛掣而乘車者復將遭上剛鼻之災也 此與本義見剛二字不合姑存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洪覺山曰九四何以為睽孤也四本不為孤者疑之也

上九則疑甚九四則疑輕疑輕故能一遇元夫而交孚元夫初也二陽同德交孚相濟其志可行而睽解无咎之謂也然必厲无咎者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覺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悃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无咎矣 象旨初四皆无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也處无所安比非吾與必以氣類相求為助故遇元夫謂初陽德也質卿以為喪馬弗逐之仁人也四與初皆陽同處體下當睽之時俱在獨立自然求之而遇始之睽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十二

卒以遇其志交孚无間而且交相厲也故得无咎象曰志行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 劉呆齋曰初謂四為惡人始相嫌也四謂初為元夫終相善也故既喪復得既孤復孚此已不善而得同類之善如此亦明體得麗故四能變惡而為善去睽而為合也是謂始睽終合者也 胡雲峯曰他爻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以剛遇剛也彼此以剛實相交可无咎李太發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遇雨也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貳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讒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陰居陽宜有悔然得中為文明之體應剛

無偏係之私其悔得亡則于已无憾而睽有可合之道

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往則必合夫何

咎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

也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須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

二曰厥宗二依五以為主五親二以為宗同心相倚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

機其合也猶噬膚之易一噬即合而入之深非以私比

而防已應者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

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

趙汝楫曰爻止言何咎釋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

不得合耳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

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汝吉曰四言

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為其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

以得人合睽為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周易宗義 卷五

丘建安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不孤而以為孤故亦曰睽孤約說曰三見上疑也上見三疑之甚也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上遇雨吉也

胡雲峰曰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

三或載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為人之有傷也

上疑而見三則以為豕且以為鬼矣始疑為豕理或有

之及其甚也无是理而以為有矣見其為豕為鬼而張

之弧疑也後說之狐疑漸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

至是則疑盡亡而睽可合矣 潘雪松述曰上四皆言

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於孤也本與

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有疑迹遂生疑心

見三如豕之污穢背負塗泥若將浼已而不可近又見

六三所載之輿為載鬼一車若將崇已而不可與為類

豕猶有之鬼无形而安可載疑情所結怪妄並生故先

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孤而

不射則疑少釋矣既而大釋曰六三非寇我而從不正

者也乃守其正而與我為婚媾者也往而從之必得其

和陰陽和而為雨則疑釋見亡睽者合而吉矣故曰遇

二二九

雨之吉疑亡也。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迹致疑，因疑積意，遂至于此。極群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洪覺山曰：豕陽物，鬼陰物，塗澤象車中，堅象雜志，有烏鬼車載百鬼，夜遊為崇之事，言非三實有之，為上之明極多疑。若見而有之也，惟其若見而有之也，故先張之弧，視于我為仇敵，然惟其非實有之也，故後說之弧，而婚媾正應，又將自得之矣。睽極則合，陰陽和則雨，此羣疑所以盡亡而終吉也。唐凝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無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其最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無不合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主六

紀聞曰：始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過於明，故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張雨若曰：羣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見豕，此等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而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剛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氣，和乃雨，負全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為見。

惡人和以容之，不為浼，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為枉，雖曳且掣，心无間隔，雖天且剗，心无疾怨，終不忘其回之通之容之之道，蓋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故曰說而麗乎明，湖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彖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私嫌，睽者乖異不合之名也。然六爻之中，初則自復，二則遇主，三則有終，四則交孚，五則噬膚，上則遇雨，无一爻睽者，何哉？以諸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主七

唐凝菴曰：凡睽皆起于陰，遇皆先于剛，初四兩剛則孤，于失位之剛而得之，得位之剛，故二五三上僅稱相遇，而兩陽遂至交孚，三上失位而難合，二五得中而易合，大都易道之貴陽貴中也。至于睽違之世，得其主猶未遽應，雖遇其配，猶未遽合，況非其主與配乎。

游讓溪曰：睽合之迹，物理之常，聖人言之詳，而詞之複者，豈无意哉？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弑之罪，始於猜嫌，故聖人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貳，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昔周公居東，二年卒。

致反風之應郭子儀解兵避謗竟成單騎見虜之勳遇
雨之吉群疑亡也豈不信哉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實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則
人有異疑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厥宗
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同異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即暫
或見與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
雨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歟

蹇 三三 坎下 震上

程敬承曰蹇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為
蹇坎上有震動而能出故為解蹇但可來不可往解則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九

來往皆吉而利西南均焉者取致養意 陸庸成曰蹇

莫先於已故反身修德解莫先於民故赦過宥罪

程傳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
後有峻阻故為蹇也張邦奇曰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
險中以初為主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
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二卦上爻皆陰柔而功效不
同以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
所能言蹇本以見險而止得名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

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此三者
蹇无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於西
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
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潘雪松述曰蘇氏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
南者无難之地也處蹇之時必決擇其利與不利曉然
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難之所在往益難矣故言利
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指九五而利見之者上六也五剛
正中上柔正位而從之難由正濟故貞吉也又曰利西
南利在出險也不利東北東北險地當止勿往也卦以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九

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
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
以想見其義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只是勢不得進可止之機也易述曰止者退而
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
其所以為知知者艮之光也 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
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於事外而居靜以觀

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徒違之準畫張弛之略故曰
 蹇之時用大矣哉。洪覺山曰屯因蹇皆有難義屯水
 雨始生而難通困澤无水而以窮蹇則水在前而難進
 難進知止止非不為也艮道光明見險而不妄為之謂
 也。經釋曰蹇卦于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內險外止
 則中晦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光明而知需險
 在前乾恒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篤
 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
 需而蹇在難則二經異也馬雙湖胡氏曰睽取目有所
 見義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義重坎在前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十一

金汝白曰蹇有大小一身一事之蹇時未至則宜止者
 也若天下國家之蹇大蹇也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
 止也故以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有功正邦示濟
 之道謂之險見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故為知有功
 邦兼二五言

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蹇見其但可來
 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
 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
 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
 此不往而退入於艮之東北則陷於險而其道窮也益

見往西南之為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
 居正而是五爻者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
 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蹇之
 時土宇分割僭偽比肩邦之不正甚矣廼英雄首事而
 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
 置故能正邦象肯往謂在上以解體反對言之解曰
 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矣解曰往
 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
 趙汝楳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
 能言也捷於口則期躁於進則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十一

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始而不審冒險以前固有陷溺
 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
 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交往而有功君
 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
 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蹇者其大有如此哉

顧象齋曰蹇之時必擇地而處擇人而任守正而行如
 此然後得濟蹇之道甚矣蹇之未易濟也其時用誠大
 矣哉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
 這時合用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敬承曰傳云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阻之象故為蹇而教以反身修德何也朱子曰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反身修德其所以行也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退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刮剔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敝壞是謂反身修德德修則在在可行矣敬仲曰懼已德之未善也懼已德之有缺也懼已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張簡曰雲漢宣王治蹇之詩也唐疑菴曰反良之躬常次之德故曰反身修德易述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十一

曰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于善耳故曰修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用事舒迫相已進退而酌成之配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象曰往以坎言來以艮言趙汝楫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於止而不行終於止何譽之有唐疑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

李隆山曰奪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指笑者有間哉質卿曰士君子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及上下治亂去就離合存亡之間凡情之所不能通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不可禁者皆蹇也斯時也措足足難措手手難下口口難第一要審察往來若不審情不度理不察勢徑往赴之必遭陷敗惟回心寧耐始有商量始有處置蹇庶幾其可濟也所以蹇諸爻只貴其來不貴其往初方入蹇所以往則蹇而來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十二

則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楊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唐疑菴曰蹇蹇猶言坎坎也二艮體原不在險因其以君之蹇為蹇則割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其心也艮不獲身匪躬象初以來為譽二以蹇蹇无尤有位无位之分也薛溫其曰二責望既重難難相仍盡瘁正邦事不一途故曰蹇蹇潘雪松述曰沈存中

云主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雖蹇未可濟蹇時難圖而相機違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匪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以六居二柔而得中義不避難知不犯難知與忠而俱盡者以圖濟也 胡雲峯曰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不言吉凶者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王臣蹇蹇二句存疑要作一句說言王臣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正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不必作原其心說甚安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由所以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四

勸忠蓋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易述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于險矣故曰得其所安象曰內喜正謂二陰之利于從陽也 王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唐疑菴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內之喜喜三四之連連三上之志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

進止之所以為知也內之喜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

程敬承曰若云來反只安於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以濟 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无能為也陰為內陽為實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易述曰六四本柔而在險體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處險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得濟乎陰本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五

虛來連于陽則實 唐疑菴曰四力柔非連三无能為也然四何以言連也四在互離之中於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當位不重重實字是有濟蹇之實德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大者蹇也處蹇之時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故大焉朋來者朋自外來而非取必于正應以蹇足之時君臣之分未定也大抵天下之大蹇非陽剛中正之主莫能任亦非陽剛有為之才莫能濟九三陽類三來則眾陰附之大蹇可濟矣 鄭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

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爲朋昔之往而
蹇之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曰
朋來卽所謂利見大人也

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遺大投艱非有剛貞
之節未有不艱難而中沮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唐疑菴曰四一連三則來矣陽與陽爲朋故曰朋來况
諸陰亦无不來者乎王伯厚曰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

朋也渙其群退小人之僞朋也陸庸成曰坤曰西南

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爲義故曰朋來解以四爲義故

曰朋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事矣自非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十六

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嚮應若此上所以
奏碩功而利見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
見大人以從貴也

已在卦極當出險之時若不得濟蹇之主事之往猶蹇
耳惟來就九五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則碩吉也利見

大人申明來碩之意彖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趙氏曰蹇之道阨塞窮蹙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

阨塞者解窮蹇者紆有碩之大象故云來碩吉何曰一

卦惟上六爲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

極而通矣

象言碩指三之陽大陰小不言大以別於大蹇也故曰

志在內孔疏志在內也者有陰在三志在內也應既

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來則碩吉也

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從貴與比六五同

總論孫質菴曰蹇卦六爻自二以外總不宜往自上以

外總不言吉初三无責任宜見險而能止六二有臣道

故宜冒險而竭忠連陽剛以共濟見大人以成功四與

上陰柔是也五則延攬英雄以夷大難而天下之事濟

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十七

汪咸池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
也五爲君得人以濟二爲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

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
待時以濟蒙引曰大丈夫不幸而當蹇之時一卦六

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卽止已也

周易宗義卷之六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解三三坎下震上

序卦解者緩也孔疏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為解也傳震動坎險動于險外出乎險也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雷坎雨雷雨之作陰陽交和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紀聞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 仲虎曰

周易宗義 卷之六

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略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為吉久為煩擾即非吉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大蹇既解陽无所往來復居二處中无為其來復吉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潘雪松述曰蹇解本相反之卦蹇九五往在上今來居二是陽復於下卦之中矣故无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為良止之動今往居四其體震動為往故有所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 褚氏云世有无事者求功故誠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誠以有難須速也 陸庸成曰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

既解則利用靜以緩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國脉維持元氣也賴震免者賴坤以安坤靜也 孫質菴曰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所總是安養天下之意本義兩若字是未定語看解後時事何如兩吉字還在安靜不煩擾後些看註早往早復重早復邊為是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平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隆山李氏曰解者屯之反蹇難之方與解則難之已散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蹇以能止而稱知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動而止乃稱能止此見天下无二道皆一易之流通蘇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眾故利西南及其无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來復之為吉者无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 洪覺山曰動者往也西南坤地也來復二也推无往故可往惟來復而得中故可往而利西南西南寬

大中體也其必以來言者何也蹇當上進故往五解當內修故來二來在一則屯在二則解在三則泰解則泰漸故陰上而陽下有父之義知乎此者可以知易矣有攸往者未必往也二以來復為主故往亦以夙疾爲善何以夙也物之生也以春爲侯難之散以解爲期當春而不生則無可生者矣當解而不散則無可解者矣蟄驚雷發其可緩乎緩則屯矣昔漢高入關除秦苛暴約法三章庶幾乎知西南之意者然而馬工之習不事詩書其時果有以來復告之者乎此卽非夙吉之道蓋不待窮兵于遠而后失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

方伯雨曰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來皆吉但可以來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其來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質卿曰蹇解兩言利西南然解之利西南卽是蹇之利西南非有二道早往早復就是利西南之事主於解難別無意也又曰蹇之利西南爲得中解之利西南爲得衆惟得中故得衆其來復吉乃稱得中此之得中止蹇之得中於來復得其用於吉得其效非二道也 易述曰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如舊若蹇雖已平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

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爲得中解者解其遺患餘孽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敏疾決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 按當解之時以安靜爲中九二得中所以能與時休息來復其所而吉也往卽本此中以往夙亦得中之爲也有功在夙上見得來知德曰往有功卽上文得衆也得衆故有功往西南則得衆有功所以早吉也紀聞曰屯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不果草木皆甲拆拆分裂也剥之碩果之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甲折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

皆甲拆形也解之雨卽屯之雲崔說云坎在上則爲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爲雨澤已及物也解也馮氏曰雨自天施雷自地出趙汝楫曰離言百穀此言百果者四陽之月百穀猶未芽甲也甲者始出未甲正屯之際也拆則萬物出于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也 易述曰隆冬寒沍萬類閉藏是天地之蹇也一氣旣動春意潛萌是天地之解也天地一解而雷雨自作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屈之終伸之始往之復來之端其解也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非解無以運其心百姓非解無以遂其性人工非解無

以施其能大哉解之時乎 陳定菴曰人君解民之難主於靜靜則民安之造化解物之難主於動動則物生之其用之不同如此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陳希獻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按周禮司刑職過者當宥罪者當刺今則過者直赦之罪者則宥之所以為解也洪覺山曰赦者舍也釋之也宥則寬之而已當屯難之時民有以過誤不幸犯法深欲悔解于中而不得自達者故與之解焉所以開其自新之路也 蔡虛齋曰赦過宥罪者仁也然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

過則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也陸庸成曰雷合於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過小則赦罪大則宥夫常時三覆五奏自有定規特因解時益加赦宥是王者所以播解澤而昭蘇萬民者也

洎詞曰小過可赦也大過必終其罪可也小罪可宥大罪必極其刑可也赦令數下長奸滋惡非民之幸赦宥解之義蓋特就蹇難解散一時言非可常也

六爻大棊曰為時之悖者六三也九三獲之如狐上大

獲之如隼故六五柔中坐享小人孚退之吉九四以剛居柔不能奏解悖之功初六則剛柔交際之始與三无涉而得无咎者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唐凝菴曰初與三為險坎卦在下則初之陷為甚坎卦在上則上之陷為甚此何以无咎惟其與四首以剛柔相際從震而動遂不為陷故其義可以无咎蓋解之初即蹇之上而解之四即蹇之三皆以相應而免于陷解之剛柔際即蹇之來碩也解初功猶未竟不若蹇上之盡收其功而為吉故止于義无咎而已要亦夙吉所致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

故四之爻首曰解而拇也

按上面平易赦宥俱尚柔道顧難之方解固貴安靜而解後人心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釀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亦不弛所以无咎本義在上下應字不重剛柔際只重柔得剛上石介曰陽爻皆能除難初六有應於四而附近於三故无咎也 薛溫其曰屯則剛柔始交未相知會動乎險中故有難生之理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必无咎 洪覺山曰解之六爻多去小人事初六何以不言也在下无事无所可解而已又以剛柔之際自為君子有不待于解者故无

咎詞簡以示意也際中也以陰居陽以陽應陰皆中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
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
獲三狐象旨二於地稱田九家易坎為狐黃中色矢直
物陽剛中直黃矢之象 又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
蹇難既解陽來復中其道在開解陰而使之胥化所謂
利西南者正在於此九二蓋用泰二之朋亡以消小人
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羣邪疑惑之情也吳氏
謂三狐皆為九二所獲則陰之難解矣三為成數舉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

言之搜獲備盡田者力而取之也三陰如狐去之不力
雖去必來夫小人在君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其志者故
必三狐盡獲而中直斯得也獲彼得此此大臣之正道
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故吉
按好惡不偏為中舉措得當為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
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程敬承曰獲者獲而去之也狐之獲也以田隼之獲也
以射蓋獲之若此其難也此解之必以其退為驗也
王伯厚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
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

兔爰爰維離于羅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
戎又誰咎也

潘雪松述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來復得中初居其下
而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下負四乘三為負且乘之
象負為人役乘民所載也民役而為人載忝位已甚何
以靖民難解方始而小人竊位且復召釁致寇必矣此
有國家者之憂也貞吝正九二貞吉之反象曰亦可醜
也醜即羞吝之意醜之使自解而貞上處極勢不能自
還有射之已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

劉濂曰坎輿象亦寇象六三不中不正居險之極而乘
陽之剛是為負乘處非其分必為寇盜所奪此竊位之
小人所當解者 張雨若曰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
容有冒濫名器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
辭矣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不容而恬然而不顧者
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如此不去則自我致戎又誰
咎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緊緊相應 拇足大指初
象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者見其為四之所親也

私情之交未免有所係累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如九二者始得信不疑以成輔五解難之功象云未當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拇也孔疏云若當位履正即初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張獻翼曰解者奔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乎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諸子相曰四言君子不解善類不來五言君子不解惡類不退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者也唐疑菴曰蹇言朋于五解言則于四互言之正見惟陽與陰為朋也六五君子維言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維有解去一著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故吉。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則是實未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不知小人不解則世難復作。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聖人孚之一言。其旨深哉。此與四爻都是聖人設計替他尋門路的。丘建安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

驚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張雨若曰。此夫子又為易之之辭。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自即退矣。此款動之使必解也。或曰。小人退則無生難者。退即陰難解去之義。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公指六隼象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

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名之以悖。所以著其罪之不容不解耳。彭山曰。當解之時。至于六五。已能化小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讒慝。民之雄鷲也。則公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芘。无不利焉。解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於力不勞而夙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程啟承曰。解難之散也。國家作難。莫如小人。豈容緩解。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獲其首惡而止。而未嘗株連窮治之。即是早復。究也。悖解而國家无復有作難者。世界何等安靜。即是利西南。勿謂赦過宥。

罪與屏邪逐姦有二道也。又曰解至解悖極矣。悖一解則无所不解。此往之有功也。大傳又以藏器待時詔之意念深矣。

陸康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于君側。方且援引于庶位。此非攸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天。拇者小人之賊。隼者小人之鷲。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絕則明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无寧日矣。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于來。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一

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

損三三

兌下益三三巽上

楊止菴曰損者減省益者增補。上九剛居陰不足故減。

省減省後必有益。初九剛居陽有餘故能增益。益者益其所減省者也。此二卦上初兩爻之義。但損上九卦主在上。故重在上。益初九卦主在下。故重在下。彖傳二卦皆先言損後言益。以損卦主在先。上益卦主在後。在下。故也。亦以損在上。有受益之地。益在下。有為益之本。故損卦多言益而益不言損也。

陸康成曰損益聖人之所以定賦中邦也。纔言損繼之。

以益損有四善。惟孚者得兼之。故彖曰損而有孚。然自非懲忿窒慾之至。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乃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財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無如此。

又曰聖人心乎為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以益民得名。而究也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夫損非額外之征。卽什一而賦皆損也。益非蠲租賑貸。因民利而利其益乃大也。本真實不忍取民之心。以義取然後取民有制。則出之為良法。而何咎定之為常經。而何不利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矣。非獨處常。卽大川亦利涉焉。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趙汝棣曰損上益下卦之義也。上卦得益則四有喜。五元吉。上正宜吉也。下卦當損而初酌損。二弗損。所損者三而已。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苟之用。二簋可用享。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二

蘇紫溪曰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下以損上為損。而以損下為損。不以益上為益。而以益下為益。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富藏於民而藏於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而不必於損下以益上。

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為害而欲心侈靡之為害有孚者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真誠惓惓為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只是有孚苟有明信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又何以損下益上為哉

潘雪松述曰損之成卦在三上二爻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由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兩卦合體為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之義也主三而言故以損名卦有孚二五中爻虛實相應也 仲虎曰損所當損出於至誠適於時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三

義而下信之謂之有孚其道可守故曰可貞其道可行故曰利有攸往此卦之辭繁而不殺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蓋損本拂人情之事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無過未必可固守未必有往惟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如此爾

程敬承曰損何以云有孚也夫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於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于神是故四者之應應其厚也二簋之享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則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而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如此道字方說得去不可作利歸於上說洪覺山曰道即下文所謂時是也有孚以下象詞備夫子何以不釋而止加一而字于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于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言二簋則其他可知言用享則其自奉可知損下以益上損民以奉君豈人君所得已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四

哉應有時者言非其時不可也何以時也扶陽抑陰天道之常剛何以可損柔何以可益其所可者時焉耳噫夫子于損卦一彖而以三時字言之則損之意可知矣上下經各三十畫而後為否泰為損益夫子于否泰言消長于損益言盈虛陰陽上下往來之間每致意焉則易之為道又可知矣

唐疑菴曰二簋至薄也享上至重也下之力止于如此則其用享亦止於如此雖薄而可用以享矣然即二簋之享豈能常用亦有應用之時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惟下為全剛上為全柔此一時則剛過於有柔柔過於不

足損下之三以益上之上耳過此則不可損矣故欲有損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時當損則損時不當損則弗損可也下本不堪損苟復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及復言之總見下之不可輕損也

易述曰損剛益柔有時三益上之時輔剛以為剛為德長損之不可為常也與時偕行通損益盈輔虛之時剛以為自然之質各有定分損益之加非道之常也傳凡三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在損時則可非其時有不必然者矣章氏曰惟時然後損此所以備衆善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五

也 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儉示禮有余者收之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而非時哉

象曰山

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紀聞

有澤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

為咸之

日削是為損之象楊子雲曰山下有澤不復兼取益良

山之意矣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也窒亦非是有個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 程子曰七

怒為難制第於怒時遷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懲之謂也又曰慾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窒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 孔疏人情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塞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慾窒互文而相足也或曰忿慾生於說慾窒得於止 劉調甫曰慾窒有道禁於未發而已君子有大忿行已有恥之謂也君子有大欲欲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有大忿則小忿自懲有大欲則小欲自窒

程敬承曰致中致和戒謹恐懼正是先時功夫

初九已事遙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遙往尚合志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六

易述曰初四正應而初以陽居陽則盈矣四以陰居陰則虛矣以已之盈益上之虛初之事也以為已事而速往以益之則无咎又因陽剛好進初體輕銳而戒以酌損之仲虎所謂當自酌其淺深之宜而不自傷其本量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 程紀曰遙往剛往也剛往恐其過損故酌之酌即酌之於中也朱漢上曰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事當損而損剛正決斷如救焚拯溺可也苟當損不損而至于敗豈損下益上之義乎酌字在遙字上來酌損斷不是交淺言深之意四與初合志交已非淺不待酌而知其必能受也只損所

當損便是酌損如過損則深求矣大抵損所當損是損卦最緊關意思彖以損所當損為字故薄禮可以亨神酌其可薄而薄也爻以損所當損為中故過往可以益上酌其可過而過也 王介甫曰損已益上不以已事出位者也在下而剛不中故可損之損之已過則亦不中故當酌損

尚指六四合志者四求初也蓋四之志正欲損已之疾而求助於初兩情湊合何嫌其過哉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程敬承曰損益兩卦初爻皆九皆與六四為應皆抱陽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七

剛之才足以益上者但損初益自下施則當量其所受而往遙恐其過剛而非中故須酌損戒其銳也益初益自下受則當隆其所報而在重恐其好動而非分故須元吉防其過也

按已事之事非進修之事只是遠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過謂如魯人欲以璠璣璽夫子歷階而止之是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易述曰九二陽剛得中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若有所往而著意於損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九二當損剛之

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若不守其剛貞用柔說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而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

程敬承曰彖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過損為益二之時不可征故以弗損為益夫二何以不可征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往益上則反為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征則凶而貞則利不征乃貞也貞即剛中之守也守不變則于已无損自于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益之大者也 蘇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八

氏曰夫以損已者益人則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已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已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于已者益人以其无損于已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陸庸成曰夫殫已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為益故往欲遠守已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為益故貞則凶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居兌體征則兌說行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丘建安曰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胡仲虎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一卦陰陽各以兩相與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本義兩相與則專正係詞所謂致一之理也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一則得友三則生疑損益之道微矣

程敬承曰兩者道義之交孚二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孚則雖千百其別不失爲兩倫類非偶則雖比肩相與不失爲三三故疑疑故損之而後能合兩成一也是致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九

一之道也三兩字不必拘又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祛疑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于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信通則轉危爲安而益歸于已 陸庸成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凡乾有三人之象變而爲兌有朋友習之義去一而兩專兩專而一致 項氏曰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損剛以補上是泰之三陽損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六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既已得友則不可復損矣故曰弗損益之損由六三之損而得名故爻辭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辭極論損之成效

六三不可以不損六三一損而初二四五三上皆得成耦六三不損則三陰三陽皆成參維極天地男女之義亦不過如此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 易述曰否泰之初上相易故茅茹象同損益之二五相易故龜朋象同未濟之三四相易故鬼方象同卦變之道于是乎觀六四損其疾使遙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傳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損其不善以從善也疾何可久惟使之遙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爲可喜也按陰陽失平爲疾王介甫曰偏乎陰者資之以陽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

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失之緩故遙乃无咎陸庸成曰陰柔之疾爲刻取爲吝施爲靡費其疾一日不損則民受一日之害故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恐其緩也故利用遙然初遙於爲人須酌其往不若使四之自遙于爲己瘳厥疾也

程敬承曰損其疾乃因初之益而自損其疾也使遙者誰使之初之遙往使之也若四自能遙則无待初往矣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故能遙而有喜亦之爲言自其有疾而得愈言之也 易傳曰亦之爲言次之之辭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也又有下焉者朱子

曰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若子路可謂百世之師夫子產容國人以議已亦可謂難者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柔順虛中是誠心以賢才為寶也君誠心以寶賢賢乃

誠心以愛君羣策自集弗能違也或者不期而至之詞

蘇氏曰楚書以善人為寶齊威以四臣為寶十朋之龜

信非賢人不足以當之 王輔嗣曰以柔居尊而為損

道江海處下百谷歸之履尊以損則或益之矣龜者決

疑之物也陰非先唱柔非自伐尊以自居損以守之故

人用其力事竭其功知者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

眾才之用盡矣

蘇紫溪曰五受天下之益是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咸曰

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違之有

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益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之

弗損而益益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故曰或益之獲益而

得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故又曰自上祐也

洪覺山曰龜者是非之決善之所從出大龜至善也至善合天故天自上祐之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啓之行若翼

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質卿又曰土字版章之益益之昭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

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益之默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

益之大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 陸庸成曰惟虛以處

中者乃能受天下之大益而不溢於量故損以六五益

以六二當之十朋之龜乃兩間之神物禱祥之先告此

非意想可希冀故曰或益此惟德動天故曰无吉亦惟

大春德故曰自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一

約說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也自損以益于人也

行損道以損于人也損已從人從於義也自損益人及

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言

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

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

其損為義上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不損于民乃

所以益民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之道也又必得其貞

正道當不損而不損非違道以干譽者也則當吉而利有所往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於服之眾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方獻曰損不難於

正而難於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於孚而難於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 易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良體不動而比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已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留故无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于斯 王簫曰陽稱君陰稱臣夫剛物所歸也剛長居上衆陰仰戴而歸有得臣之象 洪覺山曰上佑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得臣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无家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三

以天下之善教天下之人以天下之利養天下之人惠而不費益之大者如是若曰以損爲益則所益者小矣得而有家則所得者狹矣 節齋蔡氏曰損兼言益益不兼言損聖人不得已用損之意可見 約說曰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見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大得大字從弗損來小惠與民弗徧也志安能大得 象旨俞氏曰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爲心故大得志也損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益下爲心也

洪覺山曰損之六爻何以多善詞也純乾過剛純陰過柔損其剛之過以益柔之上而後六爻上下得中以相與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之益人也則欲其弗損損則不及柔待益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則欲其自損損則致中

易因曰損益一時事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爲有益而損損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言損疾二爻上爻皆言弗損益之三則實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復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雖損之而反有益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以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卦先焉 沈德培曰損益不是兩項能懲窒自然能遷改忿慾便是過懲窒便是改能改更是遷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益盛衰之始夫非時之所爲而何也損稱有孚元吉益亦稱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總之皆孚誠所貫耳損文稱或益之勿損益之益爻稱或擊之莫益之何曾判然兩截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四

益三三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張中溪曰此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損乾下爻以益坤

下爻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無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 潘雪松述曰孔疏益者增足之名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聖人利物之无已也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利有攸往以益不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大川 胡雲峰曰凡卦以內為本物以下為本國以民為本損下之謂損益下之謂益而上之損益不與重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蓋益以興利也

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否泰為損益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五

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感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為損初二上而為四五者不謂損損四益初謂之益上五下而為三二不謂益益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為民決不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彖曰損下益上民讒无疆則其為益民也可知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陸庸成曰益卦九五曰有孚惠心可見損民固本于有孚即益民益以孚為本苟无其孚是驩虞也然有是惠心者君而布而導之下者臣故二五中正所以一也木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為才者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又即以卦德卦畫看出益之時來 林次崖曰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損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程竹山曰自上下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於下故民悅無遠弗届故道光 洪覺山曰民下爻位也凡情交則悅民悅无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六

疆者上之下交而益也夫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能下下是謂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而通體以離也乾之一陽既自上而下下皆見之王者无私之大道夫豈人人而悅之者哉 按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卦體二五皆中正是其君臣共面益下之道皆良法美意天理人情之至當者所以有慶慶即民悅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青苗非不托名益民却是中正否木道者震于五行為木巽于八卦為木以涉川為常而不溺者也在人則為才幹力量可以濟險而利涉川要之中正非偏于德自平時之布

惠言則重德耳木道非偏于才自臨難之康濟言則重才耳大都益道大光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濟乎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渙中乎也唐凝菴曰木道卽巽益下之道行則震之行也巽木動而行乃憑以涉川之象

經釋曰夫聖人不利己利物者也物既利矣利必歸焉而何適非利哉用以有往中正爲制措正施行攸利往也用以濟涉水道乃行極危濟艱大川利也故益以興利也夫爲道日損爲學日益者也學不日進者退矣動以勵志巽以游心動以果行巽以資深天道所以健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七

寢也時乃日新益无疆矣上乾天施下坤地生二氣响響摩有區萌天道所以交而興也時乃日新益无方矣大哉時乎天行地紀聖功物理益以時也夫誰能違之故益用唯時也丘氏曰當其可之謂時時者損益之準故二卦皆言之

動巽二字平看是一時事必湊合做纔是實學問纔得日進无疆施生亦要合講一施一生合同而化其益始普被於萬物而无方所言无疆言无方益之爲大如此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无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及覆仍在

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泛論其理而意歸於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而言所當益唐凝菴曰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時益之若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益下之益上益之以己之所有下之所有幾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因民所利而利之因施於天因生於地而爲之裁成輔相天地施生无方則上之輔相財成亦无窮矣焉得不與時偕行也有一時不行則待命于上者竭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八

潘雪松述曰按損益二卦以下爲本而上之損益皆不與焉草木之根墻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凡稱損益盈虛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山非不實也上實而下虛故其卦爲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內盈故其卦爲益皆主下卦之言也山吸澤之氣亦損下也風動雷之威亦益下也觀損益之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汝中曰六子皆有益於物必曰風雷者火山澤惟能給聚萬物散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雷章氏曰雷風一也曷爲有恒益之分蓋巽長女也入而在內震長男也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爲恒而大象取

不易之義震本動也入而從風巽本入也出而助雷陰陽相與呼應故為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此易之所以變動不居也

劉調甫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益也君子觀象於風雷而求所以益已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是可見君子所以受益全在一見則遷一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斯聖人所以取義於風雷也雖然善未易明過亦未易知也執焉者自以為善而不知其善即過也安望其能遷改乎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九

洪覺山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无所疑二可謂大勇者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勇莫神於機初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幾之謂也見善見過見之早也

程敬承曰善何以謂之遷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遷者隨時遷徙即徒義之謂也見善不速遷此執彼壅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一事 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无留念改无停機 經釋曰咸體虛懲忿窒慾以致虛而象之山澤實其虛也恒德實遷善改過

以體實而象之風雷虛其實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潘雪松述曰初九一爻為一卦受益之最陽剛初動震主也所應則巽主也震體能幹巽權又能任之宜為上與大益之事利用為大作也陽本大震在下有大作之象居下而得上之順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乃无過咎陽剛好動動未協於其旋則何以濟大事大事不濟何以塞已咎以盡善之道運正幹之才事成而免於咎蓋益之以德也象曰下不厚事也王註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

得无咎也 唐凝菴曰益之初即損之上何以損上待貞而吉益初為元吉也損不可過而益无方也 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益以興利 呂涇野曰元吉者何言天下之大謀非好名也任天下之大事非利已也 沈德培曰初二兩爻一則大臣而忠順以事上即天恩下逮終始不渝一則新進而鞭策以圖功即作用殊常規繩不失无非報此有孚之主而已 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為報稱之極圖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上壅益之初九

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其理可通於此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潘雪松述曰二居益下之時虛中能受不獨受上益也故曰或益之子夏傳曰柔得其位受上之益得中之道能精意以奉五通於人而信於神也故自來非常之祐十朋之龜不能違與損之六五同矣其位臣也故以永貞於五為吉夫陰之所利在於永貞而二能盡之王者用以享上帝亦吉也家語曰賢者神明之主王者薦於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一

上帝使之主祭帝必享而受之永貞吉德日益也享帝言受帝益也 漢上朱氏曰或益之者益之不益天下之善皆歸之也天地鬼神人道貴謙得益如此故十朋之龜不能違受益者當守而勿變愈久而不厭則來益者无窮矣

程敬承曰六二或益之云云與損六五同而損曰元吉此何以須永貞而吉蓋五君也受天下之益益之自天益莫大焉故曰元吉二臣也所受者君益也管盛者參逾節柔道恐難令終又况震動易變不若損五之艮止不遷故必如坤之永貞而后永受其吉也要以人助

即是天助格君則可格帝天人上下其理一矣 蔡晉江曰此可見柔順之德非惟宜于臣而亦宜于君以順受福非惟報于君而亦報于天也 王弼曰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齊巽者也六二居震之中而應于巽故享帝之美在于此時也易傳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顓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非指祭祀一節言益六二損六五二爻往來為象故其辭同但損元吉益永貞以下異爾 唐凝菴曰以五之中正用二之中正正豕所謂中正有慶也故其益下至于如此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一

程敬承曰自外來與比有他吉同二虛中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出望外故稱或焉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內來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 潘雪松述曰當益下之時以陰居陽不能謙退在上而益之嘉寵所謂美疾損矣三本多凶益之用凶事者處震之極震動警省乃所以益之也如此然後可以无咎 彭山曰有孚者誠合

於六二中正之德也中行謂上盈宜損下虛宜益以中道行者三本不中由受凶事之益而有孚中行乃可告公用圭告公用圭非是有孚中行了把此去陳于君前只是盡其道于已以慰吾君責望之心便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易述曰告公以取中用圭以示信明益民安國之事可執以見天子而告成功象符瑞之信也六二得中與五為中正之慶而三與合德見同此益民之本六四與主在卦操益下之權而三為通信見同此益民之志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又益下以大公為德也震為大塗有行象震善鳴有告象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三

唐疑菴曰三以柔居剛則剛亦其所固有也而位不中正故獨於拂逆處受益又震體以恐懼為修省固有之剛一時發見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故曰益之用凶事固有之也益三之凶即損四之疾也 洪覺山曰對外來而言之故曰固有也何以為固有也六三承上不正之剛動心忍性以疾疾增益之者增益其所自有者而已有孚自有之道居剛也內存有孚外行中道則所以遠達誠信于公上而受益者在是矣圭者通信之具用圭用以自見也 經緯曰凶事非益特用之以震動為益也孚中人心我固有之懷與安失之用凶事

欲其實有之也 易述曰卦損上益下最吉有益用凶事者益之无方也亦顧其位何如耳二居中正之位以履順為益三居多凶之位以應變為益 經緯曰下受上益惟所受如物因材受篤於天初剛正任大作二柔中正任大益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不任益惟凶事乃益之諸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於此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以中道而論陰當益也陽當損也二五皆以中正之德相應三孚二而以中正告四承五而以中正從上下同志何往不利利用為依遷國遷陽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四

於下遂成益民之事矣是故定國而莫民所以利也 孔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也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无不納故曰利用為依遷國也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事而无不利 洪覺山曰動大衆舉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不得乎公上而能有成者告公則民心之從可知 蘇紫溪曰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參而酌之合於天理斯為中也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大者言也曰遷

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5

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 張氏曰遷重大也遷國猶可凡當損上以益下合於中行者皆是也 姚氏曰凡遷國必有依也周之遷也依晉鄭邢衛之遷也依齊得其所依也許之遷也依楚蔡之遷也依吳失其所依也故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象止釋告公從謂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遷國出於不得已故不釋焉 金汝白曰三四皆言中行言告公三曰有孚用圭而四直言從者三不正而四正四近君而三遠也 陸庸成曰卦惟二五言中乃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何以亦言中也人心以中為體復之時能復便為中益之時能受益能益民亦便為中 程敬承曰中而曰行以三有其孚四有其志之為行樞也不然偽為中非真能行中也焉在其告公而信從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潘雪松述曰人君施惠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於已惟求諸心而惠自下於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乃膏

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為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其生王人者道利而布之上下則此其大善而吉者矣有孚惠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施於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於心而無方又何問焉惠我德大得志也吾之德孚於臣下而益下之志不於是遂也哉 述又曰益道以孚為本二中正三孚二四從三皆以益民之志上承於五而五剛中正有孚惠心真誠所溢交信無間臣下用告而君上勿問之矣孚之至此此自上下下本所以元吉也 洪覺山曰惠心有孚惠何以言心孚也惠不在博施濟眾而在聖人惠人之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小惠也勿問之矣而無意于惠人之事者大道也大道出於心而見于事者德也 蘇紫溪曰益字俱從實心做出來故中行曰有孚惠心亦曰有孚不孚而中只是一個遷就之為已則何補不孚而惠只是一個功利之私人則何濟此修身平天下所以起於誠意也 蔡虛齋曰出于我而歸于彼之謂惠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其所惠者皆有孚也上感而下應也有孚之施於下者在上

則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則為德實非有二也
程敬承曰有孚惠心正於勿問處見得問則計得計失
有令人喜怒哀念頭惠不謂孚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
擊之自外來也

洪覺山曰上九益之極而變矣損之變以益下益之變
以利已利已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恒者有孚之反也
異為不果為進退故勿恒也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恒
則或承之羞益則或擊之矣自外來者言為下之所不
與而必不可免也 韓康伯曰夫虛已存誠則眾之所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一

不遷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欲也此立心勿恒者凶
也然於三乃謂益之用凶事豈上所為如此真足為三
益哉三因上之逆而震動其固有之良耳信乎他山之
石可以為錯也 潘雪松述曰五以中正人皆歸之極
亢乘尊過求莫附雖有其應豈附之哉求多於人人所
忿也益窮反損故有或擊之者莫益之偏辭也言眾心
所不與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言非所料而自至也震巽
為恒與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象損象曰損剛益柔
有時損下之道時暫而已益象曰日進无疆其益无方
益下之道則宜恒久故上九立心勿恒有凶 蘇氏曰

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敢吾擊者畏吾與也
莫益之則無與矣孔子曰無交而求則民莫與莫之與
則傷之者至矣故擊之立心勿恒凶戒詞也眾莫不益
下恒義也我獨立心勿恒凶其宜矣 唐凝菴曰弗損
則吉莫益則凶可見下可毋損上不可不益也象傳曰

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
外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
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
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 潘雪松曰益諸爻无
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言在益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一

時獨不受益也或擊之小象恐人以為六三故以自外
來釋之言上動則坎來也莫益之一句乃指六三初與
四二與五皆以正相交故能為益三與上以不正相交
故不能為益謂上九為無交而六三之益稱固有之明
亦不能益也 胡雲峰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
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
哉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
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或曰偏辭猶半片話之謂對究
言之看亦可 蘇紫溪曰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
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

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者哉

程敬承總論曰益自上下下者也則民之說之豈驪虞之私哉上有孚以惠於下有孚以歸惠於上下交相孚以成此益也五之所以大得志也受益如初而以大作重其報或益如二而以永貞堅其節曰利用曰用享皆吉道也至凶事而亦用益遷國而亦利用何耶其告公而信從者孚中之德益下之志也然則上下所以相孚無非以益天下耳而向上之求益不已也利已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九

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恒者有孚之反也或擊之而凶亦時當然耳洵矣上之貴益下而益下之貴乎歟紀聞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夫三三乾上姤三三巽上陸庸成曰天地之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无者也故陽消于剝而不能剝碩果旋剝而復來陰消于夬而不能夬无號旋夬而姤至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猶為君子慮教之以聲其罪恊其衆操心危防已豫而後

往然且通五爻不言吉得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健且悅者為夬之得其和故爻以中為善姤以一陰遇五陽而聖人已為君子憂遂惕之女壯戒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制于蚤不露其机者能包人故爻以包為義何伯宗曰於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平於夬欲密君子之机故其辭危皆深切為君子謀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己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傳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眾陽上進決去陰所以為夬小人方盛之時故含晦俟時漸圖消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

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誠意也號者命眾之辭君子之道雖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眾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必有戒愆之心則无患也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己邑先自治也以眾陽之盛決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不利即戎也陸庸成曰自己邑眾陽之所宅也戒小人也徧告五陽自相防衛而不利輕即于戎蓋小人如戟如矛即之則是我徒以力求勝也彼遂為我

敵矣 胡雲峰曰夫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耳而彖為危懼儆戒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眾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為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夫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隆山李氏曰夫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夫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二

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徐進齋曰夫以盛進之五剛決象退之一柔其勢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夫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所以周防戒備者无所不至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象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 質卿曰陰之進而盛也其勢必剝乎陽陽之進而盛也其勢必決乎陰聖人於剝欲其觀象而止於夫欲其健決而和意深遠矣 趙汝楫曰剛長始於一陽至臨有八月之凶

泰有復隍之懼大壯有羸角之憂積至夫良不易易而一陰猶在使不遂芟夷之寧保不覆出為惡五剛猶唐五王一柔猶一武三思在宮中也不幸而薛季昶之言中惜哉是以利於有終

彭山曰健而說卦德也決而和德之用也決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消所以其決為和乎誠也號呼也乎號眾陽使之德而嘗有危厲之心然后萬全而无害其危乃光也告即號也所謂乎號但告自邑而不利即戎若吾勢已盛彼勢已衰恃其剛而決於一退所尚乃窮夫之所尚者決一決而趨於窮不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三

利莫甚焉如是而利有攸往往則決盡一陰而為純乾剛長乃終也應氏曰陽盛尚有一陰是剛長尚未終未可遽止故利 往而決盡為純陽剛長乃為終極按夫之訓決以決柔也內健則无情欲之牽外說則无忿戾之迹以此而決則決而和矣和非和柔之和乃中節恰好而得其和之謂也 楊廷秀曰夫楊廷之未旣惕厲之已至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盡哉 蘇紫溪曰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號聲小人之罪執義則罪必正治罪則

義益行矣

胡雲峰曰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一柔乘五剛變甚矣此其罪之所以當決也而曰其位乃光者小人難決雖顯明其罪猶恐陰伏其奸故必危其心以決之而后陽剛不為陰柔所點而光矣象言謂即戎以陰君側則必亂夫不可施之君側故窮也

程敬承曰乎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危厲尚矣自治先焉不即戎即自治原无二義君子之於小人恃吾自有道以勝之而不徒與之角力以勇於一決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為純乾豈一決之力哉彭山曰君子道長至於終克已焉盡之矣徐進齋亦曰君子治人甚寬而自治甚嚴胡仲虎曰小人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三

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夫之陽必至于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此條要末三個乃字終指乾對姤始生說

朱子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剛不能无柔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能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唐疑菴曰以攸往為利

者以往則剛必盡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決又不敢輕決必待剛之自長而為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思

潘雪松述曰澤上于天取潰決之義澤本下也氣騰而上於天勢必決而下為雨露之澤未有積于天而不下者君子觀象以施祿及下宜施而施天无留澤之理上重積而不散居其有而屯其膏思矣夬附之義利施而不利居也張希獻曰雲上於上天需澤不及下澤上於天夬則天之所以澤萬物者決矣居則積而不流德斯匱矣故思紀聞曰乾下施者也故雨施德施皆於乾言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四

之夫以乾為下卦故大象曰施祿及下姤以乾為上卦故大象曰施命誥四方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氣上騰于天則未能成雨是謂需之待兌陰卦也以兌遇乾陰陽和合故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為夬之決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陸贄成曰大壯之長則為夬故夬初與大壯之初同夬又進于壯矣故多一前字凶咎殊者其時異耳夬必勝于未往而後利有攸往初之咎其不勝在往先若九二則惕彌莫夜備之全也有戒勿恤靜制動也斯誠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不往而勝固已在我先矣蒙引曰壯固不宜况居下而任壯乎何有于辛丑告邑哉即戎則有之矣宜其往決而不勝也則咎乃自為之者耳經釋曰夫夫也勇知欲深以沉慮事欲周而執壯必忿嫉心不篤矣壯必悻戾慮不復矣始必敗者也故趾忌壯也 質卿曰初九當夫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乘去小人而可決却只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新進後生養既未克見又不定何敢輕於舉動且彼當權之人取諸物也弘植其根也固何能為汝動搖故為壯於前趾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知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五

舉動輕於一擲利害及於眾朋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 楊廷秀曰初九倚一陽之壯不待眾陽之長銳於行而躁于往欲以孤力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象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羽坐此咎矣毛瀘川曰聖人於五陽之盛而有不勝之憂微矣哉 程敬承曰決之道其危乃光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勝以希必勝犹防太銳况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咎耳

項氏曰夫初至四大壯也加九五爻乃成夫下四爻與大壯相似初之壯趾二之得中三之用壯四之悔凶是也丁氏易東曰四剛為壯五剛為決大壯初九曰壯于趾此曰壯於前趾因大壯而言也 唐疑菴曰大壯之初曰壯于趾猶未行也此曰壯于前趾則行而有前後矣然无位之人安能決君側之惡其力亦焉能越四五而及上此其為不勝不待往而知者故爻以往不勝為咎為咎者初自為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處中象所謂孚號告自己邑者此爻得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六

之當眾陽決一陰之時志不怠決而善用其剛內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之密也小人陰類陰謀不測意外之變卒然而起為莫夜有戎之象勿恤可也莫夜戎皆上六陰象能靜而不怠做有做而不憂恤得中道也汝吉曰中无定體時其決即惕號為中故曰得中道 質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隆在卦之中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目中可以无小人也然猶不敢逞於一決惟惕惟號常恐為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戎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知哉 洪覺

山曰二之得中勿恤可謂勝在往先者矣惕者兢于中也
也號者備于外也以五陽故曰孚號以九在二故曰惕
號號決一陰若甚易易而二乃惕然如對大敵勝之至
也

程敬承曰上六爲五剛所決勢不容必至反噬故有
戎莫夜之戎貴乎有備惕號之謂也若即戎失中道
矣故不利即戎正恐任壯而前反啓彼戎心也問夫
卦辭言孚號九二言陽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
朱子曰卦有兌體兌爲口故多言號唐疑菴曰孚號自
諸陽既孚之後言惕號自諸陽未孚之前言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單上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
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以陽居陽在軋體之上而處不得中
遇剛者也故有壯于頄之象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頄
面有凶道矣壯頄非夬道也九三乾乾君子剛斷在心
棄夫情累決之不疑能夬夬者故雖獨行遇雨若濡有
愠而終以此道決去小人何咎之有諸爻皆无應而三
獨應上上成兌之主兩者和于兌之象遇言其適然而
非本意爻位所值也遇雨疑於濡故曰若濡若濡則必
有愠者矣而終无咎蓋君子夬夬斷於義不動於氣獨

行則不必諧衆而違正應之情遇雨則不必自睽而生
不和之端若濡不恤汚迹有愠不避違言其用益密其
夙夜警惕有出於尋常孚號之外而未嘗少露其幾正
與壯頄之象相反所謂夬而和也

質卿曰九三當夬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
而幾先露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獨行之
法觀之於時審之於心籌之於夙夜而斷之於幾微其
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
可也若濡可也有愠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
於心而苟同於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淺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單上

皆不得言夬夬也微不以形迹自繩不以形迹自明者
宜不能及此矣

紀聞曰復六四曰獨復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捨小人
從君子夬九三陽處陰中獨行以應陰捨君子從小人
故皆言獨獨者違衆自立之辭壯于頄則有凶而和以
決之乃无咎也蔡言曰君子當所處之時不幸應上乃
不言吉者當大任之過始見于頄終亦不過僅能助
五決之而已不能使之盡去故无吉義曰温嶠于王敦
其事類此狄仁傑亦然顏真卿杲卿王允幾之其人品
高下事功成敗勿論取其心亦合此獨行若濡象

張雨若曰爻曰无咎此又加一終字所以决言其无咎也聖人怕人溺於私係而不决故特言此以勉之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兌下之爻與陰同體外剛而中柔非能决者其象如此臀无膚孔疏所謂四據下三陽位又不正下剛而進必見侵傷是也臀之无膚行不前進故其行次且非以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對言决柔以剛為為主四居柔失其果决而乘九三之剛又居兌下毀折傷而不良於行也牽羊悔亡說卦兌為羊上六之陰如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九

羊之在前也凡牽羊者縱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象兌陰不可力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則决陰之功可成而悔可亡矣兌為口舌故曰聞言同體兌說故以聞言不信戒之蔡虛齋曰策其不能信所以激勵之使必信也洪覺山曰牽羊從陽也羊性狠躁人在前挽之不行故牽者讓而先之從陽之謂也无膚次且皆以兌毀折得之又說卦兌為羊軋處兌后牽羊象易置之為履亦美處后夫自后后人美德也四不當位剛不在中即聞言弗信之矣質卿曰當决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

足盖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决去小人者夫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於此效牽羊者從容和緩遜其先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他聞言而决不能信也時之能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也如此天下之事何嘗不壞於此等輩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機括在此游讓溪曰程傳曰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夫以衆陽盛長之時羣策畢集已當其前而能謙退以從之牽羊悔亡也九四居柔失中失中則偏而自用居柔則暗而多疑是以聞言不信故不免於无膚次且也方獻夫曰三能進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

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於二爻見夫之道也李鼎祚曰卦初為足二為腓三為股四為臀又曰九四居二體之間足腓股之上象臀膚肉也楊止菴曰次者直進也欲進之狀且者行而不能進之態即今所謂且止暫且苟且也不信者剛實為信上陰柔故象不信傳曰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夫其害大矣聰不明亦以居陰之故陽則明陰則暗胡一川曰聰不明者由其好進之心有以蔽其本心之明也九五莧陸夫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潘雪松述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决之至易九五以剛

尊之主而決一陰如竟陸然特懼心有所繫而不能決
 故策之曰夫夫蓋九五原為上六所深入柔所謂揚於
 王庭者所以要夫而又夫始為中行而得无咎象又破
 九五尚未有慎之心以其平素相入之深今雖以義不
 可而決之其心未能无係谷永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
 存者也是得為中正之盡乎得為陽德之光乎故曰中
 未光也 又曰易中於陽德贊其光明光大此云未光
 朱子所謂這是說那微茫間有此箇意思斷不得若釋
 氏流注想是也蓋陽剛中正之體如日月之光不著纖
 毫若一有係即私一有向即欲豈夫夫自克中行獨復
 之謂哉上與三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昵故皆以夫夫言
 之唐凝菴曰九五陽剛中正中何以未光乃以與上同
 在兌體為上所說故有竟陸之象竟乃感陰氣而生柔
 脆而不能決物者也高平曰陸喻五之高位也亦若三
 之決而又決雖不失說之和而有歉于決之健此其中
 行僅可无咎耳蓋小人以非道君必有所以中之術
 一為所中則陽明且掩健德且息雖其居剛而不盡逞
 其剛若有得于中行亦何能光乎故必其危乃光也
 程敬承曰此光字與柔光字義同前以心之無所肆而
 光此以心之有所係而未光也

楊止菴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狗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
 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
 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夫未終而妬已萌矣故易捲
 倦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胡雲峰曰九二惕號呼眾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
 凶而已張雨若曰陰无黨類其能免乎此聖人塞口小
 人之辭使後之小人聞而懼也 唐凝菴曰剛柔勢不
 並長剛長一分則柔退一分剛長至極陰中決矣剛長
 至有終陰豈可長久哉剝之終不可用夫之終不可長
 一盈虛消息之自然耳 方獻夫曰聖人於剝上九則
 曰碩果不食望之也於夫上六則曰无號終有凶 絕
 之也扶陽仰陰之情見矣
 洪覺山曰无號者无備也泉翁曰小人將消而未盡消
 之時似无所用乎號者然猶有未盡者存焉一星之火
 狻復燎原安保 其不復長乎若不號呼恐懼以防之
 則其凶必矣終不可長者言當決之終不可使之復長
 也勇于始而忽于終小人之潛匿而未盡者必將有以
 奸乎其間又得為軌道之純哉或曰无號之凶直謂
 小人之受決于
 五陽似未然也
 纂言曰偏于健則剛過而流于暴偏于說則不及而流
 于懦下體健者也九三柔居剛陽不中而暴九二雖健
 體而居柔得中故不暴上體說者也九四剛居柔陰不

中而懦九五雖說體而居剛得中故不懦爻辭于初三之壯則戒其過故曰壯于前趾 于四之次且則勉其不及故曰臀无膚一雖健而懼故曰惕號五雖說而决故曰莫陸夬夬惟在二五得二體之中故无過不及能不偏如是也至于其間之能决者則以夬夬言之惟五與三焉蓋以五三在一卦五為尊位之主三為當任五比上三應上故獨以夬夬言之于三五之中不重三之當任者三曰終无咎五曰終未光者此也是故由前言而觀則重二五之得中由後言而觀則重三五之比應蔡子木曰夬决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煩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二

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决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于陰為近君所狎睚无不係憂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夬夬中行所以責君凡小人在朝係恋於君依違於柄臣而小臣動戾機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邵國賢曰五君子而去一小人何其難也五君子者初有志二有謀三有術四有恥五有德有志者病於躁有謀者病於疑有術者病于勞有耻者病于怯有德者病于係其位使之然也去其所病而剛道成矣
總論蘇紫溪曰易之慮君子也至矣夫以五陽去一陰

自恒情觀之特一反掌間而聖人顧欲揚庭以聲其罪乎辨以固其黨操之以危以防其變治之於內以清其源何其念之深而遠哉蓋小人之易惑也如美色淫聲其難去也如城狐社鼠而其機械巧設能伺君子之隙而動也又如罔兩之不可測度苟非寬之使不吾疾防之使不吾乘其有不羅于穀中者鮮矣其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十虎也不知乎辨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煩之凶產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董卓之舉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啓災皆即戒而非自邑也故其决之而不勝也則禍集於君子决之而勝也則禍貽於國家亦何賴於此哉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於未形故莫陸不勝化庶頑于並生故暮戎不起策之上也不然寧為牽羊毋為壯趾寧為遇雨毋為次且此温太真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噫此所謂决而和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四

姤三三

邵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夬而不姤者 王弼州曰剥亂成姤亂萌故聖人不憂剥而憂姤蘇氏曰姤者乾之

未坤之始故彖言天地相遇

姤 女壯勿用取女

張中溪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而與之邂逅故名曰姤自姤以往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一陰始生而以為壯程子所謂漸壯而敵陽者也故以勿用取女戒之唐凝菴曰二之包正不欲諸陽之見而取之也楊止菴曰取非謂其配為夫婦也五剛居尊能以剛中止之象勿用 張雨若曰夫盡而軋方喜小人盡去君子滿朝而一陰忽生實出意料之外故曰姤有憂駭之意女壯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五

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絕小人以自防蓋慮人或輕始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寇萊公失此義矣 楊誠齋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姤一陰生聖人乃遽為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李氏曰女下於男有女不正之象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蘇紫溪曰造化之運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聖人於

一陽之生名之曰復若其固有而還之幸其來也於一陰之生名之曰姤若不當遇而遇之惡其進也 李元量曰夫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天地相遇兩節又于陰陽中看出好處來

女壯程子云漸壯而敵陽朱子則曰不是說漸長而女壯乃是一柔過五剛下一柔生五剛便立不住也此更剴切彭山曰長消長之長陰長則陽消矣故陽之于陰當有以制之不可使長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六

程敬承曰大凡小人之漸長必君子有以引之如馴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故曰不可與長戒君子也 蘇紫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幹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蓋以陰陽之淑慝言則天下不可一日有者此遇也以陰陽之相須言天下不可一日无者此遇也姤於時為夏至是氣動於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无陰况世道也惟願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行於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毀茲其遇也不亦大

茂 胡姚江曰天地相遇謂當純陽用事之時而卒與陰遇也不可以陽降陰升言蓋陰陽升降乃泰之時非姤之時也况相交與相遇亦不同相交者陽感陰應而相遇者非感應之時而卒然相遇者也 李子思曰垢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為天地相遇之象以盡觀之則一陰之生建午之月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瞿玄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姤本以柔遇剛成卦而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易之貴陽也如此 吳幼清曰彖辭雖慮小者之始至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七

之居尊而道得行

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胡雲峰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所遇之盛正當咸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冰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哉隱言之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趙汝楫曰乾為天巽為風上乾下巽是為天下有風此與風行地上義頗不同姤為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為地上之風旁行而徧歷太虛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后王尊居難與民接雖清問咨訪何能家至而戶曉唯敷言下逮而後君民之情始遇象旨乾為施巽為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令命誥四方所以助微陰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六

胡雲峰曰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於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為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擇焉蔡虛齋曰見凶不必說到蔑貞則凶自失所履處蓋是時一陰方微而君子之勢猶盛故自止為利不止則禍矣 孫管菴曰一以禍福喻小人恐其肆害於君子一以後患儆君子恐其受害於小人 蘇紫溪曰自卦言于女為壯自爻言于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本義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備只是防微杜漸不利賓之謂

楊止菴曰比二以止象蹢躅必將應四而行象蹢躅將俟時

爲之止發未可測也故曰羸豕孚蹢躅唐疑菴曰巽爲
進退故有繫有往且巽究爲蹢躅即令繫之亦有不能使
之定者蓋一陰之生方生生而不可已愈生則愈求進
故有跳躑欲行之勢欲諸陽知其蹢躅之性終不以一
繫而已之也故曰羸豕孚蹢躅王伯厚曰一許敬宗在
文館唐爲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爲紹聖矣羸豕
之禍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蔡汝棟曰始得坤之初爻
復得乾之初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
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履霜以謹其始 周用齋曰小
人依阿渙忍其甘如醴最易牽引故曰柔道牽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九

張雨若曰觀一牽字便是蹢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蹢
躅之乎而先爲是以遏之也 陸庸成曰姤之初即夬
之上消于上而復息于下者也故姤之九三夬之九四
也其象同但行未爲柔道之牽引亦亦无牽羊不信之
大咎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胡雲峯曰剝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包魚如包直
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
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過于眾姤之有魚將爲剝
之矣魚矣吁可畏哉

鄧伯羔曰鴻鴈來賓以先后爲主賓也一陰生矣一而
二二而三后至者不爲賓乎既不利賓則防之之道不
容疎矣 蘇紫溪曰包有魚重一包字君子遇小人自
已要豎立得定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
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爲異類
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邇之使近亦不激之使无
所容其何咎焉 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於非分
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役以正應之分則小人
亦民也故三爻猶幸于達而四遠之則凶 程竹山曰
義不及賓宜早制也及賓則已遲矣張雨若曰玩一義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

字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兕出狎是誰之過意
專其責于二也唐疑菴曰不利賓正言所以包之故也
四與初爲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爲主而陽爲賓矣取
之必見凶所謂不利也則夫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
不利賓而使之不及賓義之所當然也故曰義不及賓蔡言曰剝
貫魚柔從剛也姤包魚剛制柔也故剝無不利而此曰不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
也

徐進齋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
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
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三乃介

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
其行次且又曰夫四姤三各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而
又處上柔之下故牽而不決三位剛而又處初柔之上
故不遇而未牽也舒氏曰其不遇也以兩剛之不相入
非遇之不以其道而不相入也故无咎焉 唐凝菴曰
諸陽皆用心以備陰三見其勢之將至欲坐而待之則
不安將舍而去之則不能以與不果得之所以厲也行
未牽以三之行不為初柔所牽知危而止可无大咎也
經釋曰姤之三反觀之即夬之四夬四惡相攻思決之
而莫能自前姤三愛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為情異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一

而无膚次且之象同纂言曰夬三之行欲上决一柔姤
四之行欲下遇一柔所遇之時不同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象遠民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本與初應當相遇者也今既相遇乎
二矣則初非四有故為包无魚之象德不中正位又相
遠失德而遠民凶於是乎起矣象曰遠民也陽為君陰
為民陽既遠乎陰雖欲包之而不可得君自遠乎民民
其有不離心者乎易象或以陰為小人小人遠之可也
或以為民民不可遠也 唐凝菴曰一魚耳二之包有
魚則四之包无魚矣何者遠民也初四正應豈可謂遠

以二視四則見其遠矣四在上而初為主故視四為賓
初在下而四正應故視初為民程子曰在四而言義當
有咎不能保其下是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
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之道在焉為上而下離
難將作矣 李去非曰貫魚包有魚皆陽能制陰故剥
无不利此亦无咎初六取象不一於本爻則曰豕於二
四則曰魚於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
勢之將躡躡義之不及賓終必至於大潰也以杞包則
勢不及賓而不至躡躡矣不利賓恐其失之踈會章恐
其失之激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二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
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按魚陰下伏而潛瓜陰下生而蔓皆甘美又皆善潰然
二謂之魚五謂之瓜者陰已生而成果矣當時君子所
可自盡其心力而為之挽回惟有此一包耳包者包之
範圍中使不潰溢象杞葉之包瓜也含章者不露才華
聲色而靜以制之正上文所謂包瓜者游讓溪謂循中
正之道而不為過激是也即此可以默圓造化而吾道
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猶碩果不食而剥落復生此
雖陰陽消長循環之理然非五之含章不能使姤之轉

而爲復也

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以杞包瓜之象經釋曰陰在上必決不決者潰矣其在下必包必舍不包舍者潰矣无不潰者性也故夫善其決姤謹其包已焉 張陽和曰夫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姤一陰始生遇之也難故舍晦章美其用藏胡雙湖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之進昔之潛龍化爲羸豕局面頓更事體大異重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少 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爲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祿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三

程敬承曰姤之時甚難處矣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以五陽之盛而欲勝之非善制之道矣故含章者大作用也此有大涵養者之所能也中正二字其幹旋造化之大樞紐乎唐凝菴曰五之包而能舍則惟五之中正猶勝於夫之中而未正也

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含章二字含章即是志不舍命舍則不舍舍則不舍念茲在茲縈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何時舍置得下今人不甚切心可以放舍之事便放膽發露出來其密密含於中者必其割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

何宗伯曰委於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於形迹之間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必其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爲之制而自通於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程敬承曰夫姤俱一柔耳夫之五夫而又夫始之五包而且舍何異施也決之不力則不盡望其剛長也制之徒以力則不勝懼其女壯也然一則曰中行一則曰中正抱見夫所當夫而非激舍所當舍而非縱矣又曰含章便是中正不自飲其陽光而恃才華以逞豈得爲中正乎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四

程傳曰上九以剛居上與晉上同故皆以角爲象 孔疏角者最處體上上九進之極無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吝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仲虎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于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蘇紫溪曰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如夫之壯頰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也

趙氏曰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無以蓄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剝一陽窮於上忽下生而為復夫一陰窮於上忽下生而為姤一消一息必然之理陰始生遇剛而止不進迫以害陽故言繫於金柅剛繫柔以為用也天地相遇陽得陰而品物章也剛遇中正剛善用柔以含其章也故曰天下大行生育之功成矣九二包有魚无咎九四包無魚起凶陽之不可無陰猶君之不可無民也上九姤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五

其用則亢陽之極而吝失其所以為姤遇者益見九五剛遇中正之善也

蘇紫溪揔 曰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可一日無願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顯不有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無以成咸章之化而况於世道哉聖人之心天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

之躑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凜凜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休然有納污藏垢之量茲遇也不亦謂之善遇乎堯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躑躅之漸而侯明捷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凶愆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春秋諸國下凌上替孰不可以无遇然而孔子于七十二君何國不遇陽貨可見公山佛肸可往何人不遇未嘗已甚而絕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肖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間而後快也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六

萃 三三 坤下 升 三三 巽下

蔡言曰萃升皆自坤取義萃者兌之一柔說而為主于上故坤之三柔順而聚之于二剛之下升者巽之一柔入而為主于下故坤之三柔順而升之于二剛之上二卦之義聚散升降而已 陸庸成曰上經為臨觀下經為萃升故臨之反則萃也自臨卦初二二爻之陽至萃乃居相之位觀之反則升也自觀卦五上二爻之陽本君師之位今坤以柔上升之故為柔以時升四卦俱以坤為上下而巽兌迭處焉然而陽在臨之始則咸臨之吉而有餘在萃之位則求

為无咎而不足所處太盛故也升本以五上之柔而王者用享之占反在六四盖四自觀時已為用賓于王至于升而四之柔不與時偕極其順德何如五上言升而四獨不言升仍觀之位也是文王翼翼小心為用享岐山之象

劉濂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上以說感下以順應又澤上於地物所萃聚故為萃 趙汝楳曰土无二王尊无二上比唯一陽故九五為顯比之主萃之九五羣陰所繫也九四或貳之一則聚二則分故初之亂萃二之引三之嗟如以見下之萃於上為難五之未貞上之涕洟以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七

志不分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約說曰萃聚也聚之道有四神聚也人聚也物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故王者用是道感格宗廟之神而來享也盖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聚祖考之精神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人聚則當有主无主則亂故利見大人所以治之故亨然又必利於正則不為苟合也物聚則當施用曲禮曰積而能散故宜用大牲凡祭祀燕饗皆然則獲福而吉也事聚則當往幹故利有攸往傳

天下萃合人心摠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又安得享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不能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潘雪松述曰孔疏萃聚也聚集之義也擁隔不通无由得聚聚之義其道必通故亨王假有廟假至也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欲享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八

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萃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也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大人為主聚物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用大牲吉聚物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民聚神祐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又曰物聚可以僭禮故用大牲吉人聚可以集事故利有攸往 施達泉曰卦詞舊以四平說南京程式則以事神事君二項立說謂格廟以事神見大人以事君用大牲承假廟來攸往承見大人來上下聯續看一說俱通

豕曰羣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享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聚也物常聚於所悅卦德坤順兌悅為順以悅既說矣得不萃乎又萬物皆以相應而後聚此卦九五剛中六二應之既應矣又得不萃乎故聚也 陸庸成曰萃有二享一吉三利故卦莫盛於萃其曰順以說剛中而應說在王弼之疏矣蓋人心不順以說則不能萃如順悅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以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享利集焉萃天下之精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九

神以格于廟乃為以天下享以天下享也聚以正者以順而悅剛中而應為聚也損之二益剝之不利非其時矣故大牲攸往順天命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也情通于一故也 王假有廟陸績曰聚百物以祭其先於廟也註所謂聚全乃得致其享之享也王者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相為感格故曰孝享致孝享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躬致之者也如但曰至于大廟淺矣不可語假矣肩言乎利見大人也蓋大人體中正者也以正而聚聚道乃全若四之不正非所聚也故卦詞謂之利貞唐疑菴曰夫萃曰亨矣而見大人又曰亨何也上固以得

人心之萃為亨下亦以得所萃之正為亨也象旨蘇氏曰萃未有不亨 姚麟曰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乃萃之時當然豈徼福妄動哉若夫損之時用大牲剝之時有攸往則逆天命矣經釋曰順天萃之貞也不順天不貞能假能見能吉享利乎哉孔疏天之為德剛不違中今順以說而剛為主是順天命也動順天命可以享於神明無往不利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

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人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胡雲峰曰見其情者見其理也 章氏曰坤兌皆陰故萃卦假有廟用大牲二爻利用禴象皆有取於祀典者陰幽之義也何必謂其互艮互巽而伏坎耶凡象義不原本卦皆妄也 張氏曰國之將興其君齋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享而民德民神无怨假廟用牲之謂也 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而四陰從之為萃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觀時也

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萃者君臣同德萬物盛多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爲萃豈但二五相應爾哉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趙汝楙曰兌爲澤坤爲地凡陂澤雖衆水所聚然其形勢高於平地爲澤上於地之象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諸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簡治也戒器兵械也不虞不慮度也萃聚之時居安則忘危故慮有所不及君子體水聚之義方國力富盛有申警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抑之詩曰弓矢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一

戎兵用戒不虞蓋古人之常訓夾谷衣裳之會也夫子且左右司馬以行卒却菜夷之兵戒不虞之謂乎傳曰人聚而无防則民心之戎生除而戒之非尚武也易貴未然之防焉唐凝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洪覺山曰萃天下之人心者莫若乎敬畏彖之言以王假有廟敬之也大象之言以除戎器畏之也敬畏存而天下之心合矣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初四正應理當有孚者也陰柔不能固守故孚不終心

志惑亂二陰爲北其萃妄矣初將安適而可知捨二套而號四二陰且團聚而笑初惟勿恤衆之咲而終守四之孚則往而无咎按亂者萃之反也陰柔雜聚非善无常故有若號一握爲咲之象易述曰坤順之始有信者也未及於中誠信未定故不終也乃亂者退而亂於三陰之下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萃其志惑亂未定是以有孚不終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陰從陽動而得正向恤小人之笑而不往哉自古不知堅守其節從應之動捨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非義皆不知萃之道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二

汝吉曰萃自不亂其志亂也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尊陽洪覺山曰孚孚四也萃與比似比之初有孚盈缶而萃之初有孚不終何也比无九四陰皆從五故其心一萃有九四而初獨與之應故其心二二則同類之陰惑之而不得所歸則其長號于四而呼之也亦情之所至矣號嗟咨涕皆无所歸之詞陰柔之態也一握猶一班是衆人團聚之稱笑者兌說之象也或云矣密邇而就踈遠則笑味本始而脩晚節則又咲畢竟號者是正笑者是邪勿恤是聖人決其當自信也

六一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張雨若曰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是不免為讒邪所間者故下一引字引只是多方求合務委曲以牽引之然後君臣之交合而臣責可塞吉且无咎矣然其引之也豈虛文哉孚乃利用禴正是引萃所在聖人恐人疑引為虛文故又本其孚言之明引以真誠非虛文也孚字當重二講夏物未備惟以聲樂交於神明故夏祭名禴蘇氏曰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為有重於此者矣易述曰孚者萃之本也孚乃利用禴謂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一

之義也

程敬承曰引還是引君當道九五匪孚故六二引之必以孚乃吉而无咎中未變由居卦之中來固所以為孚也蘇紫溪曰凡人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為物所遷孚則先不孚則多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唐疑菴曰中未變者對初三言初二不中皆始萃而忽變惟二之中未嘗變動其萃五之志故引之即萃耳 又曰彖云用大牲爻云用禴何也彖據全坤皆萃之后言爻止以二五之相合言也 項氏曰羣聚之時為禮當厚如必二五之交信在其中而後外可畧也

此六二之善于為萃

馮敏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引吉四之大吉大小怙萃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君相合德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程敬承曰人必有可萃之德有素萃之人而後得所萃此六三所以求萃不得徒嗟如而无所利耳往无咎者决其從上之是也又曰小吝者惜其從上之晚也要以理所當往小吝不必恤矣讀易者玩初六之詞見衆笑不必恤而守正不可不堅玩六三之詞見小吝不必恤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四

而從上不可不早兩爻病根都以陰柔耳 林次崖曰夫子曰上巽正緣六三既无正應恐人不知所往為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胡雲峰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惟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而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必得大吉然後无咎或謂九

四无它詞而直謂大吉无咎者何顯戒之也蓋萃有位
惟九五而四位不當也德匪中正萃匪正道非大吉何
能免於咎哉游讓溪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
讒孽之萌謹度以防僭偏之漸臣節亮而人情理是謂
大吉而後能无咎傳曰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
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
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
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无求貞悔凶象曰萃有位志未光
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五

潘雪松述曰象旨卦以二陽萃陰五萃之有位者也有
位而得民之萃豈有咎哉呂仲木曰萃位非萃德不能
陽剛中正不謂德乎九四比羣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
不得專故有匪孚者
傳九五以陽居尊有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矣如是
而有不信而未歸者當自反以脩其德所謂德元求貞
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有尊大之义焉
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求貞固則通于神明光於四海
无思不服而匪孚之悔可以矣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
未慊也

按九五萃有位矣而何以匪孚何以未光也丘建安曰
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惟五之趨萃
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分則有萃四者萃五者而五不
得以專其萃故均之言元求貞而比五之道顯萃五之
志未光也易述曰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
萃也志亂者謂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
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矣未光是不快活乃鬱
塞意不是病民乃病已德之未洽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王註處萃之時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內無應援處上獨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六

立近遠無助危莫甚焉齋咨嗟嘆之辭若能知危之至
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於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
故得无咎也
潘雪松述曰三上不應皆處卦極三失萃而嗟所謂庶
婦羈臣靡室靡家者也以順體而比陽剛故決其往亦
无咎即小吝非咎矣上六無位失萃而齋咨求嘆涕洟
其漣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以兌體象悅極
而悲不得其萃憂戚如此故无咎當萃之時以萃為時
用也約說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得于君親則怨然則
號嗟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空憂懼有儆戒脩德

意所以无咎 項氏曰上以無應之故至於齋咨涕洟若可羞矣而聖人乃以為无咎者蓋以當萃之時孤特无與雖在上位豈得自安故萃之六爻皆不嫌於求萃然則為上計奈何曰不安於上而萃于五五易上為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决辭明有可變之理也 唐凝菴曰上在說終與比上之為險者不同故比上絕無求比之意萃上實有求萃之心然既為說主何以反說為憂居五之外亦當萃道之窮矣故其心不安於在上與三相應以兌口而發為齋咨以兌澤而垂為涕洟其欲萃可知然三猶可往上終不得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

萃惟其齋咨涕洟則求萃之心可量也所居然耳何咎之有卦體惟順以說无有不萃故六爻皆得无咎

項氏曰大抵萃聚之道陽以溥為貴陰以專為美四之志亂乃得无咎五中不變反為未光皆貴其溥也初六求四雖號无咎六二從五以引為吉皆美其專也

游讓溪曰萃之六爻无全吉之詞何也初戒乃亂二示引吉三戒嗟如下以視上為正而易於失正者下之常也四有不正之嫌五有匪孚之憂上則齋咨憂恐僅乃无咎上以能萃天下之眾為義而難於得眾者上之常也必也節理人情培樹基本修其元永貞之德然後為

聚以正而有大人之亨乎

程敬承曰萃者天地萬物之情也故人情萃則喜不萃則悲曰號曰嗟曰齋咨涕洟求萃之情一也然而孚者孚異者異獨上无所往而均得无咎者何蓋其未安之心乃安也臨六三既憂之无咎亦下兌之終也即此意也 陸庸成曰萃之六爻皆得无咎此上下篇所僅有者也然聖人喜萃而惡妄萃故同人貴貞萃亦貴貞正應為孚非應為亂无應為嗟為涕初之若號求孚于正也二之引吉引君於當道也萃之時上用大牲而下用禴有其中之孚也三雖无正應而上乃其類也上巽者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

兌之上爻反而下交則有巽之體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聚以正也上之未安上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之所宜居也故欲求萃於下憂泣以示不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

升三三

地上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也自下升上有大通之道也是以元亨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為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象吉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俞氏曰利見者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則見之 項氏曰玩辭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象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南征吉巽東北之卦也又升則益南故謂之南征征即彙征之征 唐凝菴曰萃大人在五曰利見見在下升大人在二曰用見用在五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吉柔謂巽陸績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按巽之升非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九

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耳其不言坤升者卦主巽且言其自下而升坤在上則无所於升矣 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巽順剛中亦與萃彖傳同義蓋內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悅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質卿曰升非難在於知時時非難在於用柔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此元亨之本也

况又巽而順剛中而應其大亨无疑有慶也志行也皆元亨之實要皆以柔道行之仕進之途絕无利於用剛者用見大人自下升上者用見之也 易述曰初為升主位下而中隔二陽或憂其有所疑阻近九二之大人而用見之與之同升以上事升階之主何用憂恤而君臣會合福慶大來其升必矣南征亦主巽言由巽位而適乎坤也吉者志行之謂也世道升於大猷主上升於明聖故曰志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程敬承曰德本高大原於細微處發端君子慎德即於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

細微處從頭慎起而積之以至於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關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絲焉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積亦漸也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為晉之昭明木生則為升之高大升亦晉也 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目下一念一事不苟處日日如是節節如是便做成矣 易傳曰棟梁者拱把之積也聖人者小善之積也又有曰積小者下學也高大者上達也積之有漸進之不已爾為異端之學者曰一超直入欺哉是為未能升而降隨之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約說曰允者信從也如晉六三衆允之允初柔巽體當升之時上承於二二陽剛而能升者也初巽於二陽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 象旨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巽者在初故言允升 徐進齋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上謂六四巽坤本合體雖同柔爻而稱合志 馮文所曰初之允升信于二也二之用禴孚於五也信於剛則不為援孚於柔則不為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約无不順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一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與五為應往必見任所以自結於上者孚誠耳不假外飾也故曰孚乃利用禴禴可用以格神明惟其孚也

程敬承曰臣主之間煩縟不可簡薄亦不可要以孚誠為本惟既孚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楊庭秀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為恃皆用禴之義也二惟孚以獲上此初能附之以升耳 潘雪松述曰彖詞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二之孚其曰有喜者君臣道合剛柔交濟初喜於遂升

五喜於得初之升獨二之喜也與哉 象旨用禴與萃

之二同六二求萃於上九二亦求升於上也萃先无咎而後孚升先孚而後无咎所應剛柔之異也 楊止菴曰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詞同而彖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 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於人乎喜而後可知也 唐凝菴曰喜即南征之吉也彖自五言言有慶慶君臣之會爻自二言言有喜喜升志之行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二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潘雪松述曰二之言升即初之柔升而至此三為陽所宅得位有應二既上應三亦同體剛正而巽以廣同升之途初於是進臨坤地前无難之者直達无礙有升虛邑之象坤象國邑坤體虛故曰虛邑象曰无所疑也剛在上而不疑間乎柔柔順剛而无疑畏于剛此巽道之極也或曰疑是已之疑滯非人之疑阻也於德无疑事於时无滯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徐進齋曰王蓋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

柔順之至也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或曰升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 游讓溪曰四入坤體重陰得正順之至也居近君之位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惟致其恭順如文王之亨于岐山則吉而无咎也岐山之業始於太王成於文王故隨之固結太王之始也升之順事文王之終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程子曰止其分升其德深得此爻之義或曰亨即四之升也朱子謂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三

有升而上通之義 仲虎曰隨王用享於西山本兌言此曰王用享於岐山本坤言山皆在上卦取象一取隨之極一取順之至故皆可用享也王者升中祀天登高望秩於天下名山大川不偏祀一山也文王帥彼天常但修事祀於岐山是文王不敢有妄升也吉者得臣道之純无咎者无僭分之失 質卿曰易之道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順易道而進之於德即為順德用易道而行之於事即為順事一不順便乖所以天地聖人皆以順事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君位以柔居之本不正也而曰貞吉者應剛中以爲貞也所以能升世道如升階而象以爲大得志也坤爲土故曰階 象旨五貞於二而應之異因以升故六五有階之道君臣一心賢才並進由是而致治故五得大志也 唐凝菴曰彖以二言謂之志行象以五言謂之大得志其義一也 上六冥升利干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傳陰居升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者也以小人貪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四

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洪覺山曰冥升者冥心於升而不能已何以利不息之貞也升極而消上極而下外極而內順極而健故其所升將在德而不在于位在內而不在外即用六利永貞之意然則所謂冥者其迷復之關乎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於升則冥用之於貞則利冥坤極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乾不息故不消升不已而冥消之道也是以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述曰卦至上則消又非陽爻无陽明之德故消不富也 項氏曰自物言之消而息謂之不富自道言之貞復爲

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故曰利不息之貞
張雨若曰人常說佛是慈悲的今觀此爻慈悲未有如
吾聖人者上六冥升本是溺於利欲沉落在苦海中了
聖人却不忍就把求利不已這點心撥轉來教他去求
不息之貞此是甚麼心腸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上
六一回頭便是孟子舜跖之分亦是此意此都是人夢
覺關聖賢都多方去提醒他此箇關頭真迷途指南也
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講謂雖冥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
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于不已以求之以不已求
之是工夫即是利字內 象旨豫上六冥豫道之渝升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五

上六冥升道之貞豫上體震動因其動心而欲變其豫
升上體坤順順其進心而欲移於貞序卦云升而不已
必困故上消而不富也

紀聞曰初九升言合志二言孚三言無所疑四言順事
五言正上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於升而求升
於已九志之不合與有疑與不順不正不恆者皆不足
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所謂升也

萃升二卦總論汪都山曰群賢之萃利見大人有九五
之君在上也六二正應故引萃有用享之象初之號三
之嗟九四之吉視其引類與否為得失耳九五當眾賢

之萃益修其元永貞之德眾志固无不孚矣羣賢之升
用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九二正應故同升亦有
用享之象初之九升三之虛升四之上升皆以同進而
志行也六五因眾賢之升益開其太階平之治眾賢固
為之助矣萃極則齊升極則冥又皆持滿之戒也

困

井

陸庸成曰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
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彖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
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為精誠之本體二之所謂亨祀五
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為靜深之本原五之所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六

謂泉是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征吉贊之以元吉何也
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胡仲虎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
困柔亦困矣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槎枿
之木纏繞之草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于飲食於金車
於赤紱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崇陽抑陰之意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胡雲峰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
之為卦上下三剛皆掩于柔窮而无所容所以為困也
然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

心則亨也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
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為真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
能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陳紫峰曰亦有不當晦默者當言即言以及于禍則身
死而心不死亦所謂困而亨也 蘇紫溪曰傳曰困德
之辨所謂辨者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心在世故
之中而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胃中一段
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所失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
其正也有言不信正小人之所以異于大人也困者不
忘於心故不忘於言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

其志心也

程敬承曰亨就是貞吉无咎就是亨貞亨貞則內明而
不為禍傷尚默則外晦而不為禍先有言不信非人不
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于義
命矣益取困窮非又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
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

疊山謝氏曰困非相表裏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
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夔胡氏曰
以卦體言澤自潤于上坎自流于下兩不相得以卦
言二為坎主上為兌主又居不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
困之道蓋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其勢也順故兌下坎
上為節由北而西則其勢逆而坎下兌上斯為困也亨
以卦德言本義蓋之以卦才言則二
五剛中故亨貞九五一文言也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唐凝菴曰兌水也坎亦水也兩水相習何以謂之掩也
兌止水也柔也坎流水也剛也水以流為性坎在下兌
在上則流水亦止而剛之流為柔所掩矣坎本為陷而
復為柔所掩焉得不困然水源自在未嘗不可以通於
澤也一通則不困矣

象旨屯蹇皆以坎為險而皆在外困坎在內欲動如屯
止為蹇不可得矣唯說而受順則不失其所而亨

趙汝楨曰其唯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撓而折於困不躁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

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善處故曰大人吉以剛中也剛
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困修德之卦也尚口乃窮
无可通之理矣

王伯厚曰君子无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

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故曰困
而不失其所亨 金汝白曰困而不失其所亨義在所

字困非能亨也別有亨耳 沈德培曰吾心原自有所

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持着不曾
遺落了這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是君子即大人

是亨即貞許子遜解剛中二字云困之核人每乘其柔

荏柔荏則沾戀沾戀則多牽歷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
激則虛憍虛憍則易至耗折故貴中陶洗淨涵養純大
人所以為大人也何弗亨何弗貞但有樂天之吉又何
墮獲之咎哉 尚口乃窮者兌為口舌明處險者用兌
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膺范滂輩吹枯噓生互
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夫 張雨若曰君
子處困亦不是無所尚只不尚口耳如所謂危行言遜
者何嘗无所尚來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蒙引曰致命未必定要死只得拚一死了如蘇子卿不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九

為虜所屈則困而亨矣 陸庸成曰亨莫亨於志之通

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

而不致於命也遂則自得之謂 洪覺山曰致命謂致

吾身之所當為為之不可得而後繼之以死所以為致

命也然不曰明志而曰遂志何也遂吾心之義以得所

安焉非以求名是兌說之義也 王伯厚曰致命遂志

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制而法不可變

初六賢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

不明也

株木之有株者株即刺也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

為下初六困而不行坐困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拔
以出於困而坎為溝瀆為隱伏又有入于幽谷之象夫
求通而入幽暗之所益終于困而已三歲不覿三歲數
之成也久也 唐凝菴曰玩彖其惟君子之義則惟陽
剛在困能不失所耳陰柔必不能也况初三本為險者
乎其困極而不安宜也 洪覺山曰困之善在陽也陽
斯明而見矣初之不明不見即坎初入於坎窞之時也
九二困于酒食未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
酒食中有慶也

朱子曰九二是好爻當困時只是困于好事二有剛中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十二

之德以處困時是王事賢勞以才受困且寵遇方來未

已不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乎人臣處此當精白

一心以竭報効之誠雖或所遭非時不免征凶而致命

遂志之義必如是而无歉耳征凶言時无咎言義須抑

揚重无咎一邊此爻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為

樂而先主言聽計從信任愈篤其後鞠躬盡瘁雖或業

終偏安然其一生忠義至今猶凜然有生氣也 潛齋

陳氏曰易言祭祀處爻多中實否則中虛蓋中實者誠

信之蘊中虛者誠實之本此就二之亨上言二中實故

取以為象

程敬承曰征凶非不能濟困之謂經繹所云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自竭誠以圖報効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爲凶則中有慶說不去 朱子又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以一身之勞瘁貽天下之福慶非有中德乎哉此二爻正所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游讓溪曰需于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于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憂時之忠固匡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於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于酒食非所以爲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忘此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十一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四 不可動爲石而三欲困之反爲所困二剛險不爲蒺藜而三欲依之反失所依官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危困已甚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此失位無應之象无應而入安得配偶不祥莫大焉祥善也吉也不祥必有凶也 兌爲剛鹵亦有石象荀九家易坎爲蒺藜三内體故言宮上兌女故言妻三與上无應故言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此卽坎六三來之坎坎險

且枕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六困甚正須得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拯而前進哉祇爲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車耳初之受困四之羞吝也然本正應二亦不得而間之終必得合故曰有終言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 胡潛齋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卽初六欲覲九四之心未覲未來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覲者終於覲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十二

程竹山曰小象略四之才言四之志人患无其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與也有與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唐凝菴曰四爲初正應又有解初之志故曰志在下豈不欲疾援之哉要知初之困不可獨解二解則初自解矣其來之徐徐者困于金車耳又曰三爻皆掩剛成困者亦所以解剛之困者故其困也以下之困爲困耳非自困也 九五剛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余子華曰上爲陰掩是上爲近習所蔽也下則乘剛是

下為強臣所迫故象剝則夫臣下本備吾之使令者也
既為所傷則无所用而反為困故象困于赤紱剛中內
有決斷也說體則能處之不見聲色故能漸以去之而
有說也說者能制其近習去其強臣也利用祭祀者以
其有剛中之德也剛中即誠誠則无不格也 唐凝菴
曰困至五而兌體見故曰有說其得說之志可知蓋上
卦以其柔質則能掩剛以其說德則能拯困惟始以掩
而失說故以拯二有說也有說而曰徐當困時不可
求亟通也

程竹山曰陰掩則暗乘剛則危危與暗豈得志之時乎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十三

中而且直只是剛所以不為上下所撓屈而有說也周
桓王忿鄭不朝而自行伐鄭鄭伯射王中肩諸侯皆不
朝是不能徐而有說者也 張婁東曰朱紱赤紱皆行
飾所謂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朱紱方來得君寵也困
于赤紱失臣翼也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
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 項氏曰以紱言者程
子謂主於行蓋困塞之時以得行為亨故六爻多以行
取義初言臀二五言蔽膝四言車皆行具也色之赤黃
者為朱朱君紱也赤臣紱也二五无應而以中相應故
以君臣言之至三上无應則直謂之不見其妻云志皆

謂所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二而未得
故徐有說 游讓溪曰困之上卦三爻不能皆正而有
終有說征吉者以皆說體而善于處困也 易述曰剛
爻困於酒食无咎困於金車有終困于赤紱有說陽剛
受困皆非自取困而亨也柔爻則困于株木者不覲困
于石者不見困于葛藟者謹許其有悔征吉所謂有悔
者取其悔掩剛之過也經釋曰困以陰掩名卦而陰爻
因特甚則掩人祇自掩耳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
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十四

蔡虛齋曰陰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困于葛藟
纏束而不得解于臲臲震撼而不得安定時全不得動
動時全不得少定動輒有悔无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
征矣然物窮則變占者若能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
為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葛藟臲臲之悔矣動悔者事可
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改也 蘇紫溪曰上與三
陰柔牽引如葛藟之纏綿然此臲臲不安之境也其惟
動悔有悔困心衡慮解纏脫縛然後為吉行乎三凶上
吉以蒺藜難剪而葛藟易伐也困而安坐于初卒无聞
見之期困而臲臲于終尚有征行之吉甚矣困而不學

者之為民下也

潘雪松述曰爻至此有變通之義陰柔能悔而不能決
疑動得悔而不翻然變動終有悔矣故勉之以征吉象
曰困于葛藟未當也陰柔疑慮之過也居至困之地正
謀通之時而柔懦不斷葛藟滋蔓處於艱危而不能去
斯非謀而未當乎惟能斷然曰動悔有悔悔不可再一
脫其纏繞之非而去之則吉矣 按全體下五爻或柔
掩剛或剛為柔所掩皆不言吉惟上六善變故吉
程敬承曰兌口自言為曰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
悔機亦變機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五

之動不得通而更思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
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
則无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
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
險險故凶上以柔居說體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
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
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

離乎困也

合沙鄭氏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
秋氣而蔓草未除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變蔓草
葉脫而刺存故為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入冬
之時也蔓草為霜雪所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

三爻皆陰又困從木
故繫以帶木之象

總論丘建安曰困剛掩也卦以三柔掩三剛為象然剛
為柔掩者吉而柔掩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掩九二
之剛則初三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掩四五之剛
則四五吉而上凶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二剛爻之謂矣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掩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
困即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
四六困于四五方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艱
危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六

困于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與
有說而我則不明不祥終身凶途而已為之奈何聖人
於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
悔于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
而改其掩剛之惡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衽
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小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
旨微矣

蘇紫溪曰夫人之情處和樂之地則欣然適處困窮之
地則戚然悲惟大人君子不榮通不醜窮曾中洞然如
太虛無物而視可喜可愕之遇真如和風慶雲疾雷震

雨漠然不以動其中也三聖人之繫詞固嘗之也哉文
 之姜里也周之居東也孔之陳蔡也彼其嘗試於困苦
 者良深也然文明柔順頌膚赤舄而絃歌之樂從容於
 春夏秋冬之序則所以處困誠有道矣噫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然文曰亨貞周曰有說孔曰致命遂志安往非
 樂安往非天至於酒食之困焉而慶金車之困焉而終
 赤紱之困焉而說葛藟之困焉而吉則生於憂患而天
 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
 也患難未加臂中已擾縱以言自解天下其孰信之噫
 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嘗有不困之心心無所累則拂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

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祗為危機故曰困德之
 辨其莫辨於此矣

周易宗義卷七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井三三

巽下
坎上

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澤中無水井
 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孔疏此卦明君子
 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無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
 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

洪覺山曰此卦三柔皆井象三陽皆泉實義也井何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一

言改邑也坎本坤體坤變為坎而剛中不變是以不變
 為德故曰井者德之地也往來井井德之用也汔至以
 下用井者之事也

傳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
 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
 无得也往者來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
 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井以
 上出為用汲井幾至而不及上猶為无功也此用井之
 道也 潘雪松述曰張希獻曰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
 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邑雖遷移井

體无改井以不變爲德也惟井之不變故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无喪无得也汲者往而來者汲不撓不汨潔淨之體自如井井也彖傳但言其體而用已該矣汨幾也至謂至井而及泉也繙汲水之綆亦未繙井謂繙在井而未收也程傳井道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陰中有陽故爲泉出於井之象統觀全卦有井字之象細分三奇三耦有井井之象繙井有巽入之象羸瓶有坎險之象 象旨六三往九四來下則坎水在上六四來下九三往上則坎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

水在下故曰往來井井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爲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耳 胡仲虎曰澤无水爲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汨至未繙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行未盡者其猶是乎 一說從養道講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雖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如井田是周家養道之常法孟子到戰國時猶惓惓欲行之正改邑

不改井之意夫既不改則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人人得以沾其澤矣事須仍舊道在敬守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改則功垂成而敗猶汨至未繙羸瓶而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汨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周宴曰坎體在上常盈而不竭巽體在下巽水而上出是巽乎水而上水也巽乎水而上水則其出有源其用無窮故曰井養而不窮巽取本義不取木義 孫質菴曰井之爲井水本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水之根莖下着土膏故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

土之潤上達而爲木之華是猶井水在下而汲之上行也故爲井是井也不重而及物有以爲烹飪灌溉之用於凡往來者皆井其井而無窮盡井之爲用盖如是此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也不動而及物養民而不窮於用者也

游讓溪曰井之不改由其用之有常也二五剛中乃常久之德君子體之天德爲主而无過與不及之差其德常矣是以功及於物其施无不常也羸其瓶者不敬厥德而自失之是以凶也君子所以乾惕日夕而知終終之也 蔡汝柎曰剛中養德有定體也未有功且凶臨

事不善用也所用一非所養併其所養敗於此矣故戒懼之學不可以不密 或曰德性未堅難於特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二五剛中豈其過用聰明以亂舊章是以能善守成法如此此從養道講者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潘雪松述曰木上有水即巽乎水而上水之象所以為井井養而不窮君子體之以勞來其民而勸勉輔相以相生之道周宴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則所以為養者无穷矣汝中曰此即同井相助相交之義所謂五家相保五比相愛五閭相壘五族相求五黨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

相調五州相質是也巽自下井水浚深而上出入于深而達於上故取木上有水之象非謂木器承水而上之汲水之上也

王介甫曰荀子曰不足者天下之公患也苟知勞民勸相之道而以不足為患者未之有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在下遠坎者也故其為井不為水而為泥泥汚則不可食矣夫井以日新為德者也久不潔條為舊井即禽鳥所不嚮而况人乎

曰井泥不食下而汚也无用於世為人所棄將誰尤也易曰三渫而四甃非他井也井亦未嘗變變者時耳

楊氏曰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以潔清也今既泥而不潔舊而不清眾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觀井泥不食可自喻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於下

程敬承曰井不為井而為谷安能上行僅僅下注而已此非泉不足泉固不能自出於上以澤及百姓也則無與之故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陽剛水象渫者去夫初之泥也能過曰九三巽入之功已畢故渫也渫則可用以食而在下之上未為時用功未濟物物思其仁故為我心恻胡雲峯曰行道之人為

我而心惻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末二句正設爲此詞摠見爲我心惻之意若曰惜乎不遇王明耳王明則上下並受其福當不終于井渫不食已也始惜其不食而卒期其不終于不食聖人所以深致意於剛明之君子也 蘇子瞻曰是井則非敝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所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項氏曰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明好賢之公心也程敬承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之定理也大抵王以求賢爲明心惻故求也王以養人爲德以人得養爲其福惻而汲故受福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

可食所以爲福也井不渫誰爲惻者王不明誰爲汲者二則惜其無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木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脩而潔之則無污壞之咎无污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 胡雪峯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

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仁建安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

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脩之道也

洪覺山曰四在水體矣而又有待于脩何也四不患无水而患无井四井地也井脩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或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脩而爲甃

九五井冽寒泉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潘雪松述曰冽清潔也水清而潔則寒故曰寒泉泉動於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渫之四甃之皆脩德以待汲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爲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胡雪峯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又寒者水之性也冽潔也三之渫潔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渫與冽性也食與不食命也

諸子相曰陽剛爲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爲泉之寒寒故食也按本義只曰占者有其德則中正以德講爲是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潘雪松述曰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緝收瓶汲之終也勿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為孚有常而不變源源而不窮也象曰无吉在上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王註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井收也

胡雲峰曰象始未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之象上也他卦之終為極為變惟井與巽終乃成功是以吉也合沙鄭氏曰井欲溢而巽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

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於出故井之為義以出為貴也初之无禽泥蟠之象也遯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間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外而可汲也所謂脩身見於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於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羣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為大成哉夫井之成成於德也有遯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邵國賢曰井至于渫君子脩已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於收君子及物之極也

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三三離上鼎三三巽下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鼎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睽取新也革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火遇澤則熄出於木則熾

汝吉曰革變革也卦於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焉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革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王註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 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誰其嗣之是其驗矣周用齋曰初革而人心疑已革而後人心信甚矣改革之難也然有不容不革者亦何暇恤哉但貴元亨而利貞耳其悔亡者即已日乃孚也由革之盡善也夏官明曰已日乃孚乃字有深味此元亨與他卦不

同前事之革必可通行于天下曰大亨而大亨又必利
于正其悔乃亡非遽與其行无不亨也蔡子木曰元亨
利貞軌道也隨者隨物革者革物物不可以徇心隨故
元亨利貞而得无咎物不可以妄心改故元亨利貞而
得悔亡程敬承曰離已日後革明乃革也離先兌後是已日之後而說以出之所革皆順順乃亨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
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
而四時成湯武革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王註凡不合然後乃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故
取不合之象以為革卦澤水在上離火在下炎上之勢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重則水為火所息革以火息水為義也二女同居而有
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所以為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之也夫所以得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內離文明慮
變已熟研幾已精外兌和說比時順物宜民安俗能本
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人情堙鬱而解釋之政事豎戾
而振起之窮則變變則通大亨也更革非常之事變通
之際易於失正今觀二柔五剛得中且正非以正乎為
革而大亨以正可謂當矣革而當當天心當民望當時
物也其悔乃亡信在事前也陸庸成曰乃孚故乃亡乃
者緩詞也慎之道也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

其孚者在已日之後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
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

洪覺山曰革何以言息也少陰之氣不勝正南之火革
從其勝者故息息滅也生也何以相息也事窮勢極彼
此各有休止更生之願如湯武之順天而應人者是已
睽與既濟何以不革也睽則上下違行而既濟又以流
行之坎不同猶息易枯之澤故睽未可革而革則濟在
其中矣離為日日入澤中已日之象是滅已而欲生者
故曰乃孚孚信也程子曰革無甚益猶有變動之悔况
反害乎彖獨言悔亡者重之也明以察理悅以順人利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貞以當重之之道也若夫嬴秦取井田而阡陌之取封
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豈非當革之時乎然非
明順正當欲其免悔也難矣晦翁曰到這裡須是徹底
鑄造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徐魯菴曰相違特性各異趨耳相息則有相害之勢矣
不同行特志各異歸耳不相得則有相害之心矣與睽
雖相似而實不同易述楊氏曰聖人於革卦而後俱焉
故其詞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
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
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無悔乎革而

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

章氏曰離屬夏兌屬秋夏革為秋離兌者一歲中之革天地之革四時所以成也順天應人革之大者湯武革命時不得已而革塗炭而祗席之革暴虐而寵綏之斯乃天之歸民之戴湯武不得不順而應之也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潘雪松述曰凡變革人情之所甚難革已乃信之盤庚之未遷人言咄咄已遷而信之矣文明則真見時之當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二

革不失幾也說則能以說道順人心也自其顯於變通而言則曰大亨自其本於中正而言則曰以正以此為革所革者當而悔亡也陰陽變易是天地之革也變而不失其序則為時能順四時之序則歲功成矣王者之與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革命之君也然皆順天應人唯其時而已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故贊其大

汝吉曰天下之革莫大於時變亦莫信于時變故革必其孚天地之道履無亟疾革者故孚必已日易下經卦元亨利 具唯革重革也明革以天耳一時一息

之變化皆革也言天地革盡造化之消息矣一人一事之廢興皆革也言湯武革命盡人事之污隆矣故易無不體也或曰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夫革聖人之所難用莫大焉則易之時大也 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能違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潘雪松紀聞曰澤以渚水今乃有火革之大者也夫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曆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時無不動欲以一定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三

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虞翻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曆明時也

洪覺山曰澤中有火火熾則澤竭澤決則火息二者恒相克以為用者也不相克則无以相生是故革也者克也息也君子觀之以治曆明時曆者日月五星之躔次時者春夏秋冬之即候萬化之所以屈伸萬變之所以推移以此而已明時離也治曆明時不言水火而言澤火者夏秋之交陰陽之大分也若在水火則既濟矣豈澤火因革之漸乎西溪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革曆元者无窮之革曆貴

乎革者三辰有差曆亦萬變也 張氏曰夫曆數者先王以憲生殺之期而召信事之即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爻大意洪覺山曰革者革易也革有相息相生之義是故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革言二就有 六爻于所易故先言革而後言有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四

故先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明以陽居下而無應故象如此為牛黃謂二也 彭

山曰黃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六二文明之主

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離初炎上而麗乎二鞏

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初剛能固守故言鞏

唐疑菴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主革者黃言中牛言

順指二也自黃離牝牛而言也初居事始方在下位非

可有爲之人又未當也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革而

已鞏固也初乃二所麗以生明者而能用二此其所以

益明也 又曰中順者六二之德也其言如初九者何初九用六二之德也故曰鞏鞏者外束內也方事之初未可革也而初九以剛居之故爲之設戒但當束以六二之德而不可以自用也

象不可以有爲者有爲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爲也鞏用黃牛初剛在下不中離始體躁不順宜堅附二以從其革不可以有爲也

仲虎曰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爲黃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二中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五

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無位上無應不可有爲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陸庸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固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元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潘雪松述曰以六居二柔順而中正又文明之主中正

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處革之至善者也而必已日

然後革之日離象離日方中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六

二中順之道如此以正應在上不敢自尊而征行從五

則吉而无咎王註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

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玩已日乃革之云若有所待而又云征吉无咎象曰行有嘉也不輕許其變動而惟征行始有可嘉之功徐氏曰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嘉遯之嘉遜是也 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已日猶言歇一日所以致思而不敢遽也

張雨若曰看來後人議革只是急了便有病痛如司馬溫公也只為興革太驟壞了事若肯稍停觀審自然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六

出許多病痛來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况革之大事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革道所利在貞柔道也六二中正乃謂貞故六二之征為吉九三以陽居陽爻位雖正非革所利之貞而居下之上適當澤火之際革之時也謂時其革而用剛以征凶矣貞固居此危厲之道也革言當革之言自初歷二以至於三革言三就審慎之至也有孚謂足以為人所信也蓋三雖過剛所當戒然已盡離明之體則可以好謀而成至於革言三就其有孚必矣 革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彖革而當全在

於此初鞏用黃牛不言革二已日乃革不輕革九三以征為戒而貞於二以為革當革之言至是三就象曰又何之矣言詳審之極更无別去處也彖言已日乃孚主離言離至三爻盡離日矣上卦兌體水性皆從革者也 周宴曰居下之上水火相息而三當其會故征則凶居則厲也然時當革也固不可以不革又不可以易而革必革言三就然後有孚可革也 洪覺山曰過剛何以貞厲也火居澤下危厲之心有所不敢耳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離下而上當革之時剛柔不偏又革之用所革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七

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四陽剛居說體其于上下有惻誠見諒之意以是更改命令乃吉 洪覺山曰改命猶夏令改為秋冬之改彼其非富之志既以昭信於天下故其所改直改行其所議定者是以吉也

經繹曰信志信其革以時革以理革衷於天人而革也 蓋改之於革言三就之后眾心既曉然知其當如此矣 虞翻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 蔡虛齋曰悔亡但不乖其事體不拂于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

未收來日之功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為革之主以大人之德革天下之事無不當也無不時也二應於五離之文明自內而見於外故為虎變文炳之象變者革之成也占所以謀革未占而眾皆信之大人盛德天人集命動成變化天下孰不快觀而服從之哉虎變就大人身上出體剛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本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 敬仲曰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八

非權術而致之也大人之心天地也其心即道由心而變無非道者其變如虎其文炳然未至於此未可謂大人也 蘭廷瑞曰乾之飛曰龍革之變曰虎要之為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劉長民曰五為革命之主是威武宣而文德著也三革言三就命令已申四改命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 胡雪峰曰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則其孚也久矣 游讓溪曰占決也未占者幾事未形之時猶曰未決幾

周易宗義 卷七

之先也曰未占有孚者明夫虎變之烈非苟得而幸致之也又曰斯文墜而不興晦而不明此大人所以有革也曰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是也 潘雪松述曰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是離夏革而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虎變文章外見如離之明兌之澤故曰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趙氏曰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握移風易俗之權作成而變化之故進德脩綦之君子有月異而歲不同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九

功遠外之小人鄉之不率教訓者今皆革而面內皆虎變文炳之為章於天下者革道至是成矣晦翁曰大人虎變如孟子所謂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直是渾淪都換過了 王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無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 項氏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君子本與君同向因是而追琢成章爾小人本不同向故以革面言之九五革之主故曰大人以君德言之也

二九三

上六革之效故曰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

洪覺山曰泉翁曰小人者天下之民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但能順君之令而從之耳若又征往而深求之則與征凶何異乎

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蘇氏曰

易稱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其別虎豹

悉矣 楊子雲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善言革之情物

矣 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

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於貞彖詞大亨莫利於正六二

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貞而厲終爻又勉之以居貞石

介曰居正吉垂拱而天下治也紀聞曰惟居貞吉故苗

民七旬而乃格舜猶以為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一

以為進 張幼子曰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

患乎不能守也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

靜正以自居 經釋曰革初未可革也迨上而革道成

仍復歸於無為與輦用黃牛同止於不動之變革道盡

矣 易述曰觀六爻之詞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

革之早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

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不曰未可以有為而曰

不可以有為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晁錯削七

國之禍

金汝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用黃牛二必已

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

豹變革面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

為上革之終君子小人皆從革矣革道之大成也故曰

居貞吉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為之也聖人非不欲與斯世相

安於無事而何樂乎其為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

則偷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勢

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

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則傍譎易興慮不顧後則為

鳥啄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焚聖人蓋懼之也是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一

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輦用

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

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

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

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

商君之革令行於突仄安石之革利竭於手實其始也

无已日之乎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

寧安靜而無功無寧輕變以速禍哉

鼎三三離上下

程傳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

水火不可同處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取其義則木從火也以木與火烹飪也陸庸成曰革者以離火鑄兌金故革之後而鼎出焉卽成鼎體則又以木火爲鼎之用

鼎元吉亨

潘雪松述曰劉濂曰鼎之大用鼎之用通有元亨之道焉孔疏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維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與火有鼎之象故名卦爲鼎夫鼎重器也此卦德位兼備又有其輔則可莫重器於無虞而疑天命於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一

有求矣元亨游讓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在內健也鼎巽在內順也其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克明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鼎曰凝命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此人君之所當慎也象曰鼎象也以木與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與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潘雪松述曰鼎象也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象卦畫也初陰下峙三陽如腹果然五虛中耳上衡巨鉉鼎形成矣以木與火烹飪也鼎之用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爲烹

飪飪熟也調和在中之實而養人者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事上帝而下以大烹養聖賢也或曰頤口也而聖人則養賢以及民鼎烹也而聖人則養聖賢以享帝此其道誠大而用誠重矣故是器也惟有德者主之與而耳目聰明內外合德也上離爲目離五中虛爲耳非心能下下巽入稱隱耳目蔽矣巽以爲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離體柔順進而上行德之疑而鼎命新也離體中虛下應乎剛德之助而鼎養行也皆主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能奠鼎之重盡鼎之用而致鼎時之大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二

鄧伯羔曰諸卦以義名獨頤與井與鼎以象名故曰鼎象也蓋於鼎示之例也所謂象事知器者此也張中溪曰鼎者所以制器而取象也聖人制器豈自爲口體之奉而已享上帝尚質故止曰亨養聖賢貴豐盛故曰大亨蘇氏曰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故大亨獨歸之養聖賢國有聖賢則君位定而天命固矣汝吉曰革去故象改歲鼎取新象元春故革四德具鼎專以元亨言之人心通乎道微與不入微耳目啓知不達巽入矣而耳目聰明則學問思辨具而德成此人達天之要離爲目而兼耳言之者以六五爲鼎耳而取也

洪覺山曰巽入也柔否而陷於下則暗柔泰而進於上則明柔亢而上行則暗柔進而上行得中以應剛則明於睽與明於鼎其吉之大小又何以異也非但其時之異亦巽兌之德之異耳

象曰水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潘雪松述曰水火相交所以成鼎之用非木火則為無用之鼎矣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正位如鼎之端峙不欹側凝命如鼎之安固不動搖房玄齡曰鼎者神器六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位天所命也鼎三足而正立有二才定位之象君子居中履正成位兩間以凝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四

天之基命定命所謂協上下以承天休者也項平菴

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生于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于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已于上以凝其氣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命者天休也疑者聚也氣不凝則鼎為无用命不凝則位為虛器巽順聰明得中以脩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鄭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

矣丘氏曰革變也聖人於革九四言改命而受華以鼎鼎象又以凝命言之蓋疑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

楊敬仲曰革物者莫若鼎湯武革命天實命之天命君子正位則君子惡得不正位唯天命不可恃順乎天則其命凝不順乎天則其命又將去之不可得而凝矣是故君子不敢有一念之忘乎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凡陽為實而陰為虛鼎之為物下實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五

而上虛而今陰在下則是為覆鼎也鼎覆則趾倒矣否謂不善之物也鼎之顛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於寫出否穢之物也取妾以為室主亦顛趾之義也處鼎之初將以納新新貴也施顛去穢所以從貴也然則去妾之賤名而為室主亦從子貴也

介夫曰初居鼎下趾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因顛趾而出矣顛而出否豈謂悖哉世固有顛而為正賤而為貴者易道然也得妾以其子是已妾陰象指初洪覺山曰巽為長女何以為妾也顛反而后故以妾言也子者巽下伏震

子之象也初滌鼎告潔否出而鼎實納其中故曰以從
貴也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從貴
只重取新不重應四 游讓溪曰下之於上甚无樂乎
其苟從也四之覆餗由於應初初象顛趾蓋覆餗之漸
矣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胡仲虎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爲泉鼎以陽剛
爲寶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
有寶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爲泥二視之爲
鮒鼎初爲否二視之爲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
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二十六

不能就之而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
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陽爻爲實二五正應而密比初柔陰
陽之匹而非正是初爲我仇也非正而相悅寇我者也
故曰我仇有疾九二剛中自守以正彼自不能我即是
以吉也 趙氏曰慎所之也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
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之以從正應不可貳也
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何能爲我尤哉 易述又曰鼎有
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爲享者也寇我而能我即則

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九二剛中
自固之道其大如此

徐進齋曰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虛中菴曰初六是箇
損友最能染人疾雖在初正是病二的又曰疾是疾善
之疾據二言初也非謂初有疾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爾虧悔終吉象曰鼎耳
革失其義也

程正叔曰鼎耳六五也三與五非應未得于君者也不
得于君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爲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
也其行塞不能亨也然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七

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
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
必相得故吉孔疏鼎之爲義下實上虛是空以待物者
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曰鼎耳革是失其虛中納
受之義也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
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所以行之具也故行塞虧損也
虧悔損其不遇之悔故終吉

程敬承曰鼎器本止而鼎之用貴行故爻以行爲善其
行塞則無爲貴鼎實矣洪覺山曰陰陽和爲雨何以爲
和也剛在巽體而有剛柔之節故可和也 易述曰卦

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之象雉膏不食雞
為雉此巽也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體
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者 又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
為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
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紀聞曰顛趾為
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相因而
取者也

游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
非正應在井則渫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
剛正之蘊不得施用同也井曰王明鼎曰方雨其有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六

之道同也然井渫不食失在汲者故曰求王明受福也
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其義也
方雨虧悔陰陽交暢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胡雲峰曰初顛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
故因顛趾而出否四以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
蘇子瞻曰鼎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
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汝吉曰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九四以剛處於二三兩剛之上任
重者也而巽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位不

中德薄而无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鼎折足之
象餗者李鼎祚曰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
其私故曰公餗鼎折足則公餗盡覆矣其形渥言折足
之狀也大臣以涼德取充位至敗養人之功虧鼎位之
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不量
而受以至於滿而溢也始不自量至於力不能支而國
受其敝身蒙其恥信如何也 經釋曰大臣以左右國
寶鼎康之為期信也 張雨若曰信如何此聖人善感
動人處四只任用非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以理論四
之罪真無所逃矣形渥還依本義作形劇為是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九

程敬承曰三之耳革雉膏無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
公餗盡傾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於人重矣失義與信
則上負大烹下負吾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
喚醒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離中言黃畫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
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
金故曰金鉉六五虛中應剛黃耳而貫以金鉉正位凝
命非五而誰任賢勿貳是其貞也利貞戒詞或者為陰
柔設耳 經釋曰耳得中象黃耳耳非有實實在中五

中德象中以爲實

程敬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唐凝菴曰五无實以其中下應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
鼎實爲實故曰中以爲實蓋五之耳本爲行實而設也
貫鉉將行必正乃无傾覆故利于正五以柔居剛故以
貞爲訓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處鼎之終鼎道之成也鼎既荐而施
鉉其上故曰鼎玉鉉玉比金爲良稱鉉德也鼎有實以
不食爲憂鼎既盈以覆餗爲虞用竟而玉鉉在上鼎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

重安而无事矣大烹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
休故曰大吉无不利仲虎曰上九一陽橫亘乎鼎耳之
上有鉉象蘇氏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憂
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
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
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爲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
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爲貴也 楊廷秀曰九陽也
剛也上陰也柔也玉鉉質剛而德柔故曰剛柔節也言
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

不利乎楊止菴曰鼎以上出爲成功故兼吉利 易述
曰并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并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
上故并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養爲利

質卿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二
有實而我仇疾之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憂
覆餗惟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
而盡其用故曰大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他也不知
器之重而正位凝命之意微故難如此

以吉曰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也
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爲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一

疾四應之爲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爲耳革上
舉之爲鉉玉貴中也經繹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實矣
於是鉉舉耳以行荐之而鼎之用盡於此 楊止菴曰
六爻皆以行爲善以不行爲不善鼎器本止止而后能
行苟不止而驟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
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
也

震三三震下 艮三三艮上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艮
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

於始也上下皆良獨上爻為良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動不于最下則无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程傳曰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其象為雷其義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祭虛齋曰震六爻初二與五則始為懼終於无懼三四與上則終於懼其終于无懼者非以中正則以陽剛也其終于懼者非以不中正則以陰柔也不然以剛處柔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七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一

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是於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七鬯神明在念七鬯在執與奏格無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七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於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七鬯以祭之象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

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主治者憂勤於無事之日則中有定策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潘雪松述曰震來虩虩虩顧慮不安之貌只此恐懼之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則此心安平寬舒本體常寧天理畢見故曰後有則也震固雷象然天下之至畏卒然而至無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喪七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洪覺山曰虩虩非為福也動心脩身以求吾此心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一

之則耳則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皆所以為啞啞而有則者亨之道也平菴項氏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驚遠懼邇震之甚也出猶出乎震之出主祭主也噫於人君言軋於長子言震成其為子則君矣成其為震則軋矣長子將成其為君以主宗社之重可不懼乎故曰國家之安危在長子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七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七鬯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按外卦為遠內卦為邇內外

皆震是驚遠而懼道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喪七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不失其所以爲主故可爲祭主也出震繼乾則先郊廟之儀也可爲祭主是解不喪七鬯之意原無脫

質卿曰天下事不過利害兩端君子處世非安則危未有常安平而无禍患者當禍患之來卽聖人亦不能不爲之動心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是也聖人不能必禍患之來但患吾无以應之其一要平時有手脚其一要立得住其一要進得步其一要退得步平時手脚誠敬常存是也立得住不喪七鬯是也進得步震行有事是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四

退得步喪貝躋陵是也舍此則震遂泥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彭山曰雷連聲而動故曰洊雷雷之震震在雷也卦以言德則其震爲恐懼之心但以雷取象耳心本動物震在我也心有所感動非因雷所驚而始動也以我爲主常恐常懼卽中庸戒謹恐懼也修謂治其所偏省謂察其所缺恐懼所以修省也 楊止菴曰恐懼與驚異由雷聲驚於外而內勃然以興之謂恐隱然以惕之謂懼恐懼而不修省柔之過也恐而又懼脩而又省皆洊雷重震象呂涇野曰洊雷震而羣陰解君子恐懼修省而

衆欲退皆以震自治也洹詞亦曰恐懼而不脩省見於聲音顏色之間而已恐懼而修省則始於恐懼終於无恐懼是之謂善處震

洪覺山曰泉翁曰人之善根於心有微而后發於外无警則昏昏者心之所由歿也有警則惺惺者善之所由生也恐懼動則善根生如草木之萌芽乃雷霆之所鼓而生也是故善根生歿之機繫於警與不警而已愚謂非止一警而已也兼山艮以上下内外皆止也故无出位之思洊雷震以上下内外皆微也故无不脩省之恐懼是故人在恒其初動之真心焉爾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五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脩省四字此四字功夫只是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故恐懼非皇惑也脩省非矜持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脩省可謂奉天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一陽動乎下爲震之主足以當全卦之義故爻辭與象同而以吉替焉增後字表初義也註疏體夫剛德爲卦之先剛則不暗於幾先則能有前識 范氏曰

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 項平菴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游讓溪曰六二柔順中正以乘初九之剛則震懼之來非自致也或事勢不虞之變或艱危已壞之緒是也喪貝九陵退身避咎而尤自靜以守中正之節勿逐之義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六

也七日得者事久論定而自復非二之自為也君子處震之道亦不願乎外而已往逐而求不安而躁皆自失耳

六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初動而上奮震來厲矣六二乘之卒然自失有大喪貝之象貨貝重物人所必守今却喪之惶懼之至也與不喪七鬯正相反

程敬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喪者其喪也乃所以為得也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於勿逐處見得益震之剛威遠矣而非可常也來即厲往即安故二雖喪貝而七日得

七日得既濟六二占同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大抵震之能益人也始以震而驚終以震而定 楊止菴曰胡氏曰震驚則多喪失故喪七鬯喪貝每每言之蓋彖辭不喪者剛也六二之喪者柔也而以中正故勿逐七日得楊氏曰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則剛自衰吾無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羽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二之義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七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三在下卦之上本剛位而以柔居之不中不正當震之來有震蘇蘇之象蓋中無主而不自振矣能因震懼而勉於行可以无眚則初九之餘威而六三受震之益也眚由內出內自脩省故得无眚震蘇蘇震驚之震也震行震起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則无眚 質卿曰六三於震之來也蘇蘇其處亦危矣斯時也若無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眚是也蓋人於震蘇蘇之時只判

得一下則不與事俱困便謂之行便謂之无告震也震之貴行而賤泥如此皆易道當然

蘇蘇亦緣平時不能恐懼故至此震行行字重即恐懼修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於震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謂之行洪覺山曰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三以不正而震故蘇也行者修行以求其正也體剛故有行然視之躋則又緩矣何也凡震之來其莫禦也則當避之如躋其未及也則當自修如行征不當避而避以失於正其凶孰大焉 游讓溪曰逐者即乎物也故二戒之震行者即乎理也故三无告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六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震剛德之首初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爲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震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凶矣豈復能光亨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即心光亨如雷行迸重陰而出豈

有泥哉初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始震爲往四洊雷爲來五當震主往復來之時厲雷聲之厲也六五雖往來皆厲而遂泥之威不復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若二之純陰而乘初剛者之比故大无喪其所有事所有之事謂中德也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動而常定萬萬无所喪失也

質卿曰六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九

變无時而不危也與危而行爲震往來厲則更於變故者熟矣操於心慮者久矣以是能大无喪有事故曰有因无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易道從來如此 楊止菴曰事即恐懼脩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善處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於厲即吉也彭山曰震至五成德之地恐以成則動以生定其事在中即所謂必有事焉者夫何喪乎 敬仲曰易道以得中之爲貴六五之事自在於中不倚於意不憧憧往來時時保惕安翼翼翼豈有在中之事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无喪斷斷之詞鄧伯羔以億爲大陸希聲則謂萬

萬曰億億无喪是萬萬無失也言理所不易也

程敬承曰六二震來厲五往來皆厲五之危甚於二矣乃二則億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也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遂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平項氏曰勿逐者守其中也有事者行其中也六二為正中五為大中其義一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潘雪松述曰索索志氣殫索之狀矍矍顧瞻皇惑之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十

上六過中震終動極懼而索索隕獲不能自存之象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若得中自持則不至於索索矣凡人震驚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如此而往安得不凶見上六終不可動也能自戒懼不動則雖處凶地而无咎矣仲虎曰四震之來也緩上之懼不於其躬之時而已懼於及隣之際則庶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於婚媾之有言也上於四同體婚媾之連四震動而終連及之蓋勢之必至者不可不畏隣戒也震為善鳴有言象蘇氏曰六爻皆無應故九四兼二陰而有之得稱婚媾也 洪覺山曰婚媾鄰之親也隣被震而

戒言于親惟恐其將及故畏之於其鄰畏之早也笑言則安戒言則懼震上二陰伏兌言之象也 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江亾而秦穆懼共亾而留國吊其知畏隣戒者歟 趙氏曰震於躬而畏戒常人也咎則已懼震於隣而畏戒非智者不能是以无咎程傳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隣戒而能變之義或曰畏隣戒非真有所謂隣者古人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隣戒也戒方在隣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於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此豫之道勝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十一

洪覺山曰震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以震發端雖以上六之柔亦有善終之道非謂人生于憂患必于安樂乎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倡始逸豫所以貽凶除上六征凶外皆无凶者皆有恐懼之福而无逸豫之凶也 蘇紫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而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而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兢兢於震來致戒於鄰喪貝而自得在中而有事備之早也能圖安者也蘇蘇震行猶可无咎備之後也能救故者也至於事

勢愈極而晏然不戒則終於未光而已終於震遂泥而已邵子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坤復之交其吾人震動之時乎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兢兢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也

汪都山曰震恐慎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无患而弗畏入也卦之震來虩虩初之後笑言啞啞與震不其躬于其鄰皆震於先事而懼之於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眚五之无喪有事皆震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十一

之已事而慎之於終也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為之慮不能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慎非怵於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祈天以永其命矣

艮

三三艮上

程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

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

艮止也身動物唯背為止又不見身亦不見人處周子曰背所不見也程子曰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也故无咎獻夫曰无心之感為戚反身而立為艮故戚言心法艮言身法按一陽隆然在上者背之象也卦主陽故云艮其背觀上下兩卦亦有相背之象鄭氏云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寅限不言臍有背面而立之象郭氏云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矣故曰艮其背得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十二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朱子曰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个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个道理不見个人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行其庭只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 孔疏艮其背者此明背艮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見者在前而背則无見之物也夫无見則自然靜止止而无見則所止在後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乃得无咎 蘇紫

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身非離人以爲身也知有我
便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爲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
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爲止惟良其
背則時有動靜心无動靜獲其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
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其所真見即人情世態了不
相關見而若无見也

程敬承曰良非離行爲止止非絕人求靜於行庭二字
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真無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
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於意而逐於物者皆緣所獲因
所見以馳騫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人我交紛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十四

何時止息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良其背背寂然不動之
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爲不動故
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
潤皆爲之輸是以无用爲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
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
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心活物也着認心不得然悞認
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良背非離身
但无獲心耳亦非絕人但无見心耳故良兼背以名卦
是猶咸去其心之謂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程敬承曰良止也良之義非一於止而不行也惟吾之
真止不遷而已真止之不遷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
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无行无
止我曾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爲障而其
道豈不光明 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
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底意只在內外兩忘而
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於行止則有所牽制便
不光明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十五

楊簡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
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
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而后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

洪覺山曰其止者其背也背何以訓止也人之一身惟
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是謂之能止其所是謂之上
下敵應不相與抑八純卦之敵應俱不相與而獨于艮
言之蓋以艮時爲止而其成象又如人兩背相偕而立
故无與也是故與於私累也與於公亦累也與于動累
也與於靜亦累也累則有所得則有所見有所見則有

所蔽而天理滅矣是故不獲其身无所有也所謂內不見已也是也內不見已則行其庭不見其所見者天理而已然而天理无見也止之而已矣內外動靜為之兩忘順其時而已矣晦翁曰程傳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良其背恐是如此說若以為止於所不見外物不接則內欲不萌竊恐未然又曰不獲其身不見此身之為利與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為不見此身乃能如此雲峰胡氏曰人身惟肯不動此良止象不獲其身內良象不見其人外良象四五兩

周易宗義 卷之七 甲六

爻在門闕之中行其庭象 楊簡曰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日止其所者止於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使有我則有所矣 汪都山曰良其背是本体虛靈天理自中涵也着了箇止於理之所當止的理字橫在中心便有色相矣

程敬承曰舊謂止有止之時有止之所丘建安固太分析盧說亦覺未渾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無時非止其所也非謂時无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則太學有所之所矣 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

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敵應敵應者應而未嘗應也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敵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楊止菴曰傳曰此而併彼為兼亦重複之意上一山并包下一山為兼山蒙引曰非為東西兩山也項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未然蓋上下之山其氣在中相通往來惟以上九艮止止而通乃所謂得止者也丘建安曰位者止之所也 質卿曰思不出位還其本旨也蓋心之官則

周易宗義 卷之七 甲七

思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一出其位便成越思而流蕩忘反矣 劉調甫曰君子近思故不出其位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止止於無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是良之象止之義也 洪覺山曰山靜也亦止于極而不進意也不言靜而言止者動靜皆止也止其所則思不出其位矣位者思之則也中也有主在中故不出非謂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而思之也 經曰易重時位即時位即道也彖言動靜不失其時則知止無定時時一止也學之為時中矣象言君子思不

出位則知止無定位一止也學之為素位矣此道中庸之要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體之樞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處以為艮是一體之止也然人一身惟背不動五官百體莫非動物爻各於其動處止之獨止其所者惟上之敦艮乎

潘雪松述曰初六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象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於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八

用力者也陰柔以貞靜為德止有終身之義焉故曰利

永貞 唐疑菴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

洪覺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

又以在初之心未動於欲故可以不失其正永者不失

之謂敦之始也易述曰艮以一陽止二陰陰止而聽於

陽此艮之正也行則有咎止則不失其正

趙氏曰永正豈終於止者時運而亨位適乎它時行則

行又以行為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潘雪松述曰腓足肚趾之上限之下也二之象也初艮

其趾以不動為貞六二中正乘初之上而止為艮其腓

之象夫腓不能自止隨上而止者在艮思艮本不欲

隨隨而不拯豈能無違甚哉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

不止矣此其心豈有快哉陰者陰隨陽下隨上指九三

艮主也三剛不中不得止之宜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

能拯救故有此象然則欲自快於心者必識止無所止

而後止得自由象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

徐進齋曰二有中正之德宜止不動然艮主在剛故其

隨在三三剛列實不得止之宜二不能拯救其失故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九

不拯其隨以二之中正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

欲哉故其心不快林次崖曰楚人伐江滅黃而齊桓不

能救春秋責之則知六二之不快矣 紀聞曰股動則

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

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若不拯

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有之於季氏也咸於

二言腓三言隨隨二而動者也艮於二言腓又言隨隨

三而止者也三列奮不得止之宜二陰柔不能救其所

隨然視咸之執其隨者有間矣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

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

故厲薰心胡雲峯曰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二亦安能如之何二之病病於過柔三之病病乎過剛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敬仲曰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下之限也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矢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復通和象艮其限列其夤夤列則厲薰心矣言其心之病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矣艮止之道道也者通也無不適也 章氏曰九三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之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之象程可久云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故危薰心經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

曰夫限也時屈伸為其道者也豈可止之所哉故艮限非艮也病也二艮腓役於有動之心三艮限倚於有靜之心皆謂人心艮背者心以道寧者也 胡仲虎曰震上六中未得動之極而心未安艮九三危薰心止之極而心亦未安 張雨若曰艮取止義而爻特發艮限之論其意較時止更顯矣看來告子正是九三學問強制其心薰心之甚也 王伯厚曰郭冲晦云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趙汝楫曰言有序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先後治事有本末緩者急則民不信後者先則機不密本者末則事不成儻有序焉千里之外應之悔斯亡矣

王伯厚曰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敬承曰艮其輔非在言上用工在心上用功當嘿而嘿即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即心之時行為之也序者義理之適中也 易言輔者二而咸與艮不同咸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一

主感而騰口說非感也故咸輔為志末艮主靜而言有序乃靜也故艮輔曰以中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潘雪松曰上九陽剛居艮之極為成艮之主剛健能止衆止以至於篤實也則一身有所之主不足以象之故為敦艮是為止於至善而其道光明所以為吉象曰以厚終也上本艮之終艮成萬物之終艮為成德之事故以厚終言 唐凝菴曰象之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汝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

唐凝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為兩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耳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兼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趙汝楫曰不獲其身心自與身對不見其人已乃與人對今言艮其身殆行庭不見其人者 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矣

程敬承曰咸四艮四皆當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止之心也有感之心則不能化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二

來於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通上下為一身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易述曰六五虛中有頰輔之象柔中有剛其言必訥有艮輔之象孔疏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明艮其輔亦不易能本之以中正之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驛馬如過決川安得而止之

洪覺山曰輔者頰之兩傍骨后言之所由出者言往上故以輔言之獨言輔后者艮主背意也序者中正也夫入之所以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則其行

是矣 白氏曰逐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也章氏曰玩艮者若以止所為知止以敵應為順應盡併敦艮之爻而玩其意乎

吳子儀曰艮山象兼山敦艮象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為敦其占曰吉凡上爻除并鼎外鮮有吉者惟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厚於始可不厚於終哉

丘氏曰艮者震之反也艮之三即震之四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若震四之陽則下連二陰為互艮之體失所以為震矣艮之用在故艮陽最上者獨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三

艮三之陽則連上二陰為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為艮矣 汝吉曰四亦震主以內荏而泥三亦艮主以強陽而厲 總論蘇紫溪曰易之感言感也艮言止也感非徇物止非坐定要之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 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無得於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也為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

良身靜也敦良靜也何也為其徇理也至若咸其味者以定寂為高良其限者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逐徇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為良則日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良之未始不為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漸三三巽上 歸妹三三震上

紀聞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時以未成夫婦而名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女歸統言之歸妹有帝乙有君有姊則國君之配長子歸之長子即君之當位者女歸之漸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男親迎而後行之類如是乃得女歸之善而無失已之嫌故曰吉 陸庸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充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又曰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

否反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泰卦因三四不交而泰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愆也

漸女歸吉利貞

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凌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

程傳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良為主良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如魯昭公之娶同姓孔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當時禮數未必有缺但有不在正耳

彖曰漸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敬仲曰士之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不以漸則踈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也 洪覺山曰止於下而巽於上有漸之義漸不為進以漸所以進也事莫非漸而何獨以女歸吉也循禮以行无如婚娶故以女歸言之重

家邦之本也得位者二五爻也陰進於二陽進於五中位也以有功之利言故歸之得位得位相應功之原也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無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林次崖曰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其始不正終必不正三五皆得正位豈不可以正邦乎其位剛得中也言進得五之為中位而其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六

重者剛中也剛而得中故可以有功汝吉曰卦德止巽合德方其在下若將終身進以巽行委蛇屈伸其進也漸也其漸也正也動必不窮矣則漸之吉也 洪覺山曰止而巽所重者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無窮止而巽則其進也亦無窮是利正之謂矣 楊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柔以女歸吉利貞為辭柔以女歸則女嫁為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則士進為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焉巽為進退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焉故

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是乃漸之所以進也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傳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潘雪松述曰山上有木非人力栽培灌溉之所及也而自然生長非一朝一夕之所成故取漸意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遷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非教令之所能善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七

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脩而不勤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之所能望也 木一也在地中則見其升不見其漸土沃故也在山上則見其漸不見其升土磽故也 居積也丘氏曰夫居德則忌而漸言居賢德何也蓋夫以潰決為義漸以積累為義故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洪覺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水泮北徂

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於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

潘雪松述曰鴻漸於干始進而於水涯也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象初為小子位則下也德則柔也上無應援則孤遠之迹也何能免於危厲且常有言之傷矣蓋恐焉遂罹于咎然而无咎者程子曰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得安也無應所以能漸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又有援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象曰義无咎也以義揆之寧有知危而陷于過者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八

艮止之初能不躁進於義无咎也義之所在不可得咎也則厲且甘之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潘雪松述曰介夫曰鴻漸于磐象進于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祿於磐衎衎皆安意也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則非竊據高位者矣又有九五之應則得君以展布事功而無尸素之歎故為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之象諸理齋曰德足以堪之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

相應而共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其飲食衎衎宜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潘雪松述曰艮上平原象二漸于磐三則進于陸矣進而之陸與四相比三四比而俱無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無應則無適而相求非其正矣故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象是皆凶也 劉濂曰夫征不復者少男無應而上比於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無應而下比於三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艮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九

為止故禦寇為順秀岩李氏曰四非婚乃寇是也禦寇而曰順相保何也四無應而比非正則非順非順則凶不免故曰順相保趙氏曰三過剛然得正不正之配視為寇仇而禦之則利利則順矣

註云三離其群類而往從於四之陰往不以義為可醜也四不以正而從三之陽非夫而孕非其道故不育也是凶道也凡皆不利惟以其上下和順相保聚可用禦寇也或曰過剛之道在他事為逆禦寇為順在他事為相戕禦寇為相保 紀聞曰漸之九三蒙之上九皆以過剛而許其利禦寇然一則曰上下順也一則曰順

相保也其旨微矣

程敬承曰項氏曰三為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 胡雙湖曰管合卦爻詞觀之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辭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歸艮男之家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無歸三男之理也特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李

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已可見於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楊氏曰四出艮之上為木為風鴻乘風而升於木夫以九三之剛而進於陸六四陰柔乃超然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於可桷之甲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待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漸進於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而人忌之者以柔居柔為順之至而又能巽乎剛所以進而得安也

仲虎曰巽為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畫衡於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

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路終得遂其所懷註云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所願在於與二合也蘇氏曰三歲不孕終莫之能勝也六二之為婦而貞也則願孰大焉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雖服天下可也

唐凝菴曰九三之不育者已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仲虎曰觀二爻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李

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大抵無位者多无用上九猶賢達之高致其用可以為法雖高而无位然不為无用也 易述曰五比四三上比四下比二二比三則相說而可亂故三四遂為不正之匹偶二五中正其始亦有間阻終乃能勝耳惟上九下無應與不與陰比獨居九五之上而超然一卦之外无物可亂其志曰不可亂也亦鴻不亂群之象又曰人心為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退巽能退者必其心不為進退得失所亂矣王註進處高潔不累於

木木雖高非漸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洪覺山曰何以或也異有擬議之意漸之義也 孔疏云六四與三相得順而相保故曰或得其乘既與相得無乘剛之咎故曰无咎順以異者言四雖乘三體異而附下三雖被乘上順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栖由順以異也註云四性順而體異能順於陽而異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敬仲曰順異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安平之道象旨四異體為木之餘木楠皆異象異為進退故漸木而或得其楠李鼎祚謂四爻陰位正象楠是也卦以漸

周易宗義

卷之七

李

為義漸木者進得位卦之正也爻以異為主得楠者所以成異也故象獨曰順以異

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以異可以免咎彖曰止而異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張中溪曰此人君處九五之位象也五剛得中與二正應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於五者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孔疏終莫之勝吉者二與五合各履

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楊廷秀曰漸之進至於九之漸於陸高之極也不可踰矣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於高平之陸而止九三之漸於陸也自于自磐而陸其進已上雖平而高上九之漸於陸也自木自陸而陸其進而退雖高而平上九以剛陽之德乘謙巽之極其位彌上其心彌高其進彌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為天下之儀表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七

李

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無用者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陸婁東曰漸者進有次序不急據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隨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楊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為山以九三為正故初曰干二曰磐三曰陸皆以山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以三為止之主故也上三爻巽為風為木以六四為巽四曰木五曰陵六曰陸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 著言之以四為巽之主故也此皆

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于進之始也過此而譬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陸又極而陸此之謂次存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君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歸妹三三

傳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 按兌少女謂妹也三說主而比震初有說以動之象故謂歸妹者以少女而遽歸於人不曾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四

待夫時亦不曾待夫禮正與漸之女婦相反故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

歸妹征凶无攸利

程敬承曰征往也以說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唐疑菴曰歸妹上震乃乾交于坤之始下兌乃坤交于乾之終坎艮巽離皆包羅于中矣豈非乾坤之大義乎

萬物皆六子之變化則此固萬物之所由興也藉令天地不交則六子之道不行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由而興也以人事而論生始于長男歸至于少女此其終矣歸而復生則又未嘗不為始也故曰人道之終始 俞氏曰九四陽爻在上卦二陰爻之下六三陰爻在下卦二陽爻之上是天地交也胡氏曰出震在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兌為少女女之終震為長男男之始亦有人道終始之義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五

未成其為夫婦也故曰女歸歸者進也歸妹之交乾上而坤下男尊于女女自外人而方定其為夫婦也故曰歸妹歸者娶也終也女之終歸以得成其夫婦交之義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子者生育之始震之象萬物之義也義不可廢何以征凶无攸利也隨卦德之說主震歸妹卦德之說主兌說而動以其所歸者妹也妹為少女人之所說惟少女為甚故縱情逐欲而其所不正者至矣嵩山晁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 首失正故曰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

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曰无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辭獨於歸妹兼言之者何也天地之大義重之也雲漢胡氏曰漸止而巽其動不窮歸妹說以動其征必凶漸以九五為剛得中歸妹六五亦柔中也而不書抑陰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成剛則書亦抑陰也漸之女歸亦天地之大義也而人之終始亦不書止而巽者其常也說以動者非常也汝吉曰歸妹妹少女之稱非其時而歸歸不以漸也兌震兩體相比有說以動之象揆年未及六禮未行而遽歸於人以說而動惟好是歸所歸妹也卦主六三以位不正而得凶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六

以婦乘夫而无攸利易彖辭無不祥甚焉彖詞推而廣之天地萬物卦名歸妹雖違匹對之正實象天地少陰少陽長陰長陽之氣共相交接天地之大義存焉若是天地不交通而萬物不繁興生類或幾乎息矣歸妹長少之交於以嗣先於以著代人之終始也厚莫重焉胡可苟爾以說而動忽其始矣凶无攸利卦象固有然也永終知敝安得不始之慎哉

程傳曰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陸庸成曰泰為天地之交故歸妹亦是天地之大義而三四兩爻所謂天地際也六下九上是為天地不交矣又曰人之終始者正明其為大義也

蔡子木曰動以說為歸妹止而說為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易述曰說而歸之主女而言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得其正者也女徃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敝其終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隨卦亦震兌合體有元亨利貞之詞者何隨動而說陽先陰隨正也故吉歸妹說而動陰先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六

陽隨邪也故凶家人曰天地之大義是唱隨歸妹曰天地之大義是訴合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終之敝也知之不干其終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洪覺山曰程子曰物之隨動莫如水雷震澤上水氣從之有少女從長男之象故曰歸妹歸者歸之也終也夫以咸恒之道得夫婦之正可終也以少女而從長男非正也其于終焉未可必也不爾則敝矣敝之所由生也情為之也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慎交制情而思永有終也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雷歸妹蓋情欲之動一時之

感非其恒也不可久也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非夫婦正合而可恒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敝矣 質卿曰天下事但襲取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於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虔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胡雲峰曰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向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八

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敝戒其動也晏雲石曰永終知敝知字重知久遠有敝而始必合之以正矣重謹始意

洵詞曰女不及歸男不受室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无夫家者邠風殆及公子同歸聖人重人道之原謹婚禮之始也是為永終知敝所以行于歸妹之初之道也是在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制禮以定酌時以行之焉爾

初九歸妹以姊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姊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陸庸成曰歸妹六爻俱無夫義獨六五震體之中為長

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衆姊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姊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初二本有能履能視之才而如跛如眇則安于姊之分也不敢正履足隨君之所步不敢正視目隨君之所之故曰以恒曰未變常常即恒也二不言以姊者仍初九之辭也古之賤妾為須故天文有須女星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始帝乙歸妹與泰五爻同者以歸妹獨六五得泰之中德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歸妹之凶而无攸利也上爻處其終故特著其敝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九

潘雪松述曰歸妹主兌之三爻初處三下姊之象也歸妹本配匹而曰以姊初位在下上无正應側身奉君不當室主若姊侄從嫁為妾媵者故稱以姊也初剛本能行而以姊自居行不敢正有跛能履之象如是而徃吉孰甚焉孔疏為妻而行則凶為姊而行則吉是也

象曰以恒也凡事惟得其恒者為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恒之變而曰以姊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蘭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方可姊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丘氏曰姊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

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胡仲虎曰初曰跛能履此曰眇能視承初而言也履亦下兌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刺之也此分言於初二憫之也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以近于三故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二獨以剛中自守履之三武人爲于大君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爲君子之幽貞歸昧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之三反歸以姊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爲女子之幽貞

潘雪松述曰九二從上歸妹以姊之詞也陽本能視以姊自處不敢正視象眇者之能視也居中處內同乎幽隱之人守其中正無邪競之心則利矣

象曰未變常也常即恒義恒之變爲歸妹以初與三易位也九二在中曾何變乎不變常便是幽人之貞又曰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其實一也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取象跛能履眇能視履不直前視不遠矚也幽人猶如靜女二居兌中處於三下亦象幽人幽人深居處休獨秉貞德不變其常所以爲善六三則

不然必反歸以姊如初而後免於征凶也 孫吳江曰以命言則初薄於二以德言則二賢於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爲姊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定乎 楊誠齋曰幽人賢德之稱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皆陽剛中正之德也

九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姊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潘雪松曰此爻居下卦之終爲兌之主而與陽比說而失正其德不中柔而上剛其行不順如是而賤矣古者謂賤妾爲女須故曰歸妹以須此初九歸妹以姊之反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也不反歸以姊征凶必矣反歸反而歸正之意初下得正象姊位歸妹之所以吉也反歸於下乃有以姊之義陸氏曰歸妹以須未當也歸之不當而反歸以姊順以正也四爻皆失位而此言不當以獨失歸妹之義也以六居三柔乘剛賤乘貴皆未當之意或曰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無所適故須 象旨帝女之嫁必有媵姊以廣胤嗣歸妹以逮下爲德初剛居下而正二剛居柔而中皆有婦德者故象歸妹以姊六三兌主不正故象歸妹以須九四震主不正故象歸妹愆期愆期待時正理也以此當兄嫁妹爲得之爻效天下之動無定執

也

象旨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故子夏孟宗皆作姊媵之妾上下陰爻無位須女也三以說主而應之故稱以須虞翻謂自初至五體需象非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按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娶而愆期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歸自有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有待而行待其時也九四愆期之志如此此所謂動必以禮不以說而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 胡仲虎曰六三九四皆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三

歸以姊四雖無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正為無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洪覺山曰同一無應也在四則貴在三則賤同一在上也在四則遲歸在三則反歸貴與賤其在乎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貞志也或曰士如歸婚迫水未泮震則水泮矣過期之謂也遲值也待也震究終合其有時之謂乎汝吉曰孔子曰我待價言待也惟恒德為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姊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下應九二是帝乙所嫁之妹能謙降以從禮者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以為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說人姊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無以加此矣故又有月幾望之象都聖與日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而光未盈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三

胡雪峯曰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胡一川曰其位在中是其貴也以貴行言以德行而不以飾行也 孫質菴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潘雪松述曰袂衣袖所舉以為禮者有姊姊連袂之意其良在袂亦有姊不如君貴之意姊袂雖良終在下位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矣行本於震動連袂而行出嫁之謂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恤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
虛筐也

潘雪松述曰上六陰柔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
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惟虛不應故
承筐无實女不成爲嬾也士刲羊无恤无婦則不成爲
祭矣故无攸利震有筐象體兌羊象象曰上六无實承
虛筐也不言士者卦爲歸妹而發因其无終不以歸妹
許之 胡雲峰曰曰士女未成爲夫婦也宗廟不享故
不能成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趙氏曰君取夫人之
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今承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半四

虛筐士无與爲偶不能奉牲以祭其何往而利仲虎曰
卦无攸利以六居三失夫婦之正爻无攸利以三上不
應婚約不終然歸罪於兌之陰則一也 蘇氏曰歸妹
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无終敝者哉上六則敝之
所終也大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
必有名存實亡之象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皆實亡
之禍也彖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受其凶
之全也噫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總論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
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

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官惡食建輅置鼓而不
以爲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爲屈也此尚德
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
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
其臣有跛能履少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无其君是
故簿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
墟往往爲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詣往往爲
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
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
則爲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爲士者其可无愆期
之待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五

豐三三離下旅三三離下
陸庸成曰上篇爲噬嗑賁下篇爲豐旅四卦俱得之離
明故大象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
照王者勢也知晉爲畫明夷爲夜則豐之爲日中可知
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雌依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爲
內睽爲外則旅之爲客可知矣程傳震上離下震動離
明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也明足以照動足
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孔疏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益足

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德大則无所不容財多則无所不濟无所擁礙謂之為亨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崔景曰離下震上明以動之象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王假之言惟王者能至之金賁亨曰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好世界似无可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朱子曰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偃仆傾壞了

胡雙湖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十六

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憂重煩聖人致戒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 林次崖曰天道日中則具宜日中者貴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兢兢業業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无常中之理聖人待借此以言治道耳

程敬承曰勿憂非是不必憂言勿用空憂慮耳宜日中正其憂之實也唐疑菴曰凡言勿恤勿憂者非斥人知危知懼之心也以徒恤徒憂无所用之有可以去其憂恤之道耳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朱子曰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明動相資而成盛大也又曰王者至此極大的時節所尚者皆大事凡物盛極去不得必衰人君於此時當如捧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 蔡虛齋曰尚大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又曰日惟其中方能偏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遺於所照之外者多矣曰宜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十七

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成也洪覺山曰宜照天下憂以天下之心也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既平其勢必至於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過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仲虎曰盈虛消息惟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

而虛故有息之幾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幾天地鬼神乾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自虛可以待盈豐則自盈必至於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所謂不可過乎中者也 潘雪松述曰聞古之聖人小心抑抑不聞以豐爲大也惟明以動之人以豐爲大曰王假之正謂其所上者大好大喜功將何不爲必不能坐照天下而有偏蔽不通之患矣故曰勿憂宜日中者言此心宜照燭天下也蓋豐不易致如日中天矣乘此光明照燭天下則民隱動于中必有惻然而不敢尚大者矣何也日至于中可喜也亦可懼也謂其中之必是不能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保其常中也猶之月盈則食豈能保其常也又推之天地之一盈一虛皆與時而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信乎日中者時之正盛用之以照天下則可用之以騷動天下則不可然則王者之治亦何取于豐大乎程敬承曰尚大不是好意思志意廣大不期侈而侈此即憂道也照天下只是弗尚大照猶俗語照管之照人主一心嘗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不敢侈盈之意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者何此危之詞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昃就此切須仔細何如大可憂游讓溪曰未一節言虧盈常理以見處豐盛者所當憂也日勿

憂者憂乎此耳諸說云有兩樣日中非矣孔疏云此孔子因豐設戒以上言王者以豐大之德照臨天下同於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昃月滿則盈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况於人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時脩德仍戒居存慮亡也此辭以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文遂言其昃食因舉日月以對之然後并陳天地作文之體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感動於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紀聞曰折獄象電之照致刑象雷之威雷電交至威威盛大故曰豐雷電合而章蓋陽氣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電止一氣而雷爲主高帝无難之電則躡足而威不解無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 蘇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賤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於刑則天下無冤民矣 傳曰噬嗑言先王飭法

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敬承曰初九之於九四妙在遇字遇合也明與動合兩相應則兩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既配矣雖旬何咎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蓋明動相資致豐之道也故曰往有尚初與四均敵而以爲配主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

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入之心可乎

象曰過旬災也戒不可求勝乎配也淡旬日之未中過旬則明太盛而以好勝鬪捷之意加於上患當至矣庸非災乎或曰過則有曷食之災 蔡晉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圖天下之公此以營一己之私也

程敬承曰才均力敵多不相下而相敵因以相成獨豐初有焉乎三得敵而得失異者何也此配為主而敵無主也 俞氏曰二為離之主爻初陽二陰相合成離故

曰配主四為震之主爻離明震動相合成豐故曰主主離震本等夷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為離之主日中象而應五暗主震動於上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無覩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日中見斗昏之甚見之妄也於此往從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以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能无疾乎兩陰无相應之理故有此象惟有忠信以啟發其君則吉六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二履中當位有孚者也又離中虛為有孚象洪覺山曰疑在人也信在己也發自內也蔀自外也明內發則外蔀徹而志可上升矣

程敬承曰發如樞機之發其轉移惟我耳五雖暗主此心自有真明惟我之積誠可以動之非可口古爭也故曰信以發志何也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可發矣發發其明也志發則疑什而又何疾大抵事暗主猶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怕明終成暗此五之來章猶賢於上之自藏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

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傳豐其沛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柔故也沫星之微小無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無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于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柔順中正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程子曰三應上上陰柔无位而處震終他卦終則極有變動震終動極則止矣三之折肱為不可用亦時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二

位然耳非三之咎也 蘇氏曰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闇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于全蔽而甚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力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明闇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无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致收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

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劉濂曰當豐而遇暗主事多憂危下就同德其助必多故吉王註所謂同是陽爻互相助發者也汝吉曰遇其夷主吉此大臣以人事君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陽明同德之妙不能也

潘雪松述曰金黃亨曰九四豐蔀見斗辭與二同二之蔀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蔀在巳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章氏曰位不當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二

者以九陽震體不宜居四也蔽重則幽故日中見斗不徒曰不明而曰幽不明焉詞視之加詳見與二之豐蔀見斗異旨也遇其夷主吉者震動則行行所以吉也猶行於幽暗之中而得明者引左而左引右而右可用以行而免於昏迷之憂也 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何宗伯曰四不戒其過旬者身在闇朝急於取輔自無過旬之心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潘雪松曰六五質本剛非能章者而居中體虛能來九
二之章以誠致孚以明輔闇則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
之美而言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程傳二雖
陰有文明中正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
用二則彙征矣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
時有相為用之義故在二日往在五曰來五能來章則
有慶譽而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兼天下之明總
天下之動慶莫大于此者 游讓溪曰爻以有慶譽為
人君之吉傳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也經釋曰
大君者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焉暗已上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四

是也 質脚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魄煞大
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卦內
夷主配主有孚之賢皆以離明往適于震五能虛已以
來之遂致慶譽而吉蓋離震合體終能大有為者豐時
許大氣歛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有譽為
保大定功之主此易道所以為妙 項氏曰二五皆陰
六二以五為部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為章在下而明
也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譽二之不往
非忘君也積誠以感之則其辭可發而去也故曰有孚
發若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無人自藏也

潘雪松述曰上六居震之極最與離遠其躁動其障蔽
有甚焉者當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保豐大之
功在乎剛克而體陰柔象豐其屋處太高也而祇以部
其家居不明也自蔽如此人誰親之象闕其戶聞其无
人三歲不覲言終无發其明者也凶孰甚焉汝吉曰夫
豐其屋以為家也而蔀其家用明生見見蔽其明象之
滿假已甚揚厲周章指天援神詎不謂天際翔哉而覆
自蓋藏焉故君子自下自小自昧昧以來章焉夫豐于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五

明夷遠矣而豐上六辭于夷上六幾焉可懼也夫
蘇子瞻曰上六翔于天際自以為明之至也而其闇則
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
肱而莫為之用豈真無人哉畏我而自藏三歲不覲其
自以為明者窮矣故凶 蔡虛齋說今世十分乖巧的
人方做出呆癡的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秦始隋煬其
人也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
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
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

一第... 冊... 頁...

豐卦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平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二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 質卿曰豐六爻大段以五爻為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闇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語 彖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六

日中宜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不憂盪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中日昃時矣

旅三三

艮下離上

楊廷秀曰山內而火外內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為旅也 俞氏曰家人與旅以離內離外取義內離外巽入而麗乎內家人也內艮外離止而麗乎外旅也 仲虎曰以內言之初六不及乎中故瑣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言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一五得旅

之中故內則無尤外則得譽

旅小亨旅貞吉

卦取火在山上山止火去離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旅之德體有處旅之道此道即正道也可以得亨但旅而亨故亨小道原无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吳應回曰旅凡客于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轉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七

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潘雪松述曰旅以外為義故先以卦外體明之五位外卦之中而六居之是柔得中乎外也 孔疏柔處於外弱而為客之象若所託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得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於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於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皆曰柔進上行今日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洪覺山曰旅主外故外之然鼎之柔進上行亦外矣而

義為元亨何也鼎卦得中應剛而旅為順剛鼎卦巽聰明而旅則止而麗明是以小亨也小者陰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夫子贊之以見處旅之時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

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然也六五一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王註陽為物長而陰皆順陽不為乖逆柔道然也用柔之道以止為本艮止居內也柔位外而艮居內故艮為主外順乎剛所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

累之矣凡此皆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麗有云麗人之明者亦可

潘雪松述曰旅雖用柔而下體艮止剛為主也上體離明剛為輔也夫旅不能不暫止艮為主有隨寓而安之意旅不能以無附麗乎明有外比於賢之意處旅以此得正而吉也

陸庸成曰旅之所以小亨者正旅之貞道也旅而小亨焉斯已吉矣夫旅之貞最難取疑其為竊也進疑其為干也留疑其為濡也去疑其為遁也自非柔止之雅操剛明之倚庇何以亨而吉哉然旅之亨小而時義則大

何也義莫大於貞當旅之時而益著也 游讓溪曰君子處旅而不失其正者謂其時之大不以造次忽之也先哲有云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人聖賢低眉旅之難處足徵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傳明不可恃故戒於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豈可留滯淹久也 潘雪松述曰丘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于山囚徒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明象火之燭物慎象山之靜重取于旅正恐其留獄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

也仲虎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鄧伯羔曰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留

程敬承曰傳文明慎用刑明在慎先舜戒臯陶惟明克允明字原不可放過如本義却丢了明字矣仲虎說最妥 象義曰易凡言刑獄之事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明罰勅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無訟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明慎用刑之象也

洵詞曰王制曰刑者劓也劓者成也成而不可復故君子盡心焉或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貴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無敢折獄懼乘快之過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慎漆禁

之瘦也。鏡謂自旅以前。聽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无訟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曰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

洪覺山曰旅之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其所謂災者自取之耳

趙氏曰凡旅必有所志志者旅之大者也士君子之旅志于行道商賈之旅志于貿遷旅之初不能識其大者而瑣瑣屑屑錙較而寸量之志窮于此所以災也象旨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十

瑣瑣鄭玄王肅云小也艮為小石故瑣瑣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象旨九家易曰以陰居二即就其舍小陽有實故懷資童謂初艮為小子故僕稱童李鼎祚曰六二履正體艮艮為闈寺童僕貞之象也程傳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象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處旅之善者也即次暫止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 諸理齋曰旅也者不合於人者也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然則不合於人豈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王註旅

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於童僕之正也既得童僕然后即次懷資皆无所失故終无尤

程敬承曰此不言吉者旅寓寡親得童僕貞即吉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潘雪松述曰次指三所處者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得童僕而三喪二去初甚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俞氏所謂六二柔得中九三過剛不中也據六二喪其童僕貞為句程傳是厲謂以嚴厲失之也以依鄙陽胡氏作已傷謂見傷於止而復不改以待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十一

也 趙汝楳曰人不得安於家而安於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衛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心以此與下雖無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洪覺山曰有急責而无寬簡為之童僕者其亦難矣貞其能以自行乎 汝吉曰旅道尚柔而三行行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於人上平居不能得此於人而況於旅乎焚傷喪而已矣三曰義喪上曰義焚宜也非過也山有火必上焚林故三上象焚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

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朱震曰處對出言之也趙氏曰旅而言處旅於此因處於此也資斧兼得若安矣然旅貴於行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於此雖得資斧不免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洪覺山曰夫得其資斧則得其童僕可知而謂之未快何也承不得位言之也夫以二而安於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旅不得以有為於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得五之陽剛中正而已以應援輔佐於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 姚舜牧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

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教授孟子之所以去也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光思應違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而無應於時在旅親寡不能適合是射雉而一矢亡謂无所獲也守其柔中之德内無躁兢之私外無苟合之失將見才不終晦身不久旅終以譽命也或以雉無定止與其配不同處有交合則遠自各地麗而就之一合即去旅臣之暫處不久止者象之亡謂亡去亡矢非必

果有所亡初至人國未必遽得合即失也

或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故六五射雉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凝菴曰二曰終无尤五曰終以譽命兩終字正相應蓋言旅人與旅於人者到底獲享獲吉矣章氏曰解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旅五射雉一矢亡離畫中虛故云亡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三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六五不下乘初而上承於上故得終以譽命也或曰中德為譽中位為命上逮者美譽之所歸上逮於天也恐未然

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故曰上逮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上焚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居高危而以為宅巢之謂也客旅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於上極眾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後號咷子夏傳

牛順物也如旅之爲道全于順也剛而亢居長其順也
旅者人之所容剛而無順人何容哉故喪于無難凶其
宜矣唐疑菴曰上之燥烈如此三乃麗之於旅之義必
焚者也兩義字正相應 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
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
愈亢則禍愈深矣

洪覺山曰旅焚其次猶有可居之處至鳥之焚巢則無
所容其身矣喪其童僕則已猶有可行之具至牛之喪
易則并已之心所以爲行之之地者俱亡之矣愈亢則
愈自取敗其爲自焚一也鳥上也鳥焚其巢焚之極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四

喪牛于易喪之遠也先笑後號咷喪心之謂也笑離火
象也居離明之終失之既遠不復返矣終莫之聞无所
責望之詞也 項氏曰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至高
者也焚離火之失性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鼓缶而歌
也號咷者悲其焚離大耋之嗟也旅之上則離之三也
旅離在上故後號同人離在下故先號離性炎故多怒
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後成兌故後笑旅之五先以成兌
故先笑兌性說故多喜也大壯九四與六五相易而失
其壯很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旅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
其柔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六五失其剛故所亡者一矢

上九失其柔故所喪者牛六五亡矢而得離之中位故
爲射雉上九喪牛而得離之窮故爲焚巢
潘夢旂曰喪羊可以无悔喪牛不免於凶何也羊壯而
喜觸不可不喪也牛順而能守不可喪也

雲峯胡氏曰爲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
卦曰得曰亡 蘇紫溪曰離曰畜牝牛吉順道也過剛
不順不知畜牝牛者也人之一生惟客氣害事故曰喪
牛于易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
矣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反失吾心之真聞也 周用
齊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十五

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况處旅乎
彭山引程氏曰人心做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
搖元湏臾停所惑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今按
旅卦爻象之辭正以發明此義學者當求其指之所在
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總論蘇紫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
觀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
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鞅環以顏閔之賢焉而
從遊以孟之賢焉而歷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
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

然所以處旅者固有道矣易過之光陰如浮雲飄忽吾不得而留之也何限之精神正是安身立命境界吾不得而分之也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乎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附柔之稟各殊一於柔者方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瑣瑣不休一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吝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即終身可矣

周易宗義卷八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巽三三 巽上兌三三 兌上

陸庸成曰前為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為巽兌取一陰之下而上也巽順兌悅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剛而兌以剛中 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程傳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為巽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于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張氏曰巽與謙相類而不同謙主陽中實而若虛其至也德盛而禮恭巽主陰內柔而性入其弊也諂畏而失已蓋有時乎巽而不可過也

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者指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

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天下事惟大力量大才識方能大有為巽陰為主故亨

小巽陰能從陽而得陽助故利往往而從陽剛中正之大人則可資以畜大而利見也潘雪松曰巽順不干大人未必不為過也

程敬承曰巽與旅皆小亨何也旅道用柔巽亦主柔也柔皆順剛故吉利稱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朱子曰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

非是兩番降命只是丁寧反覆之意巽風也風之吹物

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

之動物也陸庸成曰姤之巽曰施命告四方渙之巽

曰渙汗其大號蓋至柔而入人深者莫如風故命者君

之風也

朱子發曰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卦體陰陽

雖不交而陰皆承陽有命令下之象

程敬承曰命之入人也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風

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其信從故曰重巽以申命巽入也重巽深入也易述曰人心其孚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申言之耳

章氏曰小亨利往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為成巽之主

然其所亨而利者非上從二五陽剛之中正其能然哉

柔順乎陽剛剛巽乎中正此所以為巽乎

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褊隘而為邪若柔不

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剛順乎中正

者所以為巽之體也

唐疑菴曰巽性柔志常失之不果而不行以二之剛猶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

居柔也必巽乎五之剛中而且正者以為之主而後巽

當其道而巽之志斯行巽志行而攸往之无不利可知

矣大人指二五柔雖有得位不得位之別要皆以巽順

為道而能順乎剛之中正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

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其為利見也何疑

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

之為大人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

巽乎中正而志所欲為無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

不可資以畜大也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

以巽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利見此大人也故

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

聖人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八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次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荀爽曰巽為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 蘇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進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無其心而徒鋪張于命令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

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

藩之弊雖申命何益耶 洪覺山曰風隨風而不相逆

隨者相繼之義隨風何以申命言也蓋天下之能感人者莫如命其尤速于感物者莫如風巽雖以二陰成卦而二五陽剛皆大人中正之體故以申命行事言之如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凡卦之有巽者莫不皆有此意故曰風者天之號令命者人君之號令也然隨風之命令乃聖人盛德化民之事而振民育德之類皆不能外之矣 程敬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

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貴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是已 羅彝正曰進謂從於陽退謂安于下進退不決巽之象也以陰居陽故利於如武人之貞則有以濟其不及而果於從陽矣理齊曰志治所以治其疑心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

程敬承曰志疑則亂武人之貞易亂而治也仲虎曰此與履六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為干大君危之辭也故小象于此曰志治于彼曰志剛張雨若曰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於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於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誦而貴其精

誠一得中故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宋衷曰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巽義伏二與九五兩剛不相應退而據初心在乎下故曰巽在床下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不安所處過於卑巽者也然九二剛中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通其誠於九五非過諂也象禱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此只是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吉又何咎說吉又說无咎正恐有議其為昇之已甚者耳陸庸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

成曰巽之至也其反為兌兌為巫周用齋曰夫人之過巽者非諂諛則懷詐耳二有中德非為邪也使巽由中出惟求通其誠以行其志則無惡于巽矣故曰紛若之吉得中也陽在中有中實之象姜廷善曰九二以事神之禮事上故得中而吉。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敬仲曰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强而行之故曰頻巽吝不足也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後巽其志亦窮矣唐凝菴曰三剛而不中居巽之中有巽之疑兼巽之躁時躁時巽故謂之頻巽。

三在上下巽之間巽而又巽有頻象猶復之稱頻復皆有作輟之謂位雖未若上之窮而巽之志則已窮而无可往益以其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也安得不吝汝吉曰九三頻巽巽貴用柔亦美能下三剛居剛操上入之心焉巽非其本體也即勉為巽能無頻乎頻能無吝乎以其剛而不能柔也非中也故謂之志窮志疑者可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

胡仲虎曰復六三頻復厲巽九三頻巽吝聖人不重无過改過屢失屢復復在失後故无咎三之剛非能巽者屢失失在巽後故吝。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才弱勢孤處二陽之間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反得剛之助且用有獲焉田武事有剛德之象于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巽乎正而德所附也陸庸成曰巽為近利三倍故獲三品蘇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能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庚也庚更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變更之道當如是則吉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事之變也十干戊巳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蠱者從新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行權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出令以變更其舊見天道運行之不容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八

已也

游讓溪曰巽者蠱之漸也巽而止則蠱矣此爻之詞與蠱相似五居巽體主卦于上而剛健中正所謂剛中乎中正也貞之義也悔主巽而言貞則於事有飭治振起之義故吉而悔亡无不利也有蠱之漸无初也治之有終也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程傳善慮善救之說是也張中溪曰易于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居位發號施令更革事宜者也處巽出令以中正為善九五巽體剛德居中履正有通變宜

民之本貞而吉也凡巽之可以致悔者皆亡矣則何不利焉巽以行權權在五也无初有終以巽入也先庚三日恐其无初也後庚三日欲其有終也更革以順民心與之慮始末有不駭聽者故未令而先示之謀未至已日則必有不孚者故既令而申示之審則巽乎中正而能如此所以吉也又曰凡有所變更未能申命行事而遽然更新之為快者有初也而有終則難主終而言故有取於重巽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有終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九

而无咎怨矣此重巽申命之謂盡乎中正之道也邵寶曰先後甲三日重甲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日重庚也庚者更也蠱亂而治有復始之道故曰終則有始巽變而通有屆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或曰先庚三日巽之下三爻行事之初我與民皆未敢信也後庚三日巽之上三爻行而又行我與民皆信之故曰後庚三日吉明初猶未吉至終而後吉也以人事言以吉終之程敬承曰此爻全重巽字先庚後庚中正之道貞之謂也夫變更之事大矣非巽以行權不能權而不離乎中正所以吉也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陽剛本足有為而居陰無位極巽過甚有巽于床下之象二巽乎初以得中也巽而不失其剛也上過中失正乃亦效二之所為欲圖六四以為用過巽而失其剛有喪其資斧之象雖貞而凶矣在卦剛巽于柔本為貞上九過巽无斷何貞之有凶也斧剛斷之物謂九也為上所資故云資斧又曰二巽床下巽初六也上巽床下巽六四也二得中而吉上上窮而凶也紀開曰上者巽之極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

則其過也甚矣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于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强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
洪覺山曰巽在床下與九二同而吉凶異焉何也二得中而上六窮故失其所以為巽者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邪正不同可弗審乎正乎凶者于理為必凶也
丘建安曰巽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

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也與經釋曰初進退自巽過也上牀下巽於人過也三不能巽四能巽而未中也二五中矣二巽於人而中五巽於道而中矣

兌三三兌上

仲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无言之說 趙汝楳曰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一

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辭亦簡嚴與它卦異象旨兌說也不謂之說而謂兌者胡翼之曰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兌也

兌亨利貞

孔疏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

以兌為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誣邪故利在于貞正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張雨若曰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此說字要看得廣凡人感應處定有一段淡洽意思此即為說後面爻中所用皆是此意陸庸成曰上下皆兌是兩情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三

亨可知矣王道不令人喜纔說悅便涉驩虞故必利于貞貞者何也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悅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忘所以為勸勸民與民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潘雪松述曰說而違剛則誣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者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說以先民則民咸從之咸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赴之咸忘其死說之大至于

民咸勸矣哉此說非有術以使之非違道以干之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于神矣又曰說有天道有人道上下兌之象訴合交暢天道之說也由畜而通其誠一無妄之體也欣喜歡愛人心之說也由豫而生其大公至正之情也說而能貞天人合矣則于民何不得逸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孰不惡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則聖人之逸我而不欲勞我生我而不欲死我者有以先之也是以說而自勸也民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三

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是以聖人大之項氏曰革與民皆言順天應人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則革無私意說無邪心革者天下之大利說者天下之美名此二者最易于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貞兌曰亨利貞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潘雪松述曰兩澤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講兌象兌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孔疏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程敬承曰兌取無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

理而習之不輒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洎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紉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爾若獨學无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

程敬承曰坎言習兌亦言習何以別也坎取水游至之象故初厭不倦爲工夫其習也治已治人以成性也兌取麗澤之象故以共聞共見爲學問其習也麗人濡已以悅心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四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潘雪松述曰象吉兌六爻以相比取義初和兌者比九二剛中之人兩陽相與和而不流故吉。

程敬承曰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和說初體發於自然者所謂中即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張雨若曰重初字居初則是隨觸即應從本性上一直發出來更沒些兒粘帶未有所疑累也若有所疑累便不是和了所以和兌只是行未疑行即發見流行之行。陸廣成曰兌而行之以和則是非可否交相濟而无抵牾之謂也凡疑起于理與心不相和與之初以陰居之

故疑兌之初以陽居之故未疑初曰行未疑二曰信志者未疑即信也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剛中之孚彖所謂貞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志信志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爲說體宜有悔也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克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所以吉而悔亡象曰信志也志存乎中者也說由中孚于已爲憚于人爲當雖不說者亦信而莫之忌矣大都誠實之人難說而易事其志無纖芥可疑而亦無不信之者。游讓溪曰行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五

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信之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兌主柔易流故貴剛初剛正二剛中孚兌誠和兌公也六三爲下兌之主陰居陽位過中失正以說爲事不能自己者也上無應者乃來就二陽求與之說夫已能守正雖不即人人將即我來而說何爲者哉凶已程傳之內爲來上下俱陽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質卿曰來兌者和不能如初以已同衆孚不能如二以誠感人欲孤立也則妄說之情不能自己欲相說也則非道之求人所不契故不免于

來兌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卽此便爲凶德

唐疑菴曰三位不當者不能與五當應之位也三雖成卦之爻以位不相應不能與剛中相表裏則君子不與也居下兌之終上兌方來獨上與之同類故欲以來上兌爲說之不正失利貞之義矣安得不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商度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也九居四位不中不正非有特立之操而下比六三柔諛之小人易爲所動正在商度擬議之間蓋心知其非正而實樂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七

其易悅故有商兌未寧之象然體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如是則進於兌說之正而有喜也 又曰商謂隱度介俞氏讀爲句四與二上下異體猶疆介然疾者疾二陰邪也四位柔而才剛故象如此孫氏曰三之來兌本下趨四重兌異體自有介限之別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理欲公私之大分不可不審所從也故決之介疾有喜 賡卿曰四之所可嫌者在商兌所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心也敬仲曰有慶者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則澤

及民矣汝吉曰其疾惡若決其進善必果其有慶也無喜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然所比者上六陰柔之兌主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匿其情以爲說非若六三來兌顯然來說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害既不顯而每爲剛正者之所信說蓋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能不狃于匿情矯僞以不求說爲說者故九五有孚于剝之戒象言剝謂剝卦兌爲正秋過此則爲九月之剝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七

而有威嚴尚未受剝也以在說時故爲之戒四曰商兌五曰孚剝皆以時取象商八月剝九月也 洪覺山曰剝者陰剝陽也陰之剝陽非能顯然爲之賊害也巧于媚悅以蠱惑其心而後其悅可入至有名位顯貴才智庸下而又遇剛明之主無所可爲則亦不過掩蓋其奸順承上志以求君之悅已而非其中之光大如上六之引兌者其能爲剝一也故于六爻之中九五獨不言兌以見剝爲兌之別名耳夫說之者將以剝之也此說之感人最爲可懼也 剝指小人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辭嚴義正 陸庸成

一書三 丹黃參日華全書第 2 卷三

曰履之九五有夬之厲兌之九五有剝之厲俱以位正當之故易述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本說禮待其剛正有孚剝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象曰引兌未光也

游讓溪曰上六為說之主九五近之而正其名曰剝者其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故夫憂竟陸兌戒乎剝聖人說以行險防之甚嚴而尤不忘法家弼士之助者誠懼人心之易危也張婁東曰致人就己曰引以已動人曰來周用齋曰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八

人入於其說而不自知也故曰未光謂之未光則小人之心術亦可畏哉蘇氏曰夫難進君子之事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建安丘氏曰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文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蓋引兌之吉凶在九五也九五知厲則上六其兌矣

潘雪松述曰兌六爻以六三為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三也初九與之同體為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為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為來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衝為商兌上

六與三相應為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來比陽為兌陽往比陰為剝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辭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辭也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為孚兌五為孚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渙三三巽上節三三兌下坎上

陸庸成曰渙離也節止也井困之反也前由困而井鬱極而通也后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己以得民節者不侈己以裕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九

程傳為卦巽上坎下風行于水上水遇風則泮渙動盪所以為渙也按渙卦凡陰爻皆從陽凡陽爻必宗五初六用極極二也六三渙躬應上也九二奔机就五也六四渙羣奉五也上九渙血渙陰之盡遠陰之害全也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潘雪松述曰渙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陰之渙皆歸陽陽之渙皆歸五故知卦主九五爻言而陽剛在坎中者則主渙之本蓋有誠為主于內至于渙汗大號而仁恩遍及于天下如風行水順渙之所以亨也渙雖有散義以人心離散言舛矣又云渙亨渙有亨通之道也

剛在陰中故為王假有廟之象與木坎水又有利涉大川之義與坎二卦皆剛中渙之所以亨在此故曰利貞程敬承曰渙散也散有聚之機卦剛柔得中得位有聚之道故亨而其道將何先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於焉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是使人知反本而有係屬誠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之不可合而卦象又有濟渙之才故利涉大川假廟涉川雖是渙亨中二大事而最大莫先聚神故大象專言之利貞單承涉川言蓋涉川未免行險而假廟豈至淫祀觀彖詞不單什利貞則知貞在涉川中矣 李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

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 游讓溪曰亨以卦體言能濟渙而亨也濟渙之道在遠則據形勝以收人心九二是也在近則竭忠貞以襄王事六四是也是以亨也假有廟謂誠孝者萃渙之本涉大川謂免天下於難者萃渙之事也利貞者仗正而大義昭于天下乃可以係人心而萃之也

唐疑菴曰渙何以亨也渙者渙天下之難也下卦坎險風一渙之但見其無而不見其險矣此所以亨也蓋震

之為解猶以震雷動之而后解與之為渙直以巽風嘘之而渙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按剛柔以漸之九六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為安不致窮困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四固能渙羣者已自足安集戡定而又得三為之助可共濟渙矣之兩者所以亨也 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

程敬承曰萃曰王假有廟致孝亨也此何以曰王在中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一

乎蓋九五在上卦之中是剛實在中為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亨廟故神來格也 游讓溪曰當渙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已之精神已哉昭假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羣策畢集蓋濟渙之首務也萃曰王假有廟蓋王者萃天下之至德渙曰王假有廟謂欲合渙以成萃也其道一也

潘雪松述曰王假有廟祖考之精神既渙散假廟所以聚之王者為渙之主須明聚散之義為教化之宗故曰王假有廟九二在下卦之中有剛中之德可以格廟故云王乃在中也若止云王在廟中其義淺矣程傳中者

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善皆主于中也特取王假有廟之象耳渙二大號王者之事即坎中之陽發見于巽之九五者王乃在中之作用也

唐凝菴曰謂之乘木有功大都歸其功於巽也

傳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險之功洪覺山曰乘木有功者巽時順勢無所艱難多事之詞也不見今之乘舟楫而走江湖千里者乎順風而往則儉失其所以爲險矣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者以此 汝吉曰井渙具體巽坎極木之用于水也井木巽水而上水養而不窮渙木乘水以涉水用濟不通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三

人官物曲之利于天地乎通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播蕩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神于此不至渙散也 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彭山曰收拾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意蓋精誠聚而有以爲統一人心之本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六爻大意洪覺山曰彖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則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爲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渙之功也

傳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無應無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極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極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 蘇紫溪曰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泄然悠緩因循而不知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彖曰涉川初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三

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爲濟險之具一而已

張雨若曰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濟渙要務固在得才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約說曰奔者來之速也机所憑以爲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二本九之所安有机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當渙之時來得所安故悔亡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爲遲疑猶豫故言奔 程敬承曰二象壯馬故能奔奔其机非剛得中者不能夫既得中而安則得所願矣當渙時人皆有願安之心

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約說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志在於外不有其私渙其躬之象也故无悔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何也渙其躬而后可以明匪躬之道也朱子曰大率此上三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已者言則躬屬

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已之私可散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四

以成天下之公心乎无內者也无內故謂之志在外

諸理齋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 周宴曰躬者一人之私羣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故渙其躬可以无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羣得无吉也悔小而吉大躬與羣之辨也

六四渙其羣无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无吉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四與下二陰為羣而獨居正志在上同心

無私係能渙散陰類之羣所以大善而吉也成羣之主同體五陽渙羣獨往衆知嚮方而渙成聚矣大聚曰丘故曰渙有丘蘇洵曰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而各相朋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然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二四皆成渙之主而四為大故故爻極稱之

蔡虛齋曰天下之渙常由人心之畔上而締其私交然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五

後王命墜而下權張六四當渙之時下無應與是能散其朋黨而專心事上者也故元吉汝吉曰卦乘木有功四與主濟渙所任也卦三陰初二皆失正有羣象四體柔正有渙羣象渙躬不私已也渙羣不私與已也公已公人之盡也

游讓溪曰大臣而能下絕黨與表正羣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以光大也象傳贊此爻之詞與泰九二同者濟渙之烈亦與保泰同也

程敬承曰成之四爻其朋從也所思狹也故曰未光大

渙之四爻其羣渙也所思遠也故曰光大

楊止菴曰語曰君子為羣小人為黨夫子曰君子羣而不黨是已然君子為羣者以其羣然而處雖有小人在中則亦化為君子所謂非無小人難乎其為小人也羣而化之謂也渙之為道正欲散小人之黨又欲散君子之羣又能盡化小人為君子是為大羣如君子自能羣置小人於度外而不散之反欲以其散者聚於已是亦黨也大道為公異乎此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約說曰巽體有號令之象謂之汗者蓋人君之號令當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六

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陽實為居積象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人君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所收天下之心必如是乃可以免咎耳

潘雪松述曰五剛中正其德足尚故能渙汗其大號令之出如汗之渙言其周浹四體无不至也羣邪之所未散疾苦之所未解皆由此而散矣所係雖大非正位天德者不能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易述又曰醫家謂陰陽表裏閉隔不通者得汗而解解則二氣和暢腠理

浹洽四肢百骸無不調適流通以汗象渙極形容之妙

唐凝菴曰險難之渙而至于渙躬渙羣渙且則瀟瀟乎平之極矣政教號令一出于上渙汗其大號汗乃心之液一發而不反者汗一發則百骸九竅之蘊結盡解矣當大險既渙之後朝廷之德意盡發之號令則民心之蘊結无不渙矣曰大號者見其為九五之號也

程敬承曰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蓋天下之渙始于人心離而人心之離由於財聚傳曰財聚民散是也而何以聚人曰財則濟渙不當散其居積乎如徒空懸號令而內儲如故則何取于仁言正位只重陽剛中正居尊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七

位位字不重蓋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難在居位而正者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沈翼亭曰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者安愛懼者喜渙可以濟故无咎 周寒栢曰當渙時海內分裂而民生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危急而人心搖動所謂愛懼也程正叔曰上應于三三居險極險有傷害畏懼之象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外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

按坎為血卦又為加憂故血惕皆取於坎

總論蘇紫溪曰渙之為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

天下之事至于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閭則與利除

害之情塵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則

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顧身則分猷胥感之念微此等

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也者渙去下險而

與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冰釋而水流盪也是故初

六乘壯以極二九二奔机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

渙其羣小臣不背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絕陰

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八

煦待澤之民而後天下四海關節絡無不貫通精神

意氣无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為聚與而本原于格廟

在中之一誠

陸庸成曰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曰得人

初无才而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二因奔而遂願故悔

亡也然人臣非無才無地之患所患私已以愛力植黨

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四之渙羣真可謂矢靖

公之忠堅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無羣臣戮力之患所

患君意鬱而不宣君澤壅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

號繼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心廓滯湯之恩者以諸

臣之助勳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極
於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觀大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
尊位而不疚也

節三三

坎上

章氏曰卦取坎為流水澤為止水下澤以注乎上水之

流故為節坎為兌所節也所以初象不出戶庭水初積

也二象不出門庭則過于節矣三象不節之嗟兌上缺

也四安節五其節惟上則節之極而終于坎陷之苦也

丘輔國曰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

无咎二不出戶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九

得正則為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

與上比五得中則為節之其上過中則為節之苦上反

乎五者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潘雪松述曰坎陽兌陰分上下而陰陽不偏聚者節也

故以名卦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也節以中為界其道

乃亨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

不可貞也朱漢上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

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

狄之繫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按全章首節亨二字是據理論而剛柔分剛得中則以卦體釋之見節之所以亨次節道窮又是據理論而三節行險當位中正則又以卦德卦體釋之見道之所以窮處至末節則極言節道之大

蔡汝栴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無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得亨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

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卦體剛柔均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又以剛得中爲言者何蓋節道剛爲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得中以明節道之善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爲九五之其柔失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其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夏官明曰時解說以行儉句俱云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若此則行字將安着乎且此句特係在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愚想夫子蓋謂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閑以限制之與險何異然其所爲險者以和說

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耳隨接當位句見如此爲節却是當位以節之也又接中正句見如此爲節却是中正以通之也語意本流貫而混成奈何人弗察乎約說曰節者艱難之事故有險義說以行之則不苦矣五以剛居剛得正位也如是以節節得中正其道通也通則不窮矣 唐凝菴曰何言乎說以行險也欲之潛人甚于川險人之節欲甚于防川勉强節之何能節也祇見其爲原憲之難耳惟以兌之說行坎之險欣然以節爲說而節之可也總之以止水節流水之義象旨卦所以爲節者兌也兌施節于坎故曰說以行險九五居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

尊能受兌之節而五又成坎之主坎爲通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程敬承曰中節之謂和和者物情之所說也其也不悅則苦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通也不通則窮矣中正以通非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於苦 又曰當位中正不可分德位兩對言九五居尊主節而其道惟中正所以能通通者坎流之義窮之反中正以通即所謂剛得中者五之其節是也稼穡作其非五之數乎 敬仲曰天地亦有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寒之極春節

之故四時成無節則失序矣故一年四季皆稱節焉聖人之制度以為節所以法天地之節也蓋國有制度則財不妄用不妄用則不橫歛害民天地與聖人並言何也人道即天地之道節以制度即四時寒暑溫涼之宜也自然而然而非若過節者之不可貞也 紀聞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節柔來節剛剛上節柔猶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也賁以剛柔純質而無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無節故節之大抵節意于剛一邊尤重剛最易至于過故又舉卦體得中為言以見節貴亨其道指苦節底道理窮謂窮極而難通故不可貞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一

陸庸成曰天地之節即于兌坎見之兌金肅殺坎水嚴凝惟秋冬之藏閉固而後春生茂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節下保其潤上得其安汝中曰君子觀節之象知民事民行不節則過而流故為之節以制數度數以為度度辨于數也多寡大小惟分所限而貴有采章賤有衰序焉裁制于心一天道秩然之品節也以議德行德以為行行軌于德也進反盈縮惟衷于度而賢不得過愚不肖跋而力焉擬議自心一天則自然之中節也制數度定萬用之限議

德行嚴一身之限楊氏曰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以制為節也先民以身為制也故曰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敬仲曰數度所以為節也議德行擬之議之以求中節耳如孟子議禹稷顏子曾子子思同道之類 林云程傳數多寡也愚謂數不出度之外數謂多寡之法度也蓋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六爻大意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其苦二字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一

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徂於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於五之其塞極必潰故二受焉其不反苦故二受焉

胡雲峰曰初九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阻塞在前未可以行故為不出戶庭之象易述曰知節之早能謹於微可免於咎矣象曰知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知時之不可出而謹守不出此初之所以中節歟

洪覺山曰初九何以知之也初念無塞故知塞知塞則

知通而不必干塞焉爾也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蘇紫溪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關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時乎時乎其道義之門乎初居卦始正當闔戶之時閉其允塞其門知時者也二以剛居中正當闔戶之時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失時者也極中也失時極猶言失其時之中云耳按卦象一爲門一爲戶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有門象程敬承曰通塞之通即象云節道之通通也者自一身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四

而通之天下者也塞而不通於節道乖矣此不出門庭所以爲失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金汝白曰初前遇陽塞而不通二前遇陰无所礙矣乃

與五兩剛不相得高九目賢所以致凶 張南軒曰處

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可出者非

也時之塞則不出爲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

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

節者也洪覺山曰極則也通塞之準則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徐進齋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

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劉牧曰節之義惟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二當節而不節

有後時之凶三過節而不節有悲嗟之嘆 項氏曰三

允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

也 彭山曰象曰又誰咎也非謂二之過不可免而无

所歸咎也曰不節之嗟嗟則能節矣又誰咎之聖人貴

人善補過也又誰咎也凡三同人初九解六三與節之

六三三辭皆無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

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慮得失由已我所當省不節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五

之嗟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

之方於本義无悖矣觀需九二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教之以自反非必謂之

貶辭也

洪覺山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蓋自咎之詞也常人之

爲不善一遇險困未有不懲艾嗟嘆而思反其所爲者

故聖人以无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况六以五來居三

而成節則其終之至于節也可知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胡雲峰曰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于節而自然無勉强

者也故其象為安其占為亨 蔡普江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由不忘其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程敬承曰凡事須辛苦喫力做的雖勉強而行終覺不安惟上節之而其故下由之而使六四柔順得正其于節道豈待強乎承者順之義也順承即安矣 楊氏曰六三之不節上六之苦節皆不中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九五之君方以其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六

九五其節吉往有尚象曰其節之吉居位中也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其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胡雲峰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其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其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於我故行有尚陸希聲曰聖人性平情故達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節以中為貴中

則不過而至於苦九五居位得中節之所以其而吉耳 楊止菴曰中則四安之過則上苦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胡雲峰曰五位中故為其上位極故為苦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 蔡虛齋曰大過上六凶矣而又曰无咎節上六凶矣而又曰悔亡蓋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 蘇紫溪曰苦與其對其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七

嚴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其其苦淺淺之嗇可以共德礪礪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無其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苟爽曰道曷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阨於一人而未可公行於天下或可勉強植立於一時而未可通行於萬世皆窮之凶也

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上雖當位而亦凶者以其當節之極宜通而非中通之才故也若以相爻兩比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

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為凶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為節之其上過中則為節之苦聖人於爻象用意之精如此

程敬承曰節者中也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於中也中則其故可行而通過中則苦苦故不可行而塞九五主節而吉通六四安節而亨承其也惟其中也不節之嗟毋論已上六過節而苦方且行之一身而艱安能通之天下而順此夫以不中而成塞者也君子所以貴知通塞也知通塞者知時者也時即中也節道貴中洵哉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八

中孚三三

巽上小過三三

巽下

陸庸成曰乾終于夫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為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為中孚以艮震為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畫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畫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程傳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為中虛以二體言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鄭東鄉說中孚外實內虛有卯之象變為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瓜從子如鳥以瓜抱卵孚之至也李清臣曰中孚謂居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

故五有孚擊如鶴鳴子和生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

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敬承曰朱子曰中虛中實不是兩件事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惟虛故實也人心內欲不萌廓然大虛虛之中惟是天理滿腔耳此便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九

是實至虛而至實中孚所以有取也中孚則何物不可感何往不可利雖豚魚宜至信亦感及之况其他乎又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利貞貞即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潘雪松述曰中孚有信在中也六三六四以柔在內是中虛所以受信九二九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為信此中孚之義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說

以孚乎上上與以孚乎下無往不孚則無往不化固可
以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萬邦中孚之德也豚魚吉
信及豚魚也豚魚澤物風性風動澤中豚魚信于未發
之先皆浮水面以迎之信及風澤之豚魚不言而信信
在言前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木舟內虛外實可以
順乎上下而涉川濤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誠者
天之道也中孚而貞則皆天機之自動誠感誠應如風
信于豚魚與虛舟之乘風往來澤中有莫之為而為之
者矣中孚必如是而後為正也又曰彖詞中孚以利貞
兌之不貞則為六三之妄說而不孚與之不貞則為上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

九之信窮而不孚

程敬承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一串說心无私欲中虛也
无欲處純是天理即中實也虛而實毓化之原也又下
說以應上上與以順下上下交孚天下靡有不化于孚
者註云信立而后邦乃化是也又曰孚合虛實而虛為
主故柔在內先焉什利涉而曰舟虛虛之為貴尚矣利
貞應天天无形虛之象也天無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
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潘雪松述曰
巽兌本各以陰在上下卦而皆有取于剛中中孚本合
以巽兌二陰成卦亦謂柔在內而剛得中所以三得敵

四馬匹亡不與其中孚而鳴鶴子和有孚學如則在二
五

鄭相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
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
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為吉 潘雪松
述曰中孚為何豚魚亦吉蓋聖人在上天地鬼神亦莫
不寧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為之主也中孚之人
隨在為主隨在為物之主則隨在為物之天物得其天
未有不熙然而遊快然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
蘇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偽海客忘機而鷗鳥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

相忘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相忘於无競
之天矣何豚魚之不可感虛舟觸舟雖偏心之人不怒
故舟惟其虛也則可游於水人惟其虛也則可游於世
宋人曰平生伏忠信今日任風波涉世之道盡於此矣
程敬承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也舟外實內虛是為乘
木舟虛諸說分乘木為實為才舟虛為虛為誠誤矣舟
惟虛故乘之者可濟陸庸成謂乎乘才而出虛其中以
運之是也 唐凝庵曰中孚取虛中相感之義澤為止
水風至斯動與人心之虛感至斯應相類故稱中孚君
子于事无所不虛于鞠獄尤貴於虛乍見孺子之入井

皆此虛為之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潘雪松述曰汝中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體中孚之意以議獄緩死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心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與象獄成而孚輪而孚皆中孚惻怛之意也

潘雪松紀聞曰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感得人
心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一

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
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 諸子相曰議
獄緩死不是兩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蔡虛齋曰議生
於疑不疑何必緩哉故又曰不留獄二義並行不悖

潘雪松述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貴豐旅中孚離為戈
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中孚原
畫既離噬嗑兼取震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
以嚴其法噬嗑去間則多故非震以動之无以威重也
商過于文旅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于用刑也且明
貴无時五卦離明不易感有時而止貴次噬嗑於次豐
震皆反為艮矣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
又兌以議之與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見於謹刑如此
五卦中文字惟于噬嗑取象夫子
即噬嗑貴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
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

初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
凡孚信之道貴乎審初初所可信无如六四能度其所
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志定以寧吉之道也如
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寧得燕
而安乎虞吉從初孚得來初念最純係心于一志未變
而信无他孚之至也變志相從何由得吉七謂六三
程敬承曰兌之四商其所可說而決之以守正嚴其介
也孚之初虞其所可信而戒之以從他審其始也四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二

未寧只是猶豫意初之不燕則憧憧不自安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
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爻意主感鳴先而和後吾先而爾後鳴鶴在
陰喻幽隱之誠也誠無幽而不達故和者遠好爵无人
而不有故靡者衆靡者孚而不可解者也曰我又曰吾
與爾我實有以孚彼耳 來知德曰鶴鳴于和者一機之自
動也好爵爾靡者天理之自孚也
潘雪松述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徹於幽隱
猶外飾非中孚也王註處于內體又居重陰之下而履
不失中不徇于外任其真者也立誠篤志雖在闇昧初

亦應焉故為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象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九二陽剛有實仁義忠信皆其所具好爵也好爵我所自有詎惟我好有與同德詎无同我好吾與爾皆靡之有孚于心若靡係而不可解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何彼何此何我與爾一鳴一和如鶴與子而孚五之本具矣鶴知夜半亦有信之鳥鶴之聲長而遠聞由其發之中者大故孚之遠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四

認得而非以為授受若各相師于善而非以為君臣如舜之善與人同初无物我之間孚之至也 游讓溪曰君子修身於人所不見而人莫不知者誠之不可掩也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于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於中中乃孚之至也 象言鳴鶴者肖震體為鳴為鶴在陰者師曠會經以為鶴愛陰惡陽又兌有鳴象鶴亦為澤鳥靡與靡通與為繩係之意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程敬承曰天下事全憑自家作主六三陰柔不中正无定操守居說極亦无定性情而乃與上九信之窮者為

敵夫謂之敵原非配而助我者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是以作止哀樂漫无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象曰位不當也正罪其陰柔不中正也 洪覺山曰雲峰胡氏曰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則其信由人而非由己矣何也陰不能為信受陽之實以為信六三柔說不正亢陽在上為敵而非為匹其无所自主宜也 按敵者均敵之稱豐之遇配是以賢遇賢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以愚遇愚故謂之敵又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上中三不正德亦敵也所以曰敵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五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體巽應說柔得正位而處中孚之中以誠信而孚于上者也陰德月象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于日光無所不受以位近五而原與五同體也故其象為月幾望三陰不正與已為匹如馬並駝有牽係之意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不下係于三又為馬匹亡之象履正承尊絕無私累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象曰絕類上也係三則從上之心不純無以成孚之功也 洪覺山曰四雖以陰居陰然亦柔矣而又能亡其初之

匹配以上從于五何也蓋月幾望者近中也近中則近五之陽矣故能不係于初而上進于五以成有孚之功蓋信自中出所謂應天者也傳曰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

唐凝菴曰四惟得正其中孚之虛體幾與中孚之實體相當如月之幾望然一意孚五三雖同類以其不正不能應天不恤其疑與之絕而獨上孚五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故有馬匹匹之象二馬曰匹謂對也經釋曰无以有已无以有人谷安從生忠之篤者歟

胡仲虎曰六三與上九爲亢故曰敵六四與初九爲配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一六

故曰匹三陰柔不正不能捨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絕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之得敵非所以爲得四亡其匹乃所以爲得也坤以喪朋爲有慶中孚之中以絕類爲无咎類謂應也絕其類而上從五要非柔正不能

王伯厚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也程敬承曰在初一意從四而防其他在四則一意從五而絕其類何也初重謀始四戒植私始交貴正私交非正也九五有孚擊如无咎象曰有孚擊如位正當也

胡雲峰曰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爲擊如在九二則曰縻九五則曰擊皆固極不可解之象其一德之所致乎

易述曰人君之孚當洽於臣隣而后貫於億兆爲孚乃化邦之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諸子相曰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不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則雖有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唐凝菴曰五止曰无咎反不若初之吉者五猶待位而行初則最初一念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易述曰仲虎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一七

信故于中孚言之象旨鷄與象居巽極在卦上登天之象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求顯鳴而求信非中孚之道侯果所謂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是也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橫渠張子曰上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爲小過初六故小過初爻曰飛鳥以凶 趙氏曰信由中則此感彼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聲大實喪雖揚詡而不長故邦家之聞不如內脩之達達者鶴鳴在陰之類也聞者翰音登天之類也 邵國賢曰鶴知夜半鷄知旦皆有信之物故中孚取之九二澤體故有在陰之象上九風體故有于天之

象 或曰鷄之鳴未嘗不信但當乎道之終居外卦之外即有可信非由裏之信也虛聲外飭中實內喪天下其孰信之哉曰何可長見誠於中者之可久而飭於外者之不可繼也

程敬承曰乎貴中也不中不足以語乎二曰廢五曰擊在陰之和中心之願也斯其乎乃化邦之原乎初重始交無他則乎矣四戒私交匹亡則乎矣六三茫無定主而徒取信於窮敵上九膠不知變而徒執信以求通豈所語於乎之中哉奚以應天奚以格豚魚非化邦之道矣

周易卷之八

四六

小過三三 震上

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防君子故先歆之以亨即戒之以貞而且曰貞者就小事吉也才力只可小就故也若大事則俟大者為之然大者亦于時有不可矣所謂可小事者如飛鳥遺之音非小過之象乎四陰為翼而外張二陽為腹而中實宜下不宜大者上則震動下則艮止也故已過而上則大亢為逆下則雖過猶順也其曰大吉非為小者許也小者

能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者吉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大何患矣

蔡汝楫曰聖人立小過卦以見權衡之妙可小事宜下孔子獵較鄉人讎麻冕從衆之類皆是此理當之小過即是時中關朗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游讓溪曰陽大陰小陰陽之分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然過於陽而已非若浸長之消陽也故曰小過陰雖過盛而用柔得中故亨利貞者安守其分

周易卷之八

四九

義之正而不越也柔中非若剛中之才故可小事而不可以當大事費禕曰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此小過之貞也勢盛而其心能下猶飛鳥遺之音志於在下而不上乃大吉也 潘雪松述曰周宴曰小過亨者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利貞者可過而不可過乎常也故其道又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過之所宜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小過之象也大吉非常之吉非一物一事之吉也陰不過陽其吉甚大洪覺山曰大事必陽剛君子而后能其所大吉者亦就陰中之大而言耳 陳紫峰曰卦辭許多說話不外可

小事而宜下也又總之不外利貞二字而已小事而宜下正所謂利貞也大意謂小過固可以得亨而又必利貞利貞者何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惟爲吾陰柔才力之所能爲而不強其力之所不及且其小事又必收斂退抑而不至于過甚宜卑下不宜高上乃得大吉也方獻夫曰大壯取羊象者以全體爲兌兌爲羊也小過取飛鳥象者亦以全體爲坎如鳥橫飛 此象故就飛鳥爲義 雲峰胡氏曰易貴陽賤陰故陽也陰爲願爲中孚皆美名也陰也陽爲大過爲小過過非美名也大過以陽則猶許其往小過以陰則利貞以下无非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

戒辭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下順也唐凝菴曰彖曰小過之亨何也小者過因其過而善用之亦有亨之道也約說曰時當過而過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傳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中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大事非陽剛之才不能濟三四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

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失位謂四失正以此見凡言得位者皆得正位也易道貴中正如此 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爲所不當爲矣有飛鳥之象焉鳥遡風而上則爲逆此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同隨風而下則爲順此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爲順而不當強爲其大也 蘇紫溪曰卦辭只是發出小過之意象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爲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爲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爲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強欲上人也非宜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无二層意彖傳非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於物有飛鳥之象焉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陸氏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鴈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飛鳥之象卦之全體象之內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二

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象旨上則乘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唐凝菴曰宜下不宜上即飛鳥所遺之音夫小過為飛鳥而其音如此則其能下而順可知故猶得大吉耳良喙而震鳴鳥音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朱子曰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二

三者皆是宜下之意 潘雪松述曰吳氏曰山上之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避世无悶乃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汝中曰時有踰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君子矯之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慢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恐恭之慎為足恭哀之甚為戒性儉之甚為吝嗇也雖小有過而不害其為過所以為善體易 項安世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

以象良也 洪覺山曰山上有雷雷出於地而未升于天故曰小過謂小事過而所過者又小也恭哀而儉敬慎收斂動而止之有陰道存焉皆小之義宜下之意是過之宜者也然於震而言之何也曰矯時飭俗非有堅忍之志過人之性不能也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子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救表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纂言曰三者非有取於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於平而已是過至此所謂時中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三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徐進齋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按初六不好全在一飛字鳥之音宜下而飛則上也 朱氏曰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四動體而躁初良體不正柔則止不當過也有應在四為四所以不當過而過其過至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與鼎信如何也同象是謂惡成而不及改者 仲虎曰大過有棟撓象棟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

然初二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 于上可知矣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必有咎 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災青焉不宜上之故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三為父四在上故為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于三四故過三四而遇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過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四

輔嗣曰過而得之謂之遇在小過而當位遇而得之謂也

按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非實以三四六五為作兩樣人也如此則不凌及於君而適當臣道之常矣无咎相過之謂過凌迫之謂及適相當之謂遇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宜順也盧進伯曰介夫謂不進亦樂之以皆過者何在小過者故也愚謂過其祖是往高亢的一邊過却又遇妣是不過于亢也不及其君是往界與處一邊過却又遇臣是不過于與也 游讓溪曰臣過其君非坤道

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逼之禍故不可也或曰此與不可大事之不可同所謂宜下者 洪覺山曰二以柔應五未為不可而以不及其君為善何也小過陽皆失位而五非剛中故以不應為助以不及得柔中為可小事也

潘雪松述曰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居下得中率陰之分而不過乎則者惟此一爻故以小事之可得而過者發明六二之不過乎陽所以无咎也一張雨若曰及即過春秋書法我所欲曰及則不惟與之齊而且所主在我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五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按弗過防之還從本義作一句讀為是張中溪曰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也當小者過時衆欲害陽須過防方免而自恃其剛不過為備而反從之防檢一疎傷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蔡虛齋曰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為人君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尤不可不知易 胡雲峰曰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程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 程敬承曰九三剛正衆陰欲害曰防亦以正為閑耳防

踈而反從之所謂剛正者安在乎夫陰性之害人甚矣
雖過防猶懼不免况乎防之不至至小者或過而一肆
害於陽凶將如之何象曰凶如何此危之之詞所以聳
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
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按九四當過之時以剛處柔只可小事所以得无咎者
寧安於下而順母過於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
宜矣故云遇之若去柔而更以剛往弗遇則過故有厲
而當戒戒其上也然則將以處柔終乎剛不可過柔亦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六

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遇以為常是天下事无時
可用剛也鳥乎貞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
勿用固執也蘇紫溪曰遇如遇臣之遇弗過則遇時之
宜也弗遇則過非時之宜也 蔡虛齋曰周公係此文
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
着勿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為盡也
位不當言四之位則然自守免咎可矣安能進而為大
事而曰弗過遇之者蓋時當小過過柔乃其宜也朱子
曰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係詞曰文不當則吉凶生
九四位不當而遇之是文不當而吉生焉者

仲虎曰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而
從上之陰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
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
上則凶不可免矣 陸庸成曰三四俱剛失位而不可
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儆其防踈則召災四其
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
已上也

潘雪松述曰雲升而不為雨者陰陽和則雨六得五位
是小過大陰之盛也而艮之陽爻已止于一卦之下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七

不交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西陰方陰雖極盛
不能成功而僅取六二同類之陰以為已用故有公弋
取彼在穴之象程傳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同
類相取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謂不宜上也已上則過之之意
亢者過之極也又曰初上象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
也中虛穴之象不言射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于
高墻而言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為也言畜以小
畜大而諸陽不為六四用小過以小過大而一陽不為
六五用也故詞同繇 中溪張氏曰小畜以一陰畜五

陽則不能固乎陽曰不雨言陽尚往不與陰和也小過以四陰包二陽則不能制乎陰曰不雨言陰已上不爲陽和也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胡雲峰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過而遇乎陽四无心之過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青無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張雨若曰是謂二字有味无妄之災君子以爲猶福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八

惟孽自我作是謂之災青耳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己致復何言哉

俞林屋曰六五已上謂其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兩已字俱是已甚之已 仲虎曰此爻與四正相反四曰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過乎陰也此曰弗過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過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無復遇之期故四言過而上言弗

過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

纂言曰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曰无咎曰厲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或戕其辭猶疑至上六曰離之曰凶曰灾青則辭决何也蓋柔之盛陽剛俱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此六四之辭所以先急而後緩三上之辭亦以始疑而終决也

程敬承曰卦名小過而以小者爲過越大者之事則不可也是聖人所深戒也故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遇者不取其弗遇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亢逆道也此飛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九

鳥之所以凶密雲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於三四惓惓焉揔之則不可過之一言盡之矣

既濟三三

坎下

未濟三三

離上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

卦畫觀之坎離錯綜即是不泰互見耳

按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為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交三與四交五與上交陽爻于陰則既濟知矣又卦水上火下有既濟之象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潘雪松述曰既濟亨小亨於陰柔之小也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言亨小六爻剛柔正位故利貞章氏曰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為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

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 張雨若曰既濟亨小只緣既字不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可小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遂忘戒懼邵子論易每到中半處便回頭却顧正是此意此何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業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胡雲峰曰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

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不惟皆相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其為既濟豈不大哉而彖以為小者亨焉何也初之吉與終之亂皆由于小也夫天下之事陽主之陰成之其成其敗未有不由于陰者故觀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豈但濟極則小也哉是故泰者時所有為者也治之未成羣陰未伏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治之既成水上火下陰陽大小各歸其所无所有事止心于是乎生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一

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可知終非能亂而亂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為不窮也 按小亨者亨而漸微之意見亨之大者既通而不足恃也此時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貞只是憂勤謹畏即下所謂正與中者是已而卦體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是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剛不至好大生事柔不至好逸滋救此保濟之善道所以維治亂之運者也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柔而不過憂勤而不輟得中吉也後來柔漸靡怠荒无所事事而止心生矣止者道之窮也卦詞曰終亂彖曰終止

則亂其旨微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洪覺山曰水在火上則水火相交相成而又坎體在外則內險已過是為既濟既濟何以思患預防也水性常下火性常上既濟之尾即未濟之首思患預防離明知險所以常濟而不敢有終止之心既濟之功也既濟无功惟思患預防以為功晦翁所謂此卦及六爻皆有做戒之意泉翁以思為治亂之原得失之幾是也

劉調甫曰大抵亂世之主其心多困治世之主其心多逸逸則生亂困則生治此東隣之殺牛反不若西隣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二

受福其所處使之然耳聖人為戒每于防盛之時其旨深哉

程敬承曰既濟本无患正惟無患乃生患患生於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于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於无亦卒而不及持故貴於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患矣豫防不過是守貞蔡子木曰只憂勤便是豫也天下原无必不可防之法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弗可喪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

亦有三故尾可濡輪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奮發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窮則之於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故亦曰濡其首言平之不可玩也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

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何以也初吉終亂盡之矣初吉何以義在于曳輪也輪在下尾在後初象也獸行必揭其尾曳輪濡尾未濟象也蓋既濟之初有未濟之意而九又以陽剛中正明幾慎始欲進而未敢遽行故車為曳輪孤為濡尾如晦翁引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涉則畢竟是涉只是畏寒未敢輕涉是也車行而常若曳輪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三

孤涉而嘗若濡尾只是一點敬慎之意慎則終能前終能濟矣陸庸成曰濟因坎險而得名故既未之六爻其首尾俱以濡為義又坎為輪亦濟險之具也初九又大才而操小心當既濟而恐若未濟義之所以无咎也蔡虛齋曰此全是憑初字說道理初則逸欲未萌止心未起故能謹戒如是義當得无咎也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胡雲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于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為中滿故曰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

雖不汲汲于二三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矣大我先有失鳥乎七日得爻凡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 趙氏曰其稱婦者以陰適陽一之所以行也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失其所自守者六二柔順中正不干乎時不失其主久而正應者合又為勿逐七日得之象王肅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之義也婦人出門必有弗自蔽而后行喪弗退不可行喪弗勿逐不亟於求行也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而二中道在我久之將自定不得行於今必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四

得行於后

象曰以中道也中道在二舍我其誰語中亦有勿逐意陸庸成曰二即離之六二與黃離之中道同二即離之上九故亦有出征之義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在內卦之上內治已濟動而之外亦陽剛當位之所有事者故以高宗伐鬼方之事明之以中興賢君伐遠方小夷不貪近功不幸苟勝三年而後克之蓋盛世勤民之難也高宗可謂善用剛于既濟者

矣既濟之時啓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九三離日身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爻詞致警深矣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或曰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又曰三年克之德也程傳言德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汪咸池曰此聖人重用師也辛苦得之則當競業保之知其德則知其所安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五

盧中菴曰三年克之有箇周悉萬全慎而持久意思小人勿用必如趙克國郭子儀者用之一則言其不可輕動眾一則言其不可輕任人也鄭東谷曰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倖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故三伐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唐疑菴曰小人即上以其為終亂之人也師之小人勿用言于行賞之日既濟之小人勿用言于用兵之時何也師以毒天下言似當天下之亂也天下方亂歸者如市焉能擇人故用舍在行賞之後既濟以伐鬼方言似一方之亂也一方之亂威命方行用舍由已故勿用在

震伐之時各有攸當也爲戒如此不免于終之亂小人之害其甚哉

仲虎曰六爻皆警戒意于初則勉其戒謹于二則戒以勿遂于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既濟之時惟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密 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五

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易述曰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之時也

按大象思患在預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后約說曰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疑故不敢自恃其有備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於心終止則亂能疑則濟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爲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

儉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爲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于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卽兩鄰而言其一既濟者非時特殺而誠不足有止而不進象其一未濟者時舉常事而誠有餘有進而受福象言鄰以省五使知所戒也既濟之事其盛无以加其終不可反懼之甚也孔疏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也 紀聞曰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于望之時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五

蘇氏謂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卦詞初吉終亂東西卽初終之意也或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

雲峰胡氏曰夫文王與紂同此一時耳在紂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紂而私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則无受之之道耳

程敬承曰凡物彼來此受吉之大來以二之實受也實受者誠實以受之禴祭可享非誠不能格也 蔡虛齋曰象傳提出時字而又義自明吉大來也此正以時言

大來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則亦可為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潘雪松述曰坎為濡上為首既濟之極水火反覆之變必矣陰柔處之忽而不戒以之於其窮有濡其首之象危可知矣彖詞所謂終止則亂也 洪覺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于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溺而已矣是故君子之濟世必須以身在濟之中如六爻

周易宗義 卷之八

本八

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拔于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無風濤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蹇裳馮河濡至于首則溺其身可知矣既濟之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亦曰濡其首 張雨若曰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無及矣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袂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底端倪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好時

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酪酏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蘇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免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何哉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也吾觀席全盛之勢者多支吾於目前之英際恬熙之會者多苟且於一時之安此經營禍亂不足以為憂而養安無事深足以為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袂日戒慮其終也喪弗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於濡首終止之亂

周易宗義 卷之八

本九

人自為之天何尤哉嗟夫猾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竇深淵之隕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於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綱 程敬承曰六爻之義初吉終亂盡之時遂分下三爻為初吉上三爻為終亂似太拘泥愚謂保濟之道惟思患預防勝矣初之曳輪濡尾慎動之始也二之喪弗戒行之亟也三之勿用防外患生也四之衣袂恐內治疎也五失時而不戒故受福不如西鄰上止極而終不戒故濡首而不可久其防其防其君子所以保濟而未无不

濟者乎汝吉曰噫既濟矣經幾終而六爻之辭危乎危
无吉亨利之文故易懼以終始也

未濟三三

下

崔憬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易之
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未
窮則有生生之義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
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兩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
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
處濟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按水上火下不相為用而三男又皆失位故曰未濟未
之為言非終於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未濟有
濟之理故亨然而致亨有道焉時方在險撥亂為難以
謹畏之心求濟則終濟矣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
然冒險漫无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
无攸利

程傳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
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懼故勇于濟勇于濟必至
濡尾而不濟矣周用齋曰凡事每成於老成練達之才

而多敗於少年剛銳之輩故聖人以小狐象之 易述
曰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狐尾豐於身濡則身
隨以溺小狐力未強汔濟而尾為之濡濡則不能終濟
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
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按卦辭以未濟將濟之理言亨柔却歸重人事蓋未濟
之時非小心慎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此六五柔而得
中所以致亨也小狐以象人之才小力弱者汔濟而尚
未出險中此時正須畢力維持謹始圖終以收未濟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

利而乃曰濡其尾无攸利者始乎不謹卒乎不克濟而
无所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卦之六爻雖不當位
而剛柔皆應相應則相須力協功成而終有濟矣此見
未濟之必亨特在人之續終耳 項氏曰于无攸利之
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
中以與剛應自有到亨之理此夫子所以贊易也洪覺
山曰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也曰重離也五行之所難
伏者火七情之所難制者燥易之性也五柔得中則能
下與陽應而有可交之漸矣是故既濟之善在初未濟
之善在終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也既濟之險在外未

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故二之不出中即五之未應二也 經釋曰既濟敬終未濟亦敬終大易貞勝以敬勝始終教萬世无窮焉 程敬承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一念謹畏中而回者也既濟而曰終止未濟而曰不續終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一念堅持中底績者也 唐凝菴曰既濟之濡尾以離而受坎之濡為濟未濟之濡尾以坎自濡其尾而不濟尾在一身之終一身皆濟而尾獨不濟有身尾不相續之象蓋未濟之初即既濟之上其在上則以止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一

不能終離之功其在下又以汔而不能繼離之濟六十四卦中剛柔之不當位无如未濟惟其六爻皆相應則剛柔相濟猶有可濟之道者也 周用齋曰柔得中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濡其尾故不終濟也雖然剛柔應也天下豈終於不濟乎聖人之情見矣得中則舉措當相應則心力協此濟世之道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象言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

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洵詞曰或問曰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也未濟致之各異 按天下未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孰為辨之使各居方所也者濟世之君子觀象于水火而得是道矣辨非專指水火也物字所該甚廣蓋君臣上下各止其所之意慎辨慎字重不慎則不能辨矣時當未濟无事不要謹慎况辨物居方乎 經釋曰易首成虚无心以受人終既濟思慮防表无心之心不可无也首恒立不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三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潘雪松述曰象言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也 王輔嗣曰未濟之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于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猶曰無休已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以濡尾為終濟之象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

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潘雪松述曰敬仲曰曳其輪未濟也時在險中勢未可濟不敢欲速貞正之道也故吉中者无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不涉中以行正與時偕行其出險而有濟必矣 熊氏曰曳輪一也既濟僅无咎而未濟吉初不中而二中也

程敬承曰坎自有輪曳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本義自止而不進是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四

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毋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慎密不急濟為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既言征凶又言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若是蓋其陰柔不中正以淺才涼德之身欲往而求濟徒取禍耳然以柔乘剛藉其力可以共極而在坎上亦將出乎險矣故有利涉大川之象 王註二能拯難而已比之矣已委二載一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胡氏曰既濟六爻不出

卦名獨未濟六三揭出卦名而曰未濟征凶者以六三柔居陽不當全體所以未濟者以此洪覺山曰征者自征涉者乘物也征則不能而利求得所乘以濟此在夫三之自審之

象曰位不當揔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征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纂言曰未濟諸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五

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却又不可過中九雖陽而居四動必未正故戒以貞貞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也九四之動為互震也震用以伐鬼方用之得其正者蓋既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事然始出於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成功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有三年賞於大國之象如是之謂吉而悔亡志行云者未濟時志存必濟以其正故得行其志也鬼方之伐九四之所為貞也 隆山陳氏曰既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按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故鬼

方之伐既未皆用之然四六有不當位之悔者何以能
貞吉而悔也志在用震之動出坎之險以行正也此
所以吉而悔也 又曰伐鬼方即既濟九三高宗伐
鬼方之事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
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
之德

按此爻舊說有以變化氣質言者似與濟時不合程傳
說是已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
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七

陸庸成曰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
吉孚以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備三吉而無一悔其
盛于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
誠以任用賢佐故諸臣戮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濟
為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醞之而發
越暉即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
以柔居中虛其心而陽為之應得君道之正也故吉而
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無不待于也五文明
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本有光而乘承
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什物以能而

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是已離體
中虛陽剛之所以附故曰有孚吉五為未濟之主終能
无不濟而吉者以有孚也夫以誠交物者物亦信焉物
皆竭力功則克矣上言貞吉下明貞吉之在誠也 洪
覺山曰林氏栗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后也五應在二
故貞吉而无悔光者離明之謙光也孚者孚二之陽實
也暉者實之發濟之善也唐凝菴曰孚在內則光有體
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實德克盈光輝昭著莫非
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吉在五暉吉之吉吉
在天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七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
亦不知節也

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孚於陽剛與之共濟功
成矣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正當與時安息休以无
事以待天命之自至有孚于飲酒之象即需所謂飲食
晏樂也不妄生事何咎之有若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
警心而事將廢既濟之所以失也人心易放故聖人諄
諄 項氏曰既未濟皆取義于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
然得失不同者既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而不害其
為既濟也故无咎未濟正坐濡尾不能續終所以為未

濟也既濟之中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為人事之危未濟之中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為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為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也濟以孚為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泛離九自下升而入于上則飲食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入于酒則濡首之象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于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所以謹于辨物居方之事所謂亦不知節者正謂不明于辨也夫人居患難之久幸其將平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以壞其終此何等時而作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八

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

唐蕲菴曰亦之為言對初之不知極而言也家人之三于互離互坎之間曰失家節未濟于坎下離上之卦曰不知節則節正在水火之交矣上九陽實之孚未嘗不在失位之咎不能終免故聖人不與之以貞有以也四以震而成功上以濡而失是則治亂安危之機一怠惕間耳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有以夫 誠齋楊氏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泔水之害小干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于平泔水

張雨若曰是字對非字看義所當為之謂是是字最大易所言不過教人成箇是而已胡氏曰學易在求得真是焉斯其為未濟終濟也歟不知節即為失是陳思獻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謂之節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王應麟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無用為用而卷舒操縱摠歸於是斯陽德完局也 胡雲峰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日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九

總論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振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三之曳輪皆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脩獲禍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

吉者勉其脩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於茲矣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周易卷之八

卷之八

八十一

蘇紫溪曰上經終坎離以其為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濟未濟以其為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機乎夫欲生生不窮舍水火無繇矣水生於天而成於地火生於地而成於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火以火之烈濟水之寒則非以水濟水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而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炯炯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體無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

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為知極為知節其誠也為貞吉為行正其誠而明也為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離萬古此生生其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無辨則不相射而未嘗无應生生之易益於此矣

周易卷之八

卷之八

八十一

周易宗義卷九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

周易宗義卷之九

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金汝白曰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大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既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既易從自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君子體易之實功也胡

雲峰曰此章首言天地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郭青螺曰孔子係詞開口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見易只一乾坤耳而貴賤而剛柔而吉凶變化種種悉具於其中此非聖人之杜撰也天尊地卑乾坤之分已定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悉具而罔缺是故聖人本此剛柔二畫相摩相盪以成易則凡天地間之鼓者潤者運行推遷無非是物之流形生出人物之散殊來乾成男坤成女分別乎陰陽乾主始坤作成實歸於易簡人能體此易簡之理便成賢人之德業由

周易宗義卷之九

此純乎乾坤之易簡便與乾坤合而成位天地之中此

孔子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

陸庸成曰易首乾坤乾坤之始止是剛柔二畫而乾坤交錯不窮亦總是剛柔之變化此便見易簡之妙矣易簡者聖人于剛柔變化中剔出精奧以示人也故下傳首章亦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而繼之曰示人以易示人以簡也

蘇紫溪曰統一部易書只有剛柔二字耳剛柔具健順之能曰乾曰坤此乾坤非聖人之強名也天尊而上便

有健的意思在地卑而下便有順的意思在則乾坤未名之前却已定定在于兩間了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按天地只重健順不重形體恐碍下卑高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為高為卑自然陳列于兩間則六爻中上者貴下者賤乘者貴承者賤若位之定列於此不可移易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按卑高不止天地凡人之尊卑長幼物之高下大小皆是卑何以先高史氏曰卦畫自然之序也

彭山曰動靜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靜中亦有動靜藏于內而動中亦有靜此動靜之有常也乾本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柔則常靜動而無常則易衰不得為剛靜而無常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為不已之德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斷者虞翻云分也置陰陽言剛柔俞氏琰曰質可見氣不可見也

韓康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趨則凶故吉凶生矣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蘇紫溪曰方嚮也人

心一向於善則善念聚一向於惡則惡念聚類聚處便有箇吉凶在物人也善人與善人羣分於其惡惡人與惡人羣分於其善羣分處便有箇吉凶在吉凶本善惡而生如有根必有枝葉者然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易述曰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無失無得貞而已矣或類聚或羣分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動而生以為得失之報也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

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無往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聳伏潮汐人物無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也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後成形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蔡虛齋曰此節是夫子從有易后而追論未有易之前見易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非聖人鑿空所為不過據六合中所自有者

而模寫之是易雖未作如易中許多物事色色皆備於六合之內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也如云乾坤之卦未畫觀天地尊卑乾坤之位已定矣吳因之曰首節不是畫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化之象形無不具于其中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詞聖人見得天地間只乾坤二義而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悉備於其中故畫一為剛畫一為柔用此二畫兩相摩而為四為八即就此八卦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

上各加八卦相推轉盪出而為六十四卦摩盪既成則易道大備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無不在其中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的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摩是兩箇物事相摩盪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員轉推盪出來有八卦以後事要之伏羲畫卦時只是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摩

盪二字特假借以明其意耳此聖人作易之事即易之變化也

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於乾坤哉紀聞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后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

鼓之以雷霆四句俱在造化上說二之字極不宜着物搏擊為雷霆則雷之疾而威者風亦曰潤帶言也一者循環不窮之謂程竹山曰雷霆風雨等項蔡氏以震為雷又為霆巽為風坎為水以圓圖方圖各貼日月寒暑說固是但覺拘泥看來易只是一陰陽易書既作則陰陽之千變萬化無所不有就其陰陽之相搏擊者看則見其為雷霆之鼓就其陰陽之周旋和暢者看則見其為風雨之潤就其陰陽之往來運行者看則見其為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蓋天地間只是一陰陽陰陽之變化無窮橫行直撞盡皆做得豈可執定一件如蔡氏所

云只把當一證佐則可就以此為實說則不可男女亦然

陸庸成曰相盪之際得剛畫者乾道也於是為三男得柔畫者坤道也於是為三女八卦之成也則乾坤亦秉於剛柔而剛柔之始也則乾坤實統乎六子故相摩以下止乾坤言之

彭氏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之生而言則生於陰也陽在陰中勢必發揚故得乾初爻為長男得乾中爻為中男得乾三爻為少男自陰之生而言則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七

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縮故得坤初爻為長女得坤中爻為中女得坤三爻為少女男女雖同稟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健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焉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蘇紫溪曰此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徹上徹下俱是易理本義所謂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李九我曰本義實體二字指造化言實體即象形

也成象成形即見於實體也變化之成象成形此二變化字亦就陰陽實體上說易理繳在後不必以為承上易之變化以為造化在易也陳紫峰曰若主易書既作造化在易之說則當云易之具乎實體不可謂見於實體也見於二字要說得通 蔡虛齋曰雷霆風雨固是實體但不可說是易中之實體其曰易之見於實體者只是要明易中具有此等物事耳 蘇紫溪曰乾坤之道最是廣大又最是要約此三語承上接下最精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八

說旨曰知猶主也作者發動鼓舞之意始始其氣也成其質也洪覺山曰知者主宰也知也作者作為也行也 乾之德健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要生便生更無礙滯故曰易坤最省事更無勞擾只承受那乾的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簡只順從而已 張常甫曰事莫難于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故而坤以簡能是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於力者力不顯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焉 胡雲峰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之心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體

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一念而人可與知是良知也簡則不着力而人可與能是良能也良知之真人人同也故以易示人則得人心之同便有親非人來附我之謂也良能之真人人同也故以簡示人則得人力之同便有功非人來助我之謂也有親何以可久人信我我亦信我萬古一日良知之本體如是耳有功何以可大天下事皆吾身事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耳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箇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箇易從之妙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九

天下共知則一而不貳其精神更無今古當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后世而在也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故曰可久若說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遞世不知不將自悔乎

陸庸成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化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也法乾坤者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賢非下聖人一等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

變化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其中者其孰能與于此哉 蘇紫溪曰賢人猶言過人德業宰我所謂賢於堯舜即此賢字如曰賢而未聖則可大可大之外豈復有所加乎 湛子曰理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德業非二事蘇氏所謂隱顯之別也此乾坤之辨也 張常甫曰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早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羣分者成象成形者雖萬有不同而其實不外陰陽而曰陰陽之德易簡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位乎上而始萬物地位乎下而成萬物人位乎中不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

能兼體萬物不足以配天地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天尊地卑而言也未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若謂其不才也

程敬承曰天下之理一也衆人以艱深煩擾失之聖人以明白要約得之得字最難看理本自然純乎其理之自然則得矣所謂我無心理便是心我無事理便是事理得之謂也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夫生於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人之位而無愧於人不必說到贊襄處

淮海曰天尊地卑以下其易之定體乎剛柔相摩以下其易之運用乎皆自然也。自然者易簡之謂也。天地所以為天地人所以為人其理易簡而已。賢人可久可大是得此易簡即可作聖人也。聖人之成位乎中是得此易簡即可參天地也。所以中庸提出率性二字惟率性則易簡。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一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程敬承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於剛柔摩盪而歸諸易簡之理至論君子體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而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次章言後天之易究析於辭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居安樂玩曰吉而無不利亦從後天論也

此聖人指文周設卦是取伏羲所畫之卦而陳列之重係辭上如列出乾卦看乾是這樣象因係乾是這樣詞餘做此卦內兼爻言象者物之似如下文失得憂虞之

象是也象之所該最廣究其要旨不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已。吳因之曰自有易以來吉凶之理雖具却未嘗明白說出來自文周聖人觀象係辭而吉凶始大明於天下要發吉凶得詞而明意。

吳因之曰易之所有剛柔而已然是剛柔二物迭相推盪非剛推夫柔則柔推夫剛絕不是拘泥執定的此變化之所由生也。若死毅的東西從何變化出來剛柔相推句全要發出活動的意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內推出外底意思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盪也。如陽窮於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於六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二

自然有箇七隨後而來就如推出的一般柔推剛則陽化為陰而化生矣。剛推柔則陰變為陽而變生矣。推即是變化生無兩層是推字生字諸景陽講得好剛柔無迹豈有為之推盪而前之所移若迫于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偶無心豈有為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

胡雲峯曰易之道不外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係詞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象由變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於

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於此也是故其係詞也有吉凶焉
卽其失得之象也有悔吝焉卽其憂虞之象也蓋吉凶
悔吝雖係于詞而其原實起於變

張雨若曰吉凶者二節時說都云一是申上觀象繫詞
而以人事明之一是申上剛柔變化而以造化明之愚
意不必如此分頂只須過云詞占象變具而易道備矣
天下之理有不摸寫於其中乎看來吉凶就是人事的
得失悔吝就是人事的憂虞變化剛柔就是造化的進
退晝夜六爻之動就是三極之道總之是要見易之至
實至精而人不可不學也所以下文就接以君子學易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三

之事如此是脫洒多少爽快三極理也故不曰象
而曰道其實只是象字意都是從有易後形容說其曰
之象者言是這樣子相似非實指觀象之象

是故字貫下節憂虞分貼亦自明白虞安也凡人行事
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憂則能自
訟而爲悔安意肆志而虞則必召辱而爲吝朱子曰悔
吝是吉凶底交互處悔者吉之漸吝者凶之端又曰吉
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
便凶凶了又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
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

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
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

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造化
之消息晝夜者造化之幽明陽化爲陰只恁地消縮去
便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爲陽是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
曰變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爲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
爲剛柔動卽變化所謂剛柔進退也三極之道亦只一
動故以六爻之動爲道非把六爻爲三極也虛齋引一
陰一陽之謂道句來看更明透象旨柔變爲剛進之
象剛化爲柔退之象剛進柔退明晝象柔進剛退晦夜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四

象蓋卦爻剛柔相推以成變化而變化將來又成剛柔
猶是晝夜相繼焉其柔之變復爲剛者猶晝之仍繼乎
夜也剛之化復爲柔者猶夜之仍繼乎晝也

程紀曰剛柔變化曰象不曰道惟是六爻之間一剛一
柔變變化化周流不滯則動也動卽道也道至極也極
一而分布於天地人爲三故曰三極蒙引曰易中語道
體則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又曰易有太極
推原於卦爻未生之先此言三極之道是推究於卦爻
已動之後

孫質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繫詞不惟盡造化

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不學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在乎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乎吉凶悔吝之爻辭其躬行心得只是一簡易理

居安樂玩不是君子去居而安樂而玩也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此卦爻之序列處分明三極之道之昭陳此卦爻之係辭分明三極之道之闡發次第燦然義理瑩然足為君子之居安樂玩耳故君子居則觀象云動息於斯而不能舍也蔡虛齋曰只是義所在便是序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五

一事有一事之序今日與昨日所應又各自有其序終不越乎時之一字時即序也序字中切不可涉潛見惕等語如此便是爻之詞矣孔疏辭有吉凶悔吝君子見善則思齊其事見惡則懼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爻皆有詞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故君子尤所愛樂

吳因之曰瞬息頃刻若非易序那事就走作了怎得不居安然亦非繩趨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千翻萬覆却做得恰好至當不泥定卦爻之迹而運用精微處渾是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究竟居安易序亦無他

道時而已矣爻辭雖不如彖辭之約却一爻自為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其員轉推移周流活潑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尤盡洩于六畫若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思暗想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程敬承曰居安惟易序循之而便故安也樂玩惟爻詞味之而永故樂也又有非是則不安非是則不樂之意乃其玩辭而并玩占何也聖人係詞以明吉凶占之所值即詞之所示也又何以分動靜也詞以概示其理占則更切于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六

朱子曰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詞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象占其變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詞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詞而決焉其示人詳矣故君子居則既觀象矣又玩詞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則行否而凶則止是以動靜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盧云觀玩還重卦爻上謂之由詠筮而得所值卦爻之變則可謂之在揲尸上看則不可胡雲峰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也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

變與占之宜動靜無非易即無非天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吝悔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此獨言吉一者欲學易者學此一也學得此一即吉也 易述紀聞曰觀象槩觀諸卦爻之象觀變只觀所變卦爻之象取占以揲而值之將用之以為決斷故謂之占易以變為占于占言變蘇氏曰至於占而君子之慮周矣是以自天祐之卜子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卜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化之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七

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汪都山曰上言伏羲之易此言文周之易上只言易簡而此言三極之道有許多變動太古與中古之氣象可見矣三極之理何理也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在所謂理之正者貞之謂也然不變之中又有至變者在所謂理之貞者時之宜也聖人本此以係詞定占君子學易有得於趨時之貞焉於易思過半矣 蘇子溪曰君子身與道俱便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為象心與道契便與易之辭契而忘其為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辭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道則三

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 陸庸成曰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吉凶君子體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吳羔曰首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前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此章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八

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

程敬承曰通章重辭是統言卦爻之詞之通例也彖詞言乎象爻詞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係而卦爻之精蘊闡矣要之聖人係詞其言吉凶甚辨其憂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於初知所悔而改之於后所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於无咎取此卦爻之詞之通例也係詞之功大矣哉其實辨吉凶一句足以槩一章之旨指其所之即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震无咎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吳因之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只是易書平易通達之教至憂悔吝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默奪人心尤開物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也須知此章非徒叙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每句中要看得此意即如辭有險易一句當講云不險其辭則使天下懈怠而無震懼之心不易其辭則使天下危疑而無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

云

洪覺山曰彖者文王明一卦之辭爻者周公明各爻之變皆指其所之以示人從太而趨易也悔吝憂虞吉凶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九

攸繫而但曰小疵何也言小疵以見其可為也夫天下無不可為之理時有難易遇有善惡為之則在乎我而我無所主以蹈于惡而入乎難其得諉之于時與遇而謂非我之過可乎无咎善補過是作易之至意也故曰詞也者各指其所之也者之於得之於吉之於無過之地而且危之險之所謂為君子謀者是也

姚鳳梧曰聖人觀象而係彖辭故彖以言乎象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宜者也聖人觀變而繫爻辭故爻以言乎變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也 孫質菴曰象在全體尤渾淪明白

故專以象歸之彖彖非無變也變在逐節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爻爻非無象也

潘雪松述曰爻之所以吉者言乎得若元吉征吉貞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爻之所以凶者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有凶之類彭山曰得正言吉心之安處也失正言凶心之不安處也悔者不肯自安於不正心切悔悟此趨吉之路然未至於吉吝者不能自克其不正心竊羞鄙此趨凶之路然未至於凶故曰小疵小疵者未成失得猶許其改也无咎本亦有過以其善補過是以无咎朱氏曰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爲休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

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爲咎而違之惟其缺而補之然後无咎吉凶悔吝无咎皆舉爻辭以明通例其人心皆安於天理之正而不正者自覺其凶少有不自不容已於悔且吝此皆反正之幾欲人自得其本心也 沈翼亭曰曰失得曰小疵曰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卦爻所以有此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即所謂象與變也

程敬承曰善補過善字極重人既有過即如玉有瑕疵衣有破碎非磨碎極工則瑕疵未淨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反之早救之力改

之又改以至於無之謂也

張兩若曰列貴賤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其說亦通但聖人當初只是看得易中通例有如此的又有如此的逐項數出原非有意爲文故只須散散講去不用牽連承接及分截段落爲是列貴賤二句輕是引起下三句下三句爲一例楊龜山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貴賤者如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辭皆爻位之所列也小大者如小往大來大往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一

小來之辭皆卦象之所齊也余四明日列齊辨非是人去列齊辨乃易自列之齊之辨之也徐魯菴曰爻有定位而上下各就其承乘之分而觀之則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處下而卑者皆賤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卦之陰陽各有所主故以陰爲主者其才弱其道私其類慝而有依阿澆忍之規模則皆謂之小以陽爲主者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則皆謂之大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此二句只是起辨吉凶一句非是應象者言乎象二句也朱子曰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

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

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彭山曰憂者危懼之意介者辨別之端善惡所由分之界也當初悔初吝之介而不憂則必至於凶矣震驚動也當其過時惕然驚動此即悔心之萌也能悔則復于無過矣龔氏曰悔則无咎介則無悔不近於知幾乎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唯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者乎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在復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乎胡雲峯曰前曰悔吝者言乎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二

其小疵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沈痼而不自知也洪覺山曰吉凶之見乎辭易見也辨其吉凶而知其所之難見也故玩辭觀變所以辨也介也者悔吝之幾小之意也憂之於小則小疵可免而况於大乎悔者悔過也處時與遇有爲之善心也人孰無此心也有此心而不能震動以決焉則不覺爲怠心所勝而无咎者終不可免故曰震无咎存乎悔善補過之謂也故非震不善也

朱子曰卦有大小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

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

蔡虛齋曰辭之所以有險易者豈聖人故為是險易哉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三

易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大卦所向者易辭則從而易小卦所向者險辭則從而險聖人繫辭只依那象據本章通例看卦字皆兼爻說

張雨若曰此節還是總結大意上文散碎說箇通例此則總合說以見辭出于卦正所謂彖言乎象也而又可推見矣

所向處是情卦有大小則情之所向有險易了故辭亦隨之大卦辭未必皆易小卦辭未必皆險此亦只是大槩說耳

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

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有易地

而不可惑以險途者全在於此

周用齋曰此可見聖人係詞無非示人之向往當由平易而不可入於險也

淮海曰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于不善之謂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改而不及則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可以改或不及改或不肯改則為吝當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補過則為无咎言積疵則為失積過則為疵積疵則為凶積補過則為无咎積无咎則為得積得則為吉此其一念之微而其著甚遠君子之所以貴慎獨與孟子曰欲知舜與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三

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

孟子之所謂間即大易此章之所謂介參天地在此盡人物在此淪夷狄在此入禽獸在此可危也哉可懼也哉所以學易之道全在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句君子有終身之憂其此悔吝之介也

胡雙湖曰第一章夫子論伏希畫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係詞而有望於君子之學易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陸庸成曰前二章畫卦係辭則易之事備矣故易與天地準及一陰一陽以下俱是贊易此章與下章非二也此章曰天地之道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體下曰生生之謂易但下章用謂字以申之似別爲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各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三字文二章之目也又曰彌綸天地之道是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十五

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天地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之天地者也神易者易之神易是總結而贊之

程敬承曰易與天地準於聖人用易處見得聖人用易以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一套事窮理處即是盡性盡性處即是至命不必阨把理性命三字牽纏須要說得渾融活潑蘇紫溪曰首節是知天地次節是似天地末節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以謂之彌綸也極看得好要之三節亦自貫

串與天地相似承上文來知之明則體之至也知仁合一猶天地之動靜始終聚散合一也道至此則何不可範圍曲成通知乎通知是渾融爲一之意非漫曰兼之而已故贊之以神無方易無體其曰用易者聖人一身無一非易猶易爲體而聖人爲之用非必用易書而后能爾也潘雪松述曰此直贊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有卦畫而無言無言而無所不貫無所不在精示意見而不可以形迹貌象窺測者人全具之人不得而執之故言易與天地準朱氏曰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準陰與之平等無低昂輕重之聞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象旨彌以反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十六

本言如弓既張而彌之愈反愈合綸以致用言如絲既分而綸之漸合漸大也準準其道也道莫大於天地苟非易與之準不免有空缺處又有鶻突處安能恁地彌綸今易惟與之準所以於天地之道能彌之綸之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幽明生死鬼神仁知化育流行之道無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脈絡不紊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於易故聖人以易証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透徹故於天地間更無障蔽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苟爽曰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幽謂天上地下之不可

得觀者也。明謂天地萬物陳列於耳目者也。朱氏曰：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為氣，明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顯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於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洪覺山曰：天顯易明，故曰觀地幽難見。故曰察。

朱子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折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荀爽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楊止菴曰：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推本也，反歸覆也。推本于未生之前，則知始者以此故始也。歸覆于既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七

死之後，則知終者以此故終也。說者究竟之謂，始必有終，終必有始，死生究竟如此而已。故曰：死生之說詳具于程張朱之書。

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吹為魂。精氣合則魂魄合，而疑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變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本義聚字不是，二者合聚之聚，乃凝聚之聚，對散而言也。魂漸漸散去，無所不之，故曰游。蓋魂原是氣本無形也，魄是有迹底物，本是精血，只乾枯而已，非實降也。對魂遊則為降耳。章氏曰：鬼神之情不可窺。

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精氣為物，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為鬼，遊魂為變，變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為神。是鬼神之情狀，不干精氣游魂而知之乎。楊止菴曰：自無而有者，神之伸，自有而無者，鬼之歸，合而言之曰鬼神。情者，張子所謂良能，中庸之能使者是也。狀者，張子所謂造化之迹，中庸之如在是也。又云：精氣魂魄，凡天地間風雲之類，皆然。或以耳目口鼻四肢為魄，視聽運轉噓吸為魂，此特就人身言，未詳。張子正蒙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斯。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八

言得鬼神之情狀矣。陸庸成曰：其聚其散，可知鬼神之狀，其倏聚倏散，有所以聚所以散者，可知鬼神之情，即狀而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是也。非物變便是鬼神也。鬼亦能神，神不離鬼，鬼之伸即神之屈，即鬼也。章氏曰：精氣即遊魂之所疑，聚遊魂即精氣之所運用，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魂之于物也，直寄焉耳。精氣遊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惟精氣全而遊魂定，則發揚昭著，雷動風散，鬼神之變化，其非我也。聖人只教人從自家身中認取，故曰：人者陰陽之變，鬼神之會。又曰：精氣為物形之謂也，遊魂為

變神之謂也。形有生滅，神止往來耳。於此了徹，修身以俟，不以天壽貳其心，斯命自我立矣。情狀猶言氣象，情無形而狀有象也。張雨若曰：故字說字情狀字，虛齋俱看得太深，都說做所以然的意，看來不必如此。本義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可見朱子是就把幽明死生鬼神為陰陽之變，初未嘗以所以陰陽之變為故為說為情狀也。存疑最透，可看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下做此。

與天地相似，承上言幽明陰陽之顯晦死生陰陽之消息鬼神陰陽之聚散而皆盡之於易，可見易之道即天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九

地之道也。聖人體易，故其道與天地相似，相似故不違。程敬承曰：知周即上知其故，其說其情狀之知無物不知，是謂知周萬物天下者萬物之會也。道濟是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隨知周之所至而處置得宜，非增非減，無偏無陂，何過愆之有。蓋道本無過，道濟故不過也。道濟似不必扼把仁字代他道，蓋合仁知而一之者，旁乃旁通之旁，非旁蹊也。旁行不流，王註謂應變旁通而不流，淫是也。知周之人，經權常變隨其所行，無不通達，豈其溢於理之外而流焉如水之在孟，稍過則流，不過而何流乎。聖心旁通而不流，豈有所係累而不樂，何者旁

通理之通也。通於理即通於天而樂矣。樂天自爾，知命命即幽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於天地萬物之中者是也。非吉凶禍福之謂也。曠然天游之心，直透徹於理之所以然而渾忘乎感遇之適然焉。得有憂到此無憂地位，覺在在自得處，皆安何土非適何適非仁。故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辟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后能厚培此生意。生意培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彫瘁之患，所以能愛。

吳因之曰：旁行不流，蓋於員活通變之中，不失萬世經常之道。此特謂之善用經，便是不說權也。罷樂天知命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又三十五

者，心即理，理即心，直與此理潛孚，然契而至於吉凶禍福，順逆窮通，直付之兩忘，十分見得透徹如此，則胸中只有一段天理怡然之趣，絕無分毫客感，走入我懷，故不憂。蓋天下事本不必憂，亦自無可憂，且天理精微之極，內本未嘗有憂字，憂自是俗情，自是世態。若養得卓然之職，超世之見，以其心立於昭融洞徹之境，任是外邊震撼，我只坦然泰然，何憂之有。潘雪松述曰：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無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仁，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

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敦仁一也其能
也一也其知天知命一也 洪覺山曰樂天知命知之
實也安土敦仁道之實也學之功在知與仁二者功之
實也安土故敦仁能愛所以濟也能愛能字宜玩博施
濟眾聖人豈能必哉本義下不忘字最有斟酌上二句
是合言知仁此二句是分言知仁本義云益深益篤者
非真箇有漸次蓋上所論尚涉行事上此就他心體說
故云至耳句句都要見用易意下做此

周易宗義

卷九

三十

之性性復之命也於易焉具之於體易焉能之簡而能
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
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
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
無過差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
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員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
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
也通是兼通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
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神無方而易無體神

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
或為陽或為陰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
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潘雪松述曰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數之所能周天地
之化有形數故可得範圍相成也而開物相克也而成
務麗於形制於數而未始有窮也無以範圍之則天有
愆陽地有伏陰五行之氣拂鬱而失其性其發也有不
得其平而甚至於過易將天地之化如用範來範成各
就圍裏都沒過遮攔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纂言
曰如範模在外圍遠得天地之化在其中也即此就是

周易宗義

卷九

三十一

不過 龔氏曰範者形之使有體圍者制之使有方春
則生夏則長秋則斂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
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于寒不陵
暑暑不奪寒陰不至於太肅陽不至於太溫而萬物各
得冲氣以生此之謂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是皆中
節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程子云模範出一天地而非在
外也如此即是與天道脗合之意所謂不過者在聖人
朱子云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
道所謂裁成者也如此則所謂不過者疑若指化育然
有常聖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時順其理爲之節度以
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損益
也程說較簡而明故存之

鄭氏曰天下之萬物出入死生之不齊而不可爲量。由其道得其宜，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成之，易而已。蓋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役說戰勞而遂至於成也。蓋一理而足哉。此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王註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宜得矣。孔疏聖人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

程敬承曰：曲致則無所不致，而誠之量滿矣。曲成則無所不成，而物之生完矣。曲之一字，固盡已盡物所不可少者哉。吳因之曰：講範圍，要得主張天地意，講曲成。

周易宗義

卷九

三

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際處畢竟在曲成萬物上。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蘇紫溪曰：晝夜之道，句要玩一道字，又要玩一通字。晝有晝之道，乾爲動直，坤爲動闕，於人爲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爲靜專，坤爲靜翕，於人爲宴息。

非自晝而爲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爲晝之根，道固然。其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此道也。聖人夜氣有息，且晝有爲靜而復動，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相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復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非聞見之知也。陸庸成曰：自吾人呼吸之近，以至元會運世，皆幽明也。皆生死鬼神也。則皆晝夜也。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體執之，不得而易與天地準也。神即易而寓，故無方易隨神而化，故無體。

周易宗義

卷九

三

象旨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無方也。何以爲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無體變化，故無體也。葉少蘊謂：凡易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無體。淮海曰：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即死生，生死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命，命即晝夜。曰故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此知放而彌六合，卷而藏于密，吾心不慮而知之知是也。若一入於慮，便不神，便不易，便不能放，不能卷，便入聞見，便落見解，非德性本然之知矣。德性本然之知，乃同於天地萬

物而能生乎天地萬物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合天地萬物而為一體是為格物妙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通於知是為致知致知則得易易者心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心之不測便是神心之生生便是易非致知其何以哉故知致則理窮則性盡則命至按神無方二句有在聖心說者有在易書說者俱可只相命題何如耳如單出一節或二句可就聖人至命上講蓋神易是命神無方易無體聖人之至命也若出全章則宜以此替易道之妙正所謂與天地準者也

趙震潛曰範圍天地三辰須要識與上下兩節相貫串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五

處如上文止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而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知死生鬼神而此則晝夜盡屬其通知此正聖心之神無有方所聖心之易無有形體處自存主而言為神自流行而言為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第言神無方易無體耳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之不測謂神生生之易無體也不測之神無方也總之見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為至妙也故章首一句是通章之大綱下文不過歷數以示人耳若曰此一陰一陽之道也在賦受上見得則為善性在造化上見得則為盛德大業而總謂之易在物生則曰乾坤在人事則曰占事而總謂之神神易道之至妙至妙者也皆道則皆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一陰一陽一字最員活是旋轉不窮意所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五

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道之所由名也陰陽相禪則相繼繼則流行於天載極純而無雜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成則體具於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則合仁與知而一之者也仁者見之云鮮矣曷不於造化顯藏之機觀焉仁而曰顯顯即知之用也用而曰藏藏即仁之體也顯而藏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入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盛德大業所以為極至乎夫大業外也而就所藏之富有者探其大盛德內也而就所顯之日新者徵其盛此見內外互根陰陽迭運其生生寧有窮哉陰生陽陽生陰生而不已如環無端是之謂易也成象效法

何物而非陰陽極數通變何事而非陰陽只一陰一陽耳而兩在卒不可測也則謂之神而已矣論道而至於神斯其為至妙至妙者歟上章論易彌綸天地說到神無方易無體此章論道不外陰陽說到生生之易不測之神蓋惟其生生所以無體惟其不測所以無方也陸庸成曰自天尊地卑至與天地準遂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韓註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為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十一

神无方易无體而道可見矣孔疏一謂无也无陰无陽乃謂之道一得為无者无是虚无虚无是太虚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以一為无也張雨若曰首一句是通章頭腦直管下文道以運行而得名故一陰一陽方謂之道虛齋云兩一字最法迭運意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地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孔子本直串說下而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為道而失其所為形而上者之意故別而言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正所謂當離合看者也此說最融王伯厚曰先陰后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開靜而動也

程敬承曰陰陽原非兩物故總歸之於一而不分所以顯而藏藏而顯所以陰生陽陽生陰所以在陰又在陽在陽又在陰孔疏所謂無陰無陽乃謂之道是也楊止菴曰道者一也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靜而生陰是為一陰動而生陽是為一陽可言也故曰之謂道

潘雪松述曰易以道陰陽天地人物萬般不同其實不越陰陽兩端陰陽原不相判渾合而成此一元太和之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乃所謂道也又曰繼之者善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性人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十一

得於天命自然乎繼者陰陽相續貞又為元此太和渾淪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彝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無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滯於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中正落於偏倚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或偏於陽或偏於陰仁與知遂分而為二至於百姓則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陸庸成曰陰陽

二字不容分屬。纔分屬便是仁知之偏。故一陰一陽就交處言之。陰陽交然後生物。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兩個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无妄也。元統天而為善。善生心而為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故夫善者性之原也。性出于善而性則已落於質中矣。乃知孟子之論性善亦論其繼者耳。性落於氣質則人遂緣氣質而為見仁。知兩家各自謂道之全在我而却是一偏。其謂之仁謂之知者。由人指其。所見名之也。非君子之道也。張雨若曰。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程敬承曰。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的。纔交過人物去。便落氣質。纔落氣質。便有偏全。纔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陽完完全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丟了知。謂知便丟了仁。故君子之道。鮮胡雲峯曰。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仁與知分而為二。道無陰陽。本自無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則又日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林性之曰。此仁知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知也。若彼知己之為仁。為知。則

亦自知其偏矣

朱子曰。繼善成性。是于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於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爾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字。須看得有下落。言他偏了。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之止於此。非謂此道為仁為知也。吳因之曰。究竟無仁不成。知無知不成。仁他在所見之中者。亦未為全。是今只大槩就偏全論。亦是得了一邊。失了一邊。故曰君子之聖鮮矣。潘雪松曰。此皆落於成性之後。而未覩乎繼善之初也。淮海曰。聖人之見。即仁知之見。但聖人不落於仁之見。知之見。仁知者。即落於仁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情物理。何者。為日用。克已復禮之學。全在視聽言動上。做發育峻極之體。全在三千三百上。見曰知曰見。知此合一。見此合一之易理耳。其知也。無所知。無所知。則無所不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其見也。無所見。無所見。則無所不見。故曰。望道而未之見。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到之。害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知聖人把這兩

緣人直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蓋一偏之蔽。甚於全體之蔽。全體有蔽者。一悟便是開朗。猶有可望之。日。惟蔽於一邊者。那一邊頗知略似有見。必自謂透徹。自謂了悟。比諸茫無所見者。又多一番障礙。故即未到。以為真。聖賢所重戒也。

潘雪松述曰。君子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在天地為元。在萬物為含生之仁。造化以貞復而肇生物理。以歸根而反生。顯諸仁也。一陰一陽。妙合而凝也。然而莫測其出機焉。莫測其入機焉。藏諸用也。一陰一陽。絪縕不露也。仁即生理之根柢。而於是乎顯。所以綿綿而不絕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

即發育之盛大。而于是乎藏。所以混混而無迹。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道之妙也。又曰。仁言顯即用。是體用言藏。即體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總是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無所作。為顯而藏。藏而顯。不可以意見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仁者知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程敬承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何以曰顯也。宇宙間種種功化。無一非大德之生所發露者。所以為顯用。又

何以曰藏也。蓋其所藏。乃有用者。即所謂體也。惟以藏用為用。故其用大。如徒曰藏。諸體而已。則藏不偏於寂。乎。朱子謂顯仁是用底跡。藏用是仁底心。是也。一顯一藏。萬物由之以化。故曰。鼓萬物也。孔疏言道之功用。能鼓萬物使之化育。聖人化物。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猶有經營之憂。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道則無心無跡。聖人則無心有迹也。或謂聖人之盛德大業。雖不能無憂。亦不可謂不至也。曰。此姑抑聖人以揚天地耳。天地盛大之至於顯藏。三句總見得。不必於盛大外。又別尋個至也。吳因之曰。天地德業。只盛大兩字。便說盡了。又曰。至矣哉。乃申贊之詞。不可以顯藏。鼓物為盛大。不憂為至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

程敬承曰。顯仁為用。知之用也。藏用為體。仁之體也。仁而曰顯。就於顯仁時。見得日新。而曰盛德。用而曰藏。就於藏用時。見得富有。而曰大業。正謂陰陽互根之妙。仁知合一之道也。蘇氏曰。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自以為有。此其富有。矜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新者。物耳。易述曰。故者。不留積。盈而來者。不匱也。是日新也。胡雲峰曰。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為生生之易。

王子衡曰易即時措之道隨時變易無有窮已故曰生
生之謂易 蔡虛齋曰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
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無窮
也易字該得廣 史泉南曰此句亦一章柱子與一陰
一陽之謂道相照應見得上五節是分言陰陽動靜之
兩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 趙震潛曰此節
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個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
兼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兼上文言則繼成之相
乘仁知之相用德業之互根皆生生所在若兼下文則
法象之相禪占事之相因亦皆生生所在易者變易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

名陰生平陽是謂陽之易陰陽生平陰是謂陰之易陽
易以理言并及書者以其理一故耳

經釋曰有生者有體生生者夫何體之有故生生謂易
也無體之體物無不體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效
法者坤乎而何形非道也事之未來極尸之數以知其
來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既決即占之變以通其
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道也在陰非
陰在陽非陽方陽條陽方陰條陽此豈有方哉有方可
測無方不可測也故不測曰神也

朱子曰乾只畧成一個形象造化方有此顯露處坤便

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却細了萬法一齊出見則大
段詳密矣效如効忠効力之効有陳獻底意思 蔡虛
齋曰法象就生物言二字有微著之分象只是一團氣
耳法是坤元資生之後乃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余四
明曰乾坤即陰陽二字成者物之端倪成也效者物之
形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 通上文而論繼善成性
以付受言有在天在物之分顯仁藏用則專主在天也
化言成象效法則專主生物言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

丘建安曰數尸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數可
以知來事行事也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潘雪松述曰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無有遠近
幽深遂知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無數也故未嘗有窮
物有數也故可極焉數為可極則來物為可知此占事
也象旨占者窮過劫之數遂知來物事則貫十有八變
因變以成務矣孔疏凡天下之事窮則須變萬事乃生
故云通變之謂事 楊止菴曰數極則窮窮則變變必
通變通者通之變此生生所以不窮極數知來即是占
通變即是事故曰之謂

程敬承曰生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數乃陰陽
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筮

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不與時偕極者
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
全是論陰陽之道恐未及畫卦筮尸以後事也

揚止菴曰凡上文所列皆陰陽之所為而所以為陰陽
者則不可測此之謂神章內一陰一陽之謂道指本體
言生生之謂易即變易指用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指體
之微用之妙言蓋有本體乃有是變易之用此皆陰陽
之所為欲測之有不可得而測則至微至妙故曰之謂
神也

朱子曰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四

走來走去無處不在所謂兩在故不測也 趙震潛曰

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含陰不可
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陰神者變化之極不
可以形詰者也總上文而言則綱維于繼善成性之中
迭用於顯仁藏用之際變化於陰陽生生之內流行於
乾坤占事之間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
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丘建安曰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
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
而變化無窮其實不越陰陽兩端而已 龔氏曰初言

道以一陰一陽為宗中言易以乾坤為序末言神以陰
陽不測為妙則易果道陰陽而為理氣之別者亦太刻
畫矣業德易乾坤占事神是一陰一陽之道隨所在而
得名者非二理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
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陸庸成曰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縱自天尊地卑說到與
天地準俱以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上下下無時無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五

處無物不是這箇故前章贊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
矣哉而歸之生生之易此即贊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
矣乎皆不外陰陽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
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成性存存前曰顯仁藏用
此曰專直翕闢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德廣業前曰生
生之謂易此曰大生廣生曰易行乎其中總是天地之
所有者皆易之所有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
所以用易為效法之書也歟

按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冒子以言乎遠三
句虛虛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推廣大本於乾坤而未

節遂承之曰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皆配天地中事也郭青螺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臨則天地之所為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極到至德處則天地之所以為廣大處猶未盡得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大而來而其理之精微實通極于乾坤之所為乾坤處非直配天地形體之廣大已也承上章說來天下之道不外陰陽而易道陰陽之書也故其中含蓄得多而廣外面包括得盡而大愈遠則愈見其充周不禦也愈邇則愈見其精實靜而正也謂之靜正言此理自然各足不待安排和

周易宗義

卷之九

聖六

置而無所偏缺也胡雲峯曰靜而正本義以為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無非此真實之理也

孫質菴曰不但言天言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事物物巨細畢與無一不在其中矣開字要旨經釋曰無體無方而無體非其體無方非其方也而安所不備也

陸庸成曰靜而正者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纖悉呼吸種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

廣大也欲說易之廣大乃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此以性情言上文天地則以形體言

周易宗義

卷之九

聖七

朱子曰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一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故云一而實地形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面發出來故云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也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專直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個翕則合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潘雪松述曰易之廣大出於乾坤二卦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專謂專一直謂直遂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於此俞氏曰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者坤之德而乾合之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而坤合之是已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之在家乾則端居於內而坤則為之闢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之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闢戶此皆乾為主而坤從之之義也大者自內而達於

外廣者自外而包乎內此皆以動而爲用者言然必以靜爲之體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蘇東坡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絕意于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歛之無餘翕也發之必盡開也。註云乾統天首物爲變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已用止於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而云大生坤以翕開言而曰廣生對則乾爲物始坤爲物生散則始亦爲生故總爲生也。張常甫曰專而後動則如遊刃餘地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后動則如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開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解牛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八

也以不翕之心應物是求鑑於湍也。吳因之曰其靜也專專字與靜字相連若在靜時稍有些未必純乎靜的意思便是騎墻便是夾襖不可言專專者一之謂也。他收歛凝固至于萬有俱息群動俱消連那生生之意却似滅息一般何等專一不二。故云翕者合也聚也言舉萬有之生意皆翕合凝聚于其中不可窺測無少滲漏也。及乾氣一施把向來許多關閉的生意盡數發洩出來如倒囊而出如決堤而潰不容留亦不遲滯故云。又曰廣字要說得細如天氣十分而地氣之承受者止得九分九釐九毫便是欠缺便是包裹不來不可

言廣坤惟翕開相因任憑天氣充周溥博不可窮蓋坤能盡數茹納盡行包裹不令絲毫走放故曰廣。虛中菴曰上言易之廣大此言乾坤之廣大到廣大配天地却合籠來也乾以專直而大生坤以翕開而廣生此乾坤之廣大也易不過模寫乾坤之理而已故曰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此節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配非配合只是相似意。彭山曰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頤齊齋曰四句皆要就乾坤上來其義乃貫廣大生於。動變通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九

於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蔡虛齋曰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不可以陽變而通於陰陰變而通於陽說義是名義之義卦爻之剛者稱陽柔者稱陰即所謂義也。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能之至德不必拘定本義人事二字而謂至德爲人性也。吳因之曰廣大配天地是易中有天地而天地爲易之所包也變通配四時是易中有四時而四時爲易之所包也下做此言彼此相配正見易中有造化有人事以明廣矣大矣之意。

蘇紫溪曰天地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象形人心而

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虛器况物物而靡事事而擾又豈能廣且大耶此廣大而易簡易之所以為至妙也

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 胡氏曰

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徒在乾坤而自在於吾之心中矣

項氏曰夫易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止即直與淵也靜而正即專與翁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為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即其氣卑而無不周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無不利此乾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一

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開者為翁言與乾俱開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闢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大者無不統也廣者無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達約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易乎陰者兩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後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其占也寂然不動無思慮深遠知來物此所謂不察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動無思慮深遠知來物此所謂不察也其則靜其德則正靜者坤之象也正者乾之象也其形則靜其德則正靜者坤之象也正者乾之象也其海曰易之廣大於遠不察通靜正天地之間無所不備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專與翁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察也天地之間無所不備即大生廣生也惟專而後直惟翁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翁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

程敬承曰按此章諸說中有重靜正一句者泥程傳必

靜為主之一言也不知傳特就乾坤節言亦是言外之意因而并前節專重靜正則瑣碎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於聖人崇德廣業處見得謂以易而崇之廣之也以乾之易知為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取 陸庸成曰上天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二

載無聲無臭至矣易之至况可得而言語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以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寔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困焉而不知仁知之士徃焉而各執夫非易知可久易從可大德業如聖人孰與於此哉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極高明者莫如智之崇為易見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卑為易見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是成性獨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畢具一天地故曰效法非真效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者配之也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又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

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爲卑高爲動靜爲聚分爲象形者即送運於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存者同於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矣率性之謂道措而宜之之謂義

潘雪松述曰紫溪曰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爲天道在地爲地道在人爲人道聖人所以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而已非謂用易以爲德業也註疏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知者通利萬物象天陽无不覆故以崇爲貴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三

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故以卑爲用也極知之崇象天高而撫物備理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易道之大豈有出於其外者哉朱子曰學只是知與禮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着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着實去做又曰識日多則知益高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多業便廣禮纔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無所欠闕故廣又曰禮要極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又曰至細至微事皆當畏懼戒謹惟恐失之便是禮之卑處卑便廣也卑便廣高則狹了吳因之曰不曰行而曰禮蓋禮乃天理節文至

當之則毫不可過毫不可不及我行出恰好至而不增一分不減一分適與天理節文相湊合故曰禮謂之禮卑則毋論弘綱大要不踰準則雖細微曲折極沒要緊却一一歸到天理節文之內不遺失而踈放也知崇是如何蓋天下固有識見明敏知識通達者矣只是徇象而揣摩依形而測度終只落在匡子裏惟曰知崇則獨契玄關印正道始蓋非徇象而得依形而會者也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獨超於象數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一線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也聖人所以崇德廣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三

業豈一一模放易理爲之天地間只有一箇理明得此理透徹便是知之崇行得此理切實便是禮之卑卑下也實也卑下纔着實無虛浮效天法地不過形容其知行之至耳非比上又深一步也陳潛室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禮卑即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專着實則窮贖索幽流於清虛而無執守依憑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禮者履也即人之躬行實踐也楊止菴曰禮即理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有實地可據也

天地設位因上文效天法地而來是承上聯下之詞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天地不過此陰陽陰陽有許大變化在顯仁藏用是易行乎其中的實事楊止菴曰此中字即義箇中程子所謂天地間亭亭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者也 朱子曰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 又曰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又曰成性是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四

是生生不已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公共底 葉敬之曰德崇業廣即道義之在人者也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易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 潘雪松述曰聖人體易於身知窮萬物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物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知禮之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耳苟能存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門言其出也成性即上文成之

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為之功

程敦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之外無易也因以知知禮崇卑之外無道義夫知禮一也以性之本體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言則曰存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中見得蓋非以一知見一踐履為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而謂之存存也知禮與天地合而道義尚有遺於其中者取是故存則一定不易之體立出則千變萬化不窮之利用行故曰道義之門 吳因之曰成性存存即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求合道義只任意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五

隨心發出來那件不是這當然的與那合宜的欲即道用即義故曰道義之門又曰道義之門正至神無方至易無體所謂化境也正見聖修之極意聖修處說得越精微越奧妙則易道之精微奧妙自可相形並見故說聖人便隱隱是說易道之至了 蔡虛齋曰此章當以首一句為主夫易聖人句又一章大綱目知崇至末皆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以見易之所以為至也本義雖以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其實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處方見不然豈有知崇而德崇禮卑而業廣矣然後又以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金汝白曰承上章言君子體易道於言動之間也上章存存本原之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合一者也

程敬承曰道義之門有無窮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六

之時出陸庸成曰惟聖人能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強作之也聖人能見天下之所不見於同見之中而又便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生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之至賾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陽之理也見至賾于至一見至動于至定則聖人之所以也易卦之老少天下之賾該焉擬其可象象其所擬總不出於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行其所觀亦總不出於見其象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貢也故云

爻也夫理無形也者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辭為之牖戶也象出為變詞決為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於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可亂而變化無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間矣擬議之準下七爻其例云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七

朱子曰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闕底意思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擬諸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也擬形容未便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 胡雲峯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始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於是為奇偶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象於天地首腹牛馬以至為金為玉為

釜為布之類皆象也

朱子曰會是眾理聚處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用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典禮猶常理常法又曰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那道理如何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說他觀會通後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八

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便是動也 沈蛟門曰觀會通行典禮妙在觀行二字觀有昭徹無遺意行有活潑不拘意聖人教天下只在典禮二字典禮不由會通來如何可常行得又畫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不可為典要總只是一理然有宜如此行者有不宜如此行者有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有不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神而明之全在照覽之昭而后可立為定則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故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按會通會中之通也會中可行者便是通通即可常者也聖人據其可常

行者立為常法而曰典禮典常也禮是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胡雲峯曰通是時中典常是庸最有味得失之異吉凶之別也係詞以斷之天下之動始可知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吳因之曰首節不重畫卦全重畫卦本於陰陽二節不重係詞全重係詞本於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

俞玉吾曰惟能見天下之贖故能言天下之至贖惟能見天下之動故能言天下之至動潘雪松曰象自贖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贖也辭自變之不可窮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九

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也卦名與辭皆言也 程敬承曰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贖之至處有至一者存不可惡也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不可亂也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得易述曰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贖至動之理皆本於實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楊誠齋曰固有言天下之至贖而可惡者矣異端之玄虛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時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眾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

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

彭山曰此以學易者言也擬者見之定也議者擬之詳也胡雲峯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程敬承曰聖人作易自物之宜會之通得來擬之議之即擬議於其所宜所通也得其所宜所通者為言動則語默動止各適其可而變化成矣成變化分明是易之變化了非徒拘拘象爻者之所能也故擬議之功至精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十一

也 吳因之曰擬之議之不是一一求合他全把我心神意念運用這段精髓與義而獨會於意言象數之表者也要之一時盡之矣時然後言即是擬之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而動隨時變易時措皆宜即是成變化張雨若曰變化以人事言變化總只一時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孔子之動靜語默無往非易孟子之辭受進退自與易合故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孟子善用易此便是成變化之謂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合下六條

張邦奇曰至賸而不淆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貞夫一故不亂中乎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其心則人自親白茅過慎勞謙致謙亢龍惡居亢戶庭教密負乘戒慢皆迫人以自反而敬畏之也 張婁東曰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意雖若散漫而實有條理鶴鳴言言行之感應其極至於動天地故不可不慎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於同心心同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十二

則不害其異是心也者又言行之本而慎之所出也白茅節言所以慎之之道謙亦慎也勞謙謙之至也亢龍則非謙矣密亦慎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 陸庸成曰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為居室而召千里孰為以異而成同孰為可久之術孰為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於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則薄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杜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弭盜者弭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鳴鶴 條

朱子曰鳴鶴四句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 潘雪松述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質卿曰言之善否在居室而言之應違在千里此何以故蓋君子之言非徒出乎身也出乎身者一定加乎民言之加乎民者一定見於行行之發乎遇者一定見乎遠故言行爲君子之樞機戶之運全在樞弩之發全在機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遠君子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三

之運動全在言行一發動自然加乎民見乎遠不可已也榮與辱爲言行之實言與行爲榮辱之主主善而賓自嘉主召而賓自集識榮辱者先要辨其主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夫安得不慎

方魯岳曰一言善而千里應一言失而千里違非應違於言應違於心也周子曰誠存於此機動於彼機在吾心誠存而機握矣何待於彼哉

按居室照在陰字則凡言行俱是隱微沒緊要的以命令政事講非是言出而天下屬耳便是加民行發而天

下屬自便見見遠游讓溪曰中孚謂誠積於中而信孚也慎獨以脩其言行所以進於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爻詞本謂二五先異後同孔子則以迹異心同者言此

先後字勿泥二人猶言此二人也不指二五

楊誠齋曰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

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出處

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

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三

可裂金可折蕙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維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蔡虛齋曰既是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而猶得謂同心者蓋各隨其分各安于義而已非有意於相戾也 洪覺山曰出處語默之所不同者時焉耳時有君子之所難者故必審于其難不爲物奪而后其心可同也是故顏陋巷而禹跖足猶可言也箕子言而微子默微子出而比于死謂之自靖又何說乎若以迹論比于則又號咷之矣是故或遠或近或先或後或遠而千里之外百世之上不知其何爲面目而出處語默彼此可以相質不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6 版 正內

疑者心之神也精神所至可貫金石馨香所製不速而通此理至微見聞莫及而况于人乎 吳因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各是到理上去信理愈直則兩人相知相信亦愈篤其交如鑿固景象真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箇道理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我所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故曰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十四

蔡節齋曰物置於地亦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無所失故无咎潘雪松述曰誠齋曰錯物於地無以藉之可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故非幣不烟非贊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程敬承曰天下事類成於慎而敗於忽况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慎心稍有些子不到處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慎之至言寧過於畏慎也 張雨若曰無所失只說不失於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只中間插入夫茅之爲物句

文字便波瀾有頓挫此亦可見聖人妙筆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張南軒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楊誠齋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十五

能之 蔡虛齋曰方勞於事之謂勞事既成有利於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德自居也厚之至是贊辭言猶念也原君子立心說德言盛則欲其日進於有餘也禮言恭則欲其若有所不足也致恭存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欲以存其位也能致恭則位以之存耳存其位是有終意 蘇紫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冲然而天下之事功一无所與在外者鬼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无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勞

為德大非 孫質菴曰德盛禮恭要相承者大比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此必然的道理

吳因之曰自古英雄豪傑所難者不在萬世之勳猷而在胸中之德量德量須有大涵養大造詣全在性靈中淘洗得淨淨精微渾然無迹即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無伐無施字面還在口中咄出則是伐與施之念雖已消磨畢竟未能盡化其意念與之相忘只是卓爾地位的說話故此節厚之至三字是一節議論根子蓋有厚

周易宗義

卷之九

本六

字則勞謙特其剩技耳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丘建安曰爻義主出處之節言此及於言者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故亂之階全起於言語下一則字便見亂不自他生也下三則字亦緊俱着言語上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君不密則失臣也陳

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寇準欲去丁謂被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幾事泛論衆人事曰幾事則利害伏於隱微成敗係於毫忽尤所不當洩者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有五寒而水凍不與焉三曰謀泄此君不密之謂也 楊止菴曰慎密不出非一干閉藏也詳擇密處可出而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本七

潘雪松紀聞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與上慢下暴者皆春秋諸侯之所為也奪之伐之者誠是也非盜也然皆不由天子之命故曰盜思奪之盜思伐之盜者乘機而至苟无機隙則盜安能犯知盜知其所從起慢怠惰忽忘暴不思輕發害及人物也強取曰奪執辭曰伐伐者雖不免於為盜而所以致伐者我也故曰慢藏誨盜責在誨之者矣

程敬承曰居上則慢施於下則暴聲小人之罪難免於盜也慢藏二句其喻也大抵天下事只要看我自己

自不停不當不安不穩外人必群起而共至未有能自脫者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楊疏齊曰司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治如陶冶之治謂習其容也 擬講之道當量力而處不可以小據大以賤貪貴

周易宗義卷之十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繫辭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

物之數也是故四管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程敬承曰此承上章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著求卦之法而著法之變化卽天地之變化蓋大衍之數原從天地之數而得揲著之法卽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一陰陽耳聖人衍而用之著法亦只是陰陽之變化耳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

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變化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五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能事而酬酢佑神變化之妙用也總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著法之變化為神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張雨若曰易為揲著求卦而作然著數原於河圖故首即河圖論之而後舉著策之數與夫求著之法贊之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

示夫天下萬世之用易者要曉此章不是推畫卦源頭乃是明著數本末虛齋謂此為易數而務孫吳江所謂數起於天地由圖而載法備於聖人由圖而出者得之首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大衍句正指著策大衍之數也自分二至能事畢矣皆言揲著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而祐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然即揲著求卦內意也末節總嘆其為神見易之作起於自然非聖人所強為也

吳因之曰天一地二九節詳敘數法全把變化二字作

骨言河圖之數具造化之功用是固極其變化了至衍河圖中宮之數而為揲著之數則有四營又有十八變有引伸又有觸類所以畢天下之能事而有功于神人豈不極其變化之至乎

張雨若曰天一地二兩節逐句逐字却是就河圖上指天畫地說箇分曉非泛論道理之文即是河圖的圖說也總只是這箇自一至十之數上節分屬天地意已盡了下一節只是重把此數分來一看積來一看而積之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總之不出此數自此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

圖中衍出可見圖者易之祖宗也又要曉得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一團氣化渾淪理與氣打成一片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只是一氣流行其間略有箇節次如此非真有此數圈子寄寓在天地間做造化之主宰也按天地之數隱於無形本不曾有此一二三四等項數自然陰陽自然之節限總不出奇偶之次第故其分屬若此此處且分別其為天地之數註中中五為衍母即說下文大衍之數自此圖衍出來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等語是說下文乾坤二篇之策自此圖計出來且未

可露出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者六老陰數在一老陽位外七少陽數在二少陰位外八少陰數在三少陽位外九老陽數在四老陰位外各以陰陽之類相錯於外也 張雨若曰河圖五數原卽是天地之數但當初羲皇雖得此圖數作易後來人却不知道故夫子據了圖中圈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來大抵陽氣輕清其數奇故九奇皆屬天陰氣重濁其數偶故九偶皆屬地圖數只是氣之痕迹微爲少著爲多然天地五數各分微著不然是十多于五矣仔細論來天地之數又只止於五其六七八九十不過一二三四五之下半截耳至究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

竟之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又只在一二中二又只在一之中一之祖曰無而已深思之令人真有箇欲忘天地意思 吳因之曰首言河圖之數皆天地之數正見圖數卽造化意下面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上節先要把上節意思看得好言憑他左來右去交錯互見却是天地却是造化 游讓溪曰嘗觀河圖之位與數蓋天地之法象無不具焉自一至十天地之全數也一六居下云五十居中 大塊凝聚於中四氣順布於外此天地行氣之象也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此五行專氣之序也以四象之位連四象之數

而互藏其宅此陰陽無始之象也陽始於北而終於東南在內皆陽之位而在外者陰之數也陰始於南而終於西北在內皆陰之位而在外者陽之數也此四時消息之象也天地之揆理實主之而數者理之紀故理無形而數可知此河圖之所昭示也

張雨若曰上面把河圖分別明白此則摠而兩之曰天數五地數五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五十有五兩段雖有分積之說其實相得而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處意已盡了下文但明言之耳非謂相得而有合了然後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不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

曰五數曰五位者數在圖中原有定位且以位說相得有合尤易見耳相得以序言如一居先而二次之之類是也有合以配言如一生水而六成之之類是也其實只是聖人看得如此圖數何嘗有次第配偶於其間上面分天地之數五只是就奇偶分之至二十有五是把奇之細數積起看三十是把偶之細數積起看五十有五又是摠把奇偶之細數積起看其實不過只是上面五數是數也卽所謂相得有合者也就此相得而有合處所以成變化者在此所以行鬼神者在此此處變屬陽化屬陰與前後不同鬼神卽變化自有屈伸往來而

名之則曰鬼神耳初非有兩物也數何以成之行之蓋變化鬼神只是箇陰陽奇偶陰陽奇偶又不過是自一至十之數故着此所以三字正指圖中之數言也五行物物都有如虛齋說甚透即元亨利貞之謂但不可以四時當之四時以行之序言此以生之質言大不同又要知成即生之結裏處只是上下半截看一三五之生水木土陽之變也而六八十之陰則化而成之二四之生金火陰之化也而七九之陽則變而成之變生於天者化成於地化生於地者變成於天變化不於此而成乎一三三四五之生數來而伸也而就生數之中方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六

者為來既生者又為往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往而屈也而就此成數之中方成者為來既成者又為往來者向有而為神往者向無而為鬼鬼神不於此而行乎 蔡虛齋曰天一地二兩節當作一片混淪看蓋天一節既零碎說就繼之以天數五地數五而着一句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把前面數略說出主意了然後只總計而說出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一句明白此是造化之秘也河圖之數盡是天地之數也 吳因之曰相得有合重有合上相得特原起之辭耳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序陰陽各得其分于是陰得陽以為偶而不患於獨陰不

生陽得陰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陽不或兩相配合之妙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數合于地地數合于天天地之數已完全大備而無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于有合之內豈不足以成變化行鬼神乎

程竹山曰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木金土也生成者陰陽而此數所以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生成只在奇偶上見得屈伸往來只在生成上見得講行鬼神處只將生成發屈伸往來便了不必更涉變化字蓋生成即變化無二理也有合只在相得中抽出行鬼神只在成變化中抽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七

出觀兩而字可見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似無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機可驗於物生之榮枯生悴故於變化上着介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迭運而莫可端倪者故於鬼神上着介行字成變化而行鬼神全在相得有合上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兩相得而各有合神化豈可勝窮哉要深味所以二字折衷曰五行物物都有資始時屬水故為一流形時屬火故為二向於實則木故為三實之成則金故為四舉全體而言則為土故為五而居中此五行本數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生數之副耳猶一之一二之二意也故

曰一變六化二化七變非謂一既生水直待二三四五都一一生了方六以成之也此卽虛齋說而槩括之者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卽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九不用者乃所以爲不用之用也其始平分而爲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四而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扞于左手三指之間所以象積月之餘之閏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於此矣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八

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扞已備其揲過去的似皆無用之策然就此過揲見存尸數總六爻而計之則爲乾坤之三百六十可當期日矣又總六十四卦凡陽凡陰之爻而計之則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當萬物之數矣玄矣哉衍之爲法也卦爻之變化天行之功用萬有之生成豈離夫五十虛一之神乎是五十虛一者著數之所以妙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每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夫其

始不過四營耳變變化化變無窮用亦無窮天下之能事不已畢於此乎至於道顯行神云云此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也此尸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何以異故曰知變化云云變化者衍也深贊夫衍之玄也夫 陸庸成曰五位是生數是參兩之所以定位也爲天地之正數五十者皆五所衍故天地之數摠之五十有五併五位亦在焉其大衍之數則除五位而止曰五十又聽一不用者數生於一就五十之內又以一爲宗示尊也有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卦一至于爲三百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九

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無非生於一然一不化而爲十百千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無用之地已哉 象旨宋咸易難曰天地是自然之數大衍則推衍之數也五者著之小衍故五十者著之大衍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王註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當於物有之極也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京君明曰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乘實故

用四十九焉 張雨若曰衍必於中宮者圖從中起之意且五為生數之極舉五而一二三四該之矣十為成數之極舉十而六七八九該之矣故聖人起數以五為衍母以十為衍子者就母數起子數布筭推積之謂小衍之則一箇十而大衍之則五箇五各衍一箇十而為五十其實大衍者小衍之合也只一起事五十即是著數著生百莖而止取五十者所謂人事居造化之半也其用用字直貫到底總言其用之妙虛一不用者只是道數成不動故損一而為用即邵子之學所謂動處起數也啓蒙象太極之說不重 西山蔡氏曰虛一掛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

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正性命於天地也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為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然其掛一何也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無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之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為用也兼山郭氏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者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無象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無畫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

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無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

巾石呂氏曰大衍五十天地之全數也虛一天五之土也掛一地十之土也初掛不用何以掛也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一生一成必兩其四不掛一則僅餘五策而生成之用廢用掛則五九之數已併其虛一之土而奇偶之義乖矣初掛不用再掛後用何也曰初變之掛為地十之土靜極而動氣質未成命在天也再變以後屬氣屬質各正性命而極行其中矣初變之掛四十九策之一再初之掛已屬四十八爻之數爻用九六不用七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一

八何也曰觀變玩占必於其動太陽始於一而極於九太陰始於四而極於六極則變變則動故占用九六凡著揲之以四一四為奇為陽二四為偶為陰陰陽過揲之策除掛一不入筭三變得三四一十二策是謂三奇三奇為太陽九變得策三十有六是為太陽者三乾之策也約凡得四者九是為三三陽九之極故變若用七則得二十八策初二爻除得六四二十四策僅餘四策一奇不成老陽爻象乾所以用九不用七也陰策亦然所以用六不用八也 按四揲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

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二第二指之
間而扞之也先左而后右者先天也象閏者積分而成
閏月也然歸奇之必有再扞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
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而用三十
日爲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
又得三十日爲再閏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
分以爲後閏之始如揲尸四營之中凡有再扞然後別
起一掛以爲再扞之端也氣盈朔虛之說以三百六十
日爲一歲中數天行疾於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
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二

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故
一歲共餘一十二日積分者積餘而分爲一閏二閏也
余四明日歸奇於扞以象閏一句扞字已兼初扞再扞
閏字亦包三閏五閏但渾言未明白分配故又言五歲
再閏二句以申其意也蓋曆法五歲之中有再閏故筮
法五者之中亦有再扞或謂歸奇句在三年一閏上言
再扞后掛在五歲再閏上言非是 盧中菴曰五歲二
句見得再扞后又與造化相合如此非再變之例亦非
明象閏之義也
朱子曰策者尸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 郭白

雲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
爲已定之數也

洪覺山曰乾坤二篇之策者掛扞之外見存之尸數也
易用九六不用七八故此獨以二老計乾坤六爻之策
如老陽一爻過揲所餘三十六策合乾六爻筭來其策
得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一爻過揲所餘二十四策合坤
六爻算來其策得一百四十有總之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也期之日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
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
故曰三百有六十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三

胡雲峯曰前則掛扞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
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
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
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 伊繼山曰
此與下節策數皆生於四象者也尸數生於河圖之中
數策數生於河圖之外數各有所準象者數法之妙也
洪覺山曰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
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然此特自乾坤
二卦言之耳通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二凡陽皆乾通
以乾之策三十六計之總得六十九百一十二陰爻亦

百九十二凡陰皆坤通以坤之策二十四計之總得四千六百八總陰陽而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合而觀之筮法之妙皆於造化之歲功有準焉非數也曷從而成之行之哉 沈德培曰前篇剛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相推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著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總是四營之事故下直接四營而成易一句雖云過揲之策即是揲之以四一項中策數也

項平菴曰此以是故發詞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四

尸求卦之法於以總括一章之旨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者管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卦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 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內體而後有外體由小成而後為大成蓋其序也 蔡虛齋曰上言一變遂承勢說到十有八變句中間內體一節未及發也故翻足之以此句此句實帶上文其引而伸之乃更端向下文矣 程竹山曰此兩條似重一變字四營而成易者

一變也十八變成卦者十八變也八卦小成九變也變之所在正卦之所由成也引伸節又是成卦之終考變占也

余四明曰引伸觸類只是一意俱是已成六爻后事天下能事依啟蒙作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吉凶悔吝便是天下能事不作成天下之務說 羅氏曰此主卦變說視變不變以為動靜蓋變得多則不變者為動而變者為靜變得少則變者為動而不變者為靜皆以變言乃變動之變也

盧中菴曰引伸據一卦之變說觸類是觸引伸之類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五

長之比度擬議推廣將去則卦卦皆可變也一卦可變為六十四計其變數非四千九十六卦乎非真六十四卦外又有許多卦方定吉凶畢能事也 郭青螺曰尸用其變妙處全在引伸觸類畢能事故復着此數句引如引水之引謂加長也伸謂舒展之也以此抵彼曰觸物之相同曰類長謂增益之也畢猶言盡也 天下之事已矣何以云天下之能事盡天下事皆是人所能為的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謂之能事 陸庸成曰引伸觸類非待人之能也此十八變者逐爻之端可引如變在某爻則旋引而之彼卦之爻逐卦之爻可觸如變爻

與某卦之爻類則旋觸而卦卦之類無窮故卦卦可變為六十四卦也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寔不知其所以然

語類曰此是說著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著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未佑助神也程紀道在天德行在人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道一而已順則吉逆則凶是其所所以順逆之而成吉凶者為道非吉凶即道也神德行即鼓舞盡神之謂如或吉或凶因數推出來自然一趨一避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六

脚輕手快行得順便故曰神德行如是則若告百姓以

吉凶而顯與之相對者可與酬酢也李鼎祚曰先舉為酢報答為酬

應答萬變之謂也若鼓百姓以趨避而默與之相贊助者可與

祐神也本義謂祐神化之功則神非指鬼神明矣本義

曰詞曰數皆從樸尸所值之卦爻說來郭青螺曰六爻

之動三極之道也豈不是顯道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

之神豈不是神德行顯道固所以神德行此語意原一

串說下只就尸變言

程敬承曰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二語盡之前言天地之數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后言聖人本天地之數

而大衍之有以盡天下之變化而佑鬼神要之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祐神非兩層事蓋百姓顯蒙孰識吉凶非尸數之變若顯與之相對對孰神趨避故一酬酢足以成天下之變化而即此是神之祐也鬼神之行也嘻又何神也經釋曰妙哉乎尸卦為無為而無不為也無不為而一未嘗為也人知其為而不知其所以為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蓋款之也

按顯之神之而酬酢祐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而其始不過四營之法耳然則尸法之妙一變化也變化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七

者道也即神也故夫子贊而歎之非重要人知意言人

知變化之道方知得他妙處頗似苟不固聰明聖知節

意 陸庸成曰惟此尸策之數無不與天地間之數合

故其成易成卦而引觸為六十四亦皆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矣可見尸數即圖數也圖數即天地之數也天

地之神見於變化而神之為變為化其理莫著于圖而

用莫效于著能于著得數知變化之道者有不知神之

所為乎 又曰神妙變化而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

成變化處蘇子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

兩變化之間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

可又曰此章點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無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卽數以用之著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發歎而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蓋指著法之變化卽是神之所爲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教法而並贊其神也 王宗傳曰營求也用著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八

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與二篇之策亦皆求以四而得之則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 象旨八者天地之體故小成之卦八大成之卦八八也天地之用六故爻止於六六十卦除四正體六六三百六也而策亦極於三百六所以象之也卦立則道見卦用則德行神妙變指陽化指陰爻者卦畫自然之妙用也 通章總言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啟聖人之獨智聖人

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大抵天地數之原也尸策數之行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此皆一神之所爲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九

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神之所爲句說來蓋自四營以下辭占象變俱有了辭占屬卦象變屬著至精至變已極變化之道矣尚未發明易道之所以神爲聖人極深研幾之功故直接上曰易有聖人之道四四者一之爲也有者無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心之神之妙用也知此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陸庸成曰前章言尸法生於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於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聖

人之功幾泯矣功之泯者道不彰則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辭變通鼓舞這段精神總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著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寔賴聖人而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為句生出耳

此言聖人之道四欲人一一崇尚而不可忽也尚取也其字指聖人言是平時議論酬酢之常不關利害吉凶成敗者故尚其辭若事關成敗幾涉善惡須用剖析的則尚其占辭是概舉道理而言占則辭之已決有吉凶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一

可審者也制器亦只是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據見成道理行將去的故尚其象若有一事偶值是非利害兩塗未決須用商量經度隨幾應變的則尚其變象有一定之則變則象之未定者也以言不是空言是欲擬議其事也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制器器字只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也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故曰制器卜筮是假借字只取決疑之意卜如卜相之卜筮如原筮之筮卜筮無非求合於至理非真以尸龜言也孔子此處實兼動居兩端不專主筮易言下文問焉以言及參伍以變只就

筮易上發明耳 楊止菴曰作易之序有變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學易之序有言因有動動而有成爲器言動制器求明則卜筮簡端曰易言四道而獨後占後之者重之也故下三節皆以占言 沈德培曰將有爲將有行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機寂而未然而將然則離于寂而已向于動有已然者其機顯而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于顯而尚屬于微故須用問易云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一

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遠近兼時與地言幽則造化鬼神之不易明者深則人情物理之不易測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言其周知而且速也至精者彖言其象文言其變上窮天道之懿下惟民故之原細微曲折縝密詳盡無所滲漏之謂也朱子學易篇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可味至精之意 耿希道曰物之來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則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 陸庸成

曰至精者渾融合一之妙遠近幽深所不得而析亦不得而淆者也精故自深

潘雪松述曰且君子方其問焉而以言之時所用於著者既參伍以盡其變復錯綜以明其數從參伍之變而通之則陰陽老少粲然以明遂成天地之文也即錯綜之數而極之則卦爻動靜昭然以著遂定天下之象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尚象之事而變在其中參伍錯綜只是假借字眼不可泥殺朱子所謂參伍如云什伍其民或相什伯之類非直三與五而已也最是參伍以變凡變都是如此此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三

但就一變時說四營而成易了此時便有箇多寡之數必舉左之所劫者而考之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又舉右之所劫者而考之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就如算家又五箇五箇數也錯綜只是錯綜那參伍的凡六爻皆如此此亦但以一爻言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三變既成此時奇偶既定以一變互於再變以再變互於三變格上一左一右交錯審看是之謂錯把這三變總起來看或三箇通是奇或三箇通是偶或是一奇二偶或是一偶二奇挈那一低一昂打總來看是之謂總參伍只是一變猶未通也至合三變而皆用此參伍則變通

矣文即老少之文遂成謂即成於通變之中錯綜只是一爻猶未極也至合十有八變而皆用此錯綜則數極矣象即動靜之象遂定謂即定於極數之中兩遂字不可放過虛齋謂變到完處而天地之文已成數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已定最透至變只以不變形看自明變惟妙於無方故能為奇為偶為老為少為動為靜而變化不測如此非變則局於典要焉能與於此哉此指成文定象 沈德培曰天地之文如日月星辰山川土石總是陰陽老少之變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宛如天經地緯粲然成章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三

處則動靜已著宛如人事紛紜而天下之象遂定上云通變成文雖已成陰陽老少之畫然此時安知老者為動少者為動乎未定也唯極數然後象遂定天地間陰陽變遷本無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 於其間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胡氏曰至精者精之無以加也至變者變之無以加也潘雪松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猶可比擬非變則滯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變猶可方物此最剖得明

潘雪松述曰至精者無壽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同此豈象數之所能得哉蓋有妙乎其間者矣易思也無爲也方其未感言在冊象在畫著在積寂然不動已耳及其有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悔吉之理無有不通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神而又神謂之至神故寂然無時而不感感通無時而不寂精者精此也變者變此也 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無思無爲起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易之本體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妙用耳妙在寂而能感上究極其所爲感通處直是無思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四

天下至神也神故無思無不思無不思而卒無思無爲無不爲無不爲而卒無爲非天下之至神安能妙萬物而無方如此哉 陸庸成曰章內前後四易字同前曰遂知來物遂成文遂定象便是遂通天下之故已含有神意不知其神全在寂然內推勘出寂然是形容不動之妙所謂洪鐘之音叩時卽未叩體寶鑑之用照時卽未照體惟寂故能無不通其無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無方神不在精變之外 按上四節首一節辭變象占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將有爲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五

無不思無爲而無不爲却原歸於無思無爲去呂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簾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 沈德培曰人所憧憧而不得靜者非爲天下耶人所憤憤而不得通者非天下之故耶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事變之日新耳亦天下所以然也至寂也其不寂者靜器之迹象耳謂以未問未命未通未極言寂者境之寂也易之寂精之中又含精焉精之又精而能物焉變之中又包變焉變之又變而孕有焉故一發其絨一觸其機而遂通遠近幽深造化人事之故此誠

變至天下之至變言占之法也自易無思也至天下之神言占之理也 此承上章而言易何以若斯之至精至變至神也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個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 蔡晉江曰辭以極天下之賾占以斷天下之疑是聖人之所以極深也深本至精究極

而著之詞占則精貫乎人心之微而可通志矣變以求老少之端象以定動靜之極是聖人之所以研幾也幾本至變研窮而裁之象變則幾決乎萬事之宜而可成務矣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爲道理淺若是深便能開通人志蓋當時之民遇事多閉塞不知所爲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如此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爲如此則凶而不可爲所謂通天下之志 又曰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幾便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通天下之志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六

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

程敬承曰志之弗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一極於聖人而天下之迷者開矣故能通志務之弗成必有幾微而岐於兩可者幾一研於聖人而天下之怠者奮矣故能成務務以事之所就言 陸庸成曰註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無不濟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無不中之謂研志不引之深路則不通務不協於幾宜則不成惟深惟幾卽是至精至變自聖心言故曰深曰幾至于神不可得而二也故總之曰神不疾不行卽由通志成務上見之

蔡汝柙曰極深研幾總謂之神神則聖人之於天道也非假思慮所及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若思爲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爲之擾便觸途成滯

按不疾卽上文遂字意只是說那通志成務處都不用人力耳程子曰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楊誠齋曰易何爲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爲治未亡知亡轉亡爲存自一心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七

而成天下之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疾而后速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

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程敬承曰通章專言卜筮只重與神物以前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於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與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體則太極立之者也定吉凶成亹亹神物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八

周易宗義 卷一〇

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為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為示之告之斷之總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與神物以前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矣

蘇紫溪曰此章書若層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之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之故也天人之理盡於太極太極之理具於聖人之洗心此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為者也

夫易何為者也無思本無為而天下之為莫非易為之也開物成務本上章通志成務意總之謂聖人作易為

通志定業斷疑設也 朱子曰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之趨吉避凶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是冒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他箇 潘雪松述曰民之生啞啞耳不牖其衷孰為之開夫易吾見其開物矣開物者知其未然也事之初起冥冥耳不決其趨孰為之成夫易吾見其成務矣成務者定其當然也天下之道前而已往後而將來無窮極矣而不示其歸則統之無宗會之無元夫易吾見其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天下萬事萬民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九

四二一

終始無能出乎此也是以聖人以其開物者通天下之志以其成務者定天下之業以其冒天下之道者斷天下之疑彭山曰此言易道之大所以佑民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蓋為卜筮而發也

是故承上而言聖人自有作易之本也尸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心矣首三句輕引起 潘雪松述曰著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卦數八八八六十四象陰方韓註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著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惟變所適無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貢告也六爻有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一

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羅康洲曰尸卦何以下箇德字爻何以下箇義字尸得之為尸之變卦得之為卦之體爻則因時之宜以為動耳洪覺山曰義者德之用也大凡天下之物員者不滯方者不移故如此下字員即神方即知非員神之外別有方與知也貢取貢獻之義謂把吉凶獻出與人看也 聖人一心原具有此尸卦爻之理更沒些私意在內何等瑩潔澄徹恰如把此三者洗濯其心至潔淨至精微也洗心中淵涵神知却渾然不見有神知其退而藏之於密也與天地之靜專靜翁一矣朱子曰密是主靜處

萬物出焉又曰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也退字藏字俱有味如人退入去藏在密室中誰能窺之

語類曰聖人胸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更無些跡所謂退藏於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和來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殺者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推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這便是神武不殺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一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密即寂然之體神知之舍也德合天地鬼神而心涵宇宙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隱通之矣蓋聖心自有卦爻吉凶故吉凶與民同也吉惟患其不即凶惟患其或罹乃其間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諸此心密藏之神知一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即員神也知即方知也朱晦翁謂用神而不用尸用知而不用卦是也又曰退藏於密是事未到時先安放在這裏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也不犯手

洪覺山曰洗心退藏於密自然心合卦爻與民同其吉凶而無二理故能與民同患故能如易之知來藏往故

能明天道察民故能與神物以前民用藏往以上言其理與神物以下言其事也凶宜患矣而吉亦云同患者聖人憂民之心也蘇紫溪曰聖人視斯民之吉凶如我自家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蔡虛齋曰神以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即象事知器藏者素明於心以其既往自有素蓄的道理在故謂之藏不待推者也陸庸成曰夫神內啟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來之知即以藏往蓋知出于神縱可坐照天下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未嘗不寂聖心與著卦之易一而已與於此者指伏羲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一

方魯岳曰聖人之德能員能方能山能貢兼著卦爻之德于一心純理無欲若或洗之純理之心藏于至密而神智自出不察而明不殺而武一德之運也神武不殺承聰明睿知來聖人之聰明不以見聞睿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以殺伐神其武也是無卜筮而知吉凶之喻也楊止菴曰神武不殺是妙其神武之用無以作為意總之以四字言則曰聰明睿知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著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一也又須識得此條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此猶中庸所言容執等意直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語錄

甚明朱子曰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

朱子曰天之道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斂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民之故工民生日用皆是吉凶與民同患三句皆已具此理但却未用於著龜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甲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聖人自有此理又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按是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十三

以字承洗心來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即上神知之用是自然的非必如何明之察之也與神物前民用不必分承天道民用與神物正所以前民用前民用正所以承天心也張幼子曰以為神耶則既物于物以為物矣則神所寄焉夫是之謂神物前民用即上文通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下得好顯蒙之俗昧於趨避得神物而前之耳龔氏曰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達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明察者聰明睿知之符也著植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得人而後興彭

山曰聖人以百姓迷于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之官法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況于百姓乎故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也民用前而聖人之患釋矣其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符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彼則無待而此若有待非有待也著之物不自神也其靈即在人心也吾之心能神明夫著之德則著亦神明而應之吾之心將草芥夫著之德則著亦草芥而應之故著德圓神非聖心之神明不能召其神明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四

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與上下不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卜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時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後神明明想其洗心密藏嘗自湛然肅然無念不與鬼神通亦無息不與著卦之神知合真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啟此之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聖人沈德培曰洗心不可知強而名之曰齋戒密藏不可窺強而尊之曰神明總之一境耳洵矣神物非聖人不能與以聖人之德故自神明也

潘雪松述曰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啟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著卦之用神矣

陳定菴曰此節正見尸龜之為神也如云聖人明天道而與神物以前民用則盡天之道周民之用者神物也天之道乾坤變通盡之見象形器而神物生則乾坤變通之意盡之於神物矣神物本具是道而聖人修之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五

立法神物利用出入而百姓用之以盡神民生之用周之于神物矣王註此言易從乾坤而來故更明乾坤也凡物先藏而后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洪覺山曰閤關動靜之機也戶一也先靜後動歸藏先坤之意也孔疏開閉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為陰開而更閉或陰變為陽閉而還開是謂之變須往則變來為往須來則變往為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疏是謂之通見乃謂之象者前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體質成形是謂器物故曰形乃謂之器言其著也

陸庸成曰乾坤以陰陽言戶生生之戶也同一戶而閤
闢便分陰陽故變者一而二通者二而一也二不能一
則往窮於伸來窮於屈矣乾知始僅乃爲象坤作成斯
乃爲器是閤闢變通之機生乎著而著具之則神之神
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爲法在用
之者由之而不知卽爲神至是則乾坤閤闢變通之妙
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
萬世矣 按此節制用咸用利用三用字應與神物以
前民用一用字

潘雪松述曰上言聖人用易以化天下此推言易道在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五

天地間而聖人之用易不過盡乾坤變化之神也

朱氏曰知閤闢變通者明於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
用之者察於民之故也游讓溪曰制而用之謂定陰陽
老少之象卦爻尸數之法皆本於乾坤化育之理民咸
用之亦以神易之理體事而無不在爲人所共用也語
類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
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
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易有太極二節是言卦畫所自出不可分上節爲卜筮
之體次節爲卜筮之用游讓溪曰合闢變通易之流行

太極者其主宰也如此承來極妥按易有太極句虛提
以爲下文張本易者陰陽之變說箇易字已含兩儀四
象八卦在了太極亦卽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
理言蓋卦爻之理卽太極也兩儀四象八卦都是影此
理名目兩是陰陽謂之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卽是那陰
陽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謂之象者以此再加四畫
卽是那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儀象二字都虛影字眼卦
字亦然謂以此理懸卦而示人也三生自然都在畫卦
時說下節八卦已兼六十四卦看了六十四卽八卦之
因重耳定吉凶卽通天下之志生大業卽定天下之業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七

但此都從卦中自有的說不涉卜筮 潘雪松述曰此
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全重易有太極一句汝吉曰大
之言大也惟一爲大惟一大爲至極莫加故畫亘然都
者象之曰太極爲氣之元爲天之天一實孔神而萬有
萬形之生所自出故易有太極者一而命之曰乾也一
生二而一則一而二者也配一而一曰兩儀儀之言匹
也太極無對卽所形擬之若其對焉耳兩儀生四象奇
以象剛之七偶以象柔之八重以象太剛之九交以象
太柔之六四象生八卦項氏曰凡係詞之稱八卦卽六
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

之伏羲始畫八卦亦謂六十四卦也朱氏曰八卦定吉凶開物也吉凶生大業成務也張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其生生者所謂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所以生生者乃其所以闔闢而變通者也至於吉凶既定無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此生生之妙非有所以生生者為之主宰耶義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有者易中之所有也極者理之至處太極曰太者大之至也易有太極謂一陰一陽之相易有至理以為之主宰也承上言定吉凶生大業此卦中自有者耳至用之以定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八

吉凶成壘則非尸龜莫與也故此節專贊尸龜功用之大與天地參四時同明並日月尊伴富貴而功齊聖人
潘雪松述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歸重于蒼龜之大邵二泉曰天地日月四時三者盡乎造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富貴以勢言聖人以道言二者所以造化天下者也是故非天地不立非日月不著非四時不行非富貴不尊非聖人不信天下之吉凶縱橫萬變不出乎是是故蒼龜與參焉尸龜所以盡人事之變也蘇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制之

富貴 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蒼龜決之 徐進齋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無不備用無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賸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賸者陳而隱者顯矣鈎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九

下之壘壘者莫大乎蒼龜胡雲峯曰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尸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物與器有別物是天地見成之物如五谷六畜之類器則聖人以意而待制者也致用與為天下利一例賸隱深遠總之是天道民故分作四項看者固脫洒而二之亦未必非彭山曰賸者藏於隱之與故賸與隱為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內而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深者發於遠之源故深與遠為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也鈎如以鈎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蓋即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

朱子曰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語類曰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

以疊疊者是卜筮成之也

蘇紫溪曰法象一節只要玩一箇大字易之理本於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下天下之至大也潘雪松述曰著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以備固不至神矣哉是故天生神物著龜是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變化即變通效天地以闔戶開戶效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

變化以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垂象即懸象見吉凶即著明象此以示人吉凶之占也當其時龍馬負圖出于河神龜負書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皆居于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於此而顯天蓋以此理著于圖書以示人而聖人則之心易之術一天道之自然也傳曰聖人以著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著龜之象數信矣其不疑也於是乎作易

蘇紫溪曰此節總括上文言聖人之易無一而非天也齋戒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也而生是神物者天也

天生之而後聖人興之也有神物則有合辟往來之變而是變化也效之天者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也象之天者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是卦也觀圖書而作者也河圖洛書當以易書之文爲據易言聖人作之爲作易而發胡爲燕叙疇也書言天子謂聖人見河圖而畫八卦分明有獨見者經緯表裏則漢儒誤之耳聖人則之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圖書之縱橫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卦爻不出奇偶即擬形容象物宜也即觀象觀法取身取物也悟一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一

陰陽字便勘破圖書之義矣數中有理豈必虛中儀中即卦豈必分其合補其空其矣啟蒙之支也游讓溪曰聖人即著龜以立卜筮然而易之爲書仰觀俯察所取不一故陰陽之變化天地之變化也卦爻之吉凶天象之吉凶也奇偶之成文定象河圖洛書之文也

聖人之作經其大指在明天道以若民性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故能通其大指則雖即洛書亦可以知易即河圖亦可以明範由五行之義同也如以四方四隅

爲八卦之位戴九履一爲九疇之叙或虛其中或總其實牽合比擬雖詳而聖人法天之指茫無可據非知本之學也

羅康洲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之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之以叙疇不知此河圖洛書相爲表裏無非易之理也蓋天地間無非是箇生成河圖陰陽共居其位生成數而爲言也洛書陰陽各居其位主生數而爲言也生成之數合乃爲易理之全愚故謂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彭山曰河圖洛書本相表裏但不若世儒經緯之說而取義於以圖畫卦以書叙疇耳又謂河圖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二

者陰陽推行之正洛書者陰陽混合之中會而爲一則正在中分而爲二則中在正其理未嘗不同雖名河圖爲洛書洛書爲河圖亦何害耶 陸庸成曰抑考之庖犧氏時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書之數一三五七九皆奇也于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屬耶二四六八皆偶也于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屬耶若置陰陽而徒其數之九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耶今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卽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

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中原爲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沉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向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余四明曰則密於象象顯於效效則彷彿之而已尸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象變化屬氣故曰效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三

陸庸成曰尸之神天人參焉者也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著以筮卽則天之所生著策之變化卽效天地之運著卦之吉凶卽象天之所見著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卽則天地之圖書於是樸著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而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潘雪松述曰此篇專言著之神然尸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朱氏曰易有四象聖人所以示吉凶也係辭焉而命之所以告吉凶也易于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

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游讓溪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立象以盡意故曰示即上文示之定理以通天下之志者也係辭焉以盡其言故曰告即上文裁之典禮以定天下之業者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之機決矣故曰斷即上文立之太筮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此結上數節之意也 張婁東曰告之斷之皆所以終示之意也無非欲趨吉避凶以奉天道而已

陳紫峯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於一心原於造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四

化以立卦爻之法象而裁尸策之變化者無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所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也故曰易爲卜筮作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鄧伯羔曰按疏自天祐之非錯簡也疏云人於此易之四象所以示係辭所以告者能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鬼神無不祐助無所不利故引易之大有上九爻詞以證之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詞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五

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此章只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總之立象以盡意而以乾坤二節申之三節言用易之事貴於得意而忘象而以極賾四句引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張雨若曰愚按一部易書却只乾坤兩畫包得及論到極處則又并乾坤而忘之所謂聖人之意亦只在一窺神明中會之耳噫語易至此亦精之精矣程敬承曰前數章贊易之神曰無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入蓋詳哉其言之矣而尚未及用易者之以

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能自神耶故神者道之入於無形者也神明者德之體於不言者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其斯為至妙至妙者歟 敬承又曰通章發明聖人作易惟立象以盡意君子用易惟得意而忘象夫象僅奇偶二畫耳而意盡焉卦爻變通鼓舞有一出於象外者哉故乾坤兩象易之緼也不兩則不交而易不可見也何者象非形器之粗也有道存焉道有形而無形者也道與器合而變通行事業著意之盡也當初聖人見道於至賾至動而聞之為卦爻詞豈僅可用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六

以極賾鼓動已哉即化裁為變推行為通猶未神明其所為變通也必也其默而成不言而信乎得意象中遊意象外故默而不言也自成自信自變自通斯所謂神明其人即前立象盡意之聖人也故又曰存乎德行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至於不言默成則微妙而又微妙者矣 潘雪松述曰朱子曰言之難論者不能盡形之於書意之難傳者不能盡見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于天下後世乎夫有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意至賾也聖人于無形之中建立有象因象而得名因名而得意

則言之所不能見者盡矣質卿曰立象以盡意指劈初奇偶二畫言立一奇以象陽而名曰乾立一偶以象陰而名曰坤自有陰陽二畫而言之所不能宣意之所不能盡者無一不在其中由是即兩象而設之為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所以盡情偽也從兩象而係之卦辭又係之爻辭所以盡言也爻至於變通以盡利辭至於鼓舞以盡神則聖人之意無餘蘊矣 蘇子瞻曰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為有不可勝言者故立象以盡之朱子曰立象盡意不獨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盡情偽不是聖人有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七

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看來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是要害一陽這使不好的情便是偽如復如臨是好卦便是真情盡利者占得此爻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盡神者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得則無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 洪覺山曰言所以達意也反覆言之猶不足以明易而夫子乃反曰立象以盡意何也象者易之原也天下之道所由生也生者也因象生卦而天下善惡見矣善惡見而意盡矣善惡者情偽也言情偽而不言善惡者善惡之所由分也意為之也斯其足以盡易之道乎然恐猶有所未盡者故又

曰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利者善之得也神者意之微也係辭既告之矣而又譽之大之懼之危之扶之抑之或發其微而闡之皆所以盡神動天下之心使之審意研幾以聲疊趨于善利而不自知也

蔡虛齋曰書不盡言繫辭亦書也如何能盡言蓋易是箇稽實待虛之言只依卦爻之象說箇道理在隨甚樣事都該得隨甚樣人都應得所以能盡其言也 楊止菴曰自卦設情偽可盡而未有辭則情偽不著故又繫之以辭情者吉辭偽者凶辭盡其言矣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爲天下利利卽爻辭中之利無所不宜是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八

也又恐其利有所未盡也則又于上下往來之變有以通之

易述朱氏曰變通者陰極變陽陽極變陰當變而變則通不變則窮窮非通也又曰陰陽之老者必窮窮則變虛中菴曰有象有卦有辭而無變通則易爲確定之物不能相通其不足與適用明矣何利之盡利是便利之利無適不順也言隨時變通而適於用也

游讓溪曰象旨消息進退惟聖人能通其變使之不窮則以利用而盡利若否太剛復其邪不同皆時變之所爲也連山首良首尚忠也歸震首坤尚尚實也周易首乾周尚文也皆順風氣以闢人此變通盡利之去者姚承菴曰鼓之舞之聖人固無是法也象昭於卦辭利

顯於變通中間自含一種躍然趨避之意在此種意思民咸用之而不知誰之所爲之謂神 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人心無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不知其孰使者所謂盡神也

程敬承曰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則有立象以盡之而已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機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鼓舞不出變通之外卽鼓舞之以變通之利耳蘇子瞻曰執鼓之歟孰舞之歟莫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九

適爲之則謂之神神盡則聖人之意無弗盡矣

按上文立象盡意只說得一箇大槩而立象之所以盡意處未曾昭晰故復提乾坤其易之經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之不可不立也其實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矣有乾坤而六子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矣若無乾將何物變爲陰若無坤將何物化爲陽故易不可見易不可見則乾自爲乾亦止於一乾坤自爲坤亦止於一坤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變化那有息的時節乾坤必不可息則必不可無乾坤二象之立也張初子曰畫

以兩而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
中畫不列則道無由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自行 張
雨若曰縕與門別縕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
處說易之縕即誠齋所謂乾坤二象乃六十四卦之與
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是也乾坤成列以下正見其
為易之縕惟其為易之縕此二象之不可不立也形上
節正見盡意處形即象也而道器融貫變通事業出焉
則意盡矣

是故字承上乾坤來形而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見
得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只言上者道下者器却成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

片矣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朱子曰明道謂截得分明
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
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又曰只是一箇道理但却形器
之本體而不雜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
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
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裁行
措這道

程敬承曰象形也奇偶二畫是也當初聖人畫象本以
該載道理特理無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
間之無形者故形一耳非果有上下兩層也道與器亦

一耳非果有精粗兩岐也蓋自易之理言則為形上而
曰道自易之畫言則為形下而曰器言理有成象如成
器也大意謂此象一立而天地間之無形者有形者都
該載其中以明乾坤二畫有許多包蓄云耳是故有自
然之變通有自然之事業特因化裁推行舉措而后見
原非待此而後有也此二象之足以盡意也 方魯岳
曰道形上器形下道器本不相離也凡人所學總屬之
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聞則上也不徒曰上
而曰形上形即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 楊止菴
曰道本於無形器形于有象器不涉于一體局于一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一

是一變通而道之用行矣舉而措之于天下之民得以
成事定業故謂之事業 潘雪松述曰形者謂動而可
見之時自此以上則無體故謂之道自此以下則有體
故謂之器道器二字分明說出乾坤陰陽奇偶之妙仲
虎曰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
之故謂之變理無窮畫之生也亦無窮聖人則裁制之
為六畫為上下為內外裁有定體行無定用如乾之變
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為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為
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蘇氏曰道者器之上
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

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有一之也龔氏曰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爲體有變通以爲用故曰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張雨若曰化是陰陽本有的經聖人裁過便喚做變化已是漸次將變的了變便變了他如陰窮於六將化爲陽聖人就裁之而爲陽盡把那陰的頭面都改換了所以謂之變孔疏陰陽變化而相裁抑之謂之變也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因此而裁抑也 朱子曰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三

爲三十日一日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卽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息是我當行者措此于民則謂之事業也事業當屬聖人 晏雲石曰推行是陰窮則推而行之於陽陽窮則推而行之於陰故曰通韓註乘變而往者無不通也孔疏因推此以可變而施行之故謂之通游讓溪曰變謂道之時變化育流行不無盈虛消息之異聖人因而裁之若寒暑剝復否泰損益之類通則時變之大用也道之宜民而無弊者是也變而通之與天下之民共由之使之利用厚生而爲聖人之事業也 張幼子曰謂之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

通者變通之功用其要在乎通不通不足以成變也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無悔便是通

陸庸成曰惟乾坤爲易之緼故形上之道卽形下之器而有惟易行乎中故遂接化裁之變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往道與器偕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正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然未及卦詞故復提象爻以申設卦係詞之意因以爲用易者地耳

潘雪松述曰質卿曰聖人作易之始惟立象耳象立而意斯盡故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得象而後得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三

聖人之爻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之所由立也張氏曰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 程敬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賸見賸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皆道也惟見道於賸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賸惟見道於動而係詞故詞可用以鼓動洪覺山曰極者極數之極鼓者鼓發之鼓道無可見可聞辭以鼓發之使聞于人人也正義以鼓爲發揚是也 胡雲峯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語類曰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

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
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
辭則都發不出了

陸庸成曰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偽者
也爻效天下之至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化裁就
尸策內陰陽自然之化或七八或九六裁之為用動用
靜之準所謂惟變所適者乎而變始有所值則行有可
推矣前謂之變通者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變
通者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此作易用易之別神明
者神明乎變通得其意而忘其象也默成二句正其神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四

明處成即成性之成固有之謂也信乃信心之信合一
之謂也德行得於心以為行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歟說
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
之所為而已

雪松曰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裁有定體行無定用
皆所謂意也存乎變存乎通卦爻之妙原如是神而明
之則存乎其人而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曰
默成則得意忘象貫道與器有渾全完具之妙曰信則
冥乎幽契之意前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此曰默成
前言問焉以言受命如響而此曰不言而信有如是之

人斯易道不虛而聖人立象之意始盡自形上而放諸
事業由微而達于著也自至賾而極於德行由著而歸
於微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微矣哉

按六存字猶言在也此皆用易之事然極賾四項亦止
引起下文之語須逝重神明句用易而至於神明則意
得象忘有超然卦畫之外者矣張氏曰神明是吾心本
體神妙萬物何象之困神無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行
不過吾心之用耳夫是人也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凡理以神悟而實得于心道以神合而實體諸
心者必不事於言說也此以成德為行故曰德行陳紫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五

峰曰以德為行涵養深而神化備矣張幼子曰前言變
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于民后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
易道於已 方魯岳曰成于默信於不言不以微乎而
存乎德行故君子育德果行以俟其成而無取於窈默
者

程敬承曰默深潛玄邃之謂聲臭俱無之境也默則神
完而德全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泄漏便有虧欠矣
信何以不言也人心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焉見之真
而行之篤得諸心而體諸身不徒言也亦不容言也道
還於默而心冥於神至矣哉所謂神明其人乎上係末

章歸重德行下係末章亦首揭出德行二字合而參之

此之德行倘即所謂乾坤易簡者乎不言單就言上說

敬承又曰成變化猶事擬議曰默成則并擬議忘之矣

形上之道渾無形聲默即道之真體也默而成之神之

所為如此耳此章一篇雖雜出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

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楊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

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

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而終之曰神而明默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五

而成不言而信則易果非書言之所能盡而人當得意

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約說曰上係詞十二章前六

章贊易之道後六章贊易之用易之道在造化易之用

在著卦也

周易宗義卷十一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下繫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

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

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

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

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

禁民為非曰義

何宗伯曰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即易簡吉凶固由此

貞勝而卦爻實效而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

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得此理在易書不為小

天地不為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政其功用

一而已按上下兩傳首章皆舉易簡字蓋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對天下事變因為至約而自虛明一竅言

之猶是未易未簡故聖人三致意焉愚嘗欲以至大至

精四字括十翼之旨緣易本是占筮之書聖人恐人小

了他故動則贊其理之大且懼天下後世有泥其粗迹而支離為學者故以易簡之精喫緊示之嗚呼深矣

陸庸成曰上下二傳皆夫子贊易之辭也道因辭顯辭以數神易也者其天地聖人德業之府乎故曰可久可大在天地為盛大在聖人為崇廣上傳終之以功業德行此復曰功業曰大德易所為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仁義禮智性命盡之矣子之贊易何不備焉

程敬承曰係辭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體之為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二

至一至一者亦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為仁義之功業所以符生德之大也

張雨若曰八卦成列兩節總是正說卦爻不可分象辭變占亦不可以上節說卦爻下節說吉凶緣剛柔即是上爻象而動亦只在卦爻之中有箇動的道理在尚未是占之已決而為吉凶者也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聖人作易自兩而四自四而八有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序便是成列象與設卦觀象等象字不同只是說卦之奇偶的形體猶言模樣云耳此時只說得是象說不得是爻緣爻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其

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爻在其中因重是大橫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只是爻象之奇偶便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見成的說卦爻中凡剛皆柔之所推凡柔皆剛之所推而變自在矣變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與相推而生變化同卦爻有變而變之中時位自然有消息當否聖人觀變而係辭以告之則凡所值當動之卦爻亦已具於其中矣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數在其中字皆非外至之辭於此亦可想見聖人作易自然處

朱子曰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看便有乾兌離震之象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 胡一川曰此與下節皆相承說因重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是因因重之剛柔而推之係辭是因相推之得失而係之 又曰剛柔相推二句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同是據見成卦爻言不在占著上說至下動在其中方是預以占筮言之然亦只是動具於此其實未會動也 係辭焉而命之謂逐卦逐爻

各繫以辭而命其吉凶也此時只謂之辭未謂之占動後方見占係辭焉而命非動也然動已在其中矣楊止菴曰舊以動屬占未然蓋此條未言占也

龔氏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溫乎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象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无所因至於兼三才而兩之以象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曰象在其中者蓋八卦相錯則六十四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

卦成也因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成卦成卦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亦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隲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係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在其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征行作為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孔疏上既云動在係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在乎所動之中也夫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必因卦爻之動而後生者何蓋卦爻之動乃操尸之所值者如元亨利貞必因乾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楊止菴曰動以用言即變之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辭有吉凶悔吝所謂生乎動者也林次崖曰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爻相成也姚承菴曰此句依上下文宜如此解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動不可不慎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

幾者正在此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當其不動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其間矣程敬承曰上數節言卦爻剛柔變動與卦爻辭之吉凶悔吝矣此即承上而言卦爻之剛柔立本者也各有定位而不易也剛柔之變通趨時者也隨時變易而不窮也剛柔變通之間而吉凶悔吝生焉貞勝者也正則常勝而不已也說到貞勝而歸於一此足盡卦爻吉凶之妙也潘雪松述曰剛柔有變故謂之易自成列重卦而言則畫定剛柔如木本之植故曰立本自相推係辭而言則

著有變通乃隨時之適故曰趨時剛柔變通之間則為
 人事之吉凶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常貞是也貞
 者正也事所歸結之處也動於有覺之幾則為吉之先
 見而無有於凶守此真常之理則雖紛紜雜擾而要歸
 於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 蔡虛齋曰本義一剛一
 柔此一字不可拘但以易之有所不過剛柔二者而已
 故云一剛一柔 朱子曰剛柔者陰陽之質是易之定
 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通變之用又
 曰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義曰變通者隨時所遇趨而
 就之 盧中菴曰變通只據卦爻相推上見或以著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

方有下落 游讓溪曰以上言卦爻吉凶皆生於剛柔
 之變化下文則推言吉凶之故皆定於乾坤之理所謂
 以道義配禍福也
 陸庸成曰貞勝貞觀數貞字解者皆觀面失者也夫貞
 之為義上傳未發而特揭於此蓋貞者二篇係辭之權
 與非即利貞之貞乎既云吉凶迭勝則何以為貞又何
 以謂之一夫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幾幸之心言凶不言
 貞令人有苟免之意而貞蔑矣二篇之辭以貞吉者十
 九以貞凶者亦十一猶有既吉而貴貞有雖凶而必貞
 者有小貞吉大貞凶者有貞而不期於吉凶者要之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

上說不惟不知此只是論卦爻抑且不知卦爻有自然
 之變通而非尸策之所能及也 質卿曰夫是卦爻也
 卦爻之辭也剛柔也剛柔之變也總之皆明乎天下之
 吉凶也是吉凶者豈曰循環而無定者哉亦豈曰對待
 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常也
 吉凶無常而貞有常此天下趨避之準也是何也理一
 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容有變也

按貞勝貞字極妙貞正也惟正可常故常相勝周用齋
 曰正則吉不正則凶惟天下之一正為能勝天下之萬
 變故曰貞勝惟正則勝非吉凶貞相勝也如此說貞字

凶萬變惟是貞為勝蓋約吉凶於貞則吉凶之辭始可
 通之萬世而無弊故曰吉凶者貞勝者而不觀之天
 地日月乎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非貞觀
 者乎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非貞明者乎
 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
 一者乎貞則更無二故後章釋咸四爻之貞吉曰一致
 而百慮噫微矣

潘雪松述曰天地之道有升有降然上下之觀不動也
 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有往有來然晝夜
 之明不動也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吉凶

之變多矣而以一貞勝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
家辭爻辭所以貴貞也然則動烏可不慎哉聖人指此
以開明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於非幾也

天地之道端正只有箇觀故其爲道常觀者也日月之
道端正只有箇明故其爲道常明者也 孫質菴曰天
地貞觀不止謂形體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品
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顯道
以示人者 沈德培曰天下豈有兩路並馳之理堂堂
正正止是一條大路只得一箇吉那凶不是與吉持衡
的乃吉之反耳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要見有箇獨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八

无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爲勝
也朱子曰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甚妙

按此數節當以天地貞觀二節爲關鍵自吉凶貞勝節
以下是從卦爻吉凶推本到乾坤上去自爻也者以下
是從乾坤易簡說轉到卦爻吉凶上去言乾坤易簡正
所謂一以貞天下之動者而卦爻吉凶端不外此是故
因而重之爻固在其中矣而爻非他像乾坤之易簡也
八卦成列象固在其中而象非他像乾坤之易簡也有
爻象則可因尸以求卦矣尸方揲而卦方求則參伍錯
綜而爻象隱然動於尸卦之內尸既揲而卦既求則成

文定象而吉凶昭然見於尸卦之外夫爻象動乎內所
謂剛柔相推變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基開物成務之
功可以爲通志定業之本故曰功業見乎變吉凶見乎
外所謂係辭動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見憂世覺民之
心故曰聖情見乎辭此二節句與首三節相相應至
功業二字又轉生到造化功業上

陸庸成曰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
可見則就確然隤然處無非易簡之理可效可像者因
重之所以有爻而成列之所以有象也 潘雪松述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

承上文貞一來乾坤皆恒一其德故曰確然示人易矣
隤然示人簡矣乾得一以爲乾坤得一以爲坤凡卦之
爻不過效法乾坤之理凡卦之象不過肖像乾坤之形
而安有不出於一者哉此吉凶之所以爲貞勝也 按
易簡就生物上說與上繫易知簡能同確然隤然是順
健之德所以爲易簡處 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倣
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
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
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爲陽卦諸
陽卦在內而爲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

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

爻象動乎內節此承上卦爻并吉凶而合言之通節都在揲著上看爻象即所值當動之爻象曰動則未值也故曰內吉凶即前所命之吉凶曰見則已定也故曰外內外字當先後微顯字看揲著求卦之先參伍錯綜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躍然動於其內揲著求卦之後通變極數則占者所值吉凶占決之辭顯然見於其外爻象之動是變而行以數神百姓所以通志定業者見於斯功業不見於變乎吉凶之占是辭而道因辭顯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人所以憂世覺民者見於斯聖情不見於辭乎功業只是趨避然非已成之功業亦只據變而預計之耳 蔡虛齋曰爻象動乎內此時猶未有爻象也故曰動而不見曰內而不見曰外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也故曰變即動乎內之象楊止菴曰爻象言動而不言吉凶以其在內為變之所從出也朱子曰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

姚承菴曰爻象二句緊緊說爻象一動於尸卦之內吉凶便見於尸卦之外此何以故爻象惟本此一理來理順處便吉理逆處便凶所以一動而即見也前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此意 程敬承曰爻象節緊承上文效此象此而來大意謂聖

人本易簡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無非恐人迷於趨避而教人利於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爻象吉凶功業總以一理為貞動乎內者乾坤闔關之幾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變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於趨避也於是而聖人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乎辭以闡明於天下使人得以占爻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爻何必牽合於上文承應又何必拘泥於本文對偶乎因本義尸卦二字而遂云通節都在揲尸上看誤矣 潘雪松述曰天地以生生為德故為大德聖人之位為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生物之主故為大寶財者生之本理財乃導民生養之事正辭乃教民脩德之事禁民為非乃防民淫蠹之事凡此皆義也義以理財正辭禁非以生萬物而已自大寶曰位直讀至禁民為非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 朱子曰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而已聖人成位乎兩間有其德無其位不能兼善天下於其位也慎之重之在卦則尊位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之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仁被萬物取財於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民養生喪死無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矣鄭氏曰欽聚有經費

出有法兼并無所肆其開關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於象魏讀於鄉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爲命下守之以爲令此之謂正辭奢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僞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怠倦有以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爲非凡此皆義也 象旨聖人在位象易簡而立功業不過一仁而已義以理財損過裁偏準於中正義以正辭上命下令當於道揆義以禁民爲非止邪息妄歸於一是皆所以全其生生之德也 陸庸成曰以易簡生生者天地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天地之大德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爲仁固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二

也藏用爲義亦生也第不與聖人同愛耳聖人之德必以業顯故位爲之寶而仁育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歟

程清溪曰財者民之欲無厭則爭聖人分田制里俾有定分正辭立法禁止其非曰義者仁之用也 洪覺山曰財者人之心天地之所以生人人之所賴以生者功業之所重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之類是也

程敬承曰聖人憂世之情一也其作易也闡吉凶以覺民其用易也合仁義以生民理財者導之利使天下蒙

其福也正辭禁非防其害使天下免於禍也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雲峰胡氏曰上繫首言易簡此亦言易簡上末言位此亦曰位其有望於有德有位之聖人如此也竊謂後儒言夫子言仁不言義於此則並言之程敬承總論曰此章論卦爻之吉凶而歸諸易簡因轉到造化功業固知聖人本易簡而立爻象其以闡吉凶而弘功業也乎故究竟歸宿於聖情見辭一句何言之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迭變因有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係辭係辭者原本於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焉剛柔立本動之根也變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時而準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言以貞爲勝也貞也者動之所以一一卽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係爻無非像此效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亶亶也讀聖人之辭因可見聖人之情總是不忍人迷於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於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萬物德之所以大也聖人以仁義生萬民業之所以弘也聚人理財利使天下趨也正辭禁非害使天下避也何莫非吉凶與民同患之心爲之是故聖人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三

蓄于中然後作八卦以垂示天下後世故其卦之妙天地象法動植身物萬理咸備於是幽贊神明而生著以通神明之德制器尚象

游讓溪曰神明之德至幽易由微以知顯故曰通萬物之情至賾易由粗以知精故曰類謂各從其類而大小淑慝之情分焉 蘇紫溪曰神明之德重在神明二字是陰陽不測之妙天地之所不能窺人物之所不能窮者象立則意盡若有以潛而通之矣萬物之情要玩一情字只是箇相應相求生生不已而已有卦畫則陽倡而陰和陽感而陰應而萬物生生之情若類聚于其間矣通神明而不為幽類萬物而不為迹顯微無間此易

周易宗義

卷十一

十六

所以為冒道之書也纂言曰天開地闢之後不知其幾萬年矣而洪荒朴略未有文字至羲皇始畫八卦實肇人文之端故將言制作之事而首言此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朱子曰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蘇子曰諸蓋取之卦以義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故但擬其象不必深求其義也

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為之網罟佃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

潘雪松述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朱漢上曰佃離為雉漁互巽為魚兩目相麗而虛其中網罟之象也一陰麗於二陽之間物麗網罟之象也 胡雲峰曰民以食為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程沙隨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惟網罟佃魚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於天下 沈翼亭曰耒耨者執耒而耘教人之為其事也利字內猶有百谷用意 潘雪松

述曰耜耒耨者耒耨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耨耨之柄也屈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七

木之直而為之耒耨取益卦體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按前二節言民有禽魚之利有菽粟之饒則貨財殖矣貨財殖則有無可以相易矣故神農教以日中為市都丹陽曰五十里為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無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無不聚矣蔡節齋曰天下

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義 潘雪松述曰動取噬嗑翟玄曰離象在上故稱日

中震爲足又爲大塗致民象也離中虛可藏貨市之象也上古人質而自守其居自費其用而不相往來財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爲之市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也各得其所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得以遂其願而濟其所用也鄭合沙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蘇紫溪曰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即佃魚事稷播奏庶艱食即耒耜事懋遷有無化居即交易事此三者據書則始於堯舜據易則始於羲農堯舜持因羲農之舊而益經理之耳

周易宗義 卷之十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潘雪松述曰通其變所以趨時也變而無迹曰化言能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咸宜之耳易之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通而不窮可久而不息黃帝堯舜之通其變者易之道也制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大備故程子曰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垂衣裳者無爲之意衣上服下裳之說但曰乾坤變化而無爲然衣裳之

上下別乾坤則此章諸卦取象之本旨也 盧中菴曰只一衣裳之垂便見變化處只一垂之而天下治便見無爲處天地之變化時至而行無所作爲聖人之通變亦因時順理無所容心此善取諸彼也

建安丘氏曰十三卦制器尚象皆變通宜民之事特于黃帝堯舜言之者羲農之時民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有義截然于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然非通變宜民以至天祐无不利則堯舜之無爲幾非其時矣

程敬承曰變者時而已矣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聖人因其變而通之通之也者通乎其所欲趨者也故其民習之而不倦通之也者通乎其所自便者也故其民安之以爲宜宜之故不倦也神化即通變也特以其通變妙于自然故申贊之曰神化非兩層也神而化之有若或使之之意故下二使字要之天地間變化自然之理一易也易一天也聖人順易理而通其變所謂后天而奉天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

天且佑之而況於民其有不宜者乎天佑民宜神化之妙也

姚鳳梧曰易窮則變三句泛論天地間變化之理要在世道看大凡事物之理終始相仍衰敝之極其行不通處便是窮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反豈容襲故定然一變了變則可乘而通之通則法宜於民自然守之豈不可久黃帝堯舜之時民厭朴鄙漸入澆漓是其窮也窮即是風會之一定於是三聖人以禮義之教通之是變則通也自此一通之后衣裳之制不復更易何其久也此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 陸公紀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二十

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網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植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乃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弧矢之利威天下則有不利存焉此其最變也

陸庸成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將衣裳治之乎傳曰服之不衷詩曰彼已之子此以知德有之以爲治也嘗考其衣裳之制矣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綉于下裳有宗彝火藻粉采黼黻焉夫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已无爲山之鎮也雖

名莫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華蟲之文也宗廟之享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火之明也六府九脩烝民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內華外夷黼之辨也故服以象德非聖德之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德之不足而垂拱何以能神化宜民使天下治乎

謝疊山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圍而員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朱氏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无爲六子自用 蘇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善發義農之精蘊也 程清溪曰此上用天之道此下用地之利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潘雪松述曰剡空其內剡薄銳其首也渙下坎水上巽木木動水上舟楫之象上古山無蹊澤無梁至是舟楫

之利以濟不通承上言衣裳既垂則遠邇觀化然川塗阻隔則文教不通故與舟楫之利楫櫓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潘雪松述曰調習牛馬負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隨之取義以其前動而後說也凡卦畫自下始故以震下為前動象 李氏曰牛以順為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所以禦之之術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至 纂言曰郭門城門為重門擊柝以警夜而防姦盜也暴客謂姦盜豫前二偶畫重門之象又坤為闔戶九四以奇畫震動體擊柝於門內之象 郭氏曰豫本無備豫之意孔子又明豫於此者以見諸爻卦之象無窮不可一義盡也 張幼于曰待暴客待人之變待風雨待天之變以此二卦見例待其變見其常也易之以官室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此三者窮則變也如宜於官室故不倦於官室宜於棺槨故不倦於葬宜於書契故不倦於同文同事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潘雪松述曰杵以舂臼以容用之擣去粟殼而得米利濟萬民亦猶渡水之得濟也取小過者下止上動也象旨兌為毀折斷與木為杵也與木入坤土掘地為臼也坎陷有臼象而又下止上動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蒙引弦木為弧以絲弦木也剡斬木而削之使木銳也纂言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為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蔡介夫曰弧矢之用相睽不可以相無而卒所以治睽也 姚承菴曰弧矢凶器也曷以利言威暴所以仁其良也 余四明曰暴客是害之小者雞鳴狗盜之徒是也此是害之大者欲窺伺乎天下者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姚承菴曰上文要看數為字為者始為之制也此下要看三易字易者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也 陸斗南曰此三條俱用上古字亦有謂蓋弦木以上是制古所未有而不可無之器穴居以下是變古所已有而不可用之器 徐子與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無以待雨故宮室

不得不與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幘幘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棟屋脊標也宇室兩邊垂下者卽椽也周禮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以墮下爲宇是也震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陰上棟之象乾三陽在下而相比下宇之象以蔽風雨二陰在上而動四陽在下而壯故二陰不能凌也 都聖與曰杵曰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二十四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潘雪松述曰厚衣以薪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封土爲墳也不樹不樹木爲識也喪期無數无祔練祥禫之日數也爲棺以周身爲槨以周棺棺槨取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潘雪松述曰書契取夬書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予者執左取者操右合之爲信也契但記數書則有指事象名之變退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

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端而防其欺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策與十三卦之象皆終于夬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二十五

以易繫理之陋爲之書契以革結繩之簡爲之衣裳以辨上下爲之弧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爲之備事來而爲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示其所以在之迹宥而不示其所以宥之事其效至于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極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關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

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蘇紫溪曰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湊矣足食足兵區慮周矣養生送死必無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饑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漓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為之安之人情欲養為之遂之人情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避害為之去之人情厭常為之新之即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楊萬里曰作書契以上等事非聖人之私知也取于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所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金賁亨曰此章雖為尚象而發然此十三卦者皆聖人經世大法即上章理財正辭禁非之事也程清溪曰歷五帝而治具始大備蓋由風化漸開神教益密三王

之世用異統殊生生為易者大較未貳孔子效之曰今用之吾從周夏時殷輅周冕雖有損益夫亦以通其變歟

是故易者象也象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金汝白曰此章言象象爻之義是故字是承上章言易者是象天地萬物之理是以聖人制器而象之也象象詞也爻爻詞也象以象枕爻以象動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故以是故字承之非悔吝由吉凶而著也吉凶悔吝亦象也吉凶失得之象悔吝憂虞之象徐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魯菴曰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辭占蓋舉全體而言亦以明象之無所不該也朱子曰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胡雲峰曰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也

潘雪松述曰是故承上取象來彭山曰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象乃所謂易也卦爻皆在其中故統名之曰象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容故曰像也材質也言一卦之全體如木之材幹也材兼有善惡而辭亦因之故曰象者材也道有變動曰爻可見爻以動為義

動亦爻中所具者如愛惡情偽利害得失之類動本至煩故辭亦至悉也效呈也謂據其理而模寫出來呈獻以示彖之材呈於爻爻之動具於彖其實一理也彖爻發卦象之蘊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所以能貞天下之動也 蘇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 姚承菴曰吉凶悔吝無非此理此理之未形者聖人像之象此理之未發者聖人闡之辭復何隱而不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九

明故曰吉凶生而悔吝著 蔡介夫曰天下之動紛紜轆轤善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天下之所有者此章合上先言包犧觀物制易中言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也至此乃言尚辭尚變尚占之事而易之四道備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章言易之卦畫有扶持世道之殊指焉邵堯夫曰易

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書也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亂世多耶君子少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朱元晦曰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成恁世界聖人論德行指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扶抑之意亦嚴矣楊誠齋說極得此章口氣云陽卦宜多陽乃反多陰陰卦宜多陰乃反多陽故仲尼自問曰此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偶故也又自問曰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為君子之道陰為小人之道也 彖者奇之別名二者偶之別名一君二民非謂二民共事一君也陽卦以奇為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為君陰為民也所謂一君而二民也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非謂二君共爭一民也陰卦以偶為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為君陽為民也所謂二君而一民也小人之道也 韓註陽君道也陰民道也孔疏陽卦以一為君以二為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為君子之道也陰卦以二為君是失其正以一為民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 質卿曰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也歟

陳潛室曰二偶一奇即奇為君是為陽卦二奇一偶即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九

偶為五是為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潘雪松
述曰彭山曰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陰多於陽陰
卦巽離兌也皆一陰二陽陽多於陰陽以一奇為主故
多陰陰以一偶為主故多陽重于一奇一偶此其故也
故以象言為重成卦之主而以陽主一奇陰主一偶則
剛柔各定于一畫矣 蔡虛齋曰凡陽卦以一陽為主
一陽為一畫其二陰各二畫合之則為五畫五奇數也
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也凡陰卦以一陰為主陰畫
已二畫其二陽又各一畫合之則為四畫四偶數也陰
卦偶此所以陰卦多陽也質卿曰奇乾道也獨立乎眾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七

陰之表而物莫之與偶者也陽卦皆乾以奇為主則陽
之常尊者自在故謂之陽卦也偶坤道也不附乎陽道
之尊不能成乎偶者也陰卦皆坤以偶為主則陰之依
附者自在故謂之陰卦也 胡雲峰曰論其故則陽卦
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
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
如此 姚承菴曰別君民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
道以維世教則奇偶畫數之多必蓋實有義存焉
周子齋曰數則有奇偶道則有淑慝奇偶是粗迹所謂
象也 人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
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

朱子語類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
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
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七

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
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
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
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
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程敬承曰天下所以不用思慮者蓋原理本無二故耳
曰同歸曰一致總言理之一也造化同此一氣故日月
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信相感而利生聖學
同此一理故精義入神以致用內與外一故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外與內一故也從精義利用以往便與天地

之神化相契合。天與人一故也。得乎其。故自可以致用。可以崇德。可以窮神。知化。何用思慮哉。通章只明感應之理。出於自然。以破咸交。憧憧二字。而造化物理。聖學總不外是。程子曰。感應外更有甚事。蓋心即思。思得正。即學學。即事事。即道也。此外寧復有所謂感應者哉。洪覺山曰。思以體統言。慮以應事言。同歸殊途。以理言。一致百慮。以用言。思爲聖功。何以何思何慮也。思在同歸。一致而不在殊塗。百慮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是也。至于窮神知化。則何思何慮之體。以復而自然者。不可知矣。故予爲之說曰。君子之學在致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三

其一一致而百慮者。何思何慮也。用百慮以求致一者。朋從爾思也。何思何慮。一思也。無所從也。朋從爾思。二之乎。其思有所從也。二斯爲朋矣。欲其致于一焉。不能矣。是故雜思之生也。其必有所從起也。屈伸相感。往來自然。有感而無思。利生而不以生利觀天道。則物理可知矣。觀物理而君子之學可知矣。往來者。屈伸也。利生歲成者。利也。往來。屈伸。雖皆流行自然。而其所由本者。屈爲往耳。故復以尺蠖龍蛇言之。噫。君子之學可知矣。朱子曰。感有二。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自相爲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是。內感若有人。自外來喚自

家則是喚做外感。張子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無不同焉。無不一焉。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名從無起。有皆由心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寧一中何碍。因應彼憧憧之思。慮所爲迷。其歸一之源。祇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下。故冥會於一。與同之朕。則宇宙間。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人心造物。通爲不二。冥力於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圓神變化。總完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爲兩忘。天下何思何慮。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三

乎。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之。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邁。蓋前之屈。即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烈日。流金之暑。不生于暑。而生于堅冰。蓋今之伸。即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爲伸。龍蛇之蟄。以蟄爲存。屈伸則亦有同矣。則亦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往自來。寧必憧憧哉。然則吾人之心。豈其置之無用之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而不知其所以用。畢竟是何思何慮之天。乃爲德之盛歟。

潘雪松述曰。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理之所約。謂之

歸得理之趣謂之致同歸一致一本也殊塗百慮萬殊也先言同歸一致所重在本體也夫百慮之殊途者亦思也而曰何思何慮者蓋小德之川流皆本于大德之敦化凡幾之所覺能通于微者亦皆天命之自然豈容起一毫思慮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程敬承曰人之憧憧往來不過馳思天下耳而孰知天下空體也天下寥廓盡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慮哉歸本自同奚役役於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營於慮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矣而憧憧思慮安所用之夫子兩言天下何思何慮至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四

論無適莫而亦曰君子之於天下豈非以天下二字喝醒往來世路之人心哉 蘇紫溪曰往來二字是吾人所不容无者所病者憧憧也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為往後日之事為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為往未行之事為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為往未知未能者為來人孰無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无思慮而无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信着意于往來者則營營以思營營以慮殆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同歸殊塗无二理也一致百慮無二心也即所謂一以貫之也无思无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

不得其歸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矣憧憧思慮者之害也言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為吾人學問張本 韓康伯曰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明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致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 甯春溪曰理本一也而曰同歸一致者蓋對殊塗而言則為同歸對百慮而言則為一致其實同歸一致只是一自然之理在吾方寸中而已故曰理本無二也若以歸為歸宿致為極致則朱子當別解而不曰理本無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五

矣且曰同歸一致即夫子一貫之一所謂渾然一理者也而歸宿極致則是着方字眼覺有不同 蘇子瞻曰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蠅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 按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天下事原只是一箇理但行將出來有千蹊萬徑耳人只是一箇心但用將起來有千條萬緒耳此都是自然而然而然此自然一了百了何用思慮哉何慮與百慮不同何慮人為之慮百慮自然之慮也 方魯岳曰同歸一致者理也思慮以理而無理外之思慮故終日思而未嘗思終日

慮而未嘗慮也

朱子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蔡虛齋曰日往則月來一轉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轉則又日往矣不必是一一皆往者感來也所來亦為往所往對前則亦為來矣往則自來不待思而來也 余四明曰往來就序上言序在外其可見者也屈信就氣上言氣在內不可見者也相感相字不必泥只重屈之感信意 楊止菴曰往則氣息矣故曰屈所以感乎來來則氣息矣故曰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之往而屈者必有其應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六

應之來而信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息亦謂之生焉不感則不應即非利矣故曰利生此造化往來感應之自然利猶功也此功利之正者也即指明生歲成言

潘雪松述曰日月之生明即寒暑之成歲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其往來不息所以成功也以屈伸發日月寒暑往來之義天道之自然也以尺蠖龍蛇證屈伸之義物理之自然也此皆易中之蘊人心感應之妙非思非不思而幾微自通非慮非不慮而天能自動其神之所為乎

楊止菴曰尺蠖不屈則其行不能伸是屈者乃所以求伸也龍蛇不蟄則來歲之身不能奮其蟄乃所以存身也問屈伸相感而利生今但言屈之利而不言伸之利何也吳一源曰人皆病在知伸而不知屈故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无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亦在言表矣

朱子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 姚鳳梧曰利用安身乃一項事利用故身安也使用不利豈能在在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二

安而處之太然如今人處事件件都能迎解將去他身之所處自然安閑順適 潘雪松述曰精義而入于神乃所以致用蓋得其同歸者而殊塗皆合得其一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憧之擾矣存體自然致用發用自然歸體體用俱存動靜如如身安而德崇矣 韓注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无極也又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妙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妙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于其宗事各本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

陸庸成曰精義正於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既徹則義之窳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不精到是為入神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所自致也

蘇子瞻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致于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况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也其心間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安身也事至于身安則物莫吾測而

周易朱義

卷之十一

三十八

德崇矣

程敬承曰精義利用二段辭若平對意實聯合精義二字是一頭顯義者入而後出而復入者也精義而入於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此微妙處即千變萬化之所自出而用自致矣用自精義中出來件件做得停妥此身自不受程杙之病而安言安身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寧謐萬理凝焉殊合為同百融為一德之所以崇也看來利用乃致用所就德即精義而有得于心者語精義至于德崇將復何所施吾力容吾心哉故下文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謂過此不必更求知也過此有知則

非自然之知雖憧憧奚益矣未字或字皆是不必然之辭正蒙云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此之謂也

紫溪曰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二句重在安身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而至入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箇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於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靜而能安利用而致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但自安閒無事而來無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周易朱義

卷之十一

三十九

方魯嶽曰學以義為主精義以致用則用利而身安此皆所以崇德也聖學止于崇德不必過此而有知至于窮神知化則德盛自致所謂下學上達何必過之而談神化乎

潘雪松述曰德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若此以往不可得而知也窮極微妙之神通知變化之理乃德盛而自至也 張橫渠曰入神僅入于神窮神窮盡其神淺深之別也吳一源曰入神而融貫純熟即窮矣窮神默契无間聖人上達事也 朱子曰此德字只是上崇德之德德崇後便能窮神知化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只

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亦只是德盛之自致何思慮之有姚承菴曰窮非窮究之窮窮極之窮也窮極則神由我主分明是箇神知非知識之知知契之知也知契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德之盛者養到極盛處沈德培曰看來殊塗百慮往來屈伸處都是義之條分縷析處從此只管精入神去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我始見天下之不必於思故聖人思而得謂之天道

項氏曰按十卦以咸九四為主意大抵論感應之一心屈神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也精義入也乃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

所以利其出利用出也乃所以安其入自此以下困解噬嗑鼎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復損益皆言精義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鼎凶而否吉自一人一事而至于天下之用皆盡于此矣豫言知幾之早復言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神之功亦盡于此矣至于神然後能窮神之所出起至于化然後能知化之所由推知化猶知大始之知非萬物生于其手者不能知萬物之始也非萬物生于其身者不能知萬變之幾也孔子言知天命子思言知天地化育皆至乎其地者也上繫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

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必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德盛仁熟而後學易之道盡也

程敬承曰咸後九卦總是發明理之貞夫一而不必懂懂云耳往來屈伸无二致也天地之所以成造化也内外出入无二致也聖人之所以臻神化也推之事物物何莫不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微顯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于屈伸之義以取凶懂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

懂往來之害大矣哉此本吳一源說

程敬承又曰咸九四心學也无心之心至一也一之體微而思慮焚焉則危屈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焉得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滅不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无危也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无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心還而一於善而其行反而一於吉也一於吉則用利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擊之矣何

者立心勿恒也。勿恒之心乃憧憧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噫，夫子舉十一爻以明事物之理，而以无心之成始以立心勿恒終，益可見成恒一道一之乎，何思何慮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朱子曰：此爻大意謂不可做的便不可出頭，做如石不能轉動的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所以云未入而圖其出，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三

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人，便道自我無力量，便是辱了名。

羅一峰曰：六三前遇九四之剛強如石壓吾上，不宜惹之，以致困者乃不量力而欲去之，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矣。下乘九二之剛強如蒺藜刺人，豈可據以為安，乃不量而欲據之，其能安乎。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矣。劉備違眾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所折辱，豈不辱其名。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奉身无所，妻子離散，豈不是危其身。

程敬承曰：非所困而困以下，雖是什六三爻辭，似不必

拘泥爻下本義等語。困亦人所時有，有困得其所困者，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也。志不降身不辱也。善乎程清溪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夫困不可僥免者也。小人以不善致困，乃欲別有所據以求安據，非其所又益之，困耳。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難也。身且不保而能保其妻耶。臧紇陽虎之事可以觀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三

程正叔曰：苟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無成功，或以顛覆者皆繇此也。朱晦翁曰：孔子于本爻外發言外之意，甚透。藏器藏字極妙。天地藏諸用，聖人藏于密，君子藏器於身。邵子說人之精神貴藏而後用，苟銜于外，鮮有不敗者。惟藏器而不輕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老子曰：廉不剝，光不耀，藏之謂也。

程敬承曰：藏從德性涵養中來，涵養深，磨鍊熟，斯大器成矣。器之不成，毀於輕試也。成器而動，動斯不括。藏大成之器于身，斯有所操以待時耳。沈德培說得人字極

好謂人橫撐在天壤間極重極難得故當時堯舜惟憂不得人得了一箇人這箇宇宙便坦然無事此其人即藏器於身之人非自恃才具急忙幹事之人也 洪覺山曰陰主於成物成器者陰之得正者也藏者陰體也正以待時故藏也時者解終之時也動者震體也君子器成而藏藏而動動而又時然則小人之去其可以不慎乎雖然夬決之道存乎速和解之道存乎緩上六之待時亦緩之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諸爻曰必在我者真有解悖之德又當小人為悖之時故其動利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四

之而悖可解也故夫子於上六言獲言德勝者也有禽無矢則不可射故君子慎動彭山曰括結碍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于變而無所礙故出而有獲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潘雪松述曰馮奇之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懲惡在初改過在小人不仁可恥而小人不恥犯義可畏而小人不畏然則小人其以禍終乎而非也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其趨利避害之關猶自明白如使小懲於

前將終身不進於大惡而免重禍矣非小人之福乎聖人一片生物念頭就是小人必開以自新之門而動之以福歆之以无咎蓋小人重禍更甚於重仁義也 見利二句不平說利本禍胎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不復顧仁義自然觸忌犯怒直到干冒三尺禍害迫膚而後知痛戒夫必待于利與威者小人之惡萌也而猶知有勸與懲者小人之福階也故止惡于初乃所以福小人也 洪覺山曰小懲而大誡謂小懲而後大誡也懲之于其小者以其離初心未遠也過此則惡積而不可掩雖欲懲之莫能懲矣小人之福對罪大而言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五

孔氏曰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為噬嗑之上九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拚罪大而不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朱漢上曰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錢融堂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出積而成也 洪覺山曰小人之初為不善

也猶有畏忌解釋之心焉以為是小惡為无傷也及其无所懲誠果于无所傷而後浸浸不已敢為肆惡之心生矣故惡積罪大者一敢之心為之也小懲而大誡所以使之不敢也

程敬承曰小人弗去弗為之心即不恥不畏之心也

張雨若曰惡起于微禍成於著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无傷耳小人只為无傷二字做成許大禍胎是以惡小而不懲則罪大而不可解滅趾不防必至滅耳豈不凶哉 沈德培曰管寧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為平生罪過曾子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時為不孝吾故信積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六

之為言甚有力焉

程敬承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積善豈為名乎而取名亦君子所忌也故善不積至成名田地積猶未滿也小善弗為善於何積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或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曰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

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林次崖曰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無事徒有危亡亂之心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 洪覺山曰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君子身當休否之時既以自處其艱而又有見於安危存亡治亂之機循環未已故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不敢忘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皆不忘其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故處否所以處泰也

程敬承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所以能休否而保國

祚則不忘之一念係之也 敬承又曰前章言身安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七

德崇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憧憧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龔氏曰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也鼎上體之下而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也是以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受之任 項

氏曰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少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自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能勝

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辨而受其足不折今鼎足弱而實豐有不折足覆公餗者乎自取之也餗何辜焉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朱子曰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纔過此子便至於流便是不知幾知幾者恰好便住及早回頭不令過這些子也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取傲底心所爭又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

能也

潘雪松述曰龔氏曰豫之六二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以明之象旨上交指二于六三下交指二于初六過于恭則諂過于和則瀆故有幾焉見幾而守之介石者果而確也蘇氏曰無守于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之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

之以爲進退之候也

蘇紫溪曰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者也周子曰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自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以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以上交下交何也豫之時上下皆溺於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諂下交者多失之瀆而不知逸豫之甚凶咎之媒也此非知幾者也上交不諂不以逸樂之情而諂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逸樂之情而瀆乎下也不諂不瀆何以爲知幾舊說謂諂與不諂瀆與不瀆之間

非也此心未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理當如是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孔穎達云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中庸之莫顯乎微舜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可得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知微知彰二句亦以孔穎達及程子之說爲當孔穎達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然未有微

而不彰者也柔者剛之始然未有柔而不剛者也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於彰知其柔又知柔之必達於剛此所以為知幾也 項氏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嘗基于諂梁竇之客是也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嘗起于瀆竇灌之交是也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真所以知幾者矣欲進此道惟存察之密疆介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於介如石者歟 程紀曰今人指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為幾非然也幾其在上下交之初乎君子正當上下方交時和敬初發念處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此子落在諂瀆窠臼中是之謂知幾幾者動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

之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此心只有箇天理只有箇吉正當吉之先見而隣着凶此處便須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得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幾即便幹旋轉不善而就于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此便是見幾而作寧用字斷字何等喫緊此從介字上來確然介石之心體而有不斷然先見者哉 沈德培曰柔勝剛弱勝強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猶有規避之巧心焉孰如君子之至誠前知者耶 程敬承曰上交下交非有高達難行之事而語知幾之神止以不諂不瀆當之何言之易也抑不獨此也所慮

於上下大學以之論絮矩不陵援不驕倨中庸以之論素位論尊德性而乾九三龍德亦止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已也則信乎一上下之交足以盡道矣一知諂瀆之幾足以盡神矣雖甚神奇不越庸常始念一差竟墮陷阱當上下交之初可忽其介而莫之早決哉或曰幾字便是介字凡安危休咎之間不差一髮達人早見此分介處甚可畏力持而固守之不落到第二着去古人高絕人羣只如此耳

敬承又曰見幾而作疏云赴幾之速是也謂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待終其日也介如石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句所謂神生定也眾人見昏於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於無欲故識在幾先初見其幾之微則逆知其後之必彰即於微處圖之初見其幾之柔則逆知其後之必剛即於柔處圖之此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處萬夫之望以其知幾合神也 經釋曰微也者道心之體動无動動之微者也動以天不動以人動以物不動以己有無微乎微以動則有吉而无凶有平康而无悔吝與危以動異由焉是吉之先見者也此焉見之視於无形察之未兆保之冥冥貞之眇眇而何俟終日矣

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陽生而井溫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識之君子不識而氣機識之陸庸成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總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吉尤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后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互見能見於先見者行與吉會知幾者也能見於互見者趨吉避凶庶幾者也然在豫貴守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早故曰元吉又曰石者至靜無欲故靈明變化石不知心之圓堅確凝定心當如石之介心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

惟凝定則靈明自生知微不知其彰非知微也知柔不知其剛非知柔也潛兀無二義霜冰不二時困剝在垢壯夫在復非超凡入神者其孰知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潘雪松述曰淮海曰知幾其神乎人人謂心爲神明卽此神也不神則物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知幾則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只先見便是知幾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先見也先見者心之所以爲神也故曰顏子庶幾若顏子有不善方知非庶

幾矣惟能先見於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以常知也此心體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常人不能當下默識此體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知而復行矣是謂不神則物聖人得易者無他只得此先見之心體耳蘇紫溪曰庶幾卽上文知幾聖人幾微故幽而顏子善學聖人亦近於聖人之幾者也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顏子之庶幾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何也曰此正所謂動之微也一念之中吉之先見如大明將升魍魎畢照何不善之不知哉蘇紫瞻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

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烏啄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啄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游讓溪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顏子之力行以致其知也洪覺山曰顏氏之子全在不善未嘗不知知幾爲難知則不復行矣奉奉服膺知先之功也故曰顏子無形顯之過失而後有復初九復之最初者故未形也張雨若曰竊謂此不善卽夫子所謂非禮乃在三月後亦只是微有不中節處所謂已也而名之曰不善豈常人之所謂不善哉

天地網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二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潘雪松述曰天地網縕謂乾坤陰陽之感男女構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不言陰陽而言男女于寶謂什六三之辭主于人物是也義海曰天地升降其氣網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漓劉牧曰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漓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無窮曰男女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 何氏曰天地兩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四

網縕一氣相與之專也男女兩也構精兩情相與之專也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致一謂專一合二者而為一也朋友之道天地萬物之道也 洪覺山曰乾往坤來有天地網縕之象網縕氣之交也氣化故曰醇艮上兌下有男女構精之象構精形之交也形化故曰生醇厚也專一也不一則離而散之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淮海曰安其身而後動身之恒也易其心而後語心之恒也定其交而後求交之恒也順道則安不險則易道義相與則定只是得一箇天地人之常理 楊止菴曰欲勝理則心多危而不足以率人故動之而民不與氣勝志則心多懼而不足以感人故與之而民不應無交而求則民弗與者无以固結其民于先而求其報上則民不助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五

潘雪松述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姚承菴曰君子修此三者修之於平日也修到安身易心定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行无不得矣故曰修此三者故全全是完全无欠缺處危以動以下正反此三者言 或云易者平易近民之意懼以語是以恐喝之言威天下也周用齋曰夫以上下相接而曰交若有敵已之思焉以上取下而曰求若有俯求之意焉聖人下字之間其義味深矣 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為真幾求益反凶見無恒之為妄幾總引之以示安身之道於義貴精不誠不明憧憧何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

歟此十章之旨也

趙人齋曰自何思何慮起至立心勿恒凶當作一章貫之方是聖學之一貫俱是利用安身之道困于非據者不能自存其身以崇其德者也思慮安用之藏器待時用之所以利也屢校滅趾小人有所懲而能轉禍為福以安其身何校滅首小人無所懲而積惡罪大以滅其身不忘保存能安其身者也折足覆餗不惟不能安身矣介于石寂然不動安身也知幾其神利用安身之道也庶幾貫上知幾知幾其神仲尼之一貫乎庶幾其類子之一聞乎无祗悔安其身致一安身之道也言君子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六

得友如天地男女化生之合一然後可以言致一而不涉思慮之憧憧也安身本于立心之恒利用安身在立心有恒而已有恒則致一無恒則不能致一故聖人儆之不占 約說曰上篇舉八爻明君子言行之法此篇舉十一爻明天下事物之理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

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陸庸成曰天地間至賾至動無非陰陽變化化究歸只一人日囿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趨避皆迷聖人像其理以立象復闢其象以盡言衰世之意即是無言之蘊不過於陰陽道理剖決示人則寧獨聖人之情見乎辭哉體撰通德意之示人固已深矣又曰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綱緼總是一機為互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雷風山澤皆乾坤之无盡藏健順止悅皆乾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七

坤之无二道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无自禪之機撰者憑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寓靈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夫惟有種種之物各有種種之名稱名雖雜不離陰陽之變態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備要知於體撰處立名即于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挽衰世之風復上古之盛則立象足矣亦何俟于煩稱乎乃知易冒天下之道則彰往察來盡之耳天下之來其得失憂虞之未然者總不出於往之理蓋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往者來之朕也惟以往兆來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

闢發名必稱寔物各有所論道理毫无回互論占決初
无兩可體撰通德言言皆陰陽則皆陰陽之往來何不
備焉惟其彰往察來者無不備如此故擬形容以象物
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辭文
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變之門民雖
貳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于一乎哉

此章論後天之易備夫理而妙夫用也通章陰陽二字
是骨于本義云无不出于陰陽之變一句道破此章之
旨諸卦皆乾坤之變化皆從乾坤二畫裏生出來故曰
乾坤易之門既云易之緼又云易之門何也緼以乾坤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八

所包蓄取義門以諸卦所生出取義也蔡虛齋曰闔闢
言戶此言門戶一也以流行言門二也以對待言而又
何以謂之物乾坤指起初奇偶二畫畫有形質故曰物
猶言天地之爲物不貳也朱子曰乾坤只是當奇偶二
字或以奇而合偶或以偶而合奇有一箇奇便有一箇
偶如門有一扇開便有一扇閉以此交錯而合便有諸
卦剛柔之體此與乾坤成列二句互相發也 蘇紫溪
曰四句重合德二字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動
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箇
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箇陰者故或剛上柔下

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
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爲陽陰自爲陰則
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爲神明哉姚承菴曰陰陽在天
地間其德本合一而不離易模畫其所爲陰爲陽者却
便有互根而不已者在姚鳳梧曰天地之撰神明之德
總不外一箇陰陽易本陰陽以立卦則一卦一象模擬
造化之形容故曰體一卦一理發揮性命之蘊與故曰
通體謂一一體貼出來與丹青描畫相似通即曲暢矣
通之通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惟乾坤交錯然後
陰陽之德合陰陽之德合然後剛柔之體立知陰陽剛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九

柔之合而成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
之德而陰陽无遁情矣
潘雪松述曰天地以形言易無物不具故曰體神明以
德言易無用不神故曰通 楊止菴曰撰中所具者也
謂以此體天地之所具蒙引曰撰如雷起風散之類神
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在天地爲撰在萬物爲情體
雷風山澤爲物雷動風散山止澤流則其中之所具者
也
蘇氏曰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

合德故雜剛柔有體故不越 朱子曰稱名只謂卦名於稽其類是說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之類若不是經歷如何說 徐進齋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迷於吉凶之塗而莫知所趨避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稽類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無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

意益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盧中菴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雖假乎物象事變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故雖雜出而未嘗差謬如牝馬稱于坤本其順而健也牝牛稱于離本其柔而順也因坎之中實而曰心亨因頤之中虛而曰口實其在彖辭如此巽豕稱於姤取其陰之必長碩果稱于剝取其陽之復生因咸之居下而曰咸拇因艮之居下而曰艮輔其在爻辭又如此蓋皆本陰陽以立論而於理又何差謬之有一說稱名是卦爻中所稱事物之名也不止謂卦名於稽其類類字即類萬物之情類字凡稱名必取類稽類云者

就以稱名而稽之也 游讓溪曰上言成卦皆本於陰陽之交此言繫辭皆主於健順之理

孫質菴曰夫易字只承稱名之易來蓋彰往察來大都是詞上發揮就是下節也着詞一邊 孔疏往來必載來事豫占彰往察來也姚承菴曰彰往而察來者蓋未至之事總不出已定之理彰明其往而昭察其來耳往是理之已定者來是事之未至者 朱子曰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如此微顯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一

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楊止菴曰微者顯之謂推本其所從出也幽者闡之謂究極其歸處也 潘雪松述曰開而當名者開釋卦爻之義使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之類是也辨物正言者若辨建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開而當名辨物正言九此 斤于卦爻之辭則備具矣 張幼子曰開者于各卦爻之下皆繫以詞而開陳之開而當乎名辨乎物正其言斷其詞以見其開陳之備備矣總承上言其精粗隱顯俯仰遠近兼總无遺非是視先天之易

為尤備也

蘇子瞻曰道之大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而賦之以名以名為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為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為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言者辭之約者也辭者言之幽者也斷辭即象辭也 徐魯菴曰天地之間各各有當物以類分皆不可使亂者是故名則因陰陽上下之分而稱之使各當其實物則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使物從其類言有是非可否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而无偏曲回互之言詞有吉凶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故以判之而无兩可不決之詞洪覺山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三

正言者言其理斷詞者斷其用也如言乾之潛龍而以勿用斷之也

胡雲峰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委曲而又皆中於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橫陳而實本於至隱豈淺近之書哉

孔疏若豕負塗噬腊肉之屬是以一小物比喻大事也若近言龍戰遠明陰陽闢聖人變革其旨遠也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元吉其辭文也變化无常不可為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易之所載之事

其辭肆而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因貳以濟民行者欲使趨吉避凶行善不行惡也以明失得之報者失則報之以凶得則報之以吉也 胡云文者道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非謂本旨渾朴而詞却文彩也

蘇紫溪曰其稱名也小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取類者陰陽之類也其辭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此後天之辭不越乎先天之卦也因二以濟民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得而无失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三

吉而无凶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滴簡者繁愛惡情偽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二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成務而使天下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 質卿曰古之為民者一今之為民者二一則渾以朴而民心不惑于多岐二則眩以疑而是非多昧于兩可此衰世之意聖人之所憂也以為民既二矣則趨避必惑民行將何以濟民行二矣則得失必迷其報豈可以不明故稱名于雜而稽類于同要以明得失之報此報一明則疑于行者明徵于辭二于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為世道至

矣。又云君子修身治行得失之聞寸心自知何必言報。至于言報而世事可知矣。報明而猶然不信。至有前因後果之報。累萬言而不盡。聖人之心戚矣。戚矣。雲峰胡氏曰。上古之時。惟有易書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无疑。至于衰世。不得不于民之疑。而明之以辭。以濟其所行。行有失則凶。有得則吉。明以報之。即此六十四卦所以始于乾坤。終于未濟。易之以濟爲終之義如此。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爲衰世之意。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四

耶。蔡子木曰。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當名辨物。是天地之撰。因貳濟民。明失得之報。是神明之德。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維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潘雪松述曰。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

時理尚質。素聖道疑。寂直觀其象。足以垂教矣。中古之時。事漸澆淳。非象可以爲教。故卦爻之辭。起于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無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管作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蔡虛齋曰。當中古之時。世態日新。而作易者。又身歷乎憂患之事故。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而所以反身修德者。自無所不用其至耳。故今易卦之中。多是處憂患之事。蘇紫溪曰。作易者有憂患。不必扯文王與紂。卽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無日不爲一身計。尤無日不爲世道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無怠無荒。皆此心之憂患。不能自己耳。

陸庸成曰。上曰衰世之意。夫世衰而易興。則世之衰者。道之隆也。非有憂患。易未必作。則遇之難者。天下萬世之幸也。惟處憂患而作易。適當小畜之時。故次小畜之後。有履而修德者。自履而下。其九卦中之有困。正始之修德於此乎。證而後之。體用于此乎。始也。困與憂患相應。困非所以修德。故爲諸德之辨。又曰。窮而通曰以寡怨。又曰。聖人無憂。憂德之不備。不以所遭爲患。而憂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五

所以處患者無其德自履而下錯舉卦名其首節即序
 有不容紊者次節則贊其德之妙于數而字見之末節
 則發其德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弭憂患者誠
 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此易之與于中古也
 又曰易興於中古宜及卦辭而但舉卦名何也義皇止
 有畫而已未有名也卦名由中古閱歷而後備亦即畫
 之所示以定名也如六畫皆奇即是乾字皆偶即是坤
 字之例至如小畜明夷蹇蹇等名豈是上古景色况有
 板虎尾同人于野比之匪人辭連名以為句者蓋信卦
 名為文王所命故但舉九卦之名以驗中古之易也
 姚承菴曰六十四卦皆可處憂患而特取九卦云者凡
 人當變故于其身自然收斂樽節從履謙約束其身心
 以至于神明變通處故取九卦言耳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六

按履德之基基如築土之下基積累之所始也履以立
 禮故曰基蘇氏曰基者厚下以自全也謙何以爲德之
 柄驕心傲氣始基不足恃也謙卑則知敬謹而此心有
 所持循故曰柄復德之本本根也復者陽之始生良心
 爲道之根也恒德之固者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方故
 曰固損德之修修謂治其惡懲忿窒慾以修身也益德
 之裕裕謂兄長善端有餘裕也德至於裕工夫已到非
 困安所驗之處困而亨養之規也故辨德必以困也井
 德之地蘇子瞻曰地者所在之謂也无喪无得動靜常
 定廣博之澤所由出也故曰地與德之制制裁制也與

順而入所以制也象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長短而裁
 之无不如意也陸氏曰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
 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成德之事也

程敬承曰九卦之序先履德以下爲基也踐履之始所
 積无幾謙以持之有基無壞矣又履爲德基亦是危機
 處憂患時何可矯亢自高須當執持此謙故以執言而
 曰柄踐履如是執持如是斯善端可得而復復即存養
 本源也過此又要守得住又要修得力又要克得滿夫
 萬善完滿亦萬境順適何處困之不亨是可以驗吾德
 矣德至於處困不移則常永貞固有居安資深之意井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七

德之地也所謂可與立也立則可與權矣然後能與順
 於理以裁制事變夫與何以難也順理制變妙在善入
 與順而能入徹於幾微非有一定不動之見者不能此
 井所以先與也楊子雲曰君子以禮軌以義止正合此
 章之始終

盧中菴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根脚積
 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
 也陸庸成曰基所蹈也本則其原也一以行言一以
 心言也困言久也地則合衆德而承載之存體以待用
 者也此四字之別也復何以云小非來復者僅萬念之

一念也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體自是小而不
容濶也并以辨義惟至靜者觀衆動而不亂以行權
惟善入者妙出機而不詭張幼子曰先八卦皆治已
而以實踐爲先末一卦始應物而以順理爲主蓋濟民
行之最要當先者也

程紀履和而至游讓溪謂平於人情而止於天則是也
謙之成卦在九三以剛下人上承下綏衆皆歸之故尊
而光復小而辨於物小幾也幾動善生雖微而不亂於
物故辨也所謂幾希之微聖狂之路人禽之關也人生
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生厭惡是不恒其德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八

者也。能恒者風雷交變而立不易方所謂雜而不厭也
損先難而後易忿欲之害性損之爲難覺而宜焉是卽
性也何難之有益長裕而不設長而至于裕其益孰禦
焉豈以飾爲事哉陸子曰設者侈張也不設則无侈張
不誠之意乃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處險而說也窮其
身不能窮其心心超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并居其
所不動也遷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惟不動之爲
動君未便說到井養不窮上去特就全體內預許其能
待天下之用耳吳稱而隱張幼子曰隱不見也如風之
動物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豈爲權

故能稱隱者委曲善入而不露形迹所以爲德之制朱
晦翁曰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與之行權正惟其稱而隱
耳彭山曰小者事之微物者幾之動復于微小之幾
而能辨則理爲主也雜者事之繁厭者心之擾恒于繁
雜之事而不厭則心有常也又曰損以去惡用力爲
難先其所難以待其自得不計功也故曰後易後易猶
言後獲也益以長善改過爲大日新不已以求其自裕
不急用也故曰不設猶言无所設施也蔡虛齋曰蓋着
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十九

于不可行謙稱物平施故以制禮則不至于失節復以
自知心獨覺而不蔽也恒以一德心不貳而能久也損
以遠害損其害于德者益以興利益其利于德者寡怨
困而心亨之驗也困以剛中爲體自得于心而怨尤老
意消辨義井養不窮之用也并以安靜爲體中有定主
而等度之慮精與以行權權者稱錘前却无定以等物
之輕重而取衡之平時中是也
程敬承曰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爲者復和而至故
用之以和行耳制節制也何以言制人情驕亢多違制
而失禮惟謙則卑以自救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於

天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過於矯強而用謙以制之也自知猶自主也善念既復則中嘗惺惺而自家有主矣王伯厚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困窮時節人所易動非學力之至識見之定未能大然无累故不曰无而曰寡亦以見无怨之難也害之遠遠其有害於已者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利本已所自有自有自裕無待外索故無不利也

強求其利利未必興矣物不照于流水而照于止水井之所以能辨義也此是即其動之體而許之非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一

正應用時也虛齋謂重所以能辨義良是只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所以說與以行權行不定在一處行權即善通乎義而自適其輕重之宜不泥亦不離者也朱晦翁曰與只是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不少與順如何行得洪覺山曰德始於踐履而終於行權權之為用大故未易言也游讓溪曰行權者大過人之業蓋處愛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者矣乃其為德則曰稱物之宜潛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九卦不言屯蹇者困甚于屯蹇也

程敬承曰處愛患之道非必身當憂患乃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於困則平時修德工夫在未處困之先可知又曰九德稱制者兩與曰制所以制英心銳氣而取衡之平也謙亦曰制所以制矜心傲氣而歸禮之節也象旨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并與所以利于外基言乎其立之位本言乎其養之始地言乎其行之處若曰無入而不自得云耳陸子靜言于鴛湖其意又曰復而先以謙履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一

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陷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原蓋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透漏如與風之散无往不入此以其義言之三陳皆有辨困之辨辨于已復之辨辨于幾并人已之間兩極其辨三陳九卦初德次體大用經緯曰夫是九卦也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其反對者四其非反對者五雖尊天親地而上下體為乾者止於一為坤坎艮者二也為兌與震者三而重卦惟與也尊乾而重與兌震也重震重戒懼也戒懼德本也重兌

貴說重巽貴其深入之也德莫美於巽美其能稱而終
潛隱不露也其有坎坎也者陷也其无離不用離也蒙
大難者晦其明懼心知存焉其必躁以動矣豈顧離用
哉故稱隱至明之極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
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
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何振潛曰此章是承上章說來上是論處憂患耳此却
論憂患之故欲人常自戒懼如臨師保而不涉憂患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三

塗也 孫質菴曰通章重變字易一變也易之有辭亦
變之所為也人能不遠乎易則變不在易而在我矣此
章如臨父母總裁是明易之不可遠末節則以不遠易
望人而致其責望之意 沈德培曰此章要者不可為
典要與既有典一義融透便無碍了不可為典要者
因此卦爻之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爻之變也卦爻
固未始有定變而變實未始無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
也易中言員神易貞即言方知言貞勝即言貞一言立
本即言趨時道理原是做不定的却是定的做是定的
又却是不定的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也故曰易

為書也不可遠

陸庸成曰易之為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
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
人但日鼓舞于易之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
言不可為常則亦不可為度其可以為常則必不可為
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无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
為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體三
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
孰能行之 又曰此章總是贊道之屢遷其曰度曰故
曰方即不可為典要內未始無典常在也非變則圓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三

辭則方也遷故不居不居故虛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
坤之上六則坤變為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
九則乾變為姤是位之屢遷也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
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
焉是質之屢遷也何典常要約之有惟變所適而已適
即遷也適於出入之間則貞其度而外內之知懼適于
憂患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屢遷之中遂
生得失大抵束于度則得背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
乖也率辭以揆其方則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森然
既有典常矣此作內作外之準而非語夫行道者也道

何以行亦行道之人能言之耳

程敬承曰不遠二字諸說多影响易道最難體貼至變也而至常也不即不離與之為一始得稍差些子便覺隔遠遠之則非是耳如此說方與苟非其人二句意相聯屬 蔡節齋曰屢遷謂為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變動不居以下正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 蔡虛齋曰易之所有九六而已是九六也變遷不定周流於卦之六位在此卦為剛上而柔下在彼卦又為柔上而剛下在此卦則此爻為剛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四

在彼卦則此爻又為柔在此卦此爻為柔在彼卦此爻又為剛上下剛柔皆不可為典要惟其變之所趨而已變而在上則在上變而在下則在下變而為剛則為剛變而為柔則為柔變之所在道之所在道之屢遷如此則體事而无不在體物而不可遺矣易之為書其可遠乎哉

語類曰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都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

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蔡氏曰以典冊載事名典后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今典常為常法只是上文典字同要則其要約也 沈德培曰說一箇適字要見適之所在是无定中之有定所以下文直接其出入以度

程敬承曰其出入以度二句緊承上惟變所適來適出適入即道之宜出宜入而確不可渝者故以定則言而曰度度之所在順之吉逆之凶令人凜凜有懼心焉潘雪松曰知懼謂獨知之地戒謹恐懼也使謂神幾自動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五

若或使之也又辨凶咎青災傷嗟惕厲之所自來曉然明于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而嚴憚之得失之報也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蔡氏曰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 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避以遠時為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為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

彭山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于外者言臨父母以敬愛本于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憚也

程敬承曰此二節總是明屢遷之道所謂度即道也其出入各有度正其道之屢遷體事而无不在也此條集日用之常言之下條專主憂患言又者言卦爻之變明于其事欲人知其為憂為患而避之也明于其故欲人知其憂患所由致而得其所避之方也亦以其道之屢遷體事而无不在也此就變言言道之不可遠而括以一懼字正循中庸言道不可離而以戒懼謹獨言太懼者易之大綱也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專言憂患更覺喫緊警策而後人戒懼之至上深一步矣蘇子瞻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六

怠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憂患之故又曰去父母遠師保而不敢忘畏者知内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楊止菴曰憂謂終身患一時即聖人與民同憂與民同患二字

程敬承曰憂患之故何在在乖出入之度也乖出入之度則憂患立至此内外所以知懼而嘗若父母之臨也孔疏易雖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言惟變是常既以變為常其就變之中剛之與柔相易仍不常也故上云不瓦為典要也楊氏曰其初率其辭而不敢違

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躬而行之執而有之則易之道自我行矣

程敬承曰時說每每謂變无常而詞有常故聖人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似此則變與詞有二矣不知詞之所指即道之所遷道以屢遷為常可率詞而揆也故知常者通變者也無二理也方即上度字典常即方也沈德培曰其有典常者即是不可為典常者也即就是不可為典要如何可以泥得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說一箇初字便合終意說一箇既有字便合未了意說一箇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七

方字便合無方說一箇常字便合未始有常夫無方之方必負神者能肖之無常之常必超脫者能貫之蘇子瞻曰達者行其道无出入无内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適雖為聖人可也惟聖人實實能行而不為虛行行有活潑潑的意思不然踰度固遠也即斤斤循度稍有拘泥所謂毫釐而千里亦遠也始終是發明不可遠也敬承又曰人非泥辭拘方而謂之人以會其典常於不可典要之中而謂之其人也蓋易道以變為常行道必通常為變未適於變而徒襲其常迹雖行而實非行也此子稍差終涉遠隔故易之遠遠於無其人耳有其人

則實能行而易在我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張雨若曰此章都是從有易後論說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都重爻一邊首節舉卦以及爻而自二節以後俱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一

發明時物相雜之義雖有彖辭一句亦抑揚反覆言之非正申為質意也 胡雙湖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程敬承曰時謂上二句是論卦下二句是論爻不知六爻不出於一卦首舉原始要終以為質正論六爻之所由成耳 蔡虛齋曰始終即初上也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不可謂下三畫為始上三畫為終也 時謂

六位之時不是趨時之時蓋時物就指此卦中遂爻言趨時是自此卦變入彼卦也 陰陽皆稱物而以時不同故稱時物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此節揭一箇實字以定其大體又揭一箇時字以看其妙用體有定而用无定也

蔡虛齋曰難知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擬卒成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

潘雪松述曰初者本之所由始事未有形非知幾不能擬其象故難知上者末之所由終在事已成功之後而易知故初辭則費于擬議卒則決以成其終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一

按此節承原始要終而言本末句則鮮上而起下惟本末也故料得聖人當初初繫辭時必擬議其當假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詞至於上爻之詞不用更着心思別立主意只消因初爻之意而為之卒成耳雖上爻所繫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箇徹首徹尾的 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過因乎初而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推 孫質菴曰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錯舉陰陽之物體具陰

陽之理又因時位以明失得之報而物與德之是非判焉若此者初上非不有之然擬於初者未詳成於終者幾盡備則未也惟合中四爻則其時物之相雜者不一而詞占之擬議者甚詳以類萬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以昭淑慝之辨无一不備者矣 游讓溪曰雜物謂博取物象若屯之女貞即鹿蒙之金矢童蒙困之酒食金車蒺藜赤紱是也撰德謂形容其德之大小美惡若中不中正不正過剛居柔之類是也辨是與非謂卦才之宜稱時位之當否若井以及物爲功鼎以靜重爲貴壯而用壯則凶巽而過巽則吝此非中爻疊見不能備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八十一

又若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下文所云是也

蔡清曰以互體論雜物撰德者曰如震下坎上其體如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爲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爲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陰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

程清溪曰本義以卦中四爻釋中爻旁註迺引晦菴互體未定之說實其下以盡義殊無見也互體之說戰國以下天官術數之家妄爲邪說割裂聖經卦之三畫者三才之名卦之六畫者三才之道全體渾淪那容分裂

豈成造化哉果夫子爲互體而言之則下文必不復言二四三五同功異位^二云也明經不信仲尼而信戰國以下術家邵子曰觀象徒勞推互體孔子之徒也 洪覺山曰易不主於互也以上文言初上下文言二四三五而知中爻之爲中四爻也 陶說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則初九陽剛在下九三剛健中正之類辨是與非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將爲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見矣物亦有然者未詳論之爻中所具惟物與德而已

潘雪松述曰象旨要與要終之要同崔憬謂中四爻亦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八十二

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者是也辨是與非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與非爲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無待于動也以彖爲要則知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矣言無待于爻也蓋所要者愈約則所見者愈易矣中爻者六爻之要也彖者一卦之要也 韓康伯曰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爲義存乎一也一之爲用同

乎道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倪云此節末二句不重在觀象上只是甚言六爻不可不備之意蓋觀象而知存亡吉凶此惟知者能之而百姓之愚未能也使六爻不備則人將有貿貿焉者矣故末復以中四爻論之

約說曰二與四同功二節申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義時位物也剛柔中正德也得位有德則是而吉失位無德則非而凶也此觀象詞者不可不玩爻詞也按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二與四功同乎陰而位有內外之異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於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二

君雖在上而多懼夫柔道本不利遠者二遠而譽要之无咎耳其用柔中明其无咎之故蔡虛齋曰用者德之用也柔中之德行之於身而措之事為即謂之用也周用齋曰柔中只重中字柔字應上柔之為道一柔字言其才質雖柔而其用則中也苟徒柔而不中安能多譽哉 潘雪松述曰二與四三與五皆同功異位二四言其善不同而三五不言者一四皆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敢較也 纂言曰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為善矣故不言也 或問五君位也何謂事任與三同也曰君相總以天下國家為事

故其任大責重同也柔剛指九六也須知此仍是以三五之位為主而謂其以柔居之則危以剛居之則勝耳蓋三五皆剛位也以九居三以九居五是謂以剛居剛其才力更無陰柔之雜者也以六居三以六居五是謂以陰居陽則其才力便有未到處矣 質卿曰亦要存亡吉凶言中爻之變是與非若是其備者無非欲人之存其亡吉其凶也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道以恐懼為本也存亡吉凶易之辭而欲人存其亡吉其凶者則辭各指所之之意故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此其要也是以有吉利而无凶咎此說可備者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三

韓康伯曰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則勝其任也夫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有所貴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 侯果曰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剛居而凶者私其應也曰剛則勝柔則危從其多者言之爾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胡寅峰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

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爲用故曰文
金汝白曰此章言卦爻立而三才之道備吉凶之義明
物卽唯其時物一日物不廢之物文如剛文柔柔文剛之
類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爻之事

陸庸成曰廣莫如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
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而得之者也故三畫已具三才
不兼兩則不見其迭運之妙雖六不出于三有妙於三
者是畫卽道也分之則三才各別合之則三才互見亦
或有天在下卦而成壯亦或有地在上卦而成泰五爲
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變動不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四

居所爲易以貢者此也故曰爻爻者效三才之動者也
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著其
文之當者無論已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
生焉亦三才貞勝之理乎 潘雪松曰三畫已具三才
重之故六言易書廣大而天道人道地道悉具其中也
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
人道有行止動靜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
動故謂之爻也乾陽物坤陰物古註以類釋等謂爻有
陰陽之類易蓋陽貴陰賤以其有等也故曰物物云者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陽物入陰陰物入陽更相雜成六

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若純一其色則不爲文矣文
旣相雜則必有當位與不當位者在焉爻卽九六之爻
是也位卽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不當爲陽物居陰
位陰物居陽位當位者多吉不當位者多凶吉凶之生
正其變動之機所不能息者也

彭山曰天道地道皆就人言三四變動作用之時故爲
人位初與二則潛藏含蓄之時故爲地位五與六則成
就無爲之時故爲天位其實天地人一理也淮海曰知
三者之爲一物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而天地之道歸
矣 孫質菴曰天道地道人道道字內已該剛柔陰陽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五

仁義了但到兼而兩之則天道各兩人道各兩地道各
兩而陰陽剛柔仁義等物更覺分曉耳
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
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
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差等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
貴或賤皆謂之等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
曰文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雜則爲文若有陰無
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 不當二字非謂當則言不
當則凶不當內自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必兼當位說葉
氏曰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爲當位然亦有以剛居剛

以柔居柔而不當位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 楊
止菴曰陰陽交錯謂之爻三畫之卦不曰爻者以其卦
體小成未見其更移也既有六畫而三才之道更移然
後初為地之陽二為地之陰三為人之陽四為人之陰
五為天之陽六為天之陰陰陽往來于其上于是爻見
焉爻者交也以交而變也故曰爻

又曰道有變動曰爻以位言爻有等以畫言亦有剛居
陽當如同人九三者柔居陰當如蒙六四者而未必盡
善則觀其乘承比應與卦主何如也汪咸池曰文既相
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五

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或時當相
濟也而不當者為吉或時當以正也而不當者為凶吉
凶於是而生矣總而言之爻者三才之迭運物者三才
之散殊文者三才之錯綜吉凶者三才之貞勝信乎易
之道三才之道也其廣大悉備以此 方魯岳曰天地
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物非
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不才也希

聖人法天地庶幾免於不才也已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
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要請平聲是
要歸之要也

陸庸成曰前原易興於中古遂連贊易之為書者三一
則以有辭而變始有歸一則以有辭而彖爻始著一則
以有辭而三才始顯皆未直指文王也故復原易之興
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復因其憂患作易而槩之以
辭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衰世之意其
在斯乎 又曰盛德備九卦之德也當紂之事正處憂
患以作易也故其詞危情見乎詞也或人情嬉豫之時
而陡然若患禍踵至或人情錯愕之秋而穆然若思維
獨到危者平之幾也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辭而為易傾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五

蓋以惕人之危也夫福莫大于平平莫平于无咎觀乾
爻皆聖人也更不言吉而三四僅稱无咎蓋可知矣聞
有言吉而後无咎者矣未有无咎而後吉也聞有言吉
而後言凶者矣未有无咎而復凶者也此聖人雖繫詞
以明吉凶而要歸於使人无咎也 仲虎曰文王以憂
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平安慢易故傾覆易之
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
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韓康伯
曰夫爻不當而吉凶生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

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于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體也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柴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非盛德則易道無自而興 洪覺山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文王曷嘗以爲无咎乎故明易以明咎也 易述曰聖人之情見乎詞其詞危正是聖人用情處蓋當其時人陷溺放逸爲非皆由不知天命之足畏故特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非謂遇禍而始懼也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危便使之平易便使之傾詞何等危危其詞正懼人以終始使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八十一

人不敢生一易心其總要使人歸到无咎處此其道之大而百物俱不能廢也故善用易者存一懼心而已周用齋曰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爲難而以終爲貴故不曰懼以始終而曰終始程敬承曰无咎平福也懼以終始其要无咎總是危平之意故易之道究竟教人以危懼求安平而已傳云前以九卦見聖人憂患之意此以易辭始終見聖人危懼之意可以爲萬世訓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八十九

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方獻夫曰上篇多言功用之盛下篇多言憂懼之意皆贊易也 張雨若曰上傳言聖人立象盡意爲天下之人不能忘象得意耳至聖人自家何消用易但傳言聖人自家无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意正相發 陸庸成曰上章言无咎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已凶乃多途故吉之先見止云吉事有祥耳至于爲險爲阻而凶害悔吝轉轉相生非乾坤聖人能早知之又曷能預定之其能悅能研之能由知險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能以示知皆恒易恒簡中自呈之靈明自運之變化无非各指所之以告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

也象變不一則其情亦不一易情无窮而總窮於吉凶
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之利情之符也爻象之情言
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遷因變動而无定然无二情
也即情遷之中自有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相見可
概見也

程敬承曰易簡知險阻是此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
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
能所以使人就易簡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末段反
覆發情遷之義蓋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吉人恒少其
餘若叛若躁若誣若疑若失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

周易宗義

卷之

九十一

遷无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
易以教人之本也

彭山曰健之極而不見有健之迹謂之至健順之極而
不見有順之迹謂之至順恒者久而不已也若乾不知
險其為易也不能恒若坤不知阻其為簡也不能恒不
能恒易恒簡則亦非健順之至矣 又曰險有危懼不
安之意阻有退避不進之意知險者乾之所以兢兢也
知阻者坤之所以抑抑也此承上章危懼之意而言
朱氏曰乾健而為萬物先莫或禦之其德行恒易坤順
以從乾无二道也其德行恒簡以易也故知險之為難

以簡也故知阻之為疑 程紀德行謂以乾坤之德為
行恒專一也健則遇險亦易是為恒易順則遇阻亦簡
是為恒簡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必着意去知之
也大文云易簡以知以字何等現成若要去知便不是
易簡

蘇子瞻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
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
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 胡雲峰曰
乾健而易宜无險矣坤順而簡宜无阻矣此復曰險阻
者為上文有憂患而言也以乾坤健順而又曰險阻其

周易宗義

卷之

九十二

詞危也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
不阻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
之使傾聖人憂患之意至矣 陸庸成曰夫乾坤非二
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
之理而恒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
本无險故險之幾舉歸坐照簡本无阻故阻之幾无不
前知觀于水天為需義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如
水也山地為剝順而止之則坤之知阻也阻莫如山也
平日之悅心易簡者臨時之研慮險阻灼見悅心者
洗心之境也研慮者研幾之致也 盧中庵曰悅心研

慮定吉凶而成慶慶只是歷發乾坤之能事正見至德
至順者知險阻而不陷於險阻處非險阻之所以然也
下文方是所以然處

按說心以無事時言研慮以應事時言朱子曰悅心是
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懽悅悅是平素理會得了於事
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蘇紫溪曰悅心
研慮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說者自得于心也研慮
卽幾也說非安排研非強探一易簡而已朱漢上曰天
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慶慶來而不已
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二

潘雪松述曰變化卽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
于人心則云爲也人心應感至神言云行爲无停機无
滯迹如天道闔闢往來變化之自然此幾也善之先見
而爲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祥未有形而已見于心故
謂之象象之所見卽事也事之所成爲器故云象事知
器占者因象而占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卽象事
也事應未至其幾甚微考究而知故曰占也蘇氏曰此
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陸庸成曰惟聖心之簡易藏往
知來故无不可象得无不可占决也 姚承庵曰天下
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吉事祥者吉之先者也背

了吉方稱凶事耳吉事句不必增入凶事楊止庵曰易
中皆稱吉凶此獨稱吉者未事時吉一而已有祥卽吉
事也 洪覺山曰凡吉事必有禎祥之見此乾坤前知
之理也知器知來以此而已

彭山曰天地設位則乾坤變化而見吉凶者天地之能
也但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定吉凶耳聖人體乾坤之德
而定之是成其能也人謀以聖人之設卜筮而定吉凶
者言鬼謀以天地之生神物而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幾
乃人人之所同有有以開之則人人皆能趨吉避凶就
易簡之歸而天下无事也故曰百姓與能 仲虎曰天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三

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
人幽則謀之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
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
人所已成之能也 楊止庵曰百姓之智愚賢不肖不
同而皆得與聖人之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
也邵子亦曰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
事成而皆吉也韓康伯曰人謀凡議於衆以定得失也
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
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
與能樂推而不厭也

程敬承曰聖人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凶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為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之愚遂能知險阻之情也惟有爻象之詞乃始以情言情亦象中所具爻象所言即言此卦畫中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此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陸庸成曰象告是剛柔之畫而雜居不一含有吉凶則所謂情言即言象之所告而已潘雪松述曰上古觀之于象可見後世非爻象以情言不可也彭山曰象謂畫爻告告人也爻象謂卦爻辭象辭剛柔雜居象之交錯有得有失有正有不正而吉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在四

可見爻象所發乃其情之所不能已耳剛柔交錯即所謂變化情即所謂險阻也見聖人之繫辭皆本于卦畫自然之象而以人情言此百姓之所以與能也歟姚承庵曰變動是卦爻之變動變動雖无利之可見而其人趨吉避凶却在干此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者故曰變動以利言情遷之情即上文情言之情情具卦爻中屢遷而不定若下文云云是其辭之遷以情而遷也潘雪松述曰變動以利言謂爻之變動本欲人趨吉避凶而无不利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遷易者以爻詞明人情之險阻必參之下四者而後知所以趨變

動之利也康伯曰泯然同順何吉凶愛惡相攻然後順逆者殊故吉凶生也蘇氏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之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凡吉凶之紛紛者生於愛惡之相攻也相取言相求也遠謂兩體上下相隔近為比爻共聚非正應而以私情相求謂之相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矣情偽虞翻謂陽情陰偽以情實而相感者已信而人皆信已則利生焉以虛偽而相感者已不信而物莫能信則害生焉相感情之始交利害則吉凶悔吝之端也近謂比爻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在五

乘陰承謂之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必有乖違之患而凶或害之曰或且然之詞其不免于悔且吝必矣害之而悔則趨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知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詞徐子與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詞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

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婚媾往吉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項平庵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總之則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近相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六

之者悔吝之所從出也邵寶曰爻應于遠則于近者不能相取偽而不情惡而不愛感通絕而相攻之歟生矣故曰凶或害之悔且吝苟比于近則于遠也亦然近者得禍于勢遠者得罪于義得罪于義者人得而攻之然不若得禍于勢者之迫也辭言近者其理如此非姑以爲例也動尚變筮尚占其道一也又曰觀變動者存乎應應遠者也陽唱陰和是謂相得故屯六二之貞君子取之否則爲比之三矣變順逆者存乎比比近者也陽乘陰承是謂相得故復六二之體君子取之否則爲遯之四也雖然感莫大于正應而比不與焉應有正矣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七

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者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只據此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備此三者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言之朱語類曰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個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蘇子瞻曰悔吝者生於不弘通者也天下孰爲真遠自其近者觀之則遠矣孰爲真近自其遠者觀之則近矣遠近相資以爲別也因其別也而各挾其有以自異則或害之矣或害

而靜也柔剛柔而剛也

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為六十四故例以八卦稱之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象以情言謂係詞之以言論人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所以論人者殊也自彖辭觀之卦體本以變動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通之利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雖睽蹇明夷至不美之卦其彖皆有所利益其初皆困窮而變變而成卦則以成卦者為利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卷八

之據逐爻之情而處事則吉凶皆異于本彖矣故有在彖為主爻而在本爻則為今稱近者此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也 又曰相攻相取相感近而不相得四者人情之見于動者也而卦爻之變動如之慙枝多寡游屈六者人情之見于言者也而爻象之辭如之所謂爻象以情言者如此動與辭與上文云為正相應 程竹山曰遠近相取向專說一好者蓋遠相取則或至於遠是近相取則或至於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

程清溪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云 並由剛柔雜居之相推者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吳幼清曰上文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又以人譬之人之辭亦由情而生也今按虞翻云將叛者其辭慙坎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也吉人之辭寡艮人之辭也蹇人之辭多震人之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夫其守者其辭屈與人之辭也 又曰叛謂背實棄信言與實相背故慙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吉者辭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卷九

自敗皆相反對守謂所依據吳王失國故其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其辭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據也將者守不定也失其守則既叛矣慙猶強言之屈則无能強言矣中心疑者以為是又以為非以為可又以為否竟莫適從誣善或云本无而自誣為有本不能而自誣為能夫由其誣也竟不見其歸着矣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謹能言者寡信善與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盡於此矣上繫以默而成之為結下係以諸辭之不同者為結吉人辭寡其誠成之為歛 真希元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元隱者亦近乎多聽

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奸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漸三將叛之辭睽上中心疑者之辭臨二吉辭睽三躁辭中孚三誣善之辭節上失其守之辭六詞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

沈德培曰先天只說得箇象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既云以情言又云以情遷種種愛惡情偽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上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憑他變怪百出吾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而後面只管不能已於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於无言相視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百

嗚乎愛惡相攻節吉人辭寡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阻之途所以滿天下也聖人到此烏得不盡言也

張常甫曰夫不知言无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於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彖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非率又曰吉人之辭寡易簡故也其餘五者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陸庸成曰知人之詞因情而遷者吉一而凶則多其所謂吉詞者又主于寡而不主于多則知不言默成者其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與上繫終之以默下繫終之

以寡噫善學易者其在得意忘言者哉

經釋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雖然賁然貞一為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進而本諸天也二傳之終極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利而歸之德行德行者在聖人之易簡也至德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效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存焉及而約之身也又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疑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百

貞於一而道矣乃其贊卦爻也廣大準乎天地德業效於聖人至矣而約之君子之擬議易體立焉其策也本天地之數極深幾之神又至矣而通之日用之酬酢易用行焉其發擬議變化之端要何思何慮之則惟樞機於言行司契於人心約之精義約之利用約之畏慎謙密研幾而時動也以致一也此可以觀德行矣

繫辭總畧

程敬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旨而實非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地惟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異矣聖人觀象係詞係此者也而象因乎變變妙於動動即為道道分三極而合之為一天詞判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得此一者易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非教人憂悔吝震无咎以趨易避險云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百二

耳固知易之道盡於易簡準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神易以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陰一陽之道也无體之易乃從陰陽生生而各易无方之神乃從陰陽不測而各神洵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變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之也聖人衍天地之數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百三

尺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尸數之變化无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異酬酢祐神節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為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本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道而察民故何以與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係詞變通鼓舞誰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為之神盡則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化者也即能成變化而无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人乎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貞一即易簡之謂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之淑慝者貞于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咸戒憧憧一致故也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鼎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此一如射集苞桑知幾而復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于理之一而其心貳其行罔濟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令不

惟於憂患云耳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
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
辨而吉凶決兼六爻之變動則當否異而吉凶生大哉
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終始而
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
一也係爻彖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
也其惟辭寡者乎斯之吉人卽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
簡理得者乎嘗總爲之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
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以成象爻也是聖人
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卽天地也易簡而知險阻則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百四

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係詞二
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汪都山曰繫辭之言易簡三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
地以易簡而生人物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而模
之爻象易之實也此言聖人以易簡而具爲德行易之
本也天地也易書也聖心也一而已矣聖人成能百姓
與能者與其易簡之能也

周易宗義卷之十一終

周易宗義卷十二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說卦傳

吳幼清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
其說意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
以爲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爲
說卦傳之發端也 何振潛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
業變化及法象所爲不及 也蓋易有三畫之卦有六
畫之卦三畫卦有三畫之象六畫卦有六畫之象六畫
之象如頤噬嗑及井鼎之類合上下兩體而成之者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一一

畫之象則說卦所列是也先說尸數卦爻爲作易之本
次說六畫兼兩盡三才之道次說伏羲八卦方位先乾
坤後六子以明六子之功用皆出於乾坤次說文王八
卦方位始震終艮而又盛稱六子之功用次說八卦之
德次說乾馬坤牛之類以明遠取諸物次說乾首坤腹
之類以明近取諸身次說乾坤爲父母所以得男女之
由終又以八卦爲八條而廣說之所以類萬物之情也
陸庸成曰從前只說著之神數之妙卦爻之變化不曾
說著所以生數所以定卦爻所以值此章一一詳究之
故名說卦傳又後章或言卦圖或言卦德或言卦象皆

陳說之謂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陸庸成曰此章生著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奧無不具焉則知易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著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蘊采故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陸庸成曰闔闢變通天地之生著也分揲掛扚聖人之生著也聖人之生著無非闔闢變通之機自然而莫知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一

其所以然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也亦聖心之神明有以默助其神明也河圖之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為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儀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之而已孔疏云此倚數在生著之後立卦之前蓋用著得數而後布以為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取奇於天取偶於地故以參兩為目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合兩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數既形矣卦斯設焉特觀變而立之耳卦既設矣爻斯生焉特發而明之揮而指之耳

潘雪松述曰幽贊者龔氏曰顯相之反也賓主之言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以大衍之法而推天地之數此之謂生著有著則因著起數故以數繼之

纂言曰幽謂微而不顯也生即推出意與上文生變化下生爻字並同養神物也天地能生之而不能使之著顯幽也聖人以其包括性命之理至神而明乃幽贊而推出之如下文所言著法及天一一章也義曰龜莖傳曰天地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此蓋據龜著傳而論著之為物如此非謂著因幽贊後始生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一

張幼子曰倚倚靠參天兩地謂五也數之者必以五雖窮乎什百千萬必以五數之所謂倚數也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立卦生爻之本也蔡虛齋曰參天兩地未是指著言倚數之數則是著數矣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即為參天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為二便是兩地參兩字不甚着力潘雪松述曰數寓於著而著非數故得數者忘著卦托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昔者子路問於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荏鞶菴菴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

者舊也。

朱子語類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參之則爲九。此天之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于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故六爲坤。又曰：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湏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又曰：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三，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

朱子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孔疏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既觀象立卦，又就卦發動，揮散於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朱語類曰：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

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虛中菴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著數之變說，却是用易了。朱子謂未用說到著數處是也。變字還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也。惟陰陽無一定之常，則卦無一定之體，而名隨以別矣。故六十四卦於此而立，統觀之也。又細分之，則見其中一剛一柔，昭布森列，或在初在二，在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

而內卦之爻以生，或在四在五在上，而外卦之爻以生，此又各就一節觀之也。潘雪松述曰：陰陽即所以爲爻矣。復言剛柔生爻者，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龔氏曰：剛柔之爲物，始隱而終明，始聚而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推剛，其時則爲晝夜，其道則爲變化，其事則爲君子小人，此之謂生爻，則作易之體具矣。道德義就易言，和順言因其自然而無矯強也，和順於道德，統言一卦之體理治也，理於義，各指其所之，析言六爻之用，如乾爲天道。

而健爲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也

朱語類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又曰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卽此便是至命 陸廣成曰道卽三才之道也德則易簡之德也義卽道德之時宜燦然各別者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于天下之理無不窮到而理統于性無不曲盡且至極于天命之精微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道德與義只是一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

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 張敬夫曰

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著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爲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邵國賢曰義命二字人事天道具矣吉凶於是生焉而天下之大業成矣

姚承菴曰此章總言聖人作易之功大偶自著說起耳謂此章重著非也立卦生爻亦不當就揲著上說或疑觀變變字遂從揲著言不知著數起而變自在其中不必既揲而後有也

程敬承曰作易之聖人畫卦之聖人也生著未可便謂尸法本義原說得明參天兩地自然之數也倚數謂著數倚此而起非卽就揲著說也觀變易中自然之變也發揮亦易中自然之發揮也立卦生爻非從四營後立之生之也和順云云俱就易說窮之盡之至之乃卦爻內自窮自盡自至不必以用占言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

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個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仁義看來當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 又問如何以仁比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憚心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

氣舒自是剛秋則氣收而漸衰自是柔 楊止菴曰上言窮理盡性至於命此遂言性命之理以明上節易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蔡言曰立者兩相對之謂天地人之道無獨必有對故天之氣有陰與陽地之質有柔與剛人之德有仁與義皆兩者相對而立朱子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性本於命一也陰陽剛柔仁義兩也理者條理自一而條分爲兩也道以兩之行處言 蔡虛齋曰立天之道非有立之者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非陰與陽則天道廢而不立矣二者如車之兩其輪缺一則不立地道人道倣此分陰分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八

迭用柔剛二句一串意謂將六畫而分其何者爲陰何者爲陽則見初剛與二柔相間三剛與四柔相間五剛與上柔相間陰陽間雜卽成文章矣重在迭用柔剛上方切成章意要之分者陰陽之自分迭用者剛柔之自迭用非有分之用之者也 余子華曰分陰分陽只是說三個陰三箇陽然使三陰挨做一處三陽挨做一處不見得有文惟三陰三陽間雜迭用所以成章成章全在相間上潘雪松述曰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二體之義未備所以重三爲六然後周盡故云昔者聖人之畫卦作易也將以順天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也天

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湏以兩而備是以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也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也天地既立人生其間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割之義也既兼三才之道而皆兩之作易本順此道理故因三畫而重之六其畫而成卦也六畫初上無位中爻分二四爲陰三五爲陽遞用剛柔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故易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繫辭物相雜曰文卽此成章之謂 又曰性命理一也故云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九

卽天地人之道五陽而上陰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與云者相與爲用不可廢一也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氣仁義者剛柔之善仁義立於人則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故下言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不復言仁義見用天地之道惟人能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守貴行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非仁義之外又有中正得仁義之貞爲正得仁義之時爲中 纂言曰上文以陰陽爲天之道其位屬五屬上此陰陽二字則總言六位之中分初三五爲陽位分二四上爲陰位上文以柔剛爲地之道其位屬初屬二此剛

柔二字則總言六畫之中奇畫皆謂之剛偶畫皆謂之柔位無質故以陰陽名之畫有質故以剛柔名之 陸
 庸成曰天地總以氣為升降者也人得天地太和之氣
 因秉天地一中之理而為性性之本原即所謂命也性
 命獨屬于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為之也故位之成章止
 言陰陽與剛柔而不及仁義仁即天之陽地之剛義即
 天之陰地之柔也三才曰立者賴道以植立不毀也必
 立而後運行不窮耳天雖以陽為主必與陰而參用故
 通復無端地雖以柔為常必與剛而迭行故翕闢無量
 人雖以仁為心必與義而並運故喜怒哀樂即是陰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一
 剛柔之循環而性命不二分陰分陽而剛柔為之迭用
 是適均之中有錯雜之妙故曰成章蓋陰陽剛柔相通
 為一而仁義在其中謂之六位成章即三才之章也正
 是易順性命之理處
 程敬承曰天地人三才許大世界單獨一箇陰一箇柔
 一箇仁如何撐得起來是故陰必與陽合柔必與剛合
 仁必與義合方始相補湊而成道而三才始有所植立
 而不墜要之有陰不可無陽有柔不可無剛則世道所
 重可知矣可以人而漫無斷制乎
 敬承又曰上章第言立卦生爻耳而卦之六畫全備爻

之六位分布尚未明言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謂三才
 之道原以兩而立故易兼兩而為六非聖人故為之兼
 兩也三才之道亦交相為用故易迭用而成文章非聖
 人故為之迭用也此所謂順性命之理也分陰分陽便
 是剛柔迭用當相承看不可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甯春溪曰天地定位是小圓圖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
 卦即成大圓圖數往二句就是按小圓圖數之易逆數
 也又是推本小圓圖八卦當先生出之序如此不可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一
 橫圖入講雖此八卦即是橫圖所列者然聖人更置之
 而為圓圖則就是圓圖中之八卦矣故須俱就先天圓
 圖上說 張雨若曰通章專解圓圖虛齋自有明說指
 末句為橫圖者此未定之見也兩條一意蘇紫溪兩節
 並重之說亦未是前條只是分布先天卦位出來定位
 等帶說不重八卦句亦不過欲挑剔此即六十四卦圓
 圖耳非上四句為對待此二句方說流行也後條正解
 圖意必着逆數句者聖人當初將橫圖規而圓之本欲
 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又恐人拘順逆分半之
 說而不知易之所由出故云云見其左右各別寔不曾

相斷也。林性之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圓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八卦於此，只是因八卦橫列，無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八卦，左右圖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於安排，布置者，此先天之易，所以為妙也。邵子曰：圖皆從中起，諸儒皆謂圓圖乃橫圖，規而圖之，韓苑洛曰：規圖之說是，乃易圖以就位，非畫卦自然之本旨是也。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乾坤定陰陽之位，六卦之交，交者皆本於此，則乾坤雖對待而未嘗不交者，亦默寓於其中矣。薄與泊同，附也，射害也，以射之殺物言也。山澤通氣者，假山澤之象，以明艮兌故以通氣言。山之水聚于澤，澤之水浮于山，是其氣之相通也。見艮有資于兌，兌有資于艮矣。雷風相薄，假雷風之象，以明震巽，故以相薄言。雷之行附于氣氣之行附于雷，是其行之相薄也。見震有資于巽，巽有資于震矣。水火不相射者，假水火之象，以明坎離，故以不相射言。水太盛則燻，以火火太盛則濡，以水是其不相射也。見坎有資於離，離有資於坎矣。其所以相資者，即其相交也。相交則兩相為用也，而不可相無矣。蓋陰陽本二體，而實一體，相為變化，故八卦相錯，而可變六十四卦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二

此言六十四卦變皆本於乾坤之交也。項平庵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瞭然有倫，是也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其相與變化之理。陸庸成曰：先天之圓圖，大小一也。八卦之圖，由相錯而因重之，遂成六十四卦，則凡所以彰往察來者，無不備矣。往者來之券也，故易以前民用，皆逆數也。天南地北，然後下濟上行，而易立乎其中矣。此吐彼茹，則山澤互其氣，此迅彼烈，則雷風鼓其機。此燥彼濕，則水火配其用，是八卦之變化，既兩相為資，必且旋相為運，故交錯不窮，而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亦錯出于其際焉。就其數之在往者，則往既彰而知之為順，其數之在來者，則來必察而知之為逆。然易正為知來而作，故即往皆以兆來，非逆數而何。蘇紫溪曰：天地定位，一節言易之卦，乃造化之功用，數往一節言易之書，所以前天下之民用也。首節雖言先天圖位，兩兩相對，以成化工，而要上下經之成始成終，其文畢具。上經首以乾坤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而次恒，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恒者雷風相薄之象。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未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至八卦相錯，而天地之運，无有終窮矣。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三

十三

往之事耳目之所共知故數之順而易將來之事非智巧之所能及故知之逆而難易之為書乃知來之書故曰易逆數也 龔氏曰陽而輕清者為山陽屬也下而深者為澤陰屬也是皆以止為體也雷陽也故動風陰也故入水陽也故內景火陰也故外景是皆以動為用也以上為體故其相絕也為定位其相屬也為通氣以動為用故其同功也則相薄其異德也則不相射其定位也故其縱為上下其周為四方其上成象其下成形其交為泰其塞為否其通氣也故其蒸為雲其降為雨其凝為水其泄為電其離此以感彼則為咸其隆上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四

殺下則為損而相薄者反相與也相薄則相勝相與則相親不相射者反相逮也相逮則相致不相射則不相入始則相薄而終不相悖則為益始雖不相射而終於相逮則為既濟然則之八物也其成體也則各有用若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八卦是也其定位也其通氣也其相薄也其不相射也則以相交為用若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之八卦是也相錯則不特上下相交而已矣縱橫相為用而六十四卦備然後可以數往而知來往有體故順數之來无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也逆知者神之事也易具神知者也此所以於來不特知

之而又數之也

天地定位節孔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人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无不備矣故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之用變化既如此故聖人重卦令人八卦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卦爻之中矣程敬承曰數往者順節說者以為歸重八卦生出之序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五

非也大意謂聖人作易正為知來而作知來者逆故歸之乎逆數玩註疏自明註云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聖人作易以逆睹來事以前民用疏謂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是也沈德培曰本義易之生卦一句妙甚生生之謂易若統論生起初都是未有的偶然生出來夫子提出是故易三字此論易之居要處家大人云全要發出易為知來之書故皆逆數所以上面如此推敲不是先說了一順一逆又統說其皆逆也圖從中起如中午之想上午為順想下午為逆又云上章言順性命之理而此言逆數

蓋理順而數逆也。此章按圖說義，此八卦八方排列，便是世界中千古一箇大局。當其作圖時，圖從中起，雖則有順有逆，其實生生者皆起於未生，總一逆入之數耳。逆者言其未生而難知也。

程敬承曰：沈德培理順數逆一語，雖似有見，然而先天圖義非數也。逆數數字，卽數往數字，還當讀上聲。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順者從其勢之往也，逆者迎其幾之來也。已往而利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安公石易牖云：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六

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楊用修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金汝白曰：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總成功也。上以體言，此以功用言也。張幼子曰：上章以乾坤爲始，後言六子，此章先言六子，以乾坤居終，終而復始，造化無窮之道也。程直方曰：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北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自圖之中

起。按天地之變化，皆從中起。圖震巽居中，巽居左而

向于東南，震居右而向于西北。震象雷，巽象風，是乾坤初畫之交易，動則物萌，其生意散則物發，其鬱結二者言生物之功。坎者艮次離者兌，艮德止兌德說，是乾坤三畫之交易，止則物以成，說則物以欣，裕二者言收物之功。坎而位極于東南者，坤次兌而位極于西北者，乾乾于萬物無所不統，是君之也。乾以君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說者，皆乾之一職也。坤于萬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坤以藏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說者，皆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七

歸于坤也。蒙引曰：乾之主乎萬物，象君之主乎萬民也。言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主也。言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也。自動至暄，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陸庸成曰：夫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者天地之聲，欬也。風者天地之嘘，呵也。雨者天地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之煖氣也。惟聲欬足以鼓動萬物，故潛者見，隕者敷，噓呵足以揮散萬物，故釋者抵，鬱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稿者滋，瘠者腴，煖氣足以烜煖萬物，故幽者晷，泣者蘇，由是秋而止焉。則各正性

命冬而說焉則保合太和乾何為哉六子有所由舉其君之者歟坤何為哉六子有所從出其藏之者歟又曰震巽坎離之用各以其象言之而艮允不言山澤以山澤之象于四時之功用无與也乾坤不言天地隆其德也

程敬承曰坤之藏也入以收出之功也而藏取於坤者靜為物府也商歸藏所以首坤也艮之成也入以儲出之倪也而成取於艮者止為動因也夏連山所以首艮也要之坤之藏即藏其生出之根與艮之成終成始亦無異義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一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允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允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允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金汝白曰前後兩段或古有是語而夫子什之或夫子

自言而自什之也不可以言帝之出入下言萬物進帝出入蓋八者迺帝之所為故以帝冠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文曰萬物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亦帝自齊相見乎離亦帝相見乎萬物至秋而成无不自得故說乾當陰陽之交故戰坎當萬物歸根之時故曰勞猶勞而不伐之勞言成功也既成則止止則復生故艮為成終成始之卦 沈德培曰圓圖卦位將天地作大頭顯成一個宇宙完軸方圖卦位將乾坤作大包裹又成一個宇宙完軸後天卦位將震宮作一頰袖又成一個宇宙完軸只是一出於自然憑他若何更置都與造化合符耳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一

陸庸成曰後天之圓圖非更置伏羲之圖也即其圖之流行寔當一歲之運蓋先天後天相表裏者歟又曰帝者天之主宰猶易有太極之謂也欲證帝之出入必于萬物見之然指萬物之生成即認為帝之出入亦不可故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楊止庵曰程子曰以主宰言謂之帝朱子所謂太極者萬物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是也邵子曰太極不變夫變者陰陽也帝言主宰則不變而出者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太極初分陽始于震陰始于巽變動之始一陽

生于二陰之下故曰震朱子曰出者發露之謂出則必齊朱子曰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乎二陽而與之並行以畢達于外也齊則必見陰積于中而陽獨盛光輝發于外朱子曰明感皆相見也見則必役坤陰感代陽有終也致至之也役猶使也坤地道母道妻道故至之役使乎坤乃養之于既見之後有養則必說允陰將收斂以從陽自為忻裕也言語辭也說極則必戰乾純陽當亢極摧折陰將生日盛陰將疑之故戰也疑鈞敵也陰疑陽故陽戰之也胡氏曰自巽至坤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亦是戰則必勞勞去聲勞動之餘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十一

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蓄藏于中為之休息既勞則有成成者完全之謂艮陽止于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完後變從此起故曰成始蒙引曰起震至艮者一歲之周也而循環在其中矣又曰復自東南至西母與三女之位自西北至東父與三男之位蓋此以陰陽之變流行所至為位而下文則以象與時德言之也程紀曰卜于夏曰帝者造化之主天地之宗无象之象也不可以形智索因物之生成始終而顯其出入焉參而主之者陽也是故出乎東春之建也陽動於下萬物震之而生也故震東方之物齊乎巽巽東南也潔齊者

生意畢達鮮潔整齊非復向之始出未伸也離也者明也物至此形色種種可觀煥然明盛也則以其卦居南方時當正夏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者離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豈不宜哉聖人握乾符奠坤維震巽坎兌皆取以為治而獨於離言者重明之一字也沈德培曰首提震而中忽說出聖人體離之治可見文王全重出震繼離明以動之道即乾之乘龍御天百凡宜嚮明振作以大其緝熙之光方能剝落其浮華以收之本根而為包裹地耳要見先天首乾與後天首震若合符然楊誠齋曰坤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十一

於帝言致役而萬物言致養何耶蓋坤臣位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役物以養己者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地稱乎母莫知其疲于乳哺故曰致役乎坤坤若以一身為萬物役者畢其力而无所靳也夏秋金火之交物之生意全賴土涵育以向於實故以地言而口養生意不向於實則神情不遂故說言乎允允正秋也養而至此堅好具足物物欣暢也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故曰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所以

謂之戰者言陰陽交相搏擊也陰陽相搏之後非復長養之氣萬物必得水以歸息而坎於五行水也北方之卦乃安存慰勞之卦也萬物各保合太和以歸休於此故曰勞乎坎物既勞而休矣而豈遂已乎艮居東北時介冬春萬物之所成止於艮也止則復生終則含始也終始之間嗣續承接故稱成焉 蘇紫溪曰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西北移巽於東南者豈無謂哉即天之所以生成乎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於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化見焉後天之易生於流行而四時五

周易卷之十一

十一

行之妙用章焉可見易之書縱橫進退无往而非自然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以主宰謂之帝玉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 楊止庵曰此節釋上文八句帝謂萬物由帝以出入不可見而物可見即中庸不可掩之意故以萬物言之說者因本義萬物隨帝以出入之言遂謂是氣機不知氣機之鼓者孰為是也本義于帝曰

主宰千萬物曰隨蓋辨之當矣其內以八方八德四時五行明變畫之意蓋就卦位已成而見其如是耳纂言曰潔謂新鮮也相薄者猶言迫近非戰也薄而相勝乃戰出齊相見說來七者皆言萬物惟戰非指萬物言故曰言陰陽相薄與前章同前謂雷風對位交相薄也此言陰陽相薄陽極陰將進陰薄陽也猶朔之月薄日繁言曰日月之薄曰薄餉二所字即在此之意非助辭內震巽離艮坎言方離言德與治允言時坤坎言象又曰坎水似言五行益各舉一其餘可推也諸儒皆以夫子欲備數義互言之以見其未嘗相離之意又曰八卦以

周易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方言則有周游之義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也以象言則有通變之義震雷巽風離火坤地兌澤乾天坎水艮山以德言則有立體之義震動巽入離明坤順兌說乾健坎險艮止也以治言則有致用之義易傳曰握乾樞闢坤維繼離照主震巽申巽命平坎難得允心光艮德以時言則有迭王之義以行言則有相生之義項氏曰後天之序播五行于四時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為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為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為東北方

之卦木金土各一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坤旺季夏義在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爲說故言秋而不言西亦以例餘卦也

魏相傳云五方之卦各有所治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革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 易述曰兌不言正西而言正秋者萬寶告成實在正秋不特在西也坤不言西南而言地者地即土也萬物皆產於坤土而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四

王四季不可以一方言也坎爲正北方之卦又兼言水者天一生水實在於此所以爲生物之根也他卦皆言萬物乾獨不言者戰不係於物也他卦皆无所取離獨有所取者以其居中而正當南面之位也 陸庸成曰震于方爲東于五行爲木于時爲春巽者震離之交也離于方爲南于五行爲火于時爲夏坤者離兌之交也兌于方爲西于五行爲金于時爲秋乾者兌坎之交也坎于方爲北于五行爲水于時爲冬艮者坎震之交也惟土寄旺于四時而獨旺于夏秋之間故坤當之且土膏脉起于冬春之際故艮當之然坤土顯而艮土隱故

艮不言土坤言地者土功之最著也又曰震巽離皆以生長爲事而夏秋金火之交有坤土則出之中爲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爲事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爲出之始蓋火氣太熱物無由成水氣太寒物无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爲萬物之所由出入也

胡雲峰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者克克變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五

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蘇紫溪曰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之神也後天之易流行以爲用而神則无定用先天之易對待以爲體而神則无定體能變化而莫窺其變化能成萬物而莫測其成物此神之所爲而爲先後天體用之妙也舊說以神屬後天以化屬先天非是簡

端曰神一也乾坤兩在六子六在萬物无不在惟无不在乃見其為一也

潘雪松述曰孔疏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萬物變化應時不失无所不成莫有使然者而求其真宰无有近遠了无晦迹不知所以然而然况之曰神也然則神也者非物妙萬物而為言者神既範圍天地故此之下不復別言乾坤直舉六子以明神之功用也故水火雖不相入而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雖相懸而能通氣然後能行變化而盡成萬物也良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十七

於山義為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也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二者象俱動動若相悖逆則傷害亦无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龔氏曰八卦以序則有時以居則有方以象則有物相繼以為衰玉相推以為變化相繼以至无窮也若夫神者則无物也其用无時其居无方其實則萬物以為體其用則妙萬物以為言也虞翻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矣陸庸成曰神之妙萬物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去乾

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所以然之變化則不可見故名之曰神也六子有各一之用故自有互濟之機先後天之圖學其為造化之理則一也非以後天之流行本于先天之對待也 雷以發其生意風以散其鬱結久濕則腐故火以熯之火日也久旱則枯而物不得成故澤以說之澤天澤也雨露之澤也水北方水德用事之水也說者生意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溥潤者根抵既堅出水之滋息而始凝也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噫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俱着個疾字終始萬物惟良兼主其事故獨下一盛字惟專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機然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十七

陰變陽化為動為撓為熯為說潤為終始而既成萬物也此非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楊止庵曰諸儒或以此章合先後天之體用而言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莫盛乎艮此以流行之卦氣言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體是以水火為不相射而相逮也離不得坎則物无以歸藏坎不得離則物无以昭著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也故巽不得震則物无以萌動震不得巽則物无以潔齊山澤惟相接而通氣也故艮不得兌則物无由利遂兌不得艮則物无以成終而成始此以對待之卦位言易之體也前以四時之次序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後

則推其所以成用在于陰陽各得其偶也是也特謂伏羲八卦之序則可而謂以先天立體然後以後天爲用體用岐言之則不可也汪咸池曰此節大意是有對待然後有流行陰陽之合而相濟然後可以生成萬物不必逐句拘泥不然則山澤通氣然後澤以潤而艮以終始如何說得通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充說也

朱子曰謂之性者其性體如此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此在卦畫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十八

陽上說其性情不可涉人之性情上去了若爾則似取象於人矣性情俱說好一邊楊止庵曰乾純剛上健坤純柔下順震陽生于二陰之下則上進故動坎陽在于二陰之中則其上爲陰所溺故陷艮陽出于二陰之上則上而无所往矣故止巽陰成乎二陽之下則以下而伏故入離陰在于二陽之中則以下而附故麗充陰出于二陽之上則以下而見故說仲虎曰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也彖傳于巽不言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言險離不言麗而言明得其真矣項氏曰動陷止皆屬

健入無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充爲羊

楊止庵曰乾數奇而行不息馬蹄圓而能致遠也坤數偶而順能載牛蹄折而馴伏以勝重也彖言曰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于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十九

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于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于前足動于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污濁而中心剛燥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相說而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潘雪松述曰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折陽病則陰故馬疾則蹄陰疾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

足附先前足邵二泉曰乾之象龍此乃以屬馬而於震稱之震乾之物也其德動故曰震為龍坤之馬猶乾之龍也坤之牛猶乾之馬也 楊止庵曰朱子曰卦象皆易畫所本有義易此象周易此象同也以其理同也雲峰胡氏曰周公以乾為龍而夫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牝馬而天子以為牛或以體取或以爻取或以變體取 雙湖胡氏曰夫子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象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于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于大畜乾爻稱馬天壯以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一

為羊中孚巽爻稱雞睽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于說卦始見即前聖未言要之无非象則隨其所取皆同未可因前聖未言遂謂其異也計前聖必言後不傳爾今當隨象而觀皆從太極理生出卦象者也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于說卦則多不通者吳無障云聖人直是看得无好醜相假如舜與鹿猶清遠之物乃豕則負塗汚甚舜且不揀擇同羣共侶都是好的今夫子不覺得寫性情處是精遠取處是粗即所取中亦不覺得龍馬為起羊豕等為汚只這件狀得這卦道真便是人格之畫王荆公曰此只以一物象一卦至廣八卦

則天地間物物可以取象以此悟得聖人无所謂卦畫有无无有之間皆寓言耳白雲滿山庭草交翠目中何者非易耶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楊止庵曰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者也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者也震陽動于下足則在下能動也巽陰偶居下股則兩垂而下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象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象之手剛在前艮以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一

止于上也口開于上兌以陰折于上也此以人身之八體擬八卦也息齋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于下為動手持于上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雞者飛之走各以序對首君腹藏天地定位足動股隨雷風相與耳目通竅水火相逮口與鼻通山澤通氣雙湖胡氏曰夫子于此章取象坤為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為股與咸九三同兌為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

又曰一身之中无非易也豈特八者為然哉九家易又謂兌為鼻者亦是也 游讓溪曰股附於身而已不若足之能動也故為弮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潘雪松述曰介夫曰乾天也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地也物所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乾坤有父母之道六子則皆本於乾坤而成也震是坤初求於乾而得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三

乾之初畫故謂之長男巽是乾初求於坤而得坤之初畫故謂之長女蓋從前為父為母為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之義 俞玉吾曰三男之卦以氣言之則得乾一爻之奇以體言之則得坤二爻之偶三女之卦以氣言之則得坤一爻之偶以體言之則得乾二爻之奇是故一爻為氣二爻為體伏羲卦位則以體相聚而女從父於東南男從母於西北文王卦位則以氣相依而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於西南不可槩觀也 姜鳳阿曰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

女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大抵男女分於所得之陰陽少長列於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水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玉為金以至為良馬為駁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三

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由之朱子曰廣八卦之象也積陽為天為圓天之體也統天者君知始者父也為玉德粹也為金堅剛也為寒位西北也為水寒之凝也為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純陽善也老馬老陽瘠馬純剛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肉為陰故瘠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為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良為果蘇則下有柔者存焉 吳臨川曰坎中陽為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于坎也馬加老良瘠駁四字以見純陽无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 潘雪松述曰乾為天而貫四

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
春為良夏為老秋為養冬為馭乾取象无所不包其於
地其於人其於物其於稼其於輿其於木惟乾无之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
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潘雪松述曰象言坤積陰為地作成物為母旁有邊幅
而中廣平南北經而東西緯皆布象是也或以泉貨為
布取廣布流行之義非也虛而容物又熟物而能養為
釜靜翁而不施故吝嗇均崔憬曰生物不釋善惡亦動
闢廣均之義性順而蕃育為子母牛項氏曰乾馬老瘠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四

故坤牛特犢明少且肥皆與乾反也三畫虛所容載者
多故為大輿為文為眾奇為質偶為文奇則寡偶則眾
三畫皆偶故為文為眾也 楊止庵曰坤以中黃之質
出精華之氣自下而昭升于天為文偶畫多如物之生
于地上者眾也為柄解謂有形可執者是謂生物之權
者非俞氏曰柄一作柄乾性圓轉而曲坤性勢方而直
故乾園坤柄相反也乾極陽為大赤坤極陰故於地為
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
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頽其於

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為雷雷與
龍二者俱從下忽然起震之一陽動者似之剛柔始交
天地之雜故為玄黃得乾初為玄得坤中上為黃也陽
氣始施故為專萬物出乎震故為大塗又一奇連且動
於內而二偶開通於前无壅塞也震一索得男故為長
子陽進決陰其動也躁此躁字已藏與卦究為躁卦之
義矣蒼筤竹色青而美也萑葦也葦蘆也蒼筤萑葦皆
下本實而上幹虛震象也朱漢上曰萑葦震之餘氣發
已過者故竹堅而萑葦脆竹久而萑葦易枯也其於馬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五

也為善鳴陽在內為聲二陰上折一馬之開口善鳴也
蘇君禹所云合陰陽之畫而取之也一陽下動如馬之
馵足而懸起作足而起也馬直伸一足而掣起一足
若懸故謂之馵的頽古皆訓白與震色不同吳幼清訓
如射的之的頽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
也陽反動於陰下故於稼為反生言萌芽自下生也陽
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竟中上二爻皆變為乾健也出震
之時未必蕃鮮既變為健則陽氣極盛蕃即天地變化
草木蕃鮮即上章鮮潔整齊之鮮也六子中獨震與有
其究二字蓋陰陽之始也然震之一陽望其究歸於乾

巽之一陰望其究歸於震則扶陽抑陰之義可思

胡仲虎曰震為長承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為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師為妹於陰之少者卑之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象旨巽有下入者木根奇上升者木幹又其性可曲直亦順巽之象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六

制木也巽德之制故為繩直為工巽少陰故於色為白

木下入而上升故為長為高陰性多疑故為進退為不果吳幼清曰陽長陰短陽高陰卑中陽積而達於上故

長而高前二陽欲進後二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於進者也荀爽曰風行无常故進退風或西或東故不果為

臭者臭以風傳陰氣在下盤鬱而不散二陽達之於外也髮陰也陰血盛髮多陽血盛髮少巽陽氣上盛陰血不升故為寡髮廣顙承寡髮而言髮稀疎而顙廣也二陽在上故也多白眼凡眼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勻停巽目上中白而黑

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

義理主於內也。故一剛為主於內之卦為无妄。巽在內利欲主於內也。故為近利。又南方離日之中為市。巽居

東南與離相近。故云近利。市三倍。猶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者也。游讓溪曰。深於人情而算多也。或曰。坤主利。吝賚而長女得母氣之多。原肖其

善利。故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巽三變成震也。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也。仲虎曰。有一卦之中。相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七

因取象者。巽為繩直。因而為工。坎為隱伏。因而為盜。艮為門闕。因而為闕寺。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青。為通。為月。為盜。其於

木也。為堅多心。按水內明外暗。坎內陽外陰。故為水。又其象為雲。為雨。亦水也。溝瀆者。水之所由行。江海河渠之總名也。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陽隱陰中。光采不揚。在人則心術微

隱。事機藏伏。或曰。陽在中而陰蔽之。曰隱。在下則可起。陷於中則伏矣。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水流有

曲直故為矯輮弓輪者矯輮所成也猶杞柳栝捲必待
矯輮而後成之謂乃所取義則謂其中之勁耳弓中勁
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也陽陷陰中故為加憂心耳皆
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病為痛張幼子曰坎心亨而此
為心病何也曰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
用之何如耳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孔疏曰坎
為勞卦聽勞則耳痛亦是也為血卦為赤血在人身水
之屬赤其色也吳臨川曰坎得乾中畫之陽故與同色
也其於馬也剛在中央其脊孔嘉又以剛心不馴性急
難馭上畫柔首下而不昂下畫柔則為蹄之薄而行且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一

曳程沙隨曰坎於馬為曳者陷則失健也吳臨川曰其
於輿為多眚者謂有險陷而多阻碍也蓋行於險道不
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胡雲峰曰坤中虛而
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
坎為水則當之以通與月宜也或又曰坎受乾為體月
借日為光一也為盜謂坎外陰柔而內剛狼象盜也又
為隱伏有穿穴踰垣乘墉伏莽之象沈德培曰盜字要
說得高妙即陰符人天地萬物之盜夫子曰作易者其
知盜乎其為用也陰矣所為疑鬼疑神即偷取日月之
精陰竊木為之功若季子之棟練揣摩也者此得天地

之殺機而陰用之者也堅多心中剛也潘雪松曰坎為
心中實心之體也離為心中虛心之用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
腹為乾卦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稿
吳幼清曰火中虛麗於實物中黑者陰光明而上下赤
者二陽也日者天之火故陽燧可取火於日中一陰象
日暗虛上下二陽象日外明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
鄭玄曰大明似日暫明似電也中女者謂再索所得甲
冑吳幼清曰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象披甲冑之人
也俞玉吾曰冑字與冑字相似皆從日從月者冑子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一

冑也兵戈者上剛象張南軒曰甲冑外堅所以象離之
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鄧伯羔曰坤為腹以德言
離為大腹以象言容德莫大乎地故坤為地為腹離中
虛有腹之象焉故亦為腹為乾卦火日乾燥物也為蟹
五句皆外剛內柔之象若細分之蟹性靜而柔蟹性動
而躁竊取中虛蚌取內含者貴龜取外見者文宋東曰
陰在內則空中水中空則科上稿也彭山曰科鳥之科
巢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巢中之木已无生意為日所燠
則稿矣 姚承庵曰日乘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乘
陰精何以屬坎而中實曰惟陽為日而陽中有陰含光

以爲明惟陰爲月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爲光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闍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鄭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艮一陽隆起於地上山之象也吳臨川曰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爲山故陰爲小石郭子和以爲山與小石如坎水溝澮之類闕門之出入處上陽連亘下陰雙峙門闕象果者木實蓏者草實皆小而實也一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蓏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

蘇頌氏曰震虜草木之始艮果蓏草木之終果蓏終而又能始故於艮象切也爲闍寺周官闍人掌王宮門之禁止物之入寺人掌宮女之戒令止物之出羅一峰云闍者剛止于外寺者柔止于內也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故爲指鼠與狗皆善嚙艮剛在前也郭子和曰坎之隱伏在君子爲隱在小人爲盜艮之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黔黑色喙口吻也艮剛動於上故言喙鳥之喙犬槩皆黔然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於用二卦之辨也吳子儀曰三陽卦艮

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蓋小故於獸畜无行健之功也胡氏曰艮止之性非馬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象旨澤者虞翻謂坎水半見俞氏曰坎體上下俱虛澤體上虛下實乃平地虛空處坎水有時流而聚之則壅而爲澤非謂止水亦非與坎對言有二水之名也兌說而上通象之朱子曰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巫口舌之官以口語說神者兌象口故爲巫爲口舌又兌上折偶畫口之象中內畫奇連亘舌之象也金氣始殺條枯實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一

故爲毀折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李九我曰爲毀折取諸卦位在造化振肅殺之威也爲附決取諸卦體在君子有疾邪之勇也徐進齋曰潤氣故爲剛鹵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蔡虛齋曰下土堅硬而其上鹵濕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下土若不堅剛則鹽水虛漏而不可煎矣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實貨與焉兌爲少女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也爲妾女子之既嫁以嫡婦而言也羊說草而性強狠外柔內剛者似之 鄧伯羔曰離爲乾卦可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

可見離之為氣與為具可見震之為聲乾為君可見坤之為臣乾為圓可見坤之為方坤之為吝嗇可見乾之為施坤為與可見乾之為蓋兌為毀折可見艮為堅執又為附決可見艮為附剝學者能推類以及其餘庶幾盡天下之贖矣 程迥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脫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為天坤為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也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於說卦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三

而卦无之者如為釜為布為羸為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小壘謂之坎此見於他書而易於說卦又可類推也

陸庸成曰本義云言八卦之性情所謂以通神明之德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復取八卦之象而廣之凡首句為取象之始如為天為地之例是也其下俱以類取者也或以卦畫或以卦德或以先後天或因地或因象而得為義或取其性或取其變至于取象也自天地象形以及造化人事飛

潛器用无不備焉亦遯遯散見于六十四卦爻之下噫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三

序卦傳

吳氏曰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
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
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為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
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
之蘊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
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必須布通精密如是次匠
豈以一斧可知哉胡氏曰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
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
也上經以天道為主具人逆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為主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四

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為切用日月不運寒
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
涸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為終焉
沈德培曰文中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
者可與幾矣蒙引謂序卦中間有不可求之太深處湯
嘉賓曰不必牽紐上下文相貫聖人之文如雲物若有
若無忽多忽少豈若綵花之葉葉裝綴哉王元美論古
書只隨着讀今亦隨着說去幾句一轉也好一句一轉
也好大都不以相因為序則以相反為序氣機上說也
好治道上說也好聖學上說也好人情物理事變上說

也姤如物不可以終否以自然者言如有大不可以盈

以當然者言如屯者盈也則粘帶上文如震者動也則

粘帶下文如師者眾也則承上起下指揮如意天花四

飛易不可為典要難與淺聞者道也 蔡介夫曰序卦

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

其未至於極者也亦老變而少不變之義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纂言曰此言乾坤首六十四卦亦首上經也乾與坤對

乾天坤地立乎上下然後萬物生于其中焉于寶曰蓋

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五

人弗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

始生也

王肅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為物始生也伊川云萬

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

塞俱開矣 項安世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

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

訓盈紛紜盤錯之義 楊止菴曰乾坤後便言震先天

圖震從中起後天圖帝出乎震故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取義微矣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張氏曰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楊止菴曰物之生天聰明中其必有所以開發之者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朱氏曰物穉而無以養之則天闕不遂蓄德養才者亦然

程敬承曰物穉可養責在乎開世覺人者矣不徒飲之食之而必曰飲食之道養正之謂也 龔氏曰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也萬物之於天則以兩為需人之於君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本

則以飲食為需兩相比者情也而義不足以畜則情勝義而不可久故比必有所畜所以止之也物畜則萬物勝多而禮所由興也 楊止菴曰需者需於飲食以俟其自得之有不容強求者故曰飲食之道此蒙之所以養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欲之而不遂則爭爭則訟 朱氏曰乾餼起愆豕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或曰飲食有訟如爭田爭利之類皆是不必拘乾餼起愆豕酒生禍之說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

介夫曰人之有訟必各有朋黨彼以朋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朋黨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眾起也皆理勢自然也或曰如晉明兄弟爭田援引數百人之類是也

程敬承曰爭奪起必師以平之以眾起還以眾定也

游讓溪曰飲食者生之道也然人欲之流從此始矣小爭以言大爭以兵非顯比之聖人其孰能定之 何振潛曰因飲食而生訟以爭訟而起師此非世變一趨而為戎泉涿鹿之會乎 韓康伯曰眾起而不此則爭無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本

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蔡虛齋曰眾必有所比只是眾須統於一意 羅一峯曰畜聚也比則聚 沈德培曰民既比我須索要養他必有所以畜養之而後可以答比者之心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羅彙正曰物聚則分殊分殊則禮立禮者人之所履也故小畜之後繼之以履 楊止菴曰卦曰履此曰禮踐履者實地可據之謂禮禮則可以秩其所養 蔡介夫曰履然後安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曲禮所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 楊廷秀曰乾坤

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無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姚承菴曰泰者通也屬上句則人事之通屬下文則氣運之通 張敬夫曰治亂相仍如環無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

胡廷芳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八

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處此者宜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胡氏曰不可終通不中結吝之類以勢言者也不可以盈不可以苟合之類以理言者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司馬君實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 程清溪翼曰與人同者仁也仁者物之體也天下歸焉故曰受之大有六合之中無一不一乎吾之仁者

矣 游讓溪曰同人親也所以傾否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朱氏曰認物之歸為已有者必驕驕則充滿自大復為累矣有大者不可盈故次以謙伯羔曰謙者居有之道也

姜廷善曰有大而能謙則滿而不溢人皆敬之而無有疾之者矣如此則吾亦能以安和說樂而豫故謙繼以豫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九

孫從龍曰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於此見致治保治之道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鄭康成曰註順以動者衆之所隨也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 胡氏曰大有天下之衆又能謙順則人必說豫而隨之故以豫次謙以喜隨人久而已極必敗成事故蠱次隨 游讓溪曰隨生於豫和樂之應也蠱生於

隨宴樂之漸也 項安世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之先

程敬承曰惟事事乃蠱可幹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註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因蠱之事而後有臨之大二

陽進而四陰退臨所以大也荀爽曰陽稱大 項安世

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

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訓大也是以六

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物之小者不足觀必大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一

然後可觀臨反而為觀則二陽之大者在上矣可為四

陰之觀也 張敬夫曰天下皆山也惟大山可觀天下

皆水也惟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

程敬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天道臨人所以大而

可觀 朱氏曰在上無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

能有嗑乎 游讓溪曰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曰翼翼大而可觀也四方之極可觀而

有合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

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楊中立曰物不可以苟合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又

在乎賁以飾之 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

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

合易合則相瀆瀆易離賁則難合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故觀而後得合又不可苟以禮飾情合斯不苟也 姚

承菴曰賁者文明以止之謂飾也此飾字是人之所不

可少者不好全在致飾一致字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此

亨字即亨嘉亨字亨本是極加的禮之實也致飾其文

則禮之實漸瀆而无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以剝

荀慈明曰極飾反素文章敗故為剝也韓康伯曰極飾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二

則實喪也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

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楊止菴曰終上在上終盡之地凡剛處終盡之地是為

卦極物理極則窮上窮則反下一剛自上反下是為初

初主復一剛生自下復于上故受之以復復則剛生漸

為純剛也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於初故剝

之為道不可終盡而歸之於復也 朱氏曰復則天地

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 徐魯齋曰自賁而剝以人事

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倪云文勝滅質故剝賁極反

本故復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朱漢上曰前曰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惟无妄然後物循理乃可大畜 約說所畜者在物故曰小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程敬承曰德誠為本无妄誠也故可畜聚其德而至於大程傳曰物既畜聚必有以養之無養則不能存息湯嘉賓云物畜然後可養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所畜皆非即欲養而成其為聖賢也得乎沈德培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三

曰畜不過一塊朴誠更須調養如莊生所云養鬪雞者則幾矣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龔氏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况欲有為乎故上九由頤然後利涉大川也 閻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

成已動者君子所以應物然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

游讓溪曰復以誠之識以畜之頤以養之曰畜曰養皆誠也本末兼焉者也夫然後誠與才合而大過人矣 程敬承曰其畜也大故其動也亦大不懼無悶要自涵

養中來非矯矯於意氣者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羅葵正曰物不可以終過過極必陷故君子貴中 姚承菴曰上云大過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為大過而事實

中也此云終過則惟求其過而不反於中是過之大者游讓溪曰陷必有所麗而後才有所施可以扶危拯弱

而不終陷也 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得出為離 沈德培曰坎離相資水火共濟此天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三

間一大局也故為上篇之包裹云 楊止菴曰此言離為上經之終為下經之為故舉麗也言之以上經終于

離下經咸恒有夫婦之道始于麗也 蒙引曰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終否

之類以理之自然言也又以此二字見六十四卦雖分二篇而其序實相承意義聯屬如此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約說曰咸者夫婦之道也不言咸者亦如上經不言乾坤蓋乾坤與咸初無所受故也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

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錯施設也。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為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于寶曰：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二

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也。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楊龜山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上經終曰：離者麗也。咸恒陰陽相麗而合，合則父母之道生焉。故咸受離離始乎下經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程傳：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

以恒也。楊止菴曰：下經首咸，陰陽相麗為夫婦，故為咸。夫陽主倡，婦陰主和，陰陽倡隨之義。象天陽地陰，相交至久不變，而後陰陽之大義以立。故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胡廷芳曰：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居其所者乎？韓注：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林性之曰：久受尊名，則有不祥之患。久於祿位，則有取禍之機。此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五

程清溪異曰：易道流行，久居其道，乎故受之以遯。遯者六月之卦，君子退遯之時也。楊止菴曰：久居其所者，必至於執一，不能以變通退也。者是變通於久居之後者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物無終退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程傳曰：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既遯則必壯。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謂進而相與有為，建功監績，斯不為徒壯也。姜廷善曰：大壯在遯之後，晉之前，介乎進退之間。

退而方止而未進者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邵伯羔曰晉與漸皆進而有別進必有歸者先以退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進極當降復入於地故曰明夷故

日盈則昃也 閻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也 程清溪翼曰晉以自昭明德

也恃明而進必有所傷當晦其明故受之以明夷明宜傷也文王姜里明而順也 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

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六

傷豈得不返於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

蹇蹇者難也 張敬夫曰夫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

父子夫婦無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 姚承菴曰有孚威如正家之義孚與威不立家道之窮

也 蔡介夫曰屯蹇皆為難義但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乖必有難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

難作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

之以損

蔡介夫曰凡人患難畢竟皆有解散之日故曰物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程傳難極則必散又云縱緩則必有

所失失則損也 游讓溪曰遇險難則思拯濟出於險難則生懈怠人情倚伏之機君子畏之

項氏曰屯曰難蹇又曰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蹇見險而止特為所阻難而不得前耳

非患難之難屯以經綸治之蹇以反身修德治之 程敬承曰難如字二女睽違有難行者故受之以蹇蹇

者難也險在前難於行也反身修德求在我者也正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七

可以正邦物豈終於難哉直可迎刃而解矣故受之以解人情當既解後必且易視天下事而有縱弛之心故

曰解者緩也緩必有失受之損者戒之也懲忿窒慾損乎其所以失者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崔景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 姜廷善曰損益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復還故必益

益而不已則所損滿盈故必決損繼以益深谷為陵之意也益繼以夬高岸為谷之意也益而不已必決故受

之以夫夫者決也 陳紫峰曰物无終益之理益而不已必盈溢而决隄防故受之以夫夫者决也

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姜廷善曰决主開遇主合開則必合决則必遇物相遇合然後會聚而成羣張敬夫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為升也 伊

繼山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小人既决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君子既遇則交相勸勉而聚於朝矣既聚而上則羣賢合力眾策畢舉而升斯世於大猷此垢萃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八

升之所以相序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蔡虛齋曰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類困乎上者必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 崔憬

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姜廷善曰困乎上則必反於下而物之在下者莫如升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汲以養 余四明曰

此井字只取在下之義下井字方就井道言

程敬承曰一坎水也漏於下而掩於上則困巽入乎下

體之下而汲之出於上則通故曰困乎上者必反下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楊止菴曰傳曰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以不革革之則當可以復乎其故井道不改也泥必去乎其故而後復其所復其所而後可以取新故曰革物者莫如鼎

張獻翼曰井道常道也革者非革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即井道之革也 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九

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程傳曰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關朗曰震動也物無不止艮止也止无不漸漸進也萬

物无不漸漸其聖人之進乎古者無為而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漸之然乎 傳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

動物無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游讓溪曰動止者時也終動終止非所以趣時而從道矣程敬承曰以艮爲止止於其所所以養其動也以漸而進進得其序所以善其進也程清溪翼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歲生成之終終于艮始于艮也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元行無首可止乎哉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閻彥升曰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胡廷芳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十

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沈德

培曰學問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人必抵家方有住處假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再無去處了這便是得其所歸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游讓溪曰得其所歸以致豐物必歸焉以致大有其義同也大有能謙以致豫豐乃窮大而失其居則人事得失之分矣朱漢上曰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蔡介夫曰豐盛至於窮極則

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唐明皇宋徽宗是也胡廷芳曰此亦借歸字以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羅彞正曰旅者親寡非巽順則无所容巽順則何往而不入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項安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程傳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近說俱主心學言便於作文李廬陵曰說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十一

深造自得之機散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謂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注說不可偏繫故宜散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則殊越各肆不返而遂乖離故受之以節夫事有其節則物所同守而不散越也姜廷善曰受之以節謂有禮制乎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情非若睽之乖也節者制之于外孚者信之於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

程敬承曰人不可无信却不可有其信有其信而必行之死殺要信更不量度時勢殊欠虛員玲瓏之機能無過乎此之過過在有字必字猶論語所謂硜硜也亦止小過而已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傳曰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無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以未濟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 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險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周易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六三

又曰有為而能濟者以已窮物者也物窮則垂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也 楊止菴曰過而得濟為既濟反之則未濟始既濟必終于未濟始未濟必終于既濟此未濟所以序于小過之後是乃動靜所以相生陰陽所以交變萬化萬事所以為無窮也故為六十四卦之終實為乾坤之始所謂貞下起元生生之謂易也文王作易意至精至備如此 周用齋曰始之以有天地而後有萬物終之以物不可窮此生生之謂易也 沈德培曰既濟是個完局了說至此窮矣難道造化人事物理便局住了所以云物不可窮也故終之以未濟

未濟還須瀦留此一段未完之局於天字此易道之最妙入神處

程敬承曰以未濟終畢竟是無終意所謂終則有始也愚觀六十四卦始于乾而乾却无首終於未濟而未濟却无終然則世運安有窮時聖學安所結局可觀易而知之矣 蘇氏曰未濟所以為無窮也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兩兩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乾坤也頤大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覆變具者八泰否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既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卦本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為其不得已也變者八皆不

周易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六三

可覆者也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因此理也而有二變者八覆變具者八覆者四十八此數也而有三然則六十四卦之序果何義也曰理二曰數三五者無不可此其所以為易也步曆而曆協吹律而律應考之人事而人事契循乎天理而行無往而不相值也且非獨此五者而已將世之所有莫不咸在是故從孔子之言則既有二說矣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又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方其為男女則所謂陷與麗者不取也自是以往吾豈敢一之哉又曰義有不盡于名者履為禮蠱為事臨為大解為緩

名類是也若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之類皆義盡于名者也

陸庸成曰序卦者孔子就上下二篇各序其相次之義也上經不言乾坤者義即見於天地以天地為萬物之始也故下經亦自天地走起總不離于乾坤也乾坤為易之門信矣夫婦亦人道之始故咸之義見于夫婦不

又曰昔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次坤泰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十四

師必有此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極反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稱須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 韓康伯曰云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二說並參看亦可

雜卦傳

象旨雜卦者韓康伯曰雜揉眾卦錯綜其義或以類相同或以異相明也文中子讀易至雜卦云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張敬夫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有不雜者存焉 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於序之中復錯舉其反對者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義又如此序也錯也互為經緯者也 項氏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五

序而無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既濟之終後之以未濟之意也

陸庸成曰序卦之後終以雜卦者天下有定序即有交錯自然之理也然各以深求之殊無隱義以淺觀之殊為自然序卦雜卦其孔子六十四卦正變之圖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諸子相曰剛柔者質也樂憂者情也與求者事也剛柔立天地之位樂憂分治亂之形與求明上下之分三者大端也 潘雪松述曰乾剛坤柔與離上坎下相類語欲淺近而乾坤坎離之性盡於二語之中凡易之剛爻

皆乾也柔爻皆坤也凡繫詞之稱乾坤皆謂剛爻柔爻非但指六畫兩卦而言也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剛柔二字比者聖人之本心師者聖人之不能已故比謂之吉師謂之毒師之九二必待中吉而後无咎必待王三錫命而後成功比之九五内不戒邑人外不取逆者而物自歸之其憂樂之分明矣 閻彥升曰比順動故樂師行險故憂 東坡曰有規則樂動衆則憂 楊止菴曰比自師而變樂從憂生其樂宜也所謂樂以天下者也師自比而變憂從樂生其憂宜也所謂憂以天下者也 陳思獻曰以我臨物有盛德被及之意故為與物來觀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一

我有專心仰慕之意故為求

程敬承曰以臨為與與以教思容保敦臨所以吉也以觀為求求以中正下觀所以化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見者乾坤初變物之始見故曰見韓注雖見而磐桓則貞不失其居也謂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居之貞也屯雜亂晦冥蒙以屯變故蒙曰雜雜而著者外陷險則幽暗内艮體則光明也所謂屯而未出乎險蒙而可以致亨是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龔氏曰起者生於動陽在下也止者在於靜陽在上也震一陽起於初艮一陽止於終此天道之起自東方而至於東北者也雜卦言止者三艮止也大壯則止節止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相反謂陽德方盛故止而不退也此止有向進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節之止與渙之離相反謂遇而止之使不散也此乃人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此句發明損益之義最為親切泰之變為損損未遽衰也然損而不已自是衰矣否之變為益益未遽盛也然益而不已自是盛矣為人者能使惡日衰善日盛其為聖賢也孰禦焉為國者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七

能使害日衰利日盛其為太和也孰禦焉關朗曰始盛者由衰而益始衰者由盛而損 或曰損之極必漸益為盛之始益之極必漸損為衰之始亦可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易述曰以艮畜乾而可者艮為上主而力足以畜大故云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利者震為下主以上主者為時則下主者災矣是上下之分 止健者得其機會福之出於偶然者也吾无致災之理而災因之禍之出於適然者也 沈德培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災不足懼當思所以

善其動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易述曰萃升皆四陰之卦萃三陰在下皆萃於五是聚而不散升三陰在上而主初陰柔以時升是以往而不來易以上為往下為來也象旨陽在下卦自抑而為謙之主故輕陽在上卦自高而為豫之主故怠 郭青螺云居下曰聚降下曰來 語類云輕是卑小之義豫是說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象旨噬嗑賁皆三陰三陽之卦噬嗑中陽在頤居下卦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八

震動之上食也賁中陽文剛而光輝於艮實之內无色也色謂一色文則无一色矣 約說曰食色人所不免頤中有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飾故曰无色 程敬承曰噬嗑食也去有間而歸无間治之順也賁无色也去有文而歸无文化之成也

兌見而巽伏也

關明曰兌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內蘊乎 卜子夏曰兌剛內而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巽剛外而柔內隱其情而巽物也 項氏曰屯見而蒙雜皆指陽言之也兌見而巽伏皆指陰言之也或曰天地

間陰有時而見亦有時而伏發舒者陰之見收斂者陰之伏也夜者陰之見晝者陰之伏以兌巽之義取象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諸子相曰隨者上下相從其前无事之可虞蠱者上下不交其後有事而當飭矣 徐魯齋曰上下相交而无故故无所用飭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可不飭守成中興惟其時而已矣 易述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壞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 則飭者一蠱則宜飭治也字義極緊切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九

剝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蠱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

李子思曰晉為晝則明夷為夜關氏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夷亦昧也非不明蓋傷之耳

程敬承曰明一也晉上明而下順麗乎明而顯於時所以為晝明夷內明而外順晦其明而蒙於難所以為誅知明夷為誅則知晉為賞矣

井通而困相過也

易述曰剛柔相遇而剛見掩也以通與遇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坎水

乃出於上蓋塞而後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坎水適在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游讓溪曰井以不掩為功困以見掩為困也項氏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程敬承曰天下和平其感速也天下化成其道久也又曰虛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又曰無心於感為咸感之速也妙在无心耳不膠於常為恒恒之久也妙在不膠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三

七十一

耳

大全曰渙風散水故離節澤防水故止一則民心離析无所統一而不止也一則議禮制度有所防範而不離也

易述曰解蹇亦以水言解近於渙緩而縱之也蹇近於節難而止之也一說解九三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方艱難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潘雪松述曰睽外家人內皆以離卦言也火在外則氣

散火在內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否泰之相反亦在內外之間皆以乾言也乾在外則否乾在內則泰乾者國之君子身之陽氣也虞翻曰離女在上故外女正位乎內故內謂二五陰爻也關朗曰明乎外者物自昭故曰睽外明乎內者家自齊故家人內也龔氏曰否泰乾上坤下坤上乾下純陰純陽各以類相反故爻言疇言彙

外猶言外之也非內外之外以情之親疎為內外也大全曰情義乖離者疏而外恩誼浹洽者親而內葉敬之曰解緩蹇難內外皆剛以水為體睽外家人內內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三

七十一

皆柔以火為體解睽似渙蹇家人似節一離一止一緩一難一外一內正否泰之相尋而相反故次之曰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吳幼清曰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慮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於五陽之夫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姤亦惟欲陰之不進蓋同此意

沈德培曰陽之方壯懼其銳進而失防陰之道故戒若

子以止而不進。陰之方長。慮其遂進而肆害陽之心。故又戒君子以退而不進。一則使之止於方盛。一則使之避於方衰。无非為君子謀耳。約說曰皆為陽謀也。既壯而不止。則過當。遜而不退。則傷。程清溪翼曰。此以陰陽消長。進退為義。陽長至四。將夬而止。陽退至四。將否而退也。君子時中善處變也。說旨大有之眾一陰有五陽也。同人之親五陽同一陰也。或曰眾剛眾也。謂所歸之一也。程子曰。與物同故不孤也。

潘雪松述曰。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為主。在上則人歸于我。是故謂之眾在下。則我同乎人。是故謂之親。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大全曰。革以火鎔金。故為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為取新。作文則革以釐弊。鼎以改觀。易慮為義。

吳子儀曰。小者之過。乃謂之過。若過之大。是罪惡而非過矣。中心之孚。乃謂之信。若外之孚。則色取而非信矣。豐多故。親寡旅也。潘雪松述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其韻之叶也。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凡物之情。豐盛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離。二卦皆主離言。雷與電俱至其

黨不亦盛乎。山上有火。其勢不亦孤乎。熊氏曰。豐以二四為主。二為明之主。而四為動之主。動乎明中。內文明。則有所容。為多故。旅以三五為主。三為止之主。五為明之主。止乎明下。外文明。則有所察。故无徒。吳幼清曰。豐六二在內。為主於明盛之中。外與四相易。而情相得。初六往上。三亦來孚。故舊之多也。旅六五在外。為主於羈窮之中。內與三相易。而情不相親。相親者寡。

雜卦凡三。故字隨事故之故。革新故之故。豐故舊之故。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潘雪松述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月為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

吳幼清曰。離六五為主。火炎而上。故上征而折上之。首坎九五為主。水潤而下。故下比而納六四之約。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三

約說曰寡一陰小義不處行履之義 沈德培曰小畜以一陰當眾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眾也履以和說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需者有所待之也若能動而不動似不進者故曰不進也訟情相違而有言也者上下違行其能親乎故曰不親也 關子明曰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十四

潘雪松述曰顛與正皆主陽言之陰陷陽為顛陽養陰為正大過十月卦陽始絕也頤十一月卦陽復生也漸九三得男位之正女而將往也六四之女得其迎而後行也歸妹之義六三女君之姊妹之少者既歸則女之事終也又曰漸歸妹皆主女言女子之進也始於待聘終於來歸既得所歸則女道終矣既濟六爻當位未濟三陽失位皆主男而言水能留火故定火不能留水故窮陰陽不交而陽獨受窮者生道屬陽死道屬陰也男女窮不同終者事之成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不可以復進也窮者時之災事窮勢極君子之不幸也姤夬皆主

陰而言陰以遭遇為善故以附決為憂遇者有喜之辭也自咸恒至此三十四卦正與下經之數相當以八卦之序言之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於姤姤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頤者君子遭變而自養也 卦氣在大雪之後冬至之前 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也 三陰三陽各當其位 歸妹者小人之遇合也

也未濟者君子之失位也小人窮其勢必決故受之以夬此一節自大過而下特皆以男女為言至夬而明之曰君子小人則其意斷可識矣以八卦之象言之雜卦自乾坤至需訟為卦者七而未章為卦者八以寓反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十五

無窮之意則是八者必不苟取也蓋嘗論之大過者震艮巽兌之正也長男少男長女少女歸妹漸者震艮巽兌之交也長男少女長男未濟坎離之正也中男中女既濟坎離之交也中女中男垢坤消乾也夬乾消坤也父母此八卦者正其八純卦之象故聚見於末章以明八卦消長之義也大過以下八卦皆不對說以為錯簡耶則於韻皆叶以為非錯簡耶則姤夬二卦之辭又若相對者其義難曉項氏取虞翻之說而推之大過之象本未俱弱又以上應下如首向下顛義也人之表裏俱絕世之上下俱昏此陰滅陽之時也故為棺槨之

象而在雜卦之終聖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終窮之象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畏自夫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熊氏取節濟蔡氏易義改云大過顛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依讀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於韻亦叶易終雜卦可反覆爲兩而剛柔吉凶相反變易之義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當上經之數中雜下經十二卦自成至夬三十四卦當下經之數中雜上經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六

十二卦次離以交中居上經今下附震巽兌以交偏居下經今上附其无反對者上經六今附以二下經二今附以六又皆交易矣十二辟卦除乾坤上經泰否臨觀剝復陰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姤夫陽多於陰者十二移否泰於二十四卦之中而陰陽之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者三十六畫今附者二十四下經二十四畫今附三十六愈見其交易之妙爾若合論六十四卦上經三十卦陰爻之多于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之多于陰者亦八今附於三十卦者陰多三十六附於三十四卦者陽多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多者四下

經陽多亦四今則附於上者陰爻多十八附於下者陽多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爲多少陰陽交易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伏羲之畫文王孔子之言皆天也自大過以下雜物撰德指中四爻互體而言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半可兼其餘雜卦中取互體又其最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以困柔揜剛下三十四卦終以夬剛決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雜卦之末特別君子小人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三

三七

意微矣始乾終夬一陰決進則乾也考皇極經世乾已會之終當堯世欲自夫而乾如堯世者任賢去邪疑謀勿成以爲夫耳仲虎言有可採者因括而附末簡焉李子思曰天下之事不至干決則不通故禘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或曰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乾則元也故夬終貞始元所謂貞下起元所稱貞元之會之如此 沈德培曰夫子繫十翼終之以夬其心欲使君子常得勢小人常退戢則天下常清明扶陽抑陰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又曰序卦傳後物不可窮也故以未濟終焉此則應之曰未濟男之窮也既濟

不可窮又留未完之局以示千古之寥廓今未濟不可窮又說君子小人消長之局以見人力之挽回傳中又云否泰反其類道長道消又兩見于否泰之彖將一決字示主世運者一刀兩斷無濡忍狐疑之意此聖人之苦心也 汪都山曰序卦傳言二篇流行之易理也禘卦傳言二篇對待之易理也首乾坤而終未濟造化人事相推不窮也首乾坤而終夬抑陰扶陽進君子而退小人聖人參贊化育維持世道之至意也繫辭諸篇生生之謂易一句盡之太極生陰陽生五行五行生萬物雖通復相禘剝復相尋造化只是一箇生生是一部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六

全體之易理也此理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為化迭運不窮為道散殊為理稟受為性賦予為命具於人心此生生為人為元存之為易發之為簡守之正固為貞措之當可為時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有見於此耳 又曰序卦次序諸卦流行之義天地間自然之數也雜卦雜陳諸卦對待之義天地自然之理也然對待中有流行流行中有對待此後天六十四卦一乘一承一對一反前發之詳矣對待之中又有正對有反對正中有反反中有正有一一相對者亦間

有雜而不對者不能一一齊也禘卦傳中不用文王之次其中又具有至理之妙焉物不可窮天運有否泰相尋不窮也人事有得失亦相尋無窮也禘卦之次雜而不禘皆教人盡人事回天命反其禘之邪歸于純之正而已如自乾坤至困合上經三十卦而禘下經十二卦于中自咸恒至夬合下經三十四卦禘上經十二卦于中胡雲峰之說詳矣且乾坤坎離為主之卦居上經從陽也今禘而居後兌震艮巽為主之卦居下經從陰也今禘而居前坤之陰盛者居前乾之陽盛者居後皆井井有條禘而不越又自大過八卦不循反對之次又禘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九

之禘矣夫子更變而倒置之顛之在前正之在後姤之陰盛在前夬之夬陰在後陰終則退陽窮則反无非教人挽顛為正抑陰扶陽進君子退小人始于乾剛坤柔終于以剛決柔決盡則為純乾正人君子滿朝廷轉危為安易亂為治永保其太平之治此盡人事回天命之機一部易書明盛衰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要歸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者數言盡之矣夫子以易誨人之意深哉夫子倒置禘卦上經反樂而憂慎之也反時而災危之也反見而伏防之也下經反外而內合其疎也反止而退避其盛也反眾而

親聯其情也反過而信孚其交也反上而下降其志也反顛而正端其範也反遇而決反小人而君子也知危知懼知防知避小人之所以遠也知合知親知孚知下知正君子之所合也卽十反而顛置而夫子教人之意深且遠矣

汪都山曰易字先儒謂日月象也日月坎離精也六十四卦皆坎離則六十四卦皆日月而謂之易也日中一奇月中一偶對待之體也日常盈月常缺日在上月在下日有往月有來則消息流行之機也交易變易義無不具而造化人事之理畢於此矣易之名不易也 又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八十一

曰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開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承氣運漸開世道漸變至于泰否乃造化一大交會也自同人大有以次相承世道升降賢才進退至于剝復理欲消長事變日煩至于坎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大父母終坎離天地之大橐籥也 又曰下經首咸恒人倫之有夫婦亦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有興衰亦否泰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亦剝復也而終於既未人情之有離合亦坎離也上經乃一陰一陽交會之大端下經乃陰陽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上經經幾卦而後有反覆交會故多對待之體下經每

二卦一消一息之交會卽一反對爲流行之用總不外一陰一陽之消息而已又合上下經觀之天地父母之尊也坎離夫婦之別也震艮兄弟之義也巽兌姐妹之序也天尊地卑君臣之道也六子用事六卿分職也

又曰首乾坤天地闔闢陰陽各三十畫至否泰者天地之交而萬物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交者一坎離中畫精氣之相通也首咸恒少男少女之相配長男長女之相守夫婦之小天地也陰陽各三十畫至損益者少男少女之通氣長男長女之相薄乃夫婦之交而人類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以交者既濟未濟亦中二畫精氣之相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八十二

通也三十年爲一世六十年爲花甲一周天運循環大抵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人事消息大約機括亦不過此而一消一息如一日之有晝夜一歲之有寒暑人事之得失憂患吉凶禍福其相爲代謝卽一晝夜一寒暑可知也 又曰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于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 又曰以一

日論則上經猶晝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

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
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上經三十卦共六十卦體
而離居六十體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
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
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
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爲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
不可復轉而爲上經乎

新刻

姚大默先生訂正

程敬承先生

周易疏義



本衙藏板

易經疏義序



志初先生潛心易學其所著
 宗義既已出入蒼淵星日為
 昭矣學士家習之以為自有
 易來至先生而始集大成云
 余向綴數語末簡則先生之
 嚴命也今來承乏鳩署其子
 聖先氏復出先生所手一編依
 本義而略加數字為之系引珠
 聯今學者讀而怡然理煩渙然

水釋也命之曰疏義汝命予叙
之夫易因四聖聞繹以後注疏
家得程子而始一票於正朱子
本義悉宗之嗟、今之讀本義
者幾不知有程傳矣水不本源
吾於朱子不能無感也乃先生
博稽迭考旁搜冥探其採擷
鉤索有朱子所未發者而不敢
忘朱子也一則曰宗義即本義
而宗之若世嫡庶再則曰疏義即

本義而疏之若導水庶周子曰
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
子也然則發朱子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非先生乎先生蒞邑幾五
載德政所通每有天瑞歲己巳
而瓶中之梅結五子中秋而盃
梅悉開視桃花亦爛矣先生嘗
命予賦之迨丙午而邑內河水清
數十里可燭鬚眉舟枕山耕每及
夜煌 若火燭天至場中得不肖

吳卷先生每對人言以為得人之幸而不知春秋作而獲麟向之端則先生書成之端也嗚夫天之未喪斯文也是不肖吳之得與於斯文者也先生以治行高第僅得南北部秩滿出守僅得袁州固不為先生惜而先生折然就道略無芥蒂甫兩月而易美唯命其子始年莫清白家聲而已如此而生如

此而死非得於易者深乎昔朱子以己之祿命為官多祿少至後歎上疏言時事並得遊而止乃先生之往運而往有超越造物之表者豈抱譽以問而為拘拘者乎藉使朱子而在後先生之蘊又當何如也然則讀疏義者當求之疏義之外可也昔

姚星吳拜手書



周易疏義卷之一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父著
禹杭門生姚星吳次白父訂

男學心存赤父

得心聖先父梓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表重大故

周易疏義 卷一

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三三三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

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

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

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

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于天也三畫已具八

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

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

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

一卦之吉凶所謂象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

周易疏義 卷一

上

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

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

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

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

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

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

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效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通反卦內見龍並同

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

及于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

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

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

相為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

人矣

周易疏義

卷一

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

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

思慮審處皆備終于危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爾淵者上

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

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

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此字輕則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

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耳若有其位則為

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亢若浪切卦內並同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于上

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周易疏義

卷一

四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

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于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

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

吉之道也故為群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

曰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

得東北喪朋之意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從元化流行初無斷由始而終是這一元包羅萬物非為萬物資始乃是統貫全體者也

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施始致反
卦內並同

此釋乾之亨也

因天德以見身道

卦身道以御天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大龍以御天

周易疏義

卷十一

五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命猶合大和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其性也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于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物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

周易疏義

卷十一

六

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有象公之潛而學也

陽謂九下謂潛

以德聚財 之所 皆而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朝斯夕斯不少休廢

反復重復踐行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句用點與文上句

達

可以進而不必進也則其進已審而遠避其害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周易疏義 卷一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

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什獲文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

以例推云○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時為春

于人則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

美故于時為夏于人則為禮而眾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

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時為秋于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

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是故于時為冬于人則為智而

為眾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

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

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止之所在

周易疏義 卷一

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申象

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

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

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

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

潛龍也樂音洛

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

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周易疏義 卷一

九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

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義堅溪反

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

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

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

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

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力智反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

及時而進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

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作起也。物猶人也。親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

周易疏義 卷一

上

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于上。則人皆

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

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去聲

言未為時用也

君位未得

新當行之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未遑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周易疏義

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當然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馬則言所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

乾之德也純者不雜于陰柔粹者不雜于邪惡蓋剛健中正之

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可言不可名狀。是故金為一元之純體而美利不言之妙用。分之為四德。通復而運。亨性。德之化者。皆不能不出于乾。皆曰本乾。乾。

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

陽剛柔之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旁通猶言曲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周易疏義

主

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

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重平聲。下同。

重剛謂陽爻陽位。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

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夫音扶。先悉薦。反後胡豆反。

周易疏義

卷十

古

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

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格于形體

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

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

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

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

當時之大人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

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

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王利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安貞吉

周易疏義

卷十

五

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二畫卦之名

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畫皆偶

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

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王義陰王利西南

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

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王于利往西南

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

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無疆謂配乾也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

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

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

周易疏義

卷十

六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半也

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

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入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王生陰王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

周易疏義 卷一

七

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

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

當隱避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无諸内而見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

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申不忠不得其

當隱避也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申不忠不得其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申不忠不得其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申不忠不得其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申不忠不得其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申不忠不得其

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二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劓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

周易疏義

卷一

九

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

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

而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

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剛方釋化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曰王下當有利字

含萬物而化光

復明亨義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

周易疏義

卷一

十

堅冰至蓋言順也

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辯之于微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

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于習

傳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

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

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此字而向不露其手。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之乎夫

无成而代有終也。六三其地遠而君命未成也。固宜

天道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因時之當謹而不可以不

君子黃中通理。中德在內

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此言泰成之德

正位居體。道存謙抑。故尚和順之義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圭

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寰字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由是美之著于天下也

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于四支。復釋居體。所謂龍戰于野者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于偽反離力

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

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

申象傳之意。

三三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

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

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

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

中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

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

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

周易疏義

卷一

圭

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

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去聲。六二象同

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動故在險中發

動乎險中。大亨貞。

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

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世難方殷。元王乃亂。又指立君者言

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
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
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
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
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周易疏義 卷一

圭

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
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于居貞又本成

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
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
中正有應于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為寇

周易疏義 卷一

也乃求與已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
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又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
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
宜如是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圭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
應于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于險中雖有六二
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于下眾皆歸之九五坎
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

五四三

以高在四圍守若與後之謀國天下之勢 名無從勝勢有長
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式 豉反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三三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 毒反

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

周易疏義 卷一

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

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

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

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

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

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

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于以正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

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

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

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

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

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周易疏義 卷一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下孟反 六二象同

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 活反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

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

是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則上未信者下不蒙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五 信之深任之專所以得妻用而成其功

指二五之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取七具反

周易疏義

卷一

七

此句在蒙卦之末如勿用取女何也蓋蒙者有德而忘理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

取而變之極其教

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

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

窮人欲而感天理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屬作慎且行不慎于經

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六四困蒙吝

元陽無應之功

元陽無應之功

既遠于陽又无正應為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

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遠于萬反實叶韻去聲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

占為如是則吉也

柔中 下應而聽于九二之賢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剛非全不可用也顧所用何如耳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

周易疏義

卷一

七

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于嚴密乃為得

而作變功在是矣

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剛字重 不為柔而得去其蒙道也

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三三乾上

事不取固 不犯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信于險待

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申正而

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于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周易疏義 卷一

七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于其所

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

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

其象如此

周易疏義 卷一

羊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爻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

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

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
此九五之正也 五之需而不交
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非出險之才 值巽地之象

陰居險極無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

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

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于非意之來敬以得之則得終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言當位不當位

周易疏義 卷一

幸

者放此

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三三三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窒張 栗反

訟爭辨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

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

无應與又為加憂且于卦變自遷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

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

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
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之事而
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以卦德釋卦名義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柔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

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周易疏義 卷一

幸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青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

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

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

不出則善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周易疏義

卷一

五

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王事则无成功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

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于正之象占者如是

則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

必獲伸矣。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

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

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

矣。

周易疏義

卷一

五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三三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眾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

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

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

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

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

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至矣王往况反

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

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

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

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

周易疏義

卷一

畫

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傳教六反本義許六反

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

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

當謹始而守法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于五而爲所寵任

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

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如此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周易疏義

卷一

羊木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

賢于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丁丈反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

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樽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

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于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與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于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所以必用者其有之德是為德者當矣者由士所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

周易疏義 卷一 妻

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聖人之戒深矣。

三三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匪志反

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

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

而吉矣。民之比也，將以倍之德也。仁。仁之恒。仁之正。

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象曰：比有也。

此三字疑衍文。

比輔也。下順從也。

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

周易疏義 卷一 妻

也。

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內建九族之親外邊五方之賢。立。變為諸侯而制為建國。建國之禮以親之。諸侯之義以親之。所以親天下也。

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于天

下而无間者也。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是亦知遠不為知君之可比而 比之
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

則正而吉矣

所謂不自失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得正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周易疏義

卷一

堯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矣

剛健中正五漢賢君也六四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此 竹上顯比之象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群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

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得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

也舍音捨

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民難雜作不能保其終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卑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

則无終矣

三三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教六反 大畜卦同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于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人其象

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為

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擊而

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才難能為 以下是巽又可為故能不為所畜猶足以安一五皆陽各居一卦之

其行其志而

以小人

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

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

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羣里視岐周為西方正

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小人得時用事 象筮皆受制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內陰 外陽 德居用事 機旋得以致 其所為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也

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周易疏義

卷一

聖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施始 鼓反

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陰陽 吾道之正 得以發舒而

美感義文詞實是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又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

厚積而遠施也

進 由正 不為質緣文結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

居下得正前遠于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

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其得吉象也正已可以正人乃理所當然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亦復自道也

九二牽復吉

若易為小人所真 二正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

不為陰邪所制 志以遠道以行

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九二 由其有剛之德故能 身于小人之群而得其所守之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亦者承上爻義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說吐 活反

周易疏義

卷一

聖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

是接小人以為進之德是解而主動不皆自也 則阻抑之禁

相說而為所繫直不能自進故有與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

勝其含藏之私

不得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

進而有所爭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非陽之能制三 四所制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去上 聲

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

有柔順之德也 易於子誠所

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攸如，富以其鄰。

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攸，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猶春秋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象曰：有孚，攸如，不獨富也。

周易疏義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于積滿而然也。陰加于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深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三三三兌下

履虎尾，不噬人亨。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于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

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象曰：履柔履剛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

以其德釋象辭。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周易疏義

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治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

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騫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天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既誠私位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周易疏義

卷一

望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自可行之德 剛中在下无應于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子大君

才德家无可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子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此剛中者也非純德之主如漢武唐高皇帝之類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

周易疏義

卷一

望

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傷于所恃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後來之何如也所履者 上九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三三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

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

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周易疏義

卷一

聖

道消也長丁丈反否卦同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息

亮反左音佐右音佑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

其往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王乎泰而得中道者

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

乎此爻中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陂彼反

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

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周易疏義

卷一

聖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

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

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于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巽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三三三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

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

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

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坤

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

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中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言不亂于小人之群。

六三包羞。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不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周易疏義 卷一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解傳所云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不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于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土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

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內。

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周易疏義 卷一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行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同人曰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小人之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繫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人得而之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黨也

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不能大同而繫于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十一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不能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

能改過而得吉也

初三之三歲不興遠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

義斷困而反于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

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

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十一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直謂理直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于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三三 乾下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

象曰：火在天上，天有君子以遇惡揚善，順天休命。

周易疏義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彙集

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遇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于

身，亦若是而已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

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得應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

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享，享獻之享，烹飪之享

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卿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

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

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周易疏義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

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

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晷，明貌。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若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鼓反

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行皆順

周易疏義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

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吉无不利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

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

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

言謙之必亨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惡鳴路反好鳥報反

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

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候反稱尺証反施始鼓反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

周易疏義

增卑以趨于平亦謙之意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

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正是勞處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亦人臣之謙者以處上下固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周易疏義

言不為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人有

是德則如其占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

征已之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三三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此二句豫之義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

周易疏義

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以卦體卦德釋卦各義

以卦德釋卦辭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

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

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謂滿極

周易疏義

卷一

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

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

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

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

之遲則必有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

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

速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周易疏義

卷一

李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剛眾不附而處勢

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

占在其中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

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

門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以見其不可不動而益

三三三震下
三三三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爲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于貞。乃爲无咎。若所隨不貞。則情目通而事可決矣 其所以致物之隨者又 則无淫朋比德矣

周易疏義

卷一

奎

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下 遐嫁反 說音悅

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之

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隨時之義大矣哉。夫一正而天下隨之。是感在一人。應在天下矣。

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爲義。又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是主于隨人者。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是主于隨人者 然亦人所不化者。雖有主何傷乎 但隨道正者以爲 所以爲隨者也 既有所隨 則有所偏主 而變其常矣 惟得其正 則吉 又當出門以交 不私其隨 則有功也 故其象占如此 亦因 以戒之

周易疏義

卷一

雷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

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

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

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

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京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

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極也

三三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

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

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

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

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

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

周易疏義 卷十一 索

而尚新然更當取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

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

則有始天行也

釋卦辭治蠱至于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

運然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周易疏義

卷一

李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乘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異以入之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異體得正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周易疏義

卷一

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三三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

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凡經八爻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于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象曰臨剛浸而長長丁又反

以卦體釋卦名

說而順剛中而應悅說音悅

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宋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言雖天運之當然君子宜知所戒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民之意 言其深 二亨一又 言其廣 思去聲無窮容保民無疆思去聲

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無窮者兌也容之

無疆者坤也

初九咸臨貞吉

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

其占為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非不能察也也其欲 遷天下於小人愛之而不損不以咸臨之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小人除害正其命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不知憂者王道之大而為小意以王自憐之者

象曰其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其亦憂者王道之大而為小意以王自憐之者

象曰其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知者于未變之先務 於爾爾得致理之要道 君不妄而天下治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音臨民說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

此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由其天下國家

三三三

坤下
巽上

一連說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官喚反下大觀以觀
之觀大衆觀字並同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

觀之德

觀之道

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

周易疏義

卷一

圭

奉酒食以祭也顯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

實德

屬上八說

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

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

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位

德

建中委正于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觀如字下觀天大衆觀
民之觀六爻觀字並同

釋卦辭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无咎无咎

聖賢之但見

中正示人不假言也

從其教

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

所以爲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以

修國民德以
使同歸中正之道

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言不足實也與他无咎不同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君子小人以怪言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又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

此是見瞻之見不以目同

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

周易疏義

卷一

圭

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在下之帝

非君子所宜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陰柔居内而觀乎外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

得之則非所利矣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爲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進退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占者宜此 作 家以觀國之光

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觀仕進也。已任 未任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其 禮而用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

周易疏義

卷一

圭

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

得无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

畧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自言曰我從別人指我曰其後云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三三 震下 離上

然簡離者六下之大害欲除之非利不可

噬嗑。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

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

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

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

周易疏義

卷一

毒

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噬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士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上行。亨只是從來德云。上行而得。也不以權按音

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雷電當作電雷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校音教

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又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周易疏義

卷一

十五

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占者雖傷必自服而終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于義為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干肺美繼反

肺肉之帶骨者與截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于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乘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无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音可反

何百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三三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 偽反

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生而文三自既

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生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

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

助而離明于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

攸往

象曰賁亨

周易疏義

卷一

夫

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上時 享反

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

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極言賁道之大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

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 捨

剛德明體自賁于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于徒步之象占者自

處當如是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

周易疏義

卷一

夫

六二賁其須

二以陰柔居中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

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于所安故有

永貞之戒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此何原三求物之心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

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

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

忠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爻在干反

周易疏義

卷一

无

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

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

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三三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

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

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

也長丁

周易疏義

卷一

全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言未大盛幸之也亦整君子及時避而免禍也

六三剝之无咎當害正之

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謂四陰

六四剝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周易疏義

卷十

全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穿 所命于陽之象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專權一歸其權握國事一惟其謀盛此小人之福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尤邪害正之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大 能復生 上句占中之象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于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

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自其庇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復之 復芳福

反又作 覆象同

復陽復生于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

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

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于下而

周易疏義

卷一

全

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

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

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

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

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象曰復亨剛反

剛反則亨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據云順理而動也

以卦德而言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丁丈反

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之子為物不忍終死

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陽復之日 見得矣

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地之心綿綿延延有間即此其意處

周易疏義 卷一

卦

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

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

請問庖犧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二句承開關繫特以至日言

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此非正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二句連讀

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于

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道心為主則神變言動自然無弊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九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行不純 性又燥

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卦

六四中行獨復于善

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

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

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

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初九之有

六五敦復无悔以成德言

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咎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三三

周易疏義

卷一

金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

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又為震王動而不

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

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矣哉

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于正

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往何哉蓋其逆

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

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周易疏義

卷一

金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畲

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

矣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一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有猶守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周易疏義 卷一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咎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三三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

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

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

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于乾。

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于朝不食。

于家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周易疏義 卷一

以卦德釋卦名義。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不家食吉養賢也。

亦取尚賢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而言。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孟反

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初九有厲利已已矣 止反

內卦受震以自止為艱卦艱以止之為義

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

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于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輓說吐活反輓音服又音福

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周易疏義

卷一

全

象曰輿說輓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指三上九而進 以致慎重之道 蓋象其用之實 為日讀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

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

貞閑習乃利于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象曰利有攸往九與三上進之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牯元吉 牯古 毒反

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輻衡者也

止之于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

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豕 牙雖存而不為害 豶符 云反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

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周易疏義

卷一

全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

如此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三三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

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

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

得正則吉也。

不正則不得言可知矣

以德者必得正而後言

所以

象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釋卦辭

四時五行分其氣

公卿自執事分其職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願之時大矣哉

極言養道而贊之

雷以動之亦養物之一端

象曰山下有雷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周易疏義

卷一

全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舍音捨

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在下舍爾靈龜以其失守故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以上養上理之常也一足不能自養而甘心于卑下之人應而反求求斯可得非正應而徒趨附權要

求養于初則顛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

高者上之象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行失類言 往來

初上皆非其類也

此以下言其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于頤矣既拂于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占如此

養 即拂頤之意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然任賢之道不可苟也又必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才不能養人 有下人之德 下 而九剛之賢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頤其養以施于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周易疏義

卷一

全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施始 鼓反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如此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戒之也 社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頤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三三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

撓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

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

易經疏義

卷一

聖

棟撓本末弱也

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林不能濟也故嘆其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于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于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

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此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于下者也榮于

下則生于上矣夫雖老而取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周易疏義 卷一

聖

九三棟撓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

撓而占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

則過于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

事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三三坎下

三三坎上

周易疏義 卷一

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

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

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習坎重險也

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剛在中心孚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

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周易疏義 卷一

矣

以險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

以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

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未安之意。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有反

晁氏云先儒謂樽酒簋爲一句或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

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旋而貳是也。

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

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

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周易疏義

卷一

坤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九五坎下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

占如此。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能成中德而未大。功于天下也故其德之病故時之艱爲之耳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三三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畜許

離麗也。麗于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

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畜牝牛則吉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

成天下。

周易疏義

卷一

尖

釋卦名義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卦釋卦辭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

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音避

六二黃離元吉

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周易疏義

卷一

九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疏義卷之一終

周易疏義

卷一

百

周易疏義卷之二

周易下經

三三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取七 具反

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周易疏義 卷二

彖曰咸感也

釋卦名義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

吉也說音悅男下 之下遐嫁反

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

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感通之理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不費力 之感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初六咸其拇拇反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周易疏義 卷二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房 非反

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膺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周易疏義 卷二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志末謂不能感物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

三三二巽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一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

周易疏義 卷二

占為能久于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于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

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為久于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利有攸往

久于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

主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萬物照四時變化而能久萬物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

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恒久之道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甚且其不可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周易疏義

卷二

五

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

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

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

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爻中故得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不恒

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為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

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

者之辭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

周易疏義

卷二

六

其所求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

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

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退避也為卦一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三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于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

周易疏義

卷二

七

道亨小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于陽也小

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以九五爻釋亨義

小利貞浸而長也

以下二陰釋小利貞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此句乾而嚴不功者色萬反遠京

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

不能近

初九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

可免災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說

周易疏義 卷二

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畜許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

則吉蓋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

如此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呼報反

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嘉遯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周易疏義

卷二

九

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三三乾下

大壯利貞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自勝者強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

周易疏義

卷二

十

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言必困窮

九二貞吉

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

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

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輓亦可進。

周易疏義 卷十一

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無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

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

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

貨志場作易。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

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

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三三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

周易疏義 卷二

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

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

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象曰：晉進也。

釋卦名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也。

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原书缺页

夫明入地中所以謂非其時也

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于艱難以守正而自晦

其明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難乃且反下同

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

周易疏義

卷十一

五

之近于上六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

而避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惟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

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

貞之戒成湯起于夏臺文王興于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

亦有然者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周易疏義

卷十一

六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者得意于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

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

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

于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

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于闇而又足以傷人之

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

利貞以戒占者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

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周易疏義

卷二

七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以位言

三三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一內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

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以卦體九五六一釋利女貞之義

家人有嚴君為父母之謂也

亦謂二五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身脩則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

周易疏義

卷二

六

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豫防之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

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

應故兩言之。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

周易疏義

卷二

九

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

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

嚴威，則終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三三 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為故為

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訖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

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

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

吉之道也。

周易疏義

卷二

十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以卦象釋卦名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其理而贊之。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去

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于陽貨也

陽貨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欲 欲不得已而見之非其本心 辟音避

九三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

周易疏義 卷二

圭

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掣音逝反 劓音逆反

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

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斃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屬无咎

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

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

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周易疏義 卷二

圭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

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

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

欲射之也說孤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

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

如此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三三三 艮下
三三三 坎上

寒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寒利見大人貞吉 免反

寒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寒

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寒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

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于艮而不進故其占曰

利西南而不利東北當寒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

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

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

周易疏義 卷二

見險者貴于能止而又不可終于止處險者利于進而不可失

其正也

象曰寒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難乃且反 知音智

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寒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寒之時用火矣哉

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

象曰山上有水寒君子以反身脩德

初六往蹇來譽

往遇險來得譽見凡之財之 非謂去勿往也謂時而在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

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于成敗利

鈍則非所論也力當 作奔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周易疏義 卷二

事雖不濟亦无可尤况未必不濟乎

九三往蹇來反

反就二陰得其所安來以初之與之守道以待時 二陰在下蹇蹇之時不能自立正喜得九三之陽而附之此來反之所安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連于九三合力以濟四陰柔不能濟蹇故往則遇蹇 九所之乃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三三三 坎下 震上

周易疏義 卷二

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干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以卦德釋卦名義。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以卦德釋卦名義。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以卦變釋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二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

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周易疏義 卷二

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此又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九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又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為可免。

耳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佳買反象同

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而初陰其類則不同矣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解音蟹象同

周易疏義 卷二

卦九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

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退為驗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食亦反隼荀尹反

繫辭備矣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解隼買反

三三三先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曷何葛反

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上行之行時掌反

以卦體釋卦名義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周易疏義 卷二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遄市專反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較所為之事而速往以

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

淺深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通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

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

周易疏義

卷二

无

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

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

則无咎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

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

則獲其應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

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

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

周易疏義

卷二

手

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三三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

下于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一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

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體釋卦名義

君臣同德故能子惠初元

經緯參差故能助物興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以卦體卦象釋卦辭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始

反

以一陽居

以一陰居

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周易疏義

卷二

圭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

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

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者眾无定主之辭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

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

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周易疏義

卷二

圭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

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

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

之者矣

三三三 坤下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周易疏義 卷二

畫

夫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

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

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

也皆戒之之辭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以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

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乾也

象曰澤生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生于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周易疏義 卷二

畫

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

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頄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

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

能果決其決不繫私愛則雖合于上六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

而爲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嶠之于王

敦其事類此

則雖始與為應 能來之耳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皮進退而難擇 則始與為應

此在聖人教之使信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才德俱劣也

自于思慮無定準 志無能

且且餘反垢卦同

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眾陽競進而

讓泉湧前行而已隨之乃能資彼之力遂已之進

雖謂象等之言 信

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

信之而得矣信焉不可信歟

者聞其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

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十之劣

德 德之類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則暗

周易疏義 卷二

畫

九五覓陸夫夫中行无咎

乃入感于陰邪之家

覓陸今馬齒覓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

近若潮夕之隨必有深處憂慮

近上六之陰如覓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于中行

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大矣 雖 然非其本心也特以憂之不可而求之耳其善雖正而其志猶有邪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傳備矣傳曰卦辭言夫夫則于中行為无咎象復盡其義

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

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

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

于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

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三三三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古豆反 又七喻反

周易疏義 卷二

美

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

世皆君子人情所集以為常者

邪陰學德

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

寒能散氣是其在能加意于邪陽者也

若君子不慎引而用之

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

是自貽其咎也

當棄之至于下則可美

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釋卦名

小人當正 一朝居 六又勢必至于受責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釋卦辭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以卦體言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指九五

姤之時義大矣哉

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周易疏義

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

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

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巳故猶可以无咎

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過于初上无應于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

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

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已遇于二而不及于巳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周易疏義

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陰物之在下者其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

中正王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

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

天本无而條有之象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

九三類

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三三 坤下 兌上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同 地

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生于地，萬物萃

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

周易疏義

卷二

萃九

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

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

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于正，所聚不正

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

有戒之辭。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

釋卦辭。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其理而贊之。

象曰：澤生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者脩而聚之之謂。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于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

周易疏義

卷二

萃初

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眾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

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

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

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无可萃之德

九四 人莫之予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

然三之與六三无和得之象實有相應之勢 得其萃而嗟如之

勝於相求之風心

无所利惟往從于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

終无相助之大益 然理所當然小吝非所恤也

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

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以從于上

九四大吉无咎

為君所正 為民所歸

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

周易疏義

卷二

聖

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九四必 一而居 者 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君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德稱其位而信從者衆

公天下至去即以太子之目豈不禮禮之夫豈必勿兵治之乃為

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

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未光謂匪孚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悲泣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齋將啼反洟 音夷象同

萃而反散

才弱 望輕

操心危慮深必反身修德以求以教人之事 則危者使于物

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是而後可以无

不終于无萃而

咎也

中心危懼不敢自下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三三巽下

坤上

既進而平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自欲 厥廟

可進之時

可進之具

可進之初

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

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象曰柔以時升

以 柔之德得時之會

周易疏義

卷二

聖

以卦變釋卦名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而 君子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

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于二陽占者如之則信

能升而大吉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義見萃卦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

周易疏義 卷二

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義見隨卦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六五貞吉升階

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

升之易者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

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而已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三三坎下

困京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周易疏義 卷二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掩九二為一陰所掩

四五為上六所掩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身雖困而

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

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

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象曰困剛揜也

以卦體釋卦名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不信尚口乃窮也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

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賢徒教反

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

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周易疏義

卷二

聖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紱音弗亨讀作享

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

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

无凶害而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

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于義為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疾藜指二宮謂

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于下

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象雖為可吝而

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周易疏義

卷二

巽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說音悅

劓則者傷于上下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

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

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象曰劓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

變故其占曰若能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三三三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浪反汔許訖反繙音橋羸律悲反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

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

繙繙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繙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

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周易疏義

象曰巽乎水而上木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卦象釋卦名義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

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

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食

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

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食時舍也

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

周易疏義

如此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

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

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恻也

六四井甃无咎甃測舊反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无及物之功。

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

而亦可以无咎矣。不夫為脩治之上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列音

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于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也

周易疏義

卷二

兕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緝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

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

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三三離下

革巳即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

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

初人未之信。故必巳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

和諛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

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之信不通。而反有悔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

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周易疏義

卷二

辛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聲去

以卦德釋卦辭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鞶九勇反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于變革。其謹如此。

象曰：革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于上，于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周易疏義 卷二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此言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于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已審。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

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周易疏義 卷二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此言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與時相安，可以居其正。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三三三 巽下

巽元亨

巽，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

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

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

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三之陽。故其占者元亨。吉。衍文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亨音庚反。飪入甚反。

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亨帝貴誠用饋而已。

養賢則饗發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上時。亨反。

周易疏義

卷二

聿

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

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否音。鄙。

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

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

子。亦猶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

以致貴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

四亦為取新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

于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

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周易疏義

卷二

聿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而不慎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于惡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食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

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

文明之腹。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

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

利。而終得吉也。

象曰鼎耳革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折之古反餗送鹿反

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劇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言失信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鉉玄典反

五于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鉉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

周易疏義 卷十一

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

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實者用言以此徒實謂中以行禮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于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

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三三三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虩許逆反啞鳥客反喪息浪反卦內

同並

震動也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

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

里以雷言七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

者也不喪七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

失其所王之重

象曰震亨

周易疏義 卷二

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子以為邇也下脫不喪七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

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在薦反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成震之王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

貨貝而升于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

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周易疏義

卷二

三

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

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

意泥滯溺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

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落反矍

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

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脩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于

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周易疏義

卷二

三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長隣戒也

中謂中心

三三三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

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

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

也唯背為止良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

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良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王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象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良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良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于良亦以輝光言之。

周易疏義

卷二

无

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釋卦辭。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矣。見氏云：良其止。當依卦辭作背。

象曰：兼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良其趾。无咎。利永貞。

以陰柔居良初。為良止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

故又戒其利永貞也。
良之操執以終身

象曰：良其趾。未失正也。
當止而止

六二：良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有德故能之 无才故不能

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周易疏義

卷二

本

九三：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夤引 真反

天下事時止時行不可執一。倘限之在久或屈或伸不可及者也。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腓也。夤脅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良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
困于心。衡于慮。不可止。其 必至乎 豈正不快已哉

象曰：良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良其身。无咎。

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良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其輔言有序悔亡

不齊必各通時專之宜失其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

象曰其輔以中正也

故新輔而居小安

正字美文叶韻可見

則伯德之貞過乎天地成性之極達于聖賢

上九敦艮吉

天資強毅其積久

始終敦一所謂正字善

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于止者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三三艮下

周易疏義

卷二

奎

漸女歸吉利貞

未進而進

左進而進

漸漸進也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

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象曰漸也進也女歸吉也

必知而得

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兼得

得位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二自旅而

來九進居五皆為得位之正

九五其位剛得中也

房上之中是

以卦體言謂九五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于水准也始進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復

周易疏義

卷二

奎

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于義则无咎也

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處高而不危

享應而得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衎苦

磐大石也漸遠于水進于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

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二句皆不得其德之象凶亦不必另究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

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

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

保也離力 智反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

周易疏義 卷二

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然終不能

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達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

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為儀

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三三先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

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妹而動之諸爻自二至五皆

周易疏義 卷二

不得止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

也

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生之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

又以卦德言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

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有男動又隨之象故為

知以色合者必難以情合者情必絕

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

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

征吉也

周易疏義

卷十一

奎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位離財

德則賢

而者為有恒能助其正妻以成內治

恒謂有常久之德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能視承上交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

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為眇能視

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人不以時之不偶而變其適女子不以配之不良而改其歸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

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陰柔不中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

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非不歸也 長偶 不離焉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幾音

周易疏義

卷二

奎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

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古者

如之則吉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此二句是象文詞

者 二句正什所以尚飾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歸反 刲苦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

此而于占為无所利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三三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庚白反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以卦德釋卦名義

周易疏義 卷二

李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釋卦辭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

乎

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折之舌反

取其威照行之象

河九遇其配王雖旬无咎往有尚象和泰會所出注

配王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

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九與四 然必虛心以相下若恃已之智輕被之能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彼此乘勝必以力相用

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才能所見

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爲

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

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

周易疏義 卷二

突

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積誠 君之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沫作味 肱大反

沛一作旒謂幡幔也其蔽甚于蔀矣沫小星也二處明極而應

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不用且君我之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所事非君 濟豐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王下就宜其定與有功業

殺力失心可收震動之動

同德則吉也

近暗者所成非地

以義之明復之障

同德相助

以而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王吉行也

明之賢 稱名 即豐象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五柔暗亦未必能來章

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

教其所假而以成其德

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根柔章來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亦在其中

身之安危不恤

人之難解不知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闕若 闕反

好大喜功勞者極欲无所不至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

周易疏義

卷二

充

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豐者之狀如屋之高而

驕以昏其志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藏謂障蔽

三三三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即

旅羈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

處已事

處人善

在心善

處事善

旅以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良止而離麗于明故

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

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六五

四上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

吉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時為難處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獄之未決吉

刑之定者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周易疏義

卷二

丰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處而瑣瑣

自悔之厚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之危 柔之用 旅之服役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

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人莫之家

下莫之附

雖亦

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反象同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于失其

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奈我心不快

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

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奈心未快也

周易疏義

卷二

主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王故

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

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言其譽命聞于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

此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

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

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周易疏義

卷二

主

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相繼之義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

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于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

周易疏義 卷十一

如此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

庖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

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

撥度于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吝貞凶

巽在牀下過于巽者也喪其資吝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

周易疏義 卷十一

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吝正乎凶也

正乎凶言必凶

先亨利貞

先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

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

而亨柔外故利于貞蓋說有事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

先亨利貞

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詭亨剛中故利于貞亦一義也

象曰兌說也說音悅

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西薦反又如字難乃且反

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周易疏義 卷二

初九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

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

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周易疏義 卷二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

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

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與履九五同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

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又不言其吉凶

象曰上六引兌末光也

三三三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

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

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

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

周易疏義 卷二

深戒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以卦變釋卦辭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中謂廟中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會于廟

皆所以合其散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

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

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周易疏義 卷二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而不中正有私于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

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

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

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

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以散其人心與其居積則可以

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異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

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周易疏義 卷二

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

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象曰渙其去遠害也

三三先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先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

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

至于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以卦體釋卦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又以理言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極言節道

周易疏義 卷二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

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

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周易疏義 卷二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禮奢

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三三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

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

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

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

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于貞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周易疏義 卷二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以卦象言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則應乎天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應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

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

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靡同言懿德

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周易疏義 卷二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

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巳為匹

四乃絕之而上以信于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

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

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

翰音乃異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

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周易疏義 卷二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三三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既過

于陽可以亨矣然必利于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

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

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

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以二五言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以三四言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以卦體言

周易疏義

卷二

金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恭喪過平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二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

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

上宜下故其象古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

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足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

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象陰所欲害者

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

周易疏義 卷二

之則可以免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

于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

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

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

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

象曰弗遇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又當陰卦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有

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太高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周易疏義 卷二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

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三三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
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
之意時當然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濟下疑脫小字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以卦體言

初吉柔得中也

指六二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周易疏義 卷二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

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
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
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

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在三條濟者來之 以之 亦休矣 其德可知矣不得已而用兵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太平全受之世 太平全受之世 雖才高之主而用武以威天下

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兵疲財乏其用 亦甚矣可暫平 既而備德之具而心悅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居反

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

周易疏義

卷二

先

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一重故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禴而反

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

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由五不能得時之不顯也

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

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終上則亂既濟者轉而為未濟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三三離上

狐本疑其小狐則不疑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汔許 訟反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

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而且 則小心慎密而處得宜

周易疏義

卷二

牛

指六五言

尚 坎陰之 五柔不妄 柔居柔位 故能濟也 此初經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

也

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辯物居友

羊帶 人使各其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辯之

初六濡其尾吝

才弱 力微 時不可為 以應濟時之功

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九二曳其輪貞吉

待才者曳其輪上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

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

周易疏義

卷二

全

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

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

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

受賞之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

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

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失

周易疏義

卷二

全

其義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疏義卷之二終

周易疏義卷之三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見賢通反

周易疏義 卷三

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

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

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

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

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著策卦

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

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陰陽之相盪 一陰陽之和 一陰陽之互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變化之成象者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

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

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以鼓反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

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有功

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周易疏義 卷三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

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

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以鼓反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

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有功

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內故可久有功則兼于外故可大德謂得于已者業謂成于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如乾如坤 與理爲一而然而得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周易疏義 卷三

三

右第一章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

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

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

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

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

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爲地

周易疏義 卷三

四

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

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

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

也

右第二章

前四節 后三節

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象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

變指一節而言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卦爻辭之通例

周易疏義 卷三

五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于此憂之則不至

于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小險大易各隨其所向

右第三章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

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

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

周易疏義 卷三

六

南北高深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于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

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

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

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

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

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

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委就人物得其所自然駁矣不止目前之知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使成形質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使有界址天地之化

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于中道經天而四序明五紀協七政春熱地而四方奠至土分九州所謂裁成者也聖志通猶兼

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不可指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不可指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右第四章

周易疏義 卷三

七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于陰而行乎陽氣之樞機而動道即擊乎此則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

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

事也周子程子之責言之備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性命雖同氣運各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知音智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

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

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夫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

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是天地生成之仁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是化生之本

周易疏義 卷三

八

為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將來發洩必如是 固內以知外也 本來全體厚是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是仁時生致宜耳

生生之謂易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自然也是合其理如此其矣不必費書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純陽之物亦各有變化也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右第五章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

于陰陽也

周易疏義 卷五

九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夫音扶下同

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翕虛級反闢婢亦反

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

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

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

以此

初以九六通用

偶奇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

則如此

右第六章

此句在後極而不可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甲法地易之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老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

周易疏義 卷五

十

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

濁言也

先章上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

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右第七章

伏布

物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之謂爻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

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猶厭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周易疏義 卷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

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

釋大過初六爻義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

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周易疏義 卷三

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

右第八章

此章言卦爻之用。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

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

周易疏義

卷三

主

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

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

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

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

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

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

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

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

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

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

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

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勒于左手中三指之

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

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

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凡三百有六十，當期

之日。

奇偶各相配，如夫婦之相伉儷。

尸策中，各置于左右兩手。

然歸奇之必有再扚者。

四揲之後又有零策。

設反奇紀宜反扚，即得反。

此一切即河圖大衍之數，此圖行出來。

此數句即說下文乾坤運之象，有此圖計出來且不可奪。

天地之數在簡本各有一定位，故以位定其數。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先後奇偶次序，定其相類。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此全在相得有合上。

凡此策數生于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

而連八少陰居三而連七太陽居四而連六撰著之法則通計

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二偶方

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

撰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撰亦九策亦四九三

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撰亦八策亦四

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撰亦七策亦

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撰亦六策亦四

周易疏義 卷三

五

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

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

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

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

言之耳

一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

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一掛一撰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

十八變而成六爻也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

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周易疏義 卷三

六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之而

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右第九章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撰著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

具于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

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頂下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耆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

周易疏義 卷三

七

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

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者

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

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

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擊之一低一昂

而參伍也三則則之奇一偶則八陰其而四也

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

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

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

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

曰參之以此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

失漢書曰參伍其實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于此

周易疏義 卷三

六

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著卦无思无為

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之心之妙其動靜

亦如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反亂

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

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周易疏義

卷三

九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

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夫音

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

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

有真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

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神物謂書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

神物之可與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

為卜筮以教人而于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

鬼神之能知來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械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人民咸用

周易疏義

卷三

十

之謂之神

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

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為而神者

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

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

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

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書卦撰著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

賸索隱鈞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

龜縣音玄探吐南反索色自反

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關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息

周易疏義 卷三

圭

決故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見賢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亂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所值之卦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也

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

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儻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周易疏義 卷三

圭

鼓之舞之以盡神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

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行其一蓋子曰

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

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

此一時之... 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

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

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周易疏義 卷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重出以起下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

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

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

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在其中

周易疏義 卷三

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

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觀官喚反 夫音扶

或愛和相資或信備相感

然所順之理無取于所逆之理所逆之理亦莫于所順之理

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若角反 易音異隤音類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交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像音象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交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

周易疏義

卷三

五

交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見夫

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

之辭。

象生成收藏

得位則可以弘道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眾罔與守邦。

右第一章

此章言卦又吉凶造化功業

古者包犧氏之至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

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

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

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兩目相承而物屬焉。

周易疏義

卷五

美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楛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

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噬嗑。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變化而无為

剝木為舟剝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

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下動上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周易疏義

卷三

毛

豫備之意

斷木為柝掘地為臼臼柝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掘其

下止上動

弦木為弧剝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賁

睽乘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

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而過于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夬

明決之意

右第二章

周易疏義

卷三

夫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象者材也

象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效效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周易疏義

卷三

五

君謂陽民謂陰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

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

生焉信音申

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所以

必思而後有從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

義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

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

周易疏義

卷三

五

互相發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下學之事盡力于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

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

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

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上四

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藁繫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

招九取勝速以能訊 發非所適以真 雖有難能安能度之
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

見邪

釋困六三爻義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

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

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射石亦反隼恤 允反括古活反

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

周易疏義 卷五

圭

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滅趾趾无咎此之謂也 校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

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去卷 日反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釋否九五爻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知言智鮮先善反折之設反 餗音速渥於角反勝音升

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且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周易疏義 卷五

圭

夫之望

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復行之復 扶又反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音因縕 紆云反

細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

釋損六三爻義

身安于理

有細思之境

念

致行若上下交子 力役實德之征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

以順之術 天下

歸心

德

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

應交之求 物上三句 叛亂交作

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

此釋益上九爻義

右第五章

二區

卦之從出

之德一而實

之德二而虛

交

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周易疏義

卷三

畫

明四變化之迹

明附隨之性

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如實動應之屬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

也

卦爻辭

然卦爻辭與卦辭雖有別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類所稱名

萬物雖多无不出于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

蓋緣風下天民為日遠古今希遠之事變人一一詳述其所以變之因而意之

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

與紂之時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聞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聞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分

占

占

往來備

夫言扶當去 聲斷下亂反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平所開之變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

根極明附之精

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中下仲反 行下孟反

肆陳也貳疑也

右第六章

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文王時

傳來辭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周易疏義

卷三

畫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懼

守而勿失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克治

充實

人惟聖是安止不迂

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

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

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

善存乎內

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

之至柔至

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以然後

能異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

益長俗而不設困窮而通并居其所而遷異稱而隱

反證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

陽微而不亂于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

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并不動而及物異稱物之

宜而潛隱不露

周易疏義

卷五

畫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行之行下孟

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右第七章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于卦之六位

周易疏義 卷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左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明而明之則存

乎其人也

右第八章

周易疏義

卷五

畫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二爻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謂卦中四爻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象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六四五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一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

取勝音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

右第九章

用易疏義

卷三

毛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三畫已具三才畫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爻為地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

生焉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

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

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

恒簡以知阻

周易疏義

卷三

美

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于事皆有

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

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

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

而无易者之傾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

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

皆得以與其能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

周易疏義 卷五

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

悔且吝

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

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右第十二章

周易疏義卷之三終

周易疏義卷之四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筮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

丈其叢生滿百莖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

圓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攬書三變之

周易疏義 卷四

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三而六兩二二三則為七

兩三一二則為八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

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
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
章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
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

周易疏義 卷四

先天之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

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
故皆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暉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

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卦位相說與上章同

右第四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周易疏義 卷四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
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

言乎艮

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右第五章

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

而得其初益

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

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

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撓乃飽反熯乎但反

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

說未詳其義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

周易疏義 卷四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遠取諸物如此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

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

故謂之少女索色白反長丁丈反

索求也謂揲著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木為大赤為良馬為老

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園音圓駁

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真為衣為言

周易疏義 卷四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

為柄其于地也為黑金旁甫反

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友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

震為雷為龍為女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

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

究為隄為蕃鮮男音子食音即佳音

荀九家有為玉為鶴為鼓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六四九

周易疏義 卷四

六四九

為臭其于人也為髮為廣頰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荀九家有為楊為鶴

坎為水為游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益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周易疏義 卷四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蠶為蟹為贏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槲

荀九家有為牝牛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臝為闢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荀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狐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

妾為羊

荀九家有為常為輔頰

右第十一章

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于經亦不盡合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

周易疏義 卷四

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

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

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

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物類行

物類行

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

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周易疏義 卷四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

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

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

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

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

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

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

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王者莫若震子故受之以

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

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

周易疏義 卷四

右下篇

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

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

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

終焉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見賢

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

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周易疏義 卷四

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白受采

兌見而巽伏也見去

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剝爛也復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速恒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繫亦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周易疏義 卷四

難乃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謂不進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

多故親寡旅也

既明且動其故多矣

離上而坎下也上時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不處行進之義

女順待時

進以相爭

本末俱靜非虛實之平

以二用五

所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娠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

以陰從陽夫地太柔

三陽未位

也願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夫決也剛

以五陽去二陰

此二句一件事

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長丁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

詳何義

周易疏義卷之四終

周易疏義

三

張湛虛先生易註敘

前大司馬湛虛先生自甲申後里歸杜門讀易著有易註十卷逾卒之八年甲辰余拜其祠先生賢嗣庶常君倘若出其藏本見示謂余尋知最深索一言弁首簡余念庚寅過里第先生即告以大易之旨嗣後幾相過從輒得讀其易註其中手為訂竄已數易其稿矣先生學易之功與年俱進余烏能測其微哉粵稽義畫創道而三易迭興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名不同而變通趨時無兩義也連山首艮艮止也天下事不日新於行而日新於止惟其時止則止所以時行則行也成終成始之義也歸藏首坤

易經增註序

坤以藏之天下事不竭於發而竭於藏退藏不密生趣所以日枯也故藏者養也坤元所以資生也周易首乾坤道陰陽也而陰陽之大惟天地君子觀象於天地而示效法之權於君臣故八八之卦多以君臣之義發陰陽之蘊以陰陽之消息著君臣之治亂苟君臣之道立因而父子之情親長幼之序順而治於門內倡隨麗焉乎於聲氣應求通焉君臣之道不立則皇帝王霸之業廢人心壞而舜倫敦邵子所謂人消物盡時也故君臣者萬事萬化之原也先生讀易而翼之以註意蓋存君臣也夫君臣易以存也說在孔子之對景公矣曰君君臣臣蓋謂君之於臣不但

存於名與分也存於義與道焉耳時有否泰道無隆污時乎道存各盡則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時乎道存交傲則臣都君俞君吁臣咈或時君焉蒙難臣焉匪躬而靖獻不傾於顛墜或時君務含章臣遇曲巷而天澤不倒於屯蹇其分與義天地雖剝而不受剝於天地人事雖否而不受否於人事則翼註之功大也然而猶未盡也謂存於名與分焉盤古而後治亂不同候而世統未之或絕也謂存於道與義焉則詩書所紀已揭日月而行之矣復安取夫註且箋疏傳義發微旨者數十百家何更煩先生之註而且欲假註以植天常存人紀也其將能乎夫子之作春秋

易經增註序

也曰吾徒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是註也假筆舌以與人共明之不若著明於身使天下儀刑之則先生於名與分反之心而無慚者止於義與道得之性者厚而脩之身者固也故發而為言德言也豈徒勝夫口說哉何以明其然也先生敘余日譜嘗言之矣曰數能奪鬼神而不能奪匹夫之身惟其見身者重故不苟其身曰天地人相雜而世天地何事事天地者人也惟其視人有權故鄭重其人則易之大本已立故在易亦有之曰有命无咎猶是天人參半之論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便消息生心造化在手矣夫學易而至是焉斯達易之道也

已斯可與註易也已庶常君家學有本於易註之成必有以見夫天道人事之原余追維先生註易苦心恐當世無知者典型頓喪斯道奚歸三復斯編益令人重人琴之感矣

清康熙乙巳立冬前三日歲寒居士容城孫奇逢拜題時年八十二歲

易經增註序

三

前明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湯斌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編修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為序余未學舛陋逡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略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

前明兵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一

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理調南京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為兵部左侍郎以薊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尚書俄福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宏光立詹事漳浦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不能安其位公因避去

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略其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

活數十家爲給事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錮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尙操切僉人窺伺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不能進其謀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眚輒棄更欲臣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慎刑罰抑躁競嚴保舉以課成效行蠲恤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擬之魏徵十漸也畿甸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曰主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境不戒過在將領文法交詆大獄繁興

前明兵部尙書張公墓誌

二

至使八座一空衣冠囚首猶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韙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劉策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部尙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堃爲背公夤緣指斥尤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絀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仁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政報私怨以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閒也禮部議舉諡典訪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諡法甯嚴勿濫因列陶安方孝孺鐵鉉李己等數人上嘉

納又請出御史吳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范公以閣臣殉國而吳公亦以薊遼死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兩廣也濱海數郡爲島裔窺伺蠻戶豪姓與之交通公旣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賕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明部民之戕土官者規畫略定無何楚寇圍韶兩粵騷然公遣將卻之寇據榔桂之間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創不可奏請合沅賴兩撫會勦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開命誓師購犒犷獠遠偵探嚴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賴兵始集公命粵兵批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

前明兵部尙書張公墓誌

三

二源諸將難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奔獸一舉可盡也楚寇卽粵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藍山入扼其咽喉主簿嗣最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爲三省犄角而先登奪隘粵功實最時武陵究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資金幣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公曰吾知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構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略外當慎守關隘兩存而弱之廣西巡撫林贊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

外之道宜彰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輯
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為然勅公便宜從事卒如
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崖州英乳建署設
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為
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為
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其成畫不敢變也
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
建言予杖詔下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
供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
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

前明兵部尚書張公墓誌

四

交感懷舊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
朝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
元先生往復商榷迢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老名臣遭
遇鼎革完節令終皜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曆十八
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
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
累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為多先公
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沅官生泐歲貢生秦淑人出潛
壬辰進士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
衍廩生冲副榜貢生李淑人出潛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

一適貢監生李轄李淑人出孫男十三槐韓廩生沅子楓
益榆漢泐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柳璟橋恆俱庠
生潛子楠遠衍子樽崑樾康冲子袖雲泐子餘尙幼曾孫
丙謙庠生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鬱峙漳水廻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遺直
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蠻方甲兵
曾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鼙鼙緩帶輕裘克奏膚功
日南波靜蠻戶春耕何不中原滅彼櫓槍蹇蹇勞臣鬢髮
如雪入佐中樞朱弓玉節晚年雲卧夢寐羲皇象賢接武
奎壁焜焜歸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前明兵部尚書張公墓誌

五

易考

伏羲作卦因而重之三易乃伏羲重卦以後之易一日連山一日歸藏一日周易連山首艮取成始成終之義烈山氏作夏人用之歸藏首坤取包含藏聚之義軒轅氏作商人用之桓譚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二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周易首乾言貞者五十卦非彖則爻艮節不言而貞自在亦括包藏終始之義在內易道於是乎大備矣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義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然則義作卦文

易經增註

考

雲隱堂

王繫繇周公作文詞孔子作十翼蓋可信也周公遭流言亦可言患難也言易歷三聖不言周公者以父統子故耳歸藏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字名有異者需作溲小畜作毒大畜作毒畜艮作狼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勿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與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卦不知當周易何卦易者蠱蠱之名守宮是已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易者取其變也卦者圭也古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取六十四象爲

卦古文圭音卦

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已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彖者取於幾也角端告元祖侍衛曰汝圭宜蚤還續諧曰即象也

易從日從月陰陽交變而易也莊子曰易以道陰陽

伏羲卦圖四其說出於邵子邵子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蓋自連山歸藏亡世儒知有周易而已義皇卦圖鮮或傳授雖其說見於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知義易不至沿流而迷源焉厥功大矣

易經增註

考

雲隱堂

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此易始也洛書禹時出聖人則之言其理同也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表裏關朗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合圖書之數悉計之爲數者百河圖主全故極於十地三十天二十五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天二十五地二十奇贏而偶乏也數如牝牡相啣而成百然圖虛其中之五與十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焉圖以出次言則始下次上次左

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行次言則始東次南次
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相生焉書以陽數言首北次東
次中次西次南以陰數言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
北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
西次東北而究於南其行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
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剋水也蓋消息所以妙生成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耳分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
始無不筭於是焉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北二與七
爲朋而居南三與八同道而居東四與九爲友而居西五
與十相守而居中天陽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天數五

易經增註

考

三

雲隱堂

也地陰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地數五也所謂五位相
得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
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
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所謂各有合也然則圖
中之五於五行屬土於五常屬信金木水火不得土不能
成器仁義禮知不得信不能成德此中五所以爲數之宗
大衍尊而不用也五十之虛一不用一者數之祖太極也
五者數之宗誠也太極一誠也大衍虛主宰不用而零奇
起數其變無窮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洛書天以一生
水而地以六成之居北與西北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

之居西與西南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居東與東北
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居南與東南而五則主乎中
土也陽居正與中陰居四隅此圖書之合也

朱子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畫者二是謂兩儀
在圖書則奇偶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
者四則一太陽二少陰三少陽四太陰也是謂四象其數
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也以河圖言之則六者
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
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
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

易經增註

考

四

雲隱堂

十分四之餘也此四象之在圖書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
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具而八卦成則乾一兌二
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
居四寶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
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此圖書之八卦也義易則圖而書
不能外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義卦方位圖按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
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
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陽下交泰之義

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胡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先天八卦立體對待如此其位則乾一坤八兌二艮七離三坎六震四巽五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其畫則乾三坤六兌四艮五離四坎五震四巽五亦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夫九者老陽之數也乾之象而無所不包也意以尊乾為主而周易首乾之旨已肇於此圖中矣

易經增註

考

五

雲隱堂

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孔子發明義卦自然形體次序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先生為能知之故其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發明孔子言又可為最切要矣太極者形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陰一陽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

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為二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為二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為二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為二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六四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二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成六畫之卦六十四矣而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者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觀太極儀象卦重卦相生圖可見也

易經增註

考

本

雲隱堂

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于復而陰起于姤也六十四卦員圖左邊自復至乾屬陽右邊自姤至坤屬陰陰含陽者自巽消而至坤靜翕之妙也以百十有二陰含八十陽也陽分陰者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以百十有二陽分八十陰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也翁思齋釋曰先天圖圖左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於復之初九歷十六變而

二陽臨又八變而三陽泰又三變而四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夬而乾以君之陽之進也始緩而終速其進也以漸所以陽在陽中行順也復頤屯益震噬嗑隨无妄八卦凡二十陽明夷賁既濟家人豐離革同人八卦凡二十八陽臨損節中孚歸妹睽兌履八卦亦二十八陽泰大畜需小畜大壯大有夬乾八卦凡三十六陽自微而著而盛亦順也陽順則陰逆不待言矣右方反是

思齋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胡玉齋釋曰以四時言之春為陽而始於寅是離當寅而為陽之限也秋

易經增注

詩

七

雲隱堂

為陰而始於申是坎當申而為陰之限也數常踰之者離雖當寅而盡於卯中坎雖當申而盡於酉中是踰寅申之限而為陰陽之溢也用數不過乎中取寅申不取卯酉也蓋子位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則溫厚之氣始用事午後陰雖生而未嘗乎陽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是所謂用事仍不過乎寅申之中也夫日出卯月出酉便是過中子則乾當午坤當子兌當辰巳震當丑寅巽當未申艮當戌亥皆四方之中四隅之會邵子亦以為過中矣是乾當巳坤當亥兌當卯辰震當子丑巽當午未艮當酉戌皆數之不及而邵子以為中者也俱用退一步法是怕處其盛

意思

又大易吟曰天地定位泰否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盈為六十四

此方圖四角敘貫錯綜之妙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不易者八卦乾坤坎離頤謂三十六宮括六十四卦也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

易經增注

詩

八

雲隱堂

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釋曰此文王卦圖意也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坎離之變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西南也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位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

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陰純陽也故當不用之位蔡西山釋曰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艮一陽在上巽一陰在下故云不交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為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為交之極春陽之始故震居之秋陰之始故兌居之夏陽極陰生故離居之冬陰極陽生故坎居之艮一陽二陰巽二陽一陰猶有用乾純陽坤純陰不為用東方為陽主用西方主陰為不用故乾坤居西隅艮巽居東隅也乾艮為陽坤巽為陰北為地之陽南為地之陰故乾艮居北隅巽坤居南隅也

易經增註

考

九 雲隱堂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陳隆山釋曰離日也生於東故先天居東正照於午日中也故後天居南坎月也生於西故先天居西正照於子夜半也故後天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地在後天則居旺之地不特坎離後天卦次皆以生旺為序震木旺於卯兌金旺於酉土旺中央故坤位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兌陰金乾陽金故乾次兌居西北震陽木巽陰木故巽次震居東南皆以五行生旺為序所謂易之用也項平菴釋曰後天之序播五行於四時也震巽二木主

春故震正東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正南兌乾二金主秋故兌正西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正北土旺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為西南艮土在冬春之交為東北木金土各二形也水火各一氣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也觀說卦帝出乎震一章其旨瞭然矣

雲隱居士晦臣氏輯

易經增註

考

十 雲隱堂

易經增註卷一 上經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玉璠 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璠全校

馬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造化之終則有始也

三三 乾上 乾下

易經增註 乾

卷一

雲隱堂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甯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

易經增註 乾

卷一

雲隱堂

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
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
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
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
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易經增註 乾 卷一 三 雲隱堂

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唯聖人乎
經首乾坤二卦乃健順自然之純德至健未有不元亨
利貞至順未有不元亨利貞故曰純粹精直方大無些
子戾邪只因遇之時與位不同故以六爻通變盡情造
化有窮之時也又爲用九用六以聖人之能補天地之

變於是易備三才之道○天性乾健也元亨利貞健不
已之德也所謂一也渾然而一之謂元熙然而散之謂
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肅然而收之謂貞肅然而收則渾
然而一矣蓋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復斯入入斯出未
有已也亨元之通利元之成貞元之復故贊曰大哉乾
元乃統天所謂一也一者何誠也地性坤順也亦全其
元亨利貞而統贊曰至哉坤元亦一也一者何敬也誠
與敬又烏所謂亢與先者乎先儒誠敬之學始此○元
亨利貞中德也在天地在日月在四時在人在物無所
不具不具則大不成大小不成小故人之一念一事其
易經增註 乾 卷一 四 雲隱堂

呼吸動靜全而涵焉王畿曰天德在人心無欲之體也
天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
終身不已同天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寡之又寡以至
於無人以天定君子之強以法天也考天文天行有常
度而無停機天如倚蓋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之
以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密不出管中者曰經星所舍天
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於垣猶樞之不
離於日也故曰雜天之命於穆不已聖心純亦不已此
千聖密藏夫子於咸蓋詳言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妙
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動靜互爲其根而元亨利貞

之德統是矣方且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何首何
亢乾卦全具一部易理○釋彖諸家似未合把玩白文
卻自明白聯貫乾元以資始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動
形見而著亨也明以日月言陰陽環轉生息而六位時
成利貞也聖人乘六龍以御天其時不一其用亦不窮
乾道與時變化上下進退各正性命成已成物保合太
和冲然元氣之聚蓋六位潛見躍飛盈虛之中皆含有
靜正貞固之德故利貞而九五得之則首出庶物萬國
咸甯天德之成大人之業也彖言一卦之德明明說乘
六不指定某爻自當合六爻盡其蘊而必就生物之在

易經增註

卷一

五

雲隱堂

兩間者前後分截挿入語氣都不聯貫且六位時成以
上天之元亨利貞時乘六龍以下聖人之元亨利貞忽
從御天下將乾道又說到天上非矣○庸上加不得些
子加些子便是邪是伐不是誠聖人之德中聖人之行
庸著不得一毫意思○與時偕行可與時偕極可乎看
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何等作用○德
以見而成君子以成德為行時可見之行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故弗用也意自明諸家失之○乾道乃革大
則湯武之時常則仕隱之際天人上下之間真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或之者時也疑之者見非其所知也故无

咎○見羣龍龍豈有六只就六位中見得龍高高下下
大大小小剛而柔屈而伸變化无首乾以知言故言見
○剛德不見為首龍德貴下喜中而忌上賢人在下无
輔從下從中不從亢也天下濟時行物生君下交臣忠
物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元中就其貞
非亨利而後貞亨利之在元亦然遠之四時千古皆是
近之一念具足人須參到方見中和○龍神物也與時
變化無有常象潛見飛躍時也亢有悔悔則潛矣賈誼
謂龍入而不能出非知龍矣故神龍取得乾象最好

三三坤下
三三坤上

易經增註

卷一

六

雲隱堂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
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
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象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
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
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

慎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

易經增註

卷一

七

雲隱堂

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乾元亨坤亦元亨乾利貞坤則利牝馬之貞不第馬也又牝馬不第貞也又安貞蓋坤之道爲人用不自用可爲和不可爲倡臣道也妻道也君子有攸往利後利喪朋純於從陽也女之從夫臣之從君自離其類也與類行則西南陰方嚴凝肅殺之氣初之凝堅上之亢戰皆

是物也從古小人偏黨則背主篡逆而卒未有不相戕而滅者以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從陽則得主而慶必然之理也 卦而初終若是其戒者以時位不同情亦因異蓋陰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陰之性也後則有常含則化光貞之謂也○初六陰居陽位不中不正之陰雖姤而其勢進氣柔令人習而不覺性邪其類潛而日滋小人之逆莫不始於漸而成於順有以早辨而逆折之甯至是哉履霜堅冰至防龍戰之禍於其始龍戰于野著堅冰之禍於其終嗚呼此則用九之事矣○六二坤卦主爻猶乾九五君臣之正位純德也

易經增註

卷一

八

雲隱堂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居謙守正以從於陽則不孤而大因其德純位中絕類而行直行其道何嫌何疑雖所不習亦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對亢之疑看斯爻也柔而剛靜而方從大得主而有常東北之行雖不習亦利其坤道之最盛歟○三以陰居陽故欲貞含章可貞不含章不可貞從王不遯不求一因乎時非知之光大能乎古大臣才美而不驕道大而心小勞施社稷而人不知非格君心而主不覺功在一時後世而天下莫得而名之含之至也不居之盛也董子曰地出雲爲雨吐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而必上之於天

○四重陰天地閉之時。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也。才知鋒鏑斂而不有。若無若愚。妙在無譽。更難慎之至也。何害。○六五居尊。不予以君象。黃地之色。裳衣之下。為后為臣。道巽而承。蓋陰體虛含。其美在內。黃中通理。自見其性。知大中之道。柔順文明。美之蘊也。正位居體。敬志安下。靜正有常。貞之固也。坤主藏。藏極而著。暢四支。發事業。和順蒸徹。君子不自知也。非美之至乎。故元吉。○上六陰處亢極。為僭為逼。陽雖失位。微弱亦不相下。故戰戰必兩傷。斯時也。人幾不知陽以陰盛也。聖人嫌其无陽。故稱龍以存陽也。稱血見陰。猶未離夫

易經增註 坤

卷一

元 雲隱堂

易經增註卷二 上經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潛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王輔 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麟全校

屯蒙列乾坤之後。次以三男。震建侯。經綸長子事也。坎剛中克家。次子事也。艮柔巽志。應少子事也。有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少男童蒙待發。則坎九二之任乎。建侯有君道焉。包蒙有師道焉。天地既位。君師立矣。○天地肇萬物生。屯蒙其開闢混沌之始乎。屯生而含。元中之貞也。蒙晦而著。元中之亨也。屯則天將旦而晦之時。王者興而厄之會。體動志正。待時成務。居貞二字。乃康屯大作用。故曰見而不失其居。蒙芒乎。勿乎。氣渾而未分。靈含而未訖。大人已備。中和具足。養正二字。乃發蒙大工夫。發以達知。刑以型志。包以培元。禦以閑邪。養之謂也。蒙原具亨之性。因而達之。與復不同。故曰蒙雜而著。蓋屯蒙造化之端。康屯發蒙。聖人之用。屯利貞而躁用之則敗。蒙待時而達。其時則不達。然則聖人亦豈能違時以為用哉。

易經增註 屯

卷二

十 雲隱堂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

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天地生物之始陽蒸陰陰氣騰而爲雲陰鬱陽陽氣奮

易經增註

屯

卷二 雲隱堂

而爲雷二氣滿盈吐而未達在物則草生而未伸之象在世則開闢而多難之時在人則王者起而內疑外患名分未定之日蓋一陽居三陰之下下民民歸之坤爲邑有得民而可君之象只是要貞乃一卦大主意君子象雷振雲合爲經綸蓋治亂世如理亂絲解結以理其緒聚散以比其類○震爲龍爲雷爲天長子應時而出自是大亨非常之原非正固無以定天下之變非待時無以成天下之務建侯以順民心繫民望而天心初啟氣運猶塞草昧之日前有坎險內有重陰剛柔始交而難生即指初二兩爻言非指外險也諸家看不破故未定之交待則合險中之動輕則敗勿用有攸往者以建侯在不甯之時也○初九盤桓徘徊慎重居貞養晦而志所行在濟世安民先民後己虛己求賢得民建侯以繫人心其文岐湯毫之日乎初九比二六二乘初剛柔交矣匪寇婚媾初志正也二乘初陽方興之日抗而不荅其事至難故于四陰獨有屯邇之象然其時名分未定故以女貞許之十年陰數之極道窮數合事定而從復乎常矣近交如此况乎外險此屯之所以貴貞也六二震之上體躁動而無應爲即鹿无虞之象並起逐暴而陰无濟屯之才前无虞人之道徒勞乎林中以身殉物者故誠不如舍六四應初得正求而往擇而往故曰明九五有位之陽而陷於坎中有屯膏之象夫世亂聚民豈屯膏自殖者可濟故小事吉大事凶宋之錢越王亦何能爲乎上六比五不足恃也屯道之窮無所歸命蓋二與初比事定而從四與初應擇主而往上則不知五之不足恃惑於近而不蚤自附於初故有憂泣无如之象所謂後夫凶○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九五然震性動而趨上舍初歸五貞也此女之屯而亢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上九然坎性陷而趨下舍上從二邪也此女之蒙而溺也嗚呼違之而乃以

易經增註

屯

卷二 雲隱堂

合比之而乃以離貞不貞之間耳

三三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

易經增註 屯

卷二

四

雲隱堂

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山下出泉本自清淨無所汚滑未啟之蒙蘊畜在內無所誘化其象也泉不疾不徐盈科放海其通也時不可強也蒙以亨行待時而通得其中也童蒙志應應而與之惟陽發陰惟中順時九二之道也再三未達告則增其臆卜兩瀆也故貴正養之功輔嗣曰明莫如聖昧莫如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養正以明失其道矣君子象水之果以果行象山之育以育德行言事也忘則墮德言心也棘則害不怠不棘蒙以時亨象備二義爻亦

備二義養正之功於斯為大○初六承九二也有發蒙之象不事言語煩聒正以刑之為可法也身教不言而喻一朝蔽者啟塞者通如脫桎梏然發之善也若往而求多則吝九二陽德居中當發蒙之任包涵畜育俟其自化敷教寬也上應六五成其巽順之行又有納婦象蓋九二家長一家之任在焉與五剛柔相接含容啟迪以成其幼無負乎家長故為子克家之象非必尊五而承之乃克家也諸家拘泥殊於童蒙順巽一爻說不去六三陰柔不中坎性下陷有比陽失身之象故云勿用取女以三之行邪僻不順以之象蒙亦不屑教誨者六

易經增註 蒙

卷二

五

雲隱堂

四困二陰之中獨違夫陽明之道故吝六五童蒙之居中順巽志應而待發者純一以聽於人溫巽以受其益吉莫大焉上九至剛有擊蒙之象若鑿其天助之長束之縛之馳之驟之賊夫人之子不利莫大焉若為之閑其邪去其害以捍外誘利之道也上下順者上治蒙下承德嚴以閑邪養所不廢以正相成何不順之有

三三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

宴樂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
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六四需于
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
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
也

需養也待也需患無斷剛健而需需之善也以九五爲
主坎中實孚也水體光明也坎爲通亨也傳曰需事之
易經增註 需 卷二 六 雲隱堂

賊九五位乎天位內有三陽以剛遇險非不決之需乃
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以誠待詐詐窮
而誠自通貞以正待邪邪誦而正自伸有不動動必亨
何有於大川○雲上于天雖未雨而雨可待也君子飲
食宴樂時未亨而亨可須也卽簞食瓢飲之樂皆然靜
正安閒需之義也需以進爲功以不遽進爲正以衍爲
體以敬慎爲用崔子曰世之遭間阻進者百爾求通終
焉致敗幸險爲途固無足咎謀人國家抑又甚焉出奇
策變機士也尋機曲就知士也夫而忘身義士也一致
反噬君與受之於乎可不慎哉○初九剛健之才不難

於濟難而難於不犯難初已出門而需于郊去險尙遠
王弼曰辟險尙遠指此爻也需不犯難但恐其不耐久
有失常心雖犯難不顧耳利用恆者處險若夷在塞不
變動而有常何咎九二剛中與五同德濟難之人也目
前需沙退不在郊進不入泥寬衍在中舒裕觀變以待
時勢之來初疑其不能退而遠有所辟三疑其不能進
而大有所爲故小有言不知衍之善道近不逼險遠不
後時濟川之功卒賴以濟故終吉衍寬裕意九三過剛
逼險坎爲泥爲寇夫坎水在前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
人自狎水也需泥水在外也自我致寇非寇來害我若

易經增註 需 卷二 七 雲隱堂

能敬慎可以不敗六四三陽入險之初陰傷而血然陰
需於血不敢較也避陽故得出穴坎爲血爲穴爲酒食
九五以陽剛居天位有權有德介於二陰則在險中須
諸陽之進而後爲丸酒食之需居中守正安意以俟其
有孚光亨之道乎下三陽不得九五則賢者絕望久矣
何需焉九五功不獨成待同德之助上下需而志同道
合何等光大何涉不利上六陰處卦終無所需亦無所
之自上而下有入穴之象下與九三應爲客陽需極上
進爲不速之客三人來上六孤危不敢抗敬而退雖不
當位未大失也

三三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易經增註 訟

卷二

八

雲隱堂

凡訟之成健險之故兩人而上健下險一人而外健內險其情始不可測矣故訟此卦以九二九五為主九二剛來得中故有孚能窒憤能惕中則訟不成而吉終則成而凶矣九五中正大人訟遇之則平故利見尚中尚正則无訟矣冒險而爭入淵之象也天一生水而動乃違行故君子以作事謀始惟理之明不必非在人而是在已惟義之協不必利可就而害可避慎厥初謀俾其不違耳○初六應四柔承剛也不永所事能慎始也不

辯之辯其辯明也故終吉九二恃剛爭五必不克之勢以其居下得中尚知退辟歸逋伏罪也九五寬而義服則舍之其邑人三百得无眚周禮憑弱犯寡則眚之眚四面削其地也坎為隱伏為眚變坤則无眚六三以柔應上從剛之爻人惟不安舊則爭食舊德何爭之有介二剛有貞厲之象終吉或從王事无成雖公亦巽况在已乎安素從上不見有己貞何如乎九四訟初上訟下也初巽不欲訟四屈於理歸復正理變而安於貞故吉二訟五下訟上也其不克分也坎體心險能識時勢退而安其分於下故無眚四訟初上訟下也其不克理也

易經增註 訟

卷二

九

雲隱堂

乾體心正能明義理悔而安乎命之正故吉九五陽明臨訟大中至正天下望而服焉不事淵魚之察能成恥格之風直者伸枉者服畫衣冠而不犯虛囹圄而不用天下之大吉也上九終訟勝亦不吉况不勝乎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其辱有甚於褫矣○訟始於微女子爭桑而吳楚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曹劉共飯敵開於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談笑之際其始之不慎乎虞芮質成文王其九五之大人乎晉卻至與周爭御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未幾三卻以爭田之忿基殺身之禍其下訟上之患至掇乎楊惺告霍氏息夫躬

告東平始侯卒誅其上九終朝之禡乎鄭駟良之爭子
產兩無所從齊樂陳之難晏嬰兩無所助其六三之貞
厲終吉乎

三三坎下
三三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
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
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初六師出以律否
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
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三
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
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
使不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
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以毒天下險事也聖人不得已用之言貞不言利見
非利而爲之正而已矣正者何除暴安民懷萬邦也故
正者義也律者法也起以正則民從行以法則衆一進
退聲實主將勝敗賞罰盡乎師之義矣卦以九二爲主
爻一陽統而五陰應帥之義也將臣任也故帥不主五
主二將非君事也君將將者也將能而君不御三錫命

易經增註 師

卷二

十

雲隱堂

勅安民也託國也正而專斯師中之功成地容水亦制
水恩威兼焉君子象之以得民而用兵○師以剛勝故
五陰皆有戒辭初六師出律嚴於始否則正亦凶九二
在師中任專也九二之德剛中也勇而怯智而愚威而
惠強而謙專而順丈人之吉也王三錫命勅懷民也天
寵則威將之功成於外恃君信也六三以陰處陽亢也
才弱智剛師或輿尸六四以陰居陰在上卦之下得位
而无應無應不能進得位尙可守知難而退師之常經
也六五以柔居尊陰不先人物犯而後應師直有名故
爲田有禽利執言聲討也陰不剛武患其疑而少斷故
告以長子帥師任之可也若任弟子則使不當雖正亦
凶或任長子而以弟子參之亦不專而敗不可不知象
日以中行受任而往也上六師之終功成行賞之日大
君命功以正有深意焉蓋師終正開國家之始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夫行兵時貪詐在長子統馭之中不無可
使若國家新定優之賞之遠之可也若誤而用之國必
遭其敗矣大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慎也始則嚴其律
終則正其功小人無自入焉故始不求苟勝終不錄倖
功正之若曰是君子之功小人之功正則封建以之開
國承家否則賞而遠之防亂萌也○唐以魚朝恩爲觀

易經增註 師

卷二

十一

雲隱堂

軍容使雖以李臨淮郭汾陽不免喪師失律之凶代宗非不親患難收兩京而卒信小人復蒙塵於陝蓋陰主志柔而易搖使不專不當也師之戒六五深息哉○在師中吉承天寵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若非君任將其可功哉○長子老成丈人之象弟子昏弱無定見之象

三三坤下
三三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甯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甯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

易經增註 比 卷二 十三 雲隱堂

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吉道也比則戒私戒匪故貴元筮始審也審其有元善永終真正之德則上以比下下以比上无咎比以九五一爻為主更無陽以分其比比之大而无外者元永貞剛中之德也不甯方來天下定於一上下之不甯者

皆來應也後至凶自取窮也王者如天無意服人而服乃大地上有水散而川歸而海卜子夏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比君子以之建萬國使各子其民親諸侯使咸歸於一○比貴先初六比之最早者在下以誠上孚至於盈缶則誠積而動終得於五五非正應故曰它吉六二比之自內筮自我者也擇而比上尹之於湯亮之於漢安有自失者乎六三陰位不中秉承應皆陰有比匪象自即於害也六四近陽筮自外者也上比於陽得所從也二四比之正皆曰貞吉可永貞者乎九五陽剛居尊以一統萬比之大者所謂元也一以光明正

易經增註 比 卷二 十三 雲隱堂

大之道圍天下於無外王用三驅不合圍任其去來順逆而已不與如天之覆無意服人而人益服不誠之孚也中則正正則大大則无外王者之比天下一誠而已矣元永貞之吉乎上六陰亢而迷下絕於四陰之類上絕於一陽之主自棄於聖明後時而无所終也自五視上為前禽自上視五為後夫此田橫公孫述之徒哉在禹則防風之戮

三三乾下
三三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

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傳註本義似未合小畜取陰畜陽臣畜君為義以上下卦言為巽畜健以主爻言則四得位而上下應之四六陰也臣道也畜止也養也取包容涵養之意多止

易經增註 小畜

卷二

十四 雲隱堂

剛者柔用巽順以柔其剛健蓋一陰居臣而逢陽九之世所處基難時不可以有為也只有貞固柔順以孚之道用畜所以文王善處紂終其世不為所毒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指巽卦言剛中九五也以剛居巽體中由四之孚上合其志得相固結志行巽之志行也密雲不雨陰畜陽上進也自我文王自我也施未行畜未成也看上九爻詞自明君子以懿文德文明柔順之謂也化亢御暴若風之柔而入故曰衣冠可以止暴諸家以文德為小不如前言往行之大夫小言陰言臣遂並其德小之何其泥也○初二兩爻以復言者何陽上陰下其

體也而用則交故陰氣上必復下陽氣下必復上復反其位也故初二兩陽皆言復初九應六四為正陽上為復由自然之道其義吉九二比初應四為牽復亦不自失九三重剛不中為四所止不能前進志躁不平自致反目之嫌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矣六四一陰在五陽之中居近臣之位主畜者也有孚孚五也血陰物也易於陰陽相際多言血文王姜里之傷其象也巽順孚格志合於上故血去惕出精誠之至健而巽剛中志行惟四可以當之九五有孚四畜而孚也攣如團結固厚而不可離當時天下歸周久矣獻洛西之地率叛國以事紂之得有天下伊誰之力故曰富以其鄰言九不能以獨而富也上九畜極亢者柔健者順未雨者既雨矣尚往者既處矣皆尚巽德感孚充滿厚積而致之耳其心猶然天王聖明之心彌貞彌危為婦貞厲之象而其時為三分有二月幾望之象而君子之小心翼翼自若也若以畜通志合而往有所為必疑於陽疑於君而凶也噫此小畜之所以為艱貞歟故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是道也伊周用之矣遂致其亨於君而文王不能也此文王之不幸也

易經增註 小畜

卷二

十五 雲隱堂

三三兌下
三三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
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象曰上天
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
履之往獨行願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
吉中不自亂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
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
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九四履
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九五夬履貞厲象
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
吉在上大有慶也

易經增註 履 卷二 六 雲隱堂

李髯着卦由履虎尾六三爻咥凶九四爻愬愬九五爻
夬厲何詞之危也孔象說而應乾帝位光明則上乾下
兌絕無可慮疑與夫由若不相似然因嘆曰此文王之
卦也是矣文王作易於憂患之日言履虎犯剛也卦不
咥亨說在內也三爻咥凶兌爲口爲折位亢志剛也四
愬畏也五夬剛過也意凜然不可犯而上天下澤之義
不言自在有感而詞危也孔子言說應合卦也獨於乾
卦上揭出帝位以履辨名分之卦也三曰位不當志剛
未嘗不惜其遇而憐其心也詞平意嚴以立上下之辨
定天下萬世之志也邵子皇極經世引以當五伯五伯

無其質有其事以陰柔居方伯之位眇能視跛能履假
也志剛爲於大君力也以存君臣之分定一時之志不
爲無功於中國更於象義穩合卦象所該大面面都用
著聖賢交發其蘊耳卦以六三一爻而成以柔履剛其
志上行說而應乾故不咥亨履者和也慎也三雖一陰
在五陽之中臣也其敢僭諸故又稱天位中正君德以
剛爲主也象義以程傳爲備稱德辨位使各當其分則
一極立於上萬妄息於下○初以陽在下未爲物遷率
其素履以往不易乎世獨行其願何咎九二居內履中
無應於上志謙而正不慕富貴不屈淡泊履道坦坦無

易經增註 履 卷二 七 雲隱堂

險危也在幽而貞不以危險自亂也三以一陰居下之
上其位不當若小畜之四則得位矣陰武人之象位亢
志剛故眇任視跛任履履乾而凶然志欲有爲於大君
以建立於時匪曰僭之志功於君也四虎尾也九四體
剛志柔以履之恐懼祇慎以承剛暴之主終行其志而
吉九五以剛居尊果而自任剛決之過雖正亦危位正
當蓋其居位然也本義傷於所恃最得上九處高應說
剛而不亢凡禍福之來生於所履視履考祥慎審也其
旋元吉位高身退善之大也故元吉○初上履之始終
也初往上反宜也中爻以剛履柔吉二四是也以柔履

剛凶三也。以剛履剛危。五也。楊誠齋曰：履不處也，行也。初以素往无咎，二以幽貞得吉，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決於行而五厲，返其初則上吉，履不處也未嘗忘乎處也。○小畜履皆以一陰處亢陽之世，文王之卦也。故其詞憂而危，而履更甚，則三四之位不同也。紂醜九侯，鄂侯爭脯之，又剖孕，斯涉文王聞而嘆息囚焉，在羑里作易，兌之履虎尾，文取象焉。犯豈在大乎？爻之眇視跛履虎噬人，周公蓋爲文王傷也。六三其羸里之傷乎？六四其賜弓矢之日乎？文王道大而時艱，於二卦盡處患難之道。

易經增註 履

卷二

六

雲隱堂

三三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六

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六坎內畜外履，然後泰而否，卽乘之見治之難，亂之易，此序卦深心。夫泰否無他只安頓，君子小人得當不得當耳。然乾至履陰陽爻各三十，乃泰是乃以陰陽無過不及而成也。大壯夬非不陽盛，不如泰之安者，以泰陰陽平也。以陰陽平而大小內外得當也。看泰卦只看一交字，天地交而萬物通，二氣和百昌遂也。上下交而志同，君子光大小人允服也。如是

易經增註 泰

卷二

七

雲隱堂

君子乃道長，小人乃道消，不用此道而窮陰陰噬敗人，國家未有不由之矣。故交健順之合也。內健不亢，方外順不違，此則君子之責矣。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裁成之使無毗亢，五行五常各有攸極，天地之宜，陽生陰成，輔相之使往來順時，乃與物宜生成，用滋后以此左右民，俾各正性命，信乎泰非三才之功不成也。○初九泰之始，君子有爲之日，賢人初進，引類同升，相與共濟，上赴喜起之交，合志氣之應，志在天下，國家泰道之興，必由之也。九二以陽居中，主泰包荒，作一頭用馮，河不狃安也。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比近也。其道光明正大，無

有偏倚包涵荒穢上聯三陰與之爲用以此得尚於中行與六五志同道合也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依以接陰六四居三陰之下羣陰所依以接陽二爻正相交之地陰陽消長之際故曰天地際也三四兩爻中孚字彼此相信正交義三四近比所持於平陂往復之關甚大艱貞一道不避不亢以危惕之心行正固之德自是无咎亦不必過爲憂恤一以誠信孚四孚則食其福矣六四以陰下交於陽翩翩飛向內之象陰中虛不富也虛則下交以其鄰九三也不戒以孚四三志同也細玩陰陽之理陰離陽爲失實故陰交陽乃中心之願六五

易經增註

卷二

雲隱堂

亦然故曰中以行願當泰之時三陰順陽不敢自主故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之象五柔中居尊虛己下賢中以行願上下志合帝乙歸妹允合斯義九二之得尚如舜之尚見六五之下交如帝之下嫁陰陽交濟之象蓋治泰之事皆九二任之六五以陰從陽享其成而已故曰以祉元吉上六泰極生否城復于隍民心離散不可用師自邑告命綏近矢守也雖正亦吝其命亂不能及遠也周之東遷用此道止言吝尚不遽滅亡也後之處亂未有明斯義者也九三泰過中陽剛克濟艱貞則无咎上六泰已極以重陰處亂之時固守其弱不敢動作而

已所以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

三三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

易經增註

卷二

雲隱堂

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六爻相應何以不交以主陰也主小人也陰爲閉塞小人醜正故不交也否之匪人不利言其道不利物以正亨未有邪而利者凶於而國凶於而家凶於而身皆是物也君子於此時正靜斂藏利與否不計也蓋大往小來之時萬物不通天下無邦君子斂德滅名人不可得而祿之所謂貞也揚誠齋曰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能避天下不可避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避避之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禍之所伏也惟不可得而祿

乃真能解難者矣。○初六否之初，小人以類進，然其禍未形，若能安靜收斂，克由夫正於國於家於身，俱有吉亨之利。夫小人亦人也，初進之時，未始無愛君之心，只向後利害趨避，便圖已私耳。初之志在君，志在得君，而不敢輕進妄動，以自失也。視志在外，則達可行于天下，而行者自不同。六二柔中，尚知有正人而承順之，以其時在小人，故言包包荒大也。陽道也，包承順也，陰道也。小人知容君子，自是吉道。君子若仍立異，是反不能用。小人丁徒益之否耳。惟大人否亨，內貞外巽，韜光斂采，善與之處，入羣不亂，如禡裘縱博等，乃可相安而施亨。

易經增註

卷二

三

雲隱堂

否之術矣。不亂羣，休否，獨言大人見此等道理，非大人不能耳。六三否已漸盈，時將退矣。小人包羞忍恥，以固祿位而不自知其不稱也。位不當以陰居陽，負而乘也。四否過中，將泰之時。九四陽剛有濟否之才，近君有得為之任，而能不處於亢，承命而行，不即於咎，蓋否泰之交，身當其時，不可驟也。能以无咎持之，便是大作用。故志行而疇類並麗於祉也。九五陽剛居尊，得四上之臣，可以撥亂矣。然否之時，尚不可急持，以與小人爭也。在乎以道休息，天下之否，循致於泰，惟大人道弘德固，能之，而其心則兢兢業業，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若一絲之

繫九鼎，朽索之馭六馬也。其休否之難如此。上九否極欲傾之時，陽剛居上，直言傾否，行其斷擊，亦有傾否之吝。然得正得時，終成功而喜，亦否泰循環之數耳。履九五之夬，厲否上九之傾否，先否皆剛，亢得時者，尚如此。若處六二之時，而不能否亨，以至亂羣生變，則李固之戮，何補於漢。徒張梁翼之焰耳。包包荒與休否，真主泰否大人之道。君子不可不知也。○拔茅則根牽連，茹牽連貌。○陸宣公曰：邦國之机，隄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

三三離下
乾上

易經增註 同人

卷二

三

雲隱堂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諸家說同人多以大同夫周遍之同非卦中之有也看卦義同人于野非勢利之謂素交也素交不易故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同之道正則合邪則離正則在異必同邪則在同必異勢利之交窮必渝也中正之朋變乃貞也坡公曰于野誠也比以無不比為比同以不苟同為同比下比上也一陽在上故以無不比為比同人柔應乾也五不以君言交也故以不苟同為同柔得位得中應乎乾火炎上同天也明而剛剛明之行利涉大川內文明外剛健中正而應二五也君子之正也惟正可以貞四時通鬼神質天地而况通天下之志乎君子以

易經增註 同人 卷二 三 雲隱堂

之所同物莫得而間之地之所限時之所隔讒間之乘陰陽之賊有險於大川者然志堅則金石可貫道正則時數無權一誠則天地為之通兩和而陰陽不能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師莫大於一心而兵為下克莫大於私邪而敵非堅于野之同其貞如此故彖繫之詞合於卦由同人之蘊可得其確矣上九亢而無與同人于郊之象耦耕混世以為同隱者也何悔然志未得者之所為同之窮也然則同人之道斷可識矣○同人而言大川戎攻師克何也同者人之所忌也忌同伐交大川不足喻其險故利貞也○解似不合傳註本義而合於彖

易經增註 同人 卷二 三 雲隱堂

象繫則卦之四言了然故看易得之白文者近是
 三三離下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
 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上九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日在天上大明中天物無不照之象故曰大有元亨卦才也易卦首乾盛泰不免亢亂之乘惟大有六爻皆吉則君德之所貴可知也象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也蓋君德不明則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不健則見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明矣健矣而體非柔中察與亢或乘焉亂之由也惟大有六五明以燭之健以決之柔以居之盛而謙虛而信應乎天而時行天人上下協順交應如志氣然盛之至也故元亨大有盛也盛而君謙臣敬不有其盛故六爻吉也明在下僅以

易經增註

大有

卷二

雲隱堂

類族辨物明在上君也大明在上物無不惻用以遏惡於未萌揚善於既成順行天之休命所謂應乎天而時行○初九當上下交應之日退而自守無交於上害於義矣然處下無位孤遠之士匪咎也但隱多亢世而肆志焉艱則得其正而无咎象又提大有初九言之若以大有之世而有無交之士自處得矣如盛時何然縕袍華於玉佩飲水甘於鼎食文明之世亦何可少此哉九二以陽居陰剛健得中剛則能任虛則能容承上信任以當大安危大利害往無不濟有大車以載之象蓋德厚則積中能受車大則積中不敗倘非才德器識宏偉

烏能積中不敗乎此伊周之道也九三居下之上遠君

為公侯之象用亨于天子效屏翰之績修享王之誠身雖在外乃心王室靖共之道也小人不克而害其韓彭之流乎九四近臣也親臣也近君任事勢不震而盛權不招而集咎所歸也惟明哲先機辨禍福之萌則能不有其盛能斂能晦若無若虛庶乎无咎其張范之流乎彭盛貌替明貌六五明而養之以虛中而執之以柔專誠信任以感發下志故其孚交如也孚則服服斯威矣文明柔克之主立於上簡易豁達坦然而下之望之如天如日不戒而威威之至也坡公曰備生於不足

易經增註

大有

卷二

雲隱堂

六五餘於誠餘於明成王之孚侯志應德安閒凝靜大觀在上物無不戢其威如之吉乎馬援論光武得之上九一卦之終自天祐之祐五也繫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順也厥孚交如信也羣陽歸之尚賢也中和信順上下蒸徹格於天心天之所祐元亨之道也象言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指一爻也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為大君也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為婦也

三三艮下
三三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
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謙謙君
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鳴謙貞
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
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
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
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易經增註

卷二

三

雲隱堂

至哉謙乎其道屈躬下物先人後已知則微彰剛柔養
則專氣致柔志則有而不居若無若虛動則盛德若愚
不矜不伐五行之和五德之柄也亨道也謙則克終不
盈乃盈小人謙於外謙於暫惟君子有終故卦由繫之
夫以乾坤純卦不克終而謙能有終者一陽止於坤下
不盡乾坤之用其用无窮也彖言下濟而光明卑而上
行謙之亨也天地之謙也虧盈益謙變盈流謙天地之
性也謙在尊而光在卑而不可踰無時無地不善克終
之道也二句專言亨也地中有山觀之陵谷變遷可知

易經增註

卷二

三

雲隱堂

以高下卑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內止外順謙之義也君
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法天地之虧益變流三才之
道也諸以損己益人言者不該○初六以柔居下謙而
又謙處後不爭涉大川吉雖天下之大險難遇謙而平
也卑以自牧養也謙謙專氣致柔也楊氏曰盈日鋤日
不除謙日養日不長六二以柔順居大臣之位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詢於蓍蕘訪於輿人周爰咨詢以
鳴其求益之心出於中心之誠然而甚得者故言貞吉
以鳴謙易外飾也註疏本義似未合九三以一陽主五
陰卦之所由以成也稟陽剛之才任天下之重以有大
勳勞於天下有而不居故有終吉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萬民服也德厚其
流光厚施者必食其報有終也六四乘剛近君居勞臣
之上在謙主之下以柔居陰不驕不亢无不利撝謙布
謙行事也推賢讓能无成匪彭小心從事不違其則也
六五君德謙沖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以虛下賢
惟臣鄰是以不自智以下天下之智不自才以下天下
之才不自功以集天下之功利用侵伐非亢師也言征
不服見天下自有一種德禮所不化者見非得已也上
六以柔處位之上高者所以危也位愈高志愈危慄然

有不自安之心故鳴謙以求益謙順之極物之所與焉
往不利征邑國治不順也謙而終之以征柔而繼之以
剛也征而先之鳴謙衆所白也不得已也見謙非過柔
柔以馳騁天下之剛謙中也衛武享國百年作抑戒自
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教戒我此上六之鳴謙君
子有終者歟○細玩白文上六一爻以柔處亢其謙主
而遇不率者乎鳴謙以明其不得已之意非利天下之
心於天下利用行師所以易暴除亢哀益之權法天地
虧盈變盈之作用歟謙道之大如此諸傳註本義似未
合文之遐密湯之征葛鳴謙以對於天下

易經增註 謙

卷二

三

雲隱堂

三三三坤下
三三三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
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六二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
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
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恆不死象
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

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雷出地奮動陰陽和合萬物豫悅也其卦主九四一爻
合五陰之應其志得行順道而動人無不服故利建侯
行師順道而動者順時而動也天地之道也天地以之
則陰陽正聖人以之致治則中和政成刑措而萬民服
以之作樂則發揚盛德殷薦而神人豫如豫之時如豫
之義天下無事不可為故嘆豫之時義大矣哉然豫之
道為順為悅最易以溺人順則忘備悅則易逸繫言備
戒也建侯行師之意也爻言凶悔疾冥溺也所謂生於
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惟六二中正當豫之時而不為豫

易經增註 豫

卷二

三

雲隱堂

者其介如石靜正知幾其神乎九四以順致豫陽剛不
溺於欲故其志大行然則豫之所戒可知矣○初六陰
柔小人得上應與志滿意極以豫自鳴其凶可知六二
當豫之時上下皆溺於豫而獨居中守正下無所比上
無所應其介如石靜正之至故能見幾不終日明決也
天下惟至靜則明惟至靜無欲則明而斷此陰所以待
而幾先之哲其於禍福利害之來了如也繫曰介如石
甯用終日六三以陰居陽閭而不靜處豫之時迷於物
誘神亂於中目眩於外徘徊瞻顧不決也據靜以觀物
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

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三且睚眦而赴之
 遲有悔又何待言九四以一陽主卦在大臣之位居一
 人之下而上下五陰更無分其應者剛以主順正以制
 動上下由之而豫故大有得然九四以陽處陰才餘而
 誠不足又乘承應皆凶悔疾獨六二之貞介不繫焉故
 言勿疑一惟開誠布公則朋有不聚而盍簪乎象言大
 行衆附功成則志大得矣六五以柔處尊乘剛其質則
 陰其位則陽也質陰則力不能制居陽則有不服之心
 焉夫力不能制而有不服之心則其貞足以爲疾而已
 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悔大凶六五

易經增註

卷二

雲鶴堂

之貞雖足爲疾而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恆至于不死周
 衰政在伯國而空名九鼎不至於亡則六五之名位尙
 在耳坡公於三四五爻看最善多於諸家弱侯是之誠
 是也上六豫極則昏故爲冥豫成者極也震體動動極
 則變故成有渝則无咎上能晚蓋雖不得望二之介石
 以視眴悔則勝遠矣此卦惟周之時足以當之易備古
 今之象聖人先後不能違焉○後渠曰昏君任智相荒
 主得強輔皆可保邦卜以問疑貝乃持資貞之立文也
 故求正於人曰貞九四剛臣也六五疾君也然居中處
 動執柔中亡懷動可渝柔能下故正疾於九四得不死

○繫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
 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易經增註

雲鶴堂

易經增註卷三上經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潛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玉璣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璣全校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

易經增註 隨

卷三

一

雲隱堂

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釋若聚訟然回環白文象象交義自合而卦由括盡夫隨隨時也聖人不能違時故隨隨有元亨利貞四德无咎元大也大能容能隨亨嘉也嘉能孚利義之和也不失貞正固也靜以養晦正以貞變以此道隨時屈伸動靜天下無不可濟之事何咎之有彖言剛來下柔此卦主義也卦以隨名陰隨陽陽隨陰皆隨而以陽用隨

又君子主張挽回之責故以上下下以貴下賤動而說

以隨道致隨也大也孚也正也又言大亨貞无咎而天

下隨時隨時之義也贊隨時之義大矣哉見帝王所以

奉天時行變化旁行正行志貞外通能伸能屈靜動相

生柔一世之人心幹天地之氣數通天下之大難成天

下之大務皆是道也象澤中有雷震為龍為雷神物也

自震東趨兌西向晦入息君子以之息靜藏動順時節

用○初九一陽為下卦之主故言官隨以動為義天下

事不動於常動於變以動之主當變之始為官有渝其

古之當大難定大議者乎主是變者非從天下之至正

易經增註 隨

卷三

二

雲隱堂

集天下之大公不能有濟故從正吉出門交兌有功則

順而不失也六二陰柔比近係六三柔爻小子也失九

四剛爻丈夫也與近失遠勢弗能兼也諸家以初為小

子易例也此卦震性上動以隨上為是凡陽隨言交言

孚陰隨言係陽能自立陰不能自立耳六三比上剛爻

係丈夫也舍六二柔爻失小子也以陰隨陽得上之說

利居貞戒枉也九四大臣近君臣從君也居君側而初

應三係二亦從之得天下之心位逼而勢大雖正亦凶

惟中有變君之誠外盡為臣之道行之以明哲之用可

以无咎明功明哲之功也程子謂非大聖大賢不能伊

周子儀是也惟陰其有不凶乎九五以陽居尊得兌悅
中正之位此聖君巽順推誠樂從天下之善者孚於嘉
嘉善也舍己從人合天下以為隨隨之大也上六以陰
居亢為上之窮不能隨下不能從陽不能孚嘉其君乃
拘係之逼使隨己失順動之道矣為之下者乃從維之
巽順安貞篤靖臣節委曲維持以用其隨王用亨于西
山盡孚格之道而已卦以此終用文王當之其感慨深
矣○大哉隨乎何已何物惟時之宜以剛下柔大得民
也以臣從君明哲宜也中正之孚隨乃大也上窮之維
以貞正也子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尺蠖之屈以求信

易經增註

卷三

三 雲隱堂

也言能隨也高帝用而王項羽違而亡文王則聖於隨
者矣○隨爻無凶六二弗兼與言專一也專一雖陰無
凶象也

三三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
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
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
子以振民育德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
蠱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

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
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上九
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風落山蠱象也剛上柔下不交上止下順安媿蠱義也
人寔安疾生天下久安無事亂生蠱蠱元亨始亨也人
卧久則起天亂極則治至蠱不能不事不敢不事故曰
蠱事也涉大川事於患難中濟蠱也先甲三日治生亂
也後甲三日亂生治也治亂之成非朝夕之故爻言父
子再世也天行數也安則媿媿則危危則飭飭則安消
息動靜天人理數必然者君子以之振民使不惰驅外

易經增註

卷三

四 雲隱堂

邪象風育德使不竭養元氣象山六爻有振育之義細
看自得○初六以柔處剛幹父之蠱不可委也有子考
无咎善蓋愆也不承其事而成其意善繼也卜子夏曰
臨事專故厲成其志故无咎有事然也九二以剛居柔
上應六五幹母之蠱曲以婉不可以正傷其意考則故
後母則存也陰用其幹旋不露用剛之迹得中道也九
三過剛改父之道毅然行之而志則正故小悔終无咎
六四以上艮體主靜主育故四言裕蠱業有初二三任
幹蠱之事四為近君大臣止宜寬靜調劑之亦如下卦
之往有事則上下之間紛擾煩急不免於吝矣六五幹

蠱專任之九二用譽用賢猶言譽髦也又二多譽也承以德非才之謂也上九蠱終事之壞者治矣又在位外有止義故不事王侯高尙其事爲天下第一等事如居仁由義尙志之事故可則也○坡公曰蠱與巽一也下順上止與上下相順其爲媿一也而巽之不爲蠱者以有九五以主之而蠱無是也故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九五之爻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陽生於子盡於巳陰生於午盡於亥陽爲君子爲治陰爲小人爲亂夫一日十二支相值支五干六而後復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

易經增註 蠱

卷三

五

雲隱堂

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於巳而陽盈矣陽盈生陰治極生亂故受之以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無九五以更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於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於象而言之九五明此九

五爻之功非巽之功也○按剛上柔下巽而止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疏傳主之龜山亦然坡公亦用其意於上九言蠱成則君子去之獨朱子大非之謂其不成道理且失易象之義細看未可非也存之備考○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意全疏傳也象詞有不盡卦者此是也如左傳言女惑男極是而周易爻象未及○獨言甲庚先後者陰陽生盡之數也以知諸家之釋未合甲者始也庚者更也甲木東庚金

西

三三兌下
三三坤上

易經增註 蠱

卷三

六

雲隱堂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臨大也二陽浸而長其德盛大又以大臨小也浸字最

可味陰符曰天地之道浸言大也靜也漸也通也正也
即此可想元亨利貞之德說而順卦德也剛中而應二
五也內說外順居中上應故大亨以正曰天之道者天
道以剛居中下與地應也臨具四德當進盛之時即云
至于八月有凶八月周八月也為漸正與臨對為陽消
之卦然在臨外尚隔六卦便言消不久者聖人處盛即
盛知衰視遠猶邇憂盛危明之至也乾坤泰之凶即在
卦終臨之有凶在卦外易每於盛時存警愛臨之至乃
臨之所以盛也象澤上有地地臨澤也地制澤陰則溢
迫則潰寬則容君子以之為教為容保皆取大焉○初

易經增註

卷三

七

雲隱堂

二兩陽爻在內外有正應陰陽相感天地自然之理故
皆言咸臨咸無心之感感之正也初九陽在初體剛而
位靜外臨順陰以正相感而无躁進之念故貞吉志正
者志之所行正非凌非逼浸之義咸之義也九二以剛
居中不亢不隨上有六五正應剛柔相濟吉无不利以
正相成非云順也孔疏以斟酌事宜有從有否為未順
命是也六三兌陰為口為說為折三與初二同體之爻
以甘從陽為諛為說正不可犯故无攸利則陰為陽折
故憂也憂則改改則咎不長以陰居陽位不當對四看
自明六四以陰居陰陰之專至者臨初陽正應故為專

至於臨順也正也何咎六五以柔居尊虛心下賢不自
用而用九二之中為明為智為大君之宜舜以問察用
中於民庸言睿知足以有臨此爻之義也緯書云陽氣
在內中和之德應乎盛位浸大之化行於萬民用中之
謂也上六坤之終為敦厚之義敦臨敦篤于臨以高從
下以陰從陽和順之德篤於求賢從善者後得主而有
常吉道也○大哉臨乎二陽居中未盛而盛盛而不極
其盛其長也浸其亨也正不過剛不過柔不進逼不上
隨中而已矣不過剛故初之貞而志行正不過柔故二
之利而未順命不逼不隨大中以正故三之甘而不能

易經增註

卷三

八

雲隱堂

說憂而得无咎初志正四志專一其心於初故至也二
用中五用虛行其中於二故知也咸之成也亨之正也
上以高從下坤順於內意更敦篤以大終也臨之一卦
六爻皆吉臨之德為何如○內臨外為大臨小陰臨陽
為上臨下上下相與故曰臨與也

三三坤下
三三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
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
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曰風行地上
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

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祀盥而不薦凝神合漠之始敬之至也誠信在中外著顯若嚴敬之象觀者莫不貌肅而志攝焉此卦以九五一爻爲主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立極以觀天下一神所被下觀而化也故曰觀天之神道天於穆不言而四時行君子篤恭不大聲色而天

易經增註

卷三

九

雲隱堂

下平坡公曰无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爵賞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先王省方觀民設教身至風行豈其煩哉省方象風之行地觀民象風之吹萬設教象風之因窾而鳴○觀者下觀上不論正應以近陽爲明遠陽爲晦初六以陰居下遠於五者其象爲蒙昧不能見大此在小民不識不知不足爲咎在君子則大觀在上而失利見之會何吝如之六二柔在內隔於三四如在門內闕觀不遠女子之道也會君子而遇大觀之主不能見其大者遠者止規規作門內觀亦足羞矣六三處上下之交獨能觀我生進退

可進可退者時也所以進者退者我也吾性吾命通塞以之自審以爲進退則不至失乎觀之道矣六四巽下之坤與九五比近陽明之君可以進也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明君敬賢禮士氣運昌明君子利見則尙而賓王也九五一卦之主天下之所尊仰象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觀我生自正也如顧諟明命恭己凝神自見性命敬之至也端拱穆清齋莊中正以觀天下神道之教顯若之孚莫盛於斯矣上九道窮而退君子高而无位者也觀其生觀賢也有知賢之明無舉賢之任爲觀其生而不能進篤生以惠羣生則其志歉然未遂耳上九

易經增註

卷三

十

雲隱堂

一爻將退之爻此卦原是八月卦以四陰逼二陽聖人卻從內順外巽看出觀義而上九象言志未平所謂道大而福小者歟○京房易傳曰易言觀其生觀上九爻辭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孽厥災不嗣坡公曰蔽賢者無後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絕之是絕民也無後不亦宜乎鄭康成謂諸侯貢士於天子大夫貢士於其君以禮賓之惟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則弟子事也漢人說易如此存之○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乃士君子道高德重而退居於野爲下民

所仰觀法效者有師道焉何咎之有乃不能作竇利見
而以矜式觀於眾則此志終歉然爾偶觀正叔先生與
字文中允書因筆

三三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
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
曰履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
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
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上九
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易經增註 觀

卷三

十一

雲隱堂

噬嗑天下之大用也凡天下國家大事小事所以不得
合者皆有強梗讒邪間隔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而亨
矣聖人觀噬嗑之象以治天下之強梗故利用獄然其
道未易言也動不雷不能斷明不電不能察威察而不
柔行之則失之暴惟柔中則寬嚴得而用獄當聖人之
所以慎刑也震剛下離柔上剛柔分列也動而明卦德
也雷電合而章用也柔得中而上行二五也上行震與
離之性也不當位陰居陽也柔中之德聽訟主獄行其

明斷之權則獄情平而天下服矣先王慎用之所以明
罰示民使知避也勅法防民使知畏也未至折獄致刑
先加明飭使天下望而息焉威明而柔以行之仁之道
也○六爻皆治獄之事初九子夏曰為治禁微也周官
掌囚下罪梏足懲其非使不得行也小懲大誡故无咎
六二柔中用當乘剛治暴故噬膚而至滅鼻雖傷无咎
嚴得宜也六三以柔居剛位處夫亢治獄過嚴至招毒
怨故小吝然所執者法亦无咎膚皮肉腊乾肉乾肉較
膚難噬者九四以一卦言則為間者也以爻言則大臣
之剛任除間者也乾肺連骨之肉而又乾言難噬也周

易經增註 噬嗑

卷三

十三

雲隱堂

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治強得其情
得金矢也剛斷戒暴故利艱慎也貞正也艱貞吉而象
言未光以嚴治獄非光大之道也六五以柔居剛離明
之主以之主獄明斷而能服人者得黃金之象亦必正
而危慎行之乃得當古人用刑其可輕哉上九怙終不
改剛亢積惡之罪則械其首以賊刑加之荷校沒耳則
以其聽不明不慮積惡之亡身也故凶二三四五在頤
中故言噬初上在兩端但可校耳然六爻皆治獄之事
只初之无咎上之凶指受刑者言中四爻之无咎吉以
用刑者言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

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註訟以財貨相告也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治
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矢取直也百
爲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
書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入券書不入金則
是自服不直者也金取堅也三十斤爲鈞入矢入金不
直不實則沒金矢於官卽今之告紙贖銅之類或謂周
禮爲新莽偽書舜典金作贖刑非歟○繫子曰小人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誠
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

易經增註

卷三

三

雲隱堂

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
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三三離下
三三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
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
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
徒義弗乘也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九三賁
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賁如皤

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
无尤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裝裝者終吉象曰六五之吉
有喜也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以陰陽交錯成文爲義而文明以止則文非光被魏
煥之文而修明文章禮樂以化成天下之文也故卦由
繫以亨小利有攸往柔來文剛成離則文明在下故亨
分剛上而文柔則在外無位故小利有攸往言不能大
行也一剛一柔五行交錯天地自然之文日月星辰時
數而變徵焉文明以止人應乎天而文明焉觀於天文
而陰內陽外文明在下剛上无位則時變可知也觀於

易經增註

卷三

三

雲隱堂

人文以化成天下明詩書禮樂之文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則天下文明焉此賁之所以爲賁也象山下有火
山含温煖之氣則發育光華爲賁君子以明庶政明也
而非行也若折獄則有位者事也六經之文而大小政
在焉明之謂也止玩白文義自可見故六爻有應者交
而成文无應者比而成文皆一剛一柔錯之義也○初
九應六四爲正然初在下義不求上故賁趾有待時而
無往見舍車而徒徒步光於軒駟義弗乘也六二柔中
文明上與九四爲比賁其須鬚也人之儀容莫美於
須自然之文也美由中出不假於飾然柔不自動麗陽

而動故曰與上興也附三而動猶鬚在頤附頤而動也
九三以一陽在三陰之中比二離體互卦坎象光輝潤
澤故賁如濡如而陽在陰中永貞則吉終莫之陵陽能
自勝也六四與初應相賁者也故賁如為三所隔不得
賁故又皤如皤白也未得賁故馬亦白也其從正應之
志如飛故曰翰如始而位柔乘剛故為所問而疑終之
正應合則婚媾之偶成而无尤得所賁矣六五與上九
比五位雖中而陰性多吝東帛賁邱園亦知尊賢禮士
而不能共天位天祿則束帛正覺其萎萎耳終吉之喜
謂當此時而能知待士之禮則亦有一節之可喜也上

易經增註 賁

卷三

圭

雲隱堂

九在位外守志任真還淳返朴以素為榮得高尙之志
者矣白賁无咎其繫之所云賁无色者歟○細看此卦
以剛為主剛柔未嘗不交而剛在下不中往上居外此
亨之所以小也初四相應四未嘗不求賁之切而初九
則守義以其在下也二三相比二未嘗不依三而賁而
九三則守貞以其陷陰中也五上相比五未嘗無賁隱
士之廬喜好賢之譽而道吝未光上九則尙志守素以
自得以其无位也此皆所謂小利有攸往也然則君子
在下之文明化成舍詩書禮樂何以哉○變卦都就乾
坤二卦上看是不必指泰

三三坤下
三三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
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
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
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
未有與也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六四
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宮人
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
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
可用也

易經增註 剝

卷三

六

雲隱堂

剝陰極盛之卦象柔變剛下剝上象山附地上殞下下
剝則上殞矣遷姤否觀皆陰長之卦至剝而極若坤卦
則陽氣畜滋矣故曰剝盡也爛也言陰至此無以復加
也君子於此時於止之中用順之道而曰尙消息盈虛
觀天之象順天之行也若亢強激拂觸忤殞身身既傾
焉事又不濟非君子之所尙也順止之義何藏器待時
也如夜則安靜甯神以俟旦如冬則安靜斂藏以俟春
順止二字所以固陽即所以勝陰是大道理順止之用
何厚下安宅也民為邦本小人不知愛惟君子厚之君
子於剝時在制小人上用力不使成禍只在民上委曲

培養或調停小人或開導小人或可用己或可用君以求安民利物救得一分是一分本固則邦甯剝可回也譬之地不削山豈有傾哉看初之剝足滅下上之得與民載可想象義是治剝大作用熙甯諸賢止新法亦是爲民意思只爭小人以爲民便爲不得民耳○初六陰自下剝陽故言足剝牀足也床有足國有本下爲民國本也小人貪利剝民滅絕正道卒致四海困窮是其凶也王安石是也六二剝辨牀與足之介也床有辨國有幹大臣國之幹也二大臣之位陰變陽小人害君子蔑棄正道凶于家國也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乎六三

易經增註

卷三

七

雲隱堂

與上九應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上下三陰之黨而從正以此處剝无咎之道也如東漢呂強其人者六四剝膚四近五臣剝君陰黨上逼其凶極矣危亡之凶也六五柔中居尊取后象不取君象如坤遯明夷歸妹旅皆非君所處也陰居中不邪近上承剛率下統類有魚貫以宮人寵之象如后以衆妾進御於君之象无不利言陰之終无尤也陰象不一陰位亦不同君子所貴乎消息盈虛順而止之則於陰之貞邪罔不臧也上一陽在五陰上爲碩果之象爲廬之象以五陰剝一陽非不甚危而言碩果不食與未食異蓋陽無絕之理數

也天於盈之中培虛人於消之中存息天道人心是決食不得的所以五陰在下爲與君子在上爲得與自然民心所載在君子也故曰民所載也而小人剝廬則是自剝其所庇君子非庇小人陽在上之象也終不可用猶言終不可行也至此則六陰培陽勢不在小人而在民民亦陰也如二之未有與言小人狂肆視君子無有當其許與者若與之則不剝之矣未有與終不可用從白文看出自難與諸家合○陽無絕之理數坤卦十月在剝與復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剝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也以言乎後半月則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也

易經增註

卷三

六

雲隱堂

朱子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二氣再無間息自然之理數也石渠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傷其亡友也所遇皆柔暗相與懷奸而濟惡

三三震下
三三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六三頻復厲无

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陽窮上反下而復於子貞下之元也從前閉塞今始回來故云剛反此時陽為主陰為客由靜之動一元生意向上邊去自是亨通雷動坤順剛主柔從動而以順行邵子所謂陽在陽中陽順行也自入而出陽得時故出入无疾陽來漸盛故朋來无咎反復其道反而復其道若作陰陽往來於詞意不合七日指坤卦六爻即易

易經增註復

卷三

元

雲隱堂

緯六日七分之說漢儒用之坡公亦言坤至初九為七日若姤若剝乃陽消之日非陽反之日惟坤陰含陽為滋息之日非消之日也陽氣在貞中藏息不過七日復生七陽數乃天行自然之理所謂不遠復也復見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一向窮陰閉塞生意都不見了只到復時天地生生之心方才見得雖朕屬幾微而資始之理已具時尙收斂而發育之氣已該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元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坡公曰意之所向謂之心方其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長也甫一

而有餘合觀程朱主動之旨益信只是陽甚微聖人教人安靜持養以順天時俟其自盛然後能大故先王閉關息民齋戒甯息是保養身心順助天地大道理譬之萌芽然保護他生意完全才發得盛若及其萌芽而擾之則生意傷矣本義引月令說到身上即初爻象指也○初九復之先故言不遠復无祇悔與无悔異有工夫蓋陽初慎養速與擾皆足滋悔從容漸積使元善之根以靜而甯滋息之意以生而遂无至於悔故元吉如月令掩身去誘禁欲安性正修身事也諸家以改過言俱未合以下五陰以順從為復蓋陰以退為復也六二居

易經增註復

卷三

二

雲隱堂

中比九以安靜從陽為復者下仁從陽也陽生生仁也休字最好靜也順也後而得主下也六三不中處動復而不固有頻失類復之象失則厲復則无咎又震能改也復主動過動則得失半故大象謹之有以也六四處羣陰中獨與初應可謂喪朋得主能從剛正之道也六五以柔居剛得中志貞體正敦固於復无失則无悔矣中以自考慮也敬也復之所以敦也上六陰居亢極獨主羣陰至與陽戰故終凶災外至也皆自作也不克征不克行也十陰數之極言終也陰與陽戰反君道也在國則驕君亢戰而凶在身則天君迷忒而凶陰何能行

哉○丙戌三月八日卧日下思復上爻義象因悟曰十月純陰陰藏无用矣到冬至子時一復而天心見不獨陽爻本身反位元吉即諸陰爻一齊都有生意蓋獨陰不生不行得一陽來大家含有陽意方撥動機緘故皆言復即陰中亦有生機之復也二休四從五致所謂中柔陰之正氣也三雖亢而在下未甚也所以類失類復雖危无咎獨至上六則陰拘亢執迷之甚矣不以從陽為復而以怙陰為復故曰迷復用行師特陰黨盛也用罔必敗國君即上六也坤為國上為君以其主陰而戰故以國君歸之以其亢迷凶憤故終凶而不能行也所

易經增註 復

卷三

三

雲隱堂

謂陰之戾氣終無用的象言反君道者君道以陽主陰為順以陰亢陽非反君道而何○十一月陽氣生陰尚盛卦言亨論陽之復也象言閉順時之道也順時正成陽之長也故復見天地之心濂溪貞上說註就寂靜上說都是一樣理會而程朱向動邊說因陽復已屬動體味卦旨也須於邵詩上看得合而象象無餘蘊矣崔子曰雷陽也不曰陽而曰雷象陽在陰下也子月陽生地中而長春之震擊即此一陽之還者此時雷已成了看震象自得尙待時而出地故君子亦養之以待時看月令而卦象之義都合○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

中且軫中律中黃鍾黃鍾陽律之首陽氣施于黃泉孽萌萬物也水益壯地始坼鶉旦不鳴夜鳴求旦之鳥虎始交天子居元堂太廟飭死

事命有司曰土事勿作慎勿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勿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酒官也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易經增註 復

卷三

三

雲隱堂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甯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三三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天雷動以天也動以天故无妄不期然而然史記以為無望猶言無妄想也所以爻言无妄之災无妄之疾无妄經增註 无妄 卷三 三 雲隱堂

妄行有眚言皆无心中事純任天者也人到忘私任真已化而遊於天在己那有不正的故元亨利貞利天命之正也命正則亨命不正則窮譬之天雷忽然相值非意想所及故象言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言相應而不相期上動下竦相與无妄純乎天者也剛來主內志正也動而健行正也剛中而應應正也所謂動以天純乎自然無一毫私意期望於其間也其匪正有眚如驚聲怒氣過於太虛君子處之謚如也不利攸往靜也定也靜則正動則違天命不祐何處行得先王以茂對天時順育萬物因乎自然無所容心古帝王後天而奉天時靜

正調變用此道也○初九剛主於內外無繫應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焉往而不得志哉六二柔中比剛志行正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耕穫不菑畲全無營為圖度無所為而為安往不利未富陰虛無欲富之心也无妄也六三以陰居陽遇位不正者故云无妄之災行人得牛邑人遭詰豈意想所及不言凶悔咎者无妄之災外也九四陽剛居柔無所繫應其所處可貞得守其志者固有之食舊德也總一无妄也九五剛中居尊與二應而无繫无妄之至也此而有疾如浮雲飛電於己何有靜以竦之自來自去故勿藥有喜若藥之則無事生事反自傷了淨名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上九无妄行有眚正卦言匪正有眚也上九乾之窮非乾之正乃天道亢變之候无妄之行乃適逢之不言咎者時也此時不行亦災然動不如靜矣象義曲而明○彖畧言應爻不取應故无妄之善三陽剛正也得位時也无應虛也初九健而動動而虛又得位也六二比剛而位中也六三不剛不中位之厄也故災震性動而健一无妄也九四體剛正也无應虛也位雖非中而不亢也九五剛中德位俱正也上九剛正而位不正又應三也故行有眚當卦之匪正不利往○此卦反復數日味

易經增註 无妄 卷三 三 雲隱堂

得天雷之義而全卦顯白不免於諸家未合○无望意
漢來皆主之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皆同○其言匪正
屬天命劉習靜李卓吾全而弱侯看此卦全善遂盡无
妄之旨

三三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
也九二輿說輟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九三良馬逐利艱

易經增註 大畜

卷三

三

雲隱堂

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童
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
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
大行也

大畜山畜天山何能畜天剛不能制剛制剛者柔也艮
一陽二陰高明柔克故以柔道制剛而剛爲所制其德
剛健篤實以止厲剛以剛受止畜積深茂神明肆見輝
光日新而其德無窮剛上而尚賢艮上九也與下乾同
德合志故尚也艮體上剛下柔外實內虛以巽德養賢
不事嚴削強勇而剛者柔健者下成就人才如金受范

如土受型其道大正即剛健篤實輝光義也是以能養
賢使不家食成濟川之用應時成亨畜大亨亦大皆從
貞中來故卦言利貞其象則天在中山外實中虛天
在地下則山中空處即天也義爲止爲聚爲養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夫前言往行窮覆載也識心也慎思明辨
以畜其德剛健篤實輝光之旨盡此矣畜陽所畜大且
畜畜者大故爲大畜註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
而隕者薄也大畜陽剛貞固用乃不誦道之所以大行
而亨也○別卦陰陽取相應此則相畜取止義惟九三
上九畜極而通不取止義初九爲六四所畜時未可以

易經增註 大畜

卷三

三

雲隱堂

往也往則厲已則利子夏傳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
上則厲艮險故言不犯難九二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
能自止不進可謂曰知中何尤焉朱氏曰初剛正三剛
中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不犯而止之時也夫氣雄
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
主予曰惟如是也剛能知柔何往不利柔能用剛道乃
大行畜之義所以大也九三與上同志畜而通故良馬
逐從畜得通思艱志正又曰警戒閑習輿衛故利攸往
考工上輿六衛戈也人也爰也戟也矛也軫也六四六
五以柔道畜陽畜之善者也牯童牛制暴於預也愛人

以德故可喜牙積豕制剛於弱也義同四終得其用故有慶書曰牯牛馬圈防逸也爾雅曰豕子豬豕積豕積豕積豕子也埤雅曰以牯繫豕謂之牙弱侯所考甚悉艮一剛在前有牯牙象坡公曰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上九畜得其通養得其用上以一陽際亨下引三陽同升諸公翱翔天路是身任賢路之通者以羣賢之亨為亨故其道大行下之騏驥騁於康莊上之吉慶被於天下應乎天而時行故曰大畜時也何與何校何字同九三上九皆乾類故為良馬逐

震下
艮上

易經增註

大畜

卷三

毛

雲隱堂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易經增註

頤

卷三

毛

雲隱堂

頤養也養正則吉故利貞觀頤觀其所養自求口實觀其自養得其正則吉動於私則失頤養之義矣又言天地以時養萬物雷生之艮成之聖人得時則養賢以及萬民利天下而非以自私也正也大也故言頤之時大矣哉若非時則君子靜以自養耳安能及物卦象二陽包四陰陽實能養陰虛不能養故下上四陰多求養於二陽然上止下動上施下受故下三爻為自養上三爻為養人自養之所以凶以震性動動皆累於欲雖陽亦凶養人之所以吉以艮性靜靜則得其正雖陰亦吉此卦由之所以言利貞也君子觀頤之象以慎言語節飲食以養德也養之大者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慎之節之貞之謂也○初九時淺位下不當養人之任為靈知自養之龜而乃躁於動舍爾陽明靜靈之貴羨四陰欲朵頤之養養小失大凶孰甚焉龜有靈德伏而食氣潛而不志於養者取象初陽最好初雖四應舍陽即陰輕內重外附上歆羨甚可賤矣朵頤頤之在上而垂者口體之養也六二陰柔動體不能自持比初求養於初以上下下顛頤也拂經以求養於丘頤附上九也往而得凶自養之道宜靜正自安乃亂於欲而下媚上援失同類而干非其道故凶四陰為類二陽皆非應也

失身莫大焉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小人之亢者公然拂
違自養之正道而肆志於利悖理求祿簠簋不飭永爲
人所鄙賤而勿用者鄙夫之躁凶不待言十年陰數之
盡也六四大臣以養人爲責者良爲止爲覆爲施上頤
之義也居上求初以養人以上下下亦爲顛頤而養人
志公則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養
民若不足欲而不貪何咎故象言上施光也六五當頤
之時而居尊位養天下者也陰柔不能養民而賴上九
以養之故拂經然上九師臣之位陽剛之德能居貞信
任以養民天下亦被其福終不可涉大川以質柔也程

易經增註 頤

卷三

三

雲隱堂

傳謂成王以之上九以剛居上爲君倚任以養天下爲
己任者是物皆由之以養故爲由頤然任大責重一民
之飢我飢之一民之溺我溺之厲而吉故利涉大川大
有慶天下萬物皆蒙利賴養之大爲何如伊周當之○
黃成孫曰易上艮下震曰頤艮止靜故三爻吉震躁動
故三爻凶非艮吉震凶也頤之道吉於靜而凶於動也
今夫外狗者內喪故頤之剝曰舍而靈龜觀我朵頤遂
夫末者其本必顛故其損曰拂經於丘頤以其所以養
害其所養則弗能爲也故其賁曰拂頤十年勿用頤而
坐者見乎四海馳而視之不睹乎車之下則靜者常察

也故其噬嗑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當其不可爲而不
爲則其不爲之也功故其益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
川唯天下之至靜爲能動故其復曰由頤厲吉利涉大
川皆躁動失而止靜得也夫天地上動下止物惟頤則
上止下動震不自動繫於上而後動故動不自動其靜
者動靜不自靜其止者靜夫能止其所止則頤之道盡
矣

三三 巽下

大過棟樑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樑本末弱
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易經增註 大過

卷三

三

雲隱堂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初六藉用
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
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九三棟樑
凶象曰棟樑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樑吉有它吝象
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
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大者過四陽居中過盛二陰不勝其重有撓敗之
象然其時則君子有爲之時也救敗治撓利往乃亨但
陽已過矣可以柔濟不可以剛濟剛過而中言雖盛而

居柔則剛中也含悅履順柔順以行也利有攸往乃亨言不可亢也見得此等大過自是天的時數當其時適其事雖大過而不悖于道所謂剛中巽說之行如堯舜禪受而訟獄謳歌攸歸湯武征誅而侯后迎歸恐後皆千古不經見的事而因時用中應大運起大業剛柔微彰經權常變之間開不容髮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是以君子當大過之時有非常之事用則獨立不懼不用則避世无悶譬木在澤中澤雖過於木而木不仆當之者其周公顏子乎此所謂大過人之行也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

易經增註 大過 卷三 三 雲隱堂

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初六以柔承剛錯諸地而可矣必用藉用柔毛用白慎之至也慎斯術也以往又何咎九二以陽居陰剛而中也比初六能下而求助也以陽比陰爲木近水以九二比初六爲長陽得少陰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持是道以救大厦之顛何患不起故无不利過以相與權而得正也文王後天卦以震兌相對居正生物之用也琨表云生繁華于枯莢謂枯根也鄭元亦作莢梯同九三九四居中棟象九三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故撓且下棟受柱下虛則不能勝其重之象不可以有輔

言剛亢自用違中失人不可以扶持也九四上棟也以陽居陰剛而不過以棟承椽隆然而高下乘二陽則實故不撓乎下也有它吝未弱也子夏傳曰非應稱它此剛中之吉也九五以陽居陽无中和之德而爲亢復之行比陰則水中之木比上陰則士夫之下老婦故枯楊生華不可久也老婦少夫事可醜也雖陽下陰上配合之常不足爲咎而妻衰夫厭生絕欲滋又何譽焉過之失宜者也文王後天卦以艮巽相對居偏非正用上六居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而志在濟難力不從心見危致命雖凶无咎也若獨立不懼則剛柔經權起非

易經增註 大過 卷三 三 雲隱堂

常之原避世无悶則知幾養晦有明哲之用君子有爲之道在彼不在此此則節取焉可也

三三坎下
三三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六四樽酒簋

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水之德恒言漸也謙言下也信言遇險而不失其性也此三者皆有孚之道也誠也水之行勞盈科放海其進日大功也水之四陰外護二陽居中有星拱險列小民衛主之象用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義體水之德爲有孚心亨所謂中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身困心亨遇險心貞忠信以涉風波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則法天無形之險設政教等威以防凌僭法地之險阻

易經增註 坎

卷三

三

雲隱堂

山川城郭以備不虞此其道王公以非常之備制非常之變用之有時天地且不廢而况人乎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涑水司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故君子常其德行自治也習其教事治人也○水性陽內陰外故外闇內明初二爻皆不吉初六陰處最下爲柔邪不正之人習行險事爲機械變詐而自納於窞井者下流之居正此輩也故曰失道凶九二剛中處患難而能自保者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但處重險之中上無應援未能自出求小有得以自濟也文王以之六三當上下險之間

坎而又坎欲前則首枕夫險欲退則入于窞陷勿用言不可行徒勞无功也六四處重險之交當大臣之位與九五剛柔相濟正相與以成濟險之功者樽酒貳簋無飾也用缶質朴也一以誠信納約結於君所謂孚也自牖自君心所明以道之終相得而无咎也坡公曰同患者不約而信真質之至不爲簡四與五之際也九五一陽居中又爲君象具坎德之全者坎不盈恒也漸也不自盈溢德之善也祇自平出險也龍門之險至孟津而平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言不湍激而橫溢也蓋九五以恒德通險得夷險之道故无咎中未大言不盈也上

易經增註 坎

卷三

三

雲隱堂

六陰亢居險極而敗小人微倖於難中而不自悔者係于徽纆置之叢棘三歲不能改凶九家易言害人者加明刑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舍若三歲不能改而出圖土者殺故上六失道凶三歲而亡也徽纆索也坎爲叢棘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

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九四突如其
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出
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上九王用出
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之爲物至無而有至柔而剛其爲德也神故麗大則
大麗小則小麗得其正則化生萬物燮熟庶類麗失其
正則焦爛燬爍無所不至故利正而亨蓋其卦內陰外
陽外疆內順內坤象牝牛外二陽象畜故畜牝牛吉言
柔順則亨即貞也夫日月麗天草木麗地貞則明貞則
生重明麗正乃日月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高明柔

易經增註

卷三

離

雲隱堂

克中正文明聖人所以化成天下用此道也象明兩作
旦旦相承其照無窮大人以之緝熙其德以照天下創
制立法制禮作樂享帝育物靡弗暨焉○初九陽下而
志上若火之始然日之始且雖在下無位而踐履之間
已錯然璀璨於天下而不可掩矣但當動之始吉凶悔
吝所由分故敬慎持之則无咎謹過於初也六二居大
臣之位有文明之德處下而中坤中正也柔謙文順臣
道之則故元吉九三重剛不中不能貞者當日昃之離
不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逝而爲鼓缶之歌則嘆老憂貧
朝不保夕而爲大耋之嗟憂喜亂於胸中爲造物所役

滑天和而累真性凶之道也免此其衛武公乎九四席
重炎之勢處近君之地而乃剛燥妄動其焰暴作有突
如其來之象不戢自焚故焚如死如而爲衆所棄誰能
容焉管蔡智伯以之六五文明柔順以履尊位而下有
突如其之難上有未正之醜恐懼修省若禍至之無日者
成王所謂閔予小子遘茲凶閔涕戚之象也明以懼行
故吉離王公言麗王公之位憂天下之憂貞吉之道也
上九剛明之極者剛則能斷明則能照斷則威必伸照
則罪不濫爲王者除元兇以正四國之義有嘉嘉美之
功蓋獲其渠魁匪及其醜類功之善莫大焉○上經終

易經增註

卷三

離

雲隱堂

坎離陰陽之中也坎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而一陽
生離正南于時爲午爲日之中而一陰生故陰陽皆居
中焉爲造化根本故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
地之中而爲易之用也天一降坎中在物爲水在人爲
精精藏於體水積於淵之象也地二兆離中在物爲火
在人爲神神寓於虛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中爲誠離中
爲明明誠起於中易之妙用古聖賢之心學也

易經增註卷四 下經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潛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玉輔 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鏞全校

胡氏曰說卦言天地即繼以山澤即言水火風雷而又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悖相射者有貴於相逮惟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山澤通氣也位欲分氣欲合故山澤合爲一卦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小男女相應恒益長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女相應

易經增註 咸

卷四

一 雲隱堂

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至者居下篇之首然則天地造化之始夫婦人倫之原也

三三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澤山形比氣通而體虛則外注也上說下止而剛靜則柔順也所謂交而得其正也咸感也不感則獨其何以爲咸故咸之亨以貞利取女也男女相感之篤莫如少止則感之專悅則感之至所謂誠然之情動乎天而不容僞者止而悅感之德也男下女禮之正也人倫之始生物之本也故天地感以交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以誠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天

易經增註 咸

卷四

二 雲隱堂

地萬物之生機動于不容已感則生不感則息非感其何以見之哉所以爻象自拇以上腓股思脢頰舌無一不感者此以男女之至情而立象也蔡中郎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最爲得之爻象取靜不取動然亦不甚咎動有不言吉咎者蓋感則動動則應皆天地萬物之自然而惟不欲其躁以邪耳李卓吾焦弱侯能見此意象以虛字當咸最妙人心之寂而能感者虛故也虛則靈而感應之機神實則繫而感應之機窒故君子致虛虛者道之源也所謂何思何慮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男女得之則交以正而精神有專一之孚

聖賢得之應天下則思不出其位而屈伸變化歸於自然咸去心而言感有以夫爻言感取象於身拇足指所以履也腓脛膕所以行也股隨腓而動也思者心也膈喉梅也動而迎飲食以嚙語則噎輔頰口也所以言也艮下為趾兌上為口心則職夫感者也男女之感近取諸身而因象以寓得失則爻與卦象不必合而利貞則一也○初六凡人有感而動則先見於足而拇其在下最前者故為咸其拇拇所以履也而不能行志在外應九四也志在外而拇動亦其機之不容已者六二咸其腓則動而行矣艮以止感為靜專故往凶居吉以其中

易經增註 咸

卷四

三

雲隱堂

故順則无害也陰而能靜順之道也九三九為剛爻主艮在二陰之上其象為股夫體靜而神交者咸之正也三之剛爻固欲止而初二莫之聽者往從其配也見配而動雖三亦然是以咸其股而亦不免於隨也以陽不自主而志乃隨人所執卑下矣故往為吝或曰親迎非歟曰禮也此則取象以喻感也所以形心也九四心之位也所以感也故不言感而言貞貞則心止於符无心於感止而虛靜而正有自然之亨復何所悔故曰未感害也言未交於感之害也聖人於此欲盡人情又言動於感則憧憧往來不勝其擾朋從爾思繫于類而不釋

未為光明大正之道也九五與上比咸其脢志欲宣也脢不能言故亦無悔而頰上以宣之故曰志末也上爻末也上六咸其輔頰舌夫感之道利貞感為至誠何待於言感為真心何能不動言之在咸亦所不廢而脢口說恃言則末矣咸之六爻以其在感故欲其貞以其處感又不能不動天地萬物之生生于動言情則其動也出於所誠然亦烏容已聖人列其象以存人情示之貞以符天則故六爻亦未嘗直斥其凶思深哉○憧憧往來思役於物而物之朋類從思愈劇不勝其擾故天下何思何慮屈伸變化隨時而應則感之善所謂虛也○

易經增註 咸

卷四

四

雲隱堂

三復咸恆而歎齊家之難也天地萬物之情人之情也情之至者莫至於陰陽故於其所感所恆而見天地萬物之情情者動之真機不可強不能偽也咸人道之始其義交而其感應也神神故速也恆人倫之序其義正而其健順也常常故久也咸取諸虛而惡其繫恆取諸中而惡其偏偏則不中不中不能恆繫則不虛不虛不能咸卦善而爻皆未善情之變也聖人以六爻發揮旁通其情而示之義以為教也聖人教人於動之中防其吝悔不能以悔吝而廢其動也然則征夫寡婦幽閨繫繫之思詩不取其正歟曰此恆所謂從一而終也思之

正也易言咸恆之道以責陽也夫爲妻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子以天地萬物之道治天地萬物之情於家齊而天地萬物之化在是矣甚矣齊家之難也○于咸盡感之義于恆盡久之義以應天下皆是物也○繫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

易經增註 咸 卷四 五 雲隱堂

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九四田无禽象

日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男女正位終身不易居室之常故恆繼咸恆亨无咎以貞也貞非固執不通利有攸往隨時處中故恆也彖言剛上柔下有序也雷風與巽而動剛柔應情通也故恆又舉卦詞亨无咎貞而言久於其道者見非其道未有能久者也道中則正正未必中故刻與躁不可久也正而不恆恆而不正不可久也恆矣貞矣陽從陰柔失義不可久也故齊家之難通於天下國家是道也天地所

易經增註 恆 卷四 六 雲隱堂

以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剛柔之道常而變變乃通靜動相生日月貞觀久照而並行四時變化久運而成成聖人剛柔動靜變化合中循環不息而天下化成皆久於其道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恆恆也所恆道也陰陽性情相交以正以順而生成不息一動於誠然而不容已中正以亨也苟非其至情久則厭矣象言雷風恆雷風至變也而剛上柔下剛出柔入陰陽正性變而不失其常君子體雷風之象雖酬酢萬變妙用無窮而其所立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焉○初六陰性刻故初取巽之入浚浚井深入也初於位爲

下於事為端於交為淺又應在九四震性動而上非相合者乃以陰暗之質膠執自是不達時勢深以常理求之務為削厲之行不留餘地人未有能堪者也天下有一種陰刻人遇事便深求自以為是牢不可破世亦有稱之者往往无後彼自傷其生機天亦不生之故刻之禍甚於躁九二以陽居陰位中處下恆而中者故不著所以然但以文明悔亡從爻見得象言能久中陽能久陽而居中能久中也巽陽得中應五有協贊之宜焉九三陽性剛故三取巽之躁又為進退不果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恆二三其德取辱之道也忽忻驟

易經增註 恆 卷四 七 雲隱堂

道者也
 三三艮下 三乾上
 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

易經增註 遯 卷四 八 雲隱堂

无所疑也
 遯卦二陰漸長四陽退氣以其為退氣之卦故曰遯然其時陰長而尚微陽退而猶勝君子以遯之道用其行則亨小人在長而能貞亦利以剛得位而應陰尚有制君子審時度勢以晦用明以柔用剛初若不見此之為退氣彼之為浸長照舊相與與時偕行遯也乃所以妙行行也乃所以濟遯善藏其用行權志正強此之衰遲彼之進所以為亨所以為時義之大若消長才分一齊便去聖人決不若是教人也孔孟是個樣子小利貞浸而長言在下陰浸長上有四陽勢盛戒以利貞猶否之

言貞吉也聖人於小人只到放肆時才不屬望若陰還
有制終是可挽回救正得一半肯遂罷手此三才所以
不偏重也崔後渠曰天下有山遙望之若相連及登山
顛山自山天自天何曾相及取義甚妙故君子待小人
詞令卑而不親笑貌順而不黨權勢遜而不爭言論和
而不同絕無壯於頄悻於色者其自待也非法不道非
禮不履其德既高其心自服其檢既密其伺自消不惡
者待彼之禮嚴者律己之道以此遠小人即可感小人
即可用小人當世道平陂倚伏是何等關係君子以此
持國家治亂安危是何等作用故曰遜之時義大矣哉

易經增註

卷四

九

雲隱堂

○初六非遜者在遜之下猶尾然志欲上逼當陽之
強故厲戒以勿用攸往不往何災小貞利也六二陰柔
居中與九五應見人去已執繫之而不舍以固正人之
志如執之維之使不得解脫艮性止又爲指坤爻牛中
色黃小人處得其中尙知有君子而附之者故九五以
爲嘉而彖辭以爲應也九三以陽爻主艮下比二陰原
與同體未免係戀故爲係遜如同體疾憊然艮性靜止
若能以陽畜陰爲畜臣妾有術以制之使爲我用消其
陵逼之心則吉蓋畜與係不同係則我爲彼係畜則彼
爲我畜委蛇駕馭小人在其包容中而不知若絳侯梁

公之於呂武制伏使不爲變豈可使當大事哉剝之五
以宮人寵遜之三以臣妾畜皆以能用小人爲吉九四
好遜言與初相應交好君子小人未有嫌隙之時便能
知機善藏不昵情好用意在不卽不離之間以行其遜
使我的主意不忌於它而默以用之此惟君子能之小
人陰昵又無識無量不能然也九五受六二之應若隨
九五孚于嘉者在嘉而遜主靜而正迹與小人伍而心
不亂乎小人之羣不露形迹不動意氣養晦靜埃用意
在不激不隨之間要不失其志之正凡陰不至剝陽陽
猶得畜陰以此也且以見正志之陽非六二之所能固

易經增註

卷四

十

雲隱堂

也遜而亨莫吉於此上九以陽剛居卦外原不曾掛名
利之場无應无係超然肥遯山林城市无入不得又孰
得而疑之其巢許之流乎嗚呼此之无疑則四五之有
疑可知故遜之時義之大在四五不在上九○洵溯白
文當用註疏不用本義王畿曰君子不惡而嚴言遜行
正貌和中剛小人欲詆無隙欲玷无瑕凜然若天之不
可犯焉上以四五乾爻臨初二陰爻其象也卓吾曰君
子无一日不遜况在小人浸長之世可想其義

三三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

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輟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大壯陽壯也柔不能壯剛則壯剛而不動亦無以見其壯惟乾內震外剛氣發於上剛而動故壯也壯則戒盛

易經增註 大壯 卷四 十一 雲隱堂

故利貞大壯利貞大者正也大而正則不用其壯而壯乃大小人所以相安君子所以久盛國家所以持盈保泰皆此道也故以正為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天地生機所以流動充滿於兩間皆順時而動行乎其所當行正也正故不悖不害而四時亨若驕陽伏陰皆不得其正不正未有能大者也故象以乾之制制私以震之威威己非禮不動君子所以善全其壯也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為美以不用壯為貞○初九以陽居下去震尚遠宜正而靜乃失其心之无他違時躁進為壯趾之象其征必凶雖有陽實

之孚必致困窮也九二以剛居柔得中故居謙守正而吉以中柔嘉維則不亢也九三以剛居剛過壯矣小人用壯恃血氣以逞其麗於法宜也君子不能容治之過甚遂欲以一網盡之如是則雖正亦厲有觸藩羸角之象羊剛物象九也上有震一畫當前藩象也從來小人之禍君子治之過嚴以正敗者多矣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言君子有以激成之也九四在三陽之前震之初宜進者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壯故動而貞吉悔亡陰在前虛故藩決不羸坤為大輿一陽互其下為輟又震為大塗皆利往象蓋體剛用柔當可行之時而以鎮定

易經增註 大壯 卷四 十一 雲隱堂

出之以正為壯其壯莫摧故壯於大輿之輟尚往而吉也六五柔居剛柔中也四陽上進遇之而失其壯故喪羊於易夫以陰位陽又乘陽其位不當故不用剛而用柔一以巽順和易之德調伏眾強使羊无所用其觸蓋止動之方抑強之術以柔制強之善物也老子曰馳騁天下之至剛者柔也漢文帝以之上六陰居動極位亢而躁質柔而暗不能詳審時勢有羝羊觸藩不退不遂之象動之不審進退維谷若知難而慎審則咎不長矣震動能改又有此象總之四陽在內陽德正亨諸君子得志行道自是顯盛之時聖人反復諄切不過欲以善

成其壯耳故雜卦曰大壯則止言貞也言不可過也天道也人事也一也故初恃孚即以孚窮三恃正即以正敗二中則靜而吉四貞則動亦吉上以陰觸陽而困三亦以陽觸陰而困則大壯之戒動甚哉○神珠云壯以氣言正以理言天地之氣不正則為驕陽恆煥人心之氣不正則為暴戾恣睢必理氣合一方可言大故曰大者正也○大壯二月卦若三月夬便不稱大壯了

三三坤下
三三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

易經增註

晉

三

雲隱堂

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六三眾允悔亡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取明進二義坤臣道日君象坤進上瞻離日有諸侯享王之象離明下照坤土有天子下交之象坤附離取順離乘坤取柔柔進上行離也離之所以為離者柔也

離性本上聖人南面臨御以之下有順麗之康侯上有

柔中之明主主臣合道相得益章是以臣受蕃錫君隆

晝接極盛之際會也蓋君德主剛惟晉不主剛以晉為

朝出之日故明而不虛燭而不察淑而不烈日之明不

盛於滿盛於朝君之明不盛於剛盛於柔日滿則傾朝

則升君柔則容剛則窮以離體明用剛柔乃善耳所以

主臣柔中合德以九四不正之剛間其中而厲者即六

五容之而愈覺其厲上九剛克之伐无咎而吉者即不

可已之功而亦吝若曰文明順德之日不宜見此也用

之成王漢之文帝以之以大有對看則日之麗乾麗坤

易經增註

晉

三

雲隱堂

亨貞分量具見故雜卦云晉晝也言得時也聖人一字有許多蘊畜周官校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又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康侯安民之侯非功侯也君子自昭明德懋本也心體本明自明其明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緝熙敬止即極之於昭光被百辟觀光景從亦自完其心量自求重而所求乎人者輕也○初六在下无位須汲引而進上與四應四竊位蔽賢故有晉如摧如之象初則屹然自守其正不畔援苟且以求進而於人

之未信泰然處之无所係累故吉无咎未受命孟子所謂我无官守則進退綽綽有餘裕也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在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不以進為喜而以晉為憂位大心小可以受庶馬三接之福於其君矣王母六五柔尊也言其王母同德也德合於君而君任之曰貞吉以順麗明也六三在下卦之上有侯象和順之德上下信之故上進麗明而悔亡志合道合視罔孚異矣九四以不正之剛忝竊高位處離用之下負羸立見故有鼫鼠日下惟恐人見之象明主在上鼠技立窮子夏曰鼫鼠五技皆窮剛不中正之象也互艮為鼠鼠

易經增註

晉

卷四

五

雲隱堂

剛在前喙也荀子蔡邕皆以為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瀆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先人六五柔中之主下皆順從故悔亡失得勿恤者文明謙巽之主虛己任賢廓然大公絕無計功謀利之念以是往而有慶不獨主臣休嘉而天下被德禮之風應侯順德在柔嘉維則之主矣故吉无不利上九剛明之極有晉角之象維用伐邑治不順也危乃得吉吉乃無咎以貞而吝者失道化无為之治而至勤兵征伐於文明之道未光大耳或曰此舉可少歟曰不可少也柔中之主自覺其吝而人亦惜其有此視大有有間矣○

晉以鼫鼠貞厲為日下鼠伏畏明不敢動之象義亦盡於斯晉角柔極必剛物寬必犯天人理數之必至若大有則无是

三三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

易經增註

明夷

卷四

五

雲隱堂

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明夷之道時與人為之明夷地掩日時也君子不能違時而能為時利艱貞自晦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夜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就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內文明貞也外柔順艱也晦其明明乃不忌以之夷以之拯以之順以之吉其用甚大所以蒙羞里大難而紂無

所施其害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同體之疾不可去也共辱之衷不可白也盡晦其明與汨俱入吾存吾志焉紂之晦箕子借焉箕子之明紂亦不能奪也此箕子掩而不傷之道也夫天則夜人則寐寐以養覺與時偕息若處夜而窮日以爭日是之謂不祥何利焉故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者易之人君子象之以莅眾用晦而明養明於晦以爲體也藏明於晦以爲用也冕旒垂目鞋纒塞耳示不用也用晦而明乃大若顯聰示明物得窮之矣此難以莅眾而况患難之中乎○初九在下无位明於去就者離之謙當鳥飛垂翼自戢也于行避也不食竈也有攸往主有言雖蒙議不恤也當三在旦不食之象艮爲言也君子以明避晦義不食其祿也程子以太公伯夷辟居海濱當之六二處大臣之位當明夷之時文明之德暗主所忌夷左股大臣象也居者危須拯者壯拯用馬壯則闕天之事也拯之者用晦以濟變處之者柔順以居心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順以則也言文王小心翼翼爲臣子之極則也吉凶中之吉蒙難而不傷也九三剛居離上與上六爲應有至明克至暗之象日上則出火上則然向明觀兵以救民水火則得其大首然緩其南

易經增註 明夷 卷四 七 雲隱堂

狩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武之恭行天討狩也勝殷殺紂大首也孟津遲回不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得志也雜卦明夷誅也其是之謂耶六四與上六同體以臣則腹心也深得明夷之心意知其暴虐无道必亡天下不可有輔故出門庭而遠遁也微子不諫抱祭器歸周以之六五處坤暗之中近至暗之君而有柔中之德爲箕子之明夷利貞晦其明以存其志佯狂就囚晦迹也飲酒失度晦德也外艱志正箕子之身可辱志不可易跡可晦明不可息以其明在內而不露所以爲貞也上六暗主之象下五文明而晦暗主不明而晦失人君之則其惡貫盈故初登天後入地殞首以應天誅夷人者卒自夷耳終墜厥命宜哉○李卓吾曰彖象兩言明入地中明夷取不見天日世界昏黑之象上六一爻正言晦也登天者入地紂所爲失道不法不明而晦之象也夫天地有晦明之時聖賢與時偕行利艱貞盡晦其明也艱貞之道莫著於文王莫苦於箕子自初九至六四皆文王之事初九之明夷文之遭繫也其象爲飛則垂翼傷也行則不食窮也往主有言讒也其被崇侯之譖而往者歟六二之明夷困於羑里也其象則爲夷及左股不可不拯不可不用馬壯拯是爲順人心合天則也

易經增註 明夷 卷四 七 雲隱堂

故吉九三諸賢之所為也獵禮大獸公之詩云獻豝於公九三獵取大首以獻於君不知者以為疾知者以為正也此闕天用拯之志所大得未易為常人道也至六四而羸里出矣以此人君左腹獲君心意始得出門庭而成生還之事下三爻地下之日四爻出地上向之受傷至是始出也合四爻看文王之明夷則所謂利艱貞晦其明者具見之矣當其明夷雖以聖人不免入地下及其艱貞而用晦雖至暴可以獲心意而出地上熊南沙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大難外難也惟外難可用晦入用晦出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不得真難矣

易經會註 明夷 卷四 七 雲隱堂

故箕子之明夷至於明入地中盡晦其明无明可見其所為艱貞者至矣惟不露明所以箕子之明不可息此明夷之道惟文王箕子當之也○再考左傳卜楚邱之筮穆子也遇初九也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又曰明夷日也故有十明亦當十位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為子祀抑少不終又曰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飛不翔也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穆子之德小何足當文王然以文王之事驗之多合○

晉習鑿齒曰後天圖南為離方日南至則入地為多離坤遭為火田殺獸之象古者田得獸皆以首計之而上獸則公獻於虞旗之下故為得其大首○王羲之曰入于左腹獲心意為人臣代君行間諜匿情之傷如伊尹往來於湯桀之間又似項伯之於項羽沛公皆其類也合觀之三爻於文王合○胡雲峰曰羸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此一時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嚙聖賢處患難身繫斯文之重不獨明一時而且明萬世也

易經會註 明夷 卷四 七 雲隱堂

易經增註卷五 下經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潛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敬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鑿全校

三三 巽上 離下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

易經增註 家人

卷五

一 雲隱堂

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一家之人父子兄弟夫婦在焉而言利女貞者夫婦人倫之始閨門風化之源丈夫有四方之志門內則女德要焉故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女為內風首關睢刑先寡妻淑女正位而內政齊聖人牀第肅而一家之教行又卦以長中女成故言利女貞彖言女

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二五也家以父母為嚴君四與

上也天地之大義正則妻綱在夫家人之嚴君立則父

為家統蓋女之正在男男之正在父父之正以身身之

正以言行言行可以飭天下而不可以飭一家一正家

而天下定化之自內而起也故風自火出風之自在家

也明於內則順於外處家之道也文中子所取於明內

齊外之旨也君子言必有事行必有常樞機審則身誠

家正發邇見遠以御於家邦皆是物矣是卦也以巽離

二女處二四陰爻為正而上父初子父子正也二婦五

夫夫婦正也上父四母父母正也五兄三弟兄弟正也

易經增註 家人

卷五

二 雲隱堂

長四中二女之尊卑正也家人陰陽上下之得位莫不有善焉者故彖指言之而六爻皆吉也○初九以陽剛之明處家人之始有防微之遠慮焉蓋教在初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悔矣初九防微杜漸當志氣純一未變時而閑之則將來無傷恩敗義之嫌故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內則曰男女不親授受叔嫂不通乞假男女不同移架外內不共廁不共湔浴七歲男女異席姑姊妹女既嫁而反男女不共席而坐婦女晝不遊庭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內言不出於閭親老庶弟聽於長兄介婦聽於家婦母專行六二以柔順之令德

位壺內之正範以陰從陽無所專成惟中饋之事而已
蓋婦遂事則僭化雞晨而身與夫俱殲婦不職則傲蚕
桑休而國與家俱亡孟母云婦人精五飯幕酒漿養舅
姑縫衣裳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順柔也巽卑也
以承夫也貞也九三在內卦之上為家之長以陽居陽
過剛不中治家太嚴有嗃嗃之象嗃嗃嚴而烈猶火然
又壯厲聲以嚴勝也家人近習易昵以義勝情雖悔厲
而吉若以嗃嗃為厲而婦子嘻嘻則耽於逸樂失家之
節任情敗義而瀆矣終吝六四婦位之尊有母道焉主
家政於內者以和順之德居有相之位內總壺範以協

易經增註 家人

卷五

三

雲隱堂

夫家之散睦家道必昌也飲食祭祀必虔米鹽醯醬必
節蠶澡女紅無曠如是則內外賓宗之用裕矣記曰父
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九五以乾之陽剛處巽
之中正。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不事整齊約束。一以中
和之德。感格其家人。以義則正。以分則明。以志則同。以
恩則篤。合一家之夫婦兄弟父母。皆太和所蒸徹。散睦
之至。交相愛。交相成。眾著於德。家人其順矣乎。又何恤
而不吉耶。其文王之為君。而妣太姒。父王季。母太任。子
武王。婦邑姜者耶。故詩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言交愛也。仲尼曰。無憂者文王。言勿恤也。上

九君之上其文之王季耶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以
家之至尊修身于上建厥表儀言有物行有恒正倫理
篤恩義表遜讓杜比昵正心之化孚于一家則不肅而
治不嚴而畏威如之吉其家道之成矣乎反身齊家之
本風之自始此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
同行說而厲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
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
易經增註 睽

卷五

四

雲隱堂

異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辟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
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
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
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
疑亡也
睽性志不同為離為疑是世道人情窮則睽之時也其
卦才猶得小事吉者說而麗明不為邪也柔進上行體

則明也中而應剛未全弱也未可大事以調停小事尙得吉耳當睽之時只合如此然天上地下而化育之事同男內女外而相應之志同萬物區別而應求之事同理非不可合而事非不可濟也君子處睽之時行濟睽之用其道欲舒欲宏欲婉欲定欲孚欲和卒之睽合事定始見亨否濟變之功彖贊其大者見此等時此等用造物之窮可通而三才之功並重皆從深心婉曲含容中得來非於此時行非常之原也故彖與卦詞小事吉原合非有異也象取同而異蓋天下之理原同也而用與時行事隨地起剛柔可以互濟經權可以並行在同

易經增註 睽 卷五 五 雲隱堂

而異乃所以同也離兌同出於坤而上下性異用得其宜未始不相濟也李卓吾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不得不睽若是必同○初九以陽居陽在兌爲悅其度舒以宏故悔亡所謂元夫也與九四相應皆乾乾爲馬離上不能向內故有喪馬之象初九則聽其去勿逐須其定自復合睽以舒不以急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用此道也九四暘日能焦澤猶惡人之能相害者初九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如子見南子孟解叔敖陳實弔張讓用此道也合睽以宏不以褊古聖王所以化姦惡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

也九二剛中之臣也以下遇上以剛遇柔在睽之時有難直行其志者委曲求合遇主于巷若非所由之正而志貞行權乃聖賢達節之事非狷介一節者所知惟二之才剛得中足以行之无咎者在睽之時爲无咎也睽遇主于巷習坎納約自牖皆是旁行而不失夫正在險難睽離時然耳六三以陰居陽位處不當而乘承又介二陽之間上應過剛之上心疑目眩若見其輿在後而爲二所曳牛在前而爲四所掣仰受傷於上其人天且劓者人心懷疑意見橫生原非實相疑甚則解睽極則合終遇剛而得應也天剝鑿其額劓截其鼻也九四無

易經增註 睽 卷五 六 雲隱堂

應又以陽居陰其象睽孤然初在下可以獨立四在上不可无輔處非所安比非吾與遇初九陽德爲元夫則同德相孚可用爲助在睽之時雖危而无咎則濟睽之志伸矣如狄仁傑得張柬之卒以苦心相濟而成功也六五以柔居尊宜其悔矣下有九二剛中之應蓋離兌同出於坤所謂宗也二主五尊之也五宗二親之也同心相倚其合也若噬膚之易然必君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往則剛柔相濟成濟睽之用而有慶也上九睽之極則孤離之極則過用其察而疑生焉疑六三之正應以一陰比二陽之間受汚辱者若見其豕負塗懼穢已

也載鬼一車懼崇已也先張之弧疑爲寇而害之後說之弧又覺其非寇而親之也疑情所結怪妄橫生非實事也有疑則諸境現前疑已則諸妄消殞故匪寇婚媾往而遇雨則吉睽則疑和則釋也睽卦雖正應亦睽以不得陰陽正位也而一陽相遇又善非常例之可拘。

古聖君賢相所以卓立於危疑震撼之中山岳其丰裁淵海其識量不波不靡至誠不動卒之事定功成人心冥如也乃見睽之時用之大。坡公曰九二不比六三使六三疑其曳與故爲噬膚以六三爲九二同體之膚也解亦慧心。回翔往復白文看得睽疑卦也何以疑

身和焉記 睽

卷五

七

雲隱堂

火澤性相反一陰志相離故疑也疑又莫甚於陰陽之交。若兩陽相遇轉善以陽遇陽不相疑也兩陽相容相信在睽須也若陰陽雖正應而陰疑陽之我傷陽疑陰之他向皆虛無中影響卒之事定而交合則疑乃渙然冰釋矣而九以陽居下無應於四然皆陽也亢則有之亢則睽矣以亢爲疑其疑淺故初九以容爲用不急於求合去者不追聽其自復來者不拒與之相忘疑乃化焉九四無應於初孤立可危遇初爲元夫兩剛不相克而相信以孚爲用處危而合志行則疑亡矣二與五應五陰也上有柔主時又乖離不得不遇主于巷而六五

又疑九二之比三而不敢前故告以厥宗噬膚噬三也往又何咎三與上應又特地生疑三見二四之爲曳爲掣上之爲天爲劓上若見三之爲邪爲崇張弧說弧皆不正之疑空中妄想也卒之相得釋然所以君子用以合睽惟寬舒爲大耳

三三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初六往蹇

易經增註 蹇

卷五

八

雲隱堂

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艱難險阻之義其象爲足蹇不前外險內止有見險能止之義故利貞利西南坤也坤平易其德安貞東北艮坎之方險也人欲濟險須立於險之外措身安貞之地以觀險之所在則事之可否勢之近遠時之消息往乃得中而有濟若冒險以進其道先窮又何濟焉故見

險能止。非不往也。有待而往也。故爻中或用智。或用愚。或自立。或依人。或君得朋。或臣見君。當蹇之任。無所往。無所來。貞以濟之。在蹇之外。往則蹇來則利。貞以待之。其靜也。審其動也。慎正己。正人反身修德。即極大作用。極大道理。皆從靜正貞固中出。所以濟時。所以善用。若處險之中。而恃才躁動。又何足以與於蹇之時。用哉。六爻。陰陽得位。皆同心共濟。又六爻不言濟險之功。以靜正出險。即功固不必有非常之原。才華之見也。象說未一總之。山險矣。山上有水更險。君子無時不自修。而慮患難險阻之中。更時時事。事自反。責己不責人。一語是

易經增註

卷五

九 雲隱堂

聖賢極地德修。則物服德大。則應至六爻。皆此義所謂貞也。○初六逢難之始。在下無位。進則罹其殃。退則保其譽。宜靜養以待時。明哲之用也。獲譽於亂世。不若無譽之安。若名可聞。身不可見。則亦申屠蟠管甯之流也。六二與初三四上不同。彼四者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爲往來。獨二有應於五。主臣之義深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君之難爲己。以己之身還君。蒙難履危。備嘗艱阻。守中蹈信。晦迹行權。成敗利鈍。皆所不計。此忠臣之貞節。君爾忘身。故終得濟險。而无尤也。九三爲下卦之主。有濟時之才。而前有重險。未可有爲。往則逢

蹇來反尚安。其位蓋下二陰在多難之日。不能自立。反則二陰恃之以安。乃德望隆重之臣。進無其時。反而靜守。以其身繫屬人心者。其所關正非淺鮮也。六四才弱。處險往既。逢險來與三連。尙足共濟。以九三位實。故陽剛之才。依與相輔耳。九五以剛中之君。膺大蹇之任。正邦之大人也。憂勤足以格天。薪膽足以勵眾。剛陽貞固。懋修厥德。足以動中。機宜豪傑。景從策力。畢舉正象之所謂利見者。此主蹇之君。濟時之幹。蹇之所以貞而吉。恃此爻耳。上六處蹇之極。險極將通。然而擾則難。長靜則難。終故往蹇來與三應。而寬裕處之。與內剛合志。內

易經增註

卷五

十 雲隱堂

得則外順。險可夷。難可出矣。故利見九五大人以收濟蹇之功。夫朋來則上下之朋皆來。獨上六言利見者。以其時則可也。總之。此卦之用。以反修用一貞字。有許多大涵養。大經濟。括在裏面。非淺才薄德可望也。○屯以內動外險。爲經綸。蹇以內止外險。爲修德。其處險之道。若動靜分。然屯見而不失其居。則未嘗不利。貞也。所謂用殊而體一也。

三三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蹇難解散之時否結方釋先以安人心持大體為務利安貞故貴西南時當無事則退守其靜以鎮定之不易經增註解 卷五 十一 雲隱堂

宜多事時當有事則速用其權及早圖之無使滋蔓夙蚤晨也震初陽夙象卦詞兩吉已括大象六爻之義蓋險難初解宜施澤於眾坤道寬平簡易往則得眾來復吉者不大聲色相安於無事之天有攸往夙吉者解難貴速時至而動應如發機敏則有功也總之此卦在天地為雷雨沛作陽勝陰之時在人為屯否既出君子乘權之時其最要莫大於解小人而一切小事細過俱宜以寬大待之夫小人禍之本也漢唐之祚不訖於曹朱訖於閹宦宋之祚不移於敵人移於王呂誰謂去小人非解之第一義哉而小人固未易去也罪未形而輕發

喪功時已至而重發亦喪功以小人之邪媚為狐依附為搗鷲悍為隼一不審時當機而禍且隨之矣故無事求功者擾則無難宜靜得時之中待敗乃救者失則赴變宜速中時之機繫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則解之時可思也王輔嗣曰解之時非治難之時故不言用理盡解之名故不言義則君子之處解又可思也故象以赦過宥罪當之過誤也不赦免非仁也罪故也疑惟輕止於寬減則合義也難初脫之時與天下更新持大體於上西南之政也○初六以陰居下无位在坎之

易經增註解 卷五 十二 雲隱堂 下當解之初柔弱安靜承二之剛處剛柔之際以柔下剛義无咎也聖人方蕩滌細故與人更始而又何求於初乎九二以陽剛之才為六五所任當解之任而處乎中可以有為之時也且以一陽處乎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邪能獲隱伏故田獲三狐除害務盡也矢直也去邪不直雖行必格黃中也去邪不中雖甚必亂能得中直之道而以貞固處之則吉矣六三其狐乎小人而乘高位竊君子之器雖貞亦吝况不正乎致戎則禍且移之國矣九四以陽剛位四未得其中下為三附與之為比若駢拇然則正人解體矣維解而拇則同德之朋至

而信矣六五柔順中正而在尊位爲解之主應二比四與陽德之君子相維繫固結則正氣勝邪氣自消有解之道非必用驅除也解之靜正而吉者雖小人亦服其正大寬平而退聽矣出許衡讀易私言甚合高景逸亦曰君子相維則有解矣未有君子之交不固而小人退者上六位則公也視六三墉隼也居動之上爲解之極解荒悖而除穢亂者成器於身待時而發故獲之而无不利也九二上六爲君任解之事所謂有攸往夙也以解爲解也六五君也以用君子爲解小人之道所謂得中也以不用解爲解也君子處解之時隨時而動細

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三三兌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

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易經增註

卷五

七

雲隱堂

樂於益上此孚之道也夫損下益上非王人所得已損剛益柔不以消剛損下益上不以盈上此段不得已之心孚信於民則大吉无咎中正之道可貞之永久而不變以之攸往物無拒也子來終事何往不利然上之不得已而損下者非以自奉也曷所用二簋可用享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享禮八簋盛矣四中二簡坎之時以一簋貳一尊又簡矣損自泰卦來損乾之三爻益坤之上爻是損從三上兩爻得名也良爲陽兌爲陰陽止於上陰順而悅損下益上以民奉君以理之當然動乎情之自然故曰道也象於損有孚

加一而字其旨躍然又三言時者見得損之道因平時二簋應有時時可損而損也在凶年不祭肺施之萃則非在坎離貳尊簋施之鼎則非聖人之損用亦有道焉天地之道不過盈虛盈者損之虛者益之與時偕行乃適於中然則損之時三陽在天下當其盈三陰在上上當其虛損三之實益上之虛理之正事之宜時當損而損豈損民之不足以益上哉象以之懲忿窒欲忿生於怒剛惡也象少男欲生於喜柔惡也象少女故懲忿如摧山窒欲如防水損之又損則君子之處奉養可知也

少男少女象出 王右軍窮微 ○初九陽剛居下性悅志順以君事為

易經增註 損 卷五 五 雲隱堂

已事過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然不自失者方能益人又當酌損之合乎宜然非徒以順為益也尚合志一體之誼下上交而其志孚也九二剛中大臣上應柔謙之主屹然以中為志持正道以益君之德者制賦則用厚民生明國體於下無秋毫之損而於上有邱山之益中以為志以德相成益之大者也六三損下以益上乃卦之由成者其時則天地盈虛之時其道則天地氤氲男女構精之道天地男女之道兩而已矣兩則一三則雜一則中三則盈化生之道以兩而成故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而上則上來而為友兩也所謂交也時也理

也數也一則必兩三則滋疑損益乎其弗可易也六四以陰居陰柔不中而為疾虛已求益能使初陽速來助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則剛柔合志而有喜矣此能自損以求益者也六五以柔居尊謙損之至江海處下百谷歸之無心求益而益者至故或益之有孚之道也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言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損益時行天之道也福謙喜謙天人不能違也故元吉上九居卦之上用益之極而思以益下然損之益小弗損之益大惠而不費所及者廣上益下之道也故无咎正吉利有攸往得臣民之心

易經增註 損 卷五 六 雲隱堂

以天下為家何家焉上六志願乃大得也○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否為損益損益咸恆之反也二少之情感極必損二長之正久極必益又損益泰否之變也王子雍曰純乾過剛純坤過柔損剛益柔六爻得中故吉也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之益柔也欲其勿損損則不及矣柔待益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欲其自損損則致中矣○班固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龜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

一第 升 貴 日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貝有大壯幺小不盈寸二分爲漏度不得爲朋○損雖以三上兩爻成卦而六五九二卻是卦之主爻所謂有孚可貞之道二爻得之也故有以損爲益者三也有勇於奉公而不可過者四也有以弗損爲益益乃大者二與上也有自損以受益者四與五也總之損之道貴中與時偕行而本於孚固非一於損而使下虛上盈者名卦者存損下爲損之戒而處損者有自損留餘之實故六爻皆善○九二剛中以靜正爲益若往而爲卜式桑孔之益凶孰大焉以

易經增註

卷五

七

雲隱堂

九二悅卦故戒○楊敬仲曰物不得剛柔之中皆疾也偏剛忿疾也偏柔欲疾也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常失之緩故虛已求益過則无咎○王子雍曰上祐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以受天下之益故言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家蓋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以天下利養天下人惠而不費道之大者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易經增註

卷五

六

雲隱堂

益象風雷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雷以益下則上下皆益也損上卦之四益下卦之初下以動求上以巽接民說而廣上大而光天下無事則下令於流水之原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途矣中正有慶二五也陰陽有共濟之吉木道乃行震巽也利涉有舟楫之用益之吉道也再言動而巽者見得動而盈滿招損也動而巽則德崇業廣日進无疆天施一陽於下地賴以生則品物咸亨其益无方所以盡卦之義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損則有時而損益則無時不益以震巽天地發生之時也與時偕行其益日進而無方也君子以風雷自厲遷善若

風速改過如雷迅吳幼清曰六子皆益物然水火山澤結聚萬物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能增長故於風雷尤見其益荀慈明曰見則遷有則改可謂勇矣勇莫神於初機初之不斷後乃無及震巽一陽一陰之始生所謂機也初機審而以風雷之氣行之遷改之善者也○初九一爻乾所施於坤而成震者筦生物之樞以益下者當四初未易有否之象乾坤始交而為益則轉否為泰實惟此時苟不大有作為如均田制賦建學飭紀設官分職畜眾設險何以為民永賴陽為大震為作討謨遠猷開天下以無疆之益故元吉无咎以下民愚賤不能

易經增註 益 卷五 一九 雲隱堂

自厚所事非剛自上來大為振作不足以益下也卦之損上益下正在此爻六二以柔順之大臣處下處中虛中受益者夫滿則不受虛則物來或益之其益无方也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應也而六二惟承貞其虛中之心以承君志故君用以克享上帝當天心而有吉慶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六三凶爻益之用凶事荒政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蓋凶年民飢上必從而益之用凶事雖專且速而无咎以平日慈愛之心孚于上下而拯溺救焚行得其中用圭告卒事何咎夫委積原以備

凶以取之民遷民乃民固有因以予之耳周禮珍圭徵守以恤凶荒珍鎮也六四近君大臣處巽而以身益民者古者民不安其居則遷國以益下也盤庚太王其證也六四以上乾移下坤遷國之象也以中正益民之行告公從上巽下順利用為依民遷國民者國之本也不重宗廟社稷之遷凡以益下為志也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誠心益下有孚惠民之心不必更問蓋孚不在施濟而在惠心以心孚則以心感故元吉而下皆孚感我德則我益民之志乃大得也蓋有孚而以惠心則孚不待問矣惠我德正有孚也與六二正所謂中正有慶也上

易經增註 益 卷五 一九 雲隱堂

九處益之上亢而自私又巽為不果有立心勿恆之象以專利為安以損下為易以求下為得無恩於民則民莫之與也莫之與則擊之者至矣上當益下而反曰下莫益之偏於自利之詞也自外來則上九招之權可恃乎○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曰夫子何嘆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其不可益乎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而受之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已虛靜以待下故百載而愈盛迄今而猶章昆吾自滅而滿意故當時而虧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徵歟○益利涉

大川初用大作二用享帝三用凶事四用遷國皆大利
益故益以興利○繫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
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
則民不與也慎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
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云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
恒凶

三三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

易經增註 夬

卷五

三

雲隱堂

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
居德則忌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
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九
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
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九
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上六无
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以五陽去一陰易易耳而卦著危思警戒之詞不一
蓋一陰乘高勢則敵窮則噬君子不敢有易心焉不恃

剛之健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決去而天下國家可
和平而無事也揚于王庭聲罪也以信著令使服也然
不敢以小人之微而忘戒也危乎其危有厲心焉蓋君
子之決小人非私也告自邑用人心之公惡使之退而
屈志原非與異己角也不利即戎恃壯則敗利有攸往
正盛斯屈矣彖言健則不怯以容其惡悅則不驟以激
其變故決而和并非有怒也小人不可居上天道也順而
去之一出以至誠兢業之心又何怒焉怒則我已爲小
人矣然則夬之道公而大嚴乃和行之以危其道乃光
夬之善者也君子觀澤天之象知其必下因而施祿及
下法天澤下有何可利若以爲德而居之是有其善也
公而私之道所忌也然則君子退小人於下使有可安
而不敢居功其孚慎之心可知也○初九當夬之時居
四陽之下趾象也乃決然行四陽之前前趾之象也銳
意躁進居下用壯其不勝宜矣凡咎以背於理爲咎此
則以不量力爲咎不勝之理在往前也譬之布衣論權
臣匹夫發大難不能退小人而爲小人所傷是也九二
當夬之時剛而居柔能得中道不恃其剛故能憂惕呼
號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可以無患也嗚呼君子決小
人而常防小人不測之禍所謂有厲也夬可易言哉二

易經增註 夬

卷五

三

雲隱堂

為地位變離為日在地下莫夜也又離為兵戈戎也皆
 小人象也備小人乃可以去小人也九三重剛夫小人
 而壯於面凶道也君子之決小人亦在乎心耳誠有去
 小人之心決而又決雖獨行遇雨若濡於小人而不以
 為辱取愠於君子而不以為避五陽中獨三與上應故
 云獨行兌為澤雨以比上六心夫夫而面目相合所謂
 決而和也比夫夫臻厥成而天下宴如矣終无咎初不
 自白而卒乃信也九四以剛居柔不中不正聞而不斷
 在兌下而乘剛為臀无膚行次且之象然兌為羊四羊
 之在後五羊之在前若與五牽連而進以上行其夫則

易經增註 夫

卷五

三

雲隱堂

弗能長也夫以五陽之盛決已窮之陰而君子之凶咎
 不當者三二之惕三之濡五之未光何其難也下三爻
 乾體則戒其用壯上二陽爻兌體則又病其少剛然則
 去小人舍中何以哉○觀象人身出腹中之物皆在於
 臀臀從殿殿者後也凡易中言臀皆坎也坎為溝瀆臀
 象也故婚九三變坎曰臀困下卦坎初六曰臀此爻變
 坎亦曰臀乾一兌二為膚此爻變坎則不成一二矣故
 无膚兌為毀折亦无膚象又乾為言下三陽之言也變
 坎為耳病聞言不信之象也所以困卦亦有聞言不信
 之句蓋變坎則性情險健乃傲物也故聞言不信○温

易經增註 夫

卷五

三

雲隱堂

嶠結錢鳳進密謀以悅王敦而後圖敦顏杲卿迎祿山
 受金紫而後起兵討祿山皆得濡愠无咎之義

巽下
三三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
 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
 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初六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
 柔道牽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
 賓也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
 未牽也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

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復名卦正姤取遇者何以陽氣發生盛大人物忻鬱忽然一陰生非所望而值之故曰遇此義朱子取得好故遇者陽遇陰也彖言柔遇剛原始要終主陰也陰隨也主則壯矣如以一女遇五男又女先男不正而壯非貞順之道駸駸上進乘權而又比暱之是與長也將不復可制矣此聖人早見豫防為將來計也若論陽氣暢生之時一陰初來乾終坤始天地相遇乃亨嘉之會生息繁衍於大夏所謂萬物相見於離品物皆著見而章也

易經增註 姤

卷五

三

雲隱堂

剛遇中正者九居二正位於下九居五正位於上主臣同德有位有時以中正遇陰是陽道居尊下行何事不可為故其道大行也莊子曰一女遇五男既不可取天地匹配則能成萬物蓋女遇男不正男遇女正也可見陰雖內而微陽雖外而盛成天下之物者甚大此時與義之可幸也陽雖盛而勿恃陰雖微而可虞防堅冰之漸者關係更大此時與義之不可忽也故又嘆姤之時義之大明以挽回之責望君子矣大象施命誥四方天以風鼓萬物后以命告四方皆取諸巽中正之道以巽行之其入人也神矣卦中諸爻所以陽遇陰言包言含

巽也以其大也乾道也陰遇陽言繫言牽巽也以其柔也坤道也陽能包陰陰則牽繫不釋可不為害矣。初六一陰始生勢微而進有以繫之則止柅收系繫也金鑿上之孔用金也巽木也繩也九二金也金柅指二也九家易云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安於所繫則正而吉往而敵五陽之盛則凶立見矣然方長之陰不安於下巽得坎半體為羸豕豕豕雖弱性陰躁中心常有踴躍不靜意則所繫之可不慎乎九二陽剛居中能以容畜之道制陰下比於初為包有魚之象魚陰物也能包而畜之則魚為我有矣一陰者五陽之所欲也五陽者一

易經增註 姤

卷五

三

雲隱堂

陰之所往也遇剛之柔原無正應二能包陰陰則牽焉柔得所主其義不復往而及賓也易林韓琦帥陝西時有儒生張元以詩謁公此時宜收用而卒不錄元遂投入夏國元昊為相屢敗宋師大為西方之害可為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之證九三剛而不中全無應與秉承皆剛變坎為臀為臀無膚之象志亦在初下行而問於二故居不安行不前不勝危厲然未牽於柔尚足自守則亦無大咎也九四應初以剛不中正所謂包之道失矣魚不能舍近而及遠民不能去親而即疏孤立於上凶自此起矣應陰失陰陰必賊之民離而難作也九五陽

剛中正姤之主也用二包初猶以杞包瓜瓜蔓陰也杞木陽也瓜熟善潰枸杞痺柔而能久杞在瓜上籠而包之瓜蔓雖善附杞不投以可攀包之善者也九五君道不自用用剛中之臣制陰柔之性不以決而以包妙用不露故曰含章靜以制之待陰之自天而墮猶瓜之時至而落於蔓者凡此志不違天以靜制動動有時而窮以大容小小有時而盡不舍命乃以用命也或曰陰長陽消天之命也陽何得而墮之曰不然懸不厲尾乎否不羞三乎觀不醜二乎剝不凶初乎消長之道遠則世計近則歲周小則時移君子挽回有道安見不可待乎

易經增註 姤

卷五

三

雲隱堂

三三坤下
三三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

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易經增註 萃

卷五

三

雲隱堂

大人遵道遵王萃以得主亨也蓋大人正位九五剛中而應上萃下與下之萃上皆出於正故利也若勢集利附豈能久哉惟有元永貞之孚則下順上說其道大亨故王者躬受天命為天地神人主順時舉事念萬國之歡心聚九廟之精神用大牲備物也吉則受福神祐也人附神祐何往不利上下聚則可以集事也可見聚之道以和聚之和以正正則同同則一一則聚矣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熙穰成世道豐盛百物富有主臣合道上下交孚蓋天地萬物之情通於感久於恆正於大壯而亨於萃至萃而天地萬物之情遂矣惟盛也故

聖人貴未然之防焉除戎器修敝壞簡而聚之以備不虞安不忘危也○初六上應九四孚也陰柔之性不能固守不終也乃亂乃萃比於二陰志亂而忘聚也質本陰柔急於求聚方寸已亂不暇擇也若呼號正應而萃於四則一往得聚有握手之歡又何恤焉故无咎六二坤位中正大臣之道也與九五正應引初與三同類之陰以萃於五則得君臣之義吉而无咎孚乃利用禴者禴樂祭也王者作樂以薦祖考必合萬國之歡心二引初三萃上則上下交孚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王順而助祭是乃利用禴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蓋秋嘗薦新冬蒸物備夏陽氣盛矣物易腐其享以聲為主盛薦音樂以達陽氣也坎為律又為耳主聽又坎為黃鐘之本故取作樂象卦爻兩言祭者坎為宮巽木宮闕象坎為隱伏鬼神象坤牛象兌羊象皆牲祭義也六三陰柔不中與上無應故有萃如嗟如無攸利之象若往而比四萃五雖小吝而无咎四五剛而說三往則順而得主互卦成巽也九四近臣處多懼之地下比三陰為眾所歸非其位而得民心咎之道也以其體兌能部率三陰順而萃五必大吉无咎者有伊周之孚則可也二位中直言无咎在二陰之中正應而孚屹然不變大臣之表而

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直行其道者四位逼震主而疑故言大吉无咎須謙貞巽順達於上下有而不居以歸之君能用大者得之九五以陽剛居尊為萃之主天下望而聚焉故為萃有位剛中而應固无咎之道也或有未孚則修其元大永終貞固之德則無思不服而悔亡矣以德位之萃而有未孚則其道未光反而修德如舜之誕敷文德以格有苗則元永貞之心通神明光四海萃之大而盛莫加焉上六當萃之時處上獨立內無應與危莫甚焉齋咨涕洟懼禍之深不敢自安知危不危則亦可以无咎也○此者聖主初興羣陰附以立功之時故言原筮不甯方來

易經增註 萃 卷五 三 雲隱堂

後夫凶萃者世運亨盛臣民聚萃之時故言順言悅以見亨利之象所以天下初歸則建親賢天下既安則防未然○又二卦原主原永貞比一陽无分其比者故卦言之於九五則言顯比失禽不誠萃二陽故於爻言之而九五言匪孚悔亡○孚乃利用禴照升卦二爻所訂義看亦得

三三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初六九升大

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上六冥升利于不

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升進而上也升莫妙于木木之升自然而不可強不自知其生人亦不見其升卒之陵霄千雲芽蘗可以成高大順故也順則積以漸聖功王道備此矣下三爻木氣得地氣而升人見其升蓋木土相得相信在人則上下道合而志同故升也巽之德主孚所謂允孚無疑也上

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三爻地氣附木氣而上人不見其升蓋地道以百昌之怒生而蕃變君道以眾賢之上集而光昌故升也順之德主貞所謂用亨貞不息也故柔以時升漸也初之大吉是也剛中二也應上應之也六五大人也用見升也主臣合道慶賴大也南征前進向離出治其志大行也總之下卦升也上卦受升也惟受升故其升也冥至冥則其升也至矣聖功純一不已王道篤恭不顯故木以柔而剛巽德達於高大地以貞而運順德進於无疆臣之見大人而晉離明以孚信著久大之業后之敦純一而達天德以不二成不息之化雜卦曰升不來言不已

也崔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順乃自然積則高大升而不驟也若暴德逆行陵厲不孫未能升而困隨之矣○初六木根附六四土氣而滋則句萌豈達人臣在下以和巽之德與四道同志信聲氣之孚允在形迹之先升而投契獲上之道也傳說築版而相商太公釣渭而遇周四文也初其望乎九二剛中位下正應於五其道上升與謙冲遜順之主誠意孚浹其志乃得上行猶樂祭之薦達陽氣不用物而用志也楊誠齋曰臣有當為遂事而不為專上有重發衡命而不為恃苟有利於天下得行其志不拘形迹皆用禴義也有喜魚水

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之合也九三志剛體巽其升上達坤為邑陰為虛若虛其邑以待三者故上下坦白信順而无疑也巽三爻剛柔皆具和德遇坤之順更無阻礙繫序卦曰坤易從也巽則入也以柔入坤而說故升也上卦三坤皆以安貞為德六四以陰居陰雖勢已近君而其德柔正小心謹畏無失臣節順之至也象我先君文王三分有二其德日升其心日小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亨正也六五謙順中正之大人升之主也貞固靜正下任剛中天下之德力智勇進而為輔有升階南面臨天下之象斯時也主臣一堂都俞喜起侯升而王亂升而治其升之極盛際

歟故大得志其道行也上六冥升至上無所用其升
上猶形上不顯為德之義也利不息之貞性命德業化
而不有直與無聲無臭者合德神化之疊疊知識忘焉
故曰消不富也其先為虛邑其終為消不富天德王道
之極致孰高大於是○後渠曰程子訓王用亨句止其
分升其德至哉言乎以亨言升非祭也

三三坎下
三三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
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
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初六臀

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
酒食中有慶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
不當位有與也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
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
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剛受揜困困亨處困之道也貞也虞翻曰處困無應宜

靜余謂有應亦宜靜何也以困也蓋屯蹇坎在外可動
可止困坎在內不可避也解渙亦坎在內得雷而動得
風而散困險以說順受之道也處險能說則困而不失
其所亨卦言大人象言君子見此貞吉之道惟君子能
之以剛中也剛於中者百險不能殞其正正於己者千
憂不能喪其說身困而心亨時困而道亨中也其所也
非君子則不撓而折於困即躁而重其困當困之時陰
蔽陽邪醜正天下其孰能信之而有言乎故兌取說心
而戒尚口大衆取水下澤枯為困困者時也命也在天
者也致授也還也此命還之天窮通得喪非我所與也

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志於仁志於道在我者也審意之所當然而遂之非命
所制者也困之貞而亨以此也○初六人之體在坎下
為臀木在冬為株初與四正應而隔於二居則困株進
不獲極入於幽谷坎底也不覿於明自初至四歷三爻
故以為數也九二剛中之臣在祿而困困於酒食不能
有為也與五非正應而德同朱紱方來上所向也二德
剛貞在困能守不違往也利用亨祀心可天知也坎之
孚也若征則雖无咎而凶象言中有慶以其剛中有為
而能待終能濟險故有慶也六三柔不中正秉承皆剛
上無正應兌為剛剛石象謂四也坎為蒺藜謂二也三

坎男上兌女上三之妻也兩爻皆陰非偶也動則入巽
宮象也變大過棺槨之象也故不祥也九四以陽居陰
體剛而不亢來自外而內也四為初正應以在困中不
能即來故徐徐然其志在下也坎為輪兌為金故稱
金車四大臣乘金車者困于金車不能援賢拔滯故吝
此不當位所致然初為正應有與也志在下終能合故
有終也九五剛中之君乘剛蔽陰上下皆傷之者有剛
剛之象則赤紱反為困矣然剛中之德不激不隨不偏
不倚以中直之行從容靜正以處困險乃徐有說不犯
其難也明雖困於人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

易經增註

卷五

註

雲隱堂

神鬼獨知之乎韓子曰惟垂于時乃與天通處困之道
也受福誠之通也二之享祀戒征四之徐徐志下五之
徐說祭祀皆貞之吉也上六處困之極乘剛無應行擾
居危陰亢之象也故告之以動則悔若有悔而動窮必
通矣悔在事後危悔在事前吉有懲而動存戒而行吉
之道也此卦取柔揜剛剛困之義而六爻三剛皆得吉
所謂貞亨无咎君子固窮之道三陰皆凶未有小人危
正而不自即於危者也○孔子讀易至亢嘆曰其唯聖
人乎至困又嘆曰其唯君子乎一則得意之極而知失
故常得也一則失意之極而知得故無失也窮通得失

境也其正其所其不為境遷者乎嗚呼深哉

三三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
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初六井泥不食舊井
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
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
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
受福也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九五井冽

易經增註

卷五

註

雲隱堂

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之德天而其用人也靜而動其出不窮利天下而不
尸其功古者卜邑相水泉改邑就井不改井也坎陽生
地中人所待命也用無得不用亦无喪言靜也往而用
者此井來而用者此井言常也井之德也天也而致之
用則人也用以上水為功幾至未上亦猶未繙井也羸
瓶之戒為用者惜也蓋井泉一陽生於二陰中造化之
本也人之有中地之有水也深造之以道則逢源日新
又新之則用及天下矣故聖賢之抱中處下井也天下

所得養也用汲而濟世非堯則舜乃雷澤之漁非高宗則說乃巖谷之胥靡耳孔子曰明王不與天下其孰宗予宜愀然有王明之感哉卦言緇瓶象首言巽乎水上水明以致用予人也象言木上有水井言致用也崔子曰君子法井之象制爲井田使民服田力穡以盡耒耜之用用勞使自養也勸相使相助也惡而不費利莫大焉一井之養而不窮也○初六陰爻上也居下無應象井泥不泉而泥廢井也泥不可食禽猶去之蓋居下者眾惡之歸習舊者穢濁之聚其爲時舍宜哉九二陽也無應下比象谷鮒井雖泉而汚未焚之井做井也無以禦汚故谷水射鮒鮒子夏傳云蝦蟆也井做而汚則潔取者不至甕做漏象棄物也許衡曰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做漏取象不亦宜乎九三陽剛應正井之浚而清潔者潔治之使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行道心惻爲井之可汲而不汲惜也君子能爲可用不能爲用君子一用則天下蒙其慶井一汲則一邑受其澤若王明則思以濟世也又能明下也用汲則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王明上六也君子爲可用以待用相須而功若求也三與上正應故言求也經原借井發義也六四甃修井口所以禦惡而畜泉也井不

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修則爲泥爲谷棄井也三之渫渫初之泥四之甃甃二之谷渫以潔其內甃以防其外外交修心身之學之極功也九五井之主爻也井至此其道成矣惟此爻言泉坎中之一陽也位北正也居中中也所謂剛中也冽言潔也寒水之正性也天之所生泉也地之所成井也人之食於是乎取足焉出不竭而應無窮象所言養而不窮也聖賢抱中正之德其爲天下萬世所利賴井之德也上六應三用汲取王明之功其井之功成矣收收緇上水也勿幕公天下也井之用於是乎源源不窮待用者無心取用者各得井無求於人而人趨之有孚之義易之言有孚莫妙於井猶桃李之不言而蹊也天一之生而不居其功地六之成而不有其德人之所食而忘其自王者之以德養人非分人以惠者也故井之功言大成也元吉之道也非聖人之德其孰能當之是所望於王明者

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三三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

明時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九
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九
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九五大人虎
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小
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
順以從君也

革從時也時者中也順也得其中而順之日民乃孚矣
孚乃用革則大亨以正而悔亡蓋革金火相革之卦方
生長而忽肅殺聖人取以象征誅然由離之兌中有坤

易經增註

卷五

革

革

焉所謂己也己陰土也土在五行爲中在坤爲順在五
常爲信離兌得己土乃合於相革之中寄相生之意如
是爲革乃金火孚契而相成故以鼎繼之也此革之所
以取己日取其得中得順而民信之也所以六二言己
日正指離中之己也彖言水火相息乃濟也此非水火
之逮乃二女不相得也火上澤下睽而已矣澤上而下
火下而上二物不相得斯革矣象言澤中有火革言火
革澤也邵子曰有溫泉無寒火言水能隨火熱火不能
隨水寒也是陽能勝陰處此革之取象也革非滅也乃
變也文明以說革之德也孚之本也故己日乃孚時開

易經增註

卷五

革

革

德也文明以說德乘時也應天順人非得已也故時者
聖人天地之所不能違也時未可革中順自固何貞也
時當可革行嘉改信何順也時當既革文明從順何孚
也皆應天順人時未至不敢先時既至不敢後也嘆革
之時大則聖人惟有後天而奉天時耳象以之治歷明
時君子觀革之義知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故歷
象日月星辰以明數不可貫歷察日月星辰躔次也歷
須年年改易不革則天度漸差此歲差法也一日百刻
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三歲一閏五
歲再閏十八歲八閏爲一章十九歲而氣朔齊焉若三
光晦朔弦望分至啟閉之時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
以定盈縮而後四時正歲功成焉凡此皆必變之數而
非聖人之有意乎其間也容齋四筆曰大衍數四十九
一行以之起歷革卦次在四十九作易者有深心焉故
後世多稱大衍歷此數此義也○初九位下无應非革
之時以中順靜正之德厚自韜斂用晦用藏守如處女
不可以有爲也離爲牛離以坤成爲黃革所以束也鞏
固之至也六二離爲日六陰土正己日也居大臣之位
有離明之德上爲九五所任當中順有孚之日乃革之
故征而吉也當天順人信之時往應虎變之主必志合

而有嘉也君主革也臣行革也此伊呂事也九三兌離之交正革之際也征則其事凶貞則其道厲蓋聖人征誅鄭重之日乎故待革言三至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則非利天下之心昭然可見於海內也又何之即欲不改將何往矣至九四而革道成矣救水火之中應士民之悅故悔亡而有孚以此革命天下信其濟世安民之志何吉如之九五則居尊而為天子矣文明神武應運踐阼其天下文明世道不變之日乎故言大人虎變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制禮作樂與天下更始煥乎其有文章故未占而有孚也易曰風從虎言有神

身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也大人威德丕著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乾九五飛龍龍取德革九五虎變虎取威也上六革道之終臣民景從一時佐命之臣分茅錫爵變為公侯而小民皆回面稽首向順也其文蔚者蔚然以禮樂相先順從者心悅而服也斯時天下初定惟宜寬大甯靜與民休息故征則擾而凶居貞則正靜而吉也從古未孚之有苗七旬乃格已革之商民三紀乃變有孚厥終而革道其成矣乎

三三三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身易經增註

卷五

三

雲隱堂

天休故元吉亨人君革命之後丕變人心政以柔其外德以柔其內其義亦如是矣故繼革取象於鼎子夏傳初分趾次實腹中虛耳上剛鉉故曰象也鼎有鼎之用有鼎之德木火亨飪亨上帝養聖賢用也巽順義理離明耳目柔上而虛應剛而中德也以中和之德厝之爲用優敷政教調變剛柔恭己正位而宇宙之和從此懋維新之命自此凝矣嘗涵泳白文見得聖人卻於鼎上發一段大道理鼎有六義以安重言其度也以容載言其體也以耳目言其聰也以調和言其用也以用人不自用言其虛也以處中不自滿言其貞也此六者皆君

德也禹採金鑄鼎為傳國重器其象義備於斯歷商至周鼎之所去者否也所存者貴也革乃用遷遷斯莫矣鼎有實剛在中也慎所之莫也惟中斯莫莫命也非陰陽之得干也三燥而炎失和四滿而溢失中失鼎之德與用也五柔而容中而不亢安其所而不動黃耳金鉉中象也上九以陽位陰德貞而氣粹體剛而用和剛柔節和象也借耳鉉金玉以明中和之節非真鉉耳以行又金玉以鉉也然則初從貴其洛邑之遷乎二鼎實其郊鄙之奠乎三耳革四足折失鼎之義則命不疑焉而五中上節其成周太和之間乎卜世卜年命之謂也厥

後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豈非其徵驗歟○初六洗鼎顛趾出否否去則納新矣初六陰不正妄象也鼎由否從貴猶因妾得子也湯革夏代虐用寬周革殷易暴用仁所謂蕩滌一世之滓濁與天下成清明之理者殆是謂歟九二剛居中鼎有實也鼎實則慎所措之中故慎也實為澤在鼎中則木火相仇而不能即終无尤卒相成而吉也鼎用實以享帝養賢人君用賢臣以協和贊治蓋九二大臣之位六五之所以應也慎九二之德也鼎實取中則陰陽之疾不能干焉所以異於三與四也九三處木火之交鼎炎耳則耳變故行塞雉膏不食

易經增註 鼎

卷五

星

雲隱堂

以火過燥則不和失鼎養之象矣然三變則內坎外亦坎有方雨之象以水濟火則悔亡終吉其大臣有陽剛之才而躁復自用者歟九四位陰而過乎中滿則溢矣以弱小之才智滿假自任敗乃公事國敗而身亦隨之信如何言知小謀大力小任重妄自期信而不自知其隕越也六五鼎黃耳中虛也應九二以中為實所以大受也金鉉剛助也比上九以金為鉉所以致用也而鼎則安貞而不動焉奠之義也正位凝命之象也人君虛己處中用賢以下承上弼持盈保成以沖虛靜正而不自用殆是謂歟上九則相臣事也六柔位也九剛德也

剛而不過柔而得中以調和鼎實使剛柔不偏陰陽交濟和五味劑鹽梅以供祭賓之用玉鉉之象也所謂庖人掌鼎鑊以給水火之齊也其相臣輔天子以變理陰陽協和上下成景命之僕而開萬年有道之長者歟○沈存中曰古鼎三足皆空所謂鬲也煎和之法置體於中比升鼎則濁滓皆歸於鬲京師大庖釣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

易經增註 鼎

卷五

星

雲隱堂

易經增註卷六 下經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湑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玉璣 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麟全校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變七豎象曰震亨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

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象曰洊雷震

君子以恐懼修省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

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二震來厲億復

易經增註 震 卷六 一 雲隱堂

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六三震蘇

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九四震遂泥象曰震

遂泥未光也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

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

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長子主器卦序也天之長男故當君之長子取象也義

也若將本卦震字在長子身上看非也震之為物雷也

一陽鬱二陰之下振憤而出有轟裂之象在天為怒生

之卒發在人為變難之卒臨故人聞雷未有不肅然者

聖人以恐懼增其敬常人以驚怖失其常故震之於人

多功若觸之而宴然木石也此震卦之取義在戒懼而

非就主器者之威令言也震亨震以破地之陰達天之

陽在人敬陽也忌陰也雷以作人之敬破人之忌亨道

也震來虩虩人心恐懼則周環顧慮圖之審備之密有

事化為無事卒乃笑言啞啞意思安閒備患難而不失

其常度也蓋變之來不能奪有主之衷惟敬則專惟敬

則定是以震驚遠邇而主豎之心誠一則不失七豎以

其敬也故可出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象言恐懼乃

君子本色而遇變增惕修之身省之心無所不用其至

易經增註 震 卷六 二 雲隱堂

此聖人之學問也嗟乎安得禍恐致福世亦有聞雷而

以為故然者矣唐肅宗遇祿山尚與張良娣局戲故孔

疏云聞震恐懼便是有德之人○初九一陽下動為卦

主爻故當全卦之義豫之初六唱始逸豫所以貽凶震

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虩壁蟲也善捕蠅故周回

顧慮於壁間六二才與位俱弱而處得中則能用其弱

故首被震衝此何可當也惟大喪貝而不顧遠登高而

避之靜守勿逐久之險者夷誦者伸難消而復其常矣

暴不可久動不可常六二能喪貝能謹避能不較便有

作用而柔制剛靜制動六終始復而得矣若戀棧用悻

是自卽險也何中焉太王避狄高祖避羽光武避更始皆得柔中之用六三以柔居剛不稱其位者當震之來神氣渙散弗屬此不足以濟變者能震懼避位而去亦可无咎也陳白沙曰微欽不知乃有北轅之禍九四洊雷也剛失位而陷於四陰之中近則溺於宴安遠則困於險難百鍊化爲繞指所謂陽剛者牽制於陰柔而不能出無所爲光明慷慨之事矣夫差明皇未常不剛也吳丙夷光外宰詬唐內豔妃外奸相卒泥而及於禍卽如晉元困聰勒宋高困遼金不克恢復皆此象也六五震之君也以柔居剛得中也往來厲與來厲不同來厲厲自外來也往來厲則厲自內也以危行看自明蓋六五震動恪恭危行於險難之中所謂恐懼修省者以此行震動之中萬無有失而能有爲以守宗祧奉祭祀其不喪匕鬯者歟易莫得於中夫正有不中者矣中未有不正者也上六以柔處高當動之極才弱志亂有氣索目眩之象此而征其凶必矣然幸其去四尙遠震不於其身於其鄰畏震鄰而戒備自守可以无咎然不與鄰共患難而謹避之此婚媾之有言也嗟畏鄰之戒何容易言虞受晉寶以滅虢楚聽秦賄以伐齊卒自覆焉若江亡秦穆懼吳亡晉國弔其知有戒心歟○卦氣盡於

易經增註 震

卷六

三

雲隱堂

六至七而復始焉故易言七日陵陽也九陽數也故言九陵且互卦爲艮有陵象

三三艮下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

易經增註 艮

卷六

四

雲隱堂

艮其身止諸躬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取背背於身爲陰其形止艮象也五官有欲背獨無欲而五臟皆係於背艮義也人之止一如其背泊然无欲內留於極寂爾喪我嗒焉喪耦心无其心止无其止是爲真止真止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吉凶禍福所不能乘言无咎而已象出一時字見得人之不止以存人我見耳人我之見一起一定之所遂失上下敵應膠擾攫甯止之而不止矣惟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其止其行一隨夫時而無所與如谷受聲如鏡受形感應兩忘萬

變而不出其宗靜固靜動亦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此
 聖人之絕學也明道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
 兩忘可想不獲不見之義陽明曰惡動之心非靜也求
 靜之心即動也可想良背之義位也所也中也一也所
 謂天君甯於極泰甯定而天光生以無為行天下光明
 之極唐道士司馬承禎對睿宗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為上口如治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
 无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无以易也○初
 六陰居下有趾象凡悔吝生於動惟靜无咎其初尤慎
 艮趾謹始也繩趨尺步斤斤自飭其履蹈則亦未失夫
 易經增註 卷六 三 德意堂

正而可无咎矣然守戒罔終利永貞則動靜操持而可
 以安於正也學有靜而鮮終者矣未有根器不靜而能
 躋於止者也象於爻義互見六二陰居陰求靜者也
 其才弱腓之象也艮其腓不欲動者也然腓之行止不
 自由而隨乎股股動腓隨二无能拯之言不能自救其
 隨也不能不隨而心不快於隨故言未退聽言其心未
 能降服而聽乎隨也寂然不動者心之隨如之何而可
 以狗物此夫見之不定持之不固不能不制於感而功
 深力定尙可馴至於止者九三過剛不中強制為止者
 也三當身之限如人腰絡乃俯仰屈伸之處不可止者

也艮其限則夤列左右而不相通矣夤夾脊肉也三在
 四陰中有列夤象固止於中不能進退事窮心困其危
 薰心也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而可以絕物固執
 膠一於天下事隔絕睽違制動之心即動人有強伏而
 火愈熾者心為理困紆軫內熱其厲薰心更甚也此告
 子之強制終不可與於止也六四當心之位不言心言
 身身心之區也身統四體之全故六四於諸爻獨言身
 又言躬即背也以陰居陰專氣致柔者也故艮其身思
 克止也止諸心則止諸躬矣故不獲其身而身止焉為
 篤恭為其身正之象无咎即卦象義也六五艮其輔言
 易經增註 艮 卷六 六 雲隱堂

有序豈強制哉心正則言也時故曰以中正也由定靜
 而安詳動靜語默不失時也六五在互卦象兌上九以
 剛健居上敦重厚固安止之象也又邱再成曰敦兼山
 之象也艮而敦厚之至也永貞也定性之極也是聰明
 睿知而能固大德敦化其用无方也夫然者不屬動不
 屬靜不屬行不屬止然行者行此止者止此動者動此
 靜者靜此其大學之止至善歟○艮山止也近取象於
 身身惟背止以无欲也足腓限夤躬輔皆動者也思於
 心亦動者也惟止於動乃真止動而能止乃真能止者
 也所以卦言不獲其身身不離者也言行其庭不見其

人非離人也言思不出動而止也嗚呼其象言時行時止
止深心而異於枯槁寂滅之學者乎○諸家看艮其身
小並艮其輔亦淺非也夫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止諸躬
也時然後言言有序也始之學止終乃敦止此君子成
終之學也二欲止而不能止三不應止而強止失止之
義者也聖賢學問即是事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夫何
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三三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
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易經增註 漸

卷六

七 雲隱堂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初六鴻漸于干小
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六二鴻漸于磐
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九三鴻漸于陸夫
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
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六四鴻漸于木或
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
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上九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
亂也

卦內止外順其進漸六禮備而後行女歸以正則利因

卦長女少男言女歸而象爻之旨則以自下而上以陰
從陽又不指定二卦言也鴻陽鳥自子午以東艮巽皆
陽方雁之從陽猶女從夫臣從君也天下事動而躁則
邪靜而順則正漸則進而得乎貴位故行有功進以正
即得位正邦即有功其位剛得中指九五蓋六二進而
應九五漸之正也凡物動而上未有不窮者即人之一
言一動理所當然出之无序悔吝滋生惟內止而靜則
心不躁而清外順而和則行有禮而節以是而動又何
窮焉女貞而字則風化端臣貞而仕則朝廷正鴻之行
有時飛有序於物无競于世无多求故耦不再有夫婦

易經增註 漸

卷六

八 雲隱堂

之正焉羣不亂有君臣之義焉飛冥冥有高世之儀焉
取女陽之陰也女歸陰之陽也鴻象取得有味崔後渠
曰地平土温厚木生易長山峻土枯燥木生難茂此升
漸之所由分也君子以之居賢德象艮善俗象風德止
於上靜而正化成於下順而巽身正正邦其斯謂歟○
初六鴻漸于干初進也進而上以從陽也无應于上前
比於陰兩陰不相得為小子厲有言之象艮少男陰在
下為小子又艮為言蓋士之初進未得所從義不苟合
故危而有言然于士君子立身行己之正固无咎也六
二鴻漸于磐遠於人則飲啄得所二位得中又上應九

一第 冊 頁 參 日 頁 全 第 8 反 文 句

五剛中之君所謂進以正而時則未遽合者如需之飲
食燕樂安閒以竅而无躁進之心焉蓋六二中正從容
涵養待時而動固非宴安溺志而素飽者比也九三以
剛居剛爲躁進之象惟躁進則去下之本有者不顧雖
上之不正者亦合九陽象夫四六陰象婦合不以正非
婚媾乃寇也合則凶而禦則利與同體二陰之類順以
相保則漸而不失其正也陸山下之高平地也以艮爲
山故言磐陸六四鴻漸于木風中翔也其飛漸高雖一
息千里可也然或得其桷鴻亦止焉以其无躁進之心
也桷木之稍寬平可爲桷者桷非鴻所擇故或之猶夫
士之進或有遇之可就君子安焉漸之善者也何咎乘
剛之說非卦義爻象所取九五漸陵陽剛居尊之象君
也卦以艮夫巽婦言爻以二婦五夫言正易之變易不
拘也五以二爲婦二欲進而爲艮所止歷三位而後至
有三歲不孕之象然二本正應彼不正者終莫勝之故
終得其歸依之願而吉也人臣遇主不爲奸邪時勢所
間而永投魚水之歡收正邪之功者用此道也上九鴻
漸于逵所翥益高飄然雲漢之表雍容物外其進以時
知幾也次序行列其行不紊得正也遠羽冥冥繪繳莫
及高蹈也于物无競于世无戀其羽可儀可法也又孰

易經增註

卷六

九 雲隱堂

得而亂其志者其子房子陵之流高風亮節爲世標表
者歟○望前四日偶書鴻象覺漢宋諸儒終不及聖人
格物之精且備因象悟義則諸爻牽纏之解又有可得
而正者矣○六爻鴻之取象得其大意不必過泥乃閻
雁考則亦有合者雁飛則有序居則志警每夜宿水涯
必令雁奴巡警有警則雁奴呼而告之雁乃起而周顧
焉禦寇相保之義也鴻飛而不得其止則哀鳴嗒嗒小
子有言之象也鴻不再偶然有失偶者夫征不復婦孕
不育之象也孕不育死也雁之失偶死者多矣孕何育
哉雁不止木其翔而集也遇桷亦暫棲焉蓋接足之暫
而非以是爲止也或得者暫而不常之謂也由是而觀
泥者失之

易經增註

卷六

一 雲隱堂

三三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
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
知敝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
之貞未變常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
未當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

行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歸妹女先男也夫女守者也女說男動以說而動非正也故征凶无攸利象言天地大義女少於男陰陽相從震東兌西男上女下即娣媵相承以廣胤嗣皆天地大義若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婚嫁女之終生育人之始以明震兌相配在文易後天為正位在人道相承為經常不可廢也何以凶而不利所歸之妹以說動也六三

易經增註 歸妹

卷六

二

雲隱堂

陰居陽位不當也初與二皆剛而三乘之又執其說以動陽勢必至男牽欲而失其剛女狎寵而忘其順尊卑之序自此紊內外之位自此亂上六之无攸利正乘剛相應之凶也歷觀漢唐宮闈之禍未有不始于此者聖人之垂戒遠矣大象雷動澤上水氣隨之而升艮男少女之相感此私情欲恣之時也君子永終知敝使不流于惡蓋始合不正終則必乖乖而圖之悔无及矣故知敝蚤圖不以私情為合乃所以永終也兌為說為毀折有敝象六爻皆以妹言陽皆善陰除六五外皆不利蓋以說者柔私也惟剛而正則女德之令不繫于說故善

也○初九剛女德之正也在下女之不亢也歸妹以娣媵相隨古今常禮以恆以常禮而行也娣无專行以承正室如跛不能自行依人而行娣之分也以娣有容也妹之正也跛屣仰承也娣之順也歸妹征凶懼夫說怙寵也卑陵尊也不妬不亢以正而行吉莫大焉古諸侯一娶九女媵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以姪娣為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九二剛中賢正之女上有應而陰柔則女之貞而未偶者妹之身爻也靜以自持慎以自戢若眇能視而不足與有明利幽人之貞正靜自矢不變其節也樛木

易經增註 歸妹

卷六

三

雲隱堂

小星初九有焉仲氏之淑慎莊姜之古處九二有焉六三處動之極不中不正內懷專寵之心故其歸也不以娣而以須須女之賤妾婢也以之自從非禮也言不當以也不如反歸而仍以娣從得乎常道此江汜之詩所由作歟九四以剛居柔而无正應為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正者象言愆期之志見由己不由人歸妹之守志而需時其華孟姬之流歟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不尚飾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娣媵妾也以容事夫者也君內君也以德相夫者也帝乙歸妹之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

而驕諸侯往尊爾夫必以禮義其務貶損以无加于嫡此六五之所取義也月幾望蓋月望則敵陽幾望而未望則女德之不亢不盈吉莫大焉此夫敬不忽於君子孝不衰於宗廟慈不畧於妾媵恩不靳於姻族其位中嫡也以貴行行其后之德之禮而非與娣同也上六女指六三之兌女士指上六之震男一處說之極一處動之極二爻又不相應與皆陰虛无實震爲竹爲孟陰虛則筐空象也兌爲羊陰虛則无血象也故爲女承筐无實此不能理蘋藻修內職蘇子瞻所謂不績之蠶也女承筐无實則士刲羊无血用已死之牲又豈可以告宗

易經增註 歸妹

卷六

七

雲隱堂

廟供賓祭乎若此者人倫以廢宗嗣以絕歸妹之合不以正而婦道之无終者无攸利則象之所指也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重其責於女也正指動以說所歸妹也而言蓋始之不慎終必乖離空華零委刲羊无血无與於陰陽之正終始之道嗚呼英主剛辟其受此凶豈少哉○易長女惑少男爲蠱少女說長男爲歸妹女下男女爲主故凶長男先少女爲隨長女適少男爲漸男下女男爲主故吉

三三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

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易經增註 豐

卷六

七

雲隱堂

豐震上離下象王者其明如日其威如雷光天之下靡不輝煌振動此豐之象其義自亨非豐而後亨也王者至此時見民物之盛輒爲長駕遠馭之志尚大也而耗亂之機已伏於此矣是可憂即在自心也故告以勿徒憂宜日中宜以此心遍照天下俛仰而周四海堂陛而徹九州舉利病休戚畢照其幽隱使煬竈不乘瑕毀潛消斯保泰之道也又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消息而況於人與鬼神蓋治亂倚伏之關平陂相因之數甚可畏也若晉武能憂可无身後之禍明皇知憂可

无末年之變能照天下而為日中之惕者其惟堯舜之
 儆戒禹湯之罪已文王之无逸乎彖戒人主意全在盈
 虛消息四字天道盈虛除乾卦外惟謙與豐言之豐則
 自盈必至於虛謙則自虛可以持盈易蓋有深心焉其
 言之也象言雷電皆至明斷並行其用甚大以折獄象
 照以致刑象威明而動動无失矣世道豐亨正百弊叢
 生之日故虞廷府修事治而士師之命象刑之明猶倦
 倦焉子輿氏亦言閒暇明刑皆所以照天下而釐姦剔
 蠹以永保此豐耳○初九與四同德相應明非動无以
 行動非明无以照兩陽匹敵相助乃克為用故明以動

易經增註 豐

卷六

五

雲隱堂

主也暗者多疑往祛其蔽必得疑疾惟盡其誠信以感
 悟開道之發若者部撤之象也離中虛有孚象信以發
 志則已之心與君之心相為流通伊尹之於太甲孔明
 之於後主子儀之於肅代用此道也故吉九三人臣而
 具剛明之德可以濟豐者應上六之暗則權臣而在君
 側煬竈蔽明者其暗更甚於五也故為豐其沛沛陰兩
 也沫斗杓後小星斗之輔星也九三受權臣之蔽故日
 中見沫明動致豐大事也邪人當途動而見止安能大
 事又九三明而動上當姦闇權臣必為所傷故折其右
 肱三變互艮手象約兌為右為折折右肱象受其掩抑

易經增註 豐

卷六

六

雲隱堂

為主動以明為主相配而相等也非他卦取應也豐之
 時人心玩愒必明斷相資往乃有功亦必及時有為事
 乃克濟故遇之稍遲可以无咎若過旬則失時災至而
 有无及之悔矣豐為日中之治時乃難得之機旬者天
 行一周以言數之成時之久也漢言丙魏唐言房杜應
 時相遇功施爛焉六二離象日五天二地三四人皆日
 之所照故言日中日見則星隱日虧則星見二以坤離
 居中人臣而具離明之德者上應六五之昏暗故為豐
 部見斗之象部障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斗以言其
 陰而尊也六五之象也二仰承之故為日中見斗見暗

毀傷終不可用此遇之不幸也何咎九四震一陽主動
 而比於六五則亦有豐部見斗之象蓋四五同體以陽
 居陰位相比故受部也四之體本明四受部則本體亦
 幽而不明矣所恃者四剛而動也動而遇四原相應之
 夷主借其離明相與為助協力以事主則亦可以發部
 而成致豐之功故吉也行者動也動以明為主也六五
 在震之中以柔居尊虛己下賢之主也章二也六二離
 體章明居中得正五能謙以來之則明動相資又非豐
 部見斗之象矣此易不可為典要也二離之中五震之
 中兩柔相從二含章五來章成日中之治資保泰之功

若是慶集宗稷譽流邦家故吉而天下蒙其休也象言明以動豐此交當之矣上六以柔暗之質居豐亨明動之極承平既久奢侈日生豐其屋自盈也不豐以天下而豐以屋自私自大處太高也部其家自蔽也滿則拒亢則昏深居亢絕而跬步之外有不及知者矣高亢昏迷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闕其戶寂然无人人避而棄去之也自此三歲而熠耀行乎室麋鹿游於臺豈復覩其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所謂窮大而失其居也不必指臣言○部草木蒙蔽沛陰霖也以本卦互約變象有巽坎象故云部五與上二陰也震以一陽動二陰之下二陰其鬱陽者也故取部象豐之時雷在日上則日多掩抑雷之象又二陰在陽上則陰爲障蔽此治將亂盛將衰而聖人之所重爲戒與

易經增註

卷六

七

雲隱堂

三三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九四旅

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止而麗乎外旅義也山火延緣而暫過旅象也人必行也必有旅也不第商也古聖賢卿相帝王之旅者多矣或避而旅或困而旅或進退而旅或患難而旅備經險阻將以有爲也故時而下則退而守時乎上則進而見旅之道不越乎貞貞之義一在乎柔得中乎外而順剛柔介乎二剛旅時也然卑則取辱亢則取禍惟中而順則柔用剛亢而燥則剛禍柔矣旅之所以貴柔中也一在乎止而麗乎明得所止旅主也明而往擇而依无陰事无私交內不失己外不失人矣趨危地比匪人旅之貽禍莫及也旅之所以貴擇止也以茲而言小亨就旅言也吉則貞之濟也聖人見難處者旅之時難盡者旅之義所以用剛柔經權之中觀盈虛消息之會也其繫甚大以此興以此喪不可不慎也象以之用刑明象離慎象艮明察慎審刑詳也不留不稽剖決如流也不留獄象山不留火也崔後渠云旅與獄皆非可久處也○初六以柔居下其才卑茸其志猥瑣不足以有爲也上

易經增註

卷六

七

雲隱堂

有四應火性上非能下也以斯處旅困窮之災自取之也六二艮體有柔中之德即次則安旅所必須著眼當在懷字得字懷有懷資不露意不第言貲即才亦貲也古人道道親奴僕起止利用惟僕從是賴得字大有人事貞仍照旅主人看此未遇之旅故著貞字能貞則可終无尤矣九三以剛居剛亢而寡恩近離焚次所傷已多過剛无徒在旅之中以此與下其喪童僕之心宜也雖正亦厲旅忌亢也下三爻艮也艮象止貴畜也畜以容乃大初六較纖悉競錙銖何陋也瑣兮尾兮流離之子也九三以亢承上上必災之以暴陵下下必二焉雖

易經增註 旅

卷六

十九

雲隱堂

正亦危况不正乎嗚呼仲尼在陳絃歌不衰鍾儀在晉樂不忘舊晉文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柔順下人也文而有禮十九年守志彌篤中正立己也廣而儉懷安而能遷懷貲不露也所至享之送之妻之納之可謂即次矣腹心子犯子餘股肱魏犇賈佗紀綱秦之三千可謂得童僕貞矣終无尤言吉也若慶封奔吳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邱亭祝盜或者告其呪詛魯昭如晉將入乾侯子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其造於境勿聽使請逆於晉晉不答季平子歲歸馬公執其使賣之季孫將見公與歸國不見皆初與二之謂也

九四以剛明之才處上卦之下志欲有為也以陽居陰尚未得位旅于處暫寓也得資斧而心不快志不在自安也季孫之待孔子以行齊王授室宋薛之厚餽孟氏不居也左傳懷安敗名晉文卒去之可以觀其心矣六五為離之主明之至也有坤之順德之大也以文明之德居中得正射雉一矢亡不再發也其藏器應時而成功者乎五君位也不言旅者功成而返旅為主也以譽命上逮得天也其夏少康周宣晉文之謂乎離為雉為兵象上九以剛處上為離之終此旅而自高用躁暴厲之象也鳥象高焚應躁又離為鳥為科上槁鳥焚巢則

易經增註 旅

卷六

二十

雲隱堂

家破矣旅人先笑後號以豫亡也喪牛離為牛坤為牛國邑之象也于易以輕忽失之也惟驕亢怠傲終以隕家失國而不自知也諸爻言旅不言人旅而歸止言旅主之在外言地言時也此則真為旅人不復有歸矣其唐元宗魯昭公之謂乎嗟嗟憂患所以開聖賢而剛躁不可以禦患難旅之以興以喪易著如列眉可不慎哉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

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入也順也重巽則全以順爲道故其亨小陰從陽利攸往而從陽必以正爲得又利見大人此卦以陰爲主而從陽則九五大人又一卦之主也彖言重巽以申命卦才也誰居重巽之位以申命則九五一爻也以我入

易經增註 巽

卷六

三

雲隱堂

人藉乎命以人順我本乎德九五以陽居尊剛巽乎中正德也中正則志行不然不行也此九五一爻正有本之命而挽回造化之權不屬之卦屬之爻也柔皆順乎剛初四也得所從是以小亨利往利見大人也初四皆陰之順而四則功四近君見大人也九二亦剛中而在下非正大人之位者也看九二爻詞亦巽之下而承上昭孚信者也故大人專屬九五爲確象言隨風巽陣陣來也則入物深君子以申命行事審命于未發之先申命于既出之日商盤周誥何其敦也事則命非空言行則申非演示身正令行何其信也此中正之貞也○初

六以陰居下遠于九五大人者從違莫決爲進退不果之象志疑則利用斷用武人之貞濟之則進得所從而利攸往矣志以亂而疑以剛毅貞正而治也巽爲疑卦其究爲躁卦變震也初六變則乾又爲武人象九二陽剛居中以承九五則臣位也巽於牀下巽所當巽也古禮尊者坐牀上卑者拜牀下諸葛之於龐德公是也二剛以巽行用以行其敷陳於上不厭委曲婉轉以將孚信譬用史巫紛若以事鬼神則卑而極其誠巽之得中道者故吉无咎也巽爲風聲也陰氣鬱伏而上達二陰九其達之者故有此象九三以剛居剛又乘剛其質非

易經增註 巽

卷六

三

雲隱堂

能巽者然在重巽之中譬強暴在禮法之場勉強爲巽故屢失屢巽恭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象言志窮屈於不得已而爲之非其心也故吝此爻漢張遐看得透頻巽巽之賊也六四陰柔在四剛之中而近於九五此順乎剛之大臣也虛心下士收豪傑爲君用以人事君其事功莫大焉有田獲三品之象六四陰在陽中爲離爲兵有田象獲三品謂九三下體之上乾豆也初與已應賓客也二中與上應君庖也穀梁曰上殺中心乾之爲豆實以祭次殺中髀髀以供賓下殺中腹充君之庖尊神敬客也九五居尊命令之所自出也處得中正則盡

巽之善而无不貞所謂剛巽乎中正也以之申命行事
 无有不利故吉而悔亡也民迷既久驟用告誡或難謀
 始故无初中正之命以德柔之久而漸化有終也先庚
 三日午辰寅也之陰也无初後庚三日子戌申也之陽
 有終也正與先後甲相反蠱无九五之君則任夫天行
 巽有九五之君故於爻發之以歸功於爻也上九巽之
 極則卑處夫上則窮人臣崇高富貴之極患失念殷則
 極其卑順阿諛以取容不知順愈過身愈辱喪利失權
 卒取凶耳巽為濡忍為苟合為好利保之而乃以失之
 上窮之數之理也雖斂固亦凶是可得為正乎正乎言
 非正也凶言必也○巽為卑為伏為順為入在六子為
 陰之始故其始也卑伏柔疑而不能立初陰而亂之象
 也從陽則上達陰得主則治故巽又為長為高言陽氣
 之上茂也有終而治之象也甲始也終始歸之天行庚
 更也改變屬之人事風與時更人之命令所以革污從
 新也二巽為木根陰而幹陽亦初終陰陽之義

三三兌下

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
 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
 之大民勸矣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初九和兌

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
 之吉信志也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
 商兌未甯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九五孚于剝
 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
 光也

兌說自亨說不以道則邪故利貞象大言之者說貞則
 正正則大大則孚故民勸也若私恩小惠違道干譽民
 豈有勸哉剛中柔外外雖和說內實剛正說之貞也以
 是為說則天地為公普萬物以無私順天應人敷說于
 下王者何心焉故說以先民民忘勞說以犯難民忘死

易經增註 兌

卷六

三言 雲隱堂

惟說之大故民勸也此王者熙熙皞皞之說也象言兩
 澤麗滋君子以朋友比德滋益講習說之至也講象兌
 習象重兌象盡卦旨大言以罄說之義爻則有往來之
 義故爻就陰陽相比言吉凶初遠於陰故和四乘夫陰
 故未甯介疾二比陰五亦比陰而皆處中故亦言悔亡
 有厲大概兌六爻陽吉陰凶則剛者貞也惟剛能貞柔
 則不能以說原屬陰故上六一爻言剝以兌之終九月
 為剝也陰以說剝陽則陽之所以處說不可不慎矣○
 初九陽剛在下獨遠於三無所繫著故其兌也和說之
 正也和而不同則其行也不疑於比也夫兌天地之柔

氣也中則和誠則孚在同則防其流在初則得其正故
吉九二所謂剛中而外柔者在下卦則臣位也剛中孚
象以中正之德孚信于人同德者悅而莫逆即不正者
亦與而不失而吾之志則確乎可自信以信人者所以
吉而悔亡也剛中以遇則內陽外陰其人也以德則內
剛外柔其道也故言孚兌六三以陰居剛不中不正爲
陰邪動以悅人者陰求人故言來以悅上下之二陽也
爲諛爲佞爲姦柔之蠱惑人心毀折之禍豈獨凶於而
身哉九四以剛處陰乘三承五近君之大臣也以其位
柔又互卦爲巽爲不果之象故於下之六三其說也徧

易經增註

卷六

三

雲隱堂

徧斟酌於心而不甯焉如其介然秉正疾邪則譏諛之
人無自而進則慶不止在身而被於國家矣九五以陽
居尊君也剛中柔外盡說貞之道矣不言兌而言孚蓋
嘖笑之不假者也聖人在上亦有小人如堯時四凶隱
惡順命聖人非不知其邪也以其畏罪勉仁革面順從
則亦以至誠之道待之正以自持信以御下以此孚於
陰柔之剝正者未嘗不寬未嘗不易而心之所存則不
勝其危厲焉即堯舜之憂驩兜畏巧言令色孔壬未嘗
一刻忘也位正當言居大君之位持事悅之衡其正當
如是也上六引兌與六三不同三以陰居剛動而求陽

之說上以柔居陰靜而誘陽之說故來兌之說易見引
兌之情難知或詐忠飾信以動君或矯情甘退以餌上
爲可說以待君之說此其中情曖昧聖人直揭其微而
不言凶者則以九五剛中之君非上六之所能用也此
卦看得剛中而柔外之德分明則二五之孚可一掃諸
家之葛藤矣

三三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
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
有功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用拯

易經增註

卷六

三

雲隱堂

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
奔其机得願也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正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
大也九五渙其血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
也上九渙其血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之時爲離散之時而渙之用有釋險散難之用故能
亨乃王在渙中其合渙以德濟渙以才德者建中懋敬
合祖考之渙即以聚人心之渙才者任人成功因渙難
之才以收濟渙之用而要之以利正而濟也象言渙之
亨在二四兩爻剛來居二正在渙中也以陽剛得中雖

陷坎能出坎而不窮柔得位乎四在渙外也巽之所以成卦者此爻也所以為風為木濟渙者也上同九五也以與五同體相近輔君以有為故王假有廟端然在中而乘木濟川坐收利涉之貞矣大象風行水上則水散天大无涯神氣无不在祖宗魂氣亦无所不之皆散也君子象巽以立壇立廟於東南象坎以血祭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皆以孝敬合上帝祖考之精神也居中禘享敦本重祀帝王之大務其萃渙合離之道莫重莫先於此矣蓋德之事也○初六在坎之下其才弱矣用拯之道惟得馬壯則吉九二乾為馬坎為美脊之馬

易經增註

卷六

三

雲隱堂

初六順而依乎九二上比陽剛之才與之同心出險庶可救坎難之危而得吉也已不足者恃人陰從陽順也九二正處險中故言渙九有濟難之才身在二陰非所安也机木也人所憑也奔机奔九五也當天下紛離渙散之日懷英雄之略擇主有為二五相應而德同故奔歸九五則得所恃借而悔亡也人在患難中未有无所藉資而起者信從何平從无知唐府之士從元齡乃得出頭用馬壯也尹奔湯禹奔光武主臣相會得所願矣六三以陰居陽在坎之上又有上九正應乃渙其自私自利一身一家之見而以天下國家為志者又何悔之

有六四巽卦主爻為木為風正涉川渙險之才又為近君大臣與五同體合志者居陰得正獨能渙其羣羣聖人之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當天下離散羣雄角立之日能渙小人之私羣以成天下之公道此其所以大吉也然渙其羣易見也羣渙而歸於九五其聚若邱匪夷所思也六四柔中大臣能以正渙邪以公渙私則光大之舉何險不夷何難不濟註所謂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九五陽剛居尊政令之所從出也正王乃在中者渙汗其大號所以慰天下也渙王居所所以惠天下也王者正位出治必有許謨之命以答寰區號之出一本於

易經增註

卷六

三

雲隱堂

誠如人身之汗自內浹外无不周到蓋德之流行也必有湛恩解澤以惠天下王居之渙示无私也此皆王者正位之德所以聚天下之渙在此矣上九陽剛居上遠於渙者下坎為血傷害也渙其血散其害矣不獨言出而言出之逃去之遠也雖下與三應而剛明之才无所係戀故能出之遠而无咎也陰在險中以有應於陽為美陽在險外以不係於陰為得故易以陰應陽為柔得剛援陽應陰為剛以柔累陰應陽多吉陽應陰多凶也然則上九明哲遠害之臣乎渙卦坎為險木為舟舟行水上所以濟險六爻皆能渙險所謂同舟而風波未有

不左右手也以初之拯二之奔三之渙身四之渙羣上之渙血而九五以之濟川何渙不利故端敬居中凝神定命以萃神人之渙也彖象爻義甚合故彖言在中爻言在位而四言得位則四又五爻中之主爻歟四言渙有邱互卦艮九五艮主也故當以羣歸主爲確○景逸曰上九應險而能濟險故渙其血使其去而遠出蓋與四五同功正應巽涉川而救險者亦有見

三三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

易經增註

卷六

无

雲隱堂

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天地人之道曰生不得節則生者不能成成者不能復生也蓋道過則害盡則窮節制也止也畜也固也在易四德爲貞所以通道於不窮也人好欲節之以禮苦而

蚓蟬則窮人好進節之以守苦而巢穎則窮人好生節

之以義苦而烹沉則窮嗜慾榮進偷倖之過易知也絕

倫離類輕生蹈難之過難知也何也以其貞也以其貞

故聖人惜之然而不可貞以其窮也可以自完不可以

訓世可以一時不可以百世君子不由也彖言剛柔分

不偏也剛得中以剛爲主中則无過蓋天下有正而不

中未有中而不正者也說以行險非矯激也當位以節

九五剛中也中正以通爲天下立極也故大禮與天地

同節則天下由焉天地節而四時成剛節柔節剛四

時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止之勿過也若以歲功言則春

易經增註

卷六

三

雲隱堂

夏生也秋冬節也兌坎所以爲節也春夏之氣主發洩至兌秋收斂而成入冬則畜固而十月陽氣已生非窮陰也有秋冬之節而生長留餘地則春夏之生茂焉貞乃所以亨而不窮也聖人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留餘地也節之亨天下如是崔子曰澤節水不泛不溢君子制數度因數以起之度使等級明而歸於中議德行由德而見之行如隘與不恭議之以歸於中則制身範世準此矣○初九君子節天下先於節一身當時事之始前雖有應行乎險中又靜而不宜動者不出戶庭含章括囊靜之至也靜中見天下盈虛消息之機階於言

語慎密不出可以无失臣失身害成之咎也君子之節將以有為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軌塞則斂之戶庭而準通則放之四海而準也兌為言故繫以言語當之九二得位矣前雖行險而有同德之君此干載一時也而乃固自退閉不肯擔當此知塞而不知通知守而不知為者膠滯不通失時之極喪機釀亂其義凶也此止節易達節難也六三以陰居陽兌為嗟嘆有節不當而悔之象故不節若則嗟若敏於知過有悔則不終於悔又誰得而咎之兌體說說易失節能嘆悔善補過也此誰咎與同人爻象同看六四以陰居陰坤之純德也仰承九五其行已則不陵不諂以為節事上則勿欺无隱以為節其无成有終久暫以之敬之節也其獻可替否常變以之正之節也小心翼翼无所於勉飾順之至也即智名勇功之見不存焉此安節之亨承上之道如是也九五正象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謹身節物創制立法以通一世之性情履之上則順施之下則說節而中則通之四海百世而皆亨故无往而不可嘉尚也此聖人與天地四時同其節者康吉之道萬世由而无弊歟上六以陰居亢執節而窮者處險之中伸經黜權明志棄用憤世之汶汶守己之皎皎或自酬

易經增註

卷六

三

雲隱堂

其心或酬信於人或身任廉潔或志肩綱常矢堅貞於百折甘苦節其如飴所謂苦節不可貞而貞之者聖人憫其人而深戒之以凶又嘉其節而許之以悔亡與大過上六滅頂凶无咎同義无咎人不得而咎之悔亡則恆本志而无悔也涑水司馬氏曰其道窮言其道不可通行於天下也貞志高行可以風天下夷齊清而聖者也不可議也然而其道隘君子不由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周孔以之當明夷則節之貞君子當折衷焉

三三兌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

易經增註 中孚 卷六 三 雲隱堂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当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中孚言誠也卦二陰居中虛也虛則無我二剛得中實也實則誠神明之舍虛則誠不虛未有能誠也孚從爪

從子鳥抱子之象鳥子剛毅於外氣虛於中鳥抱之雌
伏呼啄一任其自然之時誠之至也卦乃疊離故象鳥
風無形而動澤誠無形而動物又象巽兌也天下惟无
我之誠誠而天矣上施則順下承則悅孚乃化邦一誠
所動也蓋至誠所格卽無知可被虛己而遊卽至險无
害極其至卽天亦不能違而應之而況人乎語云仁草
木動金石貫日星感天地皆是物也六爻以陰而正剛
而中下者吉謙也信也虛所以誠也誠則孚矣三陰不
正而躁上陽處亢而浮不誠未有能孚者也楊誠齋曰
風无形而震川澤鼓幽冥誠无象而動天地感人物誠

易經增註 中孚

卷六

雲隱堂

之至孰有大於好生不殺者乎議獄求入中之出緩死
求死中之生然後盡於人心中孚之至也議兌象緩巽
象○初九以陽居下中孚之謙者兢慎自持有憂虞戒
懼之心戒懼所以誠也御朽臨深无敢自放以茲涉川
安所不吉若有他則二三其志而不安矣且不可自信
況孚人乎九二陽剛居中誠積於中而孚於外繫以君
子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又云言行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言誠也鶴鳴子和自然之孚非有強也我有好
爵受之君者不敢自私願與同志共之好善之誠也鶴
陽鳥秋鳴鳴於陰九居二也兌秋也言也鳴陰非求應

而同類之孚有天機焉誠之感人出於中心之願至以
好爵相靡古大臣以人事君之誠於茲爲至矣六三柔
悅躁動川上之波與風爲敵或起或伏或激或靡之象
蓋陰柔不正不中與敵相撓不能自信作止无常悲歡
无主反覆變幻言不由中其儀秦軫綏之流乎以柔躁
居上位不當也感應曰敵風水相遭曰敵指六四也六
四以陰居陰位正志純上近九五坤道之極盛者爲人
臣有盛德大功不居者乃月幾望而不盈之象絕私交
化偏黨而一意奉公則坤之喪朋從主誠之至也爲馬
匹亡之象如是則一誠所孚上无不徹又何咎焉類陰

易經增註 中孚

卷六

雲隱堂

六三也九五陽剛居尊中孚之至成化邦之治者以中
正誠實之德來天人萬物之應惕然如拘繫而不敢少
肆歉然自斂束而不敢自居若不足以受天人萬物之
歸者此舉如爲中孚之極象也位正當中乃貞也上九
陽性好上風體飛揚爲虛聲無實之象才之小者不可
以任大德之卑者不可以慕高雞巽象其鳴亦信然羽
短而不能高飛下而不能上此樊籠之物非雲霄之姿
也鴻鵠千里鳳凰萬仞彼誠有其質也翰音卑棲而欲
以鳴登於天蓋无實則亡音過則已其能長久耶本之
則无而聲聞過情而欲以取孚於上何可得也誠之動

无心於應而應之其可以孚人也可以孚物者也可以動物可以動天者也以其无心也鶴陽鳥而鳴陰順其自然而同類應焉雜家禽而欲登天孚其可以聲音為哉中孚一卦盡誠正之學

三三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節

易經增注小過

卷六

三

雲鶴堂

卦所取也卦言小過亨取人稟陰性多才力弱過於拘謹一邊說人能過於謹密自亨又恐陰柔不能固守靜退之道故言利貞可小事宜下皆貞也蓋小過之世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以君臣俱弱一也上作下不應二也陰過而陽失位三也據小過才力只可為分量內小事不可為分量外大事即小事亦宜謹慎卦象飛鳥飛鳥遺之音聲過而身已逝音難逆風而上聞易隨風而下及也宜下總是退一步法上乘陽逆下承陽順量才度德隨時而行一以靜退自守則大吉而无咎也不可大事如周平伐鄭魯昭伐季東晉北伐石晉挑契丹是也中孚外剛內柔鳥卵象故言孚小過內實外虛鳥體象故言飛言音者雷為音也或引洛陽杜鵑事亦卦中所有也凡聲在上則下聞在下則不能上聞以風從上下也故山下雷雨山上不聞况鳥音乎小過亦象雷聲也雷出地豫和也雷在天上大壯言天下咸聞也雷在山上則小過而已君子以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總是過於收斂一邊聖人教人處衰世道理亦小之亨而吉者若大過則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可以對看○初六初與上皆鳥羽之銳職飛者也陰柔不正當過之時其飛躁決舍其山之棲進於震之動以迅飛得凶不可救止

易經增注小過

卷六

三

雲鶴堂

者也。筮此致羽蠱之孽，郭璞以象言也。論理則小人不量才力而躁進於時者，當之六二以陰柔居大臣之位，位亦不亢，質亦不躁。當過之時，逢君之弱，亦中懷弱其君之心者，賴上有二陽當其前三，以陽居陽祖也。四以陽居陰妣也。自陰視陽則尊也，故言祖妣。然六五君也以六五視二陽則臣也。二欲僭五格於二陽，過一遇一，畢竟爲之屈而不敢進，故不及其君。遇其臣終退守而安於分，以二位得中不能不爲陽屈。二四兩遇字有禮遇意，以互巽兌皆禮也。然則二陽雖不得位，其益於人國猶如是。故二无咎而國亦无咎。周勃驕主折衷，益一言陶侃坐觀息温嶠義旗是也。象言臣不可過義自凜，然九三剛正陰所欲害者，雖陽无過陰之心，亦當防下二陰。若順從之，則或爲所戕而凶矣。如何言凶甚也。九四以陽居陰，可謂劑无咎。雖陽无過陰之心，而四爲震主，陽性上往，前有二陰不能不遇。四知勢不敵見陰而善遇之，然往有危厲不可不戒。勿用有爲，永以貞靜自守可也。終不可長，言陰終不可久與也。出負芻傳爲得當小過之時，陰終不能協陽，陽亦終不能用陰，所以不可大事。六五以陰居尊弱矣。密雲不雨，陰亢而上也。自西陰方也。雲降則雨，雲上升不降則不雨，以其不交於

易經增註 小過

卷六

雲隱堂

陽也。陰陽和則雨，小過之時陰陽不和，上下不應，安得有雲行雨施之象。乃六五以陰居陽，又震體，故雖弱而猶有所弋，以爲強，然亦不過取彼在穴棲息之物，不足爲威也。其晉明戮王敦之尸，唐代竊輔國之首，皆不可大事之象也。上六陰躁震動自亢自滿，豈惟不與諸爻遇，只欲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驟飛輕舉，豈有不罹災眚者乎。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一轍也。凡亢滿之小人，天災之人禍之，其得凶乃自然之報耳。

三三離下坎上

易經增註 既濟

卷六

雲隱堂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泰既濟之純，既濟泰之雜。坎陰居上，離陽居下。初三五

皆乾而下於坤二四上皆坤而上於陽天地氣通水火成能自泰而外未有如既濟之陰陽得位應正者而曰亨小者何蓋天道人事處夷則變居安則危其可憂方大而亨者小也彖言既濟亨小者非不亨也但濟曰既不如何方來之亨盛大也故其道利貞靜也正也敬也陰陽位正其得濟以此若能貞則濟可保故利也初吉柔中指六二也天下到既濟後只在固元氣防未然柔不躁動中不怠荒思患預防由溫恭允執中來故吉也終止則亂處無事之時則止心生止則忘忘則荒禍亂自此起矣晉平吳而自亂隋平陳而自亡晉勝鄢陵而范

易經曾注 既濟 卷六 三 雲隱堂

也車无弗則婦不能行以讒間良與五不相合故有此象然柔中之德靜正自守勿逐自得正應終合也以中道二有中正文明之德濟世之具在我故不求而自得也七日者陰陽極於六七則變也變則通也九三以剛居剛又離為兵戈近坎為鬼方之象蓋既濟之時恃豐亨豫大有勤兵於遠之志故言高宗伐鬼方征不順也三年方克何其憊也以高宗之賢用兵之難如此當既濟時輕信小人生事開邊則勞民傷財禍自此起矣故戒以勿用二之勿逐如管蔡之流言周公不辨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不辨而帝自明三之勿用如光

易經增註 既濟 卷六 四 雲隱堂

文子憂皆此義也聖人以總義歸貞以吉歸中以亂歸止卦義无餘蘊矣象言水上火下成功者火也火烈水溢滅火者水也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所以善保濟也患難險象水思通明象火崔後渠曰易患坎險不患離明○初九以剛動之才當濟險之始極其謹慎有欲濟不遽濟之象故曳其輪不亟行也濡其尾不速濟也坎為輪為狐又輪尾皆在下象涉則畢竟涉而能持重如此无咎之道也卦變蹇故其濟象如此六二陰爻離為中女上應九五坎為中男故言婦二以中正之德上應中正之君本五之婦也但六四當其前四坎為盜竊第者

武卻臧宮馬武之請是也六四當出離入坎之交陰柔得正知濟道將革坎陷臨前有所疑懼禱有敝衣絮緼塞漏舟之具也終日戒言其時時儆惕若風波起於不測而禍至之无日也九五以陽剛之主撫既濟之運思患預防當何如乎惟儉惟敬可以格天可以備祉故東鄰殺牛九三之好大喜功也離為東五之東鄰也不如西鄰之禴六四之衣袽敬戒也坎為西五之西鄰也東鄰意大而奢不如西鄰物儉而慎得時之宜而受福也九五既濟之君從於儉不從其侈持盈保大恭儉无逸吉自天來其福乃大也玩白文得此似較從來諸家為

妥嗚呼聖人於既濟之時備極儆戒初則勉其謹慎二則告其勿逐三則規其勿用四則戒以衣袽五則規以恭儉何其憂危之甚哉若上六一不戒而濡首之凶至矣昏柔亢滿既濟大川自謂已治已安棄其舟楫縱乃荒淫水至濡首又安可久耶終止則亂雖有時數卦然人事而已○既濟亨小與小者亨不同小者亨陰亨也亨小言亨之小也象既濟亨小者句凡車下行則僕夫曳其後所以留車使不迅行也狐行則揭尾濡其尾不掉也不掉則不行也或曰狐以尾探水試淺深也

三三坎下
三三離上

易經增註 未濟

卷六

早

雲隱堂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序卦物不可窮也受之未濟而終焉又曰未濟男之窮

也蓋天地之道終則有始既濟為終而未濟為始始者息之道也日出水上朝日也其光未滿未正南北坎離之交而初日之暉則甚霽吉故六五象之爻中雖三陽失位為窮而男居女下剛柔終應吉於否之天地不交者故否不言亨而未濟言亨言有可亨之時致亨之理未濟而求其濟故亨也然坎在下則水火不交初三兩陰在下為小狐之象內不量力外不度勢輕進冒險幾濟而濡其尾則力竭水深不能終濟故无攸利正未濟之象也象言柔得中六五也柔中則納剛下用二四可收濟險之用小狐一段坎為狐在下為小確指坎之二陰言也狐小則力弱陷坎則未出濡尾則力窮而不能濟不能續而終也若二五剛柔相應而四以近臣相佐上下相交則濟險之才德具是焉有不亨者乎夫水火交者其化也不交者其常也火在水上各居其所不相資為未濟聖人象之辨物如水火之有性居方如上下之有別以慎行之察微致精物聚以類方分以羣俾不相侵奪也司馬公曰未濟既濟反覆相承君子以矜慎之志辨物之宜處之有道則既濟矣他復何為又思患預防是以康乂民物永保安樂也辨象離居象坎○初六陰居坎下正小狐象也不自量量時當未可以濟而

易經增註 未濟

卷六

早

雲隱堂

濟故濡尾而不克濟為吝則不知之極也。狐進則揭尾尾濡則止。既濟初九剛能濟之才。故兼曳輪濡尾而言。是不遽進。此則陰柔不能進也。九二體健履中而應夫五。任重憂深。經綸蹇屯之大臣也。謙未可以濟之時。則曳輪不肯輕進。蓋剛臣上應柔主。時當未濟。不患其不濟。患其急於濟。能貞靜慎重如此。得人臣濟時之道。而事必終濟。故吉也。中以行正。心中敬慎。而所行正當。不躁以階危。不懦以失機。剛柔競練。一出以貞。真大臣事矣。若稷苴之君命不受。桓温之拜表即行。豈能以功名終哉。六三以柔居剛。才弱志躁。當未濟之時。而輕動有

易經增註 未濟

卷六

三

雲隱堂

為必致凶敗。若憑舟渡險。上應上九。則亦利涉。蓋時將出險也。所以戒三之躁。憑河則凶。浮舟可濟也。人望大川則戒。故利也。九四以剛健之才。居離履坎。又處近臣之位。有親任之責者。居柔能貞。其志剛正。自然吉而悔亡。以之振動恪恭。乘時伐遠。佐其君以興衰撥亂。三年功成受賞於國。其志得行也。裴度之平淮蔡似之。既濟九三伐鬼方。憊未濟九四伐鬼方。賞既濟用靜。未濟用動也。六五以離中柔順居尊。其體明也。其志敬也。其德謙也。不自任而任人。貞之所以吉。而无悔也。以之照臨百官。則德謙而光。以之孚任臣下。則人信而應。使武以

易經增註 未濟

卷六

四

雲隱堂

文。御柔以剛。付能於人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濟矣。管輅曰。朝日為暉。日出水為朝暉。君子之光和。霽被物。物莫不親。故曰其暉吉也。正象柔中之亨。上九有能濟之才。无任濟之位。處未濟之時。蓋自信其有濟時之具。而養晦順時。自適者。飲酒自樂。亦不為咎。待時也。若過為放佚。飲酒濡首。則於有孚之道。失其是矣。豪傑在未濟之日。燕行需時。雖飲酒不失其正。以其有信於己者在也。若傲睨風塵。慷慨廓落。縱而不返。則自信謂何有。乖事理之節。象言亦不知節。戒賢智之過也。○狐多疑。善渡水。凡渡必再三思慮。冬渡冰必冰上有車馬跡。乃過。又必伏冰上聽下。无流水聲。始行。行時復前望後望。聖人於濟取象。所以盡物之性也。以不知濡尾。歸之小狐。以其无知。輕動象未濟也。○嗚呼。吉凶倚伏之變。至既濟未濟而盡矣。既濟下離互坎。上坎互離。是既濟之中有未濟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互坎。是未濟之中有既濟也。水火互藏。其宅時變。相為反覆。治亂同門。憂樂共根。二卦爻皆主貞。然則貞者物之終始。易以是終不亦宜乎。○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恆。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

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
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
氣風雷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
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
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恒詞曰先聖贊易象爻隨
文生解繫詞以下兼明義畫惟大象探卦象之隱示民
用之宜雖剝爛夷誅可安宅蒞眾是故不待布筮列卦
而能立己澤物雖用三聖人之文別發大道於乎斯其
爲孔易也歟○程朱傳義於象則略後人多不究心大
象失矣哉李禿更置不講烏有見韋編三絕之心者歟

易經增註 未濟 卷七 雲隱堂

易經增註卷七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玉輔 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麟全校

繫辭上傳

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此乃孔
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
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雲隱堂

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
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而人
能兼體之也○震雷良霆巽風兌雨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
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新變化易有時位易之序也違之則凶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二 雲隱堂

此第三章釋卦爻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精靈也氣風火之氣也人雖死有生前稟靈獨異正大無愧者其靈

氣不散獨能知禍福降災祥若有物焉而為神其餘氣盡而死者性靈微妙所結風火之氣亦微則避陽就陰游移不實而為鬼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第五章贊天地之易也孟子性善之說始此夫子說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三 雲隱堂

得渾涵曲盡劈頭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太極之分也才說繼善成性更說仁知百姓是道已在器矣陽仁陰知各得道之一體隨其所見而自為全也百姓乃飲食不知也上章以乾坤言則知屬於天仁屬於地清濁之理也此以仁屬於陽知屬於陰靜動之用也要曉得陰陽互為其宅全者通焉偏者執焉崔後渠曰此章謂一陰一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宋儒說得不是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渾而言之曰太極分而言之曰陰陽天地由是而運萬物由是而生死言其流行謂之道言其真實謂之誠言其條達謂之理言其妙合適

可謂之中言其不已謂之命言其靈妙謂之神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說得直截說得曲盡不得於此外別求道也又曰天之道陰陽地之道剛柔人之道仁義皆氣之中也不認中認和而以愆伏乖戾別氣於道詰訓不通名實成謬矣○宋儒看得板將聖人言內言外意都失去一半常讀漢人之言曰天地聖人之道一陰一陽一剛一柔一靜一動一屈一伸此便是中此便是正此便是不測無方無體老子說得破○樞是天賦人稟中間過接處到人身上則善有附麗著落故曰成也天文可見成象也地理詳密分殊法也效呈也法之見也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四

雲隱堂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極數三句就筮占言其理可通於事物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第六章言易配天地○易人所爲也三才之道相配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第七章贊聖人之易之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五

雲隱堂

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

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第八章言聖人象爻擬議之變化也變化者何出處語默高下屈伸之間而一主於敬也○賸頤中深處會自外來還自內達時之動行乎正所謂禮也典要也擬象爻而後言議象爻而後動則出處語默屈伸闔闢之變化成焉總歸於用乎慎戒亢慢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六 雲隱堂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第九章贊聖人本天地之數作易極變占之神畢天下之事也蓋義易祖河圖河圖五居中為數宗而外圍五十數則大衍之所用也圖位一與六共宗而居北二與七為朋而居南三與八同道而居東四與九為友而居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中天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其數五地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其數亦五所謂五位相得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所謂各有合也是圖中之五於五行屬土於五常屬信金木水火不得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七 雲隱堂

土不成器仁義禮智不得信不成德此中五所以為數之宗大衍尊而不用也五十又虛一不用一者數之祖五者數之宗數之祖太極也數之宗誠也太極一誠也大衍虛主宰不用而以零奇起數其變無窮嗚呼天下之變皆從參差錯綜而起八單卦小成引伸至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卦則天下之能事畢道以辭顯行以數神可與酬酢人事助神明之功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

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第十章合易之辭象變占而贊其妙也○極未形之理曰深適動微之會曰幾○天下之事伏於无形非推見至隱者其能通乎天下之務來而無窮非曲得物先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八 雲隱堂

者其能成乎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

神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第十一章贊著卦之功用遂贊聖人作易之旨前章歷贊聖人窮理盡性崇德廣業以見作易之備萬此章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九 雲隱堂

特贊聖人洗心齋戒歸原作易之致一也剛柔變化甚幽故明之吉凶悔吝有故故察之與神物以盡一端之故著龜神物也得人而後與人心有思則與物雜有爲則與物敵故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心之良有即涵天道而應民故者也一元澄徹天光昭著以之問旨所以受命如鸞雀後渠曰自宋以來言太極者謂陰陽之外別有一物立於上以主張乎是別理氣而一之愈煩而愈支夫合而言之太極也分而言之儀也象也卦也夫極者脊也屋棟也以其居中而至故名儀者容也象者獸也卦者以物附杖也皆取於物以爲象氣者流行而舉

質者也其合當如是而有條者理也如春秋者氣也溫與涼者理也氣之中正也溫未能勝冬而寒涼未能革夏而熱氣未充也愆伏乖戾氣之變也皆理所必然也若天有理氣二道人有理氣二性豈不異哉易則河圖畫八卦著筮始焉書則洛書作九疇龜卜兆焉圖書之理一也象義黃示人者辭吉凶周文所作者○著數七七象陽圓其用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卦數八八象陰方其用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事頁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也聖人以易道洗滌其心退藏於密歸於无思无慮也密者用之源也聖人用易隨取隨足易不在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十

雲隱堂

心心苟留物安能應萬○吉凶生大業明吉凶則勇事功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第十二章重贊著卦之象辭變占歸功於作易之聖人學易之君子也蓋象卦爻辭具在方冊化而裁之不失其中其存乎通其變者乎推而行之无有紀極其存乎變而通者乎神而明之得之於心存乎其人默而成

易經增註 繫上

卷七

二

雲隱堂

之悟易之理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夫如是乃可神明其德而用易矣恐人求之言語冊策也○緼衣中絮也言易緼於乾坤也形而上者陰陽也所流行而舉質者也器陰陽之成而為事為物以利用者

易經增註卷八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晉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玉輔

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樹全校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十一

雲隱堂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第一章言易主於貞而聖人用易之心主於生民也來註云聖人一部易皆利於正蓋以道義配禍福也故為聖人之書夫貞勝者言惟正則勝不論禍福也如富貴吉也處非其道吉而凶也貧賤凶也非道不去凶而吉也負乘者致其寇舍車者賁其趾陽貨之富貴原憲之貧賤秉正濟危舍生取義皆貞勝者也道者天地曰

月之正理也即太極也觀者以法象示人也一者无欲也天地以健順生人聖人必得崇高之位而後相天地生人之化財者天地生以養人聖人理財以聚人理之道三一生節理財也一典制正辭也一正用禁爭禁非也義以行其仁也下章五聖人所為皆聚人理財之道嗚呼天地鼓萬物而不憂聖人之易有憂焉主於生物而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二

雲隱堂

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採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

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凡所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無憾矣終則歸之夬之書契何也器利用便則巧偽生聖人憂之終之以書契兌言也文字也乾天也明也決也識之文字符契臨之以剛明斷決以定志防偽所以定大業斷大疑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千古之大治興焉○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弊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三 雲隱堂

不更則數故貨變通衣裳以別尊卑定名分喪期無數哀盡則止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此第三章○彖言一卦之材也彖茅犀之名稀神也犀形獨角知幾知祥續諧曰卽角端也鹿形馬尾獨角日行萬八千里解四彖語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第四章以畫數陰陽定大小之分也一君二民陽上陰下也二君一民陰上陽下也堯舜三代天下一統君子之道也七雄六朝民無常立小人之道也以一為君君之德也以二為君非其道也宋史姦臣傳曰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天運世道關焉於是一臣而事二君一女而事二夫矣亦小人之道也○凡陽卦皆五畫奇也故多陰凡陰卦皆四畫耦也故多陽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四 雲隱堂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

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五

雲隱堂

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第五章就九卦十爻以明易道之微也嗚呼聖人言易莫精於天下何思何慮一語陽明澄心錄云心爲太極萬事萬化不外一心同而殊一而百如水源灌百川如日月焰萬物本體空明不著一念而萬感裕焉聖人之心誠則明靜則炤本來良知不留一法萬法咸備以無爲還心以天下還天下天下何思何慮易之道也卽聖人之心也凡人思慮都是客塵妄想頃刻萬變愈炤愈昏愈巧愈拙聖人直掃世諦獨指本真曰天下何思何慮是易之最上密義千萬而不出其宗者也精義入神言一也利用安身言安也一則可百安則能慮過此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六

雲隱堂

以往則識見擬議一無可著窮神知化從心不踰萬變不出其宗也因石戒躁也射隼言密也小人禍肆也苞桑存慎也鼎覆罪貪也不終日不遠復知幾也介石無欲之至則知必先一人則致一之至化乃成精義利用之道也若勿恆之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往來憧憧不特其心亡也而禍隨之矣胡氏言聖人未必先立主意不過一隨意之欲言者舉之非也後言履謙九德亦無主意而發之耶輒駁雙湖之見而爲之說○玉海云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動詭瀆生焉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

胚胎也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在於阿二世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二使之時而在於摩謁居之足取容乃以不容有託乃以自敗不諂不瀆謂非知幾之神可乎馬伏波壯心偉略死被梁松之譖由於好大喜功顏魯公精忠大誼計陷盧杞之姦由於勇退不先其宏以智困季路以勇亡霍光之忠而赤其族楊震之清而危其身自古才臣智士到此都輸一著故贊之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微之即為彰柔之即為剛丈夫學問與天合時蓋出之以正先後天而不違故曰聖人無死地豈非萬夫之望乎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七 雲隱堂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第六章贊文王之彖也易之諸卦從乾坤而出諸卦剛柔之體皆以陰陽合德而成撰事也乾坤水火風雷山澤天地之撰也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神明之德也稱名言卦也其所以言卦者雖細小怪奇凡兩間之有無

不取焉試讀一卦六爻中其言雜著而於伏羲之易未嘗過越也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耶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的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言崎嶇萬變過來所謂說出那卦詞以盡天下之情偽也著卦則彰往占事則察來言人必本天所以微之言天必驗人所以闡之發而見之象爻者當名以正上下貴賤辨物以別燥溼剛柔正言以示元亨利貞斷辭以示吉凶悔吝此後天之易視先天則備矣凡此委曲周詳以上古民質衰世民疑因民疑慮不決恐懼易入之時以濟民行也贊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八 雲隱堂

文之卦而爻在其中是分不得的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第七章三陳九德以明處憂患之道文王當憂患之時操心危慮患切其所以反身修德者無所不用其至

今易卦多處憂患之事九者有序基立柄持復本於心
 恆固於守損以懲忿窒慾益以遷善改過困知命而取
 舍有辨非定性而動靜不改其終則巽順於理以制變
 此明九卦之字義也和而中則至極之道卑不可踰則
 尊光之道善微而昌不亂於物處雜而常不厭制欲初
 難熟習則易充長者無助忘無所撰造也窮而心亨止
 而及物巽稱物之宜如風動物而無形也此陳九卦之
 德也行貴於達禮本於讓善反於心一貞夫物慾損害
 遠善裕利與不怨不尤曰寡內能存己外不絕物曰辨
 權無轍跡行無依傍惟時所中巽德之大非聖人不能

出入就卦體內外上著自內之外往也自外之內來也
 其間盈虛消息出處進退莫不有吉凶悔吝之乘焉皆
 以度其時度其位而處之有凜然知懼而不敢肆者雖
 無師保愛敬如父母之臨以見易之理能使人愛敬不
 可須臾離如此不可為典要卦之變也既有典常辭之
 理也變不一而理一理一而非執一神而明之存乎人
 耳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
 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

用故以終焉按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恆至損益
 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
 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亦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
 卦而為下經之恆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為上經
 之乾則信乎有序也或於此可見文王之心焉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
 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
 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第八章論玩辭觀變學易之事而深有意乎其人也

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
 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
 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
 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第九章專論爻畫以示人也原始要終成一卦之體
 而又則剛柔相雜惟天下時物不齊以此效之耳初事
 微而禍福未定辭多擬議上事彰而禍福已判辭多決
 定故本難知末易見若雜物如陰居陽陽居陰撰德如
 或中正或過不及明是二者是非則非中四爻不備非
 初上所能該也又教學者要考陰陽消息之存亡事情

得失之凶吉則可坐而知矣通六爻言也知者但觀象
辭明一卦之材與其大義則已十得四五不待畢六爻
之文也二四陰三五陽功同位異二多譽中也四多懼
近君也遠者意氣舒展近者勢分逼迫柔不利遠而二
以中得多譽雖終上合不為事首雖行己志不涉權疑
也三凶五功貴賤不同也三處下位之極柔不勝位剛
則得過故多凶也五則不然剛則大中得馭下之權柔
則執虛得下賤之美故多功也多謂不盡然而如此者
多也嗚呼人之處位有命焉隨時取中易之道也何思
何慮體也隨時處中用也○五君也其位貴其道剛三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士 雲隱堂

臣也其位賤其道柔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
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第十章明六爻本三才而作也○天地人各有陰陽
故兩之陰斂其質陽散其文天道也靜翁以柔動闢以
剛地道也以仁立人以義立我人道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第十一章指出懼之一字為學道之要領也懼以終
其始為難乾言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之謂也○危使
平易使傾此必然之理若或使之也此危平易傾之理
該盡古今得失存亡治亂之道豈不甚大凡一身舉動
萬事操履天下國家治忽誰能外此故曰百物不廢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
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
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士 雲隱堂

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
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
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第十二章論聖人體易簡之德作易以前民用與首
章相應也上下篇為繫辭作故以論辭終焉夫至健則
行無難至順則行不煩然於事皆知其難而不敢易以
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自高臨下而知險順自下
趨上而知阻能危且懼此德行之所以亨也說者無事
心與理會研者有事理因慮審也人謀鬼謀必先之人

此有大理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古人之
 卜必先人謀而後證之故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此聖人之所以並言人神也遠不相
 得何害惟近則凶害悔吝相克所以教人知避也六辭
 皆易中所有聖人作易象其卦之意而制之辭無或不
 備焉漸三叛辭也睽上疑辭也臨二吉辭也睽三躁辭
 也中孚三誣辭也節上失守之辭也辭凡六而吉一凶
 五焉叛非叛逆言與實背皆是也叛者無信疑不自信
 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兌
 叛也巽疑也坎喜陷誣善也離喜麗失守也大約人情
 易經增註 繫下 卷八 三 雲隱堂

不出六者仁者默勇者躁能言者寡信善異者少決智
 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德行健順
 之純不雜氣識故險不能知險易知險則不犯險易之
 德也阻不能知阻簡知阻則不涉阻簡之德也故至人
 不災○崔後渠曰夫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絕而爲之贊
 蓋象象二傳按畫取象字解句釋矣繫辭兩篇合三聖
 之文上通天地而贊其蹟上篇贊伏羲之卦兼及於辭
 下篇贊文王周公之辭上本於卦其稱易者爲類有五
 一曰造化二曰德業三曰卦四曰著五曰辭造化命於
 人爲德業象以卦動以策明以辭皆發德業之實

易經增註卷九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晉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玉輔 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麟全校
 說卦傳
 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意者
 如八索之書所載夫子筆削之以爲傳爾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
 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
 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易經增註 說卦 卷九 一 雲隱堂

此第一章贊伏羲作易之原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之
 用參天兩地而易九六之數倚此起也道德者如乾爲
 天道而元亨利貞是其德潛見躍飛是其義和順道德
 而辨六爻之條理各宜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則盈
 虛消息之天命可至之而命在我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
 此第二章贊聖人作卦之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第三章邵子所謂伏羲卦位先天之易也數往知來獨景逸看得好義卦既定數往易知也至八卦相錯而為六十四又四千九十六則以著而成所謂知來者逆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順逆之數了然矣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第四章言六子之用而歸於乾坤為主也

易經增註 說卦

卷九

二

雲隱堂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第五章邵子所謂文王後天卦位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第六章亦文王之卦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第七章言八卦性情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易經增註 說卦

卷九

三

雲隱堂

此第八章遠取諸物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第九章近取諸身○希夷先生曰八體遠鼻誤也鼻

山也手能鼓舞風也乾首坤腹天地定位坎耳離目水

火相逮艮鼻兌口山澤通氣巽手震足雷風相薄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

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

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

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第十章言乾坤生六子之次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

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

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荀九家有為北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

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

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荀九家有為玉為鶴為鼓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

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

易經增註 說卦 卷九 四 雲隱堂

市三倍其究為躁卦荀九家有為楊為鶴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

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

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

木也為堅多心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

腹為乾卦為髓為蟹為贏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荀九家有為為牝牛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闔寺為指為狗

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荀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狐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

剛鹵為妾為羊荀九家有為常為輔頰

此第十一章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常人見其為物聖

人見其為易故曰易非它現前之物也然不識易徒見

物之為易又非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易經增註 說卦 卷九 五 雲隱堂

易經增註卷十

磁州張鏡心晦臣甫學

子潛編校

同里陳聖俞授梓

六世孫

玉輔

重刊七世孫

金管校字 金繼全校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此必

易經增註 序卦

卷十

一 雲隱堂

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

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 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易經增註 序卦

卷十

二 雲隱堂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

易經增註 序卦

卷十

三

雲隱堂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忘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雜卦以一二字括全卦之義即六爻之所以吉凶盡是矣

易經增註 雜卦

卷一

四

雲隱堂

述言

先君子生平喜讀易自丁丑建牙兩粵比佐樞居憂先後
七載未嘗少輟或日閱一卦或數日一卦或月餘一卦第
從經文領取凡有所得隨時標記甲申國變棄家行逃播
越江海間故慮幾經劫火舊編軼散乙酉冬歸里閉關謝
客取諸前賢易注及己所見參伍折衷以求其是手自鈔
集凡三四易稿始於丙戌正月迄孟冬望後乃成陰陽之
推移今昔之遷變吉凶之乘除泊然無所動於中小子盾
受而藏之益嘆

先君子無在不學夫易也歷遯疇昔正色梧垣可謂坎之

易經增註

述言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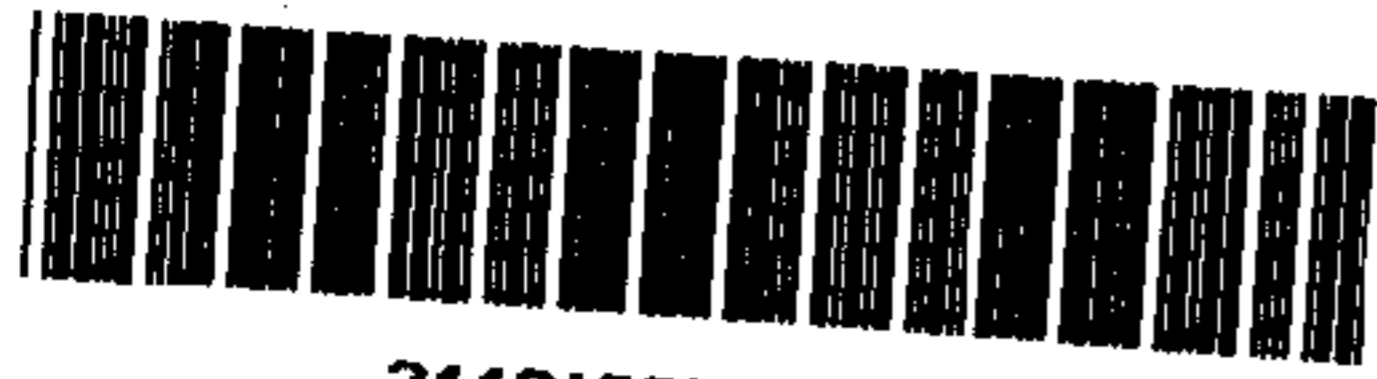
五 雲隱堂

用缶宣猷嶺表可謂晉之受福淨氛楚服可謂師之懷邦
弭變南交可謂泰之包荒乘桴東海可謂否之辟難惟學
之也篤故體之也精惟體之也精故言之也切舉凡經生
傳會術士穿鑿之論一切芟除獨能觀象玩辭深思靜悟
以求合於天道人事之宜而後大易本旨昭然若揭潛研
夕盥誦渺所窺測第恐先人手澤久或殘失謹用較錄什
襲珍藏以識不忘友人陳子起哉閱而好之謂可與伊川
晦菴傳注並垂天壤捐俸壽梓則陳子尊經學古之意過
人遠矣

康熙丁未菊月十七日子潛薰沐頓首敬書

2017323

S
Z121.5
15



21181888428793